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六册目次

小山類稿選二十卷 （明）張岳撰 輯略一卷 明刻清印本 〇〇一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荊川先生外集三卷 （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元年純白齋刻本 二六六

小山類稿選二十卷

（明）張岳撰

輯略一卷

明刻清印本

小山類稿二十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張岳撰。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復出總督湖廣四川貴州。卒諡襄惠。事蹟具明史本傳。岳初授行人，即以疏諫南巡廷杖，調南京國子監學正。嘉靖初，奉復原官，又以議禮忤張璁，繼忤夏言，忤嚴嵩父子。而卒得以功名終，若有天幸然。其剛正之操，天下推之。集中奏議，分行人司稿、廉州稿、粵藩稿、督撫鄖陽稿、巡撫江西稿、督撫兩廣稿、總督湖廣川貴稿，皆據其歷官年月，次第編類。雖文義樸直，而經濟大業亦可據以考見。又史稱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今觀集中草堂學則及諸書牘內辨學之語，大都推闡切至，歸於篤實近裏，蓋有體有用之言，固與空談無根者異也。

張淨峰公文集序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叔向子産臧文仲士會蘧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為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貌乎未之有聞管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為獨盛各以其學為書殆將抗伊周以自立顧溺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操柄決裂王道之全體而支出於霸卒為學術無窮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庳陋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能特立於世者也賈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以為伊管一以為游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興王彌綸太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缺之餘不為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未純師申韓之嗜或乖其寧靜致遠之言至使後之為書者以兵濵詭其傳亦其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秩敘命

討罪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騭之錫疇帝王之學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憣然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為堯舜其行事著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為訓制作禮樂膺戎狄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扆臨諸侯以寧周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之不可泯其道存焉爾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於此也宜哉蓋予觀御史中丞張淨峰公文集歎絕學之在此而慨其道之不大行然其功烈之震曜德義之章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得在

朝廷常握節授鉞以征伐戎夷為事荆粵滇蜀窮西履之所至禹益之所徐侯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為聲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東馳爽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二方之南延袤數千里之間皆諸葛武侯瘴痍僮平之地謂公為今之武侯非歟自詭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

之學上据六籍旁括百氏流略泛該而本統之
細而不可不陳者數猶而不可不守者濃詳講
精擇博取而約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故
意不能匿乎其言而名必適乎其義文辭曲說之
賓自黜叔末之制踵襲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派
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
矣蓋武侯之學究於用矣而當衰運崩析之際其
一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有其時矣而不得立
於

興其道亦卒不究於用者今昔之大慨也公平生嗜
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以閒其在兵間卷不
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勌迥獨觀大意所讀之方
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為異術小道所亂而免於
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裕而敢發時見
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嶽之為重河海之為
涵出雲興雨姿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常使人
喜探樂玩而但高避深又足驚掉憚畏自失其所
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為人歟公之弟兵

部君維直氏刻公斯文于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
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
合乎道而功烈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為盛
也予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考論焉
嘉靖三十五年歲在丙辰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郡人
遵嚴王慎中頓首謹譔

碧梧重刻集選序

太上有三不朽立德立功尚矣概於立言可傳者

三人品學術才格是已品高寓內學擅世師而才
以發之斯其言也為不朽故曰德盛者傳文盛亦
傳溫陵張襄惠公夙罕奇穎一目不忘千言立解
遂首八閩薦書第進士益肆力於文章如風檣陣
馬閃電驟颶何其雄也晚脫落春華崇尚本根譬
之太羹玄酒周鼎商彝雄而古矣公之可傳是稱
才格研討羣書軒輊今昔馳騁於班馬折衷於程
朱故讀疏議識忠懇覽書牘徵注措觀序記碑銘
詩歌則備體裁謂邊事立宗譜者學則則敷經

探理窟巨觀冥解握祕抽玄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公之可傳是稱學術舞象之歲卽古人自期筮仕
大行
南巡一疏繫杖瀕死已稍遷成均歷郡守藩臬督學
開府所至聲蹟燁然嘗與王文成論明德親民不
嫌同異稱陳思獻無講學門戶而有實學序蔡介
夫密箴最嚴私術二語皆公平生悟門也故公仕
則為麟遊鳳覽謫則為雪深霜孤歿則為玉毀珠
沉公之可傳是稱人品嗟夫三者有一已列作林

剏於公具之垂世立言文不在茲乎彼輪轅飾而
號虛車青黃列而肖剪綵獵富競奇猥云道古去
言遠矣余後公登仕籍四十年公已卽世而長老
先生稱述公為鄉邦山斗文三十年叨督府兩廣
則公儲胥猶有存者購公遺稿卒業之贗訛漫漶
殆不可讀蓋公仲氏憲僉君伯子太守君繼公逝
久矣昔虞雍公常以鄉里前輩文獻無傳為後生
之責矧公勳業最著兩粵在在尸祝之公之精爽
宜不殊桐鄉也乃命梧州守林喬柟校之拔其賢
釐為若干卷行於粵中其係粵事者必錄惟筴安
南語於法宜祕不復梓然其制御之略亦自隱然
可尋後之讀斯集者庶幾徵公之素蓋並臻太上
非獨言而已也
萬曆丁亥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奉
勑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前戶刑二部侍郎連江吳文華拜書

前序終

小山類藁選目録

奏議一　卷一
請令大臣侍疾疏　諫　南巡疏
乞　恩褒恤故大理寺丞黃鞏疏
論征安南疏　安南來降謝　欽賞疏
奏議二　卷二
鄱陽到任謝　恩疏　謝平黎　欽賞疏
江西到任謝　恩疏　處置災傷第一疏
第二疏　請存問尚書羅欽順疏

江省人材疏
奏議三　卷三
兩廣到任謝　恩疏　報封川捷音疏
賀　太廟成頒赦疏　謝陞賞疏
報柳州捷音疏　留任兩廣謝　恩疏
陞賞謝　恩疏　報連山賀縣捷音疏
兩廣人材疏
奏議四　卷四
至湖廣謝　恩疏　領總督　敕書題知疏
謝陞職　賜金幣疏
論湖貴苗情并征剿事宜疏
辭免陞賞疏
極陳地方苗患并論征剿撫守利害疏
謝　賜銀幣疏　奉　敕切責謝　恩疏
保留參將石邦憲疏
奏議五　卷五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大征苗賊功次疏　苗賊突刦思州疏

截獲苗賊疏
擒獲首惡龍許保疏　謝　恩疏
參究主苗酉陽宣撫冉玄疏
報過撫剿殘苗疏
斬獲首惡吳黑苗地方事寧完報疏
書一 講學　卷六
與郭淺齋憲副　答聶雙江巡按三
答黃泰泉太史　答參贊司馬張甬川
答大冢宰羅整菴二

書二 論事　　卷十

答邵端峰提學　與前侍御馬師山

與唐啓東韶州　與邵端峰大參

與林次崖提學　與聶雙江蘇州

答僉憲李古冲　與黃泰泉

與王湛泉選部　與山西巡撫曾石塘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與張半洲司馬

與掌制內翰　與稽李洸

書三 浙事 交夷事 有交議交事說開弁圖經另刻　　卷八

與陳紫峰同年　與何石川給事

答董中峰少宰　與給諫許杞山

答陸石涇中丞　候座師夏文崖

與闓石塘尚書　簡張濠溪提學

上督府錢桐江　答林次崖欽州

答王蘗谷中丞　與林次崖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　與夏桂洲閣老

與姚明山學士　與按院兩司

答廉州朱貳守　上督府蔡半洲六

上李汾崖座師　與翁東厓憲使

書四 廣藩事 江右事 鄖事 粵事　　卷九

與蔡半洲督府四　與商少峰兵憲

與陳海洲憲副　與程雪崖參戎二

與李抑齋銓部　與毛東塘本兵

與河南撫院李疊石　答勘夷情都憲萬治齋

答夏桂洲　答嚴介溪閣下

答少卿丘集齋論延恩閣 刻丘中丞家錄

答鄒東郭司成　與唐漁石本兵

與夏桂洲　與周石塘冢宰

答朱秋厓中丞

書五　　卷十

與嚴介溪二　答湖廣巡按王思質

答貴州巡撫李三洲　與翁東崖本兵

與嚴介溪　與李三洲

與李古冲少宰　與張龍湖閣老

與徐少湖宗伯　與潘樸溪司徒

與馬師山　答前吏部李鵝野

與李古冲　答楊僉憲
與嚴介溪　答韓泉庄禮部
與徐少湖　與李古冲太宰
與貴州巡按董近淮　與李古冲
答湖廣巡撫屠竹墟　答貴州巡撫任竹坡
答董近淮二　答徐少湖閣老
與王東臺尚賓　與屠竹墟
序一　卷十一
清介叟家集序　浦北林氏族譜序

新昌蔡氏族譜序　集山書屋序
太玄集註序　壽圖序
金臺別意圖序　南寧府志序
八陣合變圖說序　江西貢士同年錄序
東泉文集序　柜洲文集序
儲政志序
序二　卷十二
送桃溪潘年兄還六安序
贈延郡守歐陽侯序　贈鳴贊李君考績序

贈鄭太學子棨還曲江序
贈丘君以義宰餘姚序
贈張朝禮丞太平驛序
贈郡丞春江李侯序　贈永春柴尹序
贈鄧一新入試春官序
贈王與喬南歸序
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
贈林一清石橋司鹺序
贈張世尊之廬陵幕序

贈郡守洞陽顧侯入覲序
贈孔君弘運司教惠安序
贈吳文燦還安溪序
賀林司馬公平寇序　贈憲使胡公濟南序
壽少傅蔣敬所公七十序
贈大參孫公毅菴序
序三　卷十三
贈茶山陳君之蘭東少參序
贈晉江韓侯入覲序

贈副提舉朱君歸衡陽序
贈郡推王君序
贈旌表張母王氏貞節序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贈文峰胡君擢河南大參序
贈沃焦文公入尹應天序
壽游母吳太宜人序
贈竹泉龔君之河南少參序
贈僉憲蓴亭張君報政序

贈少山王子署郡還廣序
贈鍾少參同年致政序
壽封太孺人廖氏六十序
記 卷十四
蔣氏祠堂記 交翠亭記
雅菴記 一齋記
一峯羅先生書院記 瓊山薛氏祭田記
濟寧新亭記 漳浦鄭尹善政記
鄭孝子祠記 重建永平巡檢司記
信芳亭記 東泉姚公祠堂記
尚志書院記 鎮海樓記
刻石
小山刻石 平魚窩刻石
祝文 卷十五
廉州建啓聖祠告先師
遷合浦縣學告土地 祭告海潮
廉州祈雨告社稷 告山川
告城隍 告殿中公墓

韶州三祖祠告文 英德告爵先大夫祠
江西撫院祭土地 祭井
梅嶺告曲江公祠 英德告先君祠
祭文
合祭大司馬林泉山 合祭史筍江給事
祭周兩山學憲 祭鄒辭齋學正
祭大司馬毛東塘 祭學憲陳紫峰
祭座師大司徒李涔涯
祭許松皋閣老 祭馬明山長史

祭徐方伯波石　祭任竹坡中丞
墓誌銘　卷十六
新寧教諭莊翠峰先生墓誌銘
賓州訓導鄭公墓誌銘　省齋莊公墓志銘
荒山朱先生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廣州府通判梅峰莊公墓誌銘
江西提學僉事紫峰陳先生墓誌銘
惠州府通判黃公墓誌銘

汀州府經歷王公壽藏銘附
神道碑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誠齋余公神道碑銘
墓表
行人司行人贈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寺丞石峰林君墓表
傳
太守余畏叟傳　苑節婦傳
卷十七

谿歲引　題汪汝梁蛟潭卷
題余氏子救父卷　題曲江公小像
題小山石鼓　題薛氏四禮圖後
唐漁石江西奏議跋　跋萍鄉府君手帖
原譜二篇　覽軒義
和氏三子字說　名忩兒說
還鄉事略付交
雜著二　卷十八
草堂學則

雜言三十四條浙江江西廣西學約條附
雜著三　卷十九
惠安縣志論并序
賦　卷二十
望思樓賦
詩
送人之崑山司訓　寄贈姚江陳舍人生日
少宗伯王廉濱先生持節封益藩便道歸省序
爲何愛之正郎賦贈

大司寇恒山張公父母俱八十餘三疏待歸省
太夫人售患喪明公歸而愈縉紳多詠其事鄭
同年與聚密亭作忙中走筆
觀瀑八景爲孫性甫詠
雙泉　泉源
流觴渠　月溪橋
白雲洞　飛雲峰
留客亭　瑯琊寺
過四同安都營飲戍亭中成二十韻呈天翁東崖

大參
同翁夢山遊三海巖
登靈山縣北松嶺同夢山有作
與夢山登文筆山　與夢山登欽州東城樓
鴻飛亭同夢山作
自欽州回藤至上陽嶺望三渡
柳州別王楨甫
唐膳部啓東有歸省之命祝鳴和賦三音題曰
錦江歸思屬予和之

遊貞常寺十首有序　太平學舍八首
和游可齋憑祥途中即事
和可齋飲駐仙亭　同翁夢山遊六峰觀
題遐王卷子二首
送同年謝仁夫知長安縣
送林次崖致政還鄉　登馬退山望邕州
入邕州　發邕州往鎮南關
太平東岸尖峯似故山作
翁東厓鄭長溪馮次江赴憑祥途中遇雨賦詩

戲贈分韻得須字二首
和可齋泊舟左江有懷韻
和可齋太平燕會奉酬廣西諸公韻
和可齋泊況村雨霽二首
況村即事用前韻　和可齋過安都營韻
得董蕨岡白沙村晚酌詩時邏諸公不至次韻
一首
夜飲董蔡戎蕨岡寓舍書壁間過伏波祠詩有
感

經宿受降城二首　過念涯營二首
和可齋宿臣祥州　登鎮南關昭德臺二首
莫福海像事二首　遊白石洞二首
與諸公同遊鍾鳴洞賦詩分韻得南字二首
己酉九日王大酉憲副邀登客山有作三首
遊雲臺山　沅州贈相士洪熬
贈吏目王策
庚辰赴謫金陵過三山同年舒國裳劉寶夫廖
師賢郭丞卿邀飲即席聯句時正月念五日

附錄

張襄惠公行略

目錄終

張襄惠公像

像贊

其神凝焉而若有跂想其身飭焉而若有盤桓其文非不能躋歐曾之閫奧而慮其分吾德性學問之功夫其學非不能趣超悟之時流而慮其失吾窮理居敬之鎡基其愛國忠君雖顛沛流離而有所不顧其立身行道遭奸生禍福而有以自全秩雖峻夫正卿而時浮沈于散吏身雖列于內臺而終不得一望夫國門信乎齋東咸仰苗嶺德完行鉅身詘道尊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上世之所

謂大臣聖門之所謂君子歟

此　滑峰先生像也天啓辛酉應

召北行道次錦田　先生曾孫琮出像命喬遠贊之

敬題如右光祿寺少卿晉江後學何喬遠頓首

拜識

小山類藁選卷一

奏議一

行人司藁

請令大臣侍疾疏　正德戊寅

毅皇帝寢疾豹房過彫輦掩重兵在侍
兩宮不得關問中外危疑公冉拜富疏云

行人司行人臣張岳謹

奏為據禮陳誠乞

賜采納事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

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

於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

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

所關係甚為不小也近日

聖躬偶感風寒暫

免朝參數日

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

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

體

國之誠及

國
家防微杜漸之道自不當不如此爾今以
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
玉色宜奉藥膳止於
闕門備禮一疏恭問
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
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
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
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

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
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何官制何藥依何
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
內閣收照至
聖躬平復
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
聞
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於外人情自無疑[illegible]
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illegible]

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義參酌古今
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
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
平之福者哉伏惟
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諫 南巡疏　己卯

奏為乞留

聖駕事臣竊惟璣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冥漠靜
深而眾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圍天地
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户凡以
此耳肆我
祖宗稽古為治每歲惟
南郊一行實近在
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鄙之警亦不過
命將而征誠知
朝廷乃四方之極而

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太平至百五十餘載仰惟
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由章已逾一紀
頃以西北少靖
親御六飛汛掃妖氛閱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
卽時諫止之力幸而
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
伴奐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
西征之役方已
南巡之

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
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
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
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
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
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
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
豫非無事之空行
陛下之爲是舉也將爲省耕乎省斂乎切慮道途推
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
財秖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有以助之
先有以害之何必修巡狩之名而爲是紛紛者
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
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
孰與於
龍樓鳳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
桂掖椒房之邃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
一也東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由而

國用之盈縮係之今茲
南巡舳艫蔽江雖
聖諭昭彰使過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
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
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
未獲少痊而
鑾輿又幸其地臣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德之
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
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泝江南而黃河天險聞者心

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
陛下以不貲之軀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遥遊盡日行邁將來
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
內批之裁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為甚是其不可者五也況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之今也
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也天子弗克省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鬪於上其所以儆戒
陛下者至矣
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臣恐亡予之

臣不忍言也是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君雖甚不仁已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親王以監國然猶非盛世之事今
前星未耀
儲位尚虛衆建
諸王各就藩府
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心匕鬯之
主仰無以祀事乎
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厲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書明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蓋始於憂勤者終于逸樂始于逸樂者終于敗亡
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
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况又以逸樂從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倫列不已史臣繼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

也矣
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
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臣等備員下士濫廁清班
荷
天地造就之恩捐軀莫報撫江河底大之迹銜石無
由雖嘗耿耿有懷但以出位中止茲復默默無
語誠恐噬臍莫及是以忘位卑之戒冒越職之
罪昧死言之伏望
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

俯從孤卿群臣之請急收
成命寢此南行使
朝野臣民樂
英主無難於改過而垂之後世知
聖德不果於遂非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再任行人司藁 辛巳任滿所召還原職陞俸一級

乞 恩褒恤故大理寺丞黃鞏疏 嘉靖壬午

行人司行人臣張岳謹
奏為懇
恩褒恤忠直以勵臣節事臣聞自古帝王之治
其規爲條目已燦然明備矣至於士氣風俗所
係尤必激勵而振作之蓋斯二者固國脉之所
賴以存也使士氣不振風俗日媮雖有規爲條
目亦將何補哉竊見正德十四年間逆彬弄權
導引巡幸氣焰熏天犯之者糜兵部郎中黃鞏
與員外郎陸震慨然有疏其奸遂得奇禍震死
於鎚杖鞏幾死不死除名歸田里逮
聖明御極天日廓清竊蒙

賜太常少卿
予祭廕子鞏自除名亟起爲
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陛下於士氣風俗所繫可謂能盡激勵之術矣而鞏
命數多奇到任未及一年今年八月齎捧
萬壽表文來京得疾不起中外聞之失色相弔臣與
鞏相處頗密知鞏最深鞏趣向甚高學術甚正
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傷於激有
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於時加以

清修之苦才具之優當
陛下更化圖治之初使天假鞏年以盡厥其志焉則
所以効忠於他日者豈但此一節之可稱哉然
則鞏之死非止一身之不幸也
陛下於鞏之生既亟起而錄用之則聞鞏之死必爲
震悼歎息臣愚有以仰窺
聖心自不容已矣
國家之待臣下如
贈官
賜謚祭葬等項皆視品秩高下至於德學氣節爲

衆所推者皆官爵未及而
褒賜之典亦所不廢伏望
聖恩命所司討論舊典及採天下公論
贈鞏一官
予祭一壇或
令有司爲造墳安塋不惟死者有知自當結草銜
環於地下其士氣風俗所補尤不淺者何則鞏
起用人注望之鞏死人憐惜之忽聞

朝廷有此
殊典皆謂
陛下於德學氣節之士眞能崇重如此凡在臣工孰
不自奮耶伏惟
聖明留意士風幸甚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廉州府稾

論征安南疏　丁酉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廉州府知府臣張岳

謹
奏爲
大慶事臣伏覩
皇上誕生渙頒
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胥歡惟安南以久不入貢
詔使臨道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毋赦
陛下寛仁惻怛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
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
者已至梧州府遆遞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

疆不能宣達
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率義向方奔效職
貢至於上軫
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
年内國王黎賙爲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弑
國人立賙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
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
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譓幼弟黎應相
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内分裂日尋干戈無暇

請
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
言其閒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父
爽
貢期大抵由此非其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
以抗
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
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弊中國
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

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
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
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
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
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
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
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
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
技善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廝輿

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
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猺獞狑款所在屯結官
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
及湖廣苗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内懷觖望若復
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
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鬭志南方暑濕易
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狑款乘虛而起安
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
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更

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
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
十萬日費千金末梁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
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也食兩廣飛芻輓
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
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
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言譚兵者類若趙括
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衛益深於兵者必不譚
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欲舉大事

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
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
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
盈虛兵馬强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
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
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
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父
不入
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

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
制作稽備遠畧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
遠稍遲假頃理宜響應況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
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
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月六日
皇子生是日

近畿地震數次
聖德純熈
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
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
思不寒自慄伏望
陛下上承
上天仁愛之心遠思
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後
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詳議哀矜黎氏尚存九

能入
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
申勅邊臣謹固疆埸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致
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應否入
貢另行奏
請定奪此於
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
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
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

量輕肆聲言干撓
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
而無益是以敢冒昧爲
陛下陳之伏冀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
萬世之幸

粤藩稿

安南來降謝　欽賞疏　　辛丑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臣張岳謹
奏爲謝
恩事伏蒙
聖恩以安南夷目莫登庸赴關投降臣待罪邊方曾
効微勞
欽差中書舍人李傳齎賞臣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臣當仰望
闕叩頭謝
恩祇受訖竊以四夷來賓邊疆寧謐皆我
皇上德威遠揚帥臣籌畫宣力之所致臣材非果毅

事因人成
寵賚所及榮以爲媿惟有益勵素節願竭微忠苟職
業之所存匪險阻之敢避庶以仰答
恩光冀成後效不任犬馬感激之至爲此具本專差
舍人[redacted]親齎捧
謝謹具奏
聞

卷一終

小山類藁選卷二

奏議二

督撫鄖陽藁

鄖陽到任謝恩疏 癸卯

欽差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張岳謹
奏爲謝
恩事臣原籍福建泉州府惠安縣人由進士歷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爲遵奉
明旨議處安南事改廣東布政使司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准吏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題
奉
聖旨張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寫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遵依於本日起程至今年正月初一日行至廣東韶州府地方該兵部差錦衣衛舍人李武齎到
勑諭一道臣即叩頭祇領望
闕謝

恩訖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行至所屬荊州府地方准原任提督撫治右副都御史喻茂堅咨送原
降預備倉糧
勑書
符驗關防到臣交代接管欽遵行事外臣竊以鄖襄重鎮控扼南北之樞實爲要害之地自設立衙門以來假以雄職弗輕畀人臣疎拙無用尸素多年嶺海遐陬尚無益於旬宣江漢上流惟深慚乎疎曠臣竭孤忠仰承
嚴命布揚
皇澤振厲兵威撫輯流散之民厚爲根本之計雖遷代不常未能悉其條件庶規模粗立亦足明其素志臣下情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百户將鉞齎捧謹具奏
聞

平黎謝欽賞疏 癸卯

奏爲謝
恩事臣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叅政伏蒙

聖恩以臣征剿海南黎賊効有微勞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於去年十月二十七日
差禮部署員外郎林應亮齎至廣東臣當即祇
領叩頭望
闕謝
恩訖方具本奏謝間又接邸報伏蒙
聖恩陞臣前職續接吏部咨文就在廣東起程前來
到任所有前蒙
欽賞銀兩段疋臣因陞職起程奔走道途未能差人

奏
謝切念臣一介疎庸備員廣海適遇黎賊惡稔數窮
臣仰仗
廟謨吏卒用命深入巢穴一舉掃蕩崖陵百姓從此
始獲生全之慶此皆
皇上威德遠揚之所致也臣有何能而
寵錫駢蕃超擢逾分捐軀以報尚有餘念況犬馬筋
力豈敢自愛惟當黽勉以竭愚忠無任感激之
至爲此具本專差[redacted]齎捧稱
謝謹具奏
聞

巡撫江西藁

江西到任謝 恩疏 癸卯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
岳謹
奏爲謝
恩事臣於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內准吏部咨伏蒙
聖恩陞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等處
地方前赴到任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內又准吏

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張岳以原職改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寫勅與他
欽此欽遵本年六月初一日又該兵部差辦事
官包泌齎捧
勅諭到臣本年八月十三日將撫治職事交與新任
都御史王守隨即起程於本月二十五日至江
西九江府地方准前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汪玄錫咨送原降

符驗關防并原給坐名敕書等因
勑諭一道到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學殖素荒受命
有限久經任使莫效勤勞迨茲半週超遷兩鎮
惟是楊越之交號爲賦訟之地非資通明兗幹
之材曷究情僞始終之變顧如庸匪恐誤
選擇蓋責既重則憂畏之念深而負且乘亦危奪之
必至在郎數月曾無尺寸之可言大江以西又
豈端委之能治惟當仰承
勑旨俯竭愚衷知無不爲不敢愛筋力而自怠事有

難處尤先察民情之所宜與之休息未能家至
而人益積以歲時期於賦省而訟清此臣素心
天日可表誓以鞠躬庶荅
皇造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處置災傷第一疏 甲辰

題爲乞
恩處置地方重大旱災事據江西南昌府南昌新建
豐城進賢奉新五縣吉安府廬陵吉水永新永
豐泰和五縣吉安安福二守禦千戶所撫州府
宜黃樂安二縣饒州府浮梁縣九江府彭澤德
化瑞昌三縣贛州府龍南縣信豐守禦千戶所
瑞州府申據高安上高新昌三縣臨江府申據
峽江清江新淦新喩四縣袁州府申據宜春分
宜萍鄉萬載四縣并袁州衛各申稱今年正二
月閒夜風霜而地方二麥黃死顆粒無收三月
閒雩雨澤及時得以播種至四月初旬以後秧

苗正當栽插一向無雨高田乾涸栽插不入低
田畧得插插無雨接濟中間有陂塘去處竭力
車戽隨江隨涸直至五月十七八二十二數日
雖有微雨乾涸已極不能浹潤及此六月旱勢
已甚又有抱葉食心各色螟蝗爲害早禾晚秧
一併傷死數年以來旱災未有若此之甚者
國課口食將何以資申乞區處秋徵設法賑恤庶
人心得有所恃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又據江
西布政司呈報所屬前項被災府縣緣由各到

臣先該臣看得撫屬地方今年入夏四月以
高田旱禾不能抪抪已爲憂慮特以節氣
小民用力車戽官吏竭誠懇禱中間値有雨
尚可救其一半而臣以乖謬之政不能作乂金
北恆暘日甚一日田無高下種無早晚秧苗無
老稚一切折裂枯槁縱使今後得雨晚禾稍蘇
前項被災州縣不過一二分可望收成江西地
瘠人多雖甚豐熟歲入不足供給尚須轉輸外
郡欲以此一二分之子粒糊此石十萬生靈之

歲之口雖有巧手可知無措臣又訪得今年旱
災非止江西一處往年南直隸浙江湖廣等處
豐熟皆其商船來此接濟若此兩處俱災則商
船不來無處買糴居無可食出無可往幾爲切
身或生意外此臣所以夙夜惶懼寢食不寧者
也除行布政司趁今禾根在土查勘分數及行
催未報旱災縣分作急申報另行外查得旱災
舊例節年只於存留糧內照依分數遞減通計
江西每年實派民米一百八十四萬四千三百
三十三石有零除兌軍兌淮南北折銀折布顏
料外存留米只有三十一萬一千九十石有零
縱使盡數皆免不及十分之二況蠲免尚在明
年未能有以救目前饑餓之患臣查上年因撫
臣
奏請多准於兌軍兌淮南北折銀內改折扣留亦
視災傷分數以爲多寡俱合候巡按御史覈實
與臣另行會
奏定奪惟賑濟一事目前之急莫甚於此蓋布政

司貯庫銀兩非歲額則事例別無羨餘可以動
支惟有各衙門贓罰等項去年餉邊已用二萬
兩又
宗室儀從婚娶冠服房屋墳塋料價等費歲不下
二萬兩前年
宗室祿米新增一萬五千石原無存留窠額可以
擘畫亦於贓罰從宜那補猶且不敷則預備積
穀之數從可知已臣又查得嘉靖十七年巡撫
都御史胡岳奏

准將吏農例銀并十五六年齋夫存留與該年分派
剩南折米一十四萬每石折銀六錢共銀八萬
四千兩相兼賑濟十九年巡撫都御史王暐奏
准亦於前派剩銀內除原留四萬石補祿米外再留
四萬石於本處預備倉相兼賑濟故此二年雖
災俱蒙
聖慈惻怛存恤備至一方饑民得免溝壑至今含戴
聖澤以為再生今年之災既比前年尤甚萬口嗷嗷
所以仰賴於

皇上者又非如前年之比如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不必候明年且將嘉靖二十二年
分應該今年起解南折銀八萬四千兩暫時停
解并上年未解吏農并缺官柴薪馬夫等項但
非歲辦額辦之數但存留候秋冬小民十分缺
食之時聽臣會同巡按御史分委守巡及府縣
慈祥有心力官員勸支與各處預備倉穀設法
和兼賑濟仍行巡按御史魏謙吉覈實將應免
分數并該查上年事例改折扣留等項另行會

奏定奪及照愚臣奉職無狀致此災旱上損
國計下誤民生罪當罷黜但當此大小憂惶之時
義不敢言去欲望
皇上將臣重加罰治令其鼓舞撫處凶荒如果無效
重置刑典以謝此一方饑困之民且為不職之
戒臣雖萬死無恨緣係乞
恩處置地方重大旱災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承差鄭世隆親齎謹題請
旨

第二疏　甲辰

題為乞
恩處置地方重大旱災事據江西按察司呈報分巡
各道勘災過各州縣被災田糧分數文冊及稱
已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謙吉覈實過緣由
到臣據此卷查先據南昌等府南昌等縣袁州
等衛所各申并據江西布政司呈各報極旱災
傷情由前來隨行布按二司督同守巡各道通
行委官踏勘分數造報及比照以前撫臣節年

奏
准事例具本題
請荷蒙
聖慈
命下戶部覆查題奉
欽依備咨臣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魏謙吉各欽遵查照將前項被災地方選委能
幹官員逐一沿坵履畝踏勘被災分數要見有
災無收幾分無災有收幾分照依勘災體例分

別分數以次遞減俱於存留糧內除豁仍扣留
各屬未解嘉靖二十二年派剩南糧折銀五萬
兩幷上年未解吏農及缺官柴薪馬夫等項但
非歲辦額辦之數俱准存留與本處預備倉穀
扣兼賑濟等因到臣隨經案行都布按三司通
行所屬遵照及專責按察司督併分巡道各催
攢原委各官各將踏勘被災田糧逐一再行覈
實分數造報去後今據繳到覆查相同又查得
今年九月二十六日准戶部咨為類奏災傷乞

溥
聖恩以恤民隱事該本部題該戶科都給事中林廷
壆題稱各處災傷議將嘉靖二十三年分漕運
正改兌糧四百萬石照依上年事例內除原額
折銀乃薊州天津二衛倉本色照舊外其餘以
十分爲率七分徵運本色三分折銀每正兌米
一石連席耗折銀七錢改兌米一石連席耗折
銀六錢解部轉發太倉銀庫折放官軍後不爲
例除通行遵照及將各衛所屯糧查照坐落州

縣被災輕重分數依先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
沈一定奏
准事理改折幷勘覈過被災分數另行會
題外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謙吉議照
江西一省今年災傷異於常年該臣具奏雖蒙
聖恩俯從部議量留南折銀五萬兩幷上年吏農等
項銀兩聽臣等與預備倉穀相兼賑濟及通將
正兌改兌二項糧米量折三分
恩德所及莫不鼓舞但今地方災傷之餘徵納錢糧

固難而米尤難往二十三府惟南贛建昌廣信
稍輕其餘皆十分重大穀價翔貴仰糴於南贛
等處災輕地方亦已告竭雖有銀貨無從販買
當此冬初晩禾收穫之時尚且艱窘如此若至
來春嘉靖二十三年糧米正兌改兌除三分折徵外
尚該正兌糧二十八萬石改兌一十一萬三千
七百二十九石共該三十九萬三千七百二十
九石外加耗過江過湖等項每米一石量算加
耗六斗約該二十餘萬又有南糧本色三十三

萬每石加耗本色四斗又共一十三萬二千石
總計二兌并南糧約有一百餘萬石皆當於三
四月赴水次交兌起解此時青黃不接民方啼
饑而欲令辦納糧米縱使有司設法追併秖趨
於流亡困踣臣知其決不能完納也況減免存
留內除
王府祿米七萬七千四百餘石該全徵其量免者
只有府縣學倉三項共二十三萬三千六百四
十石有零以江西總數會派民米一百八十四

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論之所減免者無幾臣
等查得嘉靖十四年該巡撫都御史秦鉞巡按
御史王鎬會
題水災蒙
准將起運正兌內折徵二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三
石改兌內折徵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二石
二斗嘉靖十七年該巡撫都御史胡岳巡按御
史景溱會
題旱災亦蒙

准將起運正兌糧內折徵二十萬石改兌糧內折徵
一十萬石又查得嘉靖十五年該巡撫都御史
秦鉞巡按御史陳𤣰會
題水旱災傷免存留內祿糧等項欠缺數萬無從處
補蒙
准將十四年分起運南京倉米三十三萬石每石折
銀七錢內將五錢解南京戶部抵斗給軍餘二
錢扣留本省以補祿糧等項臣等思得今年災
傷比前數年尤甚其所蒙折支分數比之前年

反輕不勝拳拳至情欲將嘉靖二十三年起運正
改糧米比照嘉靖十四年奏
准於正兌內共折徵二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三石
改兌內共折徵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二石
二十之數及比照嘉靖十五年奏
准全折南京倉米三十三萬石每石除五錢解部扣
留二錢抵補存留減免之數尚有不敷或將九
江鈔關今年冬季并明年四季稅銀扣留或於
贛州鹽稅銀內截撥五六萬兩相兼支用則官

之經費不虧而此饑饉困苦之民命不致遂塡
溝壑如蒙
准奏乞
勑戶部再加查議俯從昭數改折解存及將鈔關鹽
稅等項截留支用此不但臣等爲地方拳拳至
情不能自已乃一方軍民所爲引領不啻更生
之望也緣係云云

請存問尚書羅欽順疏　甲辰

題爲尊崇元老以風後學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
批據吉安府泰和縣申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
員劉元等呈稱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壽躋八
袠乞要表章等情奉批仰布按二司會守巡提
學道查採公論議呈以憑奏
請奉此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魏謙吉批據該縣
申同前事依蒙通行布按二司掌印右布政使
陳嘉言副使任㦤守巡湖西道右參政吳從義
僉事施千祥帶管提學僉事鄭世威會議得致
仕尚書羅欽順少擢魏科齊名先哲綸登少宰

允服鑑衡持身則無媿官箴居鄉則允協輿論
誠一方之師表
當代之偉人所據該縣儒學生員劉元等呈請本官
壽躋八袠乞要表章一節亦其秉彝好德自不
容已既經查採公論僉同相應俯從群議合候
呈詳允日備行泰和縣案候本院奏
請明文至日施行等因具呈到臣據此覆查先據該
縣申准儒學廩增附生員劉元譜
仁等狀呈切惟本縣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

四朝元老
代達尊美質由於天性正學得於家傳蜚爲魏科
文章華
國蜚聲翰苑制作名家職司成多士勤山斗之仰
遷少宰庶僚服衡鑑之公秩典太常究心禮樂
疏排逆瑾拂袖山林道遵晦而彌光譽有孚而
上達晉陟太宰號稱至公未老乞身名節完懋家
規同柳氏之嚴鄉約瀘藍田之備深造獨得記
於困知足以羽翼聖經擯斥邪說誠後學之宗

師振古之豪傑者也今年壽躋八十元等切見
元老大臣年高休致者
朝廷歲有優禮之
恩而學校未聲表章之誼誠非虛美實出公評具呈
到學公同通學師生覆議相同等因備由前來
已經批仰布按二司會同巡提學道查採公論
議呈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
御史魏謙吉看得致仕吏部尚書羅欽順受從
筮仕歷歷五十餘年以至掌銓衡蒙

恩致仕而歸清修不倦德業日新杜門講學多所發
明其學以孔孟程朱爲宗以誠敬踐履爲要其
於近時私門謫誕之習扶剔病源力加排斥惟
恐其蠱壞學者心術上累
德化之美凡今縉紳之知欽順者但知其清修端
雅爲一時正人而已至其學術之正用意之深
則未必能盡知也伏惟
皇上稽古建極
優禮舊臣欽順累經論薦在起用之列惜其年已

向衰筋力不可復強臣等竊見近例凡大臣二
品以上以禮致仕年至九十者
遣官存問八十者
令有司以時存問如太學士毛紀賈詠工部尚書
陳雍皆先後膺此
殊典內外臣工歆羨聳歎以爲美譚欽順之官階
年望與前數臣無異既該布按二司府縣儒學
呈覆前來臣等誼不敢隱伏望
特勅該部查毛紀賈詠陳雍事例

令有司親詣欽順廬舍以時存問上足以彰
朝廷優老敬賢之風且使縉紳學子知欽順以正
道正學為
上所尊禮莫敢不勉率以趨於正孟軻有曰經正則
民興斯無邪慝矣風化所繫誠非淺少緣係云
云

江省人材疏　甲辰

題為薦舉地方人材事臣聞明主之於人材其長
養成就之也如天地之於萬物甘苦小大皆有

以全其生其因材錄用之也如匠師之於衆木
尋尺斲削務有以盡其用故世無不用之材材
無不當之用此所以能兼總羣略鼓舞一世其
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瀌伏惟
皇上
建極錫福以成就人材
翕受敷施以凝庶績不惟聚於
廟堂者曰近
清光感發奮起以靖恭乃職至於負譴抱痾退伏畎

野者亦莫不益致忠愛冀幸際會以償其畎畝
拳拳之念此豈羣臣自能如此哉皆游泳
皇極之化而不自知者也
皇上長養成就之功眞有同於天地因材錄用最為
易事亦惟
皇上少加之意爾江西號為多材據臣所知原任南
京兵部右侍郎簡霄原任刑部右侍郎劉節原
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原任南京鴻臚寺
卿歐陽德原任翰林院修撰羅洪先原任給事

中魏良弼曾忭詹泮原任御史曾孔化郭弘化
傅鷠陸夢麟原任湖廣按察司副使江以達浙
江按察司副使王冀此數臣者皆退居日久進
修不倦常懷忠愛之心皆有濟用之器內如簡
霄先以都御史撫江因同官爭論坐席詿誤及
霄公論巳白猶多年廢棄臣近見吏部推用在
京堂上弁在外巡撫多起用舊人如霄才望一
時無能逾之者使之終其棄為可惜及以上諸
臣但以累經論薦有奏牘可考如蒙乞

移吏部查前後論薦始末將鵠等亟為起用此外
文如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涂敬嘉興府知府
徐盈何祉去位之初公論稱屈居鄉口又鄉行
益修雖不敢再望起用亦乞
聖恩量加階秩令以禮致仕俾得自別於考察黜退
之流夫枯槁者猶不廢於生全則凡具有生氣
鬱塞而未達者孰不感奮此臣所謂
皇上長養成就之恩既同天地因材錄用最為易事
惟願少加之意者此也緣係薦舉人材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具本順差承差趙滋親齎謹題請
旨

卷二終

小山類稿選卷三

奏議三

督撫兩廣稿

兩廣到任謝　恩疏　　乙巳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岳謹
奏為謝
恩事照得臣於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准吏部
咨該本部會推具題奉

聖旨張岳陞本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寫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十月初九日
節該欽奉
勑諭今特命爾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欽此欽遵
於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前到廣東南雄
地方隨准舊任提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蔡經咨送原收掌
符驗一道預備倉糧
勑書一道并

令旗令牌各五面副及關防卷夾到臣當日收掌
望
闕叩頭謝
恩管事外臣竊惟兩廣之地實古百粵之區內叢蠻
山外連鉅海風氣殊異猺獞雜居地遠而法禁
多踈貨多而貪墨如織自非公廉並施寬猛得
宜苟舉措之或偏則安危之所繫須求智材以
濟時用顧如臣者徒抱鉛槧之微能愧無尊俎
之長策顧以更嘗頗久險阻粗知誤蒙

厚恩畀此重任感激所至或能捐軀受材有限終懼
覆餗惟
聖明洞照於萬里之外俾孤忠勉竭於咫尺之間敢
不俯察羣情仰遵
邦憲興滯補弊去穢扶良公以滅私賞罰期於信
必慮而後動拙速勝夫巧遲茲雖老馬之舊途
抑亦芻餅之所守苟能用效庶答
鴻私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恩願効之至

報封川捷音疏 乙巳

明爲捷音事據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程鑒廣東
布政司右參政張烜廣東按察司僉事陸子明
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參將武鸞各呈奉臣等
照剳俱爲地方賊情事內開議照封川縣文德
歸仁二鄉大滑膽洪秋大貨黑石白馬白水達
花貞岡企叙茶絣等巢猺惡賊首蘇公樂張公
寀等公誧林公香蘇宗德陳公堂岳公安等憑
恃山巢句連黨類僭號稱王嘯聚一方流害諸
邑攻圍村寨焚蕩室廬劫據德慶州封川縣各

該生員軍民告訴請兵急救倒懸前項應剿賊
徒已該副總兵程鑒參將武鸞會議進兵哨道
書圖貼說前來又該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
重復集議明白應該進剿備仰職等前來監統
軍務除遵奉勉期進剿陸續獲功馳報外今查
得左大哨自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內奉軍門行
委副總兵程鑒統率軍兵至文德雞鼓岡立營
退截防守於本年四五月內不等時日賊屢出
沒行劫督發軍兵截殺斬獲賊徒賊級共九十八

名顆內一名係五旗賊首左公珠俱經解報又
該總督右參政張烜統督副總兵程鑑遵奉軍
門照劄各巢肆害尤在首惡若首惡逃避無以
示戒各鑒統官若臨敵設奇計擒首惡生解軍
門明正典刑者功當優論職等密令領哨神電
衛署指揮同知梁希孔等潛令聽招賊徒陸公
蒸李公顯懸以重賞用為間諜於七月初八日
計擒僭稱三號賊首張公藥僭稱五旗將軍賊
首李公請及從賊陸公安韋公詔陳公選覃公

孫共六名解赴軍門明正典刑外又該各職奉
到分布哨道於八月初四日寅時齊舉該副總
兵程鑑親督前去剿殺於本年十月初六日班
師通計本哨立營截殺為始及開刀至班師之
口為止前後討擒生擒并斬獲首從賊徒賊級
共一千一百二十九名顆奪獲被虜婦女四口
俘獲賊屬大婦幼男幼女共四百一十九名口
奪獲器械一百六十九件水黃牛共二百二十
五隻又查得右大哨該監督僉事陸子明統督

左參將武魁遵奉軍門劄付行令預先設法擒
解首惡以正典刑當即密令領哨德慶守禦千
戶所指揮僉事婁瀓羊慶衛指揮僉事張輝郭
靖等百計用間於七月初七日擒獲有名大賊
首蘇公樂岳公安次賊首廖公敬陳公田李公
輒并從賊梁公開蒙公相佐公學賓公位林扶
定覃扶觀蘇公蟻覃公章覃公稿共十四名解
赴軍門明正典刑又先後被賊出沒剿刧督發
軍兵截殺擒斬獲賊人賊級共七十二名顆內

一顆係賊首岑公英俘獲賊屬大婦一口小女
一口奪獲器械四十七件被傷打手四名鄉兵
六名陣亡打手一名俱經解報隨該各職奉到
分布哨道前去剿殺通計本哨自八月初四日
起至十月初六日散兵日止連前共擒斬首從
賊人賊級一千四百四十五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共三百一十一名奪獲器械一百一十四件
水黃牛二百零二隻奪回被虜婦女一口今計
左右二大哨前後通共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

千五百七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大小男婦共七百三十名口奪獲被虜婦女五口器械二百八十三件水黃牛共四百二十七隻除將奪回被虜人口審實給親領回完聚生擒賊犯審明呈詳擬决功級幷俘獲賊屬嚚伏供解紀功僉事王舜卿查收閱驗估賣二哨牛隻徑發封川縣牧養勸給被害極甚民人分領耕種外該監督右參政張烜僉事陸子明會同統督副總兵程鑒左參將武鸞議照得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

大滑腦洪秋南吉大貸黑石麒麟白馬白水蓮花等山巢險崎盤亙凡五百餘里賊首張公蘂蘇公樂等黨與占據其中强奪竊取特其常事小民受害苦不可言正德年間倡率爲亂大肆慘毒屠戮居民雖經調兵征勦尚未及殄滅近年以來生齒日繁醜類益衆負恃險阻復肆兇殘嘯聚稱雄僭擬名號村落被其刧虜州邑爲之震驚即今正二月間西村陳村觀地之民殺掠殆盡此眞罪貫盈稔人神共憤法在必誅茲

者仰荷
朝廷威德仗軍門嚴令陳師致討條晝指授允中機宜揮戈兩月之餘斬首二千餘級蠻烟頓息嶺嶠肅清凡玆將領效忠行伍奮義以共成大捷皆不能逃軍門洞察之下均乞敘錄以勸將來職等上奉萬全之謀下賴三軍之力秋毫無補塞責未能再照前項賊徒雖已撲滅中間未必全無一二漏網除奉布招旗差人回面號令但有殺戮未盡賊徒潛蹤山谷搜捕不及萬一

幸生自行投出洗心改過者聽令招撫安插編管以全好生及今掣兵量留官員分領軍兵打手護民耕種行令參將武鸞往來提調以警人心候事定民安調理歸一方行呈請告掣外所有前項征過功次擬合會案通行呈報伏乞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云云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議照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之滑腦洪秋南吉大貸黑石麒麟白馬白水

等巢山徑多岐崖峒延袤深林叢峙窮險
莫測自古為猺獞所居種類繁多先年曾經調
兵征剿彼皆倚山為勢不能盡滅如賊首蘇公
樂張公榮李公請陳公黨左公珠等復又烏合
各處猺賊倏爾突出鄉村大肆流刦攻寨殺人
虜掠財畜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法當剿滅所不
敢緩臣等仰遵節該欽奉
勅諭調集官兵區別善惡分布哨道左右夾擊撫剿
並行軍兵臨境蠢茲醜類尚恃其險惡糾合旅

拒而將卒效命奮勇爭先無險不登無堅不破
自進山開刀至班師之日僅及兩月前後擒斬
首從賊人賊級共二千五百七十四名顆俘獲
賊屬大婦男女七百三十名口奪獲器械二百
八十三件賊牛四百二十七隻奪回被虜婦女
五口凡平素有名極惡賊首無不生致麾下伏
瀧市曹及其黨類翦滅殆盡兇惜之氣一旦盪
消遷避之民復還故業是皆仰仗我
皇上建有

皇極又用三德
神武不殺之威覃寓內而干紀負犯者未嘗姑息
故人懷敵愾之心賊無逃生之地所誅雖止一
隅而遠近谿峒莫不寒心兵威既振削平可就
臣等防備欠嚴致茲寇梗雖罪人幸皆翦滅而
死者不可復生方自念咎豈敢言勞但今兩廣
猺獞非止封川一處見奉有
明旨相機撫剿至於賞罰功罪以激厲將來用兵之
際尤為要務照得副總兵程鑑右參政張弘烜僉

事陸子明左參將武鸞各監統軍兵直擣巢穴
紀律嚴明綜理周悉誤以多方賊不知其所之
懸其重賞人皆樂於用命至仰攻乎危險尤親
冒於矢石故能使魁渠無不生擒醜類幾於殄
盡平一方之大患復先年之版賦較其勤勞均
為稱最內程鑑當賊勢猖獗遠近驚疑之時提
兵深入擒斬數多賊徒為之奪氣居人恃以無
恐其勞又多此皆効勞於領哨所宜優敘者也
左參議顧中孚總理糧餉調度有方兵有餘食

僉事王舜卿閱視紀功削錄公明效勞盡瘁此
皆有勞於軍前所宜並敘者及照廣東布政司
先後掌印左布政使朱紈右布政使龔輝按察
司按察使駱顒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王寵咸以
地方爲憂力贊征討之策往來計議皆切於事
情調集軍需而能濟乎緩急其軍前供事府縣正
佐官如肇慶府知府胡純同知趙埍封川縣知
縣吳蕙夙夜盡瘁分理庶務以上各官職任雖
有大小功勞亦各不同要之均爲修職奉公亦

宜敘及者也但數內該道守巡參政張烜僉事
陸子明先因高州有事往彼巡歷武官又在雷
州閱視城池地方隔遠益起于千里之外管照
不及今各官身先士卒備歷險艱獲功數多勞
効最著似宜准贖仍一體優錄庶人心激勵而
將來任事益加奮勉惟復別有
定奪臣等又照前項賊徒俱已平定然久安之策所
宜預圖除將調征兩廣漢達官軍土官目兵打
手人等量行犒賞犁放休息仍將剿過地方斬

留參將武鸞在於封川駐劄往來提調督理量
留奉議武靖上思各州目兵二千二百名兼同
所在軍壯打手鄉夫人等分撥緊關要害去處
立營防守俟數月之後事體既定人心稍安卽
行掣放復又照得封川縣歸仁文德二鄉先年
被賊殺占與逃竄民田行委肇慶府知府胡純
親詣地方逐一清查踏勘有主者責令給主認
耕無主者召募良民住種照額糧差及查得文
德鄉巡檢司原設在文德鄉地方爲因被賊殺

害以致遷出地名賀江口今地方既已平復應
合移回該鄉照舊設立防禦保障以便控制其
領哨策應把截有功都指揮等官并獲功陣亡
被傷官軍目兵人等照例聽巡按廣東監察御
史通查明白覈實造冊另行
奏繳外緣係云云

賀 太廟成頒赦疏

乙巳

奏爲慶
賀事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臣駐劄柳

州府該廣東布政司差官齎捧到謄黃
詔書一道以
太廟既成
詔赦天下者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達孝
莫大於尊
親孝饗必先於有
廟
太室入祼
嘉幣告遷迺乎

神明賚及群品蓋得萬國之懽以祀
先是爲
聖人之孝由
中心之誠而
制禮寔止述者之明恭惟
皇帝陛下
聰明天賦
仁孝性成
精一執堯舜之中

易簡濬乾坤之用肅若
舊典爰作
新宮謂都宮合食之制昉自有周故同堂異室之規
沿於後代事非苟作禮或從宜
義率
祖而
仁率
親所以重乎
社稷

內盡志而外盡物庶幾見於
蘋藻
熙事備成
景福滋至用
敷錫厥庶民俾同躋於
仁壽雖洛誦秩丞祭之文而漢史記寬大之詔合
茲二美孰與
今日臣等撫遐方獲覩
盛典謹當度奉

條詔頒布民夷觀其所率可見萬物之情咸與維新
冀助
孝理之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踊躍之至
謝陞賞疏　丙午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准吏部咨為捷音
事准兵部咨該本部具題節該欽奉

聖旨這猺賊稱亂流毒地方督撫等官乃能調度官
軍征勦平定捷音來聞朕心嘉悅張岳陞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欽此欽遵備咨准此本年六月初七日據廣
東都司廣州右衛千戶陶金齎捧前項表裏銀
兩到臣除臣欽遵祗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竊伏念督撫罔功寇虐為梗憂在庭戶勢切
焚溺順衆志以徵兵涉初秋而發令仰承

廟略遂靖妖氛豈曰臣能蓋有幸會昇方虞訶譴以示
懲敢冀
成貸之兼被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深仁博大
睿鑒昭明欲飭治乎五兵尤
垂精於八表汙疾為之藏納尺寸咸皆
甄敘致鼓嚬旁亦荷
龍光司馬貳卿西臺雄職美錄陋演直之二品文綺

瀝廣服之五章無乃稍畀以
渥恩俾其忘勞於說使泰不遐遺
治尚中行之體師以正出吉獲
三錫之絲荷在行間孰忍自負況若臣者分當靡
捐雖去殺勝殘遠愧善人之為効而有征無戰
期副大旱之望霖求有此心庶酬
鴻造臣無任感戴歡忭之至
報柳州捷音疏　丙午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臣張岳謹
題爲捷音事據廣西布政司分守右江道監督中
哨右參政鄭綱分守柳慶等處地方統督中哨
右參將戚振呈爲班師事據本哨領哨把截慶
遠衛指揮僉事陳勳柳州衛署指揮僉事徐儆
張奎南寧衛署指揮同知劉瑄平樂守禦千戶
所指揮僉事吳國雄會呈奉職等會牌備奉總
府會劄行仰遵照分定哨道剋定嘉靖二十四
年九月初七日開刀按圖進剿馬平縣里隆地

方上下朝水大橋楊梅等四十三村融縣古龍
古郎峒石視上園古當嶺脚㽥土古舊等三十
二村鵝頸古盆大難大源等四村各賊巢前後
攻斬備收全功各開具緣由到職會同總理統
督三哨副總兵程鑒通查本哨計該擒斬首從
賊人賊級通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
屬八十三名口奪獲賊馬十四牛一十一頭紋
帽盔一箇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其器械各該
軍兵奪獲分用除將生擒賊犯呈解軍門審決

賊級俱解紀功副使魏良輔紀驗俘獲賊屬除
病故外其餘見在與牛馬俱發委官變賣價銀
入官被虜人口審實給親領同完聚賊贓發馬
平縣收庫陣亡被傷目兵照例給與棺木湯藥
銀兩及將上油鵝頸等處殘徒行柳城融縣二
縣從宜招撫安插造冊另報又將北岸寨聽招
殘賊韋朝勇等三十名同良寨聽招殘賊藍萬
喜等三十名與南團寨殘賊二十名共八十名
各給與旗榜撫令下寨聽候處分給與田土編

立羈管永爲良民訖除遵奉軍令於本年五月
二十四日掣兵班師外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又
據廣西布政司分守右江道帶管監督左哨右
參政鄭綱統督左哨原任左參將署都指揮僉
事孫繼武呈稱依奉行據本哨領哨南丹衛指
揮僉事張國威張銳柳州衛指揮使金簡指揮
僉事吳同章李元祿潯州衛指揮僉事卞爵湖
廣備禦永州衛指揮僉事陶禮等會呈稱遵奉
各職會行備奉軍門會劄行仰遵照分定哨道

尅定日期申嚴號令整搠部伍進剿馬平縣五
都里隆地方羅塘武歷上下中段等七十三村
柳城縣上油峒金蒲大塘等二十一村融縣鵝
頸鎮右營小源等六村各賊巢通查前後攻破
各村寨共該擒斬過首從賊人賊級一千零三
十九名顆除將生擒首從賊人賊級幷奪回被
虜一名俘獲賊屬共六十四名口馬一十八匹
沙水牛三十二頭平頭牌六十面眉刀一把弩
一十二把箭筒二箇鐵甲二領皮甲一領皮盔

二頂蟒龍袍一領俱經解報訖只巢殘賊二十
餘一向竄匿至本年五月十七日亦行招撫下
寨聽候處分幷本哨先該指揮金簡招過附近
獞民鳳山江口山衝三村共獞民秦公當等一
百一十四名亦各安心住種等因備呈到職除
將聽招殘賊安插撫諭及差人齎執旗榜曉諭
漏網殘徒一體招安復業陸續得獲功級閱視
明白送紀功衙門紀驗被虜人口給主俘獲賊
屬人口牛馬變賣價銀入官器仗貯庫及遵奉

明文會行各該領哨官員遵照與兵班師外具
呈施行又據廣西按察司整飭右江兵備兼分
巡道監督右哨副使魏良輔呈奉軍門會劄依
奉公同統督原任廣西都司都指揮僉事李寅
將本哨原調到東蘭州目兵幷漢達官軍民款
分撥慶遠衛指揮僉事李世顯部領報效官孫
韋應龍目兵連兵款為一哨由洛西洛東進思
家監撲剿黎村中碟等一十三村慶遠衛指揮
僉事王珏部領官男韋起雲目兵連兵款為一

哨由清潭高泉取路過三江橋出遷江管下寨
灰村從南鄉大坡大珠寨門等村進剿黃干四
軍等一十一村及分兵把截以遏賊遯指揮張
鋭千戶黃輔部領把截來賓葫蘆頭松叢等處
千戶毛麒部領把截僊人博廣二隘而在慶遠
洛目渡三寨鎮與大曹堡三處則尤以地遠既
有巡檢林王千戶鄭琳劉上表百戶李夔分領
仍行知府王橋就近總領以便策應分布既定
中明軍門號令遵照原定尅期嘉靖二十四年

九月初七日寅時各抵應剿賊地按圖分哨計
本哨前後陸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通共一千
七百一十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一十二名口牛
馬一百二十八頭匹器械共八十件除將前項
功次俱經通行呈報驗收人口牛馬發仰羅城
縣縣丞朱夔發賣銀兩入官奪回被虜人口給
親完聚并將各處原調到兵款目兵製散放回
休息量留目兵打手人等參將戚振親自督領
在於地方防守外今將進兵節次攻克巢寨獲

過功次等項緣由呈報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
查先准兵部咨為懇乞
天恩申嚴責任亟加征剿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西
監察御史陳宗夔題前事該本部議擬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提督都御史張岳會同總兵官陳圭
督同副總兵程鑒并於三司中選委才力超卓
二三人責令專任以事完為期并合用兵糧議
處停當一面具由奏
聞一面約期進兵凡軍中一應機宜俱聽相機行事

本部仍咨都察院轉行新代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馮彬事完將有功有罪人員分別具
奏等因覆
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已經行該守巡兵
備會同參將官督同守備府衛并地方人員備查
為惡村分首從賊徒分別哨道合用漢達土兵
各若干細開畫圖貼說并一應軍需等項條具
報參隨據分守右江道右參政鄭綱整飭右江

兵備兼分巡道副使魏良輔暫代分守柳慶等
處地方原任左參將孫繼武會呈奉臣等案驗
前事依奉會同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程鑒廣
西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李香按察司署印僉
事魏一恭都司掌印都指揮周乾議得右江所
屬柳慶等府近年以來盜賊充斥人民逃散柳
州一府所屬十二州縣被害尤甚中間馬平來
賓等縣里隆北伍等處更為酷烈其巢穴深
山峒險阻北通古田永福南通深里八寨東接

藤峽諸流西連湖貴二境最近而融縣洛容柳
城朝發夕至稍遠而能吟忻城巢往此遂彼移
其餘旁蹊曲逕高壘深居蓋不啻狐兎之三窟
而已而里隆一處魚窩等巢險峻尤極控引長
江有同天塹迴臨絕壁如守雄關乃柳慶二府
之奧區西南一方之劇盜盤據山川豺虎之心
益橫因循歲月地方之禍彌深屢經建議未見
施行若非大調兵馬廣集糧餉多分哨道遠布
防禦申嚴號令明信賞罰其何以收萬全之功

除積年之患哉今將府縣查過應剿首從賊徒
名數村分幷哨道防守把截去處與夫合用官
軍兵款糧餉船隻等項逐一會同詳議畫圖貼
說備開條件呈報到臣臣等遵照節奉
欽依事理會差官舍分投齎執
令旗令牌督調南丹州土官男莫往武東蘭州土
官男韋起雲那地州土官男羅廷鳳各目兵幷
左右兩江各衛所府州縣馬步官軍打手壯款
人等齊集將各官繳到畫圖貼說應分哨道書

冊分爲中左右三大哨仍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督押兠定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
寅時一齊抵巢按圖撲剿其餘爲惡村分應該
剿殺儘兵力所及相機行事隨據中左二哨監
督右叅政鄭綱左叅議趙崇信呈稱五都諸寨
賊徒勢益悍猾屯結寨上兵力不敷所圍有限
呈乞再調別處土兵一二萬前來分布三哨以
收全功臣等看得前賊堅結魚窩等寨恃險拒
敵未易攻克斷將剿平廣東封川地方班師目

兵於內摘取鎮安府土官男岑貞督精兵三千
名田州土官男岑芝精兵五千名向武州土官
男黃仲金精兵三千名東莞縣銃手五十名及
漢達官軍打手人等行委廣東都司新任都指
揮劉海廣東布政司分守嶺西道右叅政張烜
總領隨同臣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到柳州駐劄
督催功次陸續獲功解報臣等又看得各處巢
賊將次削平惟有魚窩馬鞍龍船等寨勢極高
險拔地數十丈弓箭火銃俱不能達上有窩四

各賊歲有積聚以防官軍據高臨下礧石如雨
從古攻打未曾克破必須申飭各哨爲久困之
計設濮攻打恐日久人情懈弛又行委新任鎮
守廣西副總兵程鑾前去總理統督三哨幷據
原委左哨監督左參議趙崇信呈報丁憂去訖
隨改委中哨監督右參政鄭絅兼管左哨監督
臣等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移鎮柳城
縣親自臨督仍將各領哨官以軍法處治鎖項
勒限責令攻打據副總兵程鑾監統等官右參

政鄭絅等稟於本月初八二十等日購募敢死
日兵乘黑夜藏火毬用繩梯鉤搭絕壁偸上魚窩
馬鞍二寨奪其閘門投火毬燒其茅房賊衆驚
亂各兵魚貫而登斬獲數多其被火燒死及墜
落懸崖不計其數幷俘獲賊屬人口奪獲器械
等項解報前來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兩廣地
方總兵官征蠻將軍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
照廣西柳州府馬平柳城融縣等縣五都里隆
上油石龍獨頭等巢賊村寨金田峯金秀各巢同

濂里朝鮮蘇扶感茸扶嶺韋張容韋朝龍等各
據險巢聚黨爲患聲勢相通其中五都恩窩馬
鞍等巢自洪武初年以來不入版圖尤爲險惡
諸蠻所視以爲向背盖自正德二年徵兵大舉
斬獲首級雖多然而魚窩等巢攻圍數月竟未
盡克遂且招撫是以兵散之後餘黨復布山谷
頃年以來根蔓延引占據慶遠水陸二路邀殺
官軍攻刼縣庫殺戮鄉村每殺一村則一村田
土盡被包占積歲蠶食各縣僅存附郭數里其

餘大抵漫爲盜區又恃其險阻狃於招安謂官
軍不能持久縱來征剿終歸於招故敢於據險
拒敵欲老我師狡猾兇很人神共怒臣等仰遵
兵部題奉
欽依調集官兵親臨調度攻剿以九月初進兵收其
禾稼兵有餘食決意持久以絕後患其團結上
寨者會兵圍困逃投別巢者黏蹤窮追誓以必
破此賊乃肯班師是以人無還心進皆死戰賊
勢日蹙險遠巢寨並皆摧滅已將各哨報到

斬首從賊入賊級共四千零八十四名顆轉發
紀功官驗實通行造報其首惡韋金田韋金秀
覃朝陽韋明灖藍扶威等明正典刑餘威所震
覃蠻龐落而馬平縣三都四都來賓縣北五賓
州龍哈八寨并象州武宣洛容等處以北及平
占田之境其魁渠皆自投轅門願編立里甲輸
納稅糧同於百姓原被賊殺占額徵糧米今清
出一千三百二十六石有奇經報在官聽撫造
冊給帖者已有二萬零六百六十三名逆出原

日行兇盔甲槍刀弩箭等項共二千八百一十
七件馬三百五十五匹其班師之後陸續聽招
者尚未開報各被賊逼逐良民皆行令有司安
插復業由土或仍舊或招人耕種禍消除地
方寧息果皆仰仗我
皇上
聖德同天春生秋肅並行以成歲功臣等奉揚
天威遵奉
廟謨致此克捷非犬馬之力所能及也及照賞以示

勸罰以示威軍旅之中所繫尤切臣等所以能
鼓舞羣心奮勇趨事者亦惟宜
國家賞罰之典示以信必之令使之有所畏而知
勸爾除前日地方失事各官如參將李榮等已
奉有
明旨革職司治不敢再參外其宜前監統領哨領隊
等官或到任未久或臨事委用如廣西布政司
右參政鄭綱按察司副使魏良輔分守右參將
威振原任左參將孫繼武原任都指揮李齊調

任柳州府知府江滿謀畫素定策勵行力師久
而氣不衰令明而人競勸摧破危險之巢俘獲
俱盡窮追遠結之黨巖穴幾空鎮守廣西副總
兵程鑾未幾封川之席復揮里隆之戈總率諸
哨躬冒矢石功雖止於二寨聲實震乎羣蠻此
皆有功於監統所宜次第優敍者而右參政鄭
綱經略於始審機分哨動皆當司副使魏良輔
輯定於終推誠招徠至者如歸況又兼督餉紀
功其勞為最廣東布政司右參政張炬語熟地

利兼悅兵機贊決征撫之宜以靖門庭之寇勤
勞數月謀畫居多所宜並錄廣西布政司右參
議趙崇信甫破數寨乃以憂歸使其終事必有
可觀慶遠府知府王僑分兵扼險斬獲頗多師
出其境供頓具備亦宜敘錄廣西都布按三司
前署印官左參政陳茂義副使劉傑力破群疑
以定征剿後掌印官左布政使李香按察使朱
觀及署都指揮僉事顧繼先若能敵時所懷與
民同憂往來計議終始同心其勞所宜敘及伏

望

軫念邊方用武之地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郎中魏良輔程鑾戚振孫繼
武李齊江滿量行陞賞張炬亦加優敘趙崇信
王僑量行敘錄陳茂義劉傑李香朱觀顧繼先
量行優獎內知府江滿近被論劾閑住或陞與
一官准其致仕庶人心激厲而將來任事益知
奮勉准復別行

定奪再照臣等受茲重委休戚所關上之不能敷布

國家文德之治化服異類共享太平乃不得已至
動兵革又不能出奇決勝蚤收戡定之功特以
久困僅乃克之鋒刃之下實可哀憫
正渡明罰當自臣始況臣等近以封川微勞叨蒙
聖恩陞賞過分方切慚懼圖報未能不敢別有希冀
以干清議此出臣區區至誠非由矯飾除將調
征兩廣漢達官軍土官目兵打手人等量行犒
賞徑放休息其已經撫夷獞行令所司加意存
恤未招者俯行守巡官遵照臣等原行條約逐

一撫處停當安插復業及摘發泗城東蘭南丹
那地等州目兵五十名行令參將戚振管領在
於柳州融縣來賓千戶古陀等處立營防守俟
數月之後事體既定人心稍安即行掣放臣等
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
制地方其餘有功獲功并陣亡傷故被傷官軍
目兵人等照例聽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通查明
白覈實造冊另行

奏繳外緣係云云

留任兩廣謝　恩疏 以刑部右侍郎召該巡按奏留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准吏部咨為乞留提督大臣以責成功以安邊境事該本部題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徐南金題前事本部覆題節該欽奉

聖旨張岳著照原職提督巡撫地方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望

闕叩頭謝

恩施舊管事外臣竊惟蠻夷為患雖治古隆盛之世 二百五

所不能無尚宗有鬼方之伐周宣有蠻荊之師皆得人而專其任持久以要成功故能殲厥渠魁齊一醜類四海內外咸仰德威巍然三代之上號稱中興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

文教覃敷

武略遠振九夷八蠻重譯獻貢無敢干紀負犯以速

天誅雖高宗周宣中興之烈未能及此而臣受任邊疆無方叔召虎顯允旬宣之材致茲小醜尚肆陸梁雖仰賴

皇威時或戡定揆之止戈之武義甚愧之方將屏息以俟譴訶不謂

大度包容復陞委任輟其明刑之

召俾乂脩戎之司揣分奚堪臨事猶懼臣再惟撫除稂莠本為嘉禾然用力弗審反傷禾根惟茲事勢之相疑要在審幾而善處顧臣愚昧非所能辦惟有厲果毅之心竭匪躬之節上奉

廟畧俯采羣策慮善而動蚤圖即叙之功從人所欲 二百四

庶遂息肩之慶臣之深衷耿耿在此為此具本專差百户林挺材齎捧稱

謝謹具奏

聞

陞賞謝　恩疏　丁未

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本部覆題節該欽奉

聖旨這惡蠻寇征剿既平撫鎮等官有功可嘉張岳陞俸一級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欽此欽遵又

該禮部差鴻臚寺序班吳一鸞於嘉靖二十八
年六月十八日齎捧
欽賞銀兩表裏到臣除欽遵祗領望
闕叩頭謝
恩外緣臣往年督學廣西巡歷柳慶知五都里隆之
寇爲二郡腹心之疾憤發于中志欲靖掃逮玆
再來又逾一紀道途阻塞慶遠幾爲外區財賦
陷沒賜平僅存空籍勢已窮極理無姑息臣仰
遵

廟謨參稽輿論謂非偏師之力可收旦夕之功移檄
徵漢土之兵合圍歷冬春之久乘其困憊不就
誅僇十年憤激之夙心粗若可償四郊未靖之
多壘尚有餘辜期贖愆於後效敢希賞於
清朝伏惟
皇上
聖度天容
渥恩地載善雖小而必錄功惟疑而從于秩祿猥加
溫飽表於私門金幣載

頒光華動乎部伍顧此微軀將何報稱若絲之有經
緯願効幅尺於良工於金惟可從革敢辭精純
於百鍊秉此心以對越庶少竭其涓埃臣無任
感
恩激切之至

報連山賀縣捷音疏　戊申

題爲捷音事照得先因廣西賀縣芳山礫石黃洞
等巢積年賊首倪仲亮李三弟等廣東連山縣
黃南梅水大曲等巢積年賊首李金石仕等各

結黨嘯聚相煽爲亂流刼鄉村殺虜人財奪占
田土民不寧居貽患三十餘年節據賀連二縣
被害排年甲民黃昂黎得春等連詞具告請兵
征剿已該臣會同鎭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得前賊
積惡已盈流毒甚慘屢撫屢叛勢在必征將調
到廣西鎭安思明田州南丹東蘭那地向武都
康泗城歸順□林等府州司縣土官目兵并兩
廣漢達官軍民壯打手人等分爲二大哨一哨

賀縣委鎮守廣西地方副總兵沈希儀統督廣
西按察司僉事俞則全監督指揮李琮孫文鎬
陳棟鄒繼芳千戶莫如爵等共兵五萬九千五
百七十七員名進剿亏山綠石長峒等巢并從
賊徒一哨進山縣委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朱憲
章監督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統督
指揮莫如爵黑孟陽李涇王煦共兵二萬零七
百九十員名進剿黃南梅水大曲等巢并從賊
徒及行湖廣巡撫衙門督行郴桂衡永上湖南

等道兵備分守分巡守備等官各調集官兵鄉
夫委謀勇指揮千百戶等官管領把截剋定嘉
靖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寅時一齊抵巢按圖
撲剿應與湖廣官兵夾攻者約會夾攻仍委廣
西布政司左參議癸道淵總理賀縣哨廣東布
政司監督左參議朱憲章兼管總理連山縣哨
各軍前糧餉會本具
題外續於本月二十一日據賀縣哨監統副總兵
沈希儀僉事俞則全呈報督據領哨指揮陳棟

孫文舶鄒繼芳李琮千戶莫如爵各呈稱依奉
督押土官目兵旗軍人等遵照剋期進剿綠石
里松東西兩岸羅家亞隆新村大坪黃峒亏山
晒禾趙家盧家坪蓮花均峒上下鹹石牛尾等
巢連日攻破擒斬賊人賊級二千五百三十九
名顆內有名賊首倪仲亮李三弟等一十八名
顆俘獲賊屬一百七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
三名口奪獲牛馬二百七十四頭匹器械九百
九十六件并據連山哨監統左參議朱憲章都

指揮梁希孔呈報二月初十日督據領哨指揮
黑孟陽李涇莫如爵王煦各呈稱遵照剋定日
時進剿大冲東坑倒水牛塘巾子大小中眼遶
江等巢連日攻破擒斬賊人賊級四百八十名
顆內有名賊首李金石住等七名顆俘獲賊屬
一百零七名口奪回被虜婦女一口奪獲牛五
頭器械六十二件及據湖廣按察司整飭郴桂
衡永兵備兼分巡上湖南道副使潘子正呈稱
遵照剋期嚴督官軍守備永道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指揮易堂等督率官旗殺手人等各照原
定把截營哨相機攻剿永州府捕盜通判林一
正等督率民快鄉團各款各另分定把截通賊
要路地方相機策應及永明縣桃川通西桂陽
宜章二縣通東與廣西賀縣富川廣東連山地
方但交界去處俱各委官督兵把截各陸續擒
斬賊人賊級通共三百五十七名顆內賊首何
滋嚴珪黃廷富三顆俘獲賊屬大婦幼男女一
百四十九名口盤獲安插過一百二十一名奪

獲器械四百一十九件又據湖廣布政司分守
上湖南道左參議洪世文呈報相同各前來臣
等查得連山賀縣二哨官兵通共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三千零一十九名顆俘獲賊屬二百八
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名口奪獲牛馬二
百七十九頭匹器械一千零五十八件俱經巡
按御史蕭世延楊以誠原委紀功廣西按察司
副使沈宏廣東按察司副使黃光昇閱驗審勘
明白獲功官軍目兵各照賞格給賞陣亡被傷

者給與銀兩以為營葬及湯藥之資生擒內有
詞者監候另議情真無冤者遵照兵部奏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器械貯庫
被虜人口給親完聚俘獲賊屬與牛馬俱變賣
價銀入官其湖廣官兵所獲首從賊人賊級賊
屬等項備行該道俱徑呈彼處撫按衙門定奪
委官紀驗施行外臣會同鎮守兩廣地方總兵
官征蠻將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圭議
照廣西賀縣接連廣東連山縣地方密邇湖廣

江華等縣崖峒深險林菁叢密各賊盤據負固
肆兇東攻則西遯西攻則東遯急之則走入險
阻緩之復糾聚出沒正德年間雖曾具
奏征剿賀縣特以一面進兵不曾會合三省致使
殘黨旋復嘯聚如賊首倪仲亮鄧良朝梁榮李
金石住等合衆數千僭稱名號焚掠村寨占據
上流近闗兩禍延三省劫掠得志黨附益多
各處無賴姦民投入夥中遵之遠劫至於德慶
開建等州縣亦被其害若不急為剿滅誠恐後

來愈熾深為未便臣等動調官軍土兵行委副
總兵三司等官統領進剿幸致克捷卽今地方
之患已除神人之憤獲伸舊民復業安枕而臥
是皆仰仗
皇上
聖武弘敷
天威遠振故能兵不留行賊無堅壘豈臣等犬馬微
力所能強致照得副總兵沈希儀左參議宋憲
章僉事俞則全署都指揮僉事梁希孔各監統
軍兵直搗巢穴方略素定分布周密一鼓而克
其中堅多方以窮兵餘黨窮深極險無所不到
信賞必罰令人莫犯致茲成功之速由其協謀
之固切宜優敍內沈希儀未抵新任卽涖戎行
而能慨然登途並靖妖氛指授諸將咸中機宜
積勞致疾志猶不衰尤當稍為優異以勸將臣左
參議宋道瀾僉事奚良輔先後總理糧餉稽核
周密鐵糧清楚副使沈宏童貴光昇各閱視紀功
存恤明當人情厭服皆有勞於軍前所宜並敍

者也及照廣西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李香右
布政使鄭漳按察司掌印按察使楊本仁都司
署印署都指揮僉事周乾廣東布政司掌印左
布政使韓楷右布政使蔡雲程按察司掌印按
察使林應標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夏忠咸
以弭盜安民為心始終計議以濟厥功亦皆不
可不錄者也再照湖廣按察司副使潘子正布
政司左參議洪世文推同舟之義以分鄰境之
憂各飭所部會兵截殺號令嚴明首尾相應破
馬鞍白石二巢以除兩界盤據之禍但越境遁
逃無不當時擒斬功雖三百有餘其利益不可
勝數此所宜敍論者也又查得領哨指揮卞爵
莫如爵等與湖廣領兵把截隨軍委用等官守
備都指揮段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易堂
等職任雖有大小皆能各效勤勞以副委用相
應量加獎賞以酬其勞者也伏惟
皇上軫念邊方用武之地
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項有功官員議擬

上請量加陞賞庶人心激厲而將來任事益加奮勉
惟復別有
定奪其餘有功獲功并陣亡傷故被傷官軍目兵人
等照例聽各該巡按御史通查明白覈實造册
另行
奏繳外緣係云云

兩廣人材疏　戊申

題爲薦舉兩廣地方人材事臣聞士大夫立身大
節惟有出與處而已出而服有官僚有所建立

謂之宦業宦業有得有失部院得秉公道以黜
陟之則人有所懲勸而政通於上處而杜門里
居有所修爲謂之鄉行鄉行有是有非鄉人得
明清議以褒貶之則人以爲榮辱而俗美於下
清議之所榮辱與勸懲同撫按憲臣又以時采
清議所褒者薦聞於
朝以備錄用清議既明而公道又行乎其閒
國家於求材作人之術可謂無遺法矣臣待罪兩
廣三年備聞士大夫家居行事謹陳清議所歸

可備錄用者如廣東原任翰林院脩撰蕭與成
文學博贍性行端直推以用世猶有餘蘊原任
監察御史黎貫才器老成氣節凝重求之時輩
鬱然典刑原任監察御史陳大器作邑循良立
臺風采斂退鄉居物望推重原任監察御史何
維栢青年美質潛心淵微救水養親非義不食
原任工部郎中吳會期持守堅確世務練詳屏
居海外志節孤貞原任刑部主事王漸逵清修
厲行篤志力學造理日深充養益厚原任兵部

主事何鰲天性恬淡杜門避諠手無停披言不
及利原任南京刑部主事冼桂奇棄官就養力
學從師所志非凡進修未已廣西原任戸部員
外郎馮承芳閑居日久守志益堅文造深醇才
通世務原任禮部主事陳邦偁甘貧苦節篤學
力行久屈未伸公論共惜以上數臣其行義之
著於鄉者如此蓋聞古之舉士必始於鄉其或
罷而歸鄉里也復得推擇爲吏及起家爲大官
況

聖明寬大之世愛惜人才片善片長皆得効用而使
犧尊之材永爲溝中之棄此臣所深惜也及又
查得丁憂服闋南京通政司叅議倫以諒性度
端沉文章深厚材非一長器可大受似宜遇缺
推用無令久淹里居如蒙乞
勑吏部查諸臣去官緣由若只是養病違限或一時
狂悖詿誤於大節無所干礙酌量輕重次第錄
用及倫以諒查照服闋事理遇缺推補諸臣感
奮之餘後効必有可觀緣係薦舉境內人材以

備起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舍人黃
通親齎謹題請
旨

卷三終

小山類稿選卷四

奏議四

總督湖廣川貴稿

至湖廣謝恩疏 己酉

欽差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臣張岳
謹
奏爲謝
恩事臣於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內自兩廣交代回至
原籍福建泉州府地方據原差舍人葛智齎到

通報兵部一本爲捷音事節該欽奉
聖旨張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欽此續准吏部咨爲叅論地方失事官員事
奉
聖旨張岳着以原職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寫勑與他
着上緊去欽此又准兵部將總督職任事宜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臣遵奉
明旨當即起程十一月二十八日至江西安仁縣地
方接領

欽降關防十二月二十日又於沅州省城祇接
勅書
符驗
令旗
令牌欽遵行事外但臣原由兵部左侍郎陞授前
職係在京堂上二品官例該具
奏辭免復有前項總督重務干係三省地方府關
夷情變詐事體未嘗歸一兵糧等事所宜亟處
若再循例辭免待

命下而後供職往復稽遲恐至誤事臣所以聞
命馳驅不敢復辭竊念湖貴二省苗夷作惡多年議
征議撫迄無成功必欲征則必勝撫則可久非
得老成練達暁暢兵機之臣不足以副此重託
如臣疎庸豈所勝任臣於聞
命之初即將湖貴二省兵馬錢糧夷情等項馬上差
人齎文該三司官查報近據各報稱湖廣麻陽
等處苗蠻陸續出投官聽招貴州雖聽招撫而實
陽順陰逆終難馴服臣切以各賊積惡多年固

當殄滅然中間亦有旁枝蔓動非出本心今
聽招又無加兵之理況且臘盡春回雨水時作
農務方興動兵深剿亦非其時臣遵奉
勅諭事理將各投官聽招者開示恩信使之安心向
化無復疑慮其强梗負固不肯降服及名雖降
服而陽順陰逆仍前越境爲惡者再行撫處必
其執迷已深難再姑息方行會兵剿殺盡聽撫
旣衆賊勢自孤征或可勝撫必可久但臣疎庸
愧非軍旅之材仰荷

聖明簡付重託不自揣度冒昧受
命夙夜黽勉殫竭心力期於恩威兩播民夷俱安上
紓
聖明南顧之憂下解二省積久之患至於
天高地厚之恩又豈此犬馬微力所能報稱臣下情
無任激切感
恩圖報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百戶陳經齎捧稱
謝謹具奏
聞

領總督勑書題知疏　已酉

題爲總督軍務事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欽奉

勑諭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岳近該貴州撫按官奏稱貴州地方惡苗據險大肆猖獗擬調近省官兵進剿但權無統攝未免動分彼此乞要添設總督大臣居中調度庶得事體歸一事下該部議擬宜如所請今特命爾前去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在於沅州駐劄爾宜查照該部題准

事理計畫一應兵糧隨宜酌處若苗人稔惡弗悛爾即調督各省官軍大加征剿務要同心協力以靖地方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撫鎮以下官員悉聽節制俱得照例舉劾指揮以下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流官給由并土官襲替俱要呈詳覈允然後起送其廣西右江道雲南安普道各守巡官及各宣慰宣撫長官鄰界州司聽爾一體節制其或苗人革心聽順亦宜善加撫輯以圖久安爾爲大臣受茲委任須相度機宜計處停當毋玩寇[illegible]

尸務使威懷並流遠人畏懷一方寧謐斯稱任使毋得處置乖方致貽重患爾其敬之慎之故勑欽此欽遵臣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及一面前至沅州地方駐劄行事及通行湖廣川貴三省都布按三司并廣西右江道雲南安普道守巡官并各宣慰宣撫等官各一體欽遵外今將本領過

勑諭理合具本順差行戶陳經紛親齎謹具題

知

謝陞職賜金幣疏　已酉

奏爲謝

恩事臣於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臣前任兵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征剿賀連地方効有微勞

欽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據公差承差曹東周齎到前

[illegible]賞紵絲於湖廣武昌府地方會同當節至
[illegible]前頭祇領訖伏念臣草茅下士章句諸生愧無折
衝禦侮之材謬當典戎幹方之任五嶺之恫瘝
切身三軍之耳目在將不遑夙夜若涉深淵雖
有微勞皆遵
[illegible]略然猶險阻未夷征戍不息計過論功免責爲幸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同
天地
明並
日月
發號無私於遐邇
照臨必及於幽微功疑從重
賞必爲勸旣涉階班乘
吞鑾將旋授鉞於閫外俾董師於黔中
[illegible]煌錫命至有
[illegible]

[illegible]務清光不違咫尺江湖萬里狗馬寸心敢謂去
天之遠稍懷戀
主之誠謹當丕揚
威靈輯和卒乘思
皇度之如金以形民力施五采以作服豈但身章求
有砥礪之心庶免簪紱之刺臣下情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百户李泉親齎
稱
謝以
聞

論湖貴苗情并征剿事宜疏　己酉
題爲苗情猖獗乞用兵征剿以靖地方事嘉靖二
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據貴州布政司分守新鎮
思仁二道兼管撫苗右參議楊儒呈報龍塘新
寨盤營地所麥地小茶園等寨偷經
奏內有名賊首龍許保吳黑苗龍老革吳老毛龍
俸龍[illegible]那龍老[illegible]龍丙馬等自本年正月起至
四月初八日止或一十二十成羣或糾至三五

十徒潛伏林箐伺人不意出沒刦掠黃蠟瀦棐梘迷路屯等處地方虜去客商船米軍民財物男婦頭畜非止一次將人口歸寨勒要老銀取贖本月二十八日續據右叅議楊儒呈報平茶長官司土官楊和原招鬼提寨苗賊龍老課龍萉等五十名爲兵近日縱回糾同蠟爾山逃苗龍角馬等夥約五百餘徒打刦爺山架梘豬棲山迷路龕頭等處虜去男婦牛馬各計不等回寨本年五月初七日又據右叅議楊儒呈報四

月二十五日寅時被龍塘鬼提等寨叛苗龍許保龍角馬等數百餘徒攻刦省溪司殺人宰牛屯住至次日寅時方去本司老幼男婦牛馬財物盡被刦訖時有土舍楊再仕倡率苗民追敵衝脫男婦百餘名口仍向前追趕未回及稱省溪既破則銅仁思州印江等處亦必被害等因到臣臣節行彼處巡撫總兵及兵備等官添兵防守截捕及行撫苗官再行撫處并將各失事官員查究治罪干礙奏

□叅酉洲另係外夷照各苗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

議處三省邊方累經奏

聞征剿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

諭近該貴州撫按官奏稱貴州地方惡苗據險大肆猖獗擬調近省官兵進剿但權無統攝未免動分彼此乞要添設總督大臣居中調度庶得事體歸一事下該部議謂宜如所請今特命爾前去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在於沅州駐劄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計議一應兵糧隨宜酌處若苗人稔惡

弗悛爾即調督各省官軍大加征剿務要同心協力以靖地方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撫鎮以下官員悉聽節制俱行照例舉劾指揮以下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臣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冀其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纔一兩月復肆行刦掠間只是一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所虜人口尚少或殺害勒求取贖迤撫稍急輒稱厭撫近則敢於聚衆至千百人徑入村落攻刦司治放火殺人撫諭非不諄切

各賊姦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
省兵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
肆欺侮以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
支行糧費用不貲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
分散則勢分力弱常被衝突又兼湖苗雖已聽
撫實情多變不無觀望之心若貴苗就誅則湖
苗之撫可圖苟姑息貴苗則湖苗無所畏憚又
必相效為非利害較然臣晝夜反覆思維若非
會兵剿殺傾其巢穴翦其醜類則地方不得寧

息臣謹遵照
勑諭事理預行三省整搠人馬會計糧餉選委將領
及行貴州巡撫總兵官將賊巢險易道路遠近
賊徒多寡哨道分合備細畫圖貼說以憑會行
分派軍馬剋期進剿另具
題奏外照得舊時各省會兵以一省為主事體不
一嫌怨易生又軍需錢糧往往責望地主不能
及時應付互相責望所以鮮有成功伏惟
皇上洞見此弊總督之任猥及微臣無非欲奉揚
威申明號令使事體歸一人情協同除積年根深
之禍為永遠安寧之計臣又思方今苗患貴州
最急湖川二省未及切身恐利害緩急既殊人
情不無向背萬一臨時各守所見進退從違微
有彼此則為上辜
嚴命下搆羣情其弊又將使議論相持歲月玩愒師
老財匱如何日之誤事而後已此臣所為大懼
也謹將欽奉
勑諭同心協力會兵剿殺一應兵糧隨宜酌處事理
備列條件干瀆

天聽乞
勑該部參酌若於事理無礙轉行與臣通行三省大
小衙門官員并各土官遵照庶號一令信人知
趨事而賊可平緣係苗情緊急乞用兵征剿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户翁思誠親齎
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查規各處用兵以副參遊擊都司等官一員
領哨布按二司官一員監之布政司官一員
專督軍前糧餉俱推選平日素有才望諳曉
夷情地利者其分領小哨分管糧餉等項府
衛以下官俱布按二司掌印官會推詳定聽
用今三省會兵地方廣遠除貴州外湖川二
省合無於附近貴州道分推委該道缺人方
委別道其領兵官先儘該省如該省缺人卽
推委鄰省務要熟知夷情地利者軍前糧餉

軍需器械之類該省各支錢糧隨軍措辦自
供其軍俱限八月終齊備湖廣於辰州府四
川於彭水縣貴州於鎮遠等處等候剋期若
故意延緩失誤軍機聽臣參究處治則事預
易立不致臨期倉忙矣

一查得貴州布政司只有銀三萬兩堪以動支
糧米止彀除臣從宜計處外及照舊規湖川
二省每年協濟貴州糧銀各三萬兩歲歲運
解尚有拖欠但此乃每年坐派成用之數、

句一年支給若移以供軍前所必缺貴州愈
見艱難今三省會兵軍前錢糧通融出辦湖
川二省合無行令查支倉庫相應錢糧隨軍
供給其前項協濟貴州銀兩仍照歲例運解
不許扣作今次軍餉以致貴州歲用不敷日
後取于各執一端紛紛論辯有虧事體

一湖貴節年用兵俱調土兵各該土官挾賊爲
利邀索無厭曲意從之愈加放肆且如軍兵
行糧每月例只四斗五升兩廣土兵只支三

斗惟湖廣土兵於四斗五升之外又多索一
倍每斗折銀五分該銀二錢五分若兵一萬
每月該銀二千五百兩湖廣上年調土兵三
萬六千名每月該銀九千兩自進山至散兵
共十五箇月共該銀一十三萬五千兩是於
行糧每名四斗五升之外又無故多費此一
十三萬五千兩以與土官也湖廣如此推之
川貴可知土官高坐營中計日得銀只願賊
在豈肯滅賊臣到地方卽追究其所以冒

錢糧縱賊不殺之故示以
國法亦頗悚懼合無今後行糧照例只與四斗五
升其加取一倍者通行革去候獲功日以爲
賞賚之資功多從厚則土官利在殺賊不敢
不用命矣
一節年調土兵以勦賊而土官仰私募苗賊以
充兵數所支行糧分給各賊且如賊首能老
課原係

奏內有名惡賊上年平茶長官司楊和招其黨五
十名以爲兵以能老課而征能老課欺弊至
此近聞臣至乃縱回又夥合別賊爲惡若復
調兵則又招去抵數如此賊豈有可盡之期
土官之中亦有素脩行止者如永順宣慰彭
明輔之類其餘多頑愞無能其狡猾者不過
一二人若楊和其最也合無容臣將善者量
行獎勸若平時故庇有名通賊貽患㝡其尤
甚者處治一二則土官知畏今行於土官而
賊不平者未之有也

一會兵之要所據者哨道所信者剋期哨道既
分約會有期若一哨愆期不至則全軍爲之
撓敗今三省之兵各從其邊界入哨剋期於
千里之外欲如期而至其責全在領軍與監
軍等官合無指揮以下違期者聽臣遵照
勅諭事理以軍法處治三司等官三日不至行令聽
參依律問罪別委官代之使逗遛之弊革而
軍政可肅也

一節年各處用兵紀驗功次多係巡按御史帶
管今兵端雖爲貴州而動三省合各劾其
功若只行一省巡按紀功存削之際稍有輕
重必致煩言合無各省所獲功次除報臣軍
門給賞外一面類報該省撫按官巡按御史
駐劄於附近去處紀驗功次稽察軍前姦弊
事完將功次各自覈實
奏報其軍前費用過錢糧管糧官亦造報該省撫
按官委官查覈庶姦弊無所容而人知警

一 乞辭免 恩賞疏 己酉

奏爲乞
恩辭免
重賞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剿除地方劇賊事該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如桂將臣原任提督兩
廣軍務征剿廣州府連山縣地方劇賊斬獲功
次覈實
奏報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功次既查明白張岳陳圭各賞銀四十兩紵
絲二表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照得臣先於嘉靖

二十七年正月內爲賀縣連山兩省交界盜賊
往來流刦積有多年民受其害遵照原欽奉
勑諭事理督調漢土軍兵會合夾攻將斬獲功次緣
由於本年四月二十日具本
奏報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賊寇盤據稱亂流毒地方征剿既平撫鎮官有
功可嘉張岳陞都察院右都御史陳圭廕一子與
做錦衣衛百戶照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欽
此欽遵臣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行至湖廣衡

昌府地方祇領
欽賞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具本差百戶陳經齎赴奏
謝外臣切惟賀縣連山地方雖有彼此之分而調兵
夾攻實同一事臣於事完
奏報捷音連山已在其中欽蒙
聖恩陞賞優厚臣自揣微勞不足以上稱
寵恩方此慚愧豈敢此外更有希望今又蒙

重疊加賜雖當曲從予固
前項
聖主獎善之權而度功而受亦微臣奉職之義所有
賞賜委係重疊臣私義實有未安所當控辭伏望
聖恩收回
成命將前
賜臣銀兩紵絲停止俾臣得安愚分免於冒昧之
譏臣不勝受
恩感戴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董忻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極陳地方苗患幷論征剿撫守利害疏　己酉

題爲地方苗情事嘉靖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據
貴州布政司分守新鎮思仁撫苗右叅議楊儒
前到軍門案稱各苗賊今年正月以來雖不大
肆刦掠時常有十數爲群在於道路邀截行旅
不絕該臣看得各賊因去年用兵耕稼失時今

春乏食窮逼搶奪勢所必至就經行令該地方
多方防備隨據湖廣守巡湖北道撫苗右叅政
王崇兵備副使陶欽夔呈稱鎮筸二司所管下
苗寨諸苗俱如原撫市易耕種無異又該臣議
照貴苗爲惡本所當誅但中間善惡順逆亦有
不同若不分別一槩誅殺恐及無辜開條告示
刋發湖貴二省苗寨諭令已聽撫者照舊安插
未聽撫者許其改過自新一般撫納仍行各地
方官嚴加防守去後訪得銅仁府地名黃蠟灘
被苗刦虜市客吳鑑又有一夥苗賊由土坪
等處截路殺人往來驚懼道路多梗及據銅仁
差來義官席淮口報相同顯是各賊陽順陰逆
乘隙出刦各該地方防守欠嚴以致出沒又不
即行飛報坐視貽患切責湖貴二省衙門嚴加
把截一面行查出刦苗賊要見是何寨分某苗
是何流土官管下緣何復行作叛會查明白呈
報隨處本年四月二十日方據撫苗右叅議楊
儒回呈各賊糾衆出刦次數本年五月初七日

又據撫苗右叅議楊儒分巡僉事范爱各呈爲
十分緊急苗情事內開惡苗龍許保等千餘攻
省溪司衙門刦印殺虜等情本月二十九日又
據叅議楊儒呈報苗賊龍許保寫帖一張挾要
銀兩贖印幷贖取人口又要官司供送糧草本
年六月初七日又據僉事范爱呈稱有惡吳黑
苗龍許保等糾𢇁各寨幷湖廣[illegible]衛冷水逃苗
及四川酉陽管下小平茶地龍苦地筋大等寨
惡苗四百有餘聲言要打茅坡龍救思州府經

印江縣郎溪長官司一帶地方吳黑苗等截糧船就打施溪長官司一帶又據參議楊儒呈稱叛苗龍角者等各出刦緣由到臣該臣分投差官督調酉平二司原防守逃回土兵各一千名又督調湖廣永保二宣慰司土兵各二千五百名又督調貴州獨山州土兵五百名俱往銅仁及黃蜆灘地架等處與原撥軍兵相兼防守外照得貴州數年以來財力困竭盜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蒙以賊為諱其初出刦勢不甚大

則以為常事而不必報至殺虜已多勢不可掩則預處參究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係纍載道時有漏脫尾獲而歸則以截殺奪回聲報地方積弊其來已久臣入境之初據各衙門呈報文書皆以盜賊斂戢地方無事為言惟云貴各處公差人員經臣衙門往往稟求護送再四采訪乃知前賊原未戢斂不但銅平一處為然處處聞風肆出雲貴官道幾不敢行事勢已極理宜處置已將猖獗緣由及用兵條款開具奏

請仍行該省守巡撫苗等官查究前次被刦事情據各隣衛所稟報前來中間尚有匿而不報報而不實及去年攻打省溪長官司衙門衝陷營堡虜去指揮張韶等已經參

奏追取未肯釋放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豈能無責參照鎮守貴州總兵官白泫分守撫苗右參議楊儒分巡僉事范爱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胡寧俱有地方之責難逃玩寇之罪相應處治以警偷惰但念其兵糧困乏力有所

制況目下添兵稍多糧運不乏地方防備急在用人其白泫楊儒范爱係原奉

欽依帶罪殺賊入數其守備指揮胡寧庸陋貪汙見以贓敗雖非失事亦該罷黜如蒙乞

勑該部再議將白泫等並加罰治仍令戴罪殺賊胡寧亟行黜革員缺推補庶軍政少申偷惰知警

臣又照得前賊驕恣不容不征臣前次所

奏大略已具但恐議者猶以山菁深險賊勢勁悍難於收功為疑其稱為制敵良策者不過三

曰守及割地以與土官使自為守三策而已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何也嘉靖二十四年春賊勢猖獗左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牛酒又以防守地方為名計口而給之糧戶魁龍許保給以冠帶又選幼苗一名充生員賊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之極而稍纔入手復出刦虜未及一年勢愈驕恣至於今日動言得糧而後聽招此以姑息為撫無益而反釀患之明驗

也嘉靖二十七年掣兵之後調漢土軍兵五千五百九十名以守銅仁府城又調酉陽宣撫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毛口皆賊出沒要路又招凱里司土兵等能必昇兵一千名往耕防守地界地方皆賊出入要路而絕一刀小橋毛口孤陷賊巢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掣散能必昇兵亦為賊所衝消歸府城府城官兵日久乏食逃亡數多并能必昇兵僅存四千五百四十

員名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應此以支吾為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給地土官使自為守之說為不可者蓋湖貴苗蠻與兩廣猺獞不同兩廣如古田府江羅旁諸賊皆散沒無統故或欲立土官以管攝之臣往提督兩廣親諭各土官無敢應承者以其難也若夫湖廣諸苗見有該管土官寨落分明當其糾合為惡若不知行該管土官及或勢窘就招非

用該管土官招之不信蓋其相攝服數百十年雖衆散寨存其本原之念亦有不盡泯者若舍其舊管而使之服屬他人非惟各苗未肯甘心亦恐原管土官陰相煽動激成禍變今鎮守就撫諸苗已服其土官管束惟貴州銅平尚爾驕恣討二司之苗名數不多若分兵深入傾其巢穴誅其魁渠且餘黨必畏懼願招迫其求招然後分遣原管土官就往撫之使之樹恩其土民原不從賊而為賊所攻流散他處俱招回復業

羈縻名省苛征使依土官居住以厚其勢循習旣久則諸的皆可化為良也頗處之何如爾故臣愚見以為决須用兵征剿然後撫可定守可固分投經理方得就緒故敢拳拳以用兵為言若畏避勞煩隨眾苟安給食以撫添兵以守豈無歲月之安終非長久之計於臣私計便矣其如地方生靈何哉臣所不敢而亦有所不忍也伏惟

皇上

神謨

雄斷

燭見萬里乞

勅該部杳臣先今

奏詞覆議上請

特賜允行三省地方不勝幸甚緣係云云

謝 賜銀幣疏 己酉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八月十六日據臣原差齎本承差董忻齎到通報一帙內開六日二十八日該臣一本為乞

恩辭免

重賞事奉

聖旨已賞了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隨據兩廣聽用千戶陳經綸捧到

欽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臣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臣夙荷

寵靈屢膺蕃錫歲月荏苒功實未加叨

御府之珍藏逾茲

三錫瞻

天顏於咫尺惟切中兢伏惟

皇上

恩浹宇內

念軫遐方事有備而無患勞雖微而必錄

恩波所及衍游海廻

日月之光

不聞中爭湖湘見豚魚之感殆茲褒醜致負
生成臣志切馳驅義無凝顧縱擒如策愧攻心之未
能威信兼施庶執訊之可必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指揮王官親齎稱
謝謹具奏
聞

奉　勅切責謝　恩疏　庚戌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初七日辰時准兵部差右

戶尚吴畬捧
勅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岳近該
巡按貴州御史張而題稱印江縣治被惡苗龍許
保等攻陷將知縣徐文伯等虜去殘害生靈驚
遠邇爾受專命調兵征勦日久不見平定今却愈
肆猖獗顯是爾等不能協謀制變所致據法本當
重治但念緊急用人之際姑從寬降勅切責著令
戴罪管事爾宜遵照前旨作速督率官兵相機征
勦務要刻期平靖以安地方如或仍前怠忽致誤
軍事必罪不宥故勅欽此欽遵臣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
開讀祗領外照得貴州銅平苗寇為惡多年臣恭受
明命督師徂征愧無折衝禦侮之材又牵於招安防
守之議謀乖而事不集日久而賊愈肆至於攻
刼郡邑執辱官吏生民受其荼毒地方為之恐
動皆由臣措處無策節制不嚴所致當伏重罪
兹無所辭伏蒙

聖恩寬大貸其餘生俾圖後效
特賜
勅書戒諭深切責以協謀制變刻期平靖皆
洞見前此異同因循之弊俾各洗心一意趨事赴功
蓋滇中屯田之策初亦譁於衆口元和伐蔡之
役功竟成於獨斷翦茲殘寇又非昔比曰撫曰
守持議紛紜語及征勦以難為解更有難者將
若之何臣雖駑鈍實竊懼之謹當遵奉
勅旨督率將士今大火過中秋氣將臨乘時進兵分

哨深入三面夾攻若此賊不平臣有何面目可
勑書以對將吏叅叅思思必滅此賊以圖報答而後
復奉
已伏望
聖明俯賜矜察臣不勝父
恩感激憤發之至
保留叅將石邦憲疏　　庚戌
題為乞恩保留謀勇將官保全危急孤城事臣於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准兵部咨為走報

十分緊急苗情事照得添設分守湖貴銅
仁等處地方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石邦憲近
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張雨叅劾本部覆題節
奉
聖旨李夢祥林斌楊儒石邦憲都著巡按御史提了
問員缺該部即行推補欽此欽遵所有前項員缺
從公推舉得署都指揮僉事樊世鯨李英俱各
相應題奉
聖旨是有點的依擬用欽此欽遵內樊世鯨有點備

咨到臣欽遵臣看得叅將乃要緊將領正值苗
情猖獗不可一日有缺備行石邦憲暫在銅仁
防備不許擅離一面行文催促樊世鯨赴任隨
據銅仁府申據鄉官監生生員封循陳時讜等
六十四員名呈為前事切緣本府地方節被鎮
篁銅平惡苗刼害禍被慘酷雖經各官屢年征
剿或因偏執己見而智謀不協或因畏難推託
而姑息同風遇有事變却乃多方彌縫以致釀
成大患本府孤懸虎口不絕如綫近於上年十

月內石叅將到任以來駐劄本府本官痛切事
勢大壞民害日深隨即申明號令晝夜綜理不
避艱險親臨一切緊要關隘撥兵防守沿城濠
塹淤淺去處監督兵夫挑濬重夾營籬安鐵布
捌下弔設穿白指麾糧銀兩鼎立望樓四座修
葺損壞串採中築子城以便用武又於南岸漁
梁頭猴思塘黃蠟等處築堡開濠劄營防禦且
見在哨兵原呈請召募打手鄉兵日加操練鼓
舞鬪志親統發哨各處要路分兵伏捕如各苗

攻刦邑梅石阡等處本官身先士卒前去遏截邀殺陸續擒斬有名苗賊龍魚者龍打岩等三十餘名顆又攻破罵勞苗寨奪回被虜男婦四十餘名口蓋自二十三年之後我兵不敢加鋒於賊是以猖獗無忌至今始一挫之苗賊聞風畏威盡行潛避菁谷不敢出沒本府孤城暫爾苟安皆由本官保障之功近蒙
明旨以印江失事逮及本官去任士民聞之莫不相向垂淚本官在銅仁一日地方則有一日之安

去銅仁一時地方卽有旋踵之禍今有本官保全銅仁尚以印江之事坐累若無本官將來不惟失一銅仁其流禍肆毒尤有不可勝言者縱有新任官員急難措處伏爲俯察下情憫念本府地方連年受害乞轉達
天恩保留本官姑容戴罪仍以原職駐鎭本府殺賊俟大征事完之日方行聽理庶使事機易於就緒地方早安等情及據銅仁長官司十洞土耆殘民楊稠楊文學等訴爲懇乞

奏留謀勇將官剿除惡苗以靖地方以安生靈事該府據前呈訴議照鎭筸銅平苗賊歷年積惡流刦地方蓋因將領非人苟延歲月虛費錢糧以致猾賊愈加兇很自參將石邦憲到任以來因見地方大壞極敝殘民荼毒倒懸竭力盡心改絃易轍號令整嚴賞罰明信內則修理城垣外則防守隘路各苗知畏潛避深山間或出刦卽行截撲數月以來屢獲戰功城中暫獲稍安流民相繼復業且熟知地利諳曉夷情身先士

卒不避艱險年力精强才識明敏以此將官誠不多見前者印江失守委的非害之辭但數千之兵俱經本官多方調停嚴行紀律傳聞諸苗頗有懼心今各寨正缺食用正宜進取之時少添兵糧成功可必本官一去各兵失主自難鈐制後雖有繼之者終不如其相信之深驅使之易也況孤城切近賊巢賊之垂涎已非一日近賴本官方得保全本官朝離銅城夕陷軍散于前賊乘于後理勢必至其受禍不特印江石阡

而已剝床及膚深矣不可變人無聊念危城殘民
受禍至深功在垂成事咸就緒乞行本官照舊
用心綜理以俟大舉以收全功不得以去留變
志姑待事寧聽候領罪等因開申到臣續又節
據龍里鎮遠等八衛所戍守銅仁旗軍戴云八
劉興九涂佑等告爲懇乞存留能幹官員以平
惡苗以恤戍苦事銅仁長官司申爲懇乞
奏留謀勇將官剿除惡苗以靖地方以安生靈事
省溪長官司申爲保留賢能將官彌追禍以甦

倒懸事委官普安衛經歷黃國祭呈爲乞恩保
留智勇將官以安地方事烏羅長官司申爲乞
恩姑留鎮守重臣以剿叛苗以安邊境事提溪
長官司申爲乞賜保留將官鎮守地方以安生
靈事據各申訴俱要存留本官鎮守地方候大
舉事畢聽其領罪等情到臣及據舊任參將石
邦憲呈該臣前行本官仍在銅仁駐鎮候新任
參將樊世鯨到任方許離任非敢不遵但念奉
提誠恐苗賊出沒人心懈怠罔聽進止難於約

束合無委官前來管理容臣踐回衛聽候提
問臣因樊世鯨久候不見赴任卽今秋期大舉
急在用人只得行令本官仍在銅仁暫候一面
督兵防守屢據本官呈報擒斬功次及生擒龍
許保親弟龍王既等俱行該道紀錄案候另行
外臣查得分守銅筸地方參將先該勘處夷情
都御史萬鏜奏設原擬責任於麻陽駐劄在湖
廣則常德辰州沅州九谿永定施州六衛永順
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撫司

筸子坪五寨等長官司及鎮筸九永二守備屬
焉在貴州銅仁平頭省溪烏羅思州施溪黃道
溪等長官司及銅仁守備屬焉其切近貴州地
界如四川酉陽宣撫司平茶邑梅等長官司亦
皆屬其節制爲照參將石邦憲近因貴州思南
府印江石阡失事兩次城池兵馬非其統屬責
任而賊出不能遏截以致出巢刦掠罪果難辭
應該欽奉
明旨回衛聽候提問緣銅仁一帶地方苗戎出沒參

關重地本官隄守已有次第值今正在大擧之
期新任叅將樊世鯨未到豈可輕縱本官擅離
不無有誤事機及照銅仁頻遭苗患軍民逃散
十分狼狽商旅絕跡糧運不通自本官到任以
來修擧廢墜召集逃亡內築子城外設濠塹鼓
舞士卒擒剿截殺擒斬多功俘獲亦衆商旅始
集糧運得通地方賴以保障一聞去任屢有申
訴臣切任督兵戎在將材取其所長既有見聞
不敢緘默知蒙

皇上軫念地方苗情緊急用人之際乞
勑兵部再加酌議俯順上民之情將叅將石邦憲姑
留戴罪專在銅仁地方駐劄殺賊贖罪事竣仍
行提問其
奏定奪其新任叅將樊世鯨查照原議只在麻陽
駐劄提調湖廣一帶事務應否去留通行議處
緣係乞
恩保留謀勇將官保全危急孤城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此具本專差承差楊勝春親齎謹題請旨

小山類稿選卷五

奏議五

總督湖廣川貴稿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庚戌

題為援例乞
恩救活被苗虜執人口以廣
德意事臣到湖廣地方節據貴州布按二司守巡新
鎭思仁二道撫苗兵備叅議等官楊儒等呈報
各苗寨節經

奏內有名賊苗龍許保吳黑苗等潛伏林菁伺人
不意出沒刦掠軍民財畜殺人放火虜去男婦
非止一次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稱人口歸寨
勒要老銀取贖及將虜去男婦割髮賣與各該
土官去訖臣訪得苗賊節年爲害虜去人口在
寨不止數百勒銀取贖因而賣與各土官輕價
收買羈留各寨候調征之時割取首級妄作功
次蓋從來用兵惟計首功凡被虜人口送官者
量行給賞不如首功之厚故各土官利在要功

覓賞使被虜殘命於刼焚蕩之餘復遭屠戮
與苗獠枯骨同一燔焙梟[illegible]慘毒之恨咸傷和
氣誠
聖治之所不忍也 臣 節行曉諭禁約及將奪回被虜
人口分別男婦老幼等第立為賞格比首級略
加優厚其土官亦許有能送出人口全活數多
者具
奏陞賞欲使知其所利重於首級則不必於斬取
以邀功誠使殘民垂死之命得以生全男女長

幼相折補每口用銀大約三兩則銀一千兩可
活三百餘口所費者少所活者多但軍功論首
級其來已久一旦欲以所全人口計功論賞恐
各土官驟聞未敢以為必行之令或疑不信如
蒙乞
勑兵部再議明立賞格示之大信將舊例土官部下
獲功一百顆該陞散官一級二百顆陞二級三
百顆陞三級其不及前數而能送出被虜人口
數多男子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一口准一功

老弱婦女二口准一功容 臣 擬賞具
奏與有級一體通算量加陞賞如此則各土官知
聖明有此
殊典無不樂從 臣 恐不但目下被虜人口蒙生全之
福累年為賊所執拘留在巢虜使者亦將送出
以為功所全活將不可勝計除患恤民莫此為
切緣係云云

大征苗賊功次疏　辛亥

題為擒斬苗賊功次事案照先該 臣 將三省應剿

稔惡叛苗分布哨道劄委各哨監統等官剋定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初三日丑時進兵至本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止總計三哨擒斬俘奪共六
百一十六名顆口內生擒一百零四名斬首二
百四十顆俘獲賊屬一百八十七名口奪回被
虜男婦八十五名口在數
奏內有名首惡并各寨苗首龍童龍棒龍椰補龍
老課等三十二名顆就於本月二十九日具
題外 臣 隨看得各寨首從苗賊勢雖奔潰其竄伏

林菁尚多及有冢險拒劄臣遵照欽奉
勑旨切責嚴督各該撫鎮等官深入重地臣與貴州
巡撫都御史任驗總兵官沈希儀駐劄銅仁府
湖廣巡撫都御史屠大山總兵官豐城侯李熙
駐劄辰州府四川巡撫都御史張臬駐劄重慶
府協心催督各哨官兵奮勇剿捕并貴州巡按
御史萱成湖廣巡按御史谷嶠四川巡按御史
鄢懋卿俱至附近地方紀驗功次至本年十二
月不等日據貴州哨監督副使趙之屏報准統

督叅將石邦憲手本報稱云云又據湖廣哨監
督右叅議張景賢報准統督都指揮李英手本
報稱云云又據四川哨監督僉事薛騰蛟報准
統督副總兵李府都指揮孫賢呈報云云等因
各到臣據此除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具
題外至今一月有餘總計三哨又擒斬俘奪共九
百七十名顆口內生擒九十四名斬首二百零
八顆俘獲賊屬三百九十名口奪回被虜男婦
二百七十八名口在數

奏內有名首惡龍七保龍老二吳[illegible]
老夭龍老課吳老跳吳得者龍老包龍點馬吳
老條龍老蒸吳老坦龍老胖龍得柳共一十五
名各寨賊首吳老毋吳老苗龍朗七田老課田
老革共五名尚有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并母妻
妾弟男一夥但已受擒龍許保該哨官兵供稱
十一月二十八日宣慰安萬銓部目底蘇擒獲
至今未曾解報未知有何情弊已經督查未報
近准兵部咨為乞

恩紀錄功次以勵將士事先該臣題本部覆題看得
四川哨湖廣都司都指揮僉事孫賢貴州哨戴
罪管事協守貴州地方右叅將石邦憲各領兵
於苗賊出沒四路把截各陸續擒斬共一百三
十六名顆俘獲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十四名
口皆係大舉之前功次合候
命下之日備咨都察院轉行川貴巡按御史將孫賢
石邦憲先次斬獲功級行令分巡官查驗收入
今次大舉功內題本

欽依備咨前來准此臣行委官防截至大舉至今通
計擒斬俘獲共一千八百五十六名顆口內擒
斬七百八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百九十
一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百八十三名口為照
先據布政司通報銅平售在冊若從苗賊共計
一千二百有零前項擒斬已七百八十二名顆
係臨陣斬獲及在山搜扒真正苗賊其巢寨屋
窖米穀財物俱為我兵燒掘盡絕又十一月初
四初五十二月十九二十四日連旬凍雪深厚

尺許各哨俘獲解到賊屬驗多肢體瘃裂殊非
人形審據吐稱逃匿林菁之苗凍餓身死在內
者不少縱有存者不過掘食草根度命其得拏
山走脫逃入各土官衙門數亦不多追究可得
此皆仰仗
皇上弔民伐罪之威
上天輔祐之應也日下春入漸深東作將興土兵思
歸務農臣一面督令該府及守備官招撫殘黨
許以不死聽其投順隨宜安插量留精銳旗軍

打手及附近土兵人等防守并搜捕不服招撫
餘黨外其貴州宣慰普安等司州兵悉放歸農
以省軍餉再照湖廣蜡爾山下數寨不服招撫
合務責苗為惡臣具
題剿比先及進兵之初復行撫諭冀其改過各
苗稔惡不悛尚藏賊首有名賊若麻得盤吳旦
逞等仍又助兇不時前來暗衛營寨若不誅除
必為後患臣已責成該地方永保二司宣慰彭
明輔彭盡臣酉陽司宣撫冉玄會兵攻剿取其

魁渠撫其餘衆務使伐當其罪而知警撫服其
心而知恩地方削平酌定善後事宜另行一併
具本奏報緣係云云

苗賊突刦思州疏 辛亥

題為消弭惡賊糾集殘苗突入府城虜害官民事
臣於嘉靖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據湖廣平溪
衛申報本月二十六日巳時據被虜走脫思州
府民人黃報稱有苗一夥忽於二十五日巳
時進入思州府城捉虜府官焚燒房屋殺虜人

畜財物等情飛報到臣一面督令各該哨堡官
兵粘踪截殺隨行貴州分守思仁撫苗右叅議
劉望之備查前賊的係何處村寨始從何來繼
從何往虜去思州府官吏民人等幷被害若干
刼去倉庫錢米若干印信有無存亡及令刊取
該府知府李允簡逐一查勘去後三月初七日
據該道呈獲適依親詣思州府查看得城内居
民不上十六七家知府李允簡等俱稱二月二
十五日巳時正在外升堂畫卯各苗陡然忽到

城外稱係瞿塘等衛前來替班防守軍兵比有
瞿塘衛防守百戶陳堂絕無一名出哨探報該
府故不得知况係白晝失於防閑以致一時閑
門捍敵不及彼苗衝入其爲首者果係龍許保
吳黑苗及湖寨不知名一瘦老漢另有小頭目
八人亦不知寨分姓名其持搶帶刀向前好漢
實數不上八十餘人各賊向李知府嚇說如今
定要將你進寨替我主張招我安生便罷又央
李知府說你傳與石叅將只莫要發兵截我便

饒你命等語二十五日刼府城後因庫藏空虚
民戶家火無所大獲各相埋怨住劄一日商量
欲分作三路一路由馬口司一路由鬼酒溪小
羊山一路由茅坡等處肆行刼掠地方隨有探
事苗人來報說撫按爺都在鎮遠見今調委楊
通判何守備帶領土兵乘馬前來策應方纔懼
怕於二十七日早止分兩哨行至半途復有探
事苗人來報有石叅將已發多兵各處截路各
苗驚惶復又會聚苗羅板寨作一夥由茅坡省

溪等處前去不知經由何路歸巢因此李知府
王知事盧經歷幷府吏張自內籍糧陳天相幷
民人脫身回還者頗多三月初一日午後據清
浪衛差軍餘呂秀回稱各苗中途聞有石叅將
發兵截路不敢徑回尚在藏躲不知何處山箐
等情備查到臣本日隨據原任叅將石邦憲稟
據原差伏路銅仁犵兵張思文等於思州茅坡
裴塘擒獲打刦思州回還湖廣呵保寨惡苗龍
老四千户李珊土官楊通達土舍楊再仕於三

渡河截殺箭傷惡苗七人今年　月小平茶苗
婦一口奪回被虜婦六口老蔡吳經元洛㕛一
名衝散人口無數出見追急將牛六隻砍殺塞
路奔逃茶溪山去訖續又據叅將石邦憲稟據
原分挑映裴塘領兵千戶安大朝率領四十八
旗屯鄉兵截殺奪回被虜男婦七名口驢一頭
牛二隻又指揮吳都領銅仁司鄉兵楊科等於地
名木寨生擒苗賊一名龍老喬斬獲首級二顆
龍老青龍平留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九名口指

揮王世臣千户楊鳳鳴領凱兵李元秀等乘虛
直搗唐寨擒獲苗婦六口不肯前來一害殺奴
只指看惡龍得者親女一名約年十二歲奪獲
馬一匹衣物等件十餘指揮周鼎領鄉兵張
思文盧思剛等於龍塘伏路奪獲被虜男子三
人牛三隻武翠千户陶增家丁陶毋閏一等獲
被虜男婦二名口又據叅將石邦憲稟本月初
二日思州都坪司被虜土官何世麒脫出回至
銅仁府合行案報等因到臣據此案照臣欽奉

勅諭征剿貴州銅仁苗賊先後通計擒斬俘奪一千
八百五十六名顆口除奪回被虜人口外實擒
斬七百八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五百九十
一名口尚遺首惡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其母妻
妾弟男一夥俱已受擒獲該哨官兵節稱十一
月二十八日宣慰安萬銓部目衣蘇擒獲龍許
保未解節經督查及審據賊屬被虜人等俱稱
殘苗穿山走脫四散逃竄各處者數亦不多且
春深東作將與士兵思歸務農臣一面督令該

府及守備等官招撫許加存恤隨宜安插量留
精銳旗軍打手及附近士兵人等防守并挨捕
不服招撫餘黨其貴州宣慰普安等司州兵悉
放歸農已經具
題即行招撫隨據貴州宣慰安萬銓親到臣軍門
查審執稱龍許保吳黑苗母與妻妾弟男一夥
悉已擒獲一苗不知逃竄去向委實未得今據
前因為照銅平苗賊擒斬數多脫逃各處之苗
探得官兵聲散陸續潛回雖行撫卹尚多未知

但村寨窖藏米穀財物盡爲我兵燒搶妻子俱
各就俘無食依倚易于鼓動遂被龍許保等四
下糾集湖川殘苗拌夥出刼財物且求旦夕之
活其銅仁朗溪提省思南等處提備嚴謹不敢
奔突查得思州府隔離苗寨七日之程地方窵
僻城內居民不滿二十家少兵把守及查得猾
苗不由銅平提省正路陸續遂從小路穿山伏
林至清浪地名邊浪孫家莊集聚裝作調來換
班防守軍兵突入府城虜刼倉庫錢糧殺虜人

民財物無數雖該府知府李允簡著印知事王
月謙經歷盧聰中途脫回該府并經歷司俱學
印信俱各見存但生民被其虜殺庫藏被其刼
掠貽害地方甚爲慘酷所據各該地方守土官
員俱合有罪參照貴州巡撫都御史任轍總兵
官沈希儀親臨賊巢執擒數俘徒知殄草之已
除不虞死灰之能燃銅仁切近之處布置頗嚴
思州僻驁地方周防欠謹卒然變起莫能支吾
協同鎮守貴州提督清浪參將劉鳳駐劄清

相去思州僅三十餘里賊至不知策應賊退不
能追截屢稱患病情愿告休怯懦無爲未展一
策戴罪原任參將石邦憲先委統兵立功殺賊
見留銅仁防守所刼地方原其責殘苗後聚
亦欠關防及發兵截苗歸路頗有擒斬微勞功
過亦足相掩分守思仁撫苗右參議劉望之職
任撫苗招徠殘黨適在撤兵之初方議撫處之
宜恩信未孚於一時事變橫生於所忽思石兵
備道僉事喻冲駐劄思南專防播賊之難懸隔

銅仁弗與征剿之謀非力所及原情可恕思州
府知府李允簡委在銅仁隨軍紀功畢事回任
方及五日倉皇被執先事之防已疎艱難多端
全印之術亦幸以上各官職任雖有大小均有
失事之罪及照臣本
勑征剿進兵五月略不能以及遠慮不足以識微誅
之不能盡其類撫之未能服其心兇渠漏網殘
黨伏敢潛入於僻郡致禍延於生靈臣之罪
獨多於諸臣者也如蒙乞

勑該部前議撫將臣着加罰治其餘著巡按御史分別輕重亦
量加罰念地方急在用人使各戴罪限究前項
賊徒惟龍許保吳黑苗罪惡深重必正典刑其
餘殘黨或有未聞招撫之令外為二酋詿誤內
為饑餓所逼相隨打刦一面撫處其有怙亂不
悛仍伏山林不服招撫者查照臣原題
奏事理將臣所留防守精銳旗軍打手及附近土
兵人等相機剿捕務在必得使餘黨帖服地方
獲安為此具本專差千户仇爵親齎謹題請

旨

截獲苗賊疏　　辛亥

題為漏網殘惡復糾出刦官兵截殺獲功事臣於
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據貴州布政司分
守新鎮思仁兼管撫苗道右參議劉望之呈報
銅仁府申奉本道督發各把截官兵臨陣生擒
叛苗田老實龍老比等五名到府當該知府鄒
廷澤督同委官各府衛經歷徐縉方希顏裴樣
供稱嘉靖三十年三月內有湖廣蠟爾山等寨

苗頭龍老遜等十餘人各騎坐馬匹前到貴州
各寨相約唐寨龍得者普約寨龍老革地迪寨
龍烏鮓田坪寨等不知名苗頭等要行出刦比龍
得者等依允砍牛斷話各回收拾至本年四月
初三日來到地架寨苗龍老央寨取齊通共男
婦七百餘人始於初四日起程比有蠟爾山苗
頭龍老遜龍老哦地架寨苗頭龍普娘略鑿寨
苗頭龍淵抱木寨苗頭龍老革地迪寨龍阿貫
地架寨龍老央各騎馬匹俱向前打路於初五

日早到平頭上國屬得牛馬祭旗商同要去攻
刦石阡印江所管板橋昔陀泱口等處探知各
處關隘嚴謹兵多懼怕不敢前進止將公義土
溪驛映屯一帶地方搜擒得牛馬家財人口不
計的數齊轉回頭於十二日過省溪地方被伏
路官兵對敵我們不過次日行至貓兒囤不料
又有官兵數多埋伏各塘齊起截殺當將我們
前鋒騎馬頭腦人殺了兩三箇倒下馬因此懼
怕各不相顧將搶牛馬人口各自帶來的

械盡數丟棄奔敗閉被我兵追殺斬首數多今
將我苗五箇并連首級苗婦同人口牛馬陸續
解赴本道發府審取前情是的除將各犯并苗
婦苗仔俱監候又督同委官經歷徐稍方希顏
親將首級逐顆細驗及帶熟苗麻順并鄉健人
等眼同辨認俱係真正臨陣擒斬惡苗誠爲奇
績似應從厚犒賞以勵來效今將審過口詞并
驗過功次呈報到道親自覆審實獲生擒苗賊
五名賊級六十六顆見獲人口二百名口明白

造冊具由呈報到臣案照臣奉
敕征剿銅平苗賊先後擒斬俘奪共一千八百五十
六名顆口除奪回被虜人口外實擒斬七百八
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九十一名口俱經具
題訖尚有三哨續報擒斬俘奪另共有八十五名
顆口在案未及具
題臣看各賊擒斬頗多春深軍丘難以久屯即行
招撫隨議同該省巡撫都御史任轍審度要害
於石子坡黃蜡灘與地岡木桶龍于四十八洪

等一十一處設立哨堡量留精銳軍兵防守及
扣儀挨捕不服豈料苗惡龍許保吳黑苗等原
未俯從渠首潛回糾夥透從山路突至思州劫
邵劫害官民財物甚爲失事罪不可逭臣復看
得苗賊既劫思州必爲得計且自分必誅招撫
難加必不見信況饑困無食勢必放肆復出臣
即移檄就總先抽撥湖廣乾州五寨二哨防兵
共八百名晃州哨防兵二百名前赴銅仁聽原
任參將石邦憲會同撫苗參議劉望之調度分

布擒捕首惡龍許保吳黑苗及防截恬終出劫
殘賊去後今據前因爲照苗數本不甚多然敢
于出劫地方者由首惡龍許保吳黑苗未除糾
合湖川二省殘苗乘官軍割退出劫虜食覓重
逵來我軍伏路截殺以逸待勞獲功數多中間
另驗有苗婦裝作爲苗人不從作功者三十餘
口業類無多亦從可知臣除將獲功官兵自指
揮以下覈實功次分別犒賞外照得原任參將
石邦憲分守撫苗右參議劉望之調度有方官

兵剿殺戮多功似當甄錄緣思州失事是為
參論但石邦憲留委銅仁防守思州地方原非
其責劉望之適在鎮兵方議撫處機宜未定變
出不意先過後功亦足相掩伏望
皇上憫事變之不測勢力之難全乞
勑該部將二臣以功贖罪免其逮治量為甄錄責其
後效何勝感戴臣又查得有惡龍許保吳黑苗
今次內防官軍搗巢不曾出刧但各苗實由王
使魁首不除終為作梗地方難以平靖臣多方

計處相機勦務期必獲以絕禍根其餘殘黨
併脅從者除已撫處外其未聽撫者再行撫苗
等官開示恩信聽其投撫照舊安插務使畏威
懷惠苗人帖服地方永賴而後已緣係云云

擒獲有惡龍許保疏　辛亥

題為擒獲
勑內坐名首惡叛苗事嘉靖三十年五月初七日據
貴州布政司分守新鎮思仁兼管撫苗右參議
劉望之防守銅仁原任參將石邦憲委守備指
揮張大信押解極惡叛苗龍許保等到臣後據
各官呈稱方得測其川老叛苗惟龍塘寨龍許
保為首奸深計大膂力過人勢摩衆苗易於嘯
聚此惡不剪餘患難除況又間約三省苗頭吳
黑苗龍老逑龍得者等欲再出刧只得重示懸
賞差遣鄉供李宗一楊春秀吳求富入巢四磨
母等寨賞令順苗麻得盤吳老徉吳旦逞等計
擒查得龍許保因四月十三等日衆苗出刧至
衙兒四地方被官兵截殺大敗回巢方知懼怕

不敢即出至二十日帶同伊族黑黨苗人龍電
陽龍邦大來到伊親田坪寨苗頭吳柳苟家弔
喪是麻得盤等因就聽許過會母寨吳旦逞家
求伊女與許保為妻比吳旦逞佯為許允設酒
款待以致龍許保等喜歡飲深醉麻得盤吳
老徉吳旦逞父子弟兄等方敢下手將龍許保
并龍亚陽一時紺獲欲行解報間被龍邦大脫
走與吳柳苟前去糾集龍塘兇提郗庫馬勞等
寨殘苗前來欲行搶奪麻得盤吳老徉等星夜

來報本道并石參將處發兵前去接護有石參
將身自督領指揮周鼎陳繼爵劉良材等押帶
漢土精兵二千五百名直抵伊寨護取彼田坪
龍塘等寨惡苗懼怕各逃去訖隨有各寨苗人
聞知陸續前來俱稱許保乃係苗王若要將伊
解官我們衆苗亦願大家逃出如何只吳旦逞
麻得盤吳老簁等得了賞銀今我苗衆寨人口
殺戮殆盡窮迫難存今乞要重重犒賞永不背
叛石參將呈夜稟報軍門蒙批已行劉參議若

得獲首惡地方獲安小費不必計較石參將遵
依在彼隨宜給賞除原擬賞外復加賞計議下
手擒拏許保及各寨情願聽招苗人訖將龍許
保并龍里陽和解前來等因呈報到臣據此案
照先該臣節奉
敕諭督率官兵剋期三省進攻白入山并猶兒囤等
處先後截殺功次陸續俱經具
題訖惟有首惡龍許保往詐有端潛逝未獲臣看
得此賊極惡終爲後患官兵進剿已焚其巢寨

收其積聚獲其妻子當此奔敗之餘東潛西伏
雖有多兵亦無所用惟蹤跡所在用計擒捕仍
以精兵鵰其餘黨則可以費省而事集會同巡
撫都御史任輟計處方略分立營堡把截要害
專以擒捕鵰剿之事責之參將石邦憲與撫苗
參議劉望之凡事計議而行仍行鎮守貴州總
兵官沈希儀提調催督各賊前懾大征之威近
懲猶兒囤之敗其中聽撫諸苗如麻得盤麻順
吳旦逞吳老簁自出見官口稱數年地方之禍

皆龍許保一人倡首致我衆苗不得安生若許
保不死我苗決爲帶累身家難保等語因擔認
擒獻許保以免後患乞發兵策應恐有搶奪節
據參議劉望之參將石邦憲會報又經督行湖
廣湖北道守巡官參政陶欽夔副使劉天授陞
續發打手土兵二千名前去策應今據前因臣
除將本犯審發湖北守巡兵備各官覆審監候
外參照極惡苗賊龍許保稔惡多年貽害三省
銅仁之郊野已爲丘墟湖川之疆界時被侵擾

殺戮則嬰孩不遺掠括而雞豚爲空至於攻打
省溪印江石阡思州等衙門虜官奪印掠燒倉
庫虜賣人口肆其兇殘略無忌憚惡貫滿盈神
人憤怒已不容於同類豈能逃乎法網從來苗
頑黨惡相濟未有肯自執首惡以求款附者此
皆伏遇我
皇上神武布昭至誠感神故能使魁渠仔械醜類革
心以背公死黨之輿一旦變爲稽首慕義之舉
禍根已除衆心解散苗勢衰弱餘黨竄伏臣等

憑藉
威靈若處置得宜則地方兵禍可冀銷寢臣又查得
先年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擒獲苗王賊首
韋同烈曾經押解赴京典刑合無查照前例將
龍許保檻解赴京伏法而曹以雲衆憤或念道
里遙遠動經旬月誠恐中途疾死不無遺刑惟
復就近遵照軍法會官徑自處決緣係擒獲
魁內坐名首惡叛苗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承差楊勝春親齎謹題請

謝恩疏 辛亥

奏爲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職方清
吏司案呈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兵科抄出巡按
貴州監察御史黃威題爲消殄叛苗復肆猖獗
攻打府治參論地方失事緣由覆題奉
聖旨朝廷設置總督欲其專權歸一以盡除苗患張
岳原奏分哨進兵又稱剿苗聽撫今乃攻陷府
治虜殺守臣失事重大即當參問處治念係緊急
用人姑且與做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名
戴罪任事仍前往俟欽此欽遵臣即於本日望
闕謝
恩訖任照得事非外伏念臣本以章句諸生粗諳文
墨軍旅之任非其所長屬以銅平苗情急在用
人
上乘收眾材不遺樗櫟俾臣總督三省融處兵糧
相機撫剿臣於去年九月內分發哨道責任將

師頗有俘獲勢將窮蹙不意有惡逋逃殘黨饑
通陰聽土官之謀公行思州之刦意在困臣且
釀後禍揆厥所由皆由臣節制欠嚴謀畧疎闊
之所致也伏蒙
聖恩矜其愚昧
曲賜生成以斧鉞必加之罪納之
天地包容之中俾綰官聯尚畀事任部伍不移節制
仍在罪重罰輕感極涕出雖希斷之指已傷而
一割之志未已臣敢不整飭戎行宣示
恩信兵有所不加而誅止及於逆命備不敢忘設而
慮尤剴於幾先不但靖寇兼能息民庶收柔懷
之功以答
乾坤之造臣無任受
恩感激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百戶金子麒親齎稱
謝謹具奏
聞
參究土酋酉陽宣撫冉玄疏　辛亥
題爲姦惡土官陰黨殘苗屢攻衛所乞行處治以

正
國法以杜後患事嘉靖三十年五月初七日據貴
州布政司分守新鎮思仁兼管烏苗右參議劉
望之防守銅仁原任參將石邦憲委守備指揮
張大儒押解擒獲賊首能許保前來臣當堂對
衆面審吐稱今年虜刦思州我貴州殘苗不多
俱是酉陽管下地廣分地龍肯小平茶沙留等
苗伊司頭目張魁王使前去攻打又將黑騾一
匹賣與許保騎坐與銀一十五兩等情據此該
臣先據鄖坪長官司被虜走脫土官何世麒前
赴軍門投見親齎本官親稱親在賊夥多有酉
陽土人目兵在內同刦思州各人身穿斑絲紵
紋綫細衣服手執花拵花牌鈎刀俱是該司號
色並點比與衆苗衣服器械不同等情又據平
溪衛指揮褒宗文呈稱思州府被虜脫回伊親
隨生員廷與俱伊手將說稱清浪官人董伏二
重復被虜至龍潭坐寄前項刦思州賊內有酉
陽頭目張魁幷地名地廣分等苗等因備抄原

書箚米文接貴州分守撫苗右參議劉望之呈解被虜奴回人民背仁到院供稱被地道寨苗人龍十觀等俘虜到寨見一苗身穿斜紋白綾短衣紅紬長裙前到地道比仁寄同寨內被虜目又婦女稱係四川烏撒衛人口等語又據永順宣慰司申呈酉陽冉玄因見苗平兵退地方無事恐怕上司根究攻打平茶殺虜官印衆大商同令旨四川嚴等計約各苗解許保吳黑苗等攻打思州將婦女四口皮箱一個馬二匹送與冉玄設定衣服分衆把總等情案照酉陽宣撫冉玄先於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內爲因湖廣鎮溪所攢惡土指揮田應朝致討跛邑苗兵衆多以女招誘奪其父兄勢無故擅將平茶洞長官司土人盡行殺虜抄奪土司印信房屋土官妻女已經具

題査究間仍敢謀吞平茶地方將虜去已故土舍楊正嵩庶子楊通一立爲土官拘在伊司仍以楊通一出名捏報兵數又擅將奪去印信用鈐

冊領官支平茶土舍□□遵照賍銀八百九十二兩五錢臣看得平茶□□破印信人口俱稱酉陽虜去要見名官有何憑據交與何人總是酉陽若官嚴行分守該道右參議孟淮追出前項粧銀如數送官見貯黔江縣庫附照行布政司及該道查勘應襲土舍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年正月間冉玄因臣參究其謀吞平茶之罪與田應朝商令伊家人田喜安等買撫前項叛苗先後攻打印江石阡府縣使地方失事臣必得罪換官前來總督方可剿滅前案彼時雖聞人言尚無實證及被虜走回千戶安大朝贖出知縣徐文伯各供稱被虜之時有苗賊龍得者等向賊說是田土官用銀一千兩買我衆苗來打徐地方如今有個田土舍見在此安大朝徐文伯親見土舍身穿綠段短襖頭戴圍帽年約五十多歲等情臣思得冉玄爲糾苗之腹心而田應朝乃冉玄之手足先得應朝或可以伐謀散禍臣仰看得永順宣慰彭明輔討

應朝及田吉安等一併解官審發引取千戶安
大朝知縣徐文伯奏執苗賊攻打印江時各官
識認得田吉安面目的確田吉安亦認得徐文
伯安大朝俱經招承服罪甚故乞隨責令冉玄
將平茶人口印信叶退並料將
欽降原印仍占留為造假印交還平茶臣逐查平茶
日行申報卷內驗出先後印文差異就將行守
巡該道辨驗一併查究去後復查得蜡爾山下
地前吞沙留地龍等小平茶先年係銅鎮等苗

寨後因田應朝與冉玄締為姻好同惡相濟故
將前寨制送冉玄管轄冉玄得此數寨愈加膽
大節年唆令張魁等各引惡苗復刦郡縣以成
中傷之計一則使臣終於待罪極力周防無暇
追理其罪一則料臣必無黜以去新官接管一時
不知詳細得以延捱出脫且思州被刦道路證
傳係酉陽宣使該貴州巡撫都御史任轍駐劄
鎮遠先有所聞已經牌行酉陽宣撫司所轄苗
寨尚多逋逃今大出刦傳聞亦相糾聚乞

勑臣責併該司獻其首惡等因案照酉陽宣撫冉玄
封豕之性肆毒無厭欲大封疆不憚屠戮之慘
久通苗醜甘為窩引之原信頭目覃鳳張魁為
爪牙侵占貴州沿河祐溪司土地以畀覃鳳又
占湖廣地筋夺貴州九江等處地方以居張魁
諸司力不能敵束手受奪又偽造平茶邑梅平
頭等司印信捉申文書以行構害其攻平茶將
已故土官楊再顯剝皮抽腸又將該司丁壯殺
戮千餘嬰兒五百餘口縱火燒死慘不可言湖

廣川雲土官未有若是之縱肆者該地方守巡
兵備等官明知其惡法令不行只得姑息曲為
隱蔽以故愈肆猖狂罪案累年不決臣思止沸
去薪除惡務本冉玄神姦鬼譎既能號召苗蠻
虎噬鴟張又敢唆苗攻打城郭見臣欲究其罪
則設計相傾為謀滋長況其變詐縱橫足以鼓
動上下其金銀土貨足以結交彌縫其文移使
給足以駭惑聽聞若復諉為土官姑息不治紀
綱廢弛法度不行邊患苗情終無定期如蒙

皇上明見萬里深究亂階乞
勑該部再加詳察將冉玄先今所犯事情行臣勘究
先將主使撥置頭目曹鳳張魁責該守巡兵備
等官勒限拘拏到官審究窩苗通苗及彩刦思
州緣由解臣覆審然後行提冉玄果有干礙一
併治罪以示土官臣又訪得湖川土官專一收
留各處光棍無賴成羣潛住京城打聽事情或
交通賄賂或央求面分或騰駕謗言挾害上官
或捏傳是非誑惑愚民乞

勑該部行綏事衙門但各土司有光棍人等潛住京
城如前所為者盡行禁逐其所齎帶金銀私把
等項追究入官應治罪者治罪庶奸人知警戢
而紀綱自正緣係云云

報過撫剿殘苗疏　壬亥

題爲遵奉
明旨剿撫殘苗事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臣據
貴州布政司分守思仁道兼管撫苗右參議劉
望之貴州按察司整飭都清兵備原監督副使

廸之屏分守貴州銅仁等處地方右參將石邦
憲會呈奉臣批據各職呈照得銅平所屬各寨
叛苗先行大舉各寨征剿及貓兒囤截殺并擒
獲首惡龍許保等功次俱經通行呈報已蒙題
奏外訪得各殘苗屢遭挫衂惡狀消沮奔竄巖峒
無地投生分遣鄉儺齎執火牌進寨宣諭
朝廷
恩威准許招撫各苗喜得生命各具情詞跟隨各役
赴官投遞願聽撫處隨查得二司所屬共三十

寨原苗共一千七百八十一名今除大征并截
殺飄剿奔跌凍餓等項陸續死亡外通共止存
四百九十八名較之大征以前原數死亡不止
三分之二猶恐不的比因各苗赴撫苗道支給
賑濟口糧行府查報名數相同見今各苗市買
牛具種子魚鹽俱聽坐寨鄉儺帶至銅仁府與
市民兩平交易龍塘栗凹等寨講理私讎亦各
赴道訴理聽與處分村居遂漸稠密道路行坐
往來早暮隨便自去歲八月迄今地方無事

民安業等因奉批各苗雖聽撫尚有吳黑苗
名亞於龍許保已經題
奏在於必得近日藏在何處曾設何策用何人跴
捕何時大約可得此賊不除終爲地方之患不
可狃於習俗之見爲含糊姑息之計仰再會查
詳報繳依奉查得新寨原苗四十九名除大征
勦剿之後止存吳黑苗并小苗二名祇因龍許
保既擒之後伊即驚逃未出雖據屢次具狀令
小苗投訴乞生各職亦未敢聽信中止一向協

力設計且將伊族長吳黑苗所親男吳求順拘留
執當著落跟要無奈本賊傷弓之鳥逃跡愈堅
蓋大山深東藏西躲欲爲困困之計則因班師
既久難請動調大兵欲爲勦剿之計又因撫處
已定難仍擊擾各寨似此暫且無所施只得另行
計擒免致剿撫兩悞況恩府恭奉
明旨曾有脅從餘黨隨宜招撫之條今苗已定地方
已安惟此一賊料是籠禽穽虎終難脫網若不
先行呈報祇恐有負

明旨合無准容先將已撫殘苗省令安生免復驚懼
仍將吳黑苗催行石參將設計擒獻不致疎虞
庶幾苗人得分順逆居民得保治安實爲地方
之便等因并據湖廣布政司分守湖北道兼管
撫苗右參政陶欽夔湖廣按察司整飭辰沅兵
備副使高節分巡湖北道僉事曾才漢分守鎮
筸等處地方右參將孫賢會呈查得鎮溪千戶
所并筸子坪長官司各所轄苗寨共三十四處
除茬洞板栗苗岡冷水溪等處原係叛苗寨分

已該官兵攻打將苗龍亞者等俱已生擒及將
各巢寨燒燬無存其餘原經招撫并征後撫過
共二十八寨內鎮溪千戶所管下一十二處聽
撫苗人龍老當等二百一十名筸子坪長官司
管下一十六處聽撫苗人吳老奈等五百三十
八名自嘉靖三十年正月內班師之後鎮溪各
苗俱赴求順官尉彭明輔處筸子坪各苗俱赴
保靖宣慰彭藎臣處各領榜給賞鹽回寨安
插耕種各宣慰又差頭目帶領家小并健目人

等坐寨各苗有欲收買私鹽往畓聽健日帶領
各苗前到乾州市兩平交易並不敢生事為非
重覆查明造冊開報等因各呈到臣 巻查先該
臣遵照節經欽奉
勑旨切責嚴行各該撫鎮等官上緊協心征剿事理
欽遵將三省應剿稔惡叛苗分布哨道畫圖貼
說通行劄委各哨監統等官剋定於嘉靖二十
九年九月初三日一齊舉兵進剿續據貴州哨
監督按察司副使趙之屛湖廣哨監督布政司

右參議張景賢四川哨監督按察司僉事今丁
憂薛騰蛟各呈准統督銅仁右參將石邦憲湖
廣都行二司都指揮今陞清浪右參將李英鎮
筸右參將孫賢原任松潘副總兵李爵等手本
開據各哨坐營領哨領隊守備等官張鉉王夢
麟徐椿齡等報稱自進兵日起至嘉靖三十年
正月十四日止貴州哨官兵攻破原分進剿本
省銅平所轄龍塘等寨陸續生擒首從苗賊龍
老餘龍小保等八十一名斬獲首從苗賊龍蓮

龍老保等并不知名首級共一百四十九顆俘
獲賊屬一百六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百
二十四名口湖廣哨官兵攻破原分進剿貴州
銅仁司所轄麻峒等七寨生擒首從苗賊吳政
等斬獲首從苗賊吳老課吳昔奴[illegible]并不知名
首級及攻剿本省不聽撫鎮管所轄崖洞板栗
回保昔胡冷水紅崖下水板凳著安等寨生擒
首賊龍求南龍亞者龍老子龍老官吳老恭龍
各者吳老那斬獲首賊龍補那龍七柯吳保恰

吳晚兒等首級并攻按貴州原剿新寨等八寨
生擒首從苗賊龍老革龍柳普吳老跳等斬獲
首從苗賊吳老坦吳老馬等并不知名首級共
計陸續生擒四十六名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三
顆外俘獲賊屬二百一十名口奪回被虜男婦
一百四十八名口四川哨官兵攻原分進剿貴
州平頭司所轄唐寨等八寨生擒首從苗賊龍
史洛等斬獲首從苗賊龍柳補龍老七等并不
知名首級及攻剿本省不聽撫酉陽管轄地方

等寨生擒首從苗賊老[illegible]等斬獲首從苗賊
麻老忙等并不知名首級并攻拔貴州原剿龍
塘罵勞等寨生擒首從苗賊龍老王等斬獲首
從苗賊石老慨等并不知名首級共計陸續生
擒七十一名斬獲首級一百八十六顆俘獲賊
屬二百零二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九十一名口
各開報到臣及查貴州四川二哨總督參將石
邦憲都指揮孫賢呆進兵之先領兵四路把截
陸續擒斬俘奪共一百七十名顆口已經題奉

欽依收入大舉功內總計先後通共擒斬俘奪一千
八百五十六名顆口及查各賊巢寨屋窨米穀
財物俱爲我兵燒掘盡絕及審俘獲賊屬吐稱
雖有逃匿山箐之苗多凍餓身死雖有存者不
過掘食草根度命其得穿山走脫逃入各土官
衙門數亦不多臣看得春入漸深東作將興土
兵思歸務農除行諭殘苗許以不死聽其投順
隨宜安插量留精銳軍兵防守并挨捕不服招
撫餘黨其餘大兵行令撤散已於本月二十七

日具
題外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據湖廣平溪衛申稱本
月二十五日有苗一夥突入思州府城捉虜府
官焚燒房屋殺虜人財等情飛報到臣一面督
令各該哨堡官兵勦殺截殺及行貴州分守該
道撫苗參議劉望之體查得前項苗賊係龍許
保爲首并未獲吳黑苗等情備查到臣備將各
該地方守土失事官員咨行兵部覆題開本年
四月二十二日又據參議劉望之呈稱本月初

五等日苗賊出劫平頭貓兒囤等處又該官兵
擒斬俘獲二百七十一名顆口呈報到臣及查
得本年正月十四日以後各監統等官續報三
哨通共續報擒斬俘奪八十五名顆口在案一
併具本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具
題訖本年五月初七日據貴州守參等官劉望之
等呈稱縣官設計擒獲極惡賊首龍許保連人
呈解到臣審發湖廣湖北守巡兵備道審供盤
候節於本月初十日具本

奏行兵部覆題本　月　日

聖旨張岳等既擒獲首惡著待事寧之日巡按查明
功罪一併奏請仍著嚴督各官務在勦絕餘黨以
靖地方龍許保著彼處會官依律處決梟示欽此
咨臣欽遵會行貴州撫鎮等官遵照
欽依內事理於本年八月初七日將首惡龍許保押
赴市曹依律典刑梟示及具本題
知外又該臣看得未獲吳黑苗亦係屢
奏有名與龍許保同爲惡務期必獲庶不怙終作

梗又經臣會各該撫苗守巡兵備參備等官設
法計擒并鴟剿脅從餘黨隨據分守參議劉望
之呈稱會同參將石邦憲嚴督委官指揮王世
臣等督兵於龍塘等寨鴟剿陸續擒斬俘獲總
共三十二名顆解驗明白造冊到臣案候在卷
三十一年四月內據貴州參議劉望之副使趙
之屏參將石邦憲呈稱銅平殘苗剿撫已定緣
由前來駁行各官再查及行仰湖廣守巡湖北
兵參等官查勘銅草各寨聽撫苗人造冊繳報

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湖廣鎮守總兵官平蠻
將軍東寧伯焦棟巡撫右副都御史屠大山四
川巡撫右副都御史戴鱀貴州鎮守總兵官都
督同知沈希儀巡撫右副都御史奉
旨革職冠帶辦事任翰議照銅平鎮草等處叛苗已
該大舉官軍征剿及先後防守截殺鴟剿總計
擒斬俘獲共二千二百四十四名顆口貴州招
撫過四百九十八名湖廣招撫過七百四十八
名其

奏內有名首惡龍許保仰賴我
皇上威德使其醜類自執以獻已正典刑衆情已雪
三省地方因以寧謐止有新寨苗首吳黑苗一
名漏刃未獲臣惟此賊因討擒龍許保之後即
帶同親信一二苗人遠遁深山依恃深阻日則
援崖俏望雖風吹草動彼亦猜防每遇鄉導或
順苗一二人空身無兵甲者方得近前相去三
四丈相見打話若四五人以上不問有無兵甲
伊即驚竄閃避莫能相近草木蓊密嵐霧深

東綵西藏又無定在只可計擒難以衆取欲舉
官軍圍困搜捕因大兵撤散已久尤恐驚動方
撫之苗誠有如各官所呈者如蒙乞
勅兵部再加查議合無將臣倖糧照舊住支仍聽臣
督併原監督按察司副使趙之屛該道分守參
議劉望之分守參將石邦憲設法計擒稍遲歲
月暫示以寛緩之意俾其疑慮稍解防備稍寛
人得近前一舉就擒以杜後患其已撫過餘黨
殘苗仍聽臣隨宜招撫省令革心向化永爲良
民以安地方如此庶上可紓
九重南顧之憂下可致三省邊氓之福而臣瘝曠之
罪亦或得以少逭矣除計處善後事宜另行具
奏其三省監統領哨領隊撫苗等官功罪并賊犯
首級先該各紀功官查明造報聽各該巡按御
史覈實徑自造冊
奏繳外緣係云云

斬獲首惡吳黑苗地方事寧完報疏 壬子

題爲斬獲首惡苗賊地方事寧完報事臣於嘉靖

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據貴州布按二司原
督整飭都清兵備分巡新鎮道副使趙之屛
守思仁道兼撫苗右參議劉望之整飭思石兵
備分巡思仁道僉事龍遂會同分守貴州銅仁
等處地方右參將石邦憲呈解斬獲首惡苗賊
吳黑苗首級到臣隨准參將石邦憲手本開稱
自大征之後節奉總督并撫按總兵行委設計
擒斬首惡會同撫苗參議劉望之重行懸賞屢
差鄉健督同苗長順苗各用計擒斬及將吳黑
苗叔吳黨所親男吳求順羈留府城激其速圖
後因久未成功又蒙責成原監督副使趙之屛
坐委烏羅朗溪二司土官田興邦楊瑛圖取必
須彼此合謀同幹本職節行烏朗二司及差頭
目盧思翔督率守催又該分巡思仁兵備僉事
龍遂據土官田興邦稟據土舍楊勝原報稱本
賊因參府衙門鄉導人等窺捕太嚴以致疑懼
尤甚防備愈密不便動手遂將原差鄉健人等
通行禁止不容入寨及將原羈留吳求順放回

以安其心庶事可圖至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該
烏朗二司守寨人役劉甫等將吳黑苗首級斬
獲隨該撫苗道審據原差鄉健蕭奴祝銀同等
并被虜放回鄉兵羅彬各稱吳黑苗的於八月
二十四日該烏朗二司差人劉甫等入寨計斬
首級背行因地所寨苗追赶爭功丟棄首級被
磨寨苗人龍章保尋獲用火烘乾藏匿在家圖
討厚賞續該分巡思仁兵備僉事龍遂量給犒
賞督責土官田興邦於本年九月二十五日方

纔追取首級前來及取土官張文貴等原割兩
耳各道督同思南銅仁二府知府李宋鄒廷澤
烏朗二司土官楊瑛田興邦等辨驗明實取結
具由解驗等因據此卷查先該臣 遵照節奉
勑旨切責嚴督各該撫鎮等官協心征剿事理欽遵
將三省應剿叛苗舉兵征剿自嘉靖三十年正
月內撤兵并撤兵後貓兒囤等處截殺及討擒
首惡龍許保先後功次俱經陸續具
題訖又該臣 看得苗首吳黑苗漏刃未獲亦係

奏有名與龍許保同惡不相上下恐怙終作梗又
經嚴行貴州都布按三司轉行各該撫苗守巡
兵備參備等官設法計擒首惡并[illegible]剿脅從餘
黨及招撫殘苗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內行據貴
州原監督副使趙之屛分守思仁撫苗右參議
劉望之分守銅仁右參將石邦憲呈稱銅平殘
苗剿撫已定止有新寨吳黑苗因龍許保討擒
之後伊即竄逃已將伊族長吳老寅所親男吳朱
順拘留執當若落名下跟要無奈本賊傷子之

烏逝跡愈堅只得另行計擒免致剿撫兩誤等
因并據湖廣布政司分守湖北道兼管撫苗右
參政陶欽夔湖廣按察司整飭辰沅兵備副使
高儒分巡湖北道僉事曾才漢分守鎮筸等處
地方右參將孫賢呈繳查勘過鎮筸各寨聽撫
苗人造冊前來該臣 會同湖廣鎮守總兵官平
蠻將軍東寧伯焦棟巡撫右副都御史屠大山
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張臯貴州鎮守總兵官
都督同知沈希儀巡撫右副都御史先[illegible]

聞辦事今病故任轍議照銅平鎭筸等處叛苗
已該大舉官軍征剿及先後防守截殺擒剿殲
討擒斬俘獲共二千二百四十四名顆口貴州
招撫過四百九十八名湖廣招撫過七百四十
八名具

奏內有名首惡龍許保仰賴我
皇上
威德使其醜類自執以獻已正典刑衆憤已雪三省
地方因以寧謐止有新寨苗首吳黑苗一名漏

刃未獲仍聽臣督併原臨督副使趙之屛該道
分守參議劉望之參將石邦憲設法計擒稍遲
歲月暫示以寬緩之意俾其疑慮稍解防備稍
寬人得近前一舉就擒以杜後患其已撫過餘
黨殘苗仍聽臣隨宜招撫若令革心向化不為
良民其三省監統領哨領隊撫苗等官功罪幷
賊犯首級先該各紀功官查明造報聽各該巡
按御史覈實徑自造册

一奏緣等因具本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具

奏訖續該臣查訪得吳黑苗往來湖廣回保等寨
依親潛躲節差千戶張克新李美張愛齎捧
旗牌前往銅仁坐鎭催功及行湖廣分守湖北道
撫苗右參政陶欽夔堅防辰沅兵備副使高節
分巡湖北道僉事曾才漢分守鎭筸右參將孫
賢督併各該土官所守備防守等官多方爪探
毋分彼此一體計擒及揀委指揮袁崇友千戶
江添澤等節次領兵前去協同貴州守巡兵備
參將各官原委守備張大儒知府鄒廷澤李宋

指揮王世臣吳都經歷劉仲芳土官田興邦楊
瑛吏目郝以芳田紹甫土舍楊勝原李承祖等
分投計擒共收全策至本年八月二十六七等
日節據貴州守巡兵備參將等官趙之屛劉望
之龍遂石邦憲等報稱首惡吳黑苗已該烏朗
二司差人劉雨等於八月二十四日在寨斬訖
及據烏朗二司土官田興邦楊瑛各亦稟報相
同行據各官回稱所斬首級被唐寨苗人奪匿
不肯等因就經嚴查追取幷嚴諭地所唐寨

苗不許爭功擅殺及將殺死土舍土兵楊勝金等俊卿去後今據解到該臣督同湖廣按察司整飭辰沅兵備副使高節貴州整飭思石兵備分巡思仁道僉事龍遂當堂將解到首級并原割兩耳逐一紀驗明白除將首級發仰銅仁參將石邦憲轉發苗出要路梟挂外為照首惡苗賊吳黑苗憑山菁之險恃種類之繁倡亂多年流毒三省攻衙門而虜官奪印刦村寨而放火殺人虐焰滔天肆無忌憚自夫大舉之初負固

梗化班師之後復出跳梁乃今罪惡貫盈天奪其魄遂使官兵用命一舉斬獲此皆仰仗我

皇上

神武昭布之所致況前此犁庭掃穴醜類又已磨落即今渠魁皆誅殘黨愈覺心畏地方自是而盡三省邊氓庶有安枕之日矣除有功人員聽該省巡按御史查照原行覆查功罪一併查明奏

請外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可伯親齎謹具題 知

奏議卷五終

小山類稿選卷六

書一

與郭淺齋憲副

泉中及敝邑侍教累日啓益良多別後悃悃思之心不置昨諸生有述執事臨行時所示良知孝弟及明德新民之說良知之言發於孟子而陽明先生述之謂孝弟之外無良知前無是言也殆雙江年兄以其心所獨得者創言之於愚心不能無疑亦嘗面質雙江矣尚未盡也子思之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而又申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以性道之廣矣大矣無不備也而指其親切下手處示人不越乎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戒懼者戒懼乎此而已所謂謹獨者謹獨乎此而已至孟子又發出四端之旨而特舉夫赤子入井嘑爾蹴爾睨顙泚以驗良心之不容泯滅者亦可謂深切痛快無餘蘊矣學者只依此下手做去自有無限工夫無限道理固不必別尋一二字以籠絡遮蓋之也明德新民之說往歲讀陽明先生於

紹興如知行博約精一等語俱蒙開示反之愚心尚未釋然最後先生忽語曰古人只是一箇學問至如明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爲兩事亦失之某攫然請問先生曰民字通乎上下而言欲明孝之德必親吾之父欲明忠之德必親吾之君欲明弟之德必親吾之長親民工夫做得透徹則己之德自明非親民之外別有一段明德工夫也某又起請曰如此則學者固有身不與物接時節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如禮記九容之類皆在吾身不可須臾離者不待親民而此功已先用矣先生謂明德工夫只在親民不能無疑先生曰是數節雖不待親民時已有此然其實所以爲親民之本者在是某又請曰不知學者當其不睹不聞之必戒謹恐懼屋漏之必不愧于天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頭容之必直等事是着實見得自己分上道理合足如此工夫合當如此則所以反求諸身者極於幽獨微細而不敢有毫髮之曠闕焉是皆自明己德之事非爲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也如

其欲親民而先此以爲之本則是一心兩用所以反身者必不誠切矣故事父而孝事君而忠事長而弟此皆自明己德之事也必至己孝矣忠矣弟矣而推以之教家國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莫不然矣然後爲新民之事己德有一毫未明固不可推以新民苟新民工夫有毫髮未盡是亦自己分上自有欠闕故必指止於至善而後謂之大學之道非謂明德工夫只在新民必如老先生之言則遺却未與民親時節一段工夫又須言所以爲親民之本以補之但見崎嶇費力聖賢平易教人之意恐不如是也先生再三錯誨曰此處切要尋思公只爲舊說纏繞耳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夫以陽明先生之高明特達天下所共尊信者某之淺陋豈敢致疑於其說顧以心之所不安者又以爲出於名公而不明辨以求通焉則爲蔽也滋甚矣故得請教於左右願反復其說使愚昧終有開也外有柬達雙江亦道此意更乞炤亮

答聶雙江巡按

鄉承教格物說匆匆未及奉答此一義也古人屢言

之及陽明而益詳然節滯終不能釋然者蓋古人學
問只就日用行事上實下工夫所謂格物者只事物
交接念慮發動處便就辨別公私義利使纖悉曲折
昭晰明白足以自信不疑然後意可得而誠心可得
而正不然一念私見橫據於中縱使發得十分懇到
如適越北轅愈騖愈遠自古許多好資質志向甚正
只為擇義不精以陷於過差而不自知者有矣如楊
墨釋氏豈有邪心哉其流至於無父無君此其病根
所在不可不深究也來教云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

復乎心之體也某謂一部大學皆是欲人克去己私
以求復乎心之體也但必先辨夫公私之所在然後
有以克而復之此其節級相承脈絡相因吾學之所
定疊切實異於異教之張皇作用者只在這裏且如
讀書講明義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識一時未
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然必急其當讀沉潛反覆使
其滋味浹洽不但理明御此就是存養之功與俗學
之支離浮誕者全不同且若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終
日勞心於天文地理與夫名物度數以為知哉無是

事也數年來朋友見教者甚多終是胸中舊根牢難
掃除而私心習之既久又不遽除之也故貢所疑以
求請教又有一事近來見朋友為學者多去博覽去
學文字聲口杜詩晉字徒費精神及至論學則諱言
窮理二字恫疑虛喝左遮右蓋此其病痛亦甚不小
不識吾兄曾憂及之否乎日方為祖母營葬有一舍
弟病虛弱之甚料理醫藥未能見效心事種種不佳
未究所欲言惟冀炤察

又

錢令過敝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
族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默大抵今
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飣餖為可
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
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
見洋洋乎遍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
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
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
異也暗襲而不章炳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

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
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
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浮誕乎哉今之
自詭爲秦漢者恐未必於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
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
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於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
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
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
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畧然

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
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
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則於明
見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
有是心而立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
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
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况其遠且大者乎此
類得失本無足辨然揚塵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
小生心目謭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爲京師好
尚皆如此其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爲心術之害有不
可不深憂而豫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拳之喙
伏惟裁教

又

二月中黃倪二生過惠安辱賜手教新詩及近刻諸
書讀其所爲序說皆發明親切尊兄於簿領之餘而
用心於內者乃益如此歎服書院習禮蓋將使學者
知舉業之外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
得是日積月累滋味深長外而許多淺俗見解自然

漸覺輕小矣此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羣
居若不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
持循據守以交相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爲渾淪籠
統之語以誥之則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
必實用其力先已啓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
語生解借存養之目以爲謂說之資此其病痛而日
證候雖與俗學不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反有甚焉
者不可不察也昔夫子之敎以求仁爲先仁卽心也
心卽理也此心所存莫非天理默而成之而仁不可

勝用矣此數言者以夫子之聖七十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頓悟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其言也訒而已顏子所聞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弓所聞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聞者司馬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

事與人皆就日用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訒眞如漢廷之法較如畫一使人卽此目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爲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別尋一箇渾淪之體以爲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之如士相見冠昏鄉射飲酒之禮

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卽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習其節也而又求之其義也則必參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爲有異耳竊衒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爾旣曰殊塗旣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

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使以子爲父而祖爲孫哉昔之失之者旣以辯析太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紐捏附會而强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且釋同異之論令學者且就日用切己實下工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務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口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

不可須臾去身者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
儀之節逐條摭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
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提撥精神常常照
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時而不節守少
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箴規之如是雖
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就此者實規矩安
頓身心資質高者能自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
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揣度作用重爲
本體之害矣書院告成諸士子相與趨蹌禮文所願

僶勉以觀其盛但以衰服不便遠出又念尊兄瓜期
在邇十載神交僅得一再會別後之會又未可以日
月期也瞻望使車徒切馳戀狂瞽之言極知無取然
使其相見則所講論者大率不過如是爾裁教幸甚

答黃泰泉太史

在五羊遍歲除匆匆告別尚有許多隱微衷曲次第
未及吐之左右抱歉無已向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
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肯能見得事事
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

天性亦各有著落以爲省察存養之端今之學者差
處正是認物爲理以人心爲道心以氣質爲天性生
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
横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
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虛空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
之倜欺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
不息不知將何止極也舟中略閱學的此老元以采
集衆類爲家計第二卷摘出文公論敬數條皆精切
之語要是眼力到處但其通篇規模次第與文公平

生講學不甚似使人不無憾耳樂書滔欲一見有便
錄一本見教明年齋捧諸公北可附也人還謹此奉
報惟冀炤亮

答參贊司馬張甬川

紉蒙示以近時學術之弊曰無理學無心學者剖判
明盡承教多矣夫爲學之道以心地爲本若直見所
謂心者而存養之則其本體固自正然非體究精密
義理明晰有以備天下之故於寂然不動之中而曰
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近時不察乎此紐捏附會廁

疑虛喝旣不知有義理工夫之實而亦妄誠所謂心
體者哉其關合知行混誠正於修齊治平而以心字
範圍之皆謾爲大言者也某之疑此久矣朋友間一
二有志者皆相率而入於此無可與開口者又恐徒
爲論辯而未必有益故於門下每傾心焉竊又思近
時所以合知行於一者若曰必行之至然後爲眞知
此語出於前輩自是無弊惟其曰知之眞切處卽是
行此分明是以知爲行其弊將使人張皇其虛空見
解不復知有踐履凡精神之所運用機械之所横發
不論是非可否皆自謂本心天理而居之不疑其相
唱和而爲此者皆氣力足以濟邪說者也則亦何所
不至哉此事自關世運不但講論之異同而已凡此
皆欲質正於左右而其所望於左右者甚重且切也
伏乞開論俾承學有述焉餘惟以時爲國爲吾道自
愛不宣

答前冢宰羅整菴

往年江右匆匆期會竟不能一造函丈扣質疑難以
遂平生願學之心然竊讀公書而得其言論旨趣則

所私淑者多矣歐守至嶺外厚枉教翰感佩無量此
學之未明在林下者有公盛望推明誘引於下其辨
析旣明白其實行又足以信之所謂反經以勝邪慝
者在此某以爲誠道之詞無所歸著久必反而歸此
無疑也惟願公壽考康健有以幸此盛業爾某入廣
以來迪事兵革今幸稍定而中間恩威二字未能暢
達不知久後又何如也恨道遠無由卒請教示歐守
行附此奉問起居

與黃東石

向王子仁人去曾具小柬奉達左右諒必到矣所告
先人䘏典蓋聞之三士大夫以爲前此亦有此例但
不知今令何如能爲居達處也僻居無朋友之助幾
成惰棄想今稍守斂切身察官曹清暇日月新功必
有可以見教者便中千萬不惜大抵吾輩年紀漸老
大精力亦無多只在於要緊處用工如讀書專治一
經打成片段儘有受用向在南宮讀易已有次第後
來能不間斷否此如日用飲食頃刻不可放下今人
苦苦要去學詩學字學文章弊口負所謂浪費精神

可歎也貴脊北上過敝縣念無以扣其行者甚媿甚
媿附此奉問千萬自愛不備

又

發舟後有便人皆在造次間不及作書奉問諒動履
自安不待言也同條之變初聞之甚驚駭比聞即報
乃知貴同年免然一歲之体池魚之殃亦一為輕矣
順卿下獄後向不見報不知作何發落深為憂念之
岳途中大小頼庇俱粗安此去桂林尚有月餘程諒
六月下旬可到也平時講聞俱是空言舟中無事反

已自思尚不見有確然自信於心者而欲推以教人
與是孟浪雖然盡吾心焉爾矣力所能及不敢不勉
也

卷六終

小山類稿選卷七

書二

答邵端峰提學

某村居寂寞傾注教沃嚮蒙車從由仙谿入來春故
不及奉迓然亦以小嫌之故未超脫也承諭余先生
推原　大禮不定歸於吾輩講學之不精固然學之
精微未可遽議然至於三綱五典所以繫天常立人
極者雖匹夫匹婦莫不知其當然而學士大夫憑藉
私心文以經典迎合附會貽禍慘　朝而無所忌憚

此豈但其講學不精有以誤之哉雖然其發有源其
流有漸至今則皆揚其瀾而助之者也余先生云云
殆有所指執事謂之公案則分別主從者想已有定
論矣恨未悉聞某淺陋愚雜未有端緒方將承學於
先生長者以教其所不及豈敢輕易立說自取不避
蓋古之立言隨其所得皆必有所自信於心而無疑
然後敢筆之於書如荀揚諸子其言雖未精而亦不
害其為自信也今之立言者果皆能自信於心乎哉
無是心而敢於立說未嘗推其類以為其汩沒營利

者幾希而又何暇論其言之是非哉執事醇學奧文雅重當時每侍教論及此事未嘗不懇切感慨異於徒騰口說者執事而不為誰當為之乃以見屬不敢當不敢當去歲偕易數言方惶愧過蒙謙抱借奬仰歎無已平生於知己苟有所聞而不面告心常歉焉以為未盡及既告之後又常悔之此一病痛亦自不小執事之不罪之也其亦有以終教之乎願學頓學

與前侍御馬師山

某草率為此一行甚覺無謂到此愈悔之亦曾與吏部求一散地往南京當道者拘於年資未敢相信不知吾人仕進惟其才力所宜與心之所安者何如一切格以文濃真可笑也向日處 京師三四年其時朝廷雖甚多故然縉紳習尚猶頗近正其最下不過依徇苟且求為好官爾固不敢文飾姦言闔闢鼓弄立黨相擠顯肆無忌如今日也彼甘心破顏而為之者不足責矣吾輩之中至有棄其平生而陰附之者亦有坐持兩端彼此覬望以為他日地一時掩覆彷

若不覺而其心術〻端趨向不定將稍習敗壞至卒飫食人乃已甚可懼也時事既非吾力所及祖母老母俱垂白在堂石田茅屋之間豈無可容身者南京之志不敢中止縱〻可得亦當別尋一事作歸計爾二舍弟在書院朝夕甚蒙指教恐其不知此意乞呼來語之幸幸

與唐啓東韶州

某初筮仕試事膳部與執事處者累月地親辱愛最多別去不相聞又數年去年來京途中聞執事已擢

守韶州政聲日遠領而北聞其政如見其人也慰寫何如先人向日曾備數知韶之英德為宋唐子方立祠其始蓋緣欲俎豆唐公既而思之終始三百年名賢遷謫居是地如鄭臨門洪本使韓高風峻節與唐亞相上下方欲稽牒按史舉其可祀者並唐祀之其祝號之稱位列之敘牲幣之數俱欲更有詮定而不幸抱疾以終不肖孤蓋痛心焉竊聞此邑荒陋僻遠其流風文物無能與他邑比獨以數賢嘗遊之故至今山水猶有生輝此祠若立豈惟足以勸率邦之人

與夫仕於此者使之有所勉慕興起而凡遷人逐客瞻拜祠下思古人之所樹立如此亦足少慰其去國懷鄉之思名教所繫似非輕淺當先人作縣時郡大夫周先生子厚也先人竿支持歲餘不甚得罪其士民其士民亦頗安先君至身沒而怨不與者周先生之愛君多矣事有可為而力又能為之固無問前人與我故敢舉先人未就之事以告伏惟裁擇不宣

與邵端峰大參

去歲有校官自湖廣回辱遞所賜小錄伏枕窮鄉不

得按見其人詢問起居想其暄保尚行有道者餘事雖不必知之來人亦可意領惟道術時事所繫於消長盛衰執事之所深憂欲言而某所願虛心聽受者乃邈焉經越歲時不得以一札相告語奈之何其無拂鬱于中邪昔之僞為一道德同風俗之說鼓天下好異者而從之既以深入人心其餘波且漫及　廟堂矣及其聲勢相軋操戈入其室者乃出於與時相嚮慕之人蓋邪說詖行之不足恃如此夏敦夫所謂紛紛相崇尚者果何如邪古今一轍良可歎也某初丁先祖母憂歸未抵家先妣亦棄不孝哀疚煢煢志慮荒落仰惟執事平日教愛之深悚然愧懼而已不知何日可以相見盡所欲言臨風不勝傾仰

與林次崖提學

自吾兄有嶺南僉憲之命逾一年矣憂病多時不及作書奉問方以為念昨聞即轉彼中提學而自　京師來者多言吾兄曾疏言八事不能舉其款目獨言京師人口多藉藉稱道吾兄不出則已出必有大建明是二者皆可賀然所望於吾兄而欲為之賀之者

當不止是古今聖賢極力說一幾字自吾身之辭受出處以至人才之賢否邪正政事之得失是非差之毫釐秒忽甚至治亂安危之所以判莫不在此若於此判決得精則所謂似賢而否似正而邪似是似得而實不勝其謬者皆不能惑而吾之所以持身與所以處世應變於是乎皆有定據而可不至於悔吝矣昔之君子其能辨乎此者其大節固已光明俊偉矣足欽乎百代若夫辨之不精意以為善而為之以至陷於悔吝者亦豈少哉此正吾人今日所當深講者

也以吾兄在嶺南又有風化之責故漫及之千萬照
察所陳八事可相示否餘惟及時自愛

與鄧雙江蘇州

昨會聞覺得泛譚大多於尊兄去就一節殊未纔番
比歸復思之有不容默者輒復云云大抵今之論出
處者只被一人先開口説要打破利名關不懸官職
地位已占得高了所以下面更有合商量處纔與
商量似乎勸人做官勸人遷延遲就以規時好與先
開口者題目大不相湊泊只得和說合誘飄然遠逝

乃爲能以氣節相激昂不墮落時俗一等見解某以
爲如此者皆是以虛名相從臾而中未必然苟爲爲
欵而已使於義決不容不去而其人尚愛戀不能決
舍爲朋友者豈得不以大義責之使之速去以成其
美設若於義尚在可以去可以無去之閒則當權其
輕重處之若去重於可以不去也寧可以去過去雖
似激似迂然尚爲不失已若過於無去則將爲何如
人哉若不去重於可以去也則自當不必去就其職
事爲之竭誠順理以無愧於不去之本心而已此義

平正縝密豈容以一毫意氣參其閒若尊兄之事則
只有三分可以去七分似不必去夫吾之命受於君
父者也得罪於君父當去君父未必知其當權者以
數淩辱之當去幸是二者之免而身且多病不能舉
其官矣亦當去若其他則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苗頑逆命舜禹益所以
相告撆者惟欲負罪引慝致謹於一念滿謙之幾而
已聖賢心汴皆然可師尊兄今日欲去只有體弱多
病一節可對人言耳在禮律亦有在告滿之文豈

得一疏就道卽掉臂而行以悻悻面目而對姑蘇之
士民恐於義未爲得也望尊兄更審思之若曰吾惟
拚此一去就所請不允他日議其擅離之罪亦不過
褫職閒住爾此直是平空中橫發一箇客氣下既逆
料士民以爲不必吾信上又逆料廟堂以爲不必吾
從邀一罪名在身以爲去就之端甚不可甚不可方
今人才雖多然求其有經世之心不尚空譚者如尊
兄能得幾人就使困在沙泥尚當洗拔而出之況猷
爲已著駸駸可望於大擔負不止如蘇州者豈可以

虛名相從與而苟焉設說去以為救而已哉某以為
前疏既在道不可追矣望兄趂此閒居省思慮養精
神時親藥餌自輔以聽進止之命若命未許歸而貴
體亦完復可以涖事則不必決於一去以為高瀞書
聽斷之間自有一段脫然塵埃之表處在尊兄更不
待言也舟中熱擾管甚艱不能悉悉餘惟自愛

答鹽道李古冲

春間辱枉教書値伏邊郡習懶成僻久不能颺啓奉
候昨提舉司差吏回又辱手翰督教以所不及殊切

惶愧比日伏審尊候調攝清勝提學道帶管公移亦
行至此想不久當印眞不但以斬煩也辱示富城志
書製裁古雅洗去近日一種浮蔓之習甚善大槩此
書只載一方故實以備觀覽耳當事得其實使入境
而問政俗者一展卷可盡古四方之史意亦如此非
欲人於此論文以課工拙也近來秀才伎倆太多略
一舉筆便要將許多識見堆入裏面故體裁愈浙愈
備而愈不足觀又有欲及其所為者毋一事只書二
兩句此春秋謹嚴書法也亦參元本且留在此暇中

再為一一看過鹽丁陳橫山責丁於田其初只欲抑
大戶之詭稅者爾不知田之去留無常而丁引一定
難以卒改與口因去丁存行無賠賦納之苦一時思
想偶不及此東莞黃田兩場某所細量為豁免者甚
多其他若稅鹽差役及均派柵甲數事橫山所議多
有可采者某舊有一議欲悉查出沙田謂以田辦鹽
如民田之以畝科稅此法若行則小民之有引無業
者稍可輕減而大戶之白地煎鹽而無課者必多方
沮撓之但委任得人亦不難行也試檢看何如昨見

報
九廟後又興大役滿朝將順無一人肯以利害為
明主言者豈皆有吾
君不能之懷邪可歎陸提舉行誼此奉布且謝來教
之勤惟炤納草草

與翁泰泉

廖教官行附問左右想已達樂器昨奉報草略未盡
蓋此方僻極且陋其聲音之節習而能知者殊少其
數與我更不待論也若樂器修拾齊整而無知音並

以教之亦虛器爾不知三學之中或從遊之士有善
此者否望爲訪定指示廖教官延請同來不敢指望
一一中節但鏗鏘鼓舞依稀成箇次第亦不足新邊方
入耳目也志書已獲一見只閒卷第一葉有分野不
如不分月分日不如分職之語漫不省其何謂又曰
未可以惟日惟月惟歲而因以自畫則一部洪範皆
當廢棄而王卿士師尹任其率意妄爲無復體統職
分可守又引月令中星數句以爲傳心要法則呂不
韋眞勝似箕子周公矣此事本不足道可惜費許多

錢糧而某又不覺虛掛一名深愧右工之愧也漫論
及此勿爲不知者道請鞋錄又寫得一本託陸平川
讀過一遍想無差誤又從渠得黃鉞傳今并元本附
去可補入此天地間大公案得尊兄爲之表白一番
死者生氣勃勃然眞足立頑起懦視世之婀阿任數
欺君誤國以取富貴者乃犬彘之不如也欲作數語
附其後屬此鬱熱未能候秋深稍暇當爲之內閣虛
位而銓曹屬之許公此何謂也豈下面又有求進者
上意姑定此以杜覬覦邪有閒幸以見告餘惟炤亮

與王湛泉選部

經姑蘇嘗一望見顏色時行役匆匆未能深有所
者請益既久而浮蹤靡定雖欲聞執事之聲光亦不
可得矣不謂疎庸過蒙甄錄鄙賜承乏逾出分外但
相知者竊歎執事爲 國用人之虛心而某自愧不
足以當之也雖然今天下人材雖經摧折剝落之餘
其間能卓然自樹遠過於某而淹滯特甚者所在相
望夫疎拙如某者尚蒙採錄則其自樹遠過於某而
淹滯特甚者豈復有遺舉哉此某所以爲縉紳喜不

但爲區區致其私謝而已至荆州方聞江右之報已
入境無辭去之理亦爲喩月稽候代日久也齎奏人
行謹此附布區區

與山西巡撫曾石塘

於執事非一日之仰而蹤跡疎遠未能通姓名於左
右春間方圖走書濟上復承移節太原長城之倚天
街以南實藉風猷而某所爲嚮往之私愈不能已比
日夏至正熱伏惟尊候清勝往年平陽寇守方多事
之時衆歸其有應變之功及事定之後則又以文法

究求其罪此一哥兩其功其罪前後殊論豈世俗之
功罪有難槩之也亦其不遇相知者耶然今行執事
在上方將千金以市駿馬之骨而使真馬辱於泥塗
江右諸公每見者多譚此事又以爲非執事無可告
者某故不自揆於通問之初略伸其意外諸友書并
小冊一帙并奉諒執事於是非之際已有定論亦不
待此也未間千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冥合聚族海濱力不能還因術

以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此寇自去月即排
徊於莆惠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偵望分明軍
衛有司略出百十人耀虛聲爲居人倚重其禍尚可
不至此且聞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屋散搶
略各舟梯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
久矣然鹽徒必犯當可謂其飄忽往來付之無可奈
何遂已思意謂此寇股於劫掠之味未必肯散且入
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斂蹤跡可尋大約惟嚴究今信
[illegible]爲水寨舟師依舊法會哨截捕此外調[illegible]四

澳莆哨等了釣船晉江石湖潯州玄鍾船數百艘給
之糧餉重其賞格分布哨道與舟師相封蓋此輩海
上累與寇用寇頗畏之又海濱之人慣水儘有精壯
可用者恨寇入骨欲致死於寇亦樂爲用但平居患
無舟楫又患官府不爲作主而不敢動若募其願行
者授以糧食器械分配各船或就用其地方本船使
與調用船相爲其器械短海上兵勢不相及火器最
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鉄蒺藜泥罐之類皆不
可少凡此皆官爲處給但統領之人頗難見在管事

未必盡可用可於緣事指揮千百戶中平時素有才
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
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人船若干方與申明保
奏此蓋數年前亦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
緣此爲脫罪計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面分
使紀綱收壞爲不可爾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
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領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
巡捕聽哨等官兵相兼截把澳口斷其薪水之路且
以稽考各船今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既

逼於舟師欲泊岸又阻於各澳刦掠無得薪水路難
勢自衰敗可擒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之患尚未知
所届切望留念又聞近寇殺人甚慘別處不可知敝
鄉附近三十都三十一都死者近百人百十年耳目
未聞見痛苦何可言望委公正有司查勘死者量與
優恤所費於官無毫髮之損而一念惻恤之意足以
漸轉呻吟安生者之心而慰死者憤鬱于地下亦仁
政一助也適得家報差人回覩情切言無倫次伏冀
裁炤

與張半洲司馬

楊寬回備悉近日李廣宗圖略為搨看中間不無訛
謬蓋清河之張與范陽之張各為一派當初定氏族
取一顯者以為望是時諸張惟清河一族最顯故取
以望吾張非謂凡張皆出清河也文瓘為清河之後
曲江為范陽之後清河祖司徒歆范陽祖司空華其
上皆系留侯世次之見於傳紀諸書頗明後人但以
張為清河郡故其為譜類牽强以求合之如以曲江
為文瓘之後是也所示華宗圖句江西會昌於張東白
家見之夭約多同此江西諸張相傳舊本雖東白亦
未詳考爾不昔年曾作集宗譜以曲江無可據未敢
出昨因偶尋得祖墳誌銘與家傳合去年乃刻以傳
族人今奉往一本閑中望試為開過他日再請教

與學　制內翰

邇者恭遇
太廟告成推　恩不肖叨冒過分亦得榮及先人竊
念先祖先父皆業儒發身僅終縣令既無售異事功
可以光傳琰琬而不肖立身無狀又無能為先人取

重竊嘗觀而世名家文字一時縉紳士大夫命官褒贈
因代言之筆無小大皆有聞於後世者甚多況近時
特重　綸制之選尤文大冊煥燿宇內取善無方雖
小必錄則不肖之先人得以託而傳也必矣伏惟執
事言為　國章然重華袞不肖所以僭妄有請謹具
狀一幅奉呈左右蓋古之史官嘗責取人家子孫
行狀以備采擇敢援斯義冗在炤納
先祖以詩經領弘治壬子鄉薦正德戊辰選江西
袁州府萍鄉知縣未任卒爽宗自先世以來俱業

言先曾祖老儒治詩能得肯綮先祖實傳家學天
性孝友篤實與物無競而器宇沉靜人莫測其際
然色粹然望之知為鉅人長者先曾祖六子三母
所出先祖居長撫諸弟恩愛均一不知其母之有
同異與人交重信義不苟然諾至朋友死生急難
之際尤急周旋雅甘淡泊雖甚窮窘閉門端坐非
其人不見世故多所經練自朝廷典章至律令算
歷皆留心講究務為有用不幸未及試而卒縉紳
莫不惜之先祖妣出自名家性敦朴婉順與先祖

同志以冢婦承事舅姑嘗伺候顏色惟恐不得其
心家私物用常留其善者以待命一毫不入私篋
撫姒娌如先祖之撫兄弟族黨僮僕皆有恩意尤
不樂聞人私事及門外事有譏及者為不聞而去
之自少至老無日不親績紝家事惟總大綱曰吾
有姒娌與子婦吾何為瑣瑣哉後享高壽至不肖
謬官郎中乃終

先君亦傳家學以詩經領弘治甲子鄉薦正德庚
辰選廣東韶州府英德知縣為人坦易明白表裏
洞然與人交無親疎老少輒傾倒先業素薄家居
教授自給暇則課僮僕耕作竹笠藜杖時行隴畝
之間遇之者不知為科目人也英德多士產一無
所好至誠惻怛視民之疾苦如疾痛在身思有以
振恤之其聽訟務使民情有自知其曲直願兩釋
者亦不窮究戶婚田土雖小必為案證以塞其後
爭尤以興文教正禮俗為先建龍山書院以祠唐
文肅公介旁列齋舍擇諸生肄業其中暇日親與
講說邑當水陸要道廨郵里甲浮費定夫役迎送

之數以為常則覈各戶墾田得正稅數百石是歲
編入黃冊人不謂擾在任勤勞竟以勞致瘵疾而
卒百姓皇皇如有所喪競來視殯書遺像以歸懸
祀之今為祠於南山書院先妣性明淑識度過人
入門及事先曾祖父母小心畏謹得其歡心先君
初食貧先妣斥簪珥經紀家事勤儉積累至於有
以事養婚嫁喪葬於禮無廢缺有餘則推以周族
黨家政嚴肅內外大小必謹從誨令雖不肖兄弟
少有過不假顏色也不肖幼讀書率以一燈夜績

從旁課督不肯頒鄉書發榜先妣不甚喜也惟
聞其欲學爲修身寡過則喜其於紛華好玩終其
身不一御曰吾家故寒素願子孫不改此風足矣
臨終猶勑子孫必讀書守禮法爲善人治喪依古
禮葬毋侈靡毋用浮屠

與婿李枕

人至得所寄書并近作深慰去秋在祖家讀書想以
其僻靜更能以禮法接族人一毫俗態不入於胸中
一生事業俱從此始爲益又在言語文字之外也命

字之義令昆仲省覽甫字詁字曰誠甫六經中惟書
經言忱字最多有以誠言者有以信言者惟大誥天
棐忱之忱當讀如詩天難諶斯之意棐讀爲匪而忱
爲信言天不可信也蔡氏從古注以輔字釋之恐未
穩此字二訓誠以其全體言信隨事言之程子曰信
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字以誠甫舉其全體
也若用功之實則無妄不欺至矣人便匆匆附此不
盡外川扇四把引遠意覩至幸甚

卷七終

小山類稿選卷八

書三 浙中

與陳紫峰同年

久不領清誨悵仰無已少年時聞人未多經事不熟
以爲吾兄者亦今人中之有望者耳及吾歷憂患以
來所見士大夫功名富貴之際汲溺振蕩浚失初心
雖平時知已亦有不免者如吾兄之高識遠韻眞所
謂翔於千仞之表回斯今人何啻千萬無算也近聞
道體順養益完莫更加餐若甚懷甚懷一臞勤苦一

生其樹立處終非流俗所及遺稿尚存者望令賢郎
收拾擇其精者數十篇兄略爲序引付至浙中刻而
傳之使後世尚知有斯人焉者有知亦稍慰於地下
也千萬留意

與何石川給事

邸報中得見大疏剴切明辨雖未即開納而聖心優
容不怒此見天下事尚有可言之機正惟積其誠意
以待之爾朱子有言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言則君臣
之大倫廢矣此語深有味也萊以提學得罪而復原

以學職又當人文名邦此當近設施之過乎生仕宦
如傳舍靡定惟廉州三載粗以爲得盡其心而無愧
然亦止可與知者道爾世俗以遂近爲醜好當復曉
此况味耶今郎有消息否當爲吾兄掛抱某去秋在
廉又添一丁别家時見其能吚啞飯矣不知日後何如
本隔千萬以時自愛

答童中峰少宰

去歲辱承教墨所以責望期與者不淺可勝佩感學
校之習虛誕詭譎朱子所謂經術之妖文字之賊不

但一處爲然舊在江右亦思有以變易之而根本單
薄精神力量不能有所動人其後得罪以去至今尚
有餘愧伏惟明公蘧學清節朔野推正計必有以嘉
惠此方之學者蓋以條約禁令爲教氣象終是短淺
鄉先生之深造靜養使人得於感發者固自不同也
所欲領教左右無限尚容異日

與給諫許杞山

向聞有召命即欲遣人奉賀而私度吾兄未必便爾
就道更欲尋一稍静處本板文從請益數日以究聞

所處則義[illegible]吾兄抱有用之實學世
非不知而無能推挽於數年之前茲以諫官名所謂
言行道亦行者亦可謂不遇也然而底蘊方圓不相
爲謀何待入而後遇也高明蓋已默定矣近時後生
輩浮薄已甚林下多得老成數公所繫於世道亦復
不少某以試事將往金衢念相去日遠未由奉接顏
色而肝膽輪囷不能自已謹此奉達鄙悃統在炤納

答陸石涇中丞

關歲歸自浙東伏領教墨撫賜入夏向熱伏惟台履

萬福地方勤瘁已有次第而 山陵畢工 大駕不
復南巡此天下所均慰幸者特湖廣一方而已某謬
轉浙藩甫上任即有荊湖之行疎懶久廢須書殊非
所堪祇恐他日蹉跌爲知己羞爾諸所欲請教者待
至貴郡縷陳未間以時爲國自愛

候座師黄葵厓

去秋大旆發武林某以按試溫處不及拜送遥瞻門
牆祇有愧仰不審歸田後與居何似想無當世之累
頤養精神與齊後學論道著書垂爲業於不朽大

貴切處固自不苟也某為安南事東塘公抗以入廣
乞報似不專主於用兵尚可隨宜處之但夷情反覆
專難前料至彼看臨機何如耳在浙旨問且疎如此
嶺外又數千里懸邈可知也惟厚加葆練遠慰饑渴

與閻石塘尚書

嘉禾舟次迓吏報進方擬摳候則仙舟已遠去矣甚
愧甚歎近有事於交毛東塘公訣以某為堪任驅使
刻致入嶺此事譚之數年只為　廟議不一人懷顧
望至於損威失體玩寇駭民未有息肩之期某常謂

天下事不是則非不可則否豈有是非可否之間別
開一路可為士大夫持祿之捷徑凡今交南之議久
而未決之病根政坐此也某前月念四日得報　旨
恩頒推行已離浙入廣經道慈谿拜哭東泉公墓下
而去遂瞻烏嶺未由趨侍謹此奉承近況并致區區

簡張溶溪提學

常山有宋趙忠簡范冲魏矼三賢墳墓子孫亦有在
者生員詹壽建議立祠此意甚善初議改白龍菴為
之克齋太守欲建於郡學某謂學基亦已貴不如此
菴舊貫可仍也常山縣申文甚詳本使與克齋商過
方發行非久卽改官有負初心可檢山為批發如何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　朝使進止（以下交夷事）

安南之事側聞　朝使至梧州　成命成算非遠方
下吏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
賊　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
此事其勢又必行勘某愚以為　朝使可留梧州或
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何之遣使正為不知
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

來告難則道路尚存特阻於逆臣遠竄海外道梗不
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
入至丘溫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旨以黎氏要
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誕
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
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一
者皆不可某嘗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繫國體甚
大此事情狀既明顧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處之一
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固不在使

者之勘不勘也某愚以爲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欲
望東門命兩省巡按具　奏乞　下兵部將黎氏齎
本陪臣差的當人員護送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
訪各邊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但稱如果黎
氏所遣雯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
方并將莫登庸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　奏
聞區處若別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內難不能入貢
宣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强待事寧來貢其前
項遣使　成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

地方重事豈遲毋速某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
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爲地方莫大之幸伏
惟詳處

答林次厓欽州

差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
靖三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正故王支屬有逃
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
喜亂易與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
上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草綠應從欽、
州那蘇隘入交交人拒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爲交人
所獲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　國家所以威馭四夷
與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
乃曲狥愚民草竊寇掠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冀他
日萬一之徼幸則狥之諸公固有誤爲此說於前矣
其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
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號請命
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

不遵官府約束爲夷人所誘而欲爲之用此於法皆
必誅無赦其署置刼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閒以
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略交人再叛再克而
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
老追惟
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
得免於餽饟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
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某始至郡見戶口消
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若休

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爲之爽然悼心而欽州又爲此詎無故開此釁端貽泯末樂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爲盜則流竄與爲盜招以擾我備夫坐視吾民之必爲盜與流竄與爲盜招而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能豁左右以冀徼幸於他日某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閒利害復參半者達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爲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諱

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爲與爲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託徼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兄曰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無易其出愚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疲民生計如斷梗浮萍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材爲之任事亦何患

於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狄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誤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古之名曉兵事者其策亦不若是左也願兄毖之重之毋易其出匪特欽人之幸某亦竊有賴焉年來苦於足疾每詠韋蘇州身多疾病邑有流亡一聯輒爲之慨然發歎昨覽吾兄登天涯亭高作警策多矣但不肖平日所望於吾兄者願於論孟故紙中尋一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事業亦不敢爲吾

兄願之也黎炤黃邦相等罪名有惡無可宥之理餘當爲分別第後次發去牌面欲召數人至府警諭之初無罪之之意今收回甚善但此數人亦喜亂生事者能再出告示諭以禍福使不至於怙終更善

答王碓溪中丞

解戶至伏承教言備審近日起居之詳不勝慰浣眞州終非久居之地祠堂婚嫁粗畢似當束裝歸莆然莆無獨業而世態紛華要之珍膳醲味之中亦當梅蓼一二味存其酸辣乃有風趣爾此道不於吾老丈

生之筌而譙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譚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初不譚也大抵近世學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往往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隷所不屑譚者而妄托以爲經濟自媒自衒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就我　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邪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楊墨爲禽獸儀衍爲妾婦闢土地充府藏戰必克者爲民賊而善戰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

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之風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爲詭激縱横之習故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夷而在士大夫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深謀奇略能爲　國家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秦隴三衛有項之疾也河套腰脅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爾今有項腰脅而治膚爪失其序矣吾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

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設爲大言爾某守方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譚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崖初到此慨然有勒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累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譴而去歸臥林下償老先生歸前得以侍杖履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

不一

與林次崖論征交事

與郭白峯書稿承見教吾兄料之誠是也近日朱二守在梧州馬路差人馳報吾兄陳取交之策差人已過梧州其同船者以告朱二守昨詰朱判官不服不得已出朱二守書并以請爲本李生乃得其畧如此則吾兄別有方畧以告諸公責將漫爲一書以誑白峯與區區此事關天下利害其行其止非由吾兄一人某雖無能擅專城之托若合一郡人心而以光明正

大行之亦不盡吾兄相告不相告但兵者詭道吾兄錯用其心而以施白峯與區此則朋友忠告之道有所不容已爾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非用武之地得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吾兄試觀之近王驥谷亦有書來道及交事冗中略以數言答之以非吾兄所樂聞故未嘗奉告然今既有此舉又不敢不告蓋兄以垂老多病之軀欲僥倖此必不可成之功重則趙恬王恢輕則熊本皆理勢所必有者兄若不信且將吾言藏在笥篋待他日敗事之後姑取而

觀之未必不慨然追念區區之為益友也願益懋令圖以宏遠業不悉

論征交利害與　廟堂

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巡撫衙門行下劄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　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遣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亦以開誠撫納之意　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民傳報正德八年黎晭襲封四年無子以元子譓為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暠及其

子昇作亂黎晭遇害陳暠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譓立之陳暠奔據其國諒山府譓立七年為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譓幼弟廣而相之卒又弒廣自立國分為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登庸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為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阯極南與占城為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逾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諸峒巢穴

戰皆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自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郤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為誅有然論理興師為遠吏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為彼內自相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責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往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宜德

初之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阯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阯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城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貿貿然爲殊域也自古兵難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憑祥一由雲南一由占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鎭南王脫歡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考於史可見也某切謂莫賊起自列校能簒其

主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有足讋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近欽州知州林希元在彼身請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　朝而身任之其徼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國家大計故敢縷瑣上瀆

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夏桂洲閣老

壬辰秋齋捧入都一從宥咎之後瞻望門墻五六年于茲竊伏思念守官無狀過咎積深閣下不知其愚滯無用祓濯而器使之果以宿咎觸憲至於擯黜閣下復爲之論奏開釋雖力不能及而一念體　國録瑜之公天地鬼神實共臨之謫居以後念欲以一言候謝記室又自思之閣下位遇方隆不肖名在謫籍恐涉援上之嫌故輒默然復止惓惓之私懷仰不忘邇聞晉登　黄閣秉　國政鈞

主上之所倚眷天下之所仰望然位高則憂亦深不肖愚伏遐荒愧無以報荅恩私竊願有獻焉易大壯

自一陽積至四陽陽之勢壯矣以四陽而去二陰甚易也聖人必爲之戒曰君子用罔貞厲罔無也言陽不可恃其壯盛而殘二陰也故事常成於兢惕而患或生於忽略夫盛者易衰也進者必退也自大壯而進爲夬夬者剝之反對也一反則爲剝矣天下之理其反復往來豈有常哉故大壯之象曰君子非禮弗履其彖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聖人所以兢惕於盛壯者如此伏惟閣下以孤忠結

主知超登八座內參密勿稽古制禮洗千百年之陋

習而復諸古閣下之業盛矣然皆為所得為於禮節
者爾天下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請畧數其大者則
學術未明士習未正功利日滋而德義之風益衰好
惡相奪而朋黨之議未息財匱於下矣而工役方殷
兵驕于邊矣而必患復起此皆天下所望閣下以有
為者閣下亦安得委曰習俗已成積弊已深旻然任
之而已哉前輩居此位者多矣未能一一舉
上登極十六七年所拔擢倚用以共成天下事者其
人可數也其始將進也天下或以為未可

上急於致理置群言而姑用之及其弗稱任使亦不
能不徇群言而舍之不肯竊嘗仰歎
上有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生成臨照優游深厚而莫
露其迹然則彼之所以自處者顧不為難哉語曰欲
知未然視已成事伏望閣下深思利貞之占用罔之
戒竭忠盡瘁以答
明王之知開誠布公以收群材之用据經秉法以應
天下之變不肖雖衰殘多病尚能勉自扶曳與海鷗
蒼生詠歌德化之成然後退就農畝必無所恨矣教

愛之深輒敢進其狂瞽不勝惶恐安南事不知
堂深意何如某所守郡與之切近生意憔悴誠不忍
謂以遠征其曲折具見揭帖閣下佐
明主以文德化成天下非有大不得已似不宜輕動
武功恐後悔之無及伏冀恕納天時向暑調燮勞神
尚冀慈加珍保以慰具瞻

與姚明山學士

不領清誨者數年瞻仰之心無時已已前年東泉老
先生起臨三邊及後休致邊方俱不見此報最後僅

見兵部覆題捷音一報乃知老先生久已去官而不
知其故陸劾淳至此畧聞曲折亦莫能詳大宰老先
生以公論推薦而起用又以直道不容而去官其出
處光明俊偉追配古人此門下之士所以傾心向慕
願承教澤者也其他皆不必論廣西祠堂在江西時
辱老先生手教命某記其歲月不久而某去江西轉
徙入廣又來廉平生孤介寡與怨仇潛蓄一旦落穽
則群起下石世態之常無足怪者東坡有言吾輩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一兒困窮便有可憐之色此

與不學道之人何異某嘗佩服其言謫官以後不敢妄有一札通訊於人獨念承老先生之命記祠而負罪遠去言語文字非世人所復愛重就使勉强成章誰復傳之以此私心耿耿不能自已近日安南事不知　廟議何如而此間林茂貞過不曉事以爲可一舉而取然此言也倡於陽明陽明平生好爲虛誕彼益大言以炫能於其徒爾岑猛之事功已有七八分陽明繼之竟不能紓一策卒割以畀岑氏潦草了事又爲之辭曰岑猛無罪矣岑猛燒泗城殘龍州阻兵抗命且曰無罪然則安南之罪孰與岑猛其强弱難易又孰與岑猛方岑猛之未用兵擧朝以爲當討及駐師稍久則又以討之者爲非今日安南之議何以異此兩廣困窮而廣西殘弊尤甚外夷紛爭不敢侵犯於我無故而動師遠討弊中國以事夷狄某切以爲不可內懷隱憂欲止不能是以竊有陳奏奏草并小揭帖奉上諸先生不免作書且棄罪廢之人甚不欲以名姓通於　廟堂而切近之災又不容已然事非旦夕可了若兵興一開恐亦執事他日之[illegible]

有可善處之望不惜垂念未會開千萬及時自勞不

一

論交事與巡按兩司

安南之役　命將出師　廟謨已定似聞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力而定此則甚謬矣嘉靖初黎賙被弑賊以兵破逐陳嵩父子擁立譓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譓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軀必有內自送款者用兵或不甚勞今則陳氏滅黎處弑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十之七八地廣兵衆群下用命又桀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齋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除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黨習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勒木塹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樁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甚[illegible]且密如此而吾又聲其篡弑之罪討之非不

屈安甘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 廟
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
求樂中 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已還大理陳
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於南寧將帥至即
統以行其調集土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則都督
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取素教之兵猶用
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昨見兵部
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
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符調兵福建湖廣

往還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半月乃臨賊壘則冬春
之交矣春雨將降霧瘴淫濊以數十萬衆淩險阻渡
溪谷衝犯瘴毒冒貿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他
巧妙則非某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
為之慮某又竊伏思念 國家以高爵厚祿養士大
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
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群公環尹無肯跬步出國門以
副 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閒廢而
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

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故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
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
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為萬全
可久之策不可輕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應務未
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
將參贊至日博盡群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
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求樂事勢較
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
地勢系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間傳聞料想未能

盡合然大略亦粗可觀伏乞炤究施行

答廉州朱二守

令叔至廉承教措處安南事甚荷甚荷大想此事他
日總制諸公必授成算而來非此間所能預度只有
上告軍門整捌各衛所軍馬器械於各武將推選可
拱隊以上者具定姓名以俟大軍至而調發其糧餉
在倉見糧皆可無支動且以折色按月散與軍士積
至九十月所積頗多他日潮惠高廉雷之糧由海道
以給水軍南韶廣肇并荊西湖廣衡永之糧可由江

道以給步軍不足則和糴以補之所可爲處如是而已然經事之初　朝議雖銳其所推用將帥亦未見卓然可倚折衝者必有馬革裹尸之忠然後能著銅柱之績甚難甚難藉草草不盡從而求教

與督府蔡半洲論撫諭交夷

三月三十日據欽州知州林希元送到莫方瀛奏本抄白二紙到某看得莫賊自知罪懼討欲請降入貢以求封爵已非一日去年五月間陳必聞之來其辭只稱黎家無人莫登庸以黎廢之命權主國事節次來

貢未蒙見納雖未見有投命請罪之意然出其邊臣勘報之言猶有可委者今次所上奏本只加臣父子已甘有罪一言而已至第二奏自解僭號改元僞作大誥自比禹湯文武等委諸黎氏故事及文儒私自稱美辭氣之間似尚倔强未肯輸服又兼自敘其祖宗被黎氏見陷之冤隱然以篡弑爲復讎而無所忌憚此奏若經　御覽
上聰明神武欲伸大義於天下恐未肯遽賜允納也軍門前日　奏請一面治兵積穀以待進取一面行勘黎寧所在既不失討賊之名又以從容觀變度時而動而慎重不肯用兵之意自在其中事體明白再遲一月必有
明旨凡百舉動宜且待之昨日撫諭文移某初意欲暫且停留既又思之古者兵交臨陣尚爲招納之辭以款之今只欲其直敘國中事情不得如陳必聞隱諱且查勘黎寧所在若回報果有虛實抵捂且今邊吏與之反覆必其深自悔罪言黎家無人暫爲　天朝護守印信不敢專有土地謹以國中圖籍獻之

朝廷且乞　恩願世爲藩臣入貢不絕然後　朝命以東莞退遠在中國爲無用委而畀之如此則事體爲順此賊外畏吾征討之威而內不能弭其國人携貳觀望之志勢孤而情迫某策其決不能不如吾言也故行下欽州令再加斟酌行之彼國就欲用兵安知此不爲款兵之辭於吾計亦無損也待其回報已在五月間而前奏之　命已下又可以權其輕重而處之矣伏乞照處

論防備交夷　以下俱上蔡督府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廉州衛公文後接欽州公文今回衛文書先至永安州以回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齊此賊狡猾百出防我之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爲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間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傳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我之百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爲備而莫

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於沿邊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爲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身歷遍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調來戰船只當灣大洸港此港深濶可以藏舟其外即烏雷山直亙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不五入交者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及出一望西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天

氣淸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汊若鳳凰方家烟通等處及在裏港蓋烏雷山直亙海中如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汊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鎧已領軍七十五名在烏雷山背五里紮營日輪二十五名在山頂瞭望府雷二處戰船灣在大洸港者日輪快馬船海中往來巡綽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遠遠而來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舟聯引而出賊敢志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在防城往來防守某與商量以爲不可蓋防城水

發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爲永安州白虎尾諸山兩山之間爲海口凡防城等處不自北而南永安爲松嶺等處不自西而東者皆會此入海自海口乘潮入防城一日程而永安州即在海口略靠裏爾其地名赤沙尾者乃海濱夷船往來處若引舟由石龜頭入防城必經過赤沙尾爲一夷船疑我爲有事永安或來衝突豈不至於費手茂貞頗以爲然防城且令營軍看守若大舉事成別處亦無難也高參將宜駐廉州且借其名號表其威重

以懼賊其他曲折正惟某處之爾交人文書到日另
稟伏乞裁炤

論撫諭事情

莫賊遣頭目叩關投降某訪得此賊懾吾征討之聲內不能和其國人近者吾調東莞新會等船二三十隻泊在廉州港中賊遣探船候而得之遠望不知數之多易回報大驗本月十二日乃差通事黎迪渋延祐二人齎文來求通奏狀文書某謂前次陳必聞所開一片虛飾及雲南奏辭中間以紀位號爲故事稱

堯舜禹湯爲文觴歸美不能辭而拒之以寞眷黎氏謂爲父祖申冤凡此皆倔强未即輸服雲南輕於接納又爲轉奏以致朝議紛紛而征撫之計竟未歸一故與欽州議行防城營諭令先將奏狀中文內事情開具揭帖呈看如果輸情伏罪乞哀丐命方與轉達其差來頭目稱奏本印封不敢折動欲以副本并申結狀付與本營差人領來某又與欽州議以爲不如徑檄莫賊令其自具奏內事情開寫揭帖而來體面仍更光明正大此賊近在永安打聽消息如不先具揭帖則事不得發帖遲三兩日必定具來此舉甚得策若果罷兵可因此以爲後面收拾之地若兵不罷而必大舉又以款賊而緩其謀但賊之奏辭必令極卑哀不如雲南之潦草乃爲得體俯聞其計殊窘急欲求通此間又以聲勢震之想不敢仍復如雲南也餘候夷文至日再稟伏乞裁炤

論辭夷使往憑祥納款

停征既有　明旨夷使辭之令往憑祥最是蓋使往憑祥未絕其求通之路但曰聽候議處而已尚有許

多含蓄未便許之也某差文通往令直告之云　朝廷爲君臣大義不容不征　朝中文武或言事在遠夷須當審處故且罷征討之師而令吾兩廣議處若汝不納地請罪吾兩廣議處不得則只有練治軍馬聽　朝廷征誅而已汝前次揭帖未見納地請罪之意於理不當接納汝可回去思省停當遵照舊規往憑祥伺候如此則義正理順且留一著以爲後日收拾之地夷人探知罷征是實計謀自緩就使不往憑祥其在永安日久無所事不得辭之而自去矣但此

只可備目前爾要久當有收殺方有以上副 朝廷
之意切以爲用兵之聲未可全然放下使賊有所顧
憚而求款於我益堅然後我待以操縱制馭而要之
以納地請罪蓋此事既出
聖斷百十年朝貢之國決不肯如是罷了後面恐更
有事也戍兵只打手殺手土兵當掣回其官軍且留
在地方待其班滿放回不時又發一兩班來每月只
耗行糧十石大要使賊知吾軍馬未盡撤而知懼耳

議處安南納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處甚詳悉趨見
頗有不同者幷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弑君篡國有覆
載不容之罪此非辯說之所能釋
上聰明神武方敘彝倫以懼亂賊案輿圖以臨舊國
若言黎氏查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癸齊難居
不可爲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
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弑王
氏三王叩邊求貢
高皇帝始惡其篡弑絶之後又因邊臣以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 下詔許之而
李氏世効職貢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
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
秦漢之故疆矣然
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爲聲教吾特取其效
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滞之見獨觀昭曠之
原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
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
必可久而以黎氏爲辭則是勞民動衆深入夷地以

援立莫知所在難必宜爲之嗣兒古無是理也而議
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以斷之也愚以莫賊信有不容誅之罪
矣今 朝議既宜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
兵威叩關待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聲教以管
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
之暫管而不與以眞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盜
之强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
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

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弑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爲黷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瞭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顛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
上否其餘略具前後揭帖伏乞鈞裁

議安南款還四峒

賜邸報迺得詳細經略舒令納貢謝　恩等項若㪍合未至坐軍門將兵部會議條件備云　旨意馬上

差人以一角付翁參政一角付職先曉諭莫福海使知　天朝曠蕩之恩且云莫文明等不日回還　欽賜印信不日差人賫去交付管掌行本官遵照　欽依事理作急恭備貢物謝　恩未文及整備儀仗前赴鎮南關外迎接印信其欽州四峒以舊地方爲界土地人民盡數奏還　天朝前黎氏僣設衙門在四峒地方俱各改回一應有行事務一一遵照　欽定事理通行所屬大小衙門官吏遵守施行等因者衙就以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目之可也先此各諭然後四峒文書總此以行皆當乘夷使未回傾心待命之日速爲之此夷方幸於免討自當束手聽命若稍久事定別生輾轉無疑也四峒未盡事宜別具呈請地圖舊提黃伯銀父子翁天達等册底亦不盡同全在勘官臨時酌處此事須職與翁參政親行方得明白委官陸柯軟弱文知州多顧慮而峒長黃文愛等亦必敺之以法使不敢妄生枝節適可莫文明等不知已回至何處且以別事延之令在於梧州聽候待四峒有頭緒方遣若　欽依先行去此經略四峒

之最要切已備達此意於翁參政矣伏乞裁炤

上李涔崖座師

往在浙中曾一拜書留都門下伏承舄履即日趨朝未幾不肖亦以交事入廣日與鎮部相從事惟時於邸報中竊窺老先生敷奏之略必慰翹慕而已自惟備數浙江兩任未及幾歲遽以畫衙虛名被當道奏改來此交事方獲就緒又有征黎之役冒險深入僅迺克之適交酋殞落訛言震驚又走至鎮南關審察夷情收割侵地直至是秋七月賴朝廷威靈老先生

鴻庇方得竣事蓋地方漸以多故心可勉而智與力或有非書生分量所能及者行之而後艱也不肖風骨寒峻平生多蹇倖得粗免僨事之責以無辱於門下爲幸多矣去年爲安南事蒙賞擁翎例當奏謝差人便謹此奉候起居萬里瞻依不勝翹跂

與翁東崖憲使

別後蒼梧五羊所留會翰並拜領四函六月下旬方入欽州版圖中間村落遷徙名號不盡同於昔日亦有大槩而已偪海以八月初三日赴關頒勑印所遣

入朝使者是月十一日自蒼梧起發北上表箋稱其恭順蓋玉池次江亦稍爲刋正也近得邸報首相落銜勤歸北虜深入圍太原遊騎至潞州中原震動不知此秋高馬健其執又何如爾王事多艱正高賢馳驅之時吾兄入蜀之行計必裂目眥見不爲遲遲也某交事完原行文書當奏請督府言欲并添註諸公聯牘言之而某事體又略不同決當自處但不欲有所激發而露其迹爾俟撢山回來面講也中離兄想日相見昨得一書似頗不能平於俚俗之口處世固

難但講學亦須精切居常如入情世事巨細表裏皆當穿透乃能脫落無礙與近時徒手單方然法而以意見穿鑿之者自不同也何如何如日欽州歸來公移倥偬久稽奉候專此奉承近況且爲兩川勸駕也

卷八終

小山類藁選卷九

書四 論黎事 江右事 鄭事 粵事

與蔡半洲督府 以下瓊黎事

某以五月初四渡海至瓊因陳副使已去吏胥更換一番文卷堆積如山如刪冊修路追糧之類上下相拗所屬互相觀望無一著實舉行者爲之料理四五日稍成次第其因循怠玩者稍嚴其法以懲之蓋不如此則事不辦而小仁者乃所以爲大仁之賊也此開事事姑息而官吏貪殘略無警悍如感恩縣知縣

分守道坐贓明白累提不動昨又以他事爲人告發姧計出此事已差人往提據此一端可見地方敗壞積習已非一日可歎也且如各哨報獲功次假使黎人有數十爲群官軍或追捕得獲猶可言功若只一二人出巢口安知非爲與鹽交易而官軍遇輒執之所以黎人非結宗不敢出既結宗苟可得手者豈肯放過今亦與明立約束但經撫諭地方黎人只有一二人散行被獲者所在官司細與辯問若無別項奸細情由即令本村黎老領回復業不許妄報爲功其

各哨解事軍人擅入黎村生事醞害者痛懲一二起仍曉示黎峒知之庶幾黎有所倚賴以爲生不然黎禍未息也中哨北黎港一哨自昌化入與北山屯等哨犄勢懸隔向觀地圖及哨道疑其孤軍深入所剿德霞等村多者一村至六百餘家賊六七百名非單哨所能克方欲與程參將再議之昨程參將差梁希孔來某言此哨欲且調黎兵打干等千餘名把守北黎路口而纤軍先剿羅活等岗俟既平乃分一枝西出以了德霞此意頗與某合蓋諸賊有稔惡日久在

所必誅如羅活郎溫之類又有何背不常可以隨宜撫定者兵威既振賊膽自破如千家縱橫德霞之類若有餘力則因東路歸師之勢以剿縱橫西路歸師之勢以剿千家德霞此願視吾方略何如爾參策甚爲萬全也伏望留察

又

昨見儋州申文言鳥搗縱橫二峒賊情與書生之見欲一齊了事不可盡遲然其中亦有與某初意合者蓋廟崎大蚕等村狗荒等賊惡除作歹不下郎溫

川以委曲為之開說若但以其未嘗殺害官兵而
賊巢未知此意又與黎停嶺腳徑路穿透大兵先由
鵝塘等峒而後至黎停嶺腳恐此賊先自驚疑而逃
二峒并力或外聽招撫而內為二峒淵藪皆當先行
以處之古人所謂赦罪并暧昧之過而行先零之誅
意正如此當行萬州擇土民素為賊巢所信者撫令
出官示以恩信又不可以使知剿殺二峒之意但只
難得人當詳審之

又

崖陵之役數年之前若有人申禁令明賞罰勦強扶
弱以漸制之其勢可以不至今日而積習釀壞至于
今日其勢已極雖欲不為是舉不可得已中哨地當
諸賊散處惟羅活最大初擬四哨並進今恐勢分力
弱合諸軍萃於羅活羅活既破據其心腹其餘諸峒
如四支無有不披靡者縱使遁逃隨其所往而窮搜
之可以盡擒南閩一哨預設以為開通十字路之計
既平諸峒進逼五指山下隨山刊木取逕路與閩峒
會則崖瓊儋萬之血脈始流通在前只為州縣之

諸兵旁而黎深據中間地形便利先為所得乘便可出
一者反為主故賊勢猖獗積成禍首前此議論者以為經
營在開十字路是也但兵難預料且須勉為之儻畫
旁阻礙則又當別處耳崖州之賊巢三日調度為難
才力細稍究某斬此賊劄又開羅活地勢廣闊田土
肥美既平之後虛棄不治則後為賊藪若招撫流民
分兵屯種設立衙門控制要害此皆不容已者候經
畫稍有次第乃敢具請伏乞炤察

又

征黎之役初意動調土兵搗穴深入功可指日而成
及入山之後親歷地方山嶺陡峻林箐密刺賊巢雖
破而所在屯結皆據高臨下弓箭悍勁土兵斃於箭
者頗多蓋從前講論征黎皆在外面遙度而實未有
真得其中險勁之實者信行之而後艱也本哨應剿
賊六千餘徒兵入賊巢已四十日所獲僅一千八百
名顆其屯結深林與原圖冊該載不盡者尚無慮數
十人剿之則我進彼退誘入深暗而箭勁可畏撫之
則疑信相半旁相恐脅而未肯盡來惟有占據要害

持以日月廣布耳目擇利而進庶幾平日稔惡者可以漸次就擒不至於弃免詿誤願降者亦可使之心服而不復爲非又本哨羅活德霞抱宥等峒四圍皆峻嶺茂林中開一段五六十里寛衍平曠其外將出崖州又復鎖以險逕此乃賊千百年窟穴有田可食有險可恃所資以稔惡者查得左右二哨則溫等峒地勢大抵相似若不乘此兵勢建立衙門屯兵控扼漸招各處無田小民住種墳實則兵退之後必復棄以與賊前功盡棄且深後患似爲未便其合行事宜

一面會行經略候稍成次第詳具書一利害呈請允此稟聞伏乞裁照

與商少峰兵憲

使至省書知軍從將抵雷陽相去不遠教言易於拜役甚幸甚幸向日擬不肖爲左哨與右哨俱在陵水如雨臂然其山川道路險易因得弁考之略知曲折小大地圖鄉道冊俱取在此數日所費力者糧餉移運前合用事宜頗有次第但海南法弛吏玩爲日已久撫朴枷杻呵叱之政日施殊損道心爾奈何陵水

云賊巢不遠右哨中軍即城中爲營此二哨又方便而鎭安邪地二支鋭甚以鎭安全軍當黎停益毗冀米縣五指而北通鵬鴣啼峒大抵營乃其喉咽處鵬鴣近亦議用兵但恐兵力太分以待後議故欲於大抵宿重兵以禁其私通暗透且寓投經略之意於守者其中閒事勢非面莫盡也向萬州黎知州來見以身任大抵但兵數太少更添一千可矣似聞門下頗取各縣打手及獞兵但得精壯可用者不在多也土兵諸事如渡海火柴行糧犒賞見爲區處每哨扣兵

數俱爲畫寛尚未得左哨數目爾海水四圍之內皆不肖擔子也敢不用心渡兵船大是難事此間盡數刷取擇而用之但會經渡海不拘大小皆押往乃硬收法也大約儋海南只可如此糧船近亦差人往崖陵鉤取兵將入境此間合用事務當造成小冊子分呈左右鄉導及地圖謹先發往儻有所疑據圖緊指之勝於臨時講求所欲見教者此使同不及幸幸

與陳海洲憲副

昨得蔽問書略評郎溫事勢此賊多而且很屯結或

渠泗城蘭州之兵俱相觀望堅營自守兵氣日沮賊勢日張遽欲行招撫之策恐所招者未能使之膽破心服反以滋後患也從來泗城兵推奸不肯向前在瓊城亦略道之鄙意亦爲蔽而責恙稍蹉拔營屯入郎溫督諸哨深入執事嚴差一官執旗牌切責今施示以利害若別處稍緩且合力以攻郎溫餘黨繳文兵少不敷分布軍門原劄有三哨合力夾攻之言則請各移一手本於中右二哨刻期約會夾攻仍一面呈請軍門蓋兵有多寡勢有強弱地有險易當分哨

之時豈能一一懸合事機惟不擇利害不顧嫌疑公彼我而以除殘救民爲心此眞我輩之事也若施似當參究此輩役稍從前征調一以驕士畜之故使得肆無忌憚南涯處功次何久未解與之藤橋向已奉告矣若蔽岡移營入郎溫此路尤宜處也餘惟炤察

與程宜庵參戎

昨解功至已委官閱視未報鄙意以其功潰爛猶可准惟細小當深懲之俘獲男口十歲以上至十五六歲使果爲土兵收留全活其命不須與之較但恐斬以爲功則傷和甚矣故凡功之略小者皆削之使不敢以幼口充數也賊屬老幼羸纍使人不忍見此亦造化一條生意不可令死於吾輩之手賣之不售者之不肖尚未知所以處之也其略可爲人養男以其生則皆發令撫養亦必海以北稍遠乃可爾夜中恩念本哨賊六千餘今僅得五百未能十之一後面勞費尚長而欲僥倖報功紛然並成兒戲今除土兵功外其漢達官功次不實者一切削去使邊方略曉有紀綱而脂其趨事赴功之心不然賊勢尚曼而僥

倖者已袖手滿其所欲孰肯向前爲吾用命哉高明諒同此意諸應剿小村如抱萬抱逍者可差人通查招之一字此時却用不甚著權麼之亦無妨爾

又

向在貴縣聞多淵等村之報地方有參念爲之鬱然恨不得吞飛左右酌酒以爲地方賀區區此心何心哉鬼神可質也後聞渡海諸公及軍兵等言多淵事者又爲之憂悒累日或中夜不寐恨不待剸刃於該事者之腹區區此心復何心哉亦鬼神可質也二哨力

不足而心有餘吾惜力有餘而心不足其得失宜有
閒矣故諸公理正氣壯直以玩寇觀望老師費財目
吾雪崖只知留賊不殺又欲久屯兵以防之雖區區
亦不能解也僕自端州徑來此軍門後事俱未之聞
明日即往廉州處四峒事海外悠悠念慮短淺想不
能悉及惟雪崖屏去別念以地方赤子爲念而善爲
之則區區尚有望日也伏冀照察

與李抑齋銓部 以下郎中

爲僕奏吏回得教翰始知 廟堂所以濫敘之意慚愧

無已廣東得報聞喻月梧候代日久又聞荊襄間方
有大徵役皆守臣之責也故黽勉前來至荊州方得
江右之報既入境遂無以辭也於前月二十六日接
管行事此地東連蘄黃西通漢中北控鄖洛南接巴
黔關天下之腰膂而制其四肢中間毛客雜處易動
難靜從前皆以僻靜目之特以所少者士夫應接其
餘則皆未易論也諸合行事一般與之料理待代者
而去庶幾爲不負此行銜盤峯小洛俱補僉憲甚幸
盤峯治武定獄有聲稱且足爲吾鄉出色初至地方

例該有題奏差人往附此未閒千萬以時自愛不一
不一

與毛東塘本兵

鄒齋僕奏人行只小啓奉候記室諒達尊覽某至此遂
彌月事事循前人之舊尋常批發無足言者江右谷
粉未至代者王涵峯啓聞亦杳然兩地所理皆爲國
事不敢懈弛但明當考察恐至江右稍遲所屬賢否
無由驗知只據諸司紙上心中又未能釋以此殊切
耿耿爾籌邊大疏已於行移中見之兵糧將材固爲

急務而議論太多刻核太甚亦能使人東瞻西顧難
於展布試觀自古大有爲之世何嘗有一句閒議論
參其間乎此樞柄全在本兵力持也侍僉敢及之幸
恕僭妄

與河南巡撫李盤石

某在嶺南時有事黎夷請給庫兵見佛朗機銃與諸
處所傳者制頗不同昨攜一具來此欲鑄給諸郡練
教適有江右之改未及行也然已教之鄖陽其得窗
迅速可達三四百步某又妄以己意爲車以運之

爲左右隨方變放每銃一筒管子銃四五枚可以迭發不窮臨陣制勝所不敢知若控扼險害似無逾此其最小者嶺外人謂之爪哇銃亦海外器人有銃手專習之賊畏之甚於强弩亦携來此謹以新製各二具上呈試閱之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想公武服無不預飭矣區區奉此聊備森列中之萬一爾恕入幸甚

答勘處夷情都御史萬治齋

使至承惠誨情禮勤懇不勝感佩昨聞王祠降來信

某諒終此九月初方得至漢口東從想已臨辰陽瞻奉未有前期也奈何所示盛文并撫苗公移不肖挾中執者所營發多矣苗情此間隔涉無由詳知曲折如所示用非其人欺瞞奸格又益猜疑者指摘病根最爲深切各道慮惡種尚留貽地方後患亦爲不易之論而設官控制圖惟久安則須據其險要制其心腹然積梗若惡必畧加懲創至其詭說有所分別然後其招可來來可久此處方略全仗尊裁而部意以爲用兵之聲不可不振永保二司以嚴令整飭以待剋期招撫之事且勿令有所干與各苗聞之知二有必剿之意不專任撫永保知其責在殺賊報功不敢以撫市於吾此固無妨於撫而亦有資於剿若但制賊亦所以御永保二司也承教愛之深不覺冗長公方虜思集衆想不爲訝也某此初五日離鄖陽稍前迎涧峯相望千里徒增勤慕使還謹此奉復不盡

答夏桂洲 以下江右書

横峯窘民急遂所圖請建置衙門亦如往年稍穀可

簇而出掠而有也故成此下策縣可立可不立可遲可速大阿之柄不可倒持而授之頑民糧米三千七百地方四十餘里又當水陸衝要之途理當熟慮而後從事若林頑民一時邪謀不度可否利害以狥萬一異時有設非分之謀以脅持上下亦將怵而從之乎其漸似不可長也且窘民不樂隸弋陽欲自爲聲教久矣特藉口於飢荒爾所割二十里此方居四之一就使立縣收其狡猾無賴以爲吏卒牙儈挾官府爲乃爲机而上弋二縣新割十五里皆爲肉也其苦

可忍言哉某謂立縣必多割圖里優其事力者亦欲
使衆共分其苦爾今此議固未可已所議當有大者
遲以月日設法捕其首謀三五人置于法使吾之紀
綱稍振頑民知舉措必由於上非邪謀之所可脅夫
然後與之建立則治可久他日縣官亦有所恃以自
立也東鄉萬年費力固多假使當初不一震驚狠子
野心姑息容養其能與之俱存至今乎利害遲速亦
可覩已承公愛念之深諭教諄切所懷不敢不吐望
裁可否以示

答嚴介溪閣老論 延恩閣

令价都下回伏領教言兼承勒石
宸翰并二記莊誦再四佟
上恩訓恭儉傳於四方孰不敬仰為公子孫守之以
忠貞世世當何如也甚盛甚盛延恩經始某頗究心
蓋仰體公所以超俗貽謀之意而以義理裁成之其
細微曲折有非流俗所能知者但聞之守巡諸人似
於部位高下之間更須斟酌居第為子孫計與官府
署居徙後觀美者不同望詳盡以付所司使作者不

至於徙費居者不至有後悔若曰勉為輪奐以為觀
美想公意原不如此因齎文人便謹此奉謝不敏歲
陽雩享伏冀順時為天下楙愛不宣

又

差人回承教翰獎予教至不勝感佩辱公知獎公事
創某事也伯爽之所築某固不敢當此然以公盛美
亦必以伯爽之所築者築之然後足承　渥恩垂世
範光絕縉紳之間且為衰人百十年故實彼狗流俗
之意奉承左右公所不欲亦某所不敢也鄙意見諒
益服雅量入夏漸熱伏惟倍加調燮副中外具瞻之
望不宣

延恩閣事答少卿石集齋

差人自北回領手教而考察之報亦至鶩沙竟不能
免於銷鑠其命也夫然世亦有戀鶩沙不敢為其事
今日與之同敗而縉紳公論又在此而不在彼不可
全謂不懲兩三分義理也所喻云云誠有太寒儉處
而付來之物并入支消皆有之某經理頗多非全不
近人情者半口於此老知分亦不淺竊以當世路蹊

馳之時惟有範我馳驅庶幾處已處人可兩全而無
憾此事估其未料等項價一千五百金一閣之費若
是泉入眼孔以爲太入時樣矣而復有云云亦可歎
也歲裏有一書達此老備道此意吾兄若有開并以
見教不肖亦老矣棱棱寒骨歿時惟少馬革一張爾
其佗自分已定亦不以爲念也鄉諸先生不及别啓
會間望爲致意切不可語外人恐增紛紛爾不一不
一

答鄭東郭司成

去冬賢郎過洪都辱賜提誨即欲奉復以所教諸事
方在議擬間未能審其利害之歸不敢率爾以請茲
意常存不忘也大抵末世以空文爲政猶以空言爲
學不稽其實而徒取必於期會無益而以滋弊端近
至撫建二郡畧取諸司條貫閱之文與實違如種長
一事縣各不同亦有行之既久上下相安而不必易
者惟官吏之掊尅瓶役之侵漁則無異也某以爲此
不當專在法上用事惟當於人上用意去一弊者猶
爲迂論要必去其半以威其半然後庶可以止區區

非其任也奈何其他諸事大率類此昨至撫州會明
水知去歲有華蓋之遊新詩琅然誦之如出入雲壑
而聆山水之音也尚量舊學培養新知此晦翁家法
諒所謂邃密深沉諸兄必有得於是也樂水樂山與
雅言好古旨訣不知同異似未可偶一登山便如此
判斷也何幸更得承教明當往金谿夜中有此殊不
盡焰况幸甚

與唐漁石本兵 以下軍事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已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

之時土兵徵召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闔
困日久饑乏內相抱怨有惡六人已計擒其五餘黨
雖猶拒險推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
當有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
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
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動三二千徒
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
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
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爲害尤急者

治之因以成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徙之憂
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自下
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銳
益以新調以剿賀縣若仗 廟堂威靈此三處逆今
年內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裹明年力或
可為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議劉繇王朗今歲不
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
半為盜區此亦不肖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
處用兵恐驟閙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
剋期不日齎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炤

與夏桂洲

某守土無狀致勤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由
煩瀆 側聽近者恭承 廟算各險寨悉摧破其勞
其費皆有不容已者蓋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
陸二路自 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嘗掃
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撤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
遠一郡幾為絕域前提督翁尚書題奉
欽依剿捕近巡按御史復有宜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
以哀告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
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
蚤又徵兵太雜且遠蓋以十月後進兵賊已收穫上
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潦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
鬬志兵倦糧竭勢不得不遂解散也某向備數廣西
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
軍食又以魚窩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兵
精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
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兵力亦有餘偶

值機會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綿亙百十里與柳城
融縣各巢相倚為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剿所
謂上油峒則柳城巢也所謂古龍古郎黃頭三峒則
融縣巢也誅此數惡魁因以震怖其餘廣右猺獞不
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稍振而後惠流而撫可固
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
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拙無能但得地方畧靖
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
豈敢復有希冀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與閩石塘太守

某備數三年不能綏輯夷民與地方共享安靜之福累以兵革殺伐干貼　朝聽心切不安然事有非獲已者賀連之寇連結三省爲害三十餘年一縣城門歲中爲之屢閉久議征討力未能及每歲調兵防守費不可言故決意興師而某適有改官之報念處在地方不可因某一身去留爲前却也幸荷公庇以能成功從此不敢多望或者十數年尚可保無虞較之每歲防守之費大約只用三四歲錢糧爾但某已遷

官而興此役恐不知者以爲好事初意欲留後面一著候歐紵菴來結褁而歐久不至制書已逾一月勢不可不奏報然其中實無所爲也亦冀公亮炤之

答朱秋厓中丞

使至承教諭厚備知何自定海雙嶼賊艘摧敗餘黨逸入福寧者悉就俘馘漳泉之間海道清肅非尊算定令嚴不能及此也甚幸甚幸天下事慮始之難至於樂成不約而同觀之閩中人情可見堅咬牙根硬挺脊梁皎然此念不渝彼顧望覬覦者徒爲紛紛爾聞公移文則有及嘗議與之商者不見遲報無由知世折此國體所在非止公一身之進退想當國者自有主持不然世間豈復有一事可爲一人敢任事哉某抵家苦於應酬比上未有前期諒在冬初盛使還附承近況餘非相見無由披露炤亮幸甚

卷九終

書五 湖貴苗事

與嚴介溪

差人自北回辱賜教翰備審台履多福曷勝感慰湖貴戎務議之多年近日兵困財匱而事尚未得寧妥此臣子所當竭力致命之秋秖愧材力不足勝任豈敢妄分內外勞逸以為前却承諭纏悉公至誠體國如此而某不知奮勉異日將何以見門下初抵地方諸事方在經理然其大槩已具揭帖中此後冣集

衆議酌量事機須有長遠規模不使旦服乍叛如前時以貽 廟堂憂念此不肖一念報 國酬恩之本心但不知此心能自副否爾諸事容經畫略有次第再請謹此奉布下忱

又

入夏漸熱伏惟台候動履多福某至此半年矣兩省苗夷頗審情偽其聽撫者雖不敢保其終亦不以詐逆之撫循安插此時似靜惟貴州之苗驕猾如故名雖聽撫實欲懈我乘間出入為患今其故當決策以征之以紓目前之急且省防守無窮之費事有勞而不容已者此事是也失此時不為之處貴州附苗郡縣將蕩然矣其用兵事宜一面區畫謹將大節目數條開列具奏數年所以無成功者任事之人心力不一而土官與賊為奸遐昧之見所以控告 廟堂惟欲乞

天語丁寧數言使之有所悚懼法一令行則事易集伏惟陳說之際少留神慮則某與地方不勝幸甚

答湖廣巡按王思質

使至承翰教興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綮其中有不同者蓋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為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五六年以來只有敗衂賊氣愈驕苗治齋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賞其渠魁所謂傴僂者可謂至矣而糧不可繼則又及以至今日挾撫以邀

糧貴州去年罷兵議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
千近存者三千四百單矜府見兼又乏糧無糧以供
軍而況可以供賑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
計兩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爲有害而無利
不得已擇其利多害小者爲之猶勝於玩愒不爲也
賊自去臘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閒出刧四十餘次彼
中俱隱諱不以相告只欵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
難掩遂至攻打衙門刦搶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
區姑息之術所能靡也數年來或撫或勦求一日之

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
只恐未能爾昨孫兼山道長過此持重分北之誨所
譚更詳切恨不及與執事一會也尚容請教

答貴州巡撫李三洲

前承教謂土官撫內官軍防外乃今日之要領誠然
撫苗之設正欲施此策其效竟如此固貴州事力單
薄亦由任事之人不能分公之憂以至于今日也不
哭孩兒誰不能抱任其哭任其止而因以爲安今人
見識大率如此湖廣見有撫苗二千歲費四萬餘豈

可久之道但今方有事貴州未遽議及爾使貴州防
費亦如湖廣非但力不堪就能堪之亦坐而自困也
初至此時力破此閒一種厭厭無氣之論而以知痛
痒三家醒覺之近覺稍稍振動將來集事或可望也
土兵路程遠近亦要緊查明即開入咨道書冊以便
剋期運道嚴督防護趂此時水長挖運不大段費力
爾

與翁東厓本兵

昨奏本入還領教諭知入都清吉甚慰仰思箇情諸

事俱蒙覆允所陳大槩只言當用兵耳地方荼毒之
狀尚未悉言去冬以前且未暇及某正月至荆州即
移書三洲言此賊去年不得耕種今春乏食必出行
刧宜急爲備自三洲以下皆以戢斂告至二月終始
聞道路時有刧掠恐其因某至而驚疑亟刊告示令
地方撫諭又皆以戢斂告其實不曾戢斂特彼中相
蒙曰又苗出不能禦既飽而去則幸以爲安有姓告
被刼不但不行且逢怒也所以紀綱日壞生靈日困
官司守候足占陞遷委蛇而去莫肯爲地方任事者

此賊決須征若復因循無有了期竟亦不免淺費也
及至圖之猶爲省力今論者無他只管曰難某以爲
當就難處猛著工夫國家有事人人都欲揀其易者
以爲身圖儘更有難於此將以其委遺
君父邪昔年海南用兵有數村當誅某謂失今不誅
必爲後患時皆以某爲太很今之叛卽此數村又要
動兵十萬尚未肯行天下一種因循便身之論誤
國家寧有紀極議論相持初發本時原無所指不意
乃今有當此語者想都下必有所聞公亦可意會也

委曲處之看何如

與嚴介溪

近七月二十日差官陳經綸至伏領二月八日教旨
捧讀感激一間之難累年弗決公以天下之心爲心
發慮深切某受此重託其敢不以公之心爲心前者
條具近事上請已蒙允行竊聞外議尚有不盡同者
蓋未覩此間生靈荼毒困苦之狀衛諠條自正月至
六月數月之內刧掠大數此皆從前有司蔽而上官
不盡知或知之付於無奈何而止者銅仁思南石阡
之境數年以來村落蕭條日下不但銅平一處各處
苗賊相挺而起雲貴道街甚於畏途使若稍可得已
某何苦而必行所難誠不忍其毒也大抵居官者有
時而去日子可延捱故凡言撫言處不過設好言以
殺日前爾豈知水火望救之情一日甚於一年及此
時而圖之尚能有所全活以後恐受害愈深更難於
收拾也某始入境料賊春間乏食必出刧掠卽行預
防二月中又刻布告示招諭地方各官惟務隱蔽嚴
切追究乃得聞此梗槩尚未盡也使某復不言將誰

言者是以不避煩瀆條具上聞伏冀炤察

與李三洲

聞得水西有出兵之意此酋若知利害必然須出若
果不應命亦當有以處之林副使前日有文書詞說
頗多大率欲中止爾已以未可語之林石至銅平未
有一字相聞想規畫未定又聞雲南陳知府道公有
欲撫之言此賊近雖稍靜只是倦而暫休刧質人口
坐待取贖冬春閒食盡賊完勢必復出若果撫得亦
帖目下可減坐食之兵又絕他口之患某安敢

哉望見教成兵須林石料量擒當在滅若干乃能酌
處春間兵尚四千患且如此然猶可諉曰官不得力
也今有林石矣再看如何

與李古冲少宰

麻陽銅平諸苗悍勁與兩廣不同苐其數不如兩廣
之多而四面皆流土衙門犬牙相入其爲苗巢穴者
亦不如兩廣之遼曠也其所以蔓延至今者蓋由上
面議論不一而下面人情觀望以爲向背以前成敗
歷歷可數至今此意尤甚旁撓陰沮事體解散致賊
愈驕土官愈玩某一書生耳非籍　廟堂之威令其
安能行哉去冬決會兵因人情乖忤又水西該兵三
萬其土官死子幼無人領兵酉陽平茶鎮溪三土官
雖殺各招苗以爲用逮處此數事畧有規矩則已逼
歲暮春臨非其時矣勉期決在初秋入秋用兵有事
利便明春散兵招撫餘黨即可安插耕種俾其得所
前兩次不能收功亦由春夏深入非其時也此事思
之甚審恐遠方傳聞有不盡知者如湖廣諸公尤急
鄉井勿怪其然但深痼之病憚藥石之攻畏難苟止

要又藥石終不能免也病日益深費日益大及今速
爲之猶可省力耳此其利害殊不難見儻有語及者
煩公微道此意也

與張龍湖閣老

湖苗未叛之先只有晃州便水一哨軍兵共一千四
百九十八名自用兵後逐漸增加防守至一十四哨
某去年到地方查各哨見在軍兵名數四月內據副
使陶欽夔冊報新舊哨兵共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
名每官軍一名每月支行糧六斗打手一名每月支
工食銀八錢仍支行糧訪得打手假冒者多而行糧
工食增加太濫亦非舊制乃委官查覈汰其老弱其
行糧亦改從舊規每月只行糧四斗五升工食六錢
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起至二十八年終止據辰
州府造報支過銀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九兩米一萬
一千八百七十二石二十九年正月以後不與焉此
皆當時三司會議題奉
欽依以爲經久之計者但湖廣錢糧歲有常數今又
加增此項費用歲歲無已將何以給之湖費之苗非

有高山大川爲之界隔其田地犬牙相錯貴苗未靖
湖苗未可恃以爲安湖既未安則兵未可撤而轉輸
未已是湖南無時而不用兵也此但爲不才官吏苟
安目前因循以待遷則可若爲地方經久之計某雖
昧決不誕謾以相欺也故思以逆道而暫勞之若智
力淺劣不能勝任則某有罪焉爾其他利害屢嘗建
白亦已具告記室伏冀炤覽

與徐少湖宗伯

差人回領教言且傳面諭委曲人情變態又知其必
至是亦付之無可奈何而盡其在我者以待之而已
所以累次未敢以苦情訴於公也都下議論或所見
不同或傳聞太甚譚者無心秀才氣習從來遇事便
嚷不足怪也最是南部有一樣議論純是私心騰譁
湖貴撫按皆同惰歡沮撓至去冬愈甚不能得其心
術之微但竊以爲醫之治病前醫不效後醫必爲之
審證易方理所必然終不可爲前醫諱失而待其自
斃也當此時某何敢言惟有勉盡職事以聽老天與
公論耳某人大與爲表裏事事相左去年所以未敢

進兵大率由此安上官病故特其一事耳近某既去
竹坡代之料檄兵事無一可恃亦幸於去年之未進
兵也大約此事固難然以當今之全力治此數苗亦
安可以難而委之又安知他日之果易乎　廟堂之
議若盡出爲國事而中某失者敢不奉行若出私心則
古人有遭此事者范文正只爲元昊一書至欲殺之
况區區幺麼亦何所惜哉惟公爲我籌之

與潘樸溪司徒

春間人回承教諭辱念及地方甚感事之易見而不
忍之心易動者莫甚於寇賊毒害生靈而世間
尚有一種邪說陷溺本心惑世誣民倡之者往往氣
力足以申其說幾何不至於率獸而食人耶公有志
斯世者宜其動念其他諸事大抵以此意推之世道
或將有望乎有二疏爲缺之餉糧援舊例以請不知
經由貴部否望公爲覆行若嘗怪辛熙大儒亦隨衆
乞度牒此與度牒何異計窮策短惟公其念之外惟
及時保練不宣

與馬師山

此間事不可謂之難特三省人情不一議論多異任事
者幷所任之人觀望前却相持累年至於紀綱日壞
盜賊驕橫民生可哀尚復恬然以推避爲長策也其
意念之差乃上自柄臣其他可知也然其爲說亦無
他惟曰難耳更有難者將如之何某入境盡力與之
辯怪怒怨謗無所不至惟自信以待之今亦稍定矣
秋間舉兵約年終可畢事然亦盡其所當爲者如此
利鈍不敢預計也恐兄爲某憂故一及之

答前吏部李鶴野

人至承教諭委曲諄至信所謂憂深而言切慮遠而
說詳者入楚以來謂苗事多矣未有能爲是言者不
肯開路多矣此數殘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
非苗難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群
聚出刼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
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
信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爲生
靈謀而爲賊謀眞所謂衣冠之盜也昨初三日兵已
入山間賊道入老山立寨扼守山林之賊惟思散逸

不患固守蓋幸其株守以待我之用前叔姪皆斃踣
行無附腋之虞米保無內顧之憂一舉深入求賊所
在計不至疎脫也貴州安氏兵亦至亥鶴銓親領志
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
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苗爲一時免責
爾不知湖廣而知貴州非叛而何對爾山下數村乘
此時亦爲斷決之大抵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不肖行
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苟安隨俗可以取悅上下
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

君上下無靦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與執事
未相見承披肺腑相示不敢不盡其愚

與李古沖

十月中鎭遠錢王事行附短啓令舍弟轉達恐錢携
家行遲此時尚未達左右也某在此强支衰病自事
荷公庇藉幸獲就緒諸軍以九月初三進山十二日
兵方大集而連旬陰雨山路濘滑至十月初方齊數
日刋伐竹木通路但賊之巢穴兵無不到盡得所窖
粟米以補軍食賊走入深險山巖各不能有所資

諸軍四面圍壓衆爲二大寨後又幷爲一寨首惡幷徒黨擒獲頗多惟大渠龍許保者尚據險未下然食之勢困走無所之此渠類往年閩中所謂鄧茂七者破省溪印江石阡等處爲地方荼毒十餘年今幸就擒其餘十五爲群竄伏山林餓死者多因而捕之終歲累可盡也惟湖廣續奏數村素與貴苗相幫近又爲苗之附近者不乘勢誅之必爲後患進貴州既平則抽各哨精兵出其不意只有八九村不甚費力其餘悉皆撫納以剿爲撫庶撫可固爾方將進兵

後所獲功題知本已寫就是日得龍許保報又俟查明須遲數日故此稿尚未及也容後續報

答楊僉憲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向所聞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横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放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住土官交通蠱之矣有奸民爲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又有土官爲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又屢年土官讐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反制土官故其氣益健而吾以三省不齊之人心持累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糜費甚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菁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抉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之策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即此意也惟湖廣蠟爾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衝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今湖川會兵剿之

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與嚴介溪

四月二十八日以近獲苗功奏報是後賊衆內自驚疑其中有稍曉利害者咸有息肩之望追究首禍之人群執龍許保以自贖有此各苗內分雖敵勢難復合因而處之可獲粗安也湖苗已經撫定雖有數村陰合貴苗但貴苗定則湖自弭近時士大夫論事見影指形信口變換見用兵稍有差池則云貴苗原只該撫不該征及稍有功緒則又云湖苗亦該征不該

撫故湖川一省前年一議論去年一議論近日又一議論近且如此況於遠者然豈深思所以當征當撫之故哉征固難撫亦不易也　廟謨已定似不待某言然亦不敢不盡其愚惟諒宥甚

答胡泉厓禮部

人至承惠書甚倚存念貴州事大槩如此所謂一二處不容住手者此苗自進兵卻聽招爲官軍把路護糧湖廣官因而撫之求保二司爲之擔承無辭以誅之亦聽其招而已古者治夷狄類如此能許保作亂之心未已特其黨恃於兵威願授官者衆故群相謀遂執之以自贖此賊驍健狡詐神出鬼沒若非其黨內携亦費日力也若思州之事則酉陽土官陰爲之主內有酉陽兵一百五十昨許保云然然此土官驕橫喜結納最不利地方設總督往年屠平茶殺官奪印而挾其厚賄術求人情蜀中士夫都下公卿間多有馳書爲之饒舌者某亦以苗叛未靖令忍未行此酉恐苗靖而追究及之又日下方與各保[illegible]二司土地其爲此者蓋欲以多事撓不肖又欲因是以

撫而去之尤不利不肖在此也善後不無奇策只臨撫之後各村立之首領合數村立一大首領而又各屬於守備參將等官惟出劫殺人等大事則令大首領會小首領執以送官以土俗治之大者償命次者償牛其餘仟從故俗要之略有羈縻而已詳立之法彼亦不識故不瑣瑣也出沒要路戍兵亦不敢廢遂其久後相安更詳議去留但區區亦老矣日夜思歸行以罪去亦所幸也不多及

與徐少湖

昨差人回領教示及苗事甚荷憂念湖苗當撫者多當征者少貴苗則皆當征皆當征者當惟患力之不足而不惡其濫善惡相參者恐有濫及無辜尤須分別且湖苗先已聽撫其數村間有征剿之意亦來投撫則無殺之之理湖貴之相推諉某人時已有是言彼皆各有所依以相傾而有幸不幸而不肖惟有耿耿一心上對

君父其來也原非有求其去也復何所恡若以數萬生靈之命以洩士夫之私憤則不敢也萬御史之言

沿襲舊語欲爲貴州御罪其主張全在　廟堂廟堂不主共運酬結何時已乎近日首惡被獲人人方幸息肩其餘事情不能恰好者只責岳隨宜調度可以無事不必爲多說以撓之也思州被刼緣山出於酉陽任巡撫先知之故其本後露出數句含糊不明而專歸咎於湖廣亦不可曉疑數日另容詳報

與李古冲太宰

自首惡得後地方無事貴州諸公遂有苟安度日之意就有一二殘黨者亦皆不理在內又有噏爲之設

策使其推賴於湖廣以起爨端而困不肖然動干戈以快奸人之志不肖非若人也不相忖甚矣雲南之事頗聞之否諸營俱被衛堡無完軍矣苍勢頗大而任事者稠載而北以爲彌縫之計不知廷議意何如也地方日益多事奈何差人便謹此附報

與貴州巡按董近淮

吳黑苗若參宗舉以擒督屬地方官蓋巳有可獲之機而衆見不同內有勞撓阻沮屢失機會其爲說無他不過欲省費而速了事耳自動兵以來所費不止數十鉅萬如投水中渺無踪跡奈何於垂成之際而計此彌縫之末兩按部咨必以擒獲首惡招撫餘黨爲言而

明旨直責以剿絕餘黨況首惡而可故縱以遺後禍乎使其實出官聽招尚慊無以塞責況乃深居僻寨而來招之詞出於烏羅上官之計謀而徤步爲之傳遞乎觀其詞豈有來茲之意而上下相蒙以爲可以了事信掩耳而盜鈴也昨過鎭遠會竹坡不知何如向蒙以此見教某愚拙而以不可答之又復與沈總

兵一文頗詳想渠諱匿不以奉聞也容令分守道轉差惟執事以地方爲念奉揚

明旨以督屬地方官俾始終一意除此禍根求綏生民則地方幸甚

與李古冲

去冬聞公去國駭不知其因隱微曲折必有所伏差人回領教翰浩然於去就之際可謂大丈夫也某此間事中脅勞撓坐中含沙者三年秉執愚性與之相捱至今猶未已自公去後都下再無開口處一二以

書來相告語者大率如陳咸之父所以教子愈使人潰悶非拙性所能也爲輸爲彈隨所賦予兩吳賊尚未得而貴州諸公議論不同蓋其倚託幽陰觀望風旨欲以久不了事爲不肖之責近嚴行石邪邑購捕甚急計終無脫處也諒欲聞故及之山中無事進修愈有味不知此孤蹤何時得操杖屨以相從臨紙愴然不盡

答湖廣巡撫屠竹墟

吳黑苗者貴州自去冬陰行招撫之策其意以爲此苗聽招目下可無事以懸賞之費賞入賴縫而求脫手某不知其說也催之愈急着此數日何如運湖北之糧以贍銅仁此竹坡所見該部原不敢主而推來此然貴州事有易爲者尚憚頹望不爲而欲以難事責人誰敢任之某惟公議是從耳人還奉復不盡伏覃裁教

答貴州巡撫任竹坡

承諭纏悉吳黑苗之遲獲去年銅仁各官雖有其心而無其術爲群苗所欺捱中間又仍爲不同而招之一字文梗乎其間所以遲至今日然不得終不足以了事者誰心中自打不過不待都下人言也湖廣事亦未了故

明旨有立功贖罪之言此乃巡按一時勘報云云亦不敢必言了事也冬春間都下有一時貴兩寄聲於不肖云銅仁之事可以速了彼蓋欲始之以征終之不能征而招之以見其難爲他人地耳吾輩身任其責自當竭力必誅此賊爲地方久遠計豈敢曲徇時貴一言而有所前却哉願公立定脚跟若有罪責必首及不肖公固任未減也劉糸議貴鄉又同年也願有以厲之幸甚

答董近淮

咋者承教謂銅仁事曾具疏題請教於竹坡某大意地方諸苗幸已安靜兵勦事已久只黑苗一夫亦在囊中第一時竄伏未必遽得將已撫諸苗情由上報而黑苗責令地方官設法緝捕期於可得而不肖亦不得辭責者事體之不容已者竹坡以爲如此則是請旨將黑苗安在他頭上務捕是置之死地回書大開

前疏故且停不行矣黑苗原在貴州頭上何爲死地自媮食繇何與他人任地方重責不爲實任事而欲支吾巧脫以玷淸議某豈敢以此誤竹坡哉况某辛勤於此五年矣事已七八而以欺罔終之非惟不敢亦所不忍也謹具疏稿奉覽其中詳細改日容別陳之烙亮幸甚

又

差人至承教督上前來不肯初無此意竹坡以書來言者再遣伍參議來言者一又遣趙副使劉參議來

言者一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如不肯之意則欲得吳黑苗而後　奏報一時收拾乃爲穩當若隱下吳黑苗遽論功希求　恩澤恐京師士夫亦有心疑不可欺也故明言責成之意此本特以見大兵已撤諸苗已撫首惡亦擒以解老師之議初未嘗偏害貴州也如言黑苗非首賊今不在貴州而在湖廣此欺心話豈敢出口又况湖廣不爲應承紛爭何時了邪邊道長拜近日徐道長二本一意他日當另爲議報大抵中世士夫學術不明心術敗壞議論頗僻各使其私

不能一一與之校量不肯本已於前廿七日差人賫上亦不敢放下吳黑苗特去趙劉任俸之文而不肯之俸仍任也正欲左右奉稿上覽忽承尊示千里心同不勝欣幸謹此奉復

答徐少湖閣老

昨差人回承示治齋之意淺陋不足道但恐譚之無益爾何也某受任日久而惡賊至今未得

詔旨譴讓人言屢及負罪皇愧如涉淵冰所以未敢決於求去者欲得此賊以塞責而後行縱使得之猶

不足爲勞也况敢開口譚事哉其不足聽信也必矣治齋方登大位以天下人材事

明主所以流聲實業竹窗者將萬萬於此區區一隅之業十數年已往之陳跡似不足以芥蒂其胸中也愧無以復命罪死罪死

與王東臺尚寶

某此刑事已定安但一渠未得蓋挺身深遁諸苗多爲其耳目者亦來聽撫而某不之許貴州諸公指以爲失策謂悲閣日久不如許之以了事某謂此賊在

前之罪必誅不宥且年方三十乃推數人留之姿爲
後患聞貴州亦嘗以其議誅矣 廟堂亦有主其議
者不知何如也今差人賫本去大槩言大兵已撤諸
苗已就撫地方無事所未獲者黑苗一賊宜且徐圖
以解士夫之惑某今年衰憊特甚日夕思歸倖望了
得此一事不負所以來之意然後唯所欲耳都下若
有所聞千萬見教

與居竹墟

部中所咨徐道長之本久已行到向日題本因有此

咨故敢決也但其意在設立總督而兼治齋之議疏
然治齋去後遺此數條彼時遂不舉行其二三行者
亦已更改非復初意待各道查議來看何如大槩此
間不患無兵惟患無餉糧眼前雖可支吾持久似當
通變此一事爲要爾必前本有下落方敢題上也前
發本時有以通餉遣相勸者某謂自古刀鋸鼎鑊皆
儒者當之不聞迂徑以求免也知公同志故敢奉告
密之密之

卷十終

小山類稾選卷十一

序

清介叟家集敘

清介叟鄉士夫爲曾大父桐廬府君別號也吾宗[illegible]
宋元以前處而耕于野出而仕于朝者皆能自植立
以聲其家入我 朝以儒術顯自叟始初治禮記辨
析考證具有成說復專治毛詩本經據傳參諸儒議
論而精去取之視禮記有過無不及焉手澤尚存丹
鉛之法炳然可攷也作文章恒不屬稿而敦雅典實

無一語贅大抵以無詖詞無險語爲主發乎情以達
意情盡意彰而後已工拙不暇計也爲太學生杏生
餘二十年始拜官居官不三年復棄去平生所爲百
不一遂意文章非其所欲自奮者應酬所裁竟亦不
自珍故稿多逸晚年盡斂平生而歸諸芳杜絲野之
間秋稻晚香冬醞初熟翁子幼孫森立左右台笞之
樂宜浩然有以自適者方且拳拳集古書立家範以
教子孫而與族人勤一生而無悶焉叟之用心可知
矣有剛烈之氣有耿介之節有精覈之學有純習之

政進足以扶名義成世務不幸而遇世變則死忠死孝亦其所能爲而無歉焉者顧不克展布於時而約之爲一家之政積其不盡餘意以待子孫叟之志足悲也夫叟之書聚而子孫未能讀也範立而子孫族人未能守也所待諸後又如此其解顔於九原否耶因撿舊篋得未逸稿若干篇懼其久而竄壞益甚謹次而錄之藏于家名曰家集俾孝子順孫觀之其亦有所感而興也正德乙亥季春吉嗣曾孫岳百拜謹識

浦北林氏族譜序

雅菴林先生始以太學諸生入仕拜寧海審理一旦投紱徑歸人莫有測其意者及己卯夏變起江西岳乃知先生之有見于是也而追憶其時則辰[illegible]巡一紀矣因歎曰天之所棄不逾其紀紀數盈也盈必變先生之亟去也其知之矣既又歎曰夫順逆利害之際其故不難知也然徘徊不去卒以身與名與之俱憤者此非獨其見之不豫蓋亦有中立顧望之心陰持其閒欲坐邀幸成之利而外示假褻以欺淆議

固天刑之不可解也故迹其禍福之所終而以幸不幸之數觀之則先生亦幸爲不蹈其難耳夫惡知必決擇於中者尺度果若是嚴邪某之先祖父領命知淳鄉道洪都奄棄館舍蓋於先生有不涯之恩是以知先生最詳方且述舊恩登吾家乘以昭示不忘至其去就之大節又將與天下道之使知十載之前亦有深識遠見如先生者世果未嘗無人也況夫林氏子孫其寂無一言以制厲而勸告之乎特書于其譜之端使凡立身應變者皆如先生之審決不苟焉則是譜也足以不隧矣

新昌蔡氏族譜序

蔡出姬姓以國爲氏居會昌中散騎常侍劒自上蔡家洪都又再徙于豐步鎭其後易鎭爲新昌縣而蔡氏遂爲著姓譜作於常侍七世孫子飛又十世孫府教授適適大合群族世經而支緯之視舊加詳焉正德庚辰冬南臺照磨純中出以示余蓋自教授至今又百餘年其間壯老生死之消長去來者又不知幾何也譜不續將至無所於攷純中曰吾將續成之今

因爲之說曰近世士大夫家類皆有譜迹其所以辨據稱詡假勤反覆本始不爲久遠無窮計然未及數百年而至湮滅者何哉蓋譜者家之迹賴以著而非所賴以立也古之立家者必有孝敬友讓之實而制爲經久可行之法是以卿大夫以下各立之宗雖至百世之遠其昭穆疎戚之叙不待攷而知其吉凶慶弔往來之情不待强而盡其法素明其習素定也後世宗法之廢始於宗子之非世官士庶人之家又疑四親室數無敢爲大宗之說者是以不待情盡服盡

而族已散迺區區收拾墜後之名字故實以爲辨據稱詡之資不亦末乎記曰別子爲祖謂公族之爲大夫者而非止公族之爲大夫也士庶人之先固有德在子孫百世不能忘者亦可以義附之吾觀蔡氏譜其稱常侍君父子也功烈氣節震耀後代至其崎嶇百死以全其宗又蔡氏子孫所當疾首痛心百世不能忘者不能忘則當祀之祀之則當立之宗以主其祀而有事必告純中欲尊祖合族爲久遠無窮計自不忘常侍之心推之以達於宗而譜其名實之迹又待焉則先後本末兩得之矣若夫四宗並建親盡迭遷禮家言之已詳余特辨其疑於太宗之不當立而觀蔡譜之可立有如此者故云

集山書屋敘

距崇陽北五里有山曰大集汪兵部希周嘗爲余道其林壑岩洞之美余未能遊也而杖屨飄飄已如凌二別邇鄂渚而循山麓以下上焉山故有張乖厓作今時書院歲久湮沒至汪君乃翁更度幽勝處屋而讀書其中翁嘗以邑造士選入泮宮輒辭去不就退

而寘棲是山取所讀之書而益諷詠之且忘其年之既邁也夫人情於天下之物凡有慕焉皆足以移其中惟山水之樂得之則其趣愈高其心日益以靜而讀書於山水之間其樂又有甚焉者觀世之讀書者或未能深悟其樂而山林靜養之士亦自謂真有所得而無事於書是二者余交病之翁之避寵辱屏世味而從事於斯也精詣冥會意象俱忘山光水色入我襟懷豈無足樂者乎謂之書可也謂之山水亦可也謂其出二者之外而自有所樂亦可也然余未足

以知之是山之勝後乖庢四百年乃再發於翁人心山靈果有默相酬而不可詰者邪姑敘以志吾之未始遊他日儻得遊焉尚當從翁以盡扣其妙也

太玄集註序

揚子太玄自司馬氏註出而諸家之説盡廢然玄好者故少今之學者皆稚不好縱有好精力亦無暇及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余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説玄明暢詳盡因幷讀之患無善本可以讎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

侯景周方圖刻玄乃出余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謬可正者數處而闕其疑敘曰子雲之爲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賾矣豈待別有一書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莫子贊易傳存其辭於大傳中而世之爲丁何焦京學者方敝於傳注拘於術數莫有能究其所由然者也子雲博極群籍又好深湛之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容已者於是考之於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之於曆則四時分至之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於易不得其説乃以爲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己而後明也於是會而爲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而極於八十一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清而運於上者爲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纏之度皆可考故爲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黃鍾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

其節候分秒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眞有相合者而不知易已有之以爲待己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曆及京房卦氣夫太初漢人本曆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爲牽合無取若其十二辟卦次第雖襲文王之易也特房用之異爾子雲玄首顯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其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爲言不離於

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白劉何爻于號爲精淺陰陽觀子云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余嘗謂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他得失先儒之論已備學者擇焉可也或曰象數亦有一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有數盈天地間皆象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有其所起有偏全故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爾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之矣惠安

張某維喬敘

壽圖敘

楓溪薛母蒲人今年壽躋七十其子訓術師清輩以春三月朢舉其子孫有勝衣能拜者以上繞膝爲壽而內外宗之姻有戚屬咸會先正德丁丑每年甫六十始爲壽壽則有圖繪歌詩文辭以章其盛自是歲每一舉而未已十也故及今七十又加盛是圖所繪不于其稱觴戲彩而狀楓溪之山川景物奇峰翠岫清峭壁立形勢近遠錯落於筆墨濃淡之間溪流順徹沿之而沫珠旋而波縠如石激而風約之雲烟吞吐青白互映飛鳥行空古松生態眞有使人俯仰天地之高深而欲托形於其遠者惟於其嘗草碧桃然後知爲寓意北堂之壽夫人子之事親先有孝敬之實在中則有不容自已之節飾於外實至矣而節有不至者乎未有不篤於實而能飾其節者也飾而至於歌詩文辭又至於圖繪極矣然皆自外至者與曾子曰一草一木不以時伐之非孝也而君子蓋一舉足不敢忘乎親蓋自其愛吾親者推之至於草木

之不敢不以時伐自其謹吾身者推之舉足不忘而發高臨深之不敢苟則夫山川景物之在目默而存之皆吾孝也又況深於孝者則其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山川景物之和皆與心會夫是謂之至和而以壽其親天性之樂可勝言邪昔之人嘗有事親之心而其力與時不能副者陟岵我杞之詩於其所感蓋有餘情焉若子兄弟之心與力既足相副矣而猶人壽考康強又能待而享之宜其寓意於是圖而有異昔人也雖然圖之所寓者意也禮曰孝子之事有

視聽於無形與聲又不待圖而後見者是在薛氏子孫自得之而已矣

金臺別意圖序

太學林君文秀既三年卒業將歸省其親於清溪之上出士大夫所爲送別圖示予予方借僧舍一榻於拙其中每浩歌屈子遠遊之章以自放釋其形神之累若不知羇旅之爲愁者及觀此圖則小山叢桂之思又不覺爲之咨嗟感歎而不能已焉圖之廣不能四尺其縱得四之二凡江山煙雲林麓鄉井以及臺

榭禽蟲之幽忽變化莫不曲盡其遠近大小斜直廣狹之狀而其精思屈折寓於筆勢之所含蓄者蓋不知其所窮也則亦庶乎其效天下之大觀矣古之人有終身一室舉天下之物運而紛乘之者亦有足跡幾徧天下而猶不免爲物役物一也蓋觀者神之而已矣即噓吸之微以驗變化之機存虛靈之用以通陶寫之感斯爲善觀物者則與物相忘於形器之表凡其至者皆爲吾用而不窮不然雖其衣服飲食之近亦且由之而不察況於天下之物理其能以有所悟而自得其趣者與林君走八千里北遊學友天下之士而歸耳目之所及亦弘矣其亦實有所得而不爲物役者乎歸而茂樹清泉之下試引此圖以自考焉或以爲信或以爲疑必有出於筆墨蹊徑之外而非予之所及知者故爲書其圖之端以問之而予亦遠遊未歸者因并以自警焉

南寧府志序

南寧古邕州之地西通雲南南控交阯近扼兩江谿洞之關嘗考圖經右江出雲南義利州左江出交阯

廣源州而會於郡之合江鎮入鬱江以達于海兩江之所包絡地方數千里大者爲府次爲州次爲縣其最小者爲長官司時平則南寧通其驛道一不幸稍有警動驛餉轉饋亦必於南寧焉有事故欲經略兩江必自南寧始唐以邕州爲都督府列於五管元和後廢之兼領於容管而有黃少卿之叛議者始追咎失策宋初經制未備儂智高竊發破州城沿江東下嶺外幾不可守及智高平後乃分析其地以漸制之而邕州太守特兼經略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

垂百年前世之利害可覩也往者余承乏廣西臬司督理學政凡符牒下兩江者率閱月乃達幸而不沉沒折壞能以時覆報者十無二三蓋視南寧如在荒服視兩江谿洞不啻化外地愈遠則法制禁令之所及者多疏萌芽容蓄至於包苞桀張乃駭而圖之亦其勢使然也夫古之剖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之

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洞可以馴服兩江既治雖以南略交阯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爲廣西哉曰夫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旻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郡道郴桂諸郡綴附廣西幷故所轄桂昭陽三郡統之其封略故爲不小矣今荊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猶於不能徧歷或議欲析而二之而衡湘間數郡歲調

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服嶺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於此者南寧故無志嘉靖丁酉冬吾友郭侯世重守郡乃創爲之列二十六目裒爲八卷既成問序於余故爲書余所見者以告之蓋舉畫山川形勢以制其阨塞利害志亦弗可略云

八陣合變圖說序

古之善制兵者未嘗不以陣法爲先其所由來尚矣世傳風后握奇有其文而圖缺焉後人乃取諸葛孔

明魚腹八陣以補之其法以八爲列八八六十四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自陳壽以來皆謂孔明推演兵法作爲此圖以某攷之六十四陣者古法也周人本黃帝井田法而定軍賦自四井之邑積至六十四井之甸則出兵車一乘士卒衣器備具爲百乘者六千四百井爲千乘者六萬四千井爲萬乘者六十四萬井以八約之爲八者八八其八則爲六十四其制數與兵法同大司馬大蒐狩之禮云如戰之陣又云戒衆庶習戰法蓋即此也周衰井田

法壞而蒐狩講武之禮亦廢獨所謂陣法者兵家尚習而用之漢制天子常以立秋之日親斬牲名曰貙膢以賜武官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至建安末年曹孟德亦講求其法而行之然又以六十四陣為出於孫吳也則三代寓兵訓民之本意漢時已失其傳矣夫不得其本意而雜用權變以取勝於天下術益奇其為禍亦益以熾烈孫吳孟德是也及至不得已而用之以救亂安民則其分合奇正之變亦安可不擇其善者而素講之哉魚腹陣圖世多有而演繹翻變

以求合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某所見者凡數家為法各異嘉靖己亥夏六月侍御湛塘王君奉璽書清戎兩浙出其八陣合變圖說以示藩臬諸司蓋取故都憲東萊藍公舊本稍為訂定發揮前此譚八陣未有能及之者夫兵之合也欲其至靜而不可亂及變而應敵也欲其至神而不可測如人耳目四肢兩兩相比以成形而心制乎其中心有所感耳目四肢各隨所感以赴之而用每不同故曰如山之峙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竞此三代節制之師也八陣者豈非其遺法歟與後世一切設詐出奇以詭遇於一勝者殊絕矣侍御君既敘其意命刊布諸武官使各以是法訓練而某特為推其法之所從來者如此若夫分合奇正之變則本圖說盡矣茲故弗及云

江西貢士同年錄序

科貢皆取士正途而貢法於古意尤近後推行寖失初意科目所舉日盛而貢則似以為科目之遺而設士之由是以進者亦不免自小其途以為有歉於科

法之初豈然哉夫所貴乎士者謂能學古人之道而進必以正也古者四十始仕又有過時者其仕者或終身名一官以有聞于後惟其學有所待而其進以正故終身成就不苟以是自小蓋其道若此嘉靖癸卯江右歲貢士若干人為私錄以志同進以余嘗提學於此來請序余於諸士力不能挽之使速進獨幸其正而近於古也故為是言以慰而勉之欲事之近古而推行寖失初意者豈在茲一事哉此又余之所深歎也

東泉文集敘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章為一時所推而不以文士自命乙亥冬某侍公於閩藩講閒之暇頗及文字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為事尚多奚必專於此文哉語既又顧某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於此某愯然不敢辛請退而私記于心者三十餘年矣中閒蹤跡浮沉無由再侍公教而尺書臨示敦勉每加庚子秋叅政浙江公墓木已拱嗣子學士惟東纘喪家遺回祿索遺稿於仲氏汲散逸無

完編益為蕩然實涕焉乃屬公婿吾同年湖廣僉副王君時化收拾稾次越六年丙午寄至蒼梧又聞督撫故牘得其總制時奏疏文移數篇合為巨帙請戶部郎桂山馮君世立讎校得可傳者一百五十餘篇分為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其閎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溢於筆墨間如洪鐘大呂鏗竑響亮徐而觀之其紆疾開闔抑揚俯仰又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實大而聲自宏者歟非苟言也古之君子自丙魏姚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勳烈懋盛故不以

文章稱然其奏編之流傳至今者春容深切亦非一時能言之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略視古人為何如中頗偃蹇晚乃遭際由中臺出按邊符屢奏膚功工堯之捷最為闗後僅一再見而媢嫉朋比震驚聽聞賴

天子明聖察孤忠於群謗之中始終保全最後起臨三邊驟大用而鑿枘齟齬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不能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有志之士所以為公感歎發憤而不能自已也雖然中世卿

大夫於其去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而去不足為病所病或合不以道至無以潔其去為可愧耳則公之用盡與不盡亦安能為公損益邪某少以文字受知於公而公所以知之又有出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副公拳拳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於公條章約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恩大懼黍失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論公者有以髣髴其閎傑正大練達綜覈之實不負於感慕之餘時敢

以自厲則亦不爲無補焉嗚呼是亦可慨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學生祠二記記中已有者玆不復出云

柜洲文集敍

文章高下繫乎人之所養養盛者其發爲文章如至人之息以踵而聲由於丹田神用不匱而應變無方長短大小惟其所至而止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耳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三代道化之醇其見於文章者如此秦漢而後氣化寖漓矣然其卓然爾雅者亦自名家今世操觚之士莫不淩跨唐宋欲追作者於秦漢之上捜獵鍛鍊類以難讀不易曉爲工其弊也浮華而乏滋味其誕者則又指切端緖超然於言語文字之表以自附於所謂心學者其術獨高其爲浮華巧曲亦益以甚二者蓋皆失之鐵檜黃先生以文章名家某往嘗受其所著柜洲集而卒業焉渾雄而不浮𦒠聽而有則其筆力步驟追逐古作者與之上下而非有意於求似也其辨析事情該貫物理至於是非邪正興衰理亂之際反覆懇切務爲實用蓋終篇有餘心焉讀其文可知其中所養也先生資

稟勁特材猷宏達進不獲盡施於時退居而靜虛下者二十餘年矣杜門却掃非其人不肯接也其義理學問如饑渴飮食然至老不衰豈非剛方自信者歟而文章亦復類其爲人玆所以可傳也已昔蘇子瞻除其父老泉之誄深有取於曾鞏先生之文謂其無枝辭遊譚而有前輩典刑也曾鞏豈先生比哉後之君子有興世變之思而欲挹前輩流風於數十年之前又安知不三復歎息於斯集也夫

儲政志敍

邇者北邊歲有警報
聖天子慨然患將帥之不得人與防邊之備或缺思得豪傑不羣之才與共圖之於是內外小大臣工莫不精白一心以祗承　德意忠言至計日以上聞矣然余竊怪　國家備邊幾二百年必有一定不易之規可以垂諸久遠者惜余未之見也職方正郎褚子光楚嘗以戶部郎督餉大同職務之餘考究兵食源流與其出入奇贏之數如振明以照不爽錙銖又及關隘之險易屯戍烽堠之近遠大小兵馬多寡芻爲

書觀者便焉蓋地險定然後可以制兵兵制定而行可以制食兵與險稱食與兵稱法相因而成所謂一定不可易者然法久不能無弊弊則為之講求其故以通之偏者正缺者補賞罰功過黜陟賢不肖奇正分合應變於無方又所以經緯乎其間而亦莫非法之不可易者顧行之存乎其人爾抑褚子之為是書其於守法思弊之慮精矣至所謂時弊將弊者則又隱憂浩歎若有不盡之懷豈其書之所論乃常法尚有法外之意非書所能盡者乎

天子夢想豪傑不羣之材與其圖邊事褚子當是時應職方氏之選其任匪輕也為其職與力之所能為者其所不能為者其書具存必有能推其意為

天子言之褚子之讜議施於邊疆者寧有窮乎余幸復見是書因推其意為之敘云

卷十一終

小山類藁選卷十二

序二

送桃溪潘年兄還六安序

六安潘君宗魯與余輩同登進士除行人已卯首以罪落職來為　南京國子學正于時諸司同年者若干人來南都者若干人其在國學則黃君子忠劉君伯繡李君民望潘君及余張某紺奇也夫有罪之人宜置之山陬海澨荒僻險惡之境使之顛困愁苦欲去不可得然後足以大懲其心若夫通都大邑

紛華鉅麗乃達官貴士所以優游養望而非罪人所宜余輩蒙

天子寬恩來假食息于此又幸職局多暇得以深居念過圖求自新以故日無不會會必指摘瑕疵互相鍼剖當其意有相得處仰眉抵掌啞然失笑僮僕左右至相盼駭愕不解其為何事嗟夫某嘗觀古人之為有登山臨水徘徊瞻眺或欲遠遊僊去以銷不窮之感者彼於外物達矣而未足以語盡性樂天之君子吾數人者豈敢自謂何如要其心求勿肆焉爾矣

未幾潘君以太夫人年老疏病乞歸君才識明達
輩取法乃欲斂而發諸挑溪之濱其如吾輩何然某
聞之士或終日接膝心不相知而有神交於千里之
外者必有以也心天心也理天理也山林藪澤與廣
都大衢所見莫非天者默而成之蓋有不言語而孚
不形骸而合者矣況余輩之密款於君邪君將行諸
君皆有詩謂某宜以言贈某不佞惡能言言其不能
釋然於別者如此以見吾數人之情焉爾

贈延郡守歐陽侯序

道由浙由江入閩山之趾與水之涯迤邐相將兩會
於古鐔之津鐔之視諸郡也度壤第賦猶其杓登也
然其襟抱環帶控御一失所宜則瀕海諸郡且靡靡
承其弊矣故諸郡以郡守鐔以閩守守尤重也已小
秋石江歐陽侯崇道由　南都夏官郎中來視篆[illegible]
方觀俗勤察所宜不越月浹旬而令肅制一凡幽[illegible]
之民昔所未見與聞一見之而玩以不信者皆[illegible]
以聽莫敢譁令某以今年春赴官　南都山鐔[illegible]
見夫山高水深德翔化洽猶將賴之遠以日庇[illegible]

鐔人邪既抵都縉紳有訊及侯者具以所見對則皆
曰吾石江之才也採而涵之以就一州得無有餘施
乎對曰然又曰吾輩與聞入官之道矣吾得其分之
謂禮施得其序之謂順請求過多而翕張不漸民有
耀觀矣而弗從也厲之以威而明察以訓之民有強
從矣而弗恂也弗情使民不可久已故善理人者明
政體而順施者也曾子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得其
體之謂矣石江之信於鐔也其亦猶是也夫對曰然
請馳此以往嚮侯之志且迪厥終則何如皆辭曰懼
非石江益也退而以告鄉友陳君德階劉君是成輩
僉曰可矣遂書之而因黃春官子昭之使以達于鐔

贈鳴贊李君考績序

人亦有言曰智者宜動拙者宜靜金陵處天下江山
之會而吏之職務又多清曠宜於靜者居之余性迂
而無用守官南雍頗謂得所宜者然誦說應答周旋
進退之間繁文數節候事不暇間或以餘力携朋登
高一望又有所謂滿目蕭然之感者豈非靜宜於拙
而獨不宜於余耶蓋余聞之惟有得於內者乃可以

兼乎外余方內悲憧憧願欲待乎在外者以忘其內宜其有所不能也南海李君拱之為鴻臚三年矣李君之官視余尤多暇且銜其先大夫司徒公之訓淹飫事理而靜深閒逸藏之益虛尤余遠不能及者余之宜于靜也以拙且不能存拙以藏智而靜至于三年之久則龍蛇尺蠖其所謂未應之感又豈予之所能言哉夫動靜各有所宜者性之稟也久於從事亦各有至焉然久事於靜其至也尚足以卻外而養內一不幸而過於動則將無所不至矣君子懼動之無

所不至也以為當過於靜雖然未若兼至之為愈也庚辰冬君考績之京以君之賢先司徒之烈而又有吏部之資例懸持其上余疑其待君者將有以撓君之靜而置于動也故贈以是說

贈鄭太學子榮還曲江序

鄭君子榮將歸曲江請予別予飲之酒而問道所由曰有二西出新林浦泝采石入湖口泛彭蠡抵豫章城下以歸易矣而有彭蠡風濤之險東迂道千餘里以避彭蠡歷吳會橫絕兩浙繞衢信而亦會於豫章

然迂迴紆曲不如西之捷也予曰行也期至爾無速於險道途所次山川之迂徑夷遲固將道之以至者也苟不往無不至焉夫彭蠡風濤晦冥變化頃刻殊狀使人心掉神慄及俄而就定波平如掌一駛千里豈不足以快所適哉然有幸否焉則整裝束出紆轡徐掉其於至也誠的而安矣嗟夫天下未嘗無久遠不可至之道特巧於涉世者不勝于好徑冀幸之心學飾於私見而名之信否幸乎人事決於小數而功之成否幸乎天夫豈無所至焉以自信其心由君子

觀之則有逡巡退避不敢一投其閒者多矣是故難易者勢也近久者時也裁之者義也化而忘之者道也道義所安命則立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獨歸也乎哉子榮再拜曰守仁也聞行而得於身之方敢不敬夙夜於是復酌飲之而與之別

贈丘君以義宰餘姚序

正德辛巳榜進士初入選籍吾鄉丘君以義注餘姚令餘姚劇邑有爲以義難之者余獨以爲易而有甚難者迺在以義之身也凡民性之剛柔緩急直詐繫

於水土之習尚而莫不受變於賢士君子餘姚賢士多矣是其俗必知恥而能讓敬吏而畏法令之勢[illegible]無撓者故曰易歟習尚既美其所惡非與其所好[illegible]必甚嚴且公矧夫虛心以觀令之[illegible]意向必次[illegible]平彼且誹然議矣未及於政也[illegible]之難又有甚者焉故曰在[illegible]患在以甚難誣其民而心[illegible]法令條貫周悉無遺巧矣[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苟且相欺以畢歲月而後[illegible]

余將奚告哉昔夫子之言曰齊一變至魯[illegible]至於道言俗有不同也則夫子為政固將[illegible]處之矣及其所告門弟子之問政者莫非宅[illegible]反躬自勵之事故曰以忠無倦無欲速無見[illegible]豈無民情政體可相講明哉聖人終不以彼[illegible]難易之理宜然也由是言之則以義所以令[illegible]姚可知矣以義將行問言於余余不知令事而以義才又足辦此故獨推古人之意告之蓋所效區區以義者又不止為令爾

贈張朝禮丞太平驛序

嘗讀兩漢書見所稱文學卒史功曹掌故嗇夫亭長監門執戟之類其名稱甚微而一時奇傑魁壘之士所以樹聲當時卓卓至今有足紀者亦且為之不以為細官之輕重因繫其人歟漢世用人弗以資文學卒史之類後有去此而都大官及都大官又或拘文守故不能昭明以整肅其職如所謂文學卒史之類卓卓至今可紀者人之能否固弗列於位歟或謂位高則慮危危則思持位卑則無所慮故敢為奇軼以

求伸乎位之外勢或然也莆田張朝禮少侍其父游宦江湖開仰有四方之志既涵從事薇垣歷銓曹以年勞擢太平驛丞驛之為職也閱關節時饋粻以待天下賓旅而其勞逸休戚與天下興衰治忽之機有相關者在漢世不翅一亭長使漢奇傑魁壘之士生今世亦或為之盍獨為之耐將軼於位之外以求伸也君子之仕如飲食然適可而已食而不知其味者衆矣適乎飲食之道以貫出處高不為纖卑不為晦食糲飲淡與逐逐於割鮮甘脆者奚擇哉適乎此者

忘之矣此漢人所以寄軼也朔禮忘乎古其亦務所以卓卓可紀者安知當世君子無知班孟堅者出亢朝禮之名迹乎余故以是贈行且以驗其終

贈郡丞春江李侯序

余昔居　京師頗久幸官閒事鮮嘗與紱郎辯博之士譚論古今制度得失蓋至於兵制末流未嘗不慨然三歎也人心之靈可使百世四海而相通至於血氣之剛柔强弱雖父母兄弟不能相投今使從戎者世及違其水土風氣履行陣於數千里之外往焉未必足用也民之以世及從戎者徵調騷動困且極矣而戎衛之符檄交下歲月未已識者咸知憂之特委諸莫可奈何曰法則使然噫法固然也行法之意將不在人乎餘干李侯佐治吾郡於郡事無所不與亦無所不善而淸戎尤其類職嘗歎曰今天下兵弛民困養兵之費既竭民膏血贍之役驅彫瘵之民以充其無益之數吾勢與位不能及遂吾志亦子也吾敢慢視乎哉故佐郡五年四方戎衛之符至辨其眞僞量其遠近審夫家衆寡蘇瘵之數以權其當行與不

當行者若可以免吾民悉留不遣蓋侯勢與位之所能及盡心力而爲之如此若夫位守有限非侯所能及者則與余同一憂歎而亦莫知之何也天下之治非法制明備不足以攝人心而防世變及其旣也法有時而弊不知所以變通之復爲之申令密禁而法之弊者愈深固而不可解則當今之可歎者豈止一事噫安得千百李侯者布滿列郡以蘇吾民哉御史簡公采侯善政而旌獎之蓋亦有以知侯者故敘

贈永春柴尹序

嘉靖二年癸未夏寇起惠潮之間由汀漳入閩掠泉及莆所在長吏斂兵城守以獨完其府藏廨舍籍書出郭數里外輒委以餧寇柴侯在永春申飭保伍訓齊人卒傳柝之聲達四境寇知有備從谿谷僻逕疾去當是時列郡邑供震[illegible]家禍尤烈永春獨以柴侯故幸無事其秋寇退識者憂其復聚聚當益熾適侯將循資例上最吏部藩臬諸公僉留之越年秋果復至將入莆肆掠如昔年之爲柴侯亟率人卒控扼諸險寇至度不能逾遁遁及安溪閩郡城兵大集還走

德化柴侯以所率卒合諸郡兵殲之悉俘其黨當是時
列郡邑又大震獨以未春先據要害故師不待久頓
而功卒成昔年莆中屯師數千日費錢數萬緡卒不
敢向寇寨峒發一矢寇搏吾人以嬉顧反姍侮吾之
無策至今譚者尚有餘憤今日事力猶昔而功之成
否頓殊者豈非知勇之疎密吞暗固有不同者耶承
平日久郡縣寖以多故兵驕將罷獨以數書生提携
其閒一成功豈可常恃當必有過為之憂者吾於是
重有感矣未春耆民陳某輩謂侯有平寇功又當上
最列狀來請文故特書其大者如此若其他善政則
固多矣

贈鄧一新入試春官序

昔年有贈余律呂解註者著作者名氏曰古岡鄧某
夫鐘律不傳久矣今人之學之也甚少鄧子獨能春
而為之註余雖無以識其用意深處竊亦知好此書
也然學者所當為而今人之為也少矣止鍾律一事
第其心勿以為異於人而為之斯其至焉爾鄧子既
竊精力以註乎彼亦必有得于此者余又因其書竊
行好其為人也頃余至城與鄧子聚者頗久貌古心
剛其持論常謂古人之道與今不殊事無難易意豈
苟以為當則蒙怨仇任謗議毅然必為以售已志
理卒不可易又其官卑俸入薄竭力以養父母有餘
即給兄弟無分毫顧惜為他日計此皆今人之所少
能而鄧子則獨能為之夫士所患在於窮困內攻而
外不能釋然於是非毀譽之途故有背古而徇今棄
道以從欲若鄧子志行如是當進於古人無疑雖然
車攻馬健足以歷遠矣背轅而馳之不審所向未見
其至也故學者有入道之資又在虛心反己以審所
向而已然則鄧子之資與其所向其不甚卓然與明
年丙戌教吾江六年例得群天下士就試禮部當必
行讀其文好之如余之於律呂解者而余謂鄧子所
可好不願在是也故其行序以送之

贈王與喬南歸序

嘉靖乙酉冬余北上　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
銓曹與偕行余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沂
泗汶歷齊魯登壠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輒

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往能舉史冊所書者與余爲評其是非可否及余至京師苹職事稍暇抱痾寡出與喬亦不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譚故鄉桑麻節候以暢豁幽懷如是者又三閱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之曰士不遠遊不足以知宇宙之大而宇宙內奇與其深思博攷於一室也孰若足跡四達心目之力俱遠然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與喬北上也寒張初涸舟滯於江皋河渚冰雪交沍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勝之也今炎暑欝蒸

行者以爲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況有義理爲主於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生死之擾擾者眞如飄風浮雲安能以行芥帶邪與喬之官曰陰陽訓術夫陰陽之理未易窮詰若夫氣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子歸矣伯氏與奇請其窮理必有得于是試以吾言問之

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

昔人謂司馬子長文得山川之助予嘗攷其足跡所及自龍門南徙江淮而會稽而禹穴又折而九疑沅湘既已挹其精華秀麗矣乃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則其巍然崛起者岱山詭然怪特者鄒嶧之刻石宛乎周旋揖遜之迹若與神接者夫子所講之射圃故子長之文渾深雄壯而紆徐曲折又不失法度可謂至矣予愛其文辭想其昔遊處又恨無子長奇氣不能迹而游之今年冬吾年友陳君士特拜新泰學博新泰岱山麓邑而魯之故都夫子遺風存焉所謂

巍然崛起詭然怪特宛乎其迹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迹而知矧士特起南荒北遊京師又東而至於是也信乎追子長之大觀矣然子長之所得特以雄其文焉耳已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行事之實在春秋而尤詳於魯其當時會盟戰伐歸取之地荒城頹址不與人代俱往猶往往散見魯之東西郊想其人與事攷其是非成敗亦有使人咨嗟感剌不能自已其有助士特專門之學亦豈在子長之文之下哉古之學者既有義理以養其心矣及他所以輔養之

其不一而足其在庠序則有釋奠釋菜之禮釋奠有樂釋菜合舞樂有德有語而舞有位又習之於射以觀其德而皆以禮樂爲之節如此其詳也而今皆廢不講其僅存者亦皆苟且滅裂不足以爲法魯有聖人之風焉豈無聞而知者士特相與講而行之以教其人則所以養心成德又豈但取諸足跡所及而已哉士特將赴新泰告別於余余故爲亟道其所以樂仕於魯者有若是云

贈林一清之石橋司鹺序

莆陽林君一清得領東石橋鹺使領部檄將往涖事造余求贈言予惟環海堧東南走幾千餘里廣斥濘淖耕稼弗利而鹽筴之利興蓋天地之藏所以佐民用也先王以道經國別形散飽若之味以供祭祀禮賓客而已非盡籠以入官也後世謀利益精苛設禁令以賦取諸民國之經費半于是焉出民始受其病矣既其弊也則墨吏之慾飫焉豪家之勢恣焉賦額倍常而國計日虧折於是乎强稅諸民以登之而民之病彌甚矣夫衣食於桑麻菽粟人之情也隸名鹺籍

非其得已他無以爲生也則不得不致力於是而亦有厚利焉蓋不憚其勞而爲之以濟其生奪其所以爲生者以自利矣彼亦何賴於上也故籍鹺之民多犯豈其情哉今之司鹺者非不知民情若是也而猶不免爲是以病民無亦慮法太深而通融之術或未之講歟往歲著令負販者許弗禁而有司譏之益嚴夫熬波鬻水至勞也而擭負販之利至微也猶且不能宜遂其圖焉此人生所以重困也林君莆陽世族莆亦瀕海郡也耳目聞見寧無感於心乎必思發其

所感者以措諸職矣若夫終日坐場力與商賈競刀錐之末雖非林君亦有能行之者予弗肅以告

贈張世尊之廬陵縣序

縣屬於其長史職簿領出納稽其功緒有善則達之有未善者亦得執憲令之式糾而弼之蓋以職業相聯立政非徒取其唯諾恭順備使令而已自縣屬既失其官爲之長者兼職事以治之方欲咨求民瘼稱宣導撫綏之意而簿領繁委文無以分其日力雖有精强之才明敏之智莫能盡究虛實之變於是敝端

滋於巨猾而天下棄職遂至虛設無所事事夫天下之治必得人而責以實今從事郡縣者不得其人則已苟求得若人而以實責之鮮有不拂戾其上何也位卑而勢逼位卑易奪勢逼則上之人有所不堪必至奪之職而自為之亦其勢然也吾宗世尊甫入選授廬陵典史廬陵之劇聞於天下世尊幸無簿領之勤從容講求利病以贊長吏之政令是職宜無難處者然吾聞之處事非難無事而能處已以待之尤難處事出於才才可勉也若處已以待未至之事非識

且有守者不能末屬下僚不能固守以安其分媢上以要名生事以殘下因之債其節者可勝數哉則世尊甫之於廬陵也亦審其所自處者而已爾

贈郡守洞陽顧侯入覲序

後世言吏治推漢西京攷諸班史西京循吏五人其三人在孝宣之世當是時上方褒顯功能之士用法律課責事功獨渤海穎川三數郡閒吏民相與悶悶焉如家人父子尚以比耕桑畜息稅斂不求殊功奇能以驚動人耳目者豈非高文流風之遠雖顧望趨舍有異昔時士大夫亦能篤於自信而不詭於時好邪我 國家承平日久漸涵亭養風俗日以偷惰論者見其如此以為濡忍不信使然凡百年踵行故事一切指為藏姦蓄弊出新見陳利害按丞古今以為必如是行之則積習之俗可變而治可成此其論甚美謂之者往往精神氣力文足以動人天下孰不快然從之顧持之有體其先後緩急之勢不可不深思而熟講也顧侯在吾郡獨雍容簡靜守法令崇廉恥敦風俗威有所可伸不矜於立威明有所可察不矜

於盡明如父兄之訓治子弟期於肝膈相慕戀而已可不謂之篤於自信而有漢吏之風邪夫天下之治新故損益之相推其理勢有必然者獨怪縉紳氣習一旦變更如河決隄壞無所底止此其理似不可知固時變之激使然與於斯時也欲以一人一郡獨力轉回於其間非迂則誕然西京循吏既其末流區區窮令猶能以其寬仁恭愛滲瀝渾厚之氣孰謂郡邑之治果無與大數與今年冬顧侯當上計 京師會天子崇古黜浮以興政理之日當必有

奉吉勉勵如漢元始地節故事蓋吏治關諸盛衰
上之所賴以為化本者終在此不在彼也吾於公之
徵之矣

贈孔弘運司教惠安序

周衰聖人之道不明夫子蓋傷之也其論夏殷周典禮反覆乎杞宋之不足徵與魯之郊禘蓋曰是禹湯文武周公之子孫焉耳天下不能為湯文武周公之道幸其子孫能勉而守之猶可取信於天下而徵其實若子孫既不能然矣於天下又何責焉此夫子之

所深傷也不然則宋之僅存與周之郁郁夫子嘗學而矣其言若是自夫子至今又二千年矣中間斯文幾絕如綫賴群儒區區講明之以有傳學者家有其書而人誦之蓋郁郁無不及於周異乎杞宋之不足徵矣然習是誦讀者為夫子之道之行乎否也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其深儆學者曰予欲無言則以言語為學非夫子所望於後人也況文飾假借以便功利之私其所言又非夫子意也夫子有知其能以無感乎哉杞宋之於夏殷也魯之於周也若今孔氏之

於夫子也以道言之則天下之公以所承之重言之固一家之私也雖有是一者之重而承家之孝莫於天性者當尤切是故有專責焉孔君弘運應貢入大廷受學職往教吾邑夫子子孫也神爽在廟志任書登降周旋於斯在階序渺乎其相接渾渾乎聚於所聚而淪貫於無形聲也其勤與惰能與否於祖有光玷而身之賢不肖判焉其可以無勉歟余將因君以徵夫子之教故為道夫子所感於杞宋魯者以發之

贈吳文燦還安溪序

今之譚陰陽者數家有主於象主於數主於氣其歸未始不相通然學至有至焉余亦不能解也儒者之書道陰陽者莫詳於易天地萬物之運消息盈虛之氣先天一圖至矣及乎三易迭興經卦皆六十有四而首艮首坤首乾立文取義不盡同於庖犧氏何也今之易周易也文王周公繫辭而命之遯懇因上焉立教聖人憂患天下後世之心至矣吾夫子翼以十傳大抵多為學易者言之精意所指又不盡如周公文王所云又何也蓋自三易興而先天之數隱于翼

行而文王周公之意微聖人於易如賀文損益示訓
不同要其切於民用使無失其天常而已其於理數
精微之際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故曰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夫易之數且然況其非吾易者邪安溪吳
文燦氏以郡邑之命來京師授陰陽訓術以歸余不
敢以所未解者告之告以易之說而又申告之曰凡
陽必剛陰必柔陽必明陰必暗陽必善陰必惡善必
君子惡必小人君子必吉小人必凶吉凶之判極於
霄壤而始於一念向背之間噫嘻微矣君如中其孚

其官則吾罔敢知若有志於盡人之道第於是焉勉
之而已

賀林司馬公平寇序

嘉靖九年夏廣之新會新寧逋民復憑險出沒爲患
民奔告于縣縣度其勢不可止告于藩憲之分部其
土者以請兵于總制大司馬林公公曰兵出所傷必
多盍思所以撫綏之者毋輕議已而寇日益肆請兵
之牒報日益至公曰附臉之癰弗治病及腹心治弗
得其法病亦及故五毒能愈病亦能滋病劑之毀之
瘵之盪之審所以治之毋敗良肉毋伐天和病乃可
已僉曰敢不惟命於是鳩材孫飭器械量度山川遠
近險易兵役所入公躬涖五羊以節制之十年春二
月群旅畢集進攻諸峒克之公曰其且戮于士無錙
進無殄類無殲脅從待其悔誠撫同吾人越三月賊
之係黨皆投款來歸遂班師僉曰茲寇之不靖于廣
久矣撫之則惠不能懷而幾於褻攻之則威不能制
而幾於玩積其勢以至今日匪公之明略戡定緊全
廣將蒙其患矧茲二邑敢以凱旋之觴壽公公曰全

廣吾一體也附臉之癰劑之毀之瘵之盪之吾方惻
焉念之不忍寧忍言功僉又曰公之心則仁矣盍聞
用兵不仁而義以行之終之以禮於是有釋俘獻馘
凱歌飲至之禮古之道也所以勞勞息民流惠澤而
作士心也徵古之禮於今日則公之功安得終辭於
是鎮守廣西副總兵張侯某先群校舉觴而捧學僉
事張某爲敘其事禮也

贈憲使胡公沛雨序

嘉靖辛卯秋御史巡按八閩者言其部內按察使缺

皐下吏部選擇有風力知大體宜於其任者疏名上
請乃以屬之廣西參政浦南胡公冬十月庚寅　朝
命至廣西自撫巡藩臬以及百司文武之吏士莫不
齎嗟惋恨以爲西廣徼邊比歲不登軍食且不繼一
切倚辦於公而遽奪以與閩閩則幸矣所以處此邦
者得無有遺慮與余曰不然夫
明天子之用人也固將量其任之輕重小大與才之
所宜施而後用之故才鉅者則其用弘閩去　京師
幾萬里兼陸海之會號稱文物　國家江藏之恩無

間於內外遠邇然或時有動容變色以憂執事者唯
閩以其僻前獨完夫盛則有衰而人情積習之久其
勢易至於因循而懈弛弊所由滋而奸之所伏也閩
嘗見之矣非有紀綱憲度之臣肅然其上訓飭整齊
使人聳然奔走度奉而不已則大黠然伏者群卒
突乘如曩日之爲其變庸可遽弭乎是故言職任則
紀綱重言事勢則宿弊深而救法銷弭視給一時軍
食效又孰爲大
天子計惟遠久移公於閩總憲按察司公至其地即

去一切苟細激揚淬厲破十數年偷惰苟且之習與
屬僚吏新其時言閩者將以閩之紀綱憲度自公始
作而曩日之變將消默黜亦不至有他慮則今所以
用公意也於是皆以余言爲然公嘗歷西曹兩司賛
畱風紀藹然爲時望所歸承檄入閩志力欲有所爲
故嘗爲余言其所欲爲者弟與議論其風俗人情夫
閩趨向所宜而幸不予鄙以余固閩人也是月戊戌
公治行例有贈言遂書所嘗問答者以贈之蓋以釋
此邦願留者之意亦以豫告閩之長老子弟使知有

良使君如公者至所當精度小心以奉條教無惑於
理數之盛衰余亦有望閩人也故云

賀少傅蔣敬所公七十序

嘉靖壬辰春三月辛卯柱國少傅敬所公壽七十公
天下元老也天下望其進退以爲輕重其起居飲食
之衰健多寡皆有繫天下元氣而非止一身之壽者
當正德十五六年閒天下危疑極矣小大環視以爲
是其勢固然而莫可奈何觀公之所以雍容鎮定及
其臨機發慮回　邈乎之攸入之　京師與不呼吸

俄頃而仕元兇於群疑之際功何其盛也
今天子即位公與二三同德之老夅夅修復
祖宗政事期與天下休息時議已有不便而撓之者
公遂決歸公既歸
天子以向所用之人皆不足用悉罷去之更選新進
善議論通達故事者倚以為政然課其治效卒無以
逾公與夫二三臣者未幾亦悉罷去於是天下士大
夫無賢愚不肖莫不引領想望於公以為
天子明聖虛心以圖治理當必翻然興舊德之思召

時諸老公望實最隆而最壽者或者天其遺之以壽
天下也而公方且斂其精神以自頤於湘水之濱蓋
與世相忘久矣而豈知天下之望不釋邪昔曲江罷
相而歸也以風度見思又數年以先見見思又百餘
年識者追論理亂之分以為始於曲江罷相之日則
又愈久而愈見思思之去幾千年而公乃生焉天下
所望於公而祝之者欲公壽祉介福為天下元氣如
某所云非如曲江有不盡用之思也公亦安得果於
忘世自壽其身而已邪鎮守副總兵張侯某以是日
為公初度又七十也宜賀徵文於某以將之於是乎
敬書

贈大參孫公毅庵序

昔人論士行得失深致謹於方圓之辨自虞均已有
是言其曰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蓋不
以圓為善也柳子厚反之曰人當方其內而圓其外
方所以能守圓所以能行余以為內外一理既有意
於圓其外矣則夫方諸中者安能固守而不變哉孟
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是皆有天則存焉聖賢之道

天則其于心而時措從宜以適於用未嘗不方也而
亦未嘗不圓故學者之所以持身歷變豈必於其方
圓之迹云乎哉亦反諸心以驗其天則而已矣某年
二十三始識毅菴孫公於浦城其後六年復見於南
都又十一年乃今復見於廣右而公之蹤跡則自縣
令而給舍少參憲副得罪當道落職與夷稍起今官
其於得喪禍福去就升沉之變備嘗之矣而未嘗以
易于初豈非剛方自信之士哉夫方圓皆天則也非
圓無以濟方非方無以用其圓然或不得已而至於

過也則盈于方焉過之無寧於圓故曰行已有恥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皆欲人以方自勵也方中其節無抗之爲激非之爲矯執之爲滯是亦圓而已矣況夫無是病而備其則如公者于以適天下之用焉往不宜哉公以廣西參政改江西諸署同官者宜有贈言謂某受知於公者命之使言故敢竊推公制行之實以告之亦不肖之所願學者焉

卷十二終

序三

贈茶山陳君之廣東少參序

昔殷周之世詩書所稱卿大夫有勞烈於國者其子孫食采相承參數百十年不絕其尤盛者與國家相爲始終蓋至春秋之季典章文物幾息矣且時故臣子孫尚依依然以宗社爲憂其忠言至計殷勤反覆不啻骨肉親戚剖析利害而以身同之豈與夫孤外驟進之士爭是非可否於一時遽引大義以決去就者所可同日語哉世臣之繫於國脉如此是以先王重之也余昔聞尚書節愍陳公以忠烈殉於南交子孫食報者數世未已比來江西乃獲友其玄孫僉憲茶山君君方寸磊落多識前代典故而通知當世之務至於歌詠揮灑亦精好絕人無愧於世其家者蓋嘗竊歎　國家懸高爵以優臣工而延賞及其子孫所以示化勸後之道甚明百十年來未見有卓傑之材若其曩功殊能以載世德於久遠如古人者豈激勵之實寖微邪將所謂世臣者乎於國運進焉必待

變故而其後效乃見也余甚惑焉若余山君之才美已有聞於時而名位復駸駸如是顧不謂之卓傑之材哉夫奔走材藝之士使之敏事赴功史道所不能少者若夫世臣之有繫國家元氣其義亦豈可不講哉然世之趣舍不能盡同則余於余山君安得不謂之卓傑之材也癸巳夏君自江西擢少參領東與君同寮者謂宜當有別言而以屬余乃書以爲贈

贈晉江韓侯入覲序

去年夏秋閒泉中旱禾苗稿死民訴於縣於府太守

爲言於 朝得免所被災縣秋稅若干今年災尤甚向者

天子下推恩 詔書例免民稅十分之五其所以覆露吾民而恤其災患者已甚預矣以 詔書德意之美良有司宜遵之勤宜莫不安養詠歌以承休德乃復時有愁歎之聲至煩執事者爲之軫憂其故何哉豈所以操制之者多端良有司之力尤有不盡展與將療深病者非一旦夕所能責效也往在正德時民生岌岌幾乎於殆賴

天子仁聖盡去弊政之害民者而休養之於茲一紀矣又專其責於有司宜其力無不得爲者力無不得爲而當一紀休養之後少有災旱而蠲租賑恤之令又屢下民猶愁歎如此一不幸災有大於此者奈或力不能及將如之何晉江與吾邑俱泉屬壤地相接而田園之蹊徑交相入也吾邑之困已不忍言晉江獨以韓侯之力官之家取不苛而穀粟布帛之藏於民者尚厚其逋租嚚訟畜機阱以挾持上下者又以韓侯之力而不敢肆韓侯之惠利大矣夫爲政當

使民有所懷有所畏然後翕張施舍得中而政成今天下無事久矣泉中之民不識干戈兵革者七十餘年氣數人事相推盪識者蓋有隱憂焉如人中年以往元氣漸游雖日扶以膏粱藥餌猶恐無益於衰也況以悍利之劑趣之乎

明天子良有司憂憫盡惠而民猶不免愁歎其故可默識矣韓侯有志於及民者茲特入覲試以吾言與同志者商之毋亦以爲有激也夫

贈副提舉朱君歸衡陽序

嘉靖甲午冬余以罪謫司鹺于嶺南始至閱故事文書盈几蓋爲之竭心力者再逾月僅乃得其要領而余方欲正版籍之訛弁究丁竈之互詭辨官私出納交易之敝而釐其禁司故轄十三場同官者各分署以督之衡陽朱君某實治香山以西五場於其職業尤能勤當是時君年蓋及七十矣余察其精神注措絶不類六七十者而君所理事條貫皆井井可按余既協君之力以自助又私歎夫用人者秖當論勤惰無論老壯如君之用心於職業能復可與少年競虛

浮者較論邪居數月君若有不樂于心者移牒投老余持其牒不以報閱君亟疏余言其平生履歷次第慨然曰受器有涯歲月易邁奈何以垂老之年馳騁於憂患之途藉一事乖夙心悔吝來之雖公愛我而欲爲改圖必無及矣余察其志決不可回乃爲署牒報巡院及宣察兩司余時亦承命假守合浦解鹺事將之郡矣於是酌酒別君且告之曰君衡陽人也吾嘗泝湘水入衡嶽據烝湘之會憑石鼓以望洞庭以爲天下之奇觀也念輒神思飄飄然君今且往遊矣回視向所勤勞而成務者皆土苴也姑且瑣瑣一足亂蘇者乎古人以仕進謂宦機言榮辱得喪之所伏也必若忘榮辱齊得喪無以攖拂其心惟能豫辨此機乃可而非君之經綸世故引分知止其孰能決之以嘗徐君某請今不此言有助君歸況甚多宜書以贈君行余不得辭也遂書之

贈郡推王君序

廉古稱地僻而俗朴余始自烝湘出南流江浮廉水而下覽觀山川物産與其習尚多異於古所云然余

竊怪　國家治平日久舟車煙火遠通于窮邊外徼是郡獨介然荒林莽野彌望蒼翳除其居處稼穡藝畜服用皆儉嗇減裂不足以爲厚生可久之計少有徵發輒棄而去之如弊簏枯柝無復愛惜蓋地僻則人玩俗朴則易欺物殆有以病之而然歟譬之魑魅魍魎之病於物也必於其深山窮澤人跡所罕及之若都邑廛市一有是物見焉人必群聚而譁之矣廉固天下之深山窮澤也去　京師萬里去省治二千餘里山海小民去守令之庭遠或三四百里誕謾欺

苟之弊易生於斯時也欲民之無所妨病以蕃其類胡可得哉是以古之君子爲政必先去其所以病民者而講求利術以休養之如哺嬰兒日望其長而不能强之使長如護元氣日慮其衰而不敢必其無衰必使其骨肉親戚室廬墳墓皆有綢繆眷戀而不忍去然後束之以保伍斂之以征令教之以庠序而致之以戲召朋會又或不得已至驅以蹈湯入火亦無所[illegible]何也彼其植根深而義結於鮮也顧余之材力不足[illegible]此王君希說以評刑來佐郡治君爲人好學而[illegible]政外和而內剛志與余同其論政所先後次第亦不異自君之至郡獄益清持牒者益少蓋數月而頌聲作踰年而巡撫錢公之旌書果下君欿然不以自多也方日厲其進而未已嗟乎世之仕者能不以遠近易險爲進止者多矣而天下之事巧拙成毀亦每每相反又安知遠近易險之果爲遠近易險也邪不爲所以病民者顧獨無所爲與不度其理而强爲之其間相去能幾何哉是故緩刑薄征勸農訓俗無拂人和無芸非分余以是斷吾吏民而未能者官其

之有以教余焉則疲於逝流之民庶其廢然而興也是爲序

贈旌表張母王氏貞節序

嘉靖十年辛卯秋廉州守臣以故武衛舍人張君寶之配王氏貞節上聞于　朝事下禮部下藩司郡若縣暨鄉三老裔夫參與言節級覆報得　旌表如令式越五年丙申夏六月　朝命至廉維時知府事張某同知朱同恭推官王良弼率吏民耆老奔走慶奉宣道

聖天子建極叙倫闡幽化俗之意俾海裔女流莫不原念所以一齊永終者而勉於貞順又以風曉縉紳學士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者亦莫不貞白一心以覲上之所化益理人之道風教爲先我　國家旌表之典著在令甲部使者歲條具孝子順孫義夫貞婦姻娶最之課書俱上亦甚明且重也而茲郡遠在萬里吏直以爲具文細故莫之察省至於闔郡且百餘年無能以一人應詔夫漸摩激勸之典弗行雖士大夫能以節終者鮮矣而況於海裔之爲婦女者哉

按節婦爲舍人君之祖考世爲廉州衛指揮君又以
嫡長當世其官方舍人君殁時節婦年二十有二嗣
子甫方四歲其季甫父殁後七日乃生節婦勤而撫
之底有成立甫嗣祖職以功進都指揮同知訓兵督
府甫亦稱良子弟諸孫皆振振鄉學而節婦之年蓋
七十有二矣壽考康寧以享子孫孝養其貞節又章
章表著如此噫可謂備福也已
聖天子方建極錫福不自我海陬蒼生此邦士庶盛
無有鄉風作德以近

天子之光如 詔書之所風厲者乎夫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兄友弟恭生人之紀修則休徵協應
上之所歛而錫於民者也鬱郡且百餘年僅或一見
而又無以繼之亦守臣之所甚懼故爲推本風教所
先并及天人之際以申告此邦士庶庶其有興者因
以樹節婦之風聲於永永蓋敷極訓言與斯民共納
五福者守臣之事也不敢以不文而辭云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
上命 廷推中外臣工有文武材略堪爲是選者疏名
上請會御史臺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
上報可
宰吉節制浙江命公公爲諸生時即有經略四方之志
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爲郎中於職方最久
公遂徧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兵戍强弱饋餉遠近
險阨之如身出入其地目覩手畫聽其議論於利害較
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爲宰相坐廟堂佐天
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笞兵萬里之外壯哉公茲

行也公嘗爲余言 國家因秦漢故塞並河山起立
亭障通斥堠延亘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爲 開閫
聚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御之策甚 異時
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帝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輒
相挻以變惟茲延綏孤軍亦在無崇山複谷爲之藩
被虜至輒收堡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比有功飛
輓歲屢不繼并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鄉義
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上將之禍
夫力能爲不靖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始與之俱安矣

幸其未至於是者又不求所以斬而救之此邊境
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細觀方今以四
海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
所患者制師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爾
兵之命任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於監司三者一
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比周締交以反持其
上上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資亂人而為厲階其
所由來漸矣故制師在得人　公行文武材略練曉
邊事而延綏一軍又素嚮學兵　使如良子弟待賢父

兄於蠱禦侮當足云云余又聞延綏治榆林蓋古榆
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
之外或曰即東勝州故址也唐倚河為關而築城以
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大河與虜共之秋高冰
合引弓長驅不數日即至近郊而邊方為之騷然矣
公治戎之暇試述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
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講於
公者以求益焉備序云乎哉

贈文峰胡君擢河南大參序

之孝治天下今年春二月　南巡恭謁　陵寢於
承天先期命所司豫戒郡縣之當　輦道者供設以
待使足供　乘輿給衛從則已毋或擾民又命御史
按視其婾惰不法者既夏四月　回鑾河南守臣有
巡撫都御史而下按去者若干人命吏部選旁省老
成有材望者以代之而文峰胡君自浙江憲副擢河
南大參以行當是時黜陟勸懲成於俄頃自司群吏
孰不震慄竦動思自勉盡其材以副
上所願本追孝之孝哉然　國家治平日久人情吏

治相與服習於簿書文法之中猝遇　國家大事如
禮樂巡狩之類聚議相持或閱旬累日而不能決及
其議定而為畫一以行之吏民非常所聞見又或相
顧駭疑而未信往往任事者不及盡效其材而被督
責蒙譴訶以去者有之蓋積安之勢使然也河南中
州之地而天下之衝也周漢歷代都陝都洛天子有
事四方道必出於是其閒或巡遊徵發以飾天下之
觀者史不絕書則民或告病任事者無以効其才固
宜哉

祖宗列聖皆垂衣高拱不下階戺而運天下　國初
聖祖嘗一幸汴梁召北伐諸將指授征伐次第而成
開創之基後百餘年至我
皇上龍飛荆漢北渡大河入繼大統而隆中興之業
夫無非時之動動有興革天下大計而又優養至百
餘年之久以周漢歷代較之則河南之民役於大事
者顧不爲少哉乃使任事者卒無以盡其材以仰副
上顧本追慕之孝而煩言譏議故曰積安之勢使然也
雖然狎於久安治勢寖寖乎幾於弗振吏固有責焉
爾矣若使民不得享其積安之澤而駭疑觖望若將
去而且留然亦豈天下之福哉蓋古之爲治者必使
吏常勞而民常逸吏勞其所以逸民者使民信已效
義以服其事亹亹而忘倦
天子仁孝深遠不以一時之動而妨萬世之安宜乎
無使任事者不得盡其材余懼有司怵於俄頃之勸
懲或苛急趣辦以求免其身而病乎民若者非
上意也吾友峰沉毅而慈祥内志堅定而行之以溫
爲御史以風節稱守郡以惠愛稱在兩浙持憲肅

肅張弛行之治以偕積安之民使之信已效義以副
其事上副
天子顧本追慕之孝而成萬世之安者其必有道矣
於其行也申以論之

贈沃焦文公入尹應天序

余讀詩書觀周室之興始基於岐豐及其後徙鎬
京遷洛邑宅中以乂天下可謂盛矣然至分封策命
巡狩征伐大政事猶必告於岐豐之廟而後行以爲
王業根本在是也禮不忘其本故方其盛時憑三后
之威靈以臨馭宇内罔不式序及其衰也三川岐出
徵見微怪而國步遂以弗競由是觀之根本者固枝
葉所由以爲盛衰者也非深仁篤孝安而惟始擇賢
而與之爲守其能久而無蹶哉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渡江先取金陵以至奄有天下
乃遂奠鼎焉四十餘年締造之基視岐豐不啻過之
其後　皇祖北遷而金陵之　宫廟百官署第無敢
改于其初者亦以爲根本在是也應天府治都城内
爲南畿首郡　國初倣漢居設府尹秩祿儀章與諸

卿寺等若府尹得其人則　輦下之民常安而根本益用深固故選用常艱非方岳尚書者不以輕授嘉靖己亥秋七月應天府尹缺　詔以浙江左布政使沃焦文公爲之公登進士由秋官郎歷濟臬杭至今官清白儉素始終不渝其爲政精密嚴毅人無敢以私干古稱清愼勤爲治官之要公眞無愧焉其不謂之擇賢而與之爲守者乎然周之岐豐在西都畿內天子有事則躬造于祖廟故無專守漢京尹最重矣建武以後罷不復設稍置關輔都尉以護陵寢於根本固踈闊也故東都亦寖弱而不復競夫豈區區一隅爲能繫天下形勢哉上思祖宗締造之難下以示萬世子孫不敢使其身僾然一日忘其堂構精爽翕聚上下昭格則始基之地與撫成之運自有相爲盛衰者理固炳如也天下治安久矣

天子深仁篤孝本本元元召公於近藩畀以畿內民政寧獨循資累階擬授而已哉君陳尹東郊之命曰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某不佞敢拜

聖天子之意以爲公贈

壽游母吳太宜人序

太宜人南平吉溪名族今承事郎知睢寧縣事默菴游公之配而浙江僉事可齋子之母也可齋登壬辰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既而拜御史持節按江東畿郡以治行擢僉事浙江其爲御史爲僉事兩遇　朝廷推大慶恩得以御史僉事之封封公公辭焉乃封其配自太孺人晉至太宜人從可齋子之階禮也始可齋在翰林迎公與宜人就養京師而公方以太學生謁選當拜官人或勸公有子如翰林君公卽榮且貴矣謁選何爲公不答俄而睢寧除書下公奉書遂偕宜人以行睢寧介淮泗之間土地瘠惡歲屢弗登公至約身節用盡所以撫綏之方宜人亦茹辛甘淡與公相成蓋甫三載則頌聲作而宜人之　恩命又冉至老幼聚觀咨嗟歎羨謂有縣以來百十年未始創見然宜人不自多也嘗自念曰吾入游氏門步不出軒屏之外夙夜敬治以饋以相吾夫養與祭苟養與祭無違禮吾以爲無憾於心焉已矣吾夫於此每

有餘念也曰必使先人有光而子孫無替其業乃今斯言果酬矣吾復奚憾雖然吾夫之職近民吾兒之職近

君吾惟晨一炷香敬為吾夫祝願推所以愛吾子者以治民而終其仁夕一炷香敬為吾兒祝願移所以事父母者以事

君而終其忠我老幸未衰亦惟飭子婦勤儉孝敬如古所謂齊士思義者俾吾夫與子無內顧憂庶其志業展究與游氏之慶祚相永於無窮矣乎外史氏聞

之曰賢哉母也自先王之遺澤既竭若昔雞鳴之詩不復詠於房中士大夫之飭躬勵行以善其家者未嘗無人也及其室家妻子之、眞能以禮義相成史傳與今班班可表見者蓋少焉苟有之人弗恒言而遂弗聞矣乎若宜人者勤一生以相夫教子身享其榮又深惟始終勞逸之理而欲終之以孝敬如此其不可謂之賢邪賢則弗可使不聞已嘉靖己亥宜人年六十七月十日實其初度可齋遂致觴為宜人壽凡同官浙中者皆有以佐觴余因為述所聞者以[illegible]孝以侈其傳云

贈竹泉龔君之河南少參序

昔唐虞三代之論官人與聖門師弟之論學莫不以心術為先其心術苟正矣才之所運有大小遲敏內之所受有淺深疏密未至者可勉而至也終不足以病其心術故三德六德九德並列虞廷而皆謂之吉士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與夫狂狷之士其行能不盡合聖心者多矣皆以為英才而樂育之聖人之官人不求備其教人無棄才彼其所未至者特限於所

禀與所養之未充爾其中固有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執此其可質諸鬼神者以為論官教人之本而劑量其所未至使皆有以成其才而達諸用此聖人之治教所以為盛也當是時猶有巧言令色而庸違者焉猶有有君子之言貌而行不逮者焉數子者之才自後世觀之皆所謂閎俊卓犖利天下之用而不可少者虞廷顧深憂而預畏之雖夫子亦云吾悔以言貌失之某某云聖人之重心術也如此嘉靖己亥余入浙始識僉憲竹泉龔君開爽溫慨守法必盡其[illegible]

善議論往往微辭造妙能使聽者忘倦余尤愛其方寸特達光明不爲媕婀骫骳之態驟與之接者發露無餘咊然久而益信其無他亦不能使人既去而不忘也近時風俗漸下士大夫以認真二字爲深戒苟且自恕以馳騁於是非利害之途其本心可質諸鬼神者鮮矣然猶有談曰吾取節與才云爾與廣廷孔門之意異甚豈古今時變使然與夫天下之道不真則僞僞不可循也顧當認者真心爾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鬼神未能無愧而能佐明時以代理天

工吾誰欺余既愛龔君方寸特達而君又自淅臬遷河南少參與余別數月矣余欲君斂其發露於外者而反之於中磨而愈光涵而愈靜設復去河南爲他官不異故在淅時方寸而又有進於是者故爲是說以寄之凡淅中舊同官盧君栩齋輩皆云然

贈僉憲蒙亭張君報政序

嘗讀孟子論吾善養浩然之氣則塞乎天地之間而所持大丈夫必於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奪者見之[illegible]言動行止遇往無一毫低徊顧慮之意可謂大勇之[illegible]

至其論孤臣孽子之操心危慮患深雖前古大聖賢如舜傅說膠鬲亦以爲必經憂患然後能動心忍性又何其戰兢畏忍長慮却顧此與世之怯夫懦士何異尚得謂之浩然大丈夫者哉嘻茲所以爲孟子也夫利害好惡之相攻與奪毀譽之相眩雖古聖賢其能免此者鮮矣而聖賢卒異於衆人於是數者能反之於身斷之以理察其所從來而勉其所未至厚培根本使深固不搖杜絕幾微使完密無間蓋退焉於操心慮患動心忍性之中如經冬草木生意膏潤

脉內聚則發而干雲蔽日孰能禦之所謂浩然大丈夫者其要如此東漢名節諸君子知有是氣而不知其功處濁世而力與爲仇故激爲黨錮之禍至於清譚嘯達之士又直以虛冊視世變淪斁橫潰不以動心其亦有激而太甚矣彼尚所謂賢者也回視夫依阿渙忍逡巡以市於世者真孟子所謂妾婦又何啻什百千億之不侔哉余爲此言者僉友蒙亭張君性剛介而守法僉淅臬三年事有便于民與妨公道雖或挽首勢君必直以至公而卒歸諸民便余嘗見其

論事要路之前反覆明辯侃侃不少休未嘗不為之悚然起敬然不悅君者亦竟以是而媒孽之君蓋浩然不自絀也已而不悅者少卒無勝夫悅之者之多而君之剛介守潔益以明白巡院為書其功狀俾獻天府以去余雅重君不能無言以別而君亦欲得余言也夫涉世之難久矣余欲君鑒前事稍自絀以從時則妾婦之號非所以望君也欲必直己志毋以前事為鑒焉後復有不悅者將如之何蓋孟子所謂操心慮患動心忍性者乃所以養其浩然而稱為大丈

夫然亦為多憂患者言之爾況所遇不皆憂患者哉孟子嘗言之矣所性所樂不在焉在君擇而取之而已矣

贈少山王子署郡還廣序

合浦古郡為交廣喉咽漢以來常選用賢長吏因之厲清操入為名公卿大夫者有之而一時名卿大夫或亢厲守高節不諧媚於流俗斥畀遠惡州郡亦必曰合浦云其後長吏皆不選擇率用資考敘遷及左官量敘用之非選材則所以苦之者皆不深自傾此以材選則其向於職政不力由是歷數十年媮靡譾諛之習積成沉痼曰合浦非所以居名士大夫故無善治然豈不曰居之而遂得無責乎哉余始以提學守官無狀謫離司量敘此郡繼之者陳氏陳氏以憂去提署郡難其人諸司以提舉少山王子告遂以郡符委之少山蓋由户部郎謫司市舶與余鄉人也夫以余之媮靡譾諛眠食於合浦最久雖合浦之民幸不余厭然心竊有愧焉意少山練達守高節必有剔切更張發其精采之氣使人耳目新乎其所見聞者

而其治先大體去苛細順流安常視余之悶悶特甚余竊疑之豈來合浦者道固如是雖余與少山亦不免邪去冬余過合浦其士民聞少山將委符去相率請余留之余為強留逾兩月今年春余復過焉少山求去益堅留者益懇且多幾空一郡皆歎曰盍不即為真守以久綏我彼以其合聽之神衆口之公非有私昵於少山而言者是則治合浦者固自有道而謂非所以居賢士大夫顧恐居者未能無責焉爾已昔崔蒯以孝行居官守潁川被徵與吏民為別據地哭

吏民徑之謁曰吾身豈有異乎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傴仆者故相呼爾夫不憂其身而憂去後吏民之傴仆者此其志義皎然豈以一時耳目好尚察察狥人焉哉余與少山能操此志不渝庶或可終免於士大夫之責若夫遠近遲速升降浮沉則古之若吾二人多矣置之勿復道可也

贈鍾少叅同年致政序

余初聞鄖陽之命懼劣薄無能堪默計諸司之賢而有分職於其土者若某某皆余平日所畏而敬者少

叅鍾大夫黃山君則又同年也君為人沉靜謙退郎之斤斤然與之語款款然臨之以事確乎其守而不易也浩然其氣若充博而不可窮也又幸以同年分義絕結于余則余之黽勉於其所不堪微吾鍾君其誰與成之余入境未見君亟詢起居則聞引疾致其大夫得請將歸矣余不覺為之驚愕失聲夫其中斤斤者誠也與之語款款者誠之發也確乎其守以見定浩然其氣以養充故以處小事則不泄以處大事則不亂居下則理居上則光當天下需材之時必清碩大室庶為足伸其用也若夫一職之交修曾何足云而且不可留焉則余其能無驚愕于懷聞矣乎昔在丁丑同選凈宮蓋三百五十人焉於今二十七載矣通籍內外者屈指僅十一比間以發憤去以微文去以迕時獲罪去以疾在告遂去者不啻十七八矣而君又去君釋褐廷評歷憲僉少叅少叅之資途一紀衆成屈君謂必激而引去君無幾微見顏面也比詮部嘗計資有所擬君旦夕不少叅矣而毅然求去甚力雨露行止獨信于心非明潛見之義者不足以

知君也古之君子進則以事功見於天下及不得志而退其名節尚可厲風俗非苟為進退者三百五十人中去者十七八得如君之從容中禮者幾人哉則君之去其賢余之旅進無益者遠矣余乃為之驚愕失聲尚欲以棲棲望君蓋亦淺乎其為相知矣越數日余至鄖陽君出郊迓余握手曰行李東載矣信宿留以待公余於是益為徘徊感歎而不忍別乃為文以贈前所言者余意也後所言余以自解焉爾君其宜可遽使去哉

壽封太孺人廖氏六十序

視天下如一身儒者有是言也人孰不愛其尺寸之膚哉利害一敝於中至有身之痒痾疾痛漠然罔覺以成沉痼者况能達此心於天下邪其所敝以為利害非直能利害其身也弗思甚矣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夫洪水橫流非始於禹也稷之先嘗不稼穡而食矣固可諉以無責而忍之以為安者聖人急於往救不啻如其身患豈有他哉惟能反而思之不敝所以為痒痾疾痛者而已

矣故思者所以通其敝之方也誠思之則此心油然而生勃然而惡可已含生之類皆在吾生意貫徹之中或有戕拂其生者雖被髮纓冠而救之亦非自外至者也若諉為無責而忍之以為安輾轉迷謬喪失所以為心而病天下於身庸獨利乎弗思甚矣今茁民梗化者十年于玆

天子哀生民之重困屢　詔任事之臣思所以拯救之宜而議論相持數年弗決皆以為無責而安之而上承　德意不怵於利害慨然以除害救民為已責者余耳目所接惟巡按鶩山張子一人而已張子以己酉夏五月入貴州振軍宿弊厲兵馬講方略利器峙糧甄別將吏之材不材以作其趨事赴功之念當是時余方徂征張子所以益我者多也庚戌冬以受代東歸將過家省觀謂余曰吾母氏望吾久矣明年吾母年適六十願得公一言持歸以為母氏壽若知爾之盡心於此也不既有榮且慰矣乎夫張子以繡衣持節歸省足榮其親也張子不之榮而欲以奉職盡心為榮所盡之心即所謂視天下如一身者能體

盡以成其身曰仁人本其所從來而順事之曰孝子以仁人孝子之道事親事之至也合仁與孝除民所患若躋之仁壽而聚其歡欣歌頌之聲以為親壽其壽盛有多於此者乎是足以慰太孺人倚門之望矣孺人姓廖氏爲安名家歸寒泉公生鶩山兄弟鶩山貴　封公監察御史孺人　封如其秩鶩山所樹立已如此將來固未艾也是爲序

卷十三終

記

蔣氏祠堂記

蔣漂陽大族而訛爲楊者百有餘年正德丁丑春蔣孫國信登進士第試事內臺喟然歎曰吾祖宗保姓著德所以煦休壽胥我後人者甚厚且遠予藉先人休以有茲位列其曷敢不予祖德之思矧有顛迷厥宗弗即于舊者曷敢不惕迺五月某日疏言于朝曰臣琪系出蔣氏實周公支子伯齡所封以爲畿內諸侯春秋時所謂凡蔣邢茅祭胙是已因以國氏至東漢初逡遒侯以討赤眉功錫封九江其子澄復侯義興之邑亭澄之後有諱鵬者行百七是生彪彪娶於楊氏生兗州教諭汝楫浙東提舉汝霖二子蚤孫鞠於外氏遂冒其姓先是百一之塋墓在漂陽邑山及汝霖長而仕始自義興徙家之然姓之訛未克有改閱時寖久墓之訛亦如其姓自臣高曾大父及臣大父咸知訛謬隱悼厥心而列在編氓格於有司覊么不敢輒有所更矧臣服官在朝祭有名數維是宇祏

胙羞綍黻器用之類以從事于春秋者罔敢不共而罔敢不飭而視人之辭迺弗克稱臣深然若有殞喪是懼臣聞之名以行禮義以居名有禮而非其名禮則弗經有名而非其義名則弗立今將家於匪宗以訛其先人名義乖僻禮則曷居乞下所司議揚爲蔣俾教子姓初以附禮尊祖崇宗之意謹冒死上請制曰可　國信於是卽邑山亭室祠蔣氏世祀示反也而命余刻其巔雅之碑迺爲述其事復系之以詩曰蔣氏姬姓受自公旦支庶緜延以迄于漢時維逡遒翼佐中興提戈躍馬叫號請纓奄有四履比于邑亭邑亭之孫亦世有人孰鄭維昧迺迷姓眞遂及厥雕蔓鞠荒榛凡茲蔣氏孰究孰宣于蔣之廟于楊之先禮既匪經神斯弗受是生孝孫以正宗肖維茲孝孫祖考之積冥合化物與神爲德旁及史牒罔不鈎槭遂叩天閽請刊夙忒方其未請祖考咸恥既請而復祖考咸喜遂率族人式陳簠簋山則有阿江則有渚惟爾孝思云無所繫于百年觀此稷黍

交翠亭記

南京大理評事次厓林君茂貞卜宅於都城之東北隅某往造焉度石橋循流水立馬楊陰下扣門久之始覺有人聲蓋雖直闤闠而幽邃僻靜車馬罕喧殆類山林有道之士所以遠俗而全其貞者焉乃闢其東夾室以爲小齋蓄古今經傳子史數十種外接廳事之霤舊亭稍完葺之亭外除地數步滿以竹篁雜蒔花卉蔬果四時生意盎如也次厓詳刑之暇退坐是亭默驗天理流行之機亦有與之相契者乃取文翠之語名之法濂溪也夫濂溪之學已極於明通公

溥之妙矣而日用之間即事即物所以體驗涵泳此心者又如此固非初學之所敢議然即所謂自家意思者而深思之亦可悟求仁之端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夜氣之所息則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心之本體妙用隨在昭著惻隱發乎其動者也夜氣存乎其靜者也皆所謂自家意思者也默而識之操存而擴充之湛淵乎生意遍九垓而無不之者也獨窓前之草與之相契也哉雖然與異端所爭者毫末之間爾察之不精求之太驟則陷於揣度作用而從容自得之意微矣次厓讀古人書求聖賢之道優游弗舍務反諸躬其評獄大理也每以洗冤澤物爲己責亦有濂溪意思某知其必無是失而亦不敢不告

雅菴記

正德庚辰秋家君將赴官英德過金陵進不肖岳於膝下而命之曰漳浦林先生寧濟審理逮事寧先君某王嘗與其客論諍獄爲必依於古誼不爲曲從苟合王重之每有儒雅之褒及後王德不類即致仕歸以

雅菴自號曰是蓋先王所以教也今老且病矣敢以後人廢前之美先生嘗與我言欲汝爲之記小子念之而祖父有大故于洪都微先生幾不克殯吾欲報未能以望汝又未能雖然待諸外焉以報吾父子無時可能也語言文字汝或勉焉夫辭不必侈惟其覈不必工要其心盡焉可無憾也小子念之岳拜受退因思是年夏嘗以家君命敘先生宗譜於所謂儒雅者亦微發其梗槩矣抑因是有感焉班孟堅漢書述王交王戊之所以存亡而反覆於穆生之去就夫醴

酒之爲恭息甚微也奚遽決其去就若是哉移生固
言之矣爲道故也以道爲去就嗟乎儒者求聖人之
道以蓄諸心而其進退從違非有關於存亡之數亦
苟焉而已矣然則是雅奄也亦醴酒也能有爲之推
而附諸移生得無有同者歟惜哉世未有孟堅而某
言又無以信也先生名埙字某起家太學生其致而
歸也以年例進長史

一齋記

五溪豐先生名某燕居之室曰一齋先生起家進士

及第踐歷禁苑餘二十年遂掌玉堂之篆身榮且貴
矣俄而　國家有大議論先生議不合則率官伏
闕下痛哭極諫
天子以爲狂妄不祥斥戍閩海居且七年常獨居一
室其湛然默乎其中者日益淵靜其充然發見於外
者日益和粹其靜觀天下之理而自得之者又日益
精察而有條蓋其學之所至不以富貴貧賤患難而
易其守可謂致一之極矣而名齋之意拳拳不忘又
以下問承學之士如不肖者俾說其大義蓋嘗聞之

曰精一之訓見於虞書而伊尹之告其君亦有協于
克一之言百世之下唯顏子之學爲足以及之故夫
子語以克己復禮而決其幾於視聽言動之間所謂
一者何也天之理也典禮命討皆天也其體則具於
心是故必視聽言動之皆出於禮然後可語典禮命
討之皆由於天體驗之未精培養之未厚本原之地
反而求之有不勝夫敝且雜也而欲和衷懋敬以一
天下之動不幾於自誣其天也歟嗟夫學之不講久
矣堯舜禹伊尹孔顏之心其終不傳矣乎某學不知

道固未免於所謂敝且雜者豈能出毫髮意見以發
明名齋之意而況先生之高明切實又非有待愚言
者故竊推典禮命討之所自出以見先生之學之至
於是也雖越在嶺南之外其有繫夫天下之萬變者
無端倪也若夫主一之功則先生之所自爲者備矣
某小子終奚能言是爲記

一峯羅先生書院記

故翰林修撰一峯羅先生初入仕即上疏數千言論
大學士李公不當起復落職提舉泉南市舶司未幾

不同守貧約鄉即浩然棄歸天下既聞其風而高之
比歸杜門講學不以世事屑意而尤嚴其節於辭受
取舍之際俊偉明白必欲得其本心而後已故久之
而天下益信服焉嘉靖己丑春按察副使萬安郭公
持平巡歷至泉以先生嘗謫居於是也而尸祝之典
未舉繼時郡守顧侯可久以入覲去乃謀別駕李侯
文節推徐侯炤得城北叢祠一區請於巡按御史聶
公豹斥去昏淫之鬼因舊材稍易蠹壞悉以堅良以
三月朔日率郡之人士奉先生神主而舍奠焉既又

治其齋居講堂下及庖湢之屬凡為屋四十間有奇
擇士之有志者居之延鄉進士王宣領職其教是夏
顧侯及晉江大尹錢君某至自京師則教士續食之
法講求益備而書院之傳可以久而不廢矣夫以先
生風烈之盛去之千百載聞其風者猶將低佪嚮慕
不能自已而況神靈精爽飛臨茲宇登降出入如將
見之有不反身警惕求無愧於先生之心者乎孟子
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推
其所為所欲之類至於穿窬同科大上者之不為穿

窬必矣孟子復云爾者幾微疑察之間一有未至其
陷溺必至是爾是故人苟得其本心也雖呼爾蹴爾
之不受之人行道之人之心與不受千駟萬鍾者無
以異也如其苟焉以遷就於功利而已則桓文之所
以扶義而衛良平之所以挾術而謀亦何以異於穿
窬者哉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先生所以盡終其
身困約而不肯少貶以徇流俗者其不以是歟世或
言起復之事李公入疏辭者十七八矣最後乃屬先
生先生辭不宛曲若有負李公者是不然夫事之不

得乎理而固為之者使出於庸人與小人中材以下
皆得以指摘而議之唯其不幸出於賢者後有賢者
為之諱其失而回互之則是非反易人心無所折衷
其流弊可勝言哉嗚呼此先生之所深憂也亦惟求
得其本心而已矣故并述之以告吾黨之學者

瓊山薛氏祭田記

惠安司訓薛君有學出其先世譜牒示余自始祖而
下各有田以供祀事歲入有常數有學文為攷據禮
書正其遷易牲醴賓獻祀號之事豈不及勢而命

至慢度可世以爲常行於家故辟自始遷至今百數十年大宗之祀世相承也其親未盡之祖與夫主祧而墓存者皆不廢祀寧非以有墓田也哉夫子孫之於祖考莫不有無窮不已之心而力或有限先王知其如此仕者既有常祿矣又賦之田以祭而畝其征若士庶人之無田者則爲之節而薦薦者謂不筮日筮尸取諸時物所有其禮亦云略矣然士薦用特豚而春韭夏麥秋黍冬稻各有其物則又未嘗苟也近世所定家祭禮儀大率通貴賤得行之較其豐

儉之宜若無能加於特豚之薦者亦可謂皆省而易舉矣然士大夫家每病於難行者豈非祿田之法既壞力固有所限不克以副其心邪先王之禮廢絕不講可歎也已辟璞山大族累世之田毋增有今慮其久或墮隳將標其封候畝步之廣狹多寡附譜以傳而請予記其事夫禮失而求諸野猶有取也況今士大夫家因義起禮以教孝敬而不失先王之意若祭田云者可無其說乎故爲本夫禮意書之以告辟之後人

濟寧新亭記

比年河水泛溢郡水歲淤吏卒起隄防捍水費以鉅萬計水至隄輒壞不能支而患愈甚乃十一年春御史中丞梁公奉 璽書來理河事公之策則不然其言曰往者河水東南流經梁宋入淮其別流由故汴道過彭城下呂梁背出南清河以與之會二水分流故徐沛以北無水憂已而彭城流絕梁宋經流之河又非利河始騰覆而上環曹濟徐沛數百里匯爲水匯未幾年也故不深求所以泛溢之故屈區增

修隄防恃數尺之土以捍洶湧之勢宜其激之而反甚也又曰徐沛以北地勢高於以分道殺水力爲易水乘高趨下自淮入海道遠又漫且險不有以分披之則淮浦之患方始爾是年秋公策水將至先浚故汴道視常水患所及果減去二三議以冬初水落水未堅大徵役悉理諸經流之淤淺者又以餘力經畫淮浦疏其入海之道蓋公之持論及與所施爲次第如此濟寧爲公治所南郭外少東直城闉舊有亭以爲撫勞賓客之所公病其隘也命有司拓而大之池

臺亭館具備其燕賓之堂題以江湖廊廟四大字由扁堂上小亭曰後樂他日某自京師道濟過公公觴于堂中酒酣移席臺上憑欄四望慨然語曰子知吾所以名亭之意乎盍記之某謂公因分廟堂之憂以來者也功既有緒矣乃又退託於江湖之遠若不勝夫憂且慮者其微意可遽測哉漢儒謂災異或以河溢爲陰氣盛盛極反亢故水不潤下而逆行爲說迂鑿不切事情亦不可謂無是理然未易言也公之職河爲重其憂當惟河爲切某故并其重且切者以見

公於職事盡心如此且俾後之人有考也

漳浦鄭君善政記

辛卯春余始識括蒼鄭君宗慶於京師君故浙東知名士有志操居京師不妄見人獨余與見相好也君好論天下事以爲今人事不足爲法士當法古人古人擅所長名世者多矣不能盡法要當法其心心苟誠於義矣其識見才猷有弗由義以行者乎弗誠於義而有是才識也秪以飾其弗誠而已蓋余所熟聞於君者如此是時君已領漳浦之命將抵任余嘗私

持君議論以默觀其爲政明年壬辰冬余自廣右入覲南歸則聞漳浦人頌君美政大約如與余言者始邑人尚氣輕生有小忿輒自毒以誣人前後令長屢爲禁約而不能止君至悉理出受誣者反抵誣人之家以罪於是遂相戒不敢爲邑境土既拆十分之四爲詔安縣矣而繇役猶兼任如故君言繇役出於丁田不當以新故縣有所增損屢與上官言民重困可哀乃得條減四十餘繇不事歲所省以千計君爲政以愛養民力變化風俗敦飭行崇名教爲急其利患

纖悉皆思有以及人是非可否務以自信其心不爲曲從苟止以媚說上下故條貫皆有可觀推其意可以持之數十年而利其見於邑人稱頌者甚多而余所舉一事尤其大較章著者初君始爲是邑或有慮其迂及其既爲復有病其焉而欲撓之者久乃莫不歎服蓋流俗之溺人深矣事必反求本心似迂不便文以諧俗似矯古儒者皆蒙此名矣獨君哉詔安令何君某聞君能禁自毒欲刻其事以傳君聞而止之而君之士民雅菴林長史誥頌君美政者亦欲傳

迹則相率來請余文不置可易徵

而篤自信焉則人信之矣君事既已故叅叙述之以
邑人之意云

鄭孝子祠記

孝子名餘字汝明廉之石康縣海岸鄉梁村人父賜
正統初以春秋魁廣南鄉試仕蒼梧縣訓導母謝氏
孝子生而穎後未弱冠爲人賦梅月雙清驚焉圖二
詩句語警拔長老皆嗟異之賜卒于任謝挈孝與孝
子兄弟還鄉天順壬午年流賊起廣西延入郡境破

石康縣治至四出爲暴掠人口若繫之以索貨取其貨
不得皆殺之謝在掠中孝子哀痛辭兄弟挺身入賊
營紿賊曰吾欲乞母命豈敢靳貨吾母子藏必以
吾代釋吾母歸取之吾在此母決不忍不以貨來也
賊信之釋謝孝子既免其母而家實無從於得貨飭
賊已而賊爲官軍所逼移營至遂溪縣拜賞村以前
語詰孝子遂遇害賊平後耆民沈昱等狀孝子事蹟
于石康縣表旌之會縣廢事寢嘉靖丙申余行部至
永安距梁村不遠聞孝子事亟索之討讀之果嘗拔

不凡又訪其家得沈昱等狀草一篇爲可信據無疑
梁村故有社學一區始自前元時其後屢興屢廢至
孝子之父兄復繼葺之以教鄉人之子弟孝子幼肄
業焉近又廢乃請於巡按御史陳公大用即其地立
屋二間各有幾案前爲講堂其後以祠孝子復於永
安城内爲牌樓大書列孝二字揭示通衢蓋孝子之
死於今幾百年矣一旦振發而暴著如此豈非一念
精誠通于天地鬼神與百世之人心固有密相爲感
者邪方其奮身詣賊志在存母而已母得全而身已

死其孔子所謂求仁而得仁者與梁村濱海去郡城
二百餘里時有科第而人之景慕孝子也尤至深屋
而祠之不但以發孝子之幽烈也又使後人知能盡
性蹈義以死者雖窮海之濱百歳之遠終不致於泯
沒無聞中材以下或有勸而益勉於善其繫世教亦
豈淺哉

重建永平巡檢司記

故石康縣之永平信立永豐歸德四鄉在縣治東北
入境西界中環匝百餘里深阻而多盜

檢司以稽詰之又度地據險立營爲木閘以鎖諸隘在永平者曰平原營楓木閘其外距博白之西鄉者廬諸山在永豐者曰木頭横嶺營樟木閘其外距欝林之富民興業之興德二鄉大桂諸山曰沙尾營康樂閘其外距興業之懷南里在信立者曰馬頭營深水閘其外距横之端峰里而歸德之城隍營秦山閘正當咽喉之處蓋其地外束而中寛如世所傳葫蘆形者自城隍以北逾嶺二十里至康樂閘則博白之狼鹿江出焉合永平之黄藤漆桐二江北入貴之鬱

江與大江合蓋廉之水皆南流入海此數小水者獨背郡以北其形勢氣脈若與郡不相聯絡者故往往能爲寇孽以梗吏治然其地山高氣深美山晴斬山爲業饒於竹木穀米射獵之利春夏間江水生筏浮舟運以下蒼梧南海者不可勝計亦茲郡一奥區也成化二三年斷藤峽寇作破潯貴鬱白轉入郡境先蹂踐鄉然後石康不守而郡城亦以殘破當是時使先賊未至命一驍將將軍屯永平以扼賊路賊未必敢入就入亦必多畏牽制未敢長驅縱掠其禍若當時

之烈也豈非數哉其後寧謐日久流亡漸歸墾荒田日益墾治宜爲之稽核籍正疆界分别主客户立保伍之法以約束之庶幾可使其毋更畏法比近地而以懸遠莫之省慮延其爭而訟訟累年不能決至相仇恨殺奪不能制然後告難而銜獮之至無類乃止蓋自成化弘治以來如是者數矣最後甚不得已廼棄以畀狼兵此所謂引豺狼以守藩籬而欲與之俱安胡可恃也初石康既破不能縣者入合浦其四鄉者亦併爲歸德一鄉巡檢司寄寓無常處弘治元年

移寓靈山石隆堡僅存空名而已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檢郭盛于大長請文聰求故司舊蹟得於永平村請復建爲守徙居之又漸葺故營閘以聯絡其聲勢議上府府爲申議報諸司其議與力盛與文聰率鄉民相勸爲之官府不與焉其明年乙未秋八月余抵郡而工適訖功兩人者以記來請余諾之未暇爲也又明年丁酉盛秩滿去後一年文聰亦死余復檄其子令長千大其冬有洲學之命將行矣念既許此兩人不可以生死存亡而遂易之乃備書始末付營主

義民林中鳳刻石以成此兩人之志云

信芳亭記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縉紳而游過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有巖壑有宮室亭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遊者踵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渟涵激瀉吞吐萬象窮滿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靄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為嘗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

嘉靖己亥石盟孟子甫謫貳雷州始則湖心小島累土增崗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為壬寅春僉憲麥山翁子溥巡歷至雷遊斯亭而愛之榱桷頹甓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與蔡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余二人于亭上酒酣憑欄四望慨然歎曰賀知章林和靖歿天下湖山無其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邑之盛日酣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壅蔽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登

而望東則城闕西顧寇祠其南則走朱崖之路也其之君子蓋有抱忠懷潔走朱崖而望至於斂屋躬其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之名哉余其所以名者諸君子蓋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其天者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而當合離猶且若是況於以遠外之身遭逢末俗而欲俛仰脂韋以求聲光於上下不亦重愧斯亭而可悲

哉余與劉子瞿然竦聽復命酒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東泉姚公祠堂記

古者學官天子始命為教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司時於先師又率學者奠于所教之地然於瞽宗書於上庠詩於東序其禮專而且數說者謂先聖道尊先師分親故祭有疏數之不同如郊廟然然所謂先師者皆身備道德又能自達於一藝生以藝教學者沒

則爲之紐元以報之古人師弟子始終之際恩義兼
至如此聖人著於禮經益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情
所強爲也後世釋奠禮廢唐以後始以孔顏爲先聖
先師通祀天下而學校之師名存實喪泛泛焉以名
位相維繫而已其德行道藝既無以相成又安能使
之終始恩義而思所以報之如瞽宗之祭也哉千數
百年惟文翁安定二祠於今爲烈而教亦弗傳可慨
也已故兵部尚書東泉姚公先生弘治癸亥冬由禮
部員外郎出僉憲廣右提督學政始至慨然以振作

人文變易習俗爲己責旦旦誨誘晨夕不倦其條規
甚嚴而科級有序其道自程朱以達於孔孟其法自
事親從兄進趨揖讓誦數講說鉅細畢備其大要以
反身踐履爲本凡時尚之浮華詭誕不稱於聖者一
切屏去不使雜學者耳目其心地光明誠意懇切感
發化導又有出於言語條約之外者故一時學者翕
然敬信而推其盛以爲雖蘇湖在當時不是過也正
德丁卯丁內艱去學者皇皇如有所失比服除　詔
還公廣右又一年乃遷憲副督學閩中而廣右學者

思之不置己卯相率即宣成書院之左建祠肖公像
其中朝夕瞻依宣成書院亦公所建以祠南軒張宣
公東萊呂成公其陰爲提學公署公嘗於其傍作五
經號舍以棲學者於此祀公即古者祠先師於所教
之地之意也抑又聞公在廣西不但明教法以淑學
者之心其於飢寒疾痛視之如己貧者喪者婚娶之
無資與遠方來學者咸有所給其恩義兼至眞不啻
如家人父子去今數十年咨嗟感慕常如一日而豈
聲音笑貌所能强合也哉師教之恩古人推其重至

於君父等而又以爲君臣父子之倫賴是以立瞽宗
上庠東序特六藝之一師耳其祭猶且專而且數如
彼況身備道德教澤曹于一方者庸能已邪數十年
已往之師且不能忘焉則夫生我食我昊天罔極推
此心以往其不淪忽陷溺以至遺親而後其君也必
矣師道之植人極如此廣右學者其尚能講明而敦
守之則公之教與此祠雖與文翁安定同一不朽可
也湖廣方伯桂林徐君公高第弟子作祠時與學者
劉廷敘詣其議經始者謂祠又未有記公官學閩海

某嘗供灑掃門下知公為詳書來徵文某不敢辭然
然公去後十餘年復以御史提督百粵大亂安戶
當大書特書而此祠乃學者所立故特為詳其移學
時事至夷難大功敬當別為論著云徐君名乾字健
父

尚志書院記

廉州府學舊在城東北隅縣學附其左左逼城垣右
瀕故濠庳湫敞陋學官弟子廢以為病圖遷未果余
守郡時乃為兩遷之縣學于城外之南屯府學於城
內東南朱砂岡之陽因老氏宮拓治之而稍益舊學
為有司歲時拜表習禮之所然府學改遷未幾余即
奉
命兩浙督學廟廷規制與夫講堂齋舍庖廚之類未
及備為而去其後又閱兩太守雖嘗為之竟未克備
甲辰冬今太守胡君鰲行東學政既修學如制矣又
患弟子日增齋舍不能容則因故府學增修以為書
院中闢講堂旁列齋舍講堂後為倉食之堂又其後
為庋書之閣門庭徐徑沉邃嚴整於是兩學之士進

則聽依夫子廟庭升降揖讓於階序之間禮法肅然
也退而藏修於此又得屏紛囂一思慮親師取友無
異物以遷其業其餼廩膏燭之費咸有所給不以累
乎其私其於學也眞可以不勞而能矣所患者惟恐
志有不立無以實其功爾夫古人入學之初即欲明
明德於天下其所志之高且遠如此要其所以用功
惟欲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其曰欲之云者一念為主
於中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不得所欲不已夫子十
五志學所志即此欲也又以恥惡衣惡食為志道者
深戒所志所恥學者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從違之
端矣夫志於所不可不志則反身有力積其功用以
至明明德於天下非由外也恥其所不當恥徇私襲
取之弊則雖至於行一不義得而天下必且隱忍為之
嗚呼嚴矣今學者之所志而欲者果何事邪其亦有
同於古人乎其否也必思有以易之易之之方莫若
亟去所不當恥之恥不恥則不求不求則此志無所
封蔽摧奪如初奮之情驟決之水果敢以定其進而
達於古人之學孰能禦之胡守既成茲役狀其事來

台且請揭之嘉名以昭示學者余爲名曰尚志書院蓋學莫先於庠序道莫備於聖賢今之士其操術非不正也志有不端所操之術適以濟其私心而誤天下國家者有之矣苟顧名思義當惕然警省於心焉則書院之所資於學力者豈淺乎哉

鎮海樓記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我 國家臨制宇内幅員萬里因領海以爲金湯是邦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内北偏有山曰越秀拔地

二十餘丈 國初天兵南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永嘉朱侯亮祖始作樓五層以冠山巔曰鎮海樓成而會城之形勢益壯其後樓漸圮成化中總督都御史襄毅韓公命有司修完之比燼于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艱持弗決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群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爲木石瓦甓丹漆僦傭之費選用能吏稽董工程以明年乙巳四月興工既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

工告成規制如舊而閎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爲亭曰仰高左右兩端跨衢爲華表左曰儀鷙右曰飛屬舊所無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蠻豪猾若齎咨若失所負及其既作重簷飛閣迴出雲霄以臨北戶羣山内向大海浩渺如免者之冠痿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于一樓於是乎始作列聖繼統昭受休烈至我

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興也又適值于斯時蓋斗綱之端昔營室織女以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其方宿爲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若是徵若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章我 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爲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爲其臣者章亦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明蓋

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役於嶺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理之要風俗之本此徇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位自畫一食息一起居無一念不關於
君父其於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爲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愧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刻石

小山刻石

小山在五公北麓前挹平蕪後負列嶂大崗盤紆於其左輞海灣環於其右嘉靖己丑冬余始遷自香山下結屋居焉諸葛長嘯之廬司馬獨樂之園古人高風匪余敢望若夫山川幽曠景物鮮澄仰觀千山則雲霧發與俯狎于野則魚鳥會心盼北極乎中霄結遐念于千載雖古人可作未必不同斯抱也屋成歌小山叢桂之章以落之遂書其所以勒于山石以諗來者前進士淮峯道人張某維喬父書

平傜寇刻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爲嘉靖乙巳春　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征剿馬平縣五都諸猺蠻據危險爲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歲以防征秋八月徵兵悉奮能城分爲三道右參政鄭綱監參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良北岸左參議趙宗信監參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山北冊洛蒲南圍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寓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梘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冊洛蒲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梘諸巢冬十一月督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參政張炤從至留參謀畫又檄副總兵程鑾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爲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謀緩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已而復乘之各募敢死士

石壁夜登奪其險隘據之諸軍以循相攀援復繼奮戰于隘中又戰于支頂且戰且登遂至絶頂火砲矢刃迅激交發吶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凡窩者凡險惡自　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俄而高梘司見諸巢破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也自秋徂夏領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效命謀猷審壯異論莫能奪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

聖天子詔命是月恭府移駐柳城既又至千葛周觀營壘閱諸將功最敘刻于崖石山可夷石可砥惟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千年永永無已

小山類稿選卷十五

祝文

廉州建啓聖祠告　先師文

酒者

聖天子稽古禮樹群議原本先師之所自生命天下學宮並得立　啓聖公祠所以尊隆道統之典曠絶千古而荒郡有司奉承弗虔徒反物采一切苟簡甚非

聖意也某不勝悍懼謹與學官諸生議改建于

先師廟左卜日興工威以

詔旨從事庶足慰

先師在天之靈且仰稱

聖天子尊崇道統之意某與學官諸生朝夕瞻依亦有所興起惟

先師實鑒臨之謹告

遷合浦縣學告土地文

維山川之氣時翕時見皆有神以司之若翕又而數得通則神之精光浮動渙發與人心目有不謀而合

迺者某等乘茲將道之數改建邑校於郡城南方陽位歲丙日丁文明參合維神又顯其可而攸資使之某等又將求賴神力以圖功於不墜者也敢不虔告

祭告海潮文

本府海潮之神大康和融二山材良且堅以珍珠禁闢舟檝弗敢通而郡中公私興作日尋斧斤於近郊材鮮良而山將禿民又以病告某嘗與僚吏僉議欲有以均節而紓其力邇者改建合浦縣學今梓人於二山擇其可材梁棟椽桷者斲而取之將由海洛以

達江干惟風水參差非憑仗神靈則曷由以濟假以數日之晴木集于江干有椽止而民不重勞在神倏然呼吸間耳而某與僚吏諸生受賜則既大矣故敢齋誠以叩尚 饗

廉州祈雨告社稷文

古之良有司教民稼穡相五土之宜啟時兆穀故雖有水旱不能爲災太守爲政三年矣猶有不登之田不種之穀視狩中神憂愧無已神不重矜憫又將以災于是使太守不能存其民而終無以事神也神爲民而立太守爲民而求旱乾累旬民且饑管特太守之責邪維神也思其責使太守有所倚伏以育其民不勝幸甚

告山川文

此邦之人無瀦溉圩岸以耕無留遲蓄聚以食取給於歲而仰成於天數月不雨釋其犁鋤以待饑饉流莩而已夫民不能自力爲旱備以至於旱而無以救之此長吏勸督無狀之過也吏信有罪矣神崇深變化血食此土寧忍坐視其燋炕而莫之恤乎惟大霈

甘澤以紓此旦夕之急而適長吏以罪固無所辭也

謹告

告城隍文

自去冬不雨至于今五閱月矣此邦素號多而或連陰弗解漲潦驟至以至妨害稼穡者乃其常也而今嘗病于旱乃今病甚矣穀將投土而不得敷芒以遂一年之計過焉無望此吏不良于政有以致之宜獨蒙其罰民則奚辜惟神聰明正直司命此土吏知無所逭罪敢以自歸於神而爲無辜之民請命惟神其

鑒昭之

告殿中公墓文

嗚呼文獻公兄弟四人惟公子姓最蕃公諸子傳者九房惟第五房僕射府君子姓尤蕃且顯而歷唐五季遷徙離散在宋惟廣漢在今日惟我錦田尚知爲系出於公也始與之脩譜能與人昧厥本原至先原丘墓亦以文獻夫人訛之蓋譜牒放失世派無傳子孫不知祖公而祖文獻亦其勢然也近者丘壠之變際　群不逞者能毀傷公精靈在天體魄在地餘庇

在血偶磅礴精爽必有所假手而發使誌銘流於人間然後訛謬始正亦有數然也誌公墓者有云惟岳降靈自天鍾美某初字鍾靈而名幼時先人所命也始符平以盜伐文獻夫人墳移文諸司某曰此非夫人必我殿中而稱夫人者同辭某曰必不得已則啓視之以驗符平移之而果然不肖名與字文見諸誌者如此噫其偶然邪公精爽在天體魄在地餘庇在我血屬必有時而發其非偶然也在宋惟廣漢在今日惟我錦田子孫之克靈承公庇者亦希矣公能無意於冥冥中邪公勳階封贈碑文尚傳謹伐石大書以表隧道俾子孫之在始興者既無以辨其所出某暨文不能舍閭中丘墟來此將謀作屋買田以奉春秋而託始興族人守之他日子孫能來此者則令一人來此就不能來先原丘墓庶幾可以無廢嗚呼其可念也已公靈有知尚其鑒亮尚饗

韶州三祖祠告文

遠祖殿中府君　僕射府君　祕書府君之神曰惟我三祖奕世相承德業風節史冊大書有足以興起

邦人於百世之下不但爲一門一時之光而已喪亂之後文獻遺淪聲影沉歇能知系閥名諱者亦少矣況所謂百世興起者邪某遠籍先緒獲祿來此既表揭墳墓方謀作祠屋以繼者少而有司以祭官田爐來告請稽典禮登載郡祀俾鄉人後進者論說風烈所瞻仰與論所同某不敢辭謹涓嘉辰率有司郡士及族家子孫奉安神位伏惟即安宇居用答群情尚風激揚百世如見尚饗

英德告閣先大夫祠文

惟我總考當正德末爲
天子作牧茲土惠化洽流登食明祀不忝孤家被先
訓循循翎嶠嗣德無堪叨忝濫分茲者蒙恩晉貳中
臺督撫南楚奔奉　簡書拜別祠下追慕音容曷勝
摧愴伏惟盛德流光子孫民庶實兼覆庇不肖孤貴
重材輕若涉淵水冀惡先靈默賜保祐庶幾弗墜官
常以爲縉紳羞惟總考其鑒臨之尚饗

江西撫院祭土地文

本院土地之神惟茲中執灋之地有神以司之並惟

相協厥居亦將謹察其行事以告于帝而賞罰之歲
序告成一歲之公私隱顯咸在神聽某不敢有所祈
也惟恭舉常事以報神相協之德尚饗

祭井文

本院司井之神惟神抱寒冽之性居吾堂廡之下而
混在泥滓孱於隸人者多年矣夫耳目蔽於近者尚
如此況人情之遁於幽遠者乎此吾所以重有愧於
神也亟工淘治泥滓去而寒冽通神毋以不食爲惻
惟益懋蓄之功以與汲者並受其福尚饗

梅嶺告曲江公祠文

公昔閔越人緬材薄力負任於樹崖之徑故改鑿此
嶺化其險阻以爲坦夷人之勞者稍康矣然而南海
貨貝綿絲器用盆盎之類方軌北走者亦藉之以無
使誅求益深蠹蝕日竭茲嶺實崇之厲階也公忠孝
正直日閔北走之行李見生靈之憔悴其亦無慨然
於中乎邇者
天子不以某愚無用付以全越俾來督撫安輯視履
辜兗尤折之凌競攬繼濯清愧之昔賢之風采夫內

不能以禮自克外又不能分別賢不肖潔而激揚
勸懲以矯變風俗欲使紀綱正軍實修繁盈不興奸
究寢息福海內外咸遂生全者未之有也某之愚不
能及此惟公默垂矜念過其罪心而相其所欲爲毋
使與日損海之民有或瘝怨斯道而渺然者則公之
爲鄉國賜不既深且溥乎入境之初敢控瀝以告尚
饗

奕德先君祠告文

不肖孤昔赴郎楚攜挈孫息拜別祠下逮今三載復

被　簡畀杼撫茲土顧惟
君親之恩地厚天高匪躬竭力萬未酬一仰銜先志
俯愧僕敢幸茲密邇感愴益深遺訓所存庶幾夙夜
惟先考其鑒臨之尚饗

祭文

合祭大司馬林泉山文

嗚呼昔我
憲宗
孝宗及今

皇上嗣位之初四十年間當　國家豐亨之會而公
以布衣諸生擢魏科躋華要與之終始何其盛也進
于暮年山　南都天卿轉參外莞厄於權奸以去則
國是駸駸然變更矣一旦
天子曠然昭悟芟掃群奸還公舊秩不復煩以職任
命有司四時存問其家恩至渥也議者猶以舊人未
究所用爲慨嗚呼公今已矣公有惇龐碩大之德有
正直清約之操有鴻深典雅之學兼古大臣之所長
者而多福有壽有子有孫方之古人復何憾哉獨其
遭逢而用不克終則夫去就進退之際又志士仁人
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已也某等鄉愚晚生高山仰
止銜哀一觴情寄千里尚饗

合祭史省江給事文

嗚呼世之論富貴壽夭者兼觀器識而傳亦有動作
威儀以定命之言今以吾省江之姿質之皆有不然
何邪先生氣寂而貌和而簡言不妄發行必擇義
其思湛靜而不浮其守確實而不二足以固其精神
魂魄而致之於久遠者至於譚理必究指歸論事必

引大體責人不錄瑕疵非局促纏繞不能容受者比
所謂富貴多壽皆先生所宜有而竟止於斯其故何
邪先生臥病時吾輩日相與候問苦其速瘳已而體
日加瘦神氣日瘁吾輩竊爲之勉令餌藥先生曰吾
誤餌二劑不與病對以此知用醫無濟於病正當安
臥以養之爾後數日微甚則亟號之曰先生無容貳
之貽子孫即不起亦有後命否曰任之矣明日屬
纊嗚呼用醫無濟於病乃甘良者拒之不納吾輩
不知命者不能無憾於先生然觀其臨沒安定無一

語雜亂則所以自信者亦固有道也邪嗚呼哀哉效
生壽夭先生既無留滯又不肯爲子孫無益之悲吾
道方且微矣援㘅數假俯矩繩理其後事兼衰孤弱
之失所欲爲之由處無亦非先生意邪世固有事不
同而理同各發於誠各踐其義以卽其心之所安則
吾非文恐力不能及心有不能盡以有愧於幽冥也
已嗚呼哀哉樽酒豆肉朋知咸在歡宴幾何忽然慟
哭信人生之難恃而長樂之無終極也先生有靈其
亦有以鑒此否乎嗚呼尚饗

祭周雨山學憲文

嗚呼昔在乙酉與公傾蓋於閩循之上一語論心是
後不相聞者十載矣去歲五羊復遂良晤顧鄙性之
踈懶昧世奔以前趨惟公閔我屢形言色提携教誨
情切弟兄曁我南來握手叮嚀諄當思明良之訓謂
弗蹈迷復之凶雖愚質之難矯敢不刻厲以率從號
荒遐落寞寤思公日望征車遽此承凶嗚呼哀哉敦
厚之資沉毅之識而今不可復見矣某羈此官守莫
復撫殮潸觴束帛聊寄哀忱公靈不昧尚其鑒此尚

饗

祭鄒靜齋學正文

嗚呼昔兩漢盛時士大夫爭以忠厚禮讓相漸摩朝
廷之所選舉鄉里之所甄許以及士大夫論交取友
必先問其人長者與否至永平建初之間長者風誼
微矣士有一言近忠厚者衆猶讙然許之曰是安得
長者之言邪長者之行不可見而聞其言猶知畏而
重之此漢所以近古也歲在癸酉與公計偕北上公
長數歲我呼爲兄同時二三友皆少年氣盛譚論濟

倒抵掌嗷呼公以醇古之氣泊其間語無譁而心不
競蔚然長者之風也嘗是時某與二三友者莫不斂
衽於公矣朴俗既散前輩風誼日益遠至鄉井習尚
亦漸變於時得聞長者之言鮮矣而況於其行邪公
自偕計後卽教郴陽歸卧林丘始終二十餘年篤踐
於忠厚禮讓而不求士大夫有動世變之思而欲遠
挹流風於兩漢之盛者不於公乎觀行而誰觀公子
君哲持縞束憲銜料其于廉與翔公也累業文駸駸
遠到未艾蓋嵩石之後必昌于公之門當大漢世名

卿大抵多長者子孫也公沒而不亡者其不在於此
乎情咀獻貲文以告哀公靈不昧尚其饗之

祭大司馬毛東塘文

惟公秉金玉之資具經綸之材遭際　清朝蜚聲仕
路始理郡刑名揚浙水繼秉宥衙望重臺端旋出棘
署進陟中丞詳讞入以無冤撫循獨持大體既乎晚
節復遇
聖明南平交趾長纓繫彼僰之酋北經塞垣千里息
暮烟之燧比綱紀乎內臺復張皇於本兵老成重於

蓋朝輿論方歸精神未及折衝時運多阻甫懸里門
之車遽呼某某之復遠略猶其若存文江爲之失色
嗚呼哀哉某學非有用叨辱公知推轂所及會出學
管尺書相示莫非肺肝闊別數年期再陪乎杖履分
流一嶺遂末附於幽冥初聞訃音驚若夢寐莫扣西
州之扉末絕鍾期之響寄哀一奠悠悠千里嗚呼哀
哉尚饗

祭學憲陳紫峯文

嗚呼紫峯一世人豪有蟠屈嶠古之心負有爲之

江之辯論文足以籠罩百物氣足以旁魄宇內不有
今世之所希雖古稱道往之士亦或難之至於孝友
天性造詣深醇飭躬砥行崇義彊仁有避世之深心
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非特道往之士
所難雖世之號爲講學君子或未能以無歉於茲方
其擢第　大廷服官比部群公斂衽士友傾心謂瑚
璉之器宜亟登於清廟乃卷而懷之以白輝娟於山
澤之間一丘一壑一觴一詠遺落世情逍遙物外夫
其學問之成諸已固已渙然而自得其出處去就之

際文峻潔光明而無疵尚論人豪舍兄其誰嗚呼紫
峯自昔豪傑遁世類多有託故步兵長醉五柳耽詩
兄嘗評論人物至陳元龍孔文舉之爲人慨然嘆曰
廣陵之樓百尺北海之樽不空人生如此足矣擾擾
何爲此正德末年也其高風遠韻約將翱翔千仞之
表奚止樓坐元龍樽泄文舉而已邪某之交兄實自
丁丑京華中夜古寺疎燈舉觴相誨無扣不鳴兄惟
我師豈云其友一別十年尺書再通尚冀他日言晏
從容去歲之夏交庭書來以兄訃告開緘失聲于定

如喙點呼紫峯允果厭世而長往邛郢人既逝吾無
以爲質矣彼雞斗酒其能有以酬宿草而寫悲腸也
邪尚饗

祭座師大司徒李次涯文

惟公弱冠擢第兩宰名城寬嚴互用政稱廉平御史
持斧秋肅春生爬梳利病條貫綱紀告里居寡所
辭迴起整戎旅灑水爲清榆中列栥尊俎甲兵入貳
太宰載陟夏卿兩都迴翔邦賦作程歸守林泉衆望
方弃疾病求之竟阻千齡標高多風雲崇忽傾屈伸

執尸元化冥冥嗚呼哀哉公昔按閩秋試懸衡虛簿
無取能爲重輕羣視驟駭公眼獨明心期浩邈歲月
崢嶸顧安寒步恐負生成往赴漢上公門停旌歡笑
握手誨屬丁寧及茲再來翳翳荒塋墓木未拱孤兒
纔橫追惟夙誼悲哽塡膺顧言灑掃適此嚴征芷蘭
爲潔毫素敷誠躊躇忍去寸心紆縈公神不昧庶其
我聽尚饗

祭許松皐閣老文

惟公世哲宗工登庸三事承家體國勸孝盡忠

聯父班亟見稱於廣平范繼先志亦收功於元祐前
有元祐之邇故進而必由其守旁之廣平之助故退
則必決於義終始大節無愧前聞倚依獨樂尚結餘
忠表留午橋遂齋猶恨嗚呼哀哉某素無先容特深
知顧起自淪落置之英班某非有求公豈爲賜獎以
大義成其至公門館未登書記僅奏惟有此心耿耿
在側承役荊楚北望洛師瓣香欲展路阻願違緘辭
千里臨岐涕揮尚饗

祭馬明山長史文

嗚呼吾鄉元二載所聞士大夫多矣求其德器謹質
雅尚端正語皆由衷動不逾則如君者不多得也君
見幾辭祿結廬明山之下一室掃坐儵然有塵外之
志余每造之竟日忘歸君亦時或過余吾爲余傾倒
焉不見月餘遽以訃告雲川失色逝水消使余安
得不遡高風而永歎悵後遊之無從也一尊寄哀君
其我鑒尚饗

祭徐方伯波石文

嗚呼沅江之變因循十餘年必待君一死然後討賊

之義明敵愾之氣振其有關於湞南大數亦不小矣悠悠之議亦有訾其涉於輕者君篤信所學而以死守之不擇難易不眩異同皎然不欺其志以郎夫心之所安此今人之所難而古人之所必取者悠悠者奚足知君邪衣冠之櫬東過灘水念昔相與意氣若存臨眞抒情君聞不聞尚饗

祭任竹坡中丞文

嗚呼與公共事征苗之役自秋徂春七更寒燠聚師于疆時糧于庾偏騎前驅夷厥險阻苗頑幾卽工矣而狂狡潛作越又兩月乃縛其渠魁輯撫餘衆乃審察利害毋違好惡養同吾人爰俾得所而公以勞瘁舍我而徂良工心苦誰復知者我雖知之又未敢言嗚呼哀哉公有溫良之性精敏之才潔白之行蓋世所尚而以爲用者一方猶以爲小小亦不可留焉天於斯世於善人果何如也雖然沒于官者無異正寢殄屬覩斂無異子孫以死勤事義配古人處世雖短而不亡者長公又奚憾聞公之病悄訊相屬比聞公訃不能往哭老病支離感念今昨臨風一慟哀殺寞矣

尚饗

心十五終

墓誌銘

新寧教諭莊翠峰先生墓誌銘

嘉靖二年八月初十日翠峰莊先生之子伯昊等卜葬先生於縣溪桐岭嶺頭深之原狀其事投淨峰張某俾爲之銘某生晚不及識先生壯時也獨記垣年祭以[illegible]拜謁先生一室雅靚圖書筆硯之外無他物先生[illegible]整襟端坐點勘書史雖分註小字亦精細不苟是時年幾六十矣與人言縱橫穿貫歷

舉古今[illegible]事理物情之變能使聽者悚然竦或窮其辯也[illegible]人有善與義當更爲者必咨嗟稱賞惟恐人[illegible]知其好學樂善如此蓋天性然矣仍於鄉與士之敏茂者拘有司尺度分章摘句以備一日之用緊付所欲則已先生獨能將其用心精勤不懈以至沒身後已焉非才不屆乎中而志不困於窘者其能然邪嗚呼可謂難也已先生初以詩經游邑庠領成化丙午鄉薦弘治癸丑入乙榜就選入授署湖廣新寧教諭新寧湖南末縣自先生爲之師學者始知所嚮方議經術考古制器以變易學者習尚會有[illegible]以飛語者遂辭職事歸既與時齟齬故獨肆力學問[illegible]以所得[illegible]爲文章歌詞皆閎麗可誦自邑長貳縉紳以及後出之士莫不樂親先生而敬其爲人先生亦喜於延接人爲傾倒然其是是非非不苟也在新寧時安福劉御史遜言事出知武岡又爲藩府所擠人多斂跡先生獨往來經紀識者韙之劉後復官至福建按察使累道問先生且求見先生竟不見其持重又如此曾祖諱永傳祖諱儒考諱顯將仕郎母

洪氏配陳氏生子三伯昊伯仲伯琛季伯範庶出女一適庠生連玨孫二應麒應麟伯昊伯仲弱冠遺游邑庠志氣行業已爲同輩所推蓋先生之教云先生諱溉字萬里翠峰其號生天順丙子十一月十八日卒嘉靖壬午五月廿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墓乙向右遺稿數卷藏于家銘曰

嗚呼先生孰揜其衡而導其中雷風震撼宇宙晦蒙詭靈祕怪怳惚殊蹤有守其一不內以訌頭須洞視淵變皆空嗚呼先生是以永終千秋考德式此幽宮

省齋莊公墓志銘

邑南二十里上田山岡巒圓秀逶迤而南六七
里水縈田原肥美前臨鄖安江風氣萃止往年人
過而愛之以為必有鍾是秀而生者後數年崗山
鬱蔥會有莊氏有子應禎甚穎敏始業舉子出語已
能驚其儕輩未幾舉于鄉又成進士戊申冬今上南
廣徙
命過家應禎以紹興推官丁其先人省齋公憂家居
奉狀來請墓銘余素知公為人謹質孝弟美行內結

鍾山水之氣似有相待其發於應禎豈非所謂天人
理數之符會者乎按狀莊之先由白科龍溪西來遷
至公三世矣爵而未聚中更變故頗有所析棄公毅
然自力欲有以振起之其於族黨間不為崖異詭卓
之行循循然無以異於人也而事親無違顏色父沒
兄伯溺世恥不損食遂擴圖樹松竹風雨晏眠與兄
弟均其有無先世祭田棄析與人者力贖以歸歲時
祭祀必敬謹如禮庭除間無一日不掃也讀書能記
大義喜接儒生聽其講論灑然忘倦與人交不苟

然諾翹其緩急以罪就謀者告之必竭其忠其不合
於我必反復勸論使知改乃止故鄉稱長者必曰省
齋省齋無以甚異於人而其積行之所至人亦不可
得而遏何焉晚年春稼穫隴松竹成行婆娑自園有
足樂者而應禎又能致身科第以成其志人以為公
力善教子之報也刑延發自溪西始遷者考諱元璣
妣某氏繼某氏以成化壬寅七月五日生卒嘉靖丁
未七月九日年六十七娶何氏職內勤謹與公媲德
先成化　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得年若

干子男四長應鴻娶某氏次應昼娶某氏次應會娶某氏應
禎其季也娶某氏女二長適陳某次適何某孫男十一
以渾以瑞以濟以渙以沉以澤以潛以膺以變以嘉
以浩某某在十九都湖坝山之原已向其葬以己酉某
月日銘曰
不有以業之孰得而收之不有以把之孰得而酬之
吁嗟乎公行不越鄉把之彌沖業則有常是以居名
無求志而沒世有餘光湖坝之高體魄所藏松檟白
大莫敢毀傷

賓州訓導鄭公墓誌銘

公諱友字輔仁別號信菴劍之南平人曾祖克榮祖孔齡父文禮皆以士行隱于鄉至公乃治毛氏詩遊邑庠為弟子員振振有文聲正德庚辰貢入內廷試教職授廣西賓州訓導賓荒獠雜處經訓寡鮮有為公憚是行者而公之子慶雲適由南昌治行徵入亦力止公勿行公不聽其明年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選爲諫官慶雲擢南京禮科給事中

又明年

兩宮尊號覃恩得封公如慶雲官公辭焉是時　大禮議興大臣相繼去位小官或死或謫慶雲累上章論諍不見省公又在數千里外晨昏缺侍養乃移疾東歸遣使迎公于賓撫按諸司知慶雲者亦亟勸公且給之驛傳俾歸至南昌而家渡感末疾不起則丙戌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六公為人敦篤勤敏治經有密致剖析條理後生多就師之既屈于場屋老益貧至無家以居及慶雲登進士第歷滑山南昌二縣能以名節厲其官亦無紓若家之貧者故賓州之

行公語人曰吾豈不知賓遠且乏才哉顧吾尚有力能勝此官未可以累吾子嗚呼可謂有志也已天性孝友幼喪母林孺人比長思慕不已歲時祭祀輒流涕事繼母馬如所生與人處恂恂和易其在賓推所業以教其人亦多有成者配林氏封孺人子男一即慶雲由甲戌進士至今官女二長適生員萬同次許未州黃太守之子應春孫男一墓在某山之原卜以某年月日葬云銘曰圜冠方屨左圖右書偏是以行孰曰匪儒炎荒遼絕亦有彝倫我老未衰往訓人文青衿化洽在遠猶邇不有大者以付吾子木華維根丘岦維址鄭世有聞則自公始

荒山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軫字朝知別號荒山泉之晉江人曾祖諱德驤祖諱鑄父諱瑚母某氏先生以成化甲午七月十四日生祖伯父都憲簡菴公占其命書喜曰兒當大吾宗比壯身長七八尺美鬚髯言貌不苟動止有容儀聚徒朱氏有子矣補邑庠弟子員治詩經是時蔡虛齋易學盛行於泉詩道幾絕先生獨與其師友三

吾人潛心講究爻之有所自得不為時文發衆而於
詩人性情及文公傳註融會通貫行成一派衆入業
講者多從之屢困場屋志不少衰晩年嬰氣疾猶不
廢講究或中夜一起坐而思之人有諫其過苦者先
生曰古人於此學蓋終身焉吾其敢懈諸然亦竟以
是不起先生為人襟懷坦夷與人無城府而是是非
非自有分辨居家燕處必以禮雖對妻子僮僕亦
無惰容危留心世務嘗采擇當今可行者聚以成帙
通達詳練見之者又知其有治事之才非止於經學

專門者也自科舉興國論不下采於鄉士之朴茂
自修者反詘於浮華紛靡之習進不克有為於世其
制行又不出於鄉里非有卓然奇偉可動人耳目者
以故秉筆之士亦無從書而傳之以至於身名俱沒
若先生者余知之詳矣而能紀其行事僅止於此以
此而望信今傳後以元先生於求久亦未知吾言之
果能乎否也悲夫先生以嘉靖戊子十二月二十一
日終享年五十有五娶王氏早卒繼娶吳氏相君子
無違德子男四浚洵滾湔女一適林森聰孫男二在

極行稿塟在晉江縣三十二都石壁山之原已何其
塟以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一日狀其行者先生門人
張天衢銘曰
學以為己仕不違時吾銘其行千載不爽

王君墓誌銘

晉江惠安之閒有地曰盧山遠望蒼然在群峰最高
頂上至則邃然以深廓然以容閴然無市塵氣有王
氏者居之數百年矣其地饒於橉楠松杉多良田有
稻秫菽粱之利故其人樂生而易足又以遠絕外囂

也故多勤儉簡靜無競於時人處士諱某字某父兄
俱蚤世弱冠即涖家事辛勤拮据百凡以昭天性和
易無他衷曲好賓客樂施予拔族人之窮喪之不能
葬與孤寡之不能贍者皆資之王氏之方尚儉與其
居地稱而處士為人與其行事又獨出族人以故晚
年家益裕事益寡終其身未嘗一步負人入城府地
雖僻賓客樂至至則皆款洽以歸及其沒也無親疎
遠近皆咨嗟哭弔以為善人不可得見而思之不已
生某甲子止卒某甲子為年五十娶彭氏能與處士

甘其辛苦以成厥家子男三長良次浦次豪女三婿鄭廷獻何時紀陳光孫男六因偲同松同梓處士實晉江人而婦姑多惠安良與余皆能撫陳氏婦故知處士頗詳因以銘其墓云銘曰

維皇明嘉靖己丑冬十二月甲申孤子良等奉柩考處士歸窆芗石門者山其者向既堅且密求世其藏善人之蹟孰敢壞傷

廣州府通判梅峯莊公墓誌銘

公諱琦字元美別號梅峯弘治甲子與從兄晉陽同

舉福建鄉薦是時泉中與薦者十三人而先君在焉自先君與公兄弟同升于鄉北試禮部入太學二十年間所交接天下士無慮數十人其終不以升沉聚散生死變易初意者亦惟公兄弟而已故不肖早得拜公左右竊觀聽其言論行事而知公爲人之實豈德戊寅春公有通判廣州之命語不肖曰吾乃昔生初試吏即以十二縣一州財賦倚辦於我將何如使上不吾疑下不吾欺民於我無怨言而事卒辦則可某應之曰公有此心則公之所慮者免矣其後聞公

以遍走斥跡所大小禮於巡按御史巡按銜之嘗陰使人伺察公行事久之竟卒以此罷蓋公爲人伉直自信負志氣不肯苟下於人又不肯爲阿媚軟熟態以邀與上下其臨官行事一以誠實節簡而曰諫不蓄機穽設阱陛故不悅公者以是嫉其短或有勸公與辯者公歎曰吾有九十老母常恐一旦不得相見且吾亦老矣安能更折節爲人役卒不辯而歸然廣州人至今稱公爲能又以不辯而歸也爲公所難

公之世與宋少師夏同祖皆自永春遷郡城其遷于

青陽則自九世祖古山公始父諱繼曜母楊氏以成化癸巳八月某日生公弱冠遊鄉校治周易三十二舉于鄉四十六乃得通判廣州三年歸又二年而卒卒之時年五十一則嘉靖癸未四月某日也先娶楊氏蚤逝繼娶其女弟子男二壬春乙冬女適林汝範皆後孺人出孫男二士央士席公受誣以歸也圖功未終不能無望其子壬春少後與不甚知學公常舉不肖激厲之及公沒壬春益發憤讀書領戊子鄉薦運舉進士授廣州推官繼公治所蓋公於是乎有

予矣壬春將赴廣州以公與楊孺人之葬在戊十上
以庚寅四月廿五日合瘞深下園先塋之側授某狀
使爲之銘嗚呼公之生卒俱後先君一年皆僅得下
壽未可以止也而止于此不肖長大無成孤背先訓
不能及壬春嶲嶲然其子之才不才公與先君若不
及見矣終天之痛則與壬春同也乃抆淚而銘之銘
曰
不約其躬其曷能容不資之有其孰能守吁嗟乎公
正志而無尤侃侃服義達仕則優中途抵險折轅摧

輈於我奚戚於人奚仇憤然委順貞于其丘聲詩昭
揚來裔是求

江西提學僉事紫峰陳先生墓誌銘

正德丁丑天下士群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
修襄持一卷語總考太學士靳公以爲造語精深出
舉業蹊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爲反覆數過曰信然必
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爲此然竟
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折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
子紫峰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
諸考官皆伏尹公爲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愈纍
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理學者必曰陳紫峰云釋
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
戶部雲南司已復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
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　詔徵
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
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望擬議用人必念
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
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十百人能

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得精微之意
傳之者其於反躬履踐又未必能如其所言至出處
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愧師門者蓋鮮矣先生
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
齋一見其文字以爲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爲禮
先生辭焉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爲學先得大旨宏闊
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
一經專門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
也始入仕郎署刑戶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

穀非其所長先生涖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戶部
嘗督船稅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舊
不由閘從旁渠往來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
之撫淮安者微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
不虧而多取羨餘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考
功居閑無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
至淺深高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得也今上
兩宮徽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
矣於是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

嘗問卽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間靜觀天地萬
物消息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
或適然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
測也其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譚
敘風俗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往悅
灑超乎浮溘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
交謙然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其用處大節及為人
又此虛齋既沒所謂無愧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雖
養若干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哀毀

如禮後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
為太息有司為祀於學宮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
待於外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小大俱不足言余
獨記其督稅一事有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
而為親必進而有為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
四書易經淺說文集若干傳于學者先生字思獻號
峰其號先居晉江青陽山元延祐間始遷涵江曾祖
宗仙禰考鑑成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贈考承德郎
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人生成化丁

酉十月十六日卒嘉靖乙巳閏正月二十二日年六
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臞先生宣妹一臞亦
虛齋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復娶張次敦艮娶涵次
敦豫娶曾太守仲魁女女一適道夫柯華新其婿也
孫男三長復次徠次求名女三敦復以公遺命將以
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于秀林山承德公兆西山卯
向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改官南京
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
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　南巡事

謂余聚叔溺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其顛冲精詣洞觀門于本原鍾兆斯豐
叔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府伸一臥廿年淵望方殷
天乎愁哲遽爾葉雲湘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
千古來今觀覗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惠州府通判黃公墓誌銘

余讀書循良傳感以平易為政孜孜牧民不倦若何
武宋也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恒見思彼之感民誠
有以也今觀惠州通判晴溪黃公纘客確實積勞捍

民竟卒于位而吏民哀傷思慕十數年猶不忘蓋亦
其人耶因受公外孫鞏入陳堦狀而叙次之曰公諱
春字伯熙晴溪其別號家世惠安之双溪曾大父諱
長生大父諱鍾以壽賜冠帶考諱濬號忍軒妣鄭氏
霞莊德與丞欽文繼妣王氏公幼警敏六歲遭鄭孺
人喪即悲號若成人十九補邑弟子員弘治辛酉領
鄉薦肄業太學益刻苦覽究窮極領要發為時文根
據經術儀度斬斬學者稱焉正德辛巳授廣東惠州
府通判職捕盜賊公才優於繁劇有應變濟務之用

又嘗問學多淹歷一出之以平易惻怛日籍籍起治
名上官奬勞相屬且奏其最郡饒險阻盜寇其中積
逋逃抗公即廣詢要害規畫方略以次追捕擒獲羅
盜張五營盡俘之河源賊李文昌憚公威聲遽求款
服時有龍川盜謝榮宗者兄弟七人爲之魁勢甚猖
獗適命文昌往捕自贖公親督民兵挾與夾攻盡殲
其兄弟而散其衆凡三除巨寇闔郡乂安公皆周旋
行陣跋涉原棘芒屩杖竿步履上下更閱寒暑不憚
勞瘁纔追賊盜逸賊乘夜進兵暴雨大作遂以嬰疾

卒于官吾郡民聞訃臨哭者溢于道路既十餘年余
致部過惠民尚思念黃判官曰是能綏我蓋公之確
實得之天性而學能成之不爲矯矯世俗亦不能翁
翕趨時甘待已涖政必盡所當爲與所得爲不因以
炫名射利人所歆豔者獨恬然有遠若將浼焉故其
所就雖限於天未及究大而功在一邦亦卓卓可紀
感在人心至于今未懈也嗚呼若公者使假之年以
成績其去古循吏何遠哉所編著有原政叢錄助
化俗編一源入付諸書且文有晴溪稿公既卒十年

逝遙予稱多逸不傳又足慨也生於成化己丑十一
月十三日卒於嘉靖癸未九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五
五配潘氏上舍生全之女繼娶倦游陳氏後公卒
男二長玉砥潘孺人出次玉玦側室李氏出補邑庠
生女二長適翁源知縣陳輝外孫琨領甲午鄉薦次
適張銘俱潘孺人出孫男一曰坤公先卜御嶺西澤
山為壽藏今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十月二十日始克
窆事玉玦來乞銘先淑人於公為內表兄弟岳為甥
行知公為深是宜銘銘曰

氣和色溫持其躬仁者必勇試芒鋒夷厥險阻褒其
兇摩撫柔馴德威隆胡禽其施中道彌井里妥起思
不忘有窮其室歸厥藏食德未報後來曷有欲知者
徵斯章

汀州府經歷王公壽藏銘 附

安成王公自汀州致其事而歸越九載為正德乙亥
春秋六十有一矣召其子師顏諸命之曰陰陽晝夜
之理吾知之矣然吾不能控持化機也他日將以婺
事累汝曹盍預圖之於是卜地於新興鄉熊山為壬

命日授斧鉞而役其焉不數日告成公嘗偏詣黎杜
上下岡嶺之間見其若來而止若去而顧若持而讓
卑若不削尚若不塗反而思乎若所若春之溫若薔
之洌則所謂粢生氣者天命神工或於是乎會公於
是召諸子曰此天下萬世之高也吾乃今知所以息
心矣余聞而賢之曰公之達過於人遠矣其陶徵君
之流與其讀鵬賦而有得者與太史誼鵬賦言其忘
死生輕去就至為之悉然句夫公解汀郡將歸郡守
而下咸勸公上功狀或可陟一階公搖頭不答吏民

有攀轅而留者竟亦莫之留也公於去就之際審決
堅定如此彼死生為何物曾足芥蔕其留耶世俗以
死生為大諱雖猶欲志生殺百年所瀕危猶不忍
出一聲語以授其子孫公獨非人哉平居暇日為身
時身體髮膚試思尚如此況忍有生之欲以害其年
之理耶由是言之公之賢過於人遠矣公事親事長
必以孝敬能一不任其喜怒亦不以其苦難易分
見於言而姻族鄉黨以外斬斬俱有恩意皆人所難
者世之君子必有齡公於事定之後而併述之矣

具大都之達於死生者以記藏之成云藏午向右
連侗兄某婁懇爲予述其事者公婿河南僉事劉君遵
教銘曰
大化之無窮也而消息盈虛之數存焉則亦不能以
不窮也儒者以歸根爲誕存息爲貪無意無必與化
往來斯所謂達造化之理者而亦足以不窮矣百世
之下有過斯藏而式之其亦猶是也夫豈亦猶是也
夫

神道碑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認齋余公神道碑銘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認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
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佃壇別爲方山余氏而二
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
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
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
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從遊啓發於敬齋者居多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
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龍者
公當署其案忤逆瑾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
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
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内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
白金二百兩强府令爲市攻機若干公入其金於簿
民以不予前訴者十百爲群洶洶謀退之將以狀聞
于　朝鎮守懼稍戢來以事撓公公行素高無疵竟
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但好官亦無庸
慢我命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

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内臣多挾商貨索
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
誣逮錦衣獄論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
劾去
今上登極　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蒙撫按兩
院爭可否平反冤獄按劾巨贓以數十當其據理以
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
章有心慕乎古而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
之莫恭古昔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

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
公自謂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
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
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四公學務有用不事
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故於
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
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
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
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

王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據朱子初年之說
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
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
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
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
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
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爲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
過不能忍當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

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
云先娶胡氏敬齋先生之女逾年而卒贈安人繼娶
劉氏封安人子男三長休次煥次烋俱側室出烋煥
邑庠生女一適劉時澤孫男一圭曾孫男一公素清
貧歿後無以爲葬越十四年爲辛丑六月壬申始克
葬於縣治東之利陽鎮劉安人祔焉墓石未樹又三
年爲甲辰冬門人張某來撫江右乃敘公世系官閥
與夫學術出處之關世教者刻石墓道繫以銘曰
學宗程朱如射之正一言以盡曰敬與誠前哲旣遠

邪說淆亂群聽方瞶公心如醒剛明遹往期一廓清
仁義色方矩正繩推以臨政物莫之攖公所獨持
公所力爭如有降監寧畏譏評滇海萬里少宰上卿
命而仕視天懵懵番木上游鬱鬱任城學術尚論
裁作程

墓表

行人司行人　贈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
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閽者伏

馬前諫不可爲同濟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
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部院臺諫詣海
子跪門請回蹕
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
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邇
京師
祖宗時常臨幸
上一出卽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
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

是時宸濠逆械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盤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卒迎 駕江上變
且不測己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
林院先具疏列名詣 闕下伏跪甚懇
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寺繼之
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械繫手足下獄亦罰跪四
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 闕下余時備
員行人司同僚已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餘者

敬之與焉敬之爲人開爽軒豁長身美鬚髯熟於世
故好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切如刊肯其科目資望
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則其死尤爲之痛悼初
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卽群伏 闕死諫頗爲
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
械發覺 詔遣勳戚重臣往勒之濠遂發兵反
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
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
四方莫知 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

弭哉
今上卽位首 詔贈敬之與同死皆監察御史蓋以
求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諡職者旌其志云父
母妻皆贈如敬之官 賜祭錄一子入太學皆異數
也 國家養士百五六十年
祖宗列聖優假成就治化正德間權姦繼起用事士
大夫屢死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雖貶黜死亡而氣
不少挫最後嬖起宗藩逆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
事祕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豈及覺矣古人有曲

突從新之喻若敬之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非
邪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爲刑部主
事亦以諫受杖幾不死爲經紀其喪下事若今爲浙
江左布政而敬之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
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又同鄉知其狀最詳以墓道
之表見屬嗚呼敬之平生爲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
之詳矣余獨悼後世謂敬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
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
尚有述焉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寺丞石峰林君墓表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
武皇將南巡中外詾詾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
辰行人司奏繼上
上愈怒群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隣寺繼之又翌
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
上震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銷項械手足暴廷中五
日復擊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
林君質夫爲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餘歲宗素瘦聲
杌出入神氣閒適無異驕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
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 闕下質夫兩髀無完
肉流血漬街砌竟狀息微微弗續曾至同年刑部主
事鄭君與聚含遂飛就殮焉余時臥瘡不能視質夫
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爲之伏枕流涕累日是夏六月
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親乃攜質夫喪偕行
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爲人忠孝沉默心事
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

人信詳明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者當
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雅飭
爲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懾氣不
奪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
也黃後峯伯固於質夫分最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爲
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
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
今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丞 遣官 諭祭錄逢
春入太學授兆將者丞轉九江府推官陞署正逢春

嘗以彙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春
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向賢夫
時諫者百數人械繫　詔獄者二十七人外者十一
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
余與顏尚碌碌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
物各以其生而受之爲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於
天乎奚有欣戚賢大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
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
世之欲知賢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賢夫名人鑰別
號石峯歿時年四十四葬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
氏子一即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

傳

余長史公傳

先生諱鵷將其字也登進士第仕至二千石歷撫
州平陽九江三郡郡擠於權勢左遷同知又歷寧波
太平改同知事家居而職二千石不拔久績最著最存
聲鄉人稱之猶從其初官曰太守云先生幼有至性
八歲失所恃哀毀如成人以孝聞甫十四入邑庠郡大夫

以公輔才許學升提學奇先生容貌詢其衣服不俗
衆以誠對先生喜之曰家貧升大夫初奇先生有
遠大器而不知其識度本如是愈加奇愛求樂乙酉
舉於鄉明年第進士
太宗皇帝以盡忠國家許之蓋先生以氣槩自負恥
恥形於色可望而知奉　勅選翰林書未幾起爲行
人奉　命使交趾行饋交人恰之餽以金銀寶貨
悉卻不受夷情服使遂入對具述使事及卻金
上曰餽贐之金可受也何故卻之先生頓首曰臣受
命出疆國家榮辱繫而以皆易守彼則使臣可皆
也國家何賴焉恐終無解四夷之侮笑也故不敢
受
上由是深嘉之凡有四夷之事必以命先生或正或
介皆能稱　旨而
上注深矣更命　車駕幸北京
仁廟監國先生過巡緝南郡以權要禾主事不法具
啟致法司擬擬先生戍籍先生令家人恕寬　行有
上覽奏問是非　從受行人別朕方欲用之安得行其

旨遂取詣　行在親鞫之果得其情遂奪職復先生職
及罪朱所司皆置重辟時
上怒不可測先生爲叩頭死請迺從輕典先生之伉
直此立矣其後以年勞擢撫州丁外艱服闋歷二郡
左遷同知又歷二郡遂致仕先生方介志以忠誠結
知　人主不能媚事權貴仇人稍稍復用於宣德之
末連結部院相與伺先生隙而擠之先生方與異己
者爲讎以故歷敭五郡積二十餘年不遷竟中飛語
坐貶其自九江左遷寧波也素不善先生者詣其衙

聽廢事叅政饒禮抗聲折之曰余歸耳亟聽其心罔
聽也與世徒有耳者較孰輕重凡以奸惡爲先生毀
譽者若此類先生能自堅其守不爲威惕利疚故卒
完其晚節以歸居家和易執禮若未嘗有位者鄉人
莫不加敬臨終立諸子床前歷叙平生既而曰是何
所在也曰正寢有婦人乎曰無遂瞑目諸子亟請曰
將無遺命乎曰無用浮屠士大夫聞之歎曰余先生
亡矣弔者執紼者賻者相屬於道
張岳曰余家猶藏貢宦學詩一章先生爲吾世祖經

歷公所賦其辭甚偉余幼能誦之迺謁先生家廟見
家乘口授前輩長者尚先生事甚偉使爲尤偉吾
邑有登科文筆諸山靈秀鍾委有年來惟先生一學
之繼先生後又不多見先生其偉人哉是不可使無
傳也已

范節婦傳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朱氏越七年
而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泣不時哀節婦哭曰吾不
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老吾又無子毋吾夫子道圖

其後吾夫者不有未亡人恐遂已矣遂截髮以示不
貳志常居一室屛斥珍麗不與羣笑歡雖內燕召弗
赴勤治女工朝夕視具事銓父母如銓之爲子者人
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不死之餘也可
復貳乎或口凡所爲守者爲其有子即無子有歲後
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吾婦人當如是也有子與無又
其有幸不幸焉爾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
權吾志也聞者悲服節婦今年八十有幾以銓弟子
某後銓弘治末有司上其事　詔旌其門朱氏之先

一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爲祖母及至荷閭婦人尤詫云淨峯子曰懿哉兆節婦之爲節也聞其言蓋幾於知道矣夫婦母子一道也爲夫不忍舍其子與爲子而不背其夫一也節婦則曰爲子守者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必若當然也者則爲夫守也非以繫其子節婦其幾於知道矣吾故表而出之以風夫無子而不能守者

小山類槀選卷十七

雜著一

箴箴引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又嚴切如此箴箴凡五十條其最要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爲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爲禍尤烈自古挾術欺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械翕張居之不疑又則沿習成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切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

題汪汝梁蛟潭卷

易一陽伏於五陰之下其卦爲復說者以爲靜中有動昔余在京師見僧廬有畫打坐法身者跏趺瞑目

一童子盤於膝前瞪目而視之余笑曰此非擬復卦之象邪惜其錯認開合眼為動靜而非眞動靜也今觀汪子蛟淵畫卷為之撫卷深思汪子之擬此圖以自號必不以開合眼為眞動靜矣何時從容於靜中共講之

題余氏子救父卷

夫子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觀余氏子崎嶇兵刃間竭家貲以求脫父難孝之感動幽明父子相扶以歸信能竭其力矣患難既平家庭唯諾夫子不又有色難

敬養之訓乎一時感發與從容積久者難易又自不同余氏子其更思之

題曲江公小像

曲江公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岳賻得之吉永豐同姓人家以示知畫者謂為吳道子眞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傍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書時為寫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凜然嚴峻有不可犯之色望之知為正人君子也上有宋阜陵題讚按宋錄唐名臣後惟狄梁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四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畫像告物玄宗御札詣闕下為左驗宣和中御札留祕府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詣闕下受官經阜陵御覽而為之讚與史稱公豐體有醖藉玄宗每愛其風度者往來曲江見畫像數本皆為豐碩盛麗有富貴氣疑非當時眞本及得此像然後知彼皆後人轉相摸寫此其眞也然公以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再入中書二十四年十一月罷政事其時王德寖荒小人朋比用事侃侃謇諤事無細大必力爭聽從者十不能二三今觀此像義形於色若有不盡忠悃者玄宗以風度

愛重公要為不知公觀之者亦尚有以識此也邪

題小山石鼓

厚重少文似勃沈靜寡言似光守節堅深弗可奪似黯玆惟淨峯張氏之石鼓

題薛氏四禮圖後

六經之教惟禮最切於學者之身而殘缺視諸經尤甚漢初儀禮始出而習徐生者以善為容世禮官不顯任誦說也及賈鄭氏學興字訓句釋推達倫類甲是乙非於是學者始以考據講問為禮而切於身之

教益微竊意夫子於詩書二經常言誦言讀至於禮而特曰執則考據請問政不足以盡禮徐生去古未遠疑或得其遺意矣惜其節文度數之合於後世者寡也予朱子深患禮學難明取古禮最切於有家者簡去節目揭示宏綱定為四編今則著在令中列於學官宜學者之知有是也而克由之者亦寡璣山薛有李氏教吾邑嘗取朱子冠昏喪祭書參以丘氏儀節編為四圖詩盡明白據圖以觀者宜如身由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先生教人導俗之意可謂得其本矣

夫禮以防人之欲養人之情嚴其節於動容毫髮之間而推之則先於家冠昏喪祭用之有時也非冠昏喪祭獨無所事禮邪必深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者而敬守之觀是圖者又不可不知也

唐漁石江西奏議跋

寧禍著於十數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亂不止當時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賞之柄以成之故遂至於亂亂既定矣死者心跡與生者之功罪宜甚大有別白以章刑賞之實者而愛惡相奪疑似相蔽至今尚有道論蓋公道之難持久矣孟子以正人心為於抑洪水兼夷狄之後其示戒豈不最深切哉余為陝西大司馬總制漁石唐公示余奏議一編皆公巡按時所上者也是時寧難甫平其於救災弭變固本善後之圖詳矣而所謂心跡功罪尤若炳然不可以私掩其後諸司覆議僴不盡同然識者推究人心公論之所極以為卒無易於公者癸巳冬來江西聽斷餘暇偶及其事取公此編讀之未嘗不慨然三歎也乃為翻刻于憲司後堂而私識其簡末如此

跋萍鄉府君手帖

右家報一帙先大父萍鄉公在南雍時報先公者公性敬謹平生無一事苟且觀其與子書字畫亦精楷如此他事可類推矣弘治丙辰公再下第卒業南雍歷事都察院辰入申出備人寫本皆非書生所堪書云不見十分艱辛者實家中憂念爾悅公第三子怡公次弟敬伯公子公姪也初曾大父桐廬公有大夫子六人大父公居長次即敬伯公桐廬公致仕歸食口幾千指乃分為三長與次三而與四五與六各為一爨

異居而同財田園歲收桐廬公制其出入而均給之子孫既冠不能耕者令教村童入束脩以相補贍故書中云悅怡之館何如也公與敬伯公少失恃極相友愛甲寅敬伯公沒遺孤子二長即怡次怙女三長瑞金次瑞環次瑞琦俱未適人而瑞琦與怙尤幼小公每撫之流涕瑞金服闋歸霞莊鄭氏不肖母家也故書以琦怙衣服藍縷爲念又令時問訊瑞金公於諸孤姪恩意懇惻雖數千里外猶惓惓不忘孝義之風覩後人何如也是時不肖初從蒙訓祖屋左右有

水塘族人子弟時游洛其中公以此豫戒不肖至今佩之其戒先公讀書不可放過毋交損友毋圍棋飲酒以妨學業等語豈惟父子間一時相告語吾子孫世守爲規範可也不肖十餘歲即師先公親見先公昔學逵旦不寐無他嗜好無泛交所交傾肺腑相與終身不衰蓋先祖之教也文佾者公從父弟時以操史辦事南部亦教小童以自贍故書後及之李元生名謀字伯脩莆林墩人先公六歲時就之訓蒙及[illegible]不肖蒙館吾家二十餘年後以年老辭歸歲

不絕也公事桐廬公最孝謹每得桐廬公書盥手捧誦畢復疊緘如故置笥中不肖少時尚得十餘內一帖乃癸丑不肖生之次年公在國子桐廬公報云詵先公某子一孫吾名之曰嶽冀此孫他日能成立如山嶽也總十數帖爲一笥丙子侍先公試禮闈家移居逸之僅存此帖教子孫恤孤幼篤故舊安貧守義藹然天性中語獨所謂欲其成立如山嶽者豈惟桐廬以此望不肖大父猶此心也不肖今老矣無能有以副二祖之望於地下每思此帖輒出涕泫然而

恨其不存也謹將存帖背以厚紙附於桐廬公家集之後以示子孫不忘云後此帖五十二年爲嘉靖戊中夏五月吉嗣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今轉左侍郎岳百拜謹識

原譜

古者封建法行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而傳重於嫡長其支子不得承先人之重而不敢有事其廟然其支分派繁不可無統故立五宗以統之上不敢鑿

其世嫡之尊下得以隨所宗而明世系序昭穆究總
疎累世以相次莫不知尊祖而敬宗敬宗以尊祖知
國有大君政無多門故歷數百年而族不散蓋其世
不得不合也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族治化不明風
俗不厚大率不繫于此而周衰以來靡靡且千餘年
矣於是士大夫之家始倡爲譜學之說肇於晉盛於
唐衰於五季而復振於有宋諸君子當其說之行也
服雖已盡宗雖已易而人猶知淵源之所自支派之
所分祖將忘而不遂忘族將散而不至於遂散者由

譜之力也其法實與宗法相表裏直書之序自高祖
而止於曾玄世系明而昭穆辨矣横列之序自嫡長
而旁及支庶尊卑明而親疎定矣長子繼父而書明
其有所承也諸子旁嫡而列明其有所統也隱然有
宗法寓乎其間而世之言譜者直以爲一家紀事之
書不亦異乎江左之名門山東之六族競以家右相
矜譜之存者僅爲婚姻之捷逕流風所染至於暴富
貴而忘至親舍本宗而附顯達謬矣若此豈知譜之
敎於宗法之深意哉至眉山蘇氏始因歐譜而作大

宗譜法以盡譜之變然後譜與宗相須之義復明蓋
宗乃見於行事之譜譜乃存於記載之宗譜非宗不
行宗非譜不著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崇孝
敬之實矣

又

天下之道本諸身而施之若於家家者身之符國與
天下之權輿也古人言家之難齊者曰閨門之内恩
常掩義降及後世率以利而傷恩則其趨益下而悖
理亂常益以甚矣自曾高而上祖宗之遠也功緦之

外支派之疎也然其初則一氣之所傳而分也其情
義之相維休戚之相關亦豈遽至大相隔絶哉而世
人至於忘祖宗而恔族人蓋由不知反而思之所以
相維相關之重蔽之而弗知知之而弗明利欲之私
日惕乎中妻子之計又日迫乎其後所以蔽其良知
良能之天而長其忘親賊恩之惡日有甚者此譜之
所由作也譜之作所以崇孝敬廣恩愛繫人心而敦
薄俗也標其世系之淵源紀其族屬之遠近序其宗
統之離合詳其生卒葬埋婚姻嫁娶之始終使後之

讀譜者反而思之知吾身之處乎此遡而上之一世則爲禰也二世則爲祖也三世則爲曾祖也四世則爲高祖也一氣之所傳也知其一氣之所傳可無孝乎旁而推之同禰則爲親兄弟也同祖則爲初從兄弟也同曾祖則爲再從兄弟也同高祖則爲三從兄弟也一氣之所分也知其一氣之所分可無愛乎有服者則情以服伸無服者則情以義起謂如高祖之上三從之外生必慶死必哭婚姻嫁娶必赴貧窮相周患難相恤有善相率行之有不善則交以相戒人知所以尊祖

而睦族則孝敬以崇恩愛以廣薰染成風道之始於家者殆亦因譜有助矣故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隆孝愛之實矣

覺軒義

雷子孟升嘗夢晦菴朱子語以學既寤若有覺焉他日仕前以告見素林公公爲名其齋居之室曰覺軒釋之者曰覺悟也明也又爲直大其字從學從見謂學而能有見也學而能有見則悟而且明以復其大之初其義深矣然而未學將無覺乎曰有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聖人君子至於庸衆人一也聖人者安而化之也君子必內自覺曰是心曷從生哉我無爲也而彼自生其天機也與於是乎養之以學衆人方生而遂熄熄久而或生機自動也機自止也則卒歸於無覺爾故有獨覺者有先覺以其道覺我而覺者既獨覺矣先覺又以其道覺之焉則得之內者益精先覺之覺之也而以我參驗之則入耳著心而益固夫是謂之君子之學曰先覺之生不數遠或千載近亦數百載人生不及夫千載與數百載不能値先

覺又不能獨覺也則如之何曰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爾誦其詩讀其書明義理以養此心如見面命之矣曰亦有旣學而卒無覺者歟曰是在學者深造而自察焉爾若夫執方守文以爲安排度料想以爲造雖謂之無覺也亦宜曰子之繹夫覺之義則然將無徵於夢乎曰未夢有夢也既夢無夢也因夢有覺而止徵諸夢吾未敢以論夫覺雷子曰子言似矣他日吾復有夢將以質諸朱子

和氏三子字說

大梁和敬所氏三子順穎頴次第加冠未字也以
請於余余爲字曰子貞子潛子復又爲說其大義
淨峯張某書
夫貞一道之極也消息時之變也易卦六十四爻三
百八十觀象設義剛柔迭用不入順時以通其變也
不貞不利是故君子學以正志義以正行群處而不
爭獨立而不懼所以居貞也故貞立則天下之動一
矣故曰潛龍勿用又曰亢龍有悔夫易比其進退云
反觀之者也退藏于潛進悔于亢進退之際可以觀

巳是故物之銳進者莫如穎龍陽物也穎之至也潛
濁外昬濁明內昬潛也勿用非不用也時用之使勿
亢而已矣夫易乾其至矣其純體者必由於復乎是
故學莫善於復復莫善於覺覺莫進於力覺以先之
力進所覺而純之焉復之善也故曰不遠復無祇悔
又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或曰易惟利夫貞也彼三
德者何如曰吾未見不貞而元亨也夫貞以御變潛
以立身復以修德修德而後身立身立而後變可應
學至於應變則成矣三者各有取也其至一也

名密兒說

吾兒持素軸一幅以嬉問家人軸中作何物事最善
家人戲語云莫若求阿爹之文章善兒信之向吾求
文章余恠家人不宜誑吾兒又念吾兒不可卒誑乃
爲書吾兒名說與之始桂林城東有高峯峭立俯臨
灕水曰癸山山腹洞空可坐數十人流石下垂如懸
杵削王不及地五寸許桂人傳有古識云云嘉靖辛
卯吾提學廣西與群僚泛舟遊焉客有讀茲識者吾
凝命侍吏以磚土窒之客又舉酒戲相祝云云是

秋吾廨階下雙桂盛開而提學公署一株臨池尤芬
郁將大參子雲每過必嗟賞曰淨峯其有吉兆乎是
冬吾兒協吾夢明年壬辰孟秋吾奉
萬壽表入京還遂東歸小山精舍吾兒乃懸弧爲其
兆於桂林也桂癸聲相似令乳媼輩呼謂癸郎云吾
守廡之三年歲在丁酉吾兒始習誦孝經論語公暇
輒抱置膝上指字試之頗用常語引喻爲說大義一
夕講論語至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兒擁吾頸問曰
阿爹吾能爲古之賢人否乎吾笑而不答頃之兒忽

自謂曰吾昨學書書吾名字若彼彼皆小人奈何吾與之同吾笑云爲兒且幼故以乳名呼比長則更之矣他日兒又語其母謂阿爹更吾名母以告吾吾又笑云兒欲善而名乎名善易恐長弗稱奈何其母曰彼幼何知盍姑與更之小姪皆名皆從户故亦從户更命之曰應嗚呼古稱士之有志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古至應義醇極矣五柳先生自謂羲皇上人取其極醇以自命也以極醇者自命而猶有弗衷者焉況以世俗之儇佼矯厲而可以期與乎哉吾兒骨骼未成與之言弗解而顧及古之賢人殊不可曉故書其前後名呼之所以然者於軸以待其稍長省入事而自思之戊戌秋九月良日阿爹書于廉之官廨

還鄉事略付泌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僮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嘲噱傲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着人固辭

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户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路拜者必避其迎送人役至文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燃燭坐立俱勿當風當於有障蔽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穢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一入漳州境卽爲父母之邦尤宜謙謹若夫馬一時應付不前須忍耐從容催儹不可聽信下人妄拏夫頭等役使下人乘機作威以招怨謗

一至漳州謁梁閣公同安謝次厓公同安葉尚山大尹萍鄉公同年也素相厚亦宜謁之俱隅坐四拜請納拜若不從拜畢致辭曰反勞尊長若尚山年高不便拜起辭拜則聽命凡泉中前輩皆依此禮

一汝自幼未嘗至泉今雖還鄉人情習尚非事上宜一切簡靜毋泛交毋多言毋開關非家事之

一峯莫理親朋拜望者以禮接之謂及閑事卽去之
辭云有父叔在不敢聞命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
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輾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行者入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
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
自稱於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
鄕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

　深以膏粱之氣爲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
　寒儉之風然後爲人有進步也
戊申四月十日父押

卷十七終

小山類藁選卷十八

雜著二　　溫陵張岳著

草堂學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所以立
教之灋則內自一心以至身之動作威儀莫不各
有其養焉聖賢教人之目多矣未有不先得於此
而能進乎其餘者也後世家塾之灋旣壞父兄所
以教子弟者不過責以記覽之富綴述之工以爲
足以應有司之求則亦已矣然學者材質不同亦
有終身不得至者焉方且仡仡焉爲之不厭若反

其本而責之身心之間則其心固能思耳目口鼻
四肢固能視聽而運動特因其思而使之存之因
其視聽運動而約之使入規矩非有品節分限不
可必至者學者顧乃爲彼而不爲此其亦無以是
語之而弗思邪今故掇取孟子所論存養之功與
夫動作威儀之則見于曲禮少儀諸篇尤近易守
者數條列于草堂北壁使諸弟子輩朝夕觀誦深
體而服行之雖其規模條理不能如古人之廣大

詳密然以存其良心伐其邪氣收斂端嚴培植深
厚由是而讀書窮理以充拓其體應事接物以發
揮諸用隨其材質分量之所及以進之亦不患於
無其本矣不知務此徒以記問綴述爲事雖使聖
賢訓典充腹盈紙猶不得爲之善學而況今人無
用之空言邪嗚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實學
也由此而學之則爲君子背此而學之雖有學焉
猶不學也亦陷於小人而已矣汝不欲爲君子則
已如其欲爲君子舍是吾無以教汝矣念之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
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
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
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
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

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右存養之要凡四條
仁者此心之本體也心而無仁則非心矣故
孟子以人心目之然心之所以放者旦晝之
爲有以害之也旦晝之害莫甚於耳目之欲

先立乎其大者不為耳目之欲所奪則心於是乎得所養矣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大抵孟子發此數章示人語意既明白而痛快工夫亦直截而易簡而其言之先後互相發明有不假訓說而自解者學者誠反覆玩味而有得乎其言焉則所謂立其大者所謂操存所謂求放心皆有以實用其力非强為揣度把捉以冀此心之或存矣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立容德謂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于己己受得之形也

坐如尸立如齊燕居告溫溫 燕居謂私居告謂教使

凡行容惕惕 凡行謂道路也惕惕疾直貌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辨讀為貶卑謂磬折也顛讀為闐揚讀為陽休讀為煦心無愧怍則氣盛不餒而常顛滿塞實如陽之蒸煦乎物也玉色謂溫潤不變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傾邪視也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玉比德焉故佩之右佩陰也左佩陽也徵角宮羽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門內謂之行齊當為薺采薺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 行而張足曰趨行而端拱曰翔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接武謂每移足半躡之布武各自成迹不相躡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凡人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噭謂高聲急如噭之號呼也淫視謂流移邪眄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

謂垂餘髮也免去也褰袪也以上皆謂其不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將入門問孰存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聲必揚問孰存視必下言聞則入皆不干掩人之私也扃閂戶之木當入戶之時必兩手向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以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開亦開闔亦闔不以後來變先勿遂示不拒人踐躡也謂戶外先入者之屨踖躐也趨猶向也隅角也既不踐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而升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

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此謂弟子請問之法衣裾之撥足之蹶動皆失容也坐亦跪也虛坐非飲食也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也儳攙先也顏容通語爾勸者取人之說以爲說雷者聞人之說而和之則者有所依據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執事將敬之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密隱處也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旁泛及也泛與八狎不恭敬也報讀爲赴疾之北拔赴皆疾皆謂計度也

容經曰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沐不占流字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

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倐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折磬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箕禮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吸呷疾言啮氣不順皆禁也

右威儀動作之節凡十七條

曰入自起居飲食事親敬長以至應事接物

莫不各有。灑然隨事著見應用有時惟動
作威儀之節之在人身有不可以須臾離者
故學者內既知所存心矣又必致謹乎此使
一身之動咸中節文則心體之存乎內者益
以純固矣此內外交相養之灑惟實用其力
漸見功効者然後有以深信其必然非空言
所能喻也

雜言三十四條 浙江江西廣西學約不附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此二句於先天圓圖

求之上下四方以對待之體言所謂乾坤定上下之
位坎離列左右之門是也往古來今以流行之用言
自震至乾易中謂之數往數往者往古之謂也自巽
至坤易中謂之知來知來者來今之謂也然則古之
言宇宙者其義如此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乾坤毀無以見易宇宙之義深矣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陰陽消長之理吾心寂感
之機妙哉妙哉胸中須是光光靜靜流動圓轉無一
毫私意障礙方與天理合一萬事萬理只要就心上
體驗

心之體固該動靜而靜其本體也至靜之中而動之
理具焉所謂體用一原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靜靜中
須作一箇主始得

心纔靜便覺清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
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

喜怒哀樂未發時最好體驗見得天下之大本直箇
在此便須莊敬持養然必格物窮理以充之然後心
體愈明應事接物毫髮不差若只守箇虛靈之識而

理不明義不精必有悞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此
聖賢之教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正之先而小學之教
又在格致之先也

虛靈知覺則心也性則心之理也學者須先識性然
後可以言存心不然只認昭昭虛靈者為性而不知
自然之理此所以陷於作用之非而不自覺也

黃後峯書室中有一聯云誠自不妄誤始學從求放
心來岳嘗謂後峯此二言吾從身符也

凡學莫先辨其誠偽之分所謂誠者無他只是一味

篤實用裏[illegible]此心之外更無他事功夫專一積久
自然成熟[illegible]務作輟務外自欺者大有間矣
一念到此[illegible]通
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教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斂便覺定靜清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快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

某少而讀書以爲所取讀書者能駢儷言語以取世資而已矣於是取所謂場屋時文之類而伏讀之操筆效顰輒能滿紙以爲止於此矣及稍長有覺又以爲未也則取古今史傳若家文集縱橫而伏讀之操筆效顰亦能滿紙又以爲止於此矣然自始學逮今十有餘年間以其所得出以語人則或笑之或非議之間或憐其用心欲收教之而不肯膠於舊習竟未知所以舍此就彼之方也近有教者曰聖賢所以教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平居暇日當操存體驗使此心之體常清明定靜至於講學窮理皆所以培養此心講學之功讀書爲要而所讀之書又必先經後史熟讀精思掃去世俗無用之文不使一字入於胷中然後意味深遠義理浹洽而所得益固矣某服膺斯言退而靜思頗謂有得及驗應事接物之際私意人欲多有竊發而不自知時或有覺力加强制又不勝眩瞑交戰之患則以用心未純而前日之習尚爲之累也

涵養本原隨事精察天理而力行之久之庶幾漸熟

多思損神多怒損氣多欲損精

義理明則客慮可遣矣涵養定則客氣可消矣克治至則情欲可寡矣然未始不相須也

客慮不必純是人欲凡泛思皆客慮也天下之理有精粗本末之殊吾身之應事接物亦有緩急先後之序要擇其最切己者而精思之漸次積累久後心體自明應接自無礙矣若舍近思遠舍卑思高非惟不得其理適所以汨亂其心體之眞而深有害又不若不思之爲愈也

讀北齊史高歡欲試諸子才識令治亂絲其次子高

洋抜劒斬之曰亂者當斬因悟平日客慮煩擾心下不定只爲不能如此斬絶從今須是知其無益而痛絶之不可只是强制也

見處貴透徹行處貴着實 知崇禮卑是

聖賢教人爲學緊關在一敬字至程朱二老先生又發明之可謂極其親切矣今考其言旣曰主一無適矣又必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曰只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曰未有貌箕踞而心敬者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蓋心體難存易放初學工夫茫然未有下手處只就此威儀容貌心體發用最親切處矜持收斂令其節節入於規矩則此心自無毫髮頃刻得以走作間斷不期存而無不存矣近時學者動言本原頭腦而忘夫檢身密切之功至其所謂頭腦者往往錯認別有一物流行活動可以把持玩弄爲貫通與事之實體其於敬之一字蓋有視若徽纆桎梏不肯一用功者不知許多道理皆凝聚於此舍此而別求本原頭腦其不爲精神作用而流入於狂禍也者幾希

凡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致謹於言語動靜事親從兄隆師親友之間養其恭敬惻怛之心以爲田地根本而時將聖賢言語反覆詳讀切己體認使其行著習察不昧所向而已初未有簡徑捷法可以直下頓悟亦未嘗使人安於支離淺陋如俗學之無用也此學不明鮮有不坐此二病者學者宜反己而深省之只就日用應事讀書處大畧如前所云切實下功黽勉不已其積習之久浸漬之深將有日進於高明純固而不自覺者此不但爲德性之蘊將來發揮事

業亦自有餘不可不勉

學者坐齋升堂朔望行香及祭祀鄉飲等項凡有事於學宮皆本等職分所當爲亦所以習之於規矩節文之內而養其恭敬之心有志於躬行者即此 是學

爲學別無門徑只在日用間着實切己隨處用工讀書窮理必循序以致其精而非聖之書勿讀處事應物必平心以求其是而非分之事勿爲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寧訥毋辯常常提省不至間斷久之則天理自明踐履自固初無玄妙奇特可以言下領悟者學

者其深體驗之

凡看書不可比類求合須字字研窮句句體察積累自有貫通異者固不可强同同者亦不可使異也過境與心會處須是常常涵泳自家意思覺得胷中活動流轉無一毫塵埃此亦存養之一端也若只尋搜字句誇奇鬬巧則其所得於中淺矣

諸經解說至程朱二老先生然後生人之理聖賢之心始得明白昭晰而無遺憾學者所當敬信如著龜神明不可忽焉者也近時學者不勝其好高欲速之

心又有虛誕見聞以爲之累心地粗淺理會程朱言語無入頭處遂忽略厭棄詆爲不足學只將中庸孟子中論心論性數條以己意立說紐捏附會便將聖賢許多言語一直籠罩將去名爲高明獨得而實出於穿鑿之私其弊將至於詭經畔聖飾僞長非大爲心術之害所當深戒

學者講論經旨先以程朱解義襯貼經文反覆體認隨其淺深疎密皆有以察其語意之所由來則其條理之精密趣味之深遠必有渙然自得於心者

百物所需皆天理也只不可外一片心去那上頭計較人之一心所緫當關係者何事而令此區區者役使不得少休戾哉

人情物態千變萬化可憤可怒可悲可愕可愛可慕雖一日之間亦有屢至而屢不同者吾理未充必爲所撓吾養未定必爲所動吾量未弘必不能忍而與之較於是有勝有不勝則心愈勞而愈不得其理矣須是大其胷襟以容受之順其自然之理而不容私焉則心常静氣常平而彼紛紛者久亦自定矣

夫人之氣稟不同而風俗習尚亦異鮮有不偏學者當就日用應事七情所感發處深察夫氣習之偏而講學以克治之然後德性中和義理充暢不然偏之爲害將流爲詭譎粗獷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察

褊急淺率甚是害道學者須涵養氣象養盛者自別

凡事物未至而先立箇心以預待之此便是逆詐億有不差者故心不可以無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須是虛心以待事物之來敬便一

一便虛有時心不如此而發言之際不覺如此者是此心不牢而氣反挾之以動也

凡與人議論務要色和詞暢非臨時可勉强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雖是而誠意未著亦未能動人況未必是乎戒之戒之

古人論士品自一鄉以及天下天下一鄉之積也士有聞天下者處於鄉自鄉人觀之是亦一鄉善士而已矣故操行必自鄉始

古者學校之教其義理之實皆本諸人心之所固有

所以立教之法皆正大切實次第節目循循有序其愛惜人才漸摩成就之意又皆發諸一念懇惻自不容已以故教立而人易適風動而人自感才多俗美更數十年猶得收其實用者其教使之然也

文字以明理達意爲主其體製要典實渾健不但舉業爲然歷觀前古自史漢而下諸家文字但其典實渾健者非治世太平之音則其賢士大夫內有實得之所作也及叔世虛誕恠僻之士所作然後尖新險巧飛揚瘦薄而前輩典刑苶然盡矣蓋世運之盛衰人之心術邪正躁靜皆於此乎觀之學者誠能持此窮理黽勉用功心源定靜義理精明則發爲文字者自不患於不實

學者自有千金至寶乃使他人第價而後知重焉凡言某宗某學者皆此類君子之志於學以求道也取正先覺非以立門求勝也不如是不得其門焉耳今學者則反是焉正使所學而是用心亦已私矣尚何道之云也蓋昔者子夏論交嘗見非子張而子游亦嘗不滿乎子夏矣二三子同學夫子者也何以有此

異退之所謂各以性之所近是也惟其各主於求道非故立門以求勝此所以爲聖人之徒也

卷十八終

志論

惠安縣志論 有序

惠安志志十三卷嘉靖庚寅春邑大夫莫侯微中以纂述之職屬余余為采摭故實旁徵故老聞見擇其可以厚民生善風俗與政務者次第成卷卷有題辭不發凡起例而所以纂述之意各於敘論見之其非吾邑之故不以勦入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世有遠近則其辭不能無詳略也自有邑

以來至今上下五六百載中間陵谷之變尚不能盡同況於時事之因革從宜寖遠寖忘豈一人一日所能盡識是故其遺落多矣若夫記述近事欲以厚生善俗而興政務區區之辭感發於所見聞有不覺其繁且多者世必有讀余言而得余心則是十三卷者其亦足備吾邑之芻蕘也與

形勝

論曰余行天下見江南諸山由西北崑崙發原至岷山乃折而東為楚越諸郡東北至吳淞際海而止江漢水交流其下今以吾邑觀之亦然意天下山川雖細大不侔其脈絡固有同歟古人建都置邑必審擇山川風氣有以也夫

封域

論曰吾邑廣輪之數止是爾然其包山林並原隰桴其中斬長繼短可耕之田不能紓三之一斥鹵者幾半上承會府下引漳潮之衢爭日以馳不足也夫不察地利本末猥令豐瘠同科顓顓焉執計簿以取盈為事不已惑乎

圖里

論曰周官井牧書自四井為邑通登其四以至於都故都無殊縣縣無殊甸甸無殊丘丘無殊井是故賦平而政一後世都圖傚是設也然非計丘畝以均其制多寡盈乏相懸絕大者自分為二矣小者至不能都或比其二三乃得與他都齒調賦經用奇羨舞乎為奸民佃有受成莫有知所由然者故經界不行圖里不均由今之道而欲以至於治難矣

阨塞

論曰觀古人審略封疆必先制其阨陀明斥堠其於折伏狂狡之術可不謂豫哉吾邑山海之道交衝地小而爲備者多幸時無事與四隣同其安靜一不幸有援桴馳羽之變寧能晏然而已乎故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諸山大勢

論曰余嘗登龍山絕頂環望邑中諸山自西北大幅麓别支分迤邐將窮則環以鉅海精氣停洩爲雲雨爲草木爲庶品其最奇秀者爲人物嗚呼此造化之

紀也邑無小必有崇山鉅川以奠地守彼徙探幽討勝斷於一嘗者又爲覩所謂山川者乎

諸水大勢

論曰吾邑北有楓亭溪南有洛陽江合山谷諸水受之以獨趨於海山之出兩水之間爲邑境壤亦將至海而窮矣而直數十里內洞洑巉巖稍緣山麓以行其源流遠近可知也然其流惡鍾美潤槁生物與人事相因爲用則廸之農田蓋資之而不可以泯沒者故各本其脉絡著之

潮汐

論曰古稱善富國者爲能擅山海之業通魚鹽之利也余嘗東臨海門觀漁人所操諸網技極其纖備南循傲海鹵地揚陶蓋煑鬻焉可謂無遺利矣歲稍不登則漁鹽之民輙先病何也豈所謂厚生足用者將不在是歟不然則必有授之病者矣利不在民雖多奚益可不審哉

土田

論曰埭之受諸溪亦本其地勢形便所趨爾要之發源不遠耕上流者復導以注其田豈有餘潤可以遠

及故埭田多旱若其鹹淡交蒸流淤盪委土力深厚得其術以治之大抵皆渥壤也是以善爲國者常寬萊田之征勸農功興水利於斯時也豈復有田荒弗治懸賦額以爲民病者乎噫非一日矣

水利

論曰今學者多不譚水利以爲猥瑣無益於名理若周官遂人匠人職爲溝洫之事謂爲水利非耶夫以吾邑之境埆十泗總何非而輒告旱若會覈土田以

沃瘠燥濕相兼除度其需於溉注者幾何稍率民力以興之不及數年其利猶可收豐年之半也事當爲而莫之爲惜哉

橋梁

論曰所謂橋梁道路者攷圖經作於宋世者多南渡後尤多今　國家承平日久民物殷阜宜有餘力以興百務也而橋梁道路之修反不及宋季世何歟或言宋海船無禁利入甚富且易不損之於橋梁道路則以崇侈釋氏無所愛惜理或然歟不然則物力登耗必有任其責者矣

本業

論曰讀蟋蟀之詩見唐風之憂深而思遠以爲有堯之遺焉吾邑亦然其土瘠而民貧土瘠則勤民貧則儉是故善心易生而可致於理也雖然由君子觀之爲易與於善由末世觀之無以堪上人之誅求不幸瘠與貧也祗有死亡而已豈非各繫其時不同哉悲夫

習尚

論曰聞之弘治前風雨時若歲頻有秋其時官吏亦奉法遵職與民相安無事故俗號稱近古自正德初某人以苛刻爲政剝膚敲骨者六年加之屢有水旱之災民窮譎詐漸生風俗始爲之一變然其愿畏而儉朴者故在也昔夫子論齊魯之俗不同以爲至道則有難易嗚呼道不可得見矣長民者謹勿以齊而之齊也哉

歲時

論曰今世所謂俗節者雖不能一一合於禮然行之既久所以崇愛敬接恩勤使親疎上下聯屬而不散雖聖王有作亦所當損益莫之有改焉者也夫能使民歡欣和悅及時相樂而無愁怨之聲此非賦平刑省歲豐時和不及此而豈一日所能强致哉可以觀政矣

雜占

論曰書稱敬授民時傳言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也古人謹節候以重農如此近世厤書雜以修方[illegible]擇乃巫史小數非古人授時正法而占候之術又

祓不得是以水旱災祥大率後時不及爲備蓋保章眡祲氏之職廢久矣農夫野老欲拘滯歲時成迹以質諸未然不近誣歟然其譚水旱災祥時或微中有不可廢者故擇其稍關分至啓閉者存之爲老農圃見資焉

穀屬

論曰吾邑論五穀重稻論歲豐歉亦唯視稻往歲稻嘗弗登矣民食且急已而麥大熟黍稷粱豆之屬皆熟一歲之蓄沛乎亦有餘計也特其本在稻耳是故

丘陵藪澤高下相因食地博而墾藝兼之以此治國則無敝國以此治生則無匱民故曰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善兼之也

蔬屬

論曰夫蔬品之於民食切矣昔樊遲願學稼又願學圃意其栽培設蓺必有成法如世所傳種樹書者古人作事不苟亦必待學而後能之周官宅不毛者有罰漢書言千畝卮茜千畦薑韭其人與千户侯等其重如此惜吾邑人之勤力於此者少也諸品比他多特

據邑中所宜取其美者列之以資老圃

木屬

論曰松栢楓柟以材桑柘以葉槐以華烏桕以實栟櫚以緞棕以蔭諸此類皆美材也往年風雨時敘自海隅達之山陬莫不有茂林蒙密今則童山而樵矣擁腫拳曲之給薪蒸者無幾而況有所謂材且美者哉氣數有盛衰則草木亦與之消長噫可畏哉

畜屬

論曰吾邑牧畜之利頗博假令一夫備田以耕水旱

災眚卒然莫爲備有牝牛一羊豕之牝者一雞鵝鴨雌者亦一牛歲乳羊豕時乳鵝亦時乳雞鴨以月乳胎伏者不夭殰稿秸稃秕播脣雖微謹畜而時字之則孳息日蕃衣食百需緩急亦或有賴也不至甚病漢世循吏常以時課民種蔥韭瓜瓠及畜牛羊雞豚蓋古之勤民者已如此

鳥獸魚虫之屬

論曰吾邑地兼山海微穢詭怪之產皆有然其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雖有殊絶獨

無濟於民生也夫鳥獸魚鼈之登耗與政事實相流通故書稱咸若詩歎於物其理有足徵者余故列其可登於俎與器者將驗其登耗以觀政理焉若其他則圖經本草載之詳矣

貨屬

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故先王之任民也審度天時地利因民所宜穀粟桑麻爲本佐以山海而權以泉布使民通變不倦以成其務是故均之利也爲民興之則王爲國興之則霸攘以自私而民與國無利焉則謂之蠹嗚呼今之司民者其王邪霸邪蠹邪

戶口

論曰吾觀版籍軍民戶額軍戶幾三之一其丁口幾半於民籍噫何其多也國初患尺籍不足三丁一抽有犯者輒編入戎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乃今戶多耗矣而舍匿隱漏之瀵猶存先王之訓曰罰不及嗣嗣猶弗忍也況於世世及之邪與先王異矣蓋窮則變變則通玆非其時歟

田賦

論曰自唐中葉以後田制不明至我　朝版籍之法乃爲詳備覩其鱗次櫛比詳略相因秩秩乎其條理之也及夫法久弊生老奸巨蠹蟠穴乎其中於是田產有暗飛詭寄包荒移換錢穀有駕空埋跡虛入實出之弊莫不援引版賦以爲左驗自非精密小心傍推遠考未有不爲所眩者況以簿書應接之間而欲察見端緒不亦難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存乎人焉爾矣

課程

論曰吾讀管子鹽鐵書至於曰食升兩及一刀一鍼莫不榷算詳盡使利出一孔悲夫霸者之用心也彼嘗勸其君務農重穀分業四民亦足以富國制敵而得其術矣何乃瑣瑣若是而後世祖述之者又或失其意是以或榷之而國貧或捐之而民富其利害相去遠甚然則所謂鹽鐵者固必管子行之乃能無弊[illegible]歟古人推論世變至五霸而止曰霸以下尚足言[illegible]可足言哉

貢

論曰此所謂經常之費者在令式者如此冗費不在焉吾常論州縣冗費如投石於水石沒而水無迹故斂配不足以至折贖折贖不足必至科罰科罰不足必至抑勸近者屢下省費之詔反復諄切吏宜以尋常頒降條格視之而已豈知民窮財且盡矣況痛無所告則嗟怨謗讟足以感傷和氣而生意外之災哉前後令長能省費者不少唯陳令所裁定頗得中故表而錄之

兵役

論曰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此雖後世之制然行之既久兵民咸便近者畜兵不用緩急征調皆於民兵乎事之是民既出食以養兵而又出力以衛之也何其不幸或熒令甲臨陣損失官軍者罪至大辟夫令嚴其灋者欲平時教閱精銳戰無不克爾非以啓兵驕將惰而專責戰於民也失初意矣

學政

論曰夫論學校教養之灋皆具備矣今　制有臥碑有勑諭有提學條教其灋制嚴密最爲戢斂學者使不敢肆若夫有志實學者豈必待此而後知自厲哉故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足以悅心而徒恃區區灋制其爲教與學抑末矣

書籍

論曰兩漢時學者重專門誠太隘然習一經之士終身守其師說如蓍龜然雖義理未精規模未弘不害其爲篤信也故兩漢士習終近古今學者記問日富下筆動數千言穿貫他書不名一藝郁郁乎盛矣然

求一如漢儒名家且不可得況於深造自得者乎夫子云雖多亦奚以爲益病之矣

典祠

論曰壇社稷於西郊北鄉陰神也壇山川風雲雷雨於南郊南鄉陽神也故社稷有瘞而山川有望燎各從其氣也厲於北郊鬼之也而祭以反而伸之故亦南鄉余嘗以諸生陪祀獲覩牲幣祝號奠獻登升之數秩秩乎其文之也若其義則非博學精深者不能道孔子嘗曰祭神如神在又曰治國其如視諸掌

乎其人之不易於祭也如是哉

鄉賢名宦

論曰自宋以來邑大夫政蹟不登圖牒獨斷碑殘刻時時猶見其名字文以他書參之知其決有善政者此數公也鄉先輩行事曾志所載亦略詳而得於故老聞見猶灼然可攷是以既敘其傳矣又擇其卓卓可入祀典者以實鄉賢蓋善惡之公必越世而後定一鄉之鄉賢未存焉其敢忽諸

雜祠

論曰張黃二將殁數百年尚能顯神靈以庇鄉人其事甚怪此與三山志所稱錢閩王事何異皆英雄猛悍之氣久而磅結不散亦所憑山川使然也濟陽以下若昧遼遠然以其食於民也又故附列之庶張黃罷矣

丘墓

論曰吾邑屢經喪亂文獻殘缺先輩諸賢至於居址子孫今且無以知其所在而況於荒丘頹壠世遠堙沒者乎夫操行之難也使越世之後丘壠鬱然登者

或歌而過者不忒趙文子雍門之徒所爲感歎悲哀而不能已也是以謹表而錄之

官職

論曰吾邑圖里之數僅崗中縣然其實地瘠賦重民貧用嗇而額設猥多食浮於事偷者坐食以耗國能者生事以擾民其勢不少加裁省則民困未易遽蘇也愚嘗通一邑官設而論其緩急輕重可裁省者不啻三之一矣夫能使官與事稱繁簡得中體統嚴明而條貫辨舉豈非理世之先務也哉

選舉

論曰余觀宋場屋士習之變攷其是非得失與國祚相終始自開寶至嘉祐士氣淳厚中間文體雖病於卑弱險怪然無敢爲私學曲說以亂之也不害其爲淳厚熙寧以後乃有國是之說倡於新濮和於紹述蔓於和議而極於僞學士有一言不合國是者則指以爲姦邪遂禁錮無餘力于時貪進之士莫不翕然附之而宋之國事不止變而南渡變而臣虜文變而之闒之靡而不可爲矣故宋之不競也識者推原

其故以爲士大夫爭私意於廟堂之上學術不明人心蠱壞其禍乃至此極豈非後來之永鑒耶故因科日而附著之爲辨志居業者告焉

卷十九終

賦

望思樓賦 有序

樓主克明之先人築以娛老逮其歿也楚距樓南十里登樓以望則其藏也與其昔遊也皆可思也故克明寓以斯名而請年友惠安張某爲之賦以道其思時戊寅四月朔日

絳河之陰龍淵之涘有高樓焉凌霄景以上驕橫碧落而中峙群山環委在下兮若舞而翔若拱而起趐羍尭猋芊麓兮聰逸響於江瀨時憑虛以縱觀兮耿遐情之所寄睇千里兮會心羌何爲兮喜滯嗚呼噫寰宇宙無情萬物有數感物變之無端兮憂與樂其易遷念斯樓之始基兮果誰人之尺度方其畫棟春輝綵衣日麗菽水承歡絃歌繼志陋人寰之卑湫兮挾爽塏以洞覗會日月之幾何兮但見荒墟類冢焉鬱崇而蕭室閴拱木蓼兮淒淒宿草青兮搓曳水幽咽以含悲兮雲黯黮而凝淚狐兔嚹躅以經石兮亦嘯歌而悽愴術蓼莪之哀詩兮耿宛爲之不寐顧彷

彿以如見兮馳營魂於四際精摶摶以往來兮氣穆穆以方纖初淅瀝以盤旋兮忽窈迷而漫瀰上無高而不仰兮下無深而不至慨寥廓之無有兮息衡中之纚纚飛野馬於梁開兮度隙光於疏綺風飄飄以動蒼兮疑颯颯而來止起睇眄於中天兮見長江之東逝日斷絕而弗舒兮心煩冤以如醉嗟昔賢之慷慨兮猶追傷於負米顧非祭之惟豐兮亦何釋於舉恥極幽明以攀號兮曠千載而一揆非大德之可言兮寧報施之敢擬仰蒼天之浩蕩兮茫不知其所以

樓之望兮有時而窮望之思兮有時而弭收視反觀廓爾思兮內湛湛而弗貳羌介之類兮斯樓之圮兮爾名永存前人之光兮後人之企

詩

　　送人之崑山司訓

宛宛西飛日餘光照客裳青簡留一壑石瀨幽且長
駕言從之遊山水有清光浮雲日夕起寒風何淒涼
寧為巖畔栢不隨秋葉揚揚來二三子懷德應傍徨
淵雋尋雋味苦淡出清商浩歌入雲表鸞鶴起迴翔
沉浮何足論玆意殊未央仰看河漢碧徙倚問津梁

　　寄贈姚江陳舍人生日

衢路騰軒車鱗鱗夕埃起幽人臥空山一榻淨如洗
紫翁遊谷聲玄鶴銜石髓五十歲未衰明眸燭秋水
昨宵火昏中祥光見弧矢瑤花隨歲開影照千巖裡
三壽古來傳貞決靜可擬贈君一束書夜半認戊巳

　　少宗伯王廬濱先生持節封益藩便道歸省
　　予為何愛之正郎賦贈

江空流月華白石光凌亂孤舟泛層波一往如飛翰

遐哉遠遊心為國樹藩幹明遣辭王衣荷門發皓粲
悠悠匯水滑春日浴鳧鸛為爾立斯須一笑遲昏旦
回首百念并時時瞻斗漢

　　大司寇恒山張公父母俱八十餘三疏得歸
　　省太夫人舊患喪明公歸而愈縉紳多詠其
　　事鄭同年與聚索予作忙中走筆

恒山何危哉白雲復漫瀰念彼白雲飛戚戚傷岵屺
流光不再須甘旨為誰旨累疏叩天閽洞塞乖伊
邇不謂許國身亦慰門閭倚沉迷起宿痾春風蒲步

履古來孝子心寒氷躍雙鯉眇綿氣感通或可徵神
理如玆事幽絕傳聞之前史推之民物閒一視而已
矣願轉此心丹坐使呻吟止

觀瀑八景爲孫性甫詠

雙泉

遺縈涉林丘捫蘿頫朝蹄廻眺林薄外瀑流瀐王軼
天高山氣淸野靜夕霏徹忽見雙飛龍下飲寒潭冽
水霧騰紫虹石鯨勢怒抉初疑河漢傾又似渾沌泄
靈源吞何窮素練天所揭仙翁珺王笙鶴馭振滃泬

我欲從之遊風烟坐覊屑緬邈標孤高幽意不可掇

泉源

向來觀懸瀑披袂颯秋風耳目豈不廣歷覽意未窮
[redacted]緣廻磴倚杖睨危峯亂雲交壁翠石竇瀉泉紅
微涓初濆湧稍稍入幽潨滙爲百尺波俯瞰千仞礲
靜光沉斗緯上與銀河通愛玆塵外境頓覺心神融
踟躕戀煩倦坐久超鴻濛仰謝後來子彤役徒冲冲
川上有孤嘆萬古集庥衷

流觴渠

去去澗中水悠悠頭上巾歲月如飛彈不飲生秋塵
家有紫霞精一廻三千春注之金荷葉投彼寒流濱
寒流淸且駛荷葉何逡巡列坐藉春草籌影亂紛綸
當歌即成曲逸響動潛鱗引脰川原外翠靄千巘中
理深物有悟興極感相因試同世人飲誰得此中眞

月溪橋

月色淸且虛溪流靜而澈二者相涵映空山境奇絕
創始昔何人石虹跨丹穴幽窒迷舊蹊廻磴距飛轍
中有士懷子長笛橫翠鐵一曲寒兔泣再曲溪石裂

夜深手栯移孤峭屬嶙峋安得雙飛鴻相從問眞訣
嶜傀感啣盈深淵積氷雪危橋未可梯玆意吾能說

白雲洞

巉巖鬼鑿工巑屹怪石走窪竅積輕烟千秋藏虯蚪
瀰濛搖春波飄忽變蒼狗少進天未墟復經土囊口
仙人睡正酣冉冉穿寰牖竹暈生微寒披衣起抖擻
顧謂長鬚奴鷄骨曾占不雕泉流未枯斷藥爐已久
萬古天地心玆事良不偶復恐虹覓仝臨風頻搔首

飛雲峯

長嘯林木下掛冠林木顛山農荷鋤歸相與話豐年
輕風萬里陰落日一江煙緲緲生虛谷淒淒翻野田
小溪流未穩寒漲欲平川阿姊覗春信蠶老簇且眠
兒童浪驚喜剖竹走流泉山園宿露深春稌蟠蛟蜒
社酒及時釀春秋豚一肩無為歌蟋蟀使我抱悁悁

留客亭

憑軒有所思思在遠岑我有青絲瑟欲奏無知音
淒淒芳草色遲遲美人心佳期不可致離憂故難任
秋江浮芙蓉春渚振琤琳冥迷天欲雨歎息河梁深
歸來臥山中浪浪溺露襟竹窗列月將杉徑黑雲沉
嚮來空谷駒翩翩夕巘陰桂枝聊攀折杖屨日相尋
山阿華歲晏莫愛異物侵

瑯琊寺

朝遊琅琊山暮宿瑯琊寺寺古山徑荒寒林積空翠
俛念千載人欹枕不成寐六一安在哉智僊亦已矣
燃燭讀殘碑剥落不可紀誰謂金石堅所託謾復爾
秋風拂庭柯落葉盈陛戺大運古來然榮名安足理
所以稱達生靜觀良有以不見龕中僧白髮垂兩耳

過四嵩安都營飲戍亭中成二十韻呈翁東崖

憶昔合浦守憂虞四嵩侵遣其常選鋭械誓軍兼金
白撥風雷並終然殺氣寒以茲內憤鬱秖恐久陸沉
設險仗尊俎連雲控紫岑門開千嶂合背塹一江深
繩亂背觽佩魚遊悲釜鬵共鉤渤海劍更濕黃陵襟
畬火催村鼓蠻歌雜暮砧巾袍解俚製言語効華音
社鬼兒童舞山花婦女簪親輸公邑稅還識長官心
生意動春水危檣出遠潯榜樁星隕石榆柳市成陰
飛蓋夏初熱行看日在參淸樽銷旅恨微雨灑疎林
築室古多議包桑力可任豈惟防草竊亦懼喝鉦鐔
戍將身皆膽使君早作霖恩波敷海北寧復數蹄涔

同翁夢山遊三海巖

夙愛山水遊茲山屢延賞披雲入青冥巖屋呀弘敞
玲瓏開北戶峭壁排鋭牓㓞駭溜石懸漸喜瓊芽長
幽泉時一滴毛骨森蕭爽壺觴屢獻酬清言激霄壤
天末多風波陳迹成俯仰徒聞海上洲中宵勤夢想
聊茲永日留真性非外獎暝色呈征途何由釋塵鞅

登靈山縣北松嶺同夢山有作

越宿期登山晨雨聊復止薄暮雨氣收駕言披榛杞
躋攀陟雲端曠然煩抱委長松何翛翛枝柯互相倚
落葉布成帷餘響散清徵通川明井落平疇水瀰瀰
禾黍豈不佳水多懼生耳平生畎畝心十載淪泥滓
一斤未能謀萬鍾安敢擬翹首望白雲瞬息千里駛
乘興理巾車雨雪奚由已

與夢山登文筆山

玆山若培塿名迹擅遐荒中天挺孤秀佳氣接溟茫

昔人亦奇尚時節集朋觴豈無賢達會歲往事多忘
我來屬仲夏南陸吐朱光暑雨喜初霽輕飔吹我裳
良友期紉佩金玉發佳章為歡既不淺履險固其常
緬思峴首客陵谷意何長

與夢山登欽州東城樓

登高易為感況玆萬里心孤城餘百雉樓櫓亦丈尋
巾幨開軒檻翠色前山深屈詰水通海蒼茫白載陰
美人隔省目精爽若飛沉綴手招青鳥願托瑤華音
青鳥不我顧瑤華空斷金耿耿還自念有酒且共斟

鴻飛亭同夢山作

置酒鴻飛亭詩唱飛鴻歌鴻飛瀟湘遠竄海將奈何
天山水雪盛赤水揚洪波紫貂與翡翠毛羽豈其多
朝為山海娟日暮傷虞羅迷方非違節玆采亦從和
所以至人志萬事秋鴻過冰堅先夕惕龍亢謹南訛
豈無冥與著中正諒匪佗江亭水分渚夏雲鬱嵯峨
酒行君盡醉莫惜朱顏酡試看冥冥表寧復顧鵠鵝

自欽州回廉至上陽嶺望三渡

周覽窮水國歲月屢徂遷憑高一以眺心事故依然

南天足梅雨草樹何芊芊幽蟬鳴我側鸛鷺飛我前
芳茨與竹莊參差傍野田黍稌力未蘇蒼莽起疎煙
豈繫樵悴感永念滄溟偏撫己漸曠負劬勞愧昔年
斂旆還城邑耄稚擁郊廛何以解其慍南風寄所宣

柳州別王楨甫

柳州越之西山川阻且脩子來首冬節日月幾迴周
旅館夜共榻清言鬱綢繆撫世慨多岐語道無全牛
上無幽不燭下無隱不抽歷歷見肝膈寫我百端憂
歸途念有期為子戒行舟豈不惜離別壯志浩難留

驚湍東重峽春鳥鳴鈎輈子行應萬里中道莫哀猶
人生會聚散豈望心悠悠努力平生業歲晚與全收
　唐膳部啓東有歸省之命祝鳴和賦三章題
　曰錦江歸與屬予和之
朱紱爲誰健靑山念爾違中天懸一月萬里照雙闈
陟屺徒愁眼乘風便拂衣錦江東入海爲爾設生輝
　其二
歲月江頭老鄉關天外違高秋雙鶴髮淸夢幾闈
一疏天應而十年錦覆衣蜀中多舊事共指使星輝

　其三
城角鬪長夜江村事轉違風塵走官跡煙水眇庭闈
斜照翻行幕黃花候舞衣臨期更一酌相看暮容輝
　遊貝常寺　有序
乙酉秋八月與王子楨甫約遊貝常登西麓緣斜
逕穿林薄中秋氣屡壑松颯颯有聲是夕宿方丈
寺僧趣隣舍齋會命稚子摘園蔬對酌淩晨後登
山北勢盤處有石頗奇怪石痕濃淡隱隱成山字
徑三尺餘字畫雄健飛動殆不類人間所書者因
憶往歲讀書山中山之形勝登覽殆遍及後出仕
居京師常來往于心不忘擬築精廬一區因山勢
迴合命以丸山之號友人淵趙汝道善大書頂爲
乞其書榜尚未知有此奇字之勝也豈造物靈怪
隱見有時將待吾二人發之與與王子歎訝者久
之旣又舟越宿或坐茂蔭聽淙流登靈瑞高峯
而觀古跡夜玩月東廊下比更深就枕疏燈永夜
與月色相盪使人淸極不成寐詰旦僧歸復呼童
引酌因料檢所爲詩十章每一酌輒歌一章傳于

好事者以備山中他日故事
昔日讀書處綠蘿映草堂風塵經歲隔夢寐入宵忙
擬作丸中舍更尋物外方茲心恐未遂臨眺獨彷徨
　其二
不堪秋興極倚徙陟南岡野色開朝霧溪聲散夕陽
孤村鷗鳥外小艇荻花傍一眺眞奇絶浩歌意轉長
　其三
竹識初時種柚稍今幾年老僧行掛衲稚子解分泉
共惜流光逝翻悲秋露泫出山緣底事撫物空自憐

其四

突兀石痕古蒼茫字畫分千秋誰辨此我遺發奇聞
遒勢翻龍篆精光動斗文秦碑與漢[illegible]摛寫徒紛紛

其五

縱爾尋幽去藤蘿小逕通野花深爛熳澗水細玲瓏
不作悲秋賦還橫短笛風雲根有仙訣安得命飛鴻

其六

地僻經過少山空草木深展書時一讀東里後登臨
紅綠暫時景高卑萬古心此中眞意思莫遣更浮沉

其七

曉涼欹枕罷振策復山行冉冉雲穿岫迢迢谷遞聲
平原天際盡孤嶼海中明忽覺襟期遠呼觴坐自傾

其八

月華流寓懸靜夜此山中寂歷無人會孤高幾處同
秋聲藏遠樹物色度虛櫳預恐星河落徘徊小院東

其九

嶂合孤烟暮秋初翠嶺清到來情已愜坐久累還輕
留偈僧何在通宵月自明年華駐筇竹從爾謝山[illegible]

其十

寂寞非人境清虛擬道心聽經猿入定破夢鶴鳴陰
刻竹題詩遍望雲懷古深蕭蕭屋雨聲吾欲投吾簪

太平學舍八首

吾道江河水文章奎壁精寒光無楚越清潤足擬瓔
絕徼兵戈少青衿絃誦鳴新秋占氣候應產紫芝榮

其二

空城抱靜碧太宇逼青葱誰謂經無用人知聖可同
三千壓戎馬萬丈吐霓虹所志諒能遂殷勤戒篆蟲

其三

陳良稱楚學姜相擢南金文物動千古風流越在今
洞犀箭礪鏃習羽鷹低林莫遣流光邁負君頭上簪

其四

聲教千年遠春秋一畝宮明經薦綠藻遺響拂絲桐
地遠人多朴中孚物自融秉彝非有託茲意鬱中中

其五

文豹能藏霧翠毛亦自珍如何寒潭水翻翳後車塵
經緯精微在步趨禮法陳前賢心最苦直指竟非眞

其六

迂闊元吾道盱雎是吏師誰能朱墨暇更理蠹魚辭
春雨滿芸閣天聲散島夷豈無分竹者感歎良在玆

其七

春秋譏猾夏秦漢事邊功攘斥非無術微言自不同
聖心堙反袂霸氣沒臍蝀堺策旨退軌多岐幸勿訌

其八

往歲謬文柄掄材上澤宮迂疎成汎愛棄遂任飄蓬
舟檝一身遠關河萬里通重來多舊意朗詠舞雩風

和游可齋憑祥途中卽事

昨晩猶孤棹今朝獨木橋千峯旌旆遠萬里鬢容消
歸鳥入雲定殘花過雨飄交南消息近客意一疎蕭

和可齋飲駐仙亭

亭陰清翠篠樹影搖青楓偶此殊方會翛然滿檻風
棊敲靜夜子月掛下弦弓不爲流連飲天涯任轉蓬

同翁夢山遊六峰觀

秋日登高興天涯野望開群山連瘴海一水隔蓬萊
磴曲迷深樹巖空響薄雷羈心應不盡何處更孤臺

題遯王巷子

江漢分王地空同訪道年浮雲收滯念一粒轉丹田
涯袂青仍在東平忠更玄遙知最樂處魚鳥亦悠然

又

洞府移蓬島雲山入畫圖出門衡嶽近流水桃花俱
梁苑多才子荊臺足舊儒祈招日有詠脩竹徒區區

送同年謝仁夫知長安縣

萬柳垂旌拂去鞍馬蹄新喜得沙乾奇峯數點青莫
外寒笛一聲落照閒餘刼無端留黑壤孤村應是小

銅山春中物色高秋冷爲報春風好解顔

送林次厓致政還鄉

疎燈夜榻隔秋連一別滄江故愴然語笄久疑無地
避長材應使後人憐山留荒屋供多病力剩加殘健
昔年怪我好奇欲問字清尊信有子雲緣

又

寒迎初雨晝陰連草含蕭疎意慘然世態備經方自
悟秋丹結盡竟誰憐可堪物節催雙鬢又見風花似
去年湖海生涯興不淺如君風骨故天緣

登馬退山望邕州

筍輿度嶺又高峯望極越山興不窮元氣遠浮瀛海外人家多在翠微中軟沙黃犢迷煙雨極浦歸帆趁晚風兵燹沉銷春晝永兩江樹色鬱青葱

入邕州

邕州城北兩江來五管金湯亦壯哉海賈通遊多番布堠亭直擬白龍堆臥關虎豹春靈霧入匣雌雄夜吼雷御遠古來資上畧天南壁馬已枚枚

發邕州往鎮南關

隔年梅雨記重遊風景依稀瘴癘收老去筋骸慚歷馬誰將華髮博蝸牛孤光冉冉瀧頭月雙櫓迢迢天際舟夜數星辰翻石念非關鄉國起離憂

太平東岸尖峯似故山作

何處飛來王筍峯似曾排闥爲吾容隔江翠色迎孤棹故國白雲知幾重樹老時鳴楓葉雨山空遠遞夕陽鐘十年迴首洞玄觀欲踏征鴻恨莫從

翁東崖鄭長溪馮次江赴憑祥途中遇雨賦詩戲贈分韻得須字

一路霖柳拂前驅別後雲水滿湖往填陰晴天淺穀車馬戒泥塗岸沙帶浪東西落田鶴逢人向背呼愁絕同袍關塞客雨山欲與剪扶須

又

五月陰糖長綠蕪冥風怪雨亦相須農人私記豐年兆僕馭偏憂九折塗遠勢驚翻銀漢水怒濤疑拔老龍鬚厥程徬險兼奇觀雲濕何妨赤杖扶

和可齋泊舟左江有懷韻

雉堞岩嶢倚碧潯天涯此路接鷄林地非中土衣冠

異氣厤南荒歲月深箏俎空憐白羽扇溪山何處歌音懂諸折翮飛蓬倦頗學燒丹變紫金

和可齋太平燕會奉酬廣西諸公韻

城外青山畫戟間長廊絲管度南風使君高謫雙白璧旅客扁舟一遠鴻且共參尊寬夙昔還開匣劍看雌雄江邊沙際孤煙起列炬分撥暝色中

和可齋泊況村雨蓬二首

偏舟夜雨響溪中曉起看山翠色重萬感忽來惟冥坐遠情欲寄漫題封似聞瀚海秋飛箭想昔炎△近

息烽卻怪南華忘物者等閑空谷喜聞跫

又

雨歇郊墟斜日昏居人猶自散雞豚橫當岸缺深留纜燕逐花飛故遠村水上周防翻藥叟江湖剛念傍征軒擬爲齊駐成淹久慨聽風波姦曲言

況村卽事用前韻

江漲夜響雨聲中錦纜沙痕漲幾重烏雀深枝初日麗關河舊恨白雲封漁船遠泛還迷浦獵火暮歸似擧烽昨偶村邊試病足兒童驚訝履聲跫

和可齋過安都營韻

海上春風細柳營江雲靜抱一川平蒸潮晩泛磨刀水煙井初開殊俗氓比集衣冠成故事他年尊俎誰長城獨酌共醉芳菲暮畫角聲沈月始生

得董巖崗白沙村晩酌詩時邀諸公不至次韻一首

晩冊餘熱坐檣頭淩亂煙華水上浮邀客不來孤夜永扣舷獨和聽江流丹崖月出人初靜雲鳥啼高手自籌醒醉覺然問漁父揚帆南破浪花漚

夜飮董茶戎巖岡寓舍讀壁間過伏波祠詩有感

孤戍玄雲想壯圖酒酣日落歌嗚嗚大材敢道馬新息短劒還同陸大夫奎壁淋漓看獨夜江天空漠失雙鳧幾回欲酹溪頭月又恐前身是腐儒

經宿安陸城

老夫越吏姓名通御碑春羊事不同 聖代神靈跨往昔南天萬水盡朝東荒山故壘蟠龍寒月征馬孤嘶白晩風讀罷零碑一悵望蝸頭飛動欲騰空

又

沉沉高閣午陰清況有屼嶒蒼翠迎金鼓往年分閫地關山千古受降城龍蛇蟄伏天機靜煙雨空濛春草生倦倚烏皮成獨寐不堪幽夢遶縱橫

過念涯營

虎落周遭擁曉雲當年萬馬雜空群共傳羌虜淫策不數樓船海上軍夜柝聲嚴魚麗陣黃幡影處紋一從夷叟投閑後芳草依然映夕曛

又

風霆虵鳥指揮新犢劒牛刀語入神殺氣成虹
雨淡姿含霧遠迷津地荒少値桑麻長路滑還多
雨頻滿眼黄雲半飱兎濟時眞負廿年身

和可齋宿憑祥州

勞歌末夕最堪憐望月東峯欽後圓紫蓋銀鞍千里
道不春雨汲石家塵群山濕霧丹青滴萬木濃陰華
葉騈且共風花散煩鬱馳驅未敢恨流年

登鎭南關昭德臺

炎荒突兀見春臺 皇德昭回氣象開五色光華瞻

北斗一天雷雨動南垓乘槎擬借搏風力破浪還看
曝日顋安得坡仙扛鼎筆表忠高揆靜氛埃

又

撥衣千仞瞰飛鳶望極江山思渺然百粤風煙盡一
幅清時日月鏡雙懸天開正朔尊王會地接金甌立
極年橫海昔賢墟勒柱高臺我輩亦樓船

觀莫祠海像書事

若翁文理領南中朱鳥回光照鵬紅世事水流餘故
步名駒汗血更追風已憑禹鼎鎔魍魅好向龍編樹

梧桐瞻代只今多霈澤百年忠孝莫匆匆

又

上將分符兵百萬文才草檄字三千試看洗劒滄浪
水何似含恩雨露天牙纛差我居節使纓蕤飄皐漢
貂貊南中自有衣裳地剩詠周書旅獒篇

遊白石洞

夢裏似曾游翠峯萬山洞壑石林攢寧知夏冷冬溫
地秖任藤梢棘刺閒陰火瓊膏懸日月長空簫管待
虬鸞道人不是避秦客慢憶桃花迴首看

又

諸天洞府日華傾此洞陰風地底鳴泉落鮫珠含內
景石飛仙珮散玄精暫遊不覺心源靜欲去那禁毛
骨清勝會山靈應記取後期未許結三生

與諸公同遊鐘鳴洞賦詩分韻得南字

石鐘古洞似龕龍兀兀頑空亦可參擬傍藤蘿揮塵
尾共移舟楫繫江潭雲開乳竇金膏見鶴定松陰午
夢酣幽興不禁風景好況逢賓主盡東南

又

千秋洞屋鎖江嵐縣石鐘聲空自函疑有精靈護勝
會果然冠蓋並幽探巖前把酒雲揮袖醉罷登舟花
滿潭瀰海此遊眞浩蕩未須留滯歎周南

己酉九日王大酉憲副邀登客山有作

南山佳氣入簾櫳此日登臨興不窮萬里長風開曉
霧五溪寒色浸秋空黃花滿泛尊中酒短鬢還羞鶴
背翁爲語山靈應記取未須江漢問流風

其二

谿上誰留紫翠堆秋風吹送重陽杯玄霜故染千林

君天籟時傳萬壑哀日月此辰應有會江湖浩思渺
難裁明朝犖釋方隅甲萸菊扶衰擬再來

其三

故山迴首鎖烟霏廿載馳驅未得歸偶爾攀蘿尋絕
頂那堪把菊對芳菲溪雲斂淡秋容靜疎雨微茫梧
葉飛似有宿緣成主客呼尊更酌醉斜暉

遊雲臺山

高臺初日上嶙峋芝草琅玕別有春不用丹青圖將
相只留巖壑待幽人

沅州贈相士洪鰲

沅湘千里心如水湖海雙眸具眷稀我有九淵蟠未
定憑君看角覓眞機

贈吏目王策

故國松楸魂欲斷山城伏臘亦堪憐莪蒿細辨年來
味蘭芷輕籠雨後烟

庚辰赴謫金陵過三山同年舒國裳劉寶夫
廖師賢郭瑩卿邀飲卽席聯句時正月念五
日

同年三百道相如舒天地生人又一初閩水有情春
送棹劉塞鴻無恙夜來書詩成綵筆雲連掃廖紅滿
醻瓶梅正舒賦罷遠遊誰與和張烟波渺渺正愁予
郭

春寒橋西雨劉商歌本不卑愁人會尊酒盡廖臥病一
舟宜憶昨心猶壯張憐今路正岐杜陵那可作郭心
事草堂知舒

春別吳書雅廖新詩夢汝賢風塵驚滿眼張道誼書
同年奎照三山東郭雲横五座前金陵渾在望舒君

去亦登仙 劉

涉世應多慮 張 逢君可自寬 晴雲看照戶 郭 光景歎

驚湍日月孤臣疏 鄒 鸞鳳何宇宮 春江明發棹 劉 百

大上平灘 廖

剛喜新晴別淨峰 鄒 欲將絲線繫絛艟 野雲片片寒

猶在 鄒 花樹茸茸酒更供 此日論心還剪燭 劉 當年

携手憶聞鐘 丈夫事業存青史 廖 敢道無才亦協恭

張

卷二十終

張襄惠公輯略

張岳學維喬惠安張坑人為人沉毅簡重朴古忠正俯視流俗慕古賢豪志康天下自做秀才時已然矣 泉州府志

岳弱不好弄端凝如巨人引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精徹隱頤一時巨儒皆出其下 鄧徵君元錫皇明書

公以二十二歲發解閩中其時天下省會皆有中官鎮守舉子例合參謁則皆踞而見公長揖而已中官志曰今歲解元豈琉球生邪 何儀部喬遷題群公尺牘真蹟

正德癸酉發解丁丑舉進士與陳琛林希元同志究心理學以程朱為宗時目為泉州三狂 郭大常惟賢集墨大記

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者首江公于林次崖公希元張淨峰公岳與紫峰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公張公尤閎博而傑於文 王大參慎中撰陳紫峰傳

前輩事業類有根本淨峰公初第在京師每日必詣陳紫峰講易一卦爽列抗疏三黜不移乎人讀柴喬稜稜但少馬革等語覺有人氣不使邇過柳調公僕

入拜北面事之見柳柳州有傲色豈非以節邪（含方
方西行漫草）
戊寅官行人
毅皇帝不豫臥豹房與嬖三數人同臥起自
兩宮而下皆不得問聞中外以爲憂岳疏請以九卿
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
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　廷杖謫南國子監學正
嘉靖初召復行人（國史中編）
壬午奔考英德令慎公喪三年赴部部擬科道之選

以待公入乃力辭不受乞留都武選員外祠祭郎中
叔季士熱中競進公於功名獨退一步與宋大儒辭
鈞閣命不赴者同（清源文獻）
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之帝無主名大學士孚
敬欲遷合當之岳曰是不可強知獨以
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張不聽議上
御批罷　皇初祖位如岳言時孚敬首以議大禮結
王知不謂見出岳下甚忌之因王祭酒羅玘門下不
可出僉廣西學憲（皇明書）

自西粵督學調江西時相創行選貢法公曰需次以
貢此
祖宗舊制乃以序貢忤相意謫廣東提舉尋陞廉州
知府（南昌府志）
涇峰兩任提學所至以道飭諸生不爲空言之教其
在廣右選貢之法方嚴不貶心以殉時好在江右易
簡之說方熾能正辭以禁時詖（林大理丞希元見皇明文衡）
周鈍軒以
太子侍書言房必入語傷剴切謫張淨峯以行人諫

武皇帝南巡謫權督學忤柄臣又謫應容菴以吏部
郎翔徊兩藩不得其志丐去此三公者縣令博古文
采煒燁如其識長視遐思謨略縝密如其才屢蹶屢
起夷險靡撓如其節天下可幾也（鄭憲副思亨著見續莆陽文獻）
誥命　文章氣節並稱於時　比四方士習異趨借
爾禮樂往示矩矱敭表江右允式儀刑旣以歲貢違
例黜斥蹤務尋念忠懇亟超大邦（特遷浙江提學副使）
遂廉州府知府正大光明優於文學下車初軌求民
瘼凡苛條積蠹汰而去之其賦役里甲莫不詳悉覈

止民咸稱快每公暇則巡郊野疏川導滯鍾米豐物
如隙調諸處民得就業者不翅千里又改建郡縣三
學翕然一新丁酉議征安南稷忤時議屢陳不可民
懷其德廉州府志
廉民不樂畊植其天性云自淨峯張公治其地廣為
陂池敎民稼穡當時田疇之利開于公者十常八九
至今小民祀公于田所如鄉人之祀稷也廣東通志
安南亂絕朝貢朝議將討之岳反覆以天下大勢財
用盈虛兵將强弱其言其不可狀疏上不報則治兵

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陸道里之畫以待事會
還去而莫入叩闕言往張廉州安在語聞詔參政
廣東藩經畫所為受降之策皆仰成而安南平[illegible] 明
朝議討安南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督府蔡經
問岳曰空言罷兵亡以塞 明詔子能保無用兵降
莫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令銜伏獻
國中圖籍聽
上處分夫國體不可褻也督府曰如此能令登庸聽
乎岳曰秪岳一檄足矣於是督府兵事調度一屬之

岳而岳具有成畫司馬毛伯溫至岳以所論列者告
之輒當伯溫意伯溫密請岳曰交事屬子矣登庸密
輸情於岳岳物絕而後要之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
督學尋轉參政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
廣東登庸密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乃反帛束
頸候于南關廣西通志
公建畫請若聽其降當存大體揚國威折奸萌莫氏
入鎮南密遣人瞷公在行驩然壁襯見受都統使歸
邊塵不驚元氣以篤是天相我

明故置公於萬里了此大事清源文獻
辛丑征崖黎檄公主中軍肅令計誤諸軍斬黎二千
餘級絡山祖呼款者數倍州人德公生祠之議於羅
活抱萬抱宥諸處立衙門控制開十字路通往來庶
可經久時不果用惠安縣志
壬寅拜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江西公入江西一
意節紓財力里甲驛傳經常之瀝民到于今誦之於
當國講學士大夫一以禮處不為苟徇清源文獻
甲辰大飢設法賑濟民賴以生各郡糶苦重為請改

若干民至今稍得輕省皆公惠云（南昌府志）

襄惠撫江右救災恤患瘡痍大甦諸所條畫皆足為百世永利至今言名開府者首歸焉（曹太守可亨撰見本集）

國家二百年來江西撫臣凡六十六人王文成孫忠烈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韓襄毅之奏奪護衛林貞肅之議減虜糧韓莊僖之止遣中官罷徵陶器張襄惠胡莊肅陳恭介之殲賊輯補救災蠲賑先後輝映所以為國家重一也（夏中丞良心撫江西都察院題名記）

嚴相當國

時分宜柄國[illegible]建延恩閣所司請估費公曰千金可乎所司請溢公曰江右民困矣諸君誠畏嚴吾不以累諸君吾自當之批牘予千金詞益復五百金又請益却之會有行人使江右嚴相附五百金來言

上所賜閣費夭吾出

上所賜金佐之子世蕃遍私行人毋發封行人兩傳嚴氏父子意所司熒莫敢決公曰豈有沒其父之善而從其子者以尋主者厲之會其大奴將入京乞公批關公謂元相家奴無主命而私請關叱走之世蕃愈怒出惡言有密友告公公曰稜稜寒骨止少馬革裹尸耳宅吾自分已定毋褻念也（李文節廷機輯國朝名臣錄）

張襄惠岳撫江右夏相言築

賜塋使司議廣信七邑各致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槨乎邑百金足矣嚴相屬奉

勅建延恩樓復批減其費曰是非元老意況供費如式實奉

明旨嚴銜之陽致書謝曰延恩之制誠儉然出足下則為伯夷之所築後三廼其凶名多方傾齕之岳與所知書曰稜稜寒骨只欠馬革一張自分已定人如之何又曰自古刀鋸鼎鑊育儒者當之云（蘇中丞茂相輯皇明寶善類編）

介翁於淨峰其建　寶綸樓事淨峰落落然宜頗介意（王大參慎中與嚴武部推中書見王本集）

時朝野咸以當今一人屬公幾其殊遇但公所存積仇之干鉄雖藏鋒戢芒然光猶能觸天忌者終不肯援公以升於朝乙巳乃寇熾亂遷總督兩廣右副都

御史（清源文獻）

公初爲粤鹽司時凡鹺𠛐聚落伍籍戍饟將吏可任
可無任輒剌取籍紀較然也而尤斤斤廉風節既爲
制府約諸太吏非檄召毋得入轅門即檄召不得持
一物（嘉慶通志）

兩廣舊凡公私供億取辦經紀歲費數千金方裁省
之故事餉銀悉從斂散任意乾沒岳悉歸梧府而該
道覈其實以報餉無私入自公始也（粤大記）

兩廣督撫其清介有聞者前有張襄惠公岳後有李
襟峯公遂張公在鎮餉銀不依舊例解幕府斂散而

請其責於梧無私入焉公私供億不輕取用於經紀
州邑僅僅無得輒至於轅門李公將交代外帑有餘
金守者請依故事進入公曰無庸第留之二公可謂
貴而能貧爲仁不富者矣（林大春一齋海夢譚）

乙巳春封川猺民煽亂公集諸道兵討平之上首功
二千五百有奇賚秩少司馬亡何而柳州猺夷弗靖
蚕食諸邑公征兵三道並進遂破其巢俘馘四千有
奇馬平諸邑皆爲編戶（嘉慶通志）

丁未召入爲刑侍郎御史甯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
大臣風今賀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
而兩廣總督不可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賀
連以兵左侍郎召（皇明書）

兩廣總督如王忠肅翺韓襄毅雍葉文莊盛鄧襄敏
廷瓚秦襄毅紘劉忠宣大夏朱恭靖英熊莊簡繡張
襄惠岳皆
昭代殊絕人物也（郭棐粤大記）

時貿溪分宜後先柄國大開倖門以督撫爲外帑督
撫亦不靳爲錄以博嚬笑之惟公視之蔑如也征粤

四載竟不通一縷有危公者公慨然曰棱棱寒骨止
少焉第衆戶耳其獨立風裁若此（廣西通志）

戊申秋陞掌院事右都御史越三日乃復以原官總
督三省軍務征苗公勤勞于外二十年不得一日居
內而東西南北遑遑奔馳愛公者謂似宋韓范不容
中朝出撫元昊（文獻）

湖貴苗猺狼狹總督衆顧望莫肯行嚴氏諷岳當
之徐宗伯階報岳曰士君子於禍福雖無所擇然危
機任前突不知避亦不可爲智也蓋指嚴氏云岳言

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單車入楚（出熊太史法叙徵錄）
湖貴苗叛者十數年當事者曲意爲彌苗頑益驕攻
剽無寧歲比岳至鎮議者猶幾幸撫守所謂撫守之
効已見於前事矣今日機宜必兵之然後撫可定守
可固乃疏條剿撫守三者利害狀而前撫者方居中
見疏則大恚宣言用兵八難以唆當撫臣陰沮旁撓
會苗寇貴郡縣　璽書褒讓岳表謝曰充國屯湟之
議初亦譁於衆以裴度伐蔡之役功竟成于獨斷惟
陛下洞見前此異同之弊俾各洗心一意臣得祇奉

勅書督率將士奉令惡必滅此賊乃已（四明志）
岳大集漢土官兵以庚戌九月進兵遣參將石邦憲
以印江失事解任聽理岳歷敘邦憲功次上疏留之
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所疏報各哨擒斬
俘獲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龍許保妻
女妻妾據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弟未速至殘賊逃
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燬所瞀粟米
穀燒掘無遺時苗已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石邦
憲等捕餘黨（明代與則）

酉陽宣慰冉玄士指揮田應朝剎苗爲叛苗平懼誅
陰以兵唆龍許保吳黑苗搶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
蕃幕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嘗執不可乃降兵侍郎
戴罪總督岳生擒龍許保又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
世蕃銜怒曰傾岳岳不爲動復斬黑苗以獻三省底
寧（獻徵錄）
黑苗購急同事者各倚附陰謂不若以購賞圖別謬
巧便而朋黨爭私意者互持慫恿囂囂聽聞公先爲
冉玄之劾又迸發未下斯難危之會也公屹不爲動

不復用兵惟督責諸將突卒以討擒斬之（清源文獻）
銅麻之寇公當其責內則無魏相之深交爲破群疑
以定國是外則名位相亞同事之人沮撓觀望以幸
其不濟夫公卒斷之不疑公之心何心哉夫以一身
救天下之溺苗豈不知其爲艱大惟生民魚鱉苗之
心不可已也入不毛犯瘴癘亮亦豈不知自討惟肘
腋隱禍亮之心不可已也公茲舉也茲心也謂不可
責只刀通神明質之而無愧者乎（儲學憲撰）
征苗一節撫臣有不智之譏守臣有不必征之辯憶

昔見公奏疏大意謂往年以賊討賊故征無功以賞
賂賊故撫益亂今日機宜必征之而後撫可定守可
固也於是動調軍兵分哨以搗穴備行守巡開誠以
受降元惡則懸重賞以擒之脅從則開生路以散之
蓋自公郎世繼之者不煩汪措而湖貴又如往之征
撫師未退盟未乾而地方已叛今之經略擒其酋散
其黨而地方底寧昔處之而愈亂今討之而畢安是
非得失較然明甚此可為智者道（王學士撫苗方略）
上大夫有名節易保終節難張襄惠公以兩廣總督

召入總大中丞嚴相忌之出公總督湖蜀及討平叛
苗猶不內召或勸公稍通書幣公曰吾三十年守吾
志今老矣旦暮入地乃舉平生所守而盡棄之惡用
內召為哉卒于官見明義定豈不誠大丈夫哉（鄧翰撰）
公自言有三不能無入內意一守經經不能往齋禁
中二身正卿不能自事宰相兒其三今忘之矣（家傳）
淮睦他事且不論自入楚以來不通京師一恤雖遭
詘怒毅然如初其自守之節服前士大夫負不能到
諸凡望為保全（徐文貞階與胡巡按宗憲書見徐本集）

壬子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巡按
奏岳功岳後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蔭子
憾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名
者僅公一人耳（鄭曉徵）
岳博學好古沈毅有大節嘉靖己酉以右都御史奉
命征苗三省寧謐設立麻陽一十三哨永固邊防苗
平卒于沅土民至今思之（湖廣總志本傳）
公始以文章氣節著名及交南用事苗推將客莫爾
問闕人只向廉州太守安在畏威懷德舜夷且然人

比之諸葛忠武侯非過也乃用兵每有功當蒲其賞
微失利輒被譴于時邊臣競饋遺用事者以白金相
援為通例無所嫌公獨不通一幣非
天子明聖鑒公忠純於星隕之後忌者尚側目以伺（永州府志）
襄惠公正氣勁節易名未稱士大夫迄今歎惋謂柄
臣忌公者實為之（徐大宗伯郡州序）
公長身玉立隆準高顴深目皙顏眉骨棱棱望之嶷
然其德器弘毅淵默忠信厚重至於寡言笑天性孝

友篤於人倫泉州府志
心地光明聲色貨利淡無所嗜居室湫隘皆可質鬼
神居官風裁凜凜值大論議大兵役禍福在前不爲
動初諫　南巡受杖謫繼作張袓投荒裔後膺閫寄
十二年是時貨賂公行相門如市公獨空書以往兩
廣時扼於夏桂洲貴谿則與嚴氏左宗中知舊書
咨至岳書與居巡撫曰自古刀鋸鼎鑊皆儒者當之
蓋瀕死猶不色悔也惠安縣志
所謂大臣之節者不顧利害確乎有以自立吾鄉先
輩若莆彭惠安公林貞肅公泉郡張襄惠公直其人
矣林文恪集
始吾閩之泉有賢豪氏者二焉司成虛齋蔡先生都
御史公襄惠張公嫌蓋聞之長老皆古人所謂能使頑
廉懦有立志者也上同
正德以前逆閹虐焰熾端中權奸柄政誠行浩辭疏
揚其間吾閩若林文安彭惠安林貞肅方簡肅朱都
憲欲張襄惠林端簡數君子者不怵于禁行不惑于
邪況卓然有立任淵砥柱某數公謂邪全閩大記儒林略

公狀貌峭聳高奇有威即之如玉挹之如山凡所注
措中有一定之見不言而酌於衆論振衣於千仞之
岡動不趨時故不爲禍所奪而流於外亦不爲激
言矯行故濱險不危卒行其志而保其身淡於利欲
事親孝友於兄弟好積書裘無餘積不事生產作業
既貴猶茹糲衣素如寒士然其至行足式里閭者衆
也清源文獻
徐文貞公所推轂如宋莊靖公景張襄惠公岳王文
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德及范大司馬璁皆天下所共
信以爲長者王司寇世貞撰徐文貞公行狀
余同志張淨峯與之論經世大略及財賦本兵若無
難爲者且曰道不行則當效孟子著書以老黃文莊佐集
學以宋大儒程朱爲宗傳註出入以度見一切
謂說性命皆指爲禪學排之甚力一時賢知莫之能
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儀威儀之
節而求端未發以爲之本曰心纔靜即覺清明學須
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皇明書理學傳
蓋自結髮讀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學宗程朱而尊

信傳註出入以戾少善黃寺丞鞏[illegible]請業學語誠自
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曰此吾終身符也行人時
謁陽明論學三曰不合送輯聖學正傳及載道集又
作學則一編首存養而繼以動作威儀之節列北溪
陳[illegible]多省克曰夫人心能思耳目口鼻四肢固能視聽
運動因其思而存之因其視聽運動而約之規矩非
有品節分限不可必至者顧勝察耳又曰心該動靜
靜其本體也至靜而動之理具焉所謂體用一原學
須是靜多動少雖動亦靜庶已又曰虛靈知覺心也

性即心之理也學先識性然後可言盡心若只守箇
昭昭虛靈之識而諱言窮理安知無誤人心為道心
氣質做天性也又曰程子整齊嚴肅一語最喫緊於
此信得及做得是久久自覺心體明淨德性純固發
揮事業亦自有餘又曰仁人心也吾夫子論為仁曰
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則皆就日
用親切處指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曰見賓承祭曰恭曰敬曰忠曰訥真如漢法晝一的
有依據就此安頓身心行著習察自然非心惰氣[illegible]

銷月化心存理得而不自知不在別尋一箇渾淪之
體為可玩弄乃名心學也其精實切近類此[illegible]
時良知之學滿天下而獨表章[illegible]是也嘗見文成
公節論往復不肯詘文成高弟子雙江聶公語公
識豪傑無不為舊聞纏擾何也公笑曰吾尊吾所聞
足矣[illegible]
泰和羅欽順崇安蔡世稱賢士大夫皆與王守仁
同時講學兩皆抵擊其說謹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
實勝因知小山類稾可攷也[illegible]

公之學以戒慎立本而不恃知覺以窮理居要而不
專流空以實踐為歸宿而不修講論本末次第斁然
不疑公於文成稍晚出然猶及上下其論雖所入之
途轍稍異而其詣有實地施有實效則不可以軒輊
論也[illegible]
淨峰先生資稟深粹從兒時則已游心理性不為詞
章功利之技邃長而敦行躬踐[illegible]實語梓然號稱
儒術其精者已足以對之神明而益嚴於酬應之迹
其大者已可以措之位理而益謹於惟隅之近源流

所究蓋得十餘年之胡河東之學而有以遡
之傳林侯兵部淵撰海陽公龍溪集
公初仕未有官責志欲著書卑比比面其徒倡山落
於東南迨入廉州值安南之役乃慨然以身當其責
故志爲掩不以道學勝也其嘗論公四十歲以前如
爲程朱之事以盡生平四十歲以後案膺閫寄馳驅
征伐鞠躬盡瘁以韓范勳業終焉清源文獻
襄惠公於學無不窺而才與識多獨造世既不竟公
用公亦不爲用用惟此先民之緒兢兢守之別傳有可堂
稱弘毅二字公詣其深者淘哉學錄無庸分別門戶

論學矣徐宗伯時進北谿集
吾友義城子雙江子南屏子丞稱淨峰蚤有志天下
事毅然以古人爲標的本以篤實而以整暇而持以
恆久故隨所寄粲粲成章要自學術中基之鄭文莊公龍集
文章根據義理體尚歐陽卓有成一家言傳海內所
著小山類稾惠安志交議征苗錄所輯祖經聖學正
傳載道集名儒文類恭敬大訓宋名輔事業歷代兵
鑑所選古文與要古文類選凡數十卷皆有補於世

教惠安縣志
祀所如沅州柳州德慶州廉州瓊州咸專祠鄉則祀
泉州郡學惠安特祠並祀春秋上同
故公社石之臣社稷之器德性凝定臨利害而不怵
問學精深探賾隱而辟道交振三省武肅諸藩投以
艱大則應中機宜處巨若細安於遲鈍則節勵堅貞
潮晚知初假之以年可寇萊公百年無事推其素志
則忠武侯九死不移者也宋督學鄭世泉郡學鄉賢祠呈
德義功烈文章古稱不朽而罕有能兼之者兼之而可堂

論定於蓋棺公可謂一代之名臣矣泉州府志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荊川先生外集三卷

（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元年純白齋刻本

荆川集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見於世。雖晚年再出、嘗與禦倭之任、不能大有所樹立。其究也仍以文章傳。然考案既深、議論具有根柢、終非井田封建之游談。其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講學、文格稍變。集中如與王愼中書云、近來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始得見些影子云云。則蕪蔓語錄、與之俱化。分別觀之可矣。其集爲無錫安如石所編。王愼中爲之序。蓋二人早年論文不合、及其老也、客氣漸盡、乃互相傾挹云。

重刊校正唐荊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雖其爲國斷髮之治
未變蓋亦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習通曉
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
賢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
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
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踰淮而往游焉卒

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英爲
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
行於遠至于今爲然蓋其盛如此粵長
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
之美殆不可勝而光英沖粹之所鍾涵
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
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

而友之而慕哉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
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應德也
君於學盡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
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
苟讀焉而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
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
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

仕爲翰林編修後爲
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
肯拜後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
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
況詳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
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開夫婾懦憚
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諸上下二千餘

歲之間言語吳有文學之人焉不爲過也李札之生其國經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猶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生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君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君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嘉靖己酉冬十月晉江遵巖居士王慎中思甫序

萬曆元年孟春吉旦重刻于純白齋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游盤山賦 薊州名山也畢戶部邀游

詩

游西山碧雲寺作得悅字 此下係翰林時作
慶壽寺齋宿 寓城西寺中雜言五首
同孟中丞游龍泉寺二首
晉濟寺同孟中丞作 秋夜
禁中遇雨 夜霽
十五夜旅懷 望太行
山行即事 泛黃河
息中山亭子 相傳昔人醉千日酒之地
兩霽約孟有涯中丞遊山孟先出郭追之不及
送焦提學往貴州 送李推官赴高州
送蔣藩幕赴閩中 休沐家居簡陳約之
送王生歸蜀 送何學官往金壇
送陳學官往福寧州 送莫子良摧舉東歸
答陳編修約之栢鄉見寄
送蔣尉赴金華

送程翰林松溪講居朝陽四首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時賜衮衣一襲
春夕皇甫膳部見過索觀鄙作留夜坐
輓張舍人二首 瀾老聯峯之子
汲縣謁比干墓　中嶽
游嵩山少林寺　冬至南郊
奉天殿慶成侍宴　朝謁　長陵
奉命分祀孔廟作
觀中州進賀長至表箋恭述時寓信陽
登孫登嘯臺 即阮籍聞登嘯處

銅雀臺二首　嵩陽宮栢 乃漢武帝所封將軍栢
詠天壇梅花　詠蛺蝶花
狂歌行贈孟中丞有涯
皇陵行
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邊海
送朱建陽　送陳貢士刺上思州
榮陽行　金臺行
結客少年場行　歌風臺
同院寮觀閣中考藥作
南苑　午日庭宴

登毘盧閣　遊龍門
龍泉寺對雨　永年公館夜宿
龍泉寺懷顧南田使君顧以公事不至復惠酒
助看山之興
詠崔後渠書屋
題張學士仰宸樓樓藏賜書
題張學士陽峯卷　送張學士歸蜀省親
潞河別林汝雨提學浙江
送黃叅政赴陝右
送項膳部還之南行燕呈劉祠部

送高行人使琉球　送王侍讀赴南都
送樊大夫會朝長至　送周雲卿之任通山
寄周中丞備禦關口
答周約菴中丞九日樂城道中見贈
送施貢士子羽南行　送人上陵作
覽任少海吏部慶都留題悵然懷人因次其韻
贈袁御醫芳洲　張相公壽詩
趙州懷古　呂翁祠堂 世所傳邯鄲夢者也
題劉賁祠　朱仙鎮觀岳將軍廟
和陳編修約之禁中雪詩二首

詠夾竹桃　和詠霧中梅花
九月晦日鈞州公館見菊
村居二首　村夜
同皇甫子循遊橫山二首
夜宿王氏莊　暮春游陽羨南山四首
同林尹遊會真菴
游馬跡山宿許道士房有贈三首
題閶泉川副使莊　謝病贈別高叅政子業
罷病歸訪玉山人含真
送王良醫往岷府　贈王滄谷出守保定

贈春巖王尹朝京　送白尉往湖州
送胡主事榷稅荊州　丹陽別王道思三首
夏日聽沈君彈琴詩三首
贈宜興張醫二首　次韻贈陳后岡
送李文興赴河南郡倅任
次韻答張戶部羽卿　送董兩峯應舉
九月八日作
送真州蔣生至宜興親迎歸
送莆田方生自宜興歸應試
送林宜興遷官南部

題東石草堂圖贈黃松江
雙壽圖歌爲陸翁作　贈王君五十歲
題龍圖　山莊閒居
遊神墩寺次壁間韻二首
登墩　廣德道中
泊淮上作
淮上五日泛湖同蔣別駕世和
聞後官報寄京師友人
代東寄京中舊游　寄贈曾郎中再入禮部
家居贈別陳僉事約之

臨清廿五夜夢陳太史約之
贈陳僉事約之生日
崔鎮道中晚望懷陳約之
贈別義興林尹遷官　次韻贈施道人
寄題顧東橋侍郎載酒亭
送樊醫歸南昌　贈張地官督賦江南
贈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齋宿署中
送彭府倅進賀　聖節表
宜興舟中讀孫養齋詩稿因思奉別之久悵然
有懷二首

覽徐養齋見懷毛古菴及小子之作存没感懷
和韻
和徐養齋移居二首　題贈施心菊醫士
贈江陰陳君　寄劉範東提學
題伯祖平樂守素齋翁像
和朱子學遷居　程副使輓詩
元夕詠氷燈

卷之二

詩

庚子歳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四首

得薛君所寄三游紀與刻中有楊方洲見懷之作盖别去已十餘年矣撫卷慨然用韻奉答
送黄翠巖赴松江推官任
送沈君守寧波　送陸舍人謫遼府長史
送王舍人徙崑山爲顧相公營墓
聞石屋彭君置生棺有感爲賦四詩
寺中訪後渠崔侍郎不遇次韻
濟上別錢副使
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
李中麓文選藏書歌

詹府讌集奉和上宰松皋公三首
送王翰林浙江兵備副使
送鄭東郭掌南院　贈吳山人歸自京師
贈許太宰
宿雙塔寺林東城羅念菴誤於郭外相尋不遇有作見寄用韻奉答
次韻贈傅將軍　自述
宿游塘書懷二首　題陳渡莊
邑亭遇盗次韻　病中試新茶
泊舟郭外有感

同褚生泊徐生大復夜過城濠水榭作二首
游永慶寺示諸友
題金山寺付僧惠傑四首
宿荆溪上塘菴述懷余向曾游此匆匆十年矣
登常山山亭次壁間韻二首
過清溪莊值主人不在
題清溪莊三首贈顧副使
答陳澄江僉事村居韻八首
贈王山人
贈山陰陳千戶病卧毘陵三首

周蓮渠以詩問病次韻
載臺前韻二首贈蓮渠
憲副饒湖田見過陳渡草堂賦此爲贈
贈郡倅綱運　　送人赴真定幕
贈馮午山提學　　贈吳賓湖
題徐君淵泉號
贈王思東號王君祖爲巾舍
贈熊南沙郡倅入賀　萬壽節三首
壬子陸生南陽褚生治赴試與之叙别不覺坐
至夜分因作二首

常山懷羅念菴　　壽詩
董進齋壽詩　　蔡南村壽詩
壽王生革母　　法慕菴六十暗之父
贈徐學琴六十大復之父
題孤山林隱居祠二首
岳將軍墓二首　　吳江三忠祠
松關　　梅塢
釣徑　　石丈
蒼翠亭　　會遠樓
元陽洞　　小虹橋
迎仙館　　禮星臺
靈芬精舍　　山田
山池　　茅亭
良友軒　　聽鶯閣
賀陳吏部父母榮贈二首
巳酉八月十八日觀潮作
賀金翁夫婦雙壽詩翁舉人子部庠生子彝之
父也
題贈喬僉事兼爲乃翁封君壽
希周兄八十

石湖王傳辱觀拙集見贈長句二十三韻奉答
一首
題偶耕書屋送謝右溪西歸兼柬左溪
題夏中書畫竹　　卓小仙草書歌
楊教師鈴歌　　古鏡歌
栽菴道人拳歌　　日本刀歌
鈎井行時有白氣屬天
爲謝參政與椇題青白蓮畫
悼僕鈕才
卷之三

詩

病中秋思八首　病中秋日作四首

有感　小樓宴坐二首

又疊前韻二首　莊中作

自述

有相士謂余四十六歲且死者詩以自笑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此謂趂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苟不進道總是虛生脩短何辨焉苟于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爲大哉

衰羸卧病作三首　癃病作

小集爲人所刻　靈芝寺同董元功宴坐

登屠翰林仍臺作二首

次人憂旱作

再遊清溪莊值主人不在次韻

至常熟陳中丞白訓導邀登福山看海二首

金澤寺中寄松江友人

松江金澤寺四首　天寧寺塵外樓四首

題湖上廖寺二首

題龍池菴三首相傳伏虎禪僧開山處山頂有龍井蜥蜴見則雨

贈菴中老僧僧解相人術少嘗遊歷江南晚歸菴中　游宜興海會寺作

贈黃子晦　寄周臺官二首

家居喜袁芳洲相過賦此爲贈三首

次韻贈薛仲常　歲暮有懷諸子

贈張贛州致仕還吳次達夫韻

贈宜興王丞次韻　答朱刑部士南見寄

同萬鹿園宿工文菴次韻有贈

次蔡師與諸生講書鍾樓寺聞鐘作

養病道院忽張君見訪不值奉寄

答贈胡柏泉　送郭無錫擢南曹主事

贈督府張半洲燕東岡中丞石崖四首

尹洞山祭酒枉顧草堂有作見贈次韻二首

又疊二首

贈都督萬鹿園四首次思節韻

詠俞虛江參將四首

送曹子泰自大理出守漳郡

萬思節以集中無名作詩見貽二首

萬思節工於詩而近又學射次韻答之

次萬思節韻贈蕭芝田二首

題王世新一枝窩三首
夜歸陳渡草堂時新與諸子別去有懷二首
癸卯送仲弟正之赴試
己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
送諸從遊應試二首　送馮子麟赴試
送楮生滔赴試　鄱陽別方道人
中秋夜同陳澄江張夢麟城壕泛月
和張尚書甬川新修砲亭奉母登眺作
贈蔣璞山封君　贈張通政
用韻自述　壽張通政

壽陸師慎齋七十　曹霜崖六十
司訓殷龍巖壽詩　楊醫士六十
褚怡閒六十　贈宜興閔翁八十壽詩
贈天寧寺僧八十　懷竹叔壽詩
楊醫士壽詩　贈丹陽湯孺人壽詩
謁文敏楊太師墓次江提學韻
北郭謁宋鄒道鄉文忠公墓
讀東坡詩戲作　東坡卒於武進顧塘橋去余
家數十步
喇嘛翠峰老僧輓詩三首

錢心漁輓詩　雪詩和蘇韻十首
家僮自野田携黃菊二株至軒中感而有作三
首　瀑布架二首
織架二首　病中食江魚作
弟兄次江魚詩韻深不稱意偶坐水榭無事再
疊前韻教之
次韻題王孟端春流出峽圖
山居
讀王遵巖所爲拙集序文自嘲四首
紀夢　有司查脚色二首

游塘候巡公四首
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
南征歌十二首
塞下曲贈翁東厓侍郎總制十八首
偶感十一首　觀道士祈雨二首
歸自金陵宿白土
酬徐養齋尚書見懷之作亦以少頌盛德并爲
扣關先容云耳二首
送楊訓導擢曹州掌教二首
贈徐愛杏山人詩有序

題贈殷棨峰
秋日書客童君見過賦此爲贈
題陳推官羅江號二首
題寶華和尚卷　贈王和尚住菴卷
自述贈寫真毛君　贈曹星士一江號
自述并贈曹君　曉起觀貓捕鼠
題畫
廉使廖東雩夜後開所惠地黄酒臨觴脩然
贈儀真沙君　贈史君漁沙號
華補菴三度惠酒而此番所惠参酒者絶清冽
可人雖味甚濃厚而置之杯中淡若無色可
謂嘉品因劇飲至醉遂成口號奉謝三首
食石首魚又得鯧勒二魚喜作口號向時石首
每至郡鯧勒亦不至也非海氛漸息何以有
此

卷之四

詩

三屯營閱兵薊鎮摠兵開府處
喜峯口觀三衛貢馬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
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爲海上罕遇是日行
六百五十餘里
謁夷齊廟二首
古北口觀降夷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盧龍行　詠田畯　卧病作
至職方作余初釋褐補官武選主事今適三十
年
再官京師懐趙浚谷中丞
嚴介谿相公見示戊午紀年詩次韻四首奉贈

密雲閱兵作　度潮河
夜上石塘嶺關　石塘道中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寧之經畧也
宿黄厓營　游蓮化湯泉
登喜峯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曉發喜峯
入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
秋色　月下小坐書懐
寄姜白二子　薊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還姜白二子衣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
稱爲驍將　謁夷齊廟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關一首時近
順義公館次壁間韻　登懷柔城二首
黄花鎮拜　介谿相公見贈次韻
月夜渡蛟門
三沙抱病夜坐柬梅林督府
和陳黄潭柬歸一首
浙中流言王遊擊夜師二三千者又聞　總督
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咎并以志喜云耳

三沙病後夜起翫月書懷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燕血疾伏枕
赴官揚州與左妹夫兩弟鵠兒白塔登金山坐
禪房一首
題墻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參將府也
游湯泉四首　宿七家嶺驛次壁間韻
食蒜　題豐潤寺中古鐘
游鐵壁　銀山寺說法臺
横嶺　七夕公館憶海上

卷之五

書

答顧東橋少宰　答張甬川尚書
又　寄劉南垣
與王龍溪郎中　答王南江提學
答俞教諭　答戚南玄
答王生宗道　與唐一菴書
寄黎知州　與鄭淡泉文選
答洪方洲主事　與王湛泉文選
與陳後岡參議　答屠漸山諭德
與田提學書　與二弟正之

與薛方山郎中　與張西磐尚書
與王體仁　與王堯衢書
答周約菴中丞　答周七泉通判
與兩湖書　寄黄士尚
與項甌東郡守　答江五坡提學
答廖東雩提學　與應警菴郡守
又時警菴爲提學

卷之六

書

答馮午山提學　與王南岷薊州

與胡青厓同知　又
答林鎮江吳峰　答毛知縣鹿門
與袁剡溪推府書　答呂沃洲
與張本靜　又
與薛畏齋副使　答洪方洲主事
與蔡白石郎中　又
答皇甫栢泉郎中　與與槐謝翰林
答兪吳峯御史　與李中溪知府
與胡栢泉參政　與李少卿中麓
答姪孫一麟　答洪方洲

答王龍溪郎中　與羅念菴脩撰
與楊蕉山　答楊小竹
與洪方洲郎中　又
答殷生原學　與程松溪司成
與沈石山僉事　與劉寒泉通府
答王遵巖　與聶雙江司馬
與姜綿脩廷善　與華郎中補菴
與陸五臺儀部

卷之七

書

與季彭山　答姪孫一麐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辭宜興諸友爲亡妻舉奠
與人論祀鄉賢　與莫子良主事
答茅鹿門知縣　又
與洪方洲書　又
與王遵岩參政　與楊朋石祠祭
與萬思節主事　又
與顧箬溪　又
與卜益泉知縣　答華補菴郎中

答蔡可泉　與呂通竹與書
與安子介書　與白伯倫主事
與萬思節僉事　與董后峯主事
與洪方洲主事　與雷古和提學

卷之八

書

答徐存齋相公　又
答翁東厓總制　答曾石塘總制
與曾石塘　答曾石塘總制
寄趙浚谷　答趙浚谷中丞

與河南李中丞石壘書
與萬兩溪吏部　與趙甬江司空
與尚仰山巡按　與趙尋齋巡撫
答金前溪郡守　與曹子森評事
答馬巡撫書　與董後峯憲副
與李兵備　與劉南坦尚書
與張龍坪兵備　與羅念菴
答王鍾川兵備　寄內閣及本兵諸老書
與胡梅林總督　與王芳湖中丞
與陳黃潭巡撫　與朱肅菴巡按

與翁見海中丞　答萬思節恭政
與楊朋石祠祭　與白伯倫儀部
與陳蕪山職方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與何總兵栢村書　與俞總兵虛江
又　與李石麓少宰
與吳鈞泉宗伯　與楊虞坡司馬
答喻吳皋中丞　與王稚川少卿
與李克齋侍郎　與章陽華中丞
與萬兩溪少卿

卷之九

書

答夏桂洲相公　謝歐陽石江巡撫
又　與郭似菴巡按
答舒雲川巡按　又
與陳遜[illegible]巡按　與賈太守書
答李中谿御史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與魏立峰憲司論呂提舉
與葉東園御史　與徐少初縣尹
又　答符松岩郡守
與呂沃洲巡按　答曹巡按

與李龍岡邑令　與徐養齋
與人論旱荒　與呂沃洲巡按
答施武陵　與鄭戶部
與王北厓郡守　又
又　答蔡可泉判官
與吳峻伯縣尹　與金撝山縣尹

卷之十

序

中庸輯畧序　明道語畧序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巽峰林侯口義序

筆疇序　王君注握奇經序
江陰縣新志序　鄭君元化正典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文編序　稗編序
福建鄉試錄後序　東川子詩集序
前後入蜀稿序　山堂萃稿序
劒泉奏議集序　孱承集序
吳孺人輓詩序　鈐山堂詩集序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卷之十一

序

石屋山志序　贈彭石屋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　送彭通判致仕序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贈蔡年兄道卿序　贈宜興尹林君序
贈邑侯王春巖奬勸序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送柯僉事之楚序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送邑令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
贈訓導丘君序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送陸訓導序　贈何沈兩公擢蜀廣序
贈張方士序
送弟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葉包菴先生壽序　許翁八十壽序
羅君八十壽序　季封君七十序
陳封君六十壽序　陸愼齋先生壽序
書水西集　書錢遇齋高尚卷
書地理鶴岡況君卷　書王氏傳家錄後

卷之十二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重修涇縣儒學記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常熟縣二烈祠記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裕州均田碑記　建陳渡石橋記
華氏義田記　救荒倂記
大觀草堂記　西峪草堂記

任光祿竹溪記　永嘉袁君芳洲記
吳氏墓記　休寧陳氏墓廬記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胡賀楷記
叙廣右戰功

卷之十三

說

晉齋說　鄭氏三子字說
僧承莖字說　續猫相乳說

銘

象梳銘　鏡銘
銅雀硯銘　鴨硯銘
半月硯銘　又
黑石硯銘　宛山石硯銘
方硯銘　方圓硯銘
小硯銘　又
斧硯銘　荷葉硯銘

誄

王御史毅齋誄

贊

隋司徒毘陵陳侯像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丁近齋參政像贊
古菴毛先生像贊　弘齋黄先生像贊
蔣雲壑像贊　王思東像贊
吳南園像贊　吳南洲像贊
運使黄慎齋像贊　殷教官石城像贊
某教官像贊

祭文

啓聖祠祭文　永州祭柳子厚文
祭萬古齋文　祭萬希菴文
祭白洛原文　祭立思菴文
祭楊細林文　祭孫南野太僕文
祭胡評事省齋文　祭有懷府君文
祭祖廟文　祭弓矢文
祭六纛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祭刀文

卷之十四

誌銘

僉事孫公墓誌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誌銘
禮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戸部郎中林君墓誌銘
施推官墓誌銘　松陽知縣胡君墓誌銘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誌銘
信豐訓導殷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王君墓誌銘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儀賓李公墓誌銘

卷之十五

誌銘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封知縣張公墓誌銘
錢齋吳公墓碣銘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秋野殷公墓誌銘　蔣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墓誌銘　楊孺人旌節碑銘
王母繆孺人墓誌銘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封孺人莊氏墓誌銘　弟婦王氏墓誌銘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程少君行狀

卷之十六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戸部主事陳君墓表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晉安州判杭君墓表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華三山墓表　莆田林氏先墓表
彭翠岩處士墓表

傳

周襄敏公傳　暘谷吳公傳
萬古齋公傳　李宜人傳
章孺人傳　俞孺人傳
葛母傳

卷之十七

雜著

鴈訓　讀春秋
書河圖洛書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書王明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書王龍溪致知議畧　題大營驛
書醫施氏婦事　瘞河壖枯骨誌
書瘞枯骨志碑陰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書黃山谷詩後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數論五篇
勾股測望論　勾股容方圓論
弧矢論　分法論
六分論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目録畢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遊盤山賦　薊州名山也時戶部出邊

惟陰陽之陶焰冥顛倒乎兩儀天星殞而下壁爲石駭濤山之置碁按萬象以效珍何殊狀而相亞或藉草而牟眠諒仙術之幻詐或負嵎而虎蹲詫飲羽之神射或鎮鎮而欲走類靈鞭之叱咤或屹立而不動豈愚婦之所化既簇隊以縱横亦累卵而高下紆十步而九曲枉矢乎石罅遠礌磈之歷盡忽拔起乎孤峯俯中壘子孫之千億儼高峙而稱宗倚禪宮而凝睇曠天宇之澄空向之紛紛惟石忽若懷寶而藏兮但見夫萬木蓊翳而青葱一勺之泉大旱而不竭兮人言其下潛乎蛟龍女蘿薜荔紛披而交映兮七十二寺隱見森羅乎其中疑有悲歌慨慷之士不得志而自隱與夫仙靈逸客往來而相從欲即之而無路兮時見一二野僧啓巖扉而鳴鐘僕佛廬之縈紆歷歲久而不蕪繞萬樹之梨栗以衣食乎其徒何藝木之峯巒無一鳥之孤棲餘邊城之殺氣驚羽鏃而遐跡泉觸石而鳴箏松受風而響濤時琤琮而乍噎倏悲吟而怒號憶連句之巡歷響金鼓之嘈嘈審聞性之不異任

羣籟之相遣適儵恍而延佇忽四山之暝色謝耳目於送迎向僧齋而偃息恍夢景之如醒覺餘與之未極晨起歷乎上盤境逾奇而路逾棘方躋躬而俯穿又縮足而仰捫驚半踵之在外愁欲度之猱猨得平柯於高頂接雲間之飛翼山童秃而無木響草蟲之唧唧岫遠拱而戟森岡近繞而弧彎乃下瞰乎城郭曾不盈於一環類黃鵠之再舉見紆曲而覩圓方悲人生之局促恒豈蔀以自藏眺溟渤之南匯子碣石之中嶁轉秔稻於東吳駛萬里之雲帆笑卅鍾而石致曾不及乎洨波之艘連岡比矚天設梐枑列壙分

戍隔限戎虜把都打來孰敢予侮喤熙夷之桀黠乞哨卒之餘狙雖燹火之晳虞嶷金城之永固惟山勢之既極俄湧塔之天造顯佛牙之光怪騰麗空之碑碣覽小道其若斯信精神之爲實胡俛仰而成陳忽傍徨以四步悵中心之有違足屢却而返顧與流泉以偕逝眺巖阿而長憶豈淹留之無心畏簡書之個次

詩

游西山碧雲寺作得悅字 此下係翰林時作

端居滯文翰久與賞心闕出沐乘休豫尋幽展懽悅谺澗俯潺湲攀巒面巘峩邈哉神皐奥居然靈境別夷峻蹊深池塞坎搆崇梲浴室盥陽泉氷井蔭陰穴躋險惕暝眩迷迴欣超軼密林嬉猿猴獨遠峯桂虹霓宵看朝旭升晝見昏星列蔀豈光乍蕭崖懸雁先晰兼會萬象昭跡睽百慮絕巖棲庶可希從茲謝塵轍

慶壽寺齋宿

獨坐花宮月踈鐘報曉晴地超三象外人覺萬緣清茹素分僧飯觀空入化城眞詮今已悟寧畏毒龍驚

寓城西寺中雜言五首

金馬違朝謁雲林久卧痾堦寒鳴蟋蟀庭古蔭藤蘿

束帶知圍賦觀書厭帙多無人來問疾獨坐似維摩

少年好疎懶遂與性相安經月常忘沐逢人或不冠閒裏金將化橐中玉可餐解言脫屣易豈憚拂衣難

謝塵坐自染白社偶相尋俗子慚玄度名僧即道林三生空有偈五蘊本無心說法何須難忘言悟已深

誰言龍象遠亦在鳳城旁塔湧金銀界筵開功德場常明聽慧月利涉藉慈航沉痼還能遣齋心奉梵王

秋來不覺早落葉忽已繁物化每相代吾生尚何存微材同樗櫟僻地當丘園竊慕東方子一官堪避諠

同孟中丞游龍泉寺二首

山深人不到僊侶暫相從金馬聯驄馬晴峯映雨峯
竹㠗今棲鳳花潭舊伏龍方欣窺妙偈遽擬謝塵蹤
實地風塵絶琳宮日月偏鴈來還繞塔龍去尚留泉
户裏天花落空中梵樂傳遠師休禁酒客醉欲逃禪

普濟寺同孟中丞作

宛轉雲峯合微茫鳥路通閒來竹林下醉卧石房中
陰硐泉先凍陽崖蘚尚紅攀蘿探虎穴蹬石俯鮫宫
上客思留帶山僧不避驄夜深清嘯發流響入寒空

秋夜

捲帷望秋月月皎心亦清牀下寒蟲響庭前落葉盈

漢陰鮮機械河上多道情一適萬事畢栖栖何所營

禁中遇雨

紫閣肅陰陰重門寀意深忽看百里霧來作九秋霖
灑道先清蹕霑花度禁林栖郎方夾陛雨立濕衣簪

夜齋

秋月澄初霽退公方掩閨稍聞金柝動坐望玉繩低
巢鳥喧餘濕庭花落故畦覊人驚候變燈下理寒綈

十五夜旅懷

暫輟明光草言從洛下遊塵沙兩河夕風雨二陵秋
鏡有潘郎鬢囊無季子裘更堪三五夜獨自下西樓

望太行

北望太行山嶔岑霄漢間倚天開疊障畫地作重關
車向羊腸轉人從鳥道還一爲苦寒曲淚下摧心顔

山行即事

息馬依叢薄褰裳涉淺沙桃源無俗轍雲谷有人家
凍壑含朝雨晴峯聚晚霞相期白社裏共聽演三車

泛黄河

曾聞星宿海上與月波連西走昆侖圻東流碣石壥
魚疑入舟躍馬似負圖傳今日臨秋水望洋私自憐

息中山亭子 相傳昔人醉千日酒之地

日日塵沙裏深愁行路難孤亭自超曠過客暫盤桓
霜重飄梧葉雲輕度石欄不能千日醉幸托一枝安

雨霽約孟有涯中丞遊山孟先出郭追之不及

碧宇陰霏歛青林曉霽分山中期共賞野外復離羣
即擬追飛蓋猶疑隔片雲行行思無限寒葉落繽紛

送焦提學往貴州

書生非法吏猶跨五花驄山徑迎漢使海國被王風
俎豆夷酋識侏離譯語通爾鄉有名宦好去學文翁

送李推官赴高州

天子念南陲君才况抱奇秪將經飾律不以吏爲師

賈客多踰海居人半雜夷雖言持漢法詿俗自須知

送蔣藩幕赴閩中

結束千金劒辛勤萬里遊諸侯門下客才子幕中籌
風島鯨波湧寒城蜃氣收自公多暇日望海幾登樓

休沐家居簡陳約之

祗役趨東觀校讐良以疲偶乘青簡暇復與白雲期
任性形骸豁忘機鳥雀知裘羊何不至三徑坐相思

送王生歸蜀

明經多不賤嗟子倦遊歸只解攀鱗易何言獻璧非
路難裝欲盡容久鬢將稀狗監誰相薦成都一布衣

送何學官往金壇

近來稱藝苑大率數江南作師君不忝問俗我能諳
家擅靈蛇寶人馳白馬談彬彬諸士子莫是出於藍

送陳學官往福寧州

陳生才亦奇年少舉宏詞自信五經笥堪爲一卷師
衣冠閩俗變文字海人知莫即傷淹滯三鱣更不欺

送莫子良擢寧東歸

漢庭方貴少美爾早翻飛始應公車召旋聞駟馬歸
衡星看劒氣邁嶽換貂衣想到還家日閭中爲下機

答陳編修約之栢鄉見寄

苑花俱將命瓜期獨未歸忽傳千里札坐使寸心違
鬢髮行來變丹楓別後稀時時通遠夢恍是薊門非

送蔣尉赴金華

分野應星躔金華婺女邊微官君勿嘆福地古來傳
洞有成羊石山多釀酒泉即令不好飲猶得學神僊

送程翰林松溪謫居朝陽四首

窈窕玉堂仙漂零瘴海邊烟花違北著鴻雁隔南天
水暗蛟藏鱷峯高欲跕鳶應聞前席召誰道去經年
天連窮髮國地近卜雞鄉禁闕心偏遠關河望轉長
翻飛看鳳隱消歇怨蘭芳此路饒荊棘思君欲斷腸
朝陽何所似雲水日氤氳白晝鮫珠落青天蜃閣分
山魈迎客旆海若識人文瀟灑韓祠竹清風今到君
南溟君汎梓北地我驅車忽作分飛鳥深慚比目魚
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嶺外梅花發逢人早寄書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時賜袞衣一襲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
新衮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春夕皇甫膳部見過索觀鄙作留夜坐

遂辭春色徧栢葉夜筵開愧乏淩雲賦徒煩結駟來
跡鐘出長樂明月照章臺痛飲須投轄何言興盡回

輓張舍人二首 開元 驃峯之子

少小侍中郎人稱張辟彊方隨雞樹息忽是鳳毛亡
劍歇雲間氣珠沉掌上光一經何所託重爲相君傷
象賢超世胄服禮亞文儒共羨昂霄鶴翻悲過隙駒
藏舟人事盡賜櫝帝恩孤太息張公子衰榮遂爾殊

汜縣謁比干墓

下馬登丘壠蒙林曲隧通碑因元魏樹地是有周封
酒散荒池上人行秀麥中故宮無可問徒此對松風

中嶽

巫閭控北戶恣嶺奠西隅茲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
黃扉標正位紫氣護真圖近接浮丘宅深藏軒后符
踈峯連太乙列館象清都閟宮猶濮築馳道尚秦除
肅肅泥書秘森森羽蓋趨億遊微見迹帝幸暗聞呼
露洗千齡栢霜封九節蒲星榆臨砌發月英應時敷
時訪三山記猶迷七聖途今朝陪廣樂直擬到方壺

游嵩山少林寺

淨域龍巖上香臺鷲嶺邊山由巨靈闢教以法王傳
二室圍蘭若三花接梵筵土中元此地檻外即諸天
複岫低銜岱廻軒竊潤瀍雲衣披稚樹虹影度飛泉
緻牖皆青璧緣堤盡白蓮神猴希講幕馴鴿繞爐烟

慧月秋逾徹泥珠夕更鮮谷將鐘迸響潭共鏡爭圓
萬劫終成幻三生併是緣願假金篦力一爲豁迷川

冬至南郊

明王敦大報泰時禮神君位以南離正宵從甲子分
月臨太乙館星動羽林軍除道疑登岱鳴簫異度汾
聲容六變合海嶽百靈紛封檢徵題字屏帷悉畫雲
神光人共見天語帝親聞盛跡誰能賦多慚扈從群

奉天殿慶成作宴

聖帝在仁人郊禋景命新方看受釐日即是賜脯辰
警蹕趨黃道衣冠集紫宸宰夫稱燕主蕃國備王賓
鵷鷺千班序魚龍百伎陳鈞天初聽樂玉食共分珍
禮厚過三爵恩均洽四鄰小臣叨醉飽拜舞祝千春

朝謁

長陵

赫赫我文皇恢恢廟筭長定鼎憑天險因山作地藏
三泉疏鴈海萬壑轉龍荒雲結蒼梧色峯成金粟岡
寢園馴象守松栢孝烏翔濟蹕傳虛谷靈旗隱洞房
遺弓仙馭遠上食總帷張臣生良已晚幸此拜冠裳

奉命分祀孔廟作

後聖稽先師斯文今在茲將陳百官富詎止一牢祠

入室賜遺器圜橋展盛儀樂堪三月聽莫想兩楹時
執經元公肅捧瑋筆士宜鄒儒叨小相端甫奉前規

觀中州進賀長至表箋恭述時寓信陽

子月開周正朝宗協禹方諸神將受紀四海共迎祥
望日扳仙仗呼嵩繞御床天威臨下國星使入明光
彤管書雲物黃鍾獻樂章欣逢陽道復願祝帝圖昌

登孫登嘯臺 即阮籍聞登嘯處

晋時肥遁士長嘯此山陰自遠龍蛇跡能爲鸞鳳音
清淨同河上沉冥異竹林坐超惟默理妙契守雌心
逸駕應難返荒臺尚可臨俯看恒衛水遙見太行岑

砌冷跡花發扉扃落葉深寧知千載後更有阮生尋

銅雀臺二首

玉盌從茲閟銅臺空自寒分香留故愛同輦罷新懽
急管銷魂易輕絲續命難何因作雲雨彷彿夢中看
漠漠龍輴遠飄飄繐帳空自憐妾薄命不得奉君終
望幸非前日棲靈是舊宮翠襦霑雁露錦瑟入松風
鶯鏡時猶照蛾眉歲不同誰能更歌舞心折望陵中

嵩陽宮栢 乃漢武帝所封將軍栢

嘉樹植崆峒年長勢更雄已無秦帝幸尚有漢皇封
幹比孤生竹根猶半死桐靈泉玉女灌甘雨嶽神通
葉密鶯難度枝穊鵲易蒙垂陰九華帳弄影五雲宮
色掩重巖翠聲含衆竅風賓來虬蓋偃仙去鶴巢空
非因不材壽春秋自無窮

詠天壇梅花

名卉來南土奇葩曜上方花遲疑避雪葉早爲迎陽
靈液滋玄榦仙雲拂素棠無言恒歛笑不謝暗飄香
夕伴芝房月朝承菟苑霜飛窺玉女鏡舞撲羽人觴
擬結千年實先呈五出粧帝羹如可和持此奉明光

詠蛱蝶花 蜀有蛱蝶草

蜀地羅裁就漆園夢始通何言金翅色翻在

碧林中未辨逍遥影爭矜點綴工採香蜂趁侶啄蕊
鳥銜蟲易憑緣多紛難飛詎少風美人笑來撲誤使
損芳藂

狂歌行贈孟中丞有涯

我生苦纓縛雅志在泉石不嫌步兵散翻笑中散窮
前年奏賦天北闕頗道君王愛子虛衣冠對日趨香
署劒佩通宵過紫衢紫衢香署千官聚五陵豪氣鞬
如虎鷦鷯何曾慣錦籠爰居元不識鍾鼓焉能俛首
學侏儒苟從羞爲轅下駒從古長安誇巧宦張湯爲
智汲黯愚以茲謝病且歸去釣竿遙拂富春樹終日

遭逢眼未青三年塵土衣猶黃今日亦何日忽如入
塵門公也襄陽夫子之耳孫升堂更不問寒溫罵盡
肝膈相與論朝看寶隱山暮折申臺柳坐我白玉筵
勸我青荷酒談詩公作指南車對局誰看射雕手君
不見中郎倒屣迎王生又不見北海忘年交禰衡相
知何必結交早一言合意千金輕狂歌未斷壺未傾
門外驚聞征馬鳴落葉東還西亂雲縱復横花間月
下儻相憶請公誦我狂歌行

皇陵行

皇陵欝欝標淮甸泗上諸峯盡相面衣冠月出鬼前

驅劍璽晝扃人不見銅井沉沉碧砌寒綠霞隱映紅
闌干碧砌紅闌松栢裏逶迤複道中天起石馬陰嘶
萬歲山名雲靈風暗捲長淮水深山大澤兩經綿白虎
朱雀紛後先日精月華相廻旋元氣氤氳幾百年億
昔元朝赤縣裂爭雄逐鹿俱豪傑一朝此地黄龍飛
蝹蜒鯨鯢徒濺血已聞
帝王自有真更說南陽多貴人戈矛貔虎三千士礪
帶河山十八臣江左金陵扶地軸漢家豐沛還湯沐
復戶蠲租父老歡重門列戟園陵肅羽騎千屯護玉
魚叢封數仞堆金粟

御碑突兀表勳勞百里無人敢樵牧流傳八葉到
神孫孝敬先知重本根伏臘烝嘗時不後清明寒食
更澆酒貂褕中使日焚香豸黼詞官夜朝斗新遣撰臣歲祭
君不見驪山北邙盡蓁蕪五陵佳氣空糢糊壯哉茲
陵從古無天長地久垂鴻圖

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邊海

匈奴十萬入雲中烽火照耀甘泉宮戰士三春不解
甲天王一怒欲臨戎追奔盡遣流星騎併敵齊分明
月弓虜氣憑陵恒候月漢兵超忽若乘風巳聞舊戍
黄花口復道新屯細柳中飛沙颯沓迷亭障組練繽

紛皆北向赤羽朝徵六郡材白茅夜拜五丁將呂郎
磊犖似劉生許國從來氣不平匣裡雄鋩藏豹變腰
間寶劍作龍鳴教散萬金收猛士身騎匹馬出長城
鴈行暗結遼西陣魚貫晴開海上營誓同魯仲能飛
箭豈學終軍漫請纓建節行行通大漠檄書馬上時
能作瀚海雲連太白高燕然雪照旄頭落知君意氣
坐相邀五百神兵集一朝漁陽突騎蛇矛銳幽并俠
客鐵驄驕車上殊人常賈勇帳前戲稍屢爭標共道
百年胡運息直教一戰虜塵消歸來奏凱獻
天子功名絕勝漢班超

送朱建陽

故人三十北上書行到薊門曾棄繻故人今去薊門道雙綬垂腰一何好道旁桃李爛春晴可憐仙令看花行殷勤斗酒與君別落花片片如飛雪昨歲春花滿薊門垂楊陌上始逢君偶然傾蓋輸情素交歡每會披雲霧春來春去能幾時聚散匆匆各自知把袂追攀情未已爲問閩中幾千里武夷之山天下奇翠壁丹崖共嶔崎可但王喬多道氣應傳潘岳有新詩

送陳貢士刺上思州

陳生磊磊衆所異十年不遇常彈劍本期談笑取公

卿皇意迢遞向州縣憶從少小負才華颯颯逸思凌綵霞謝朓詩篇差可擬子雲筆札焉足誇終然獻玉遭斐刖安事讀書盈五車朅來奔走長安陌人世紛紛笑落魄高歌白石無誰知用盡黃金徒自惜富貴浮雲不可求且復低眉從薄遊南望桂林雲氣深瘴雨蠻烟多毒溼不辭炎海千重路試取冰壺一片心

滎陽行

滎陽軍壘高嵯峨楚漢之戰何其多已向廒倉奪芻粟還臨鴻水劃山河大小一百一十戰俎練崢嶸如閃電存亡呼吸那可知主客縱橫忽然變英姿烈烈

紀將軍志不可奪身可焚城西夜半赤帝走獨載黃屋開東門漢家社稷蕭曹力救身衛主誰能識君不見丹書白馬勒元功吹簫屠狗俱開國

金臺行

君不見七雄割據勢相均得士者富失士貧燕昭信義明日月不惜千金買駿骨郭隗談笑吐深謀海內賢豪競馳突就中樂生尤絕奇按劍魏朝人豈知一朝遇主同心腹親屈君王爲推轂指麾燕兵百餘萬蹴踏齊城七十六于今六合無并呑寂寞古臺空復存少年未上麒麟閣且學陸沉金馬門

結客少年場行

長安少年膽氣粗生來恥作轅下駒買交不惜千金產使氣能拚七尺軀探丸夜入平陵郭走狗時過渭水隅朱門傾盖爭言晚白首同心不顧餘俠士由來重然諾一言妻子堪相託魯國朱家不學儒洛陽劇孟偏能博別有侯王勢絕倫甍甍甲第接天闉蕭朱白倚金貂貴班許元稱肺腑親青牛翠幰朝朝合錦瑟朱絃夜夜陳門下俱爲驚座客堂中皆是報恩人當時顧盼生光彩自矜意氣長無改何言榮耀有沉銷雲散星分在一朝舊客誰過竇車騎新知盡入霍

嬋姚始知富貴多親故始知貧賤常辛苦他年北闕競彈冠今日南山空射虎積薪前後遞相踰一死一生交態殊獨有子雲甘寂寞閉門自草太玄書

歌風臺

我來擬上歌風臺豈意臺空只平地琉璃古井亦崩塌斷碑無字苔蘚翳當年此地說豪華富貴歸鄉多意氣枌榆社裏列黃麾泗水亭前張赤幟里中父老競來窺昔日劉郎今作帝共談疇昔帝一歳季固大言少成事椎牛張宴里閈空進錢今日幾萬計坐中只帶竹皮冠衆裡長呼武媼守酒酣擊節帝起舞樂

極歌殘更流涕游子誰不悲故鄉萬歳吾魂猶樂沛賜名此朕湯沐邑世世田疇免租稅風起雲飛又一時往事蕭條復誰記樵人不識斬蛇藪行客還歸黃酒市臺下黃河盡日流瞬息人間幾興廢

同院寮觀閣中芍藥作

西掖衡連翡翠城龍烟裊霧百花明祇謂紫薇初吐萼忽言紅藥已敷英紅藥歳豔盛陽萬年春色在文昌寧同鄴下芙蓉苑詎比洛陽桃李場栽成異瓣千般錦結就同心一樣黃金閣拔時渾是畫綺樓臨處并疑粧濯枝故向鳳池上裊露偏依仙掌傍仙掌

嶙峋對鳳池詞郎侍直鷺鴛齊玲瓏玉珮花間映颯拽羅衫葉下迷花間葉下悄無極含笑含嬌似相識羞將雞舌鬪馨香欲取雞冠並顏色翠幕分看態轉新朱闌斜倚不勝春未秾狐根助靈液聊持芳蕊贈佳人

南苑

秦園盧橘標炎節漢苑蒹葭駐羽旂雲氣自依雕輦集星辰故繞畫梁飛林行草木皆成隊水戲魚龍各合圍更取薰風調曲奏巳看暘谷藉光輝

午日庭宴

南薰應律轉朱旗火帝乘離錦席披榴吐千花承羽盖黄開五葉拂瑤墀冰盤錯出仙人掌金縷還分織女絲復道龍舟方競渡衙思共許向昆池

登毘盧閣

高閣迥臨飛鳥上丹梯千仞愁攀登窓邀佛日金人下地迥　宸居玉殿層一老擊鍾時放梵幾人面壁坐傳燈同行更說前朝事蝙蝠銀魚有故僧

遊龍門

龍門叢叢拂雲迴鯨浪淵奔動地來一片飛泉千仞落百重疊巘五丁開水同濯澗縈天邑山接崤函鎖

帝臺勝槩依稀似禹穴好奇徒愧馬遷才
龍泉寺對雨
西山爽氣朝來歇倏忽玄陰滿四隂雲裡樓臺湖借
色雨中花樹更多姿飛虹弄影控丹嶂瀑水分流射
綠池坐覺禪宮倍幽寂憑欄把酒正相宜
永年公館夜宿
棲遲異域南冠客嘹唳長風北鴈聲静院無朋休對
酒高樓有女獨鳴箏霞光曉伴銀河落露氣宵含玉
樹清古往今來成悵望叢臺孤月向人明
龍泉寺懐顧南田使君顧以公事不至復惠酒

助香山之興
琳宫窈窕碧峰隈歷盡巉巖更上臺不見踏花驄馬
至虚看送酒白衣來山中泉石誰相賞天末烟雲望
屢回聞道使君能愛客習池還擬接仙杯
詠崔後渠書屋
碧山學士隱墻東叢菊蕭蕭巷陌中閑適自須同蔣
詡著書元不愧楊雄分畦粳稻清溪注對戶峰巒翠
靄通未許棲遲三畝宅還應密勿五雲宫
題張學士仰宸樓樓藏賜書
瀛洲別館切清虛詔賜縹緗出石渠秘典自鸞墳索

上梓光遥映璧奎餘簷前烏下疑鐫字草際螢來爲
照書借問鄴侯三萬卷何如今日沐恩殊
題張學士陽峰卷
陽山秀色滿南州薜荔叢生楚客遊三峽猿聲偏入
夜千巖楓葉早知秋仙人結宅雲烟近太史藏書洞
壑幽便欲焚魚應未得共言
明主待謨謀
送張學士歸蜀省親
曳履暫違金馬署承歡遥入錦官城欲從狄相雲間
望却向王陽道上行旌轉層峰朝雨色舟迴極浦夜

猿聲到家已是初冬候閑道林中笋又生
潞河別林汝雨提學浙江
君去會稽何日到諸生湖上待花驄定因立雪知游
酢不獨傳經似馬融行載圖書遶海月坐移帆舸信
江風剡溪見說好山水苦欲相從柰轉蓬
送黃泰攻赴陝右
黃子風流世絶倫翩翩江海謫仙人紫薇開府勞分
陝白馬乘春遠入秦三輔烟花迎使節五陵豪傑望
行塵丈夫得意應如此誰笑蹉跎白髮新
送項膳部還之南行兼呈劉祠部

春流瀰瀰碧波深送遠共如南浦心魏闕幾年叨結綬江皐千里惜分襟君遊白下貪雲卧予滯金門笑陸沉郎署故交如問訊遁來惟有越人吟

送高行人使琉球

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鬼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度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程還

送王侍讀赴南都

玉堂學士賦南征躍馬鳴騶出上京奉詔明光新佩印校書天祿早知名石頭城下春流滿白鷺洲邊芳草生此去周南異留滯看君到處即蓬瀛

送樊大夫會朝長至

中宵緹室吹葭管候曉玄堂駕鐵驪天子迎陽踐玉戸群方獻壽拜金函預占黃道卿雲見漸覺朱城淑氣含擬欲從君觀盛典使星猶自滯周南

送周雲卿之任通山

湖南此去意何如綠浦清楓萬里餘地僻且看衡岳雁官貧豈食武昌魚千家鑿井分江水幾處開田傍石渠由來撫字惟良牧天子他年有賜書

寄周中丞備禦關口

牙旗高建白羊東鼓角殷殷瀚海空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幕南五部思歸義薊北諸軍盡立功燕頷書生人共羨一朝投筆去平戎

答周約菴中丞九日樂城道中見贈

月卿仗節行燕甸星使乘槎向洛陽傾蓋偶從黃菊候開軒共醉紫萸觴樓臺塞接風雲變巖谷迎寒草樹荒戲馬新詞重康樂疎才何以答揄揚

送施貢士子羽南行

何用相逢歎莫疑感君落魄不勝悲長鳴自許驊騮並高志寧求燕雀知已道群公能倒屣也應天子幸同時金陵樓閣秋雲裡肅肅逵時鴻漸儀

送人上陵作

玉園霜露向秋澄節序初臨祀事興恭將圭璧朝群帝遣奉馨香薦玉陵祠壇彤彤神光下路寢熒熒燎火升宣室于今教孝成還歸早慰聖情凝

覽任少海吏部慶都留題悵然懷人因次其韻

帝京冠蓋同遊日曾忝聲名李杜齊碧樹不堪思遠道緘毫可意覩新題書傳劍閣鴻猶阻月滿燕關鵲

來樓尊酒論文那更得碁雲回首雪峰西

贈衣御醫秀洲

家本東南海上村翻因避世向金門熊經自信窺真
訣滄寶還將獻至尊鳴佩偶隨供奉侶下簾長對道
家言山人不厭少生事種橘年來滿故園

張相公壽詩

惟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
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蕃識
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紫宸明

趙州懷古

千秋霸業消沉盡風俗猶傳趙武靈市上美人揮錦
瑟場中俠客舞青萍鴈門北去通沙磧鳥道西來入
井陘欲向平原訪公子蕭蕭賓館戸長扃

呂翁祠堂 世所傳邯鄲夢者也

呂翁祠堂諱水曲高秋爽氣何氤氳松間隱隱鳴仙
樂簷際時時駐彩雲浮生一夢誰能度羽客千年不
可群未須白首牽朱紱欲向丹丘訪赤文

題劉蕡祠

歲暮江山摇落時客來下馬入荒祠獨傷性事堪流
涕欲問遺墟不可知璧玉無因終易棄龍鱗有逆竟

難披今日登科還我輩對君顏厚更何辭

朱仙鎮觀岳將軍廟

丹青畫壁閟旌旂想像勤王轉戰時黃屋未歸南狩
駕金牌已罷北征師平蕪漠漠前朝隔曠野陰陰暮
鳥悲惟有西湖原上樹春來猶發向南枝

和陳編修約之禁中雪詩二首

建章今旦滿清輝朔雪繽紛應候飛忽飄九陌從風
散漸積千門待日晞素影偏搖宮女扇輕花欲上侍
中衣最是相如能獻賦露恩新向莬園歸

靄靄同雲覆帝畿銀宮玉宇特相宜飛花遍入披香
苑積絮微消太液池三署曉光凝劍佩九門寒色映
旌旗亦知
聖主揮天藻不羨周家黃竹詞

詠夾竹桃 海南有桃枝竹故首句云云

桃竹舊傳生碧海竹桃今見映朱欄春至芬香能共
遠秋來花葉不同殘疎英灼灼分蘂發密蒻菲菲對
節攢不信千年將結子錯疑竹實待棲鸞

和詠霧中梅花

仙曹飛霧曉氤氳幾樹珍花望不分纖萼紫茸俱襲
錦高枝撩亂稍披雲初疑葉上緗塵染轉覺叢中淑

氣蘸爲問江頭歌絳釆何如玄女裏清芬江淹石帆贊曰紅流峯秀

九月晦日欽州公館見菊

天涯已逼三冬候客舍仍開九日花無那繁香經雨歇獨看踈蕋向風斜飡英實有騷人興送酒虛疑陶令家想像故園猶落盡倍令遊子惜年華

村居二首 此下係前家居時作

偶然灌園與不是學於陵醉卧松間月行樂巖下藤雖乎窮自愧押闔又無能惟應白社裡談笑共高僧

山人頗好事蓬戶掩還開四野綠禾徧三秋白雁來投衣裁短褐飲蜡獻新酷即此堪投老栖栖竟何哉

村夜

纖月生西浦流光照此林群喧一以息百籟相與吟始悟丘園裏能生清淨心悠悠何所嘆獨坐撫瑶琴

同皇甫子循遊橫山二首

曲磴行來盡松陰轉寂寥不知茅屋近却望石渠遥葉響疑聞雨渠寒未上潮夫君軒冕客此地欲相招

常時思獨往坐爲塵事攖幸接金門客相攀桂樹榮峰微片雲度谷靜衆禽鳴何年將結社與子共逃名

夜宿王氏莊

微月掛孤壁四山何悄然因穿蘿徑去忽造竹林邊叢木深寒氣平蕪淡野烟徘徊興復盡還就茅簷眠

暮春游陽羨南山四首

清谿知幾曲惟見白雲深一入蘼蕪徑欣聞樵採吟春禽未停囀夏葉始繁陰來此縱長嘯悠然物外心

洞口石縱橫流泉復有聲柴門何處入雞犬自相迎靈草知昏曉時禽識雨晴非因罷官久誰得此閒行

到處皆杉松多言路不通却從青峰外轉入綠園中谷口逢茶女溪邊狎釣童勿嫌蹤散甚吾亦是愚公

花落已成蹊村村綠葉齊一園通蝶戲千嶂隔鶯啼僻草多名蕙山人舊姓嵇窮歡猶未返忽是夕陽西

同林尹遊會真菴

言尋仙子宅窈窕傍清溪望氣行應近穿雲路屢迷人間多戲鹿樹老更棲雞願得使君姓留將石上題

遊馬跡山宿許道士房有贈二首

獨住水中央言修不死方開簾見白鳥隔院度清香棲息何妨奕神全可却糧偶來分半席遍使世情忘

四週環積水信此羽人居鳥下忘機後猿窺搗藥餘問尋漁父伴自註道家書笑我勞生甚迢遥爾不如

題閻泉川副使莊

閒侯貧已甚尚有種瓜田潭巖相映帶農圃與周旋
刈秫盡供酒賣蔬時得錢躬耕豈不苦所貴無牽纏

謝病贈別高叅政子業

逝將歸舊林復此別知音綰㸃慚分薄解劒感交深
目送三河使身分十畝吟從茲一相失長嘆隔飛沉

罷病歸訪王山人含真

一與山翁別年華每自傷還因解龜後重問養雞鄉
蘿薜窓中影鉛砂枕上方鴻蒙常不語何以答雲將

送王良背往岷府

獻方曾待詔何事向江干帝側無人薦王門且自安
青楓連遠道白首寄微官莫惜囊中秘淮南欲合丹

贈王達谷出守保定

王尊仍出守躍馬上金臺共說股肱郡須憑鎖鑰才
雄兵六蕃擁天險一關開不爲長城寄誰令高蓋來

贈春巖王尹朝京

赤縣神明宰如君最少年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
將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此行人共羨名在御屏前

送白尉往湖州

昔家太湖北作吏太湖南驛路雞鳴近山城樹影含
萬川疏沃野百室繞春蠶幸此猶吾土微官也自堪

送胡主事榷稅荊州

南州饒商賈此去豈徒然言微山海賦用助水衡錢
井邑千金市江門百丈船錐刀未可算寬大見君賢

丹陽別王道思三首

久已厭逢迎蕭然世外情因君訪茅屋相送到江城
遠岫雪中綠寒流冰下行可堪此時別獨自返柴荊
卧病不知久見君三徙官還將鶡冠賤來伴豸衣歡
兼燭驚宵暗同衾局夜寒平生學禪寂猶自別離難
書生多落魄英子最逢時繡服官方顯青衿職所司
鑄人稱道術倚馬見文辭徒抱彈冠意迂疎自可嗤

夏日聽沈君彈琴詩三首

山居足清賞獨恨不能琴偶接青谿客因聽白雪音
寒暄乍踈復丘壑轉深沉誰道嵇中散風流更可尋
知君技入神一歌一番新撥處疑非指聲中似有人
空山鳴落葉暗水躍潛鱗何獨吹簫客能生陰谷春
忽聽使人驚空山迸一聲能令草樹裏悉作秋蟲鳴
暫與松風遠還同石磵清曲終人欲散纖月照南楹

贈宜興張暨二首

翛然一逸民山郭往來頻乞藥從貧士傳方自異人
草間收伏兔澗畔爇香蓴嘆息市中客誰知百歲身

生長白雲巖仙書宿所採千金方不惜百草味俱諳
採藥行山外藏身住市南獨抱文園病逢君試一談

次韻贈陳右岡

昔日京華居同君直玉廬蛾眉寧見妬標散自知疎
佩印紫薇署垂綸滄海魚爲農吾已矣作吏子何如

送李文與赴河南郡倅任

去謁河南尹期收幕下勲地當分陝處官是古參軍
開軾紫臺寘晴瞻嵩岳雲諸公誰不愛慰喜定隨君

次韻答張戶部羽卿

自笑如山木何言是國琛一丘幸有托百事已無心

嗽渴臭增絮新詩病懶吟非君重交好誰念碧山深

送董兩峯應舉

小年同硯席惜別自依依此日獻書去何時負弩歸
亦知予懶寒不共爾翩飛爲報吾翁道於今戰勝肥

九月八日作

日日閉門坐今朝復如斯窓中見風雨始知重陽期
海燕已辭主黃花未滿籬余心久委化何用惜良時

送真州蔣生至宜興親迎歸

相門甥館得才郎文藻翩翩貌復揚十年久著鳴金
賦一笑今遊射雉場江南江北路非遠數月辭家猶

未返他鄉芳草自相留今夕佳期未爲晚歸去春洲
漲綠濤滿川桃李送蘭橈若使長江作天漢應言仙
女度星橋

送莆田方生自宜興歸應試

聞君誦詩滿三百十年落魄常自惜書生只是數多
奇俗子空嘲玄尚白那能環堵寧窮愁乘興飄然賦
遠遊荊溪山水清且美屢月貪歡猶未休荊溪茂宰
君㝷弟思君不謂君能至山坳水曲日追隨相對渾
忘鄉土異君不見荊人刖足售良玉好醜由來隨世
俗期君此去早揚眉一戰能亡三敗辱

送林宜興遷官南部

移家偶愛山中靜地主何煩重相敬吾生恥學茂陵
郎如君豈是臨卭令誰言陋巷不容車勞君擁蓋常
造廬誰言獨書日紛糾勞君爲我頻置酒五月清溪
暑氣微淹留竹裏共忘歸乍看朝霞初冒嶺忽驚夕
露欲沾衣清才自合難飛早一朝西上金陵道請君
別後數寄書山中相識日應少

題東石草堂圖贈黃松江

連山斷若缺一溪百餘折古松三四株爪禿骨半枯
聞道闔山乃有此誰將肇載來東吳松江太守好靜

者迹在風塵心在野苦欲還山未得還故託良工爲華爲太守昔年卧茅荆日日看山無俗情醉來向東拜白石誓與此石同死生豈謂金門披羈束復向名藩分虎竹横金衣錦世無比太守只言非所欲乃知碧山不負吾駟馬高蓋胡爲乎有時吏散重門閉焚香獨隱烏皮几披圖相對一莞然不覺逍遥數峰裏樵人漁子似相識手招兩鶴勢欲起扁舟却在窓戸間便欲乗虚泛清漪真邪假邪何足問世間萬事亦寄耳

雙壽圖歌爲䟦翁作

是誰寫此大椿樹爪牙縮張相攫吞輪囷偃蹇據絶壁氣凌萬木皆兒孫似鼻似口挺奇榦半枯半嫩蟠靈根千年神物照魑魅滿山精怪爭崩奔樹上懸泉始一線飛洒樹裡成千片匡廬瀑布不可尋忽向今朝眼中見立石復似五老峰雲氣糢糊露頭面可憐此樹與雲石蒼然一色誰能辨石間異草何其多紫芝伏兎森交羅仙萱自是百草長緋葩翠葉呈婀娜上承老樹頼嘉蔭亦如松栢掛女蘿蕭然相伴歲月晚長養齊霑雨露和吾鄉䟦翁住東郭夫妻七十鬓未禿翁家猶子擅丹青手揮綃素爲翁祝一枝一葉亦有情五百春秋遞相續請翁披圖應自笑形固可使如槁木

贈王君五十歲

君家城市裡終歲常閉關青松白石滿庭內不許俗人相往還看君本是山澤臞年來戰勝身亦肥但道龎公甘自老何須蘧瑗更知非

題龍圖

世人畫龍得龍皮叔也畫龍得龍髓當其停手凝思時青天颯颯生風雨却怕三年不點睛那知一日飛騰去

山莊閒居

身名幸自謝龍樊白首猶農習不諼慣住山中知鹿性數行樹下識禽言巾車每許鄰翁借書帙閒同道士翻醉後漸看松月上滿村雞犬寂無喧

遊神墩寺次壁間韻二首

新雨郊原草木柔葛巾藜杖此尋幽藤垂小徑蟬聲滿苔合荒庭鳥跡留隱几翻經聊習静憑高望遠一銷憂相逢更是烟霞客携手同爲汗漫遊

古藤千尺猶自柔布葉垂陰滿院幽楓樹暗隨清磬響山人欲去白雲留談玄幸有餐霞侶避世已無食

由憂不識老僧蓮社裏可容攜酒日來遊

登墩此墩可望茅山

叢竹裊裊迎風柔古墩掩映清湖幽斷烟白鳥雙洲
遠落日青山半景留耳聽鳴蟬知換節坐看芳草覺
忘憂興來更望華陽頂想見仙人駕鶴遊

廣德道中

蒼山百轉見炊烟茅屋高棲古樹顛細雨薜蘿侵石
逕深秋稉稻滿山田雲中望影迷邐岫草裏聞聲覺
暗泉倘遇秦人應不識只疑誤入武陵川

泊淮上作

楓林望盡見蒼山桐柏飛流入楚關潮散海門孤島
出月明渡口數帆還客夢頻驚青瑣遠滄波長羨白
鷗閒聞道淮南多桂樹朝來杖策一相攀

淮上五日泛湖同韓別駕世和

青蘋裊裊漾微風輕舸逍遙暫此同客裏綠蒲驚節
換尊中清酒覺愁空一徑荻蘆行不盡數洲魚鳥戲
相通向晚前川簫鼓發猶疑風景似江東

聞復官報寄京師友人

姓名不復挂朝恭魚鳥由來性所耽篋裡符經都已
廢山中藥草漸能諳疎狂自分三宜黜慵病其如七

不堪深謝故人推轂意莫將陽羨比終南

代東寄京中舊游

莫須彈鋏嘆無魚自愛山東搆草廬雨後亂蛙生散
竈秋深落葉伴閒居身隨老圃偏能慣論學潛夫愧
不如故人休訝無相訊中散從來懶作書

寄贈曾郎中再入禮部

文昌秘省倍光輝傳道仙郎去復歸三署會應尋舊
草五時猶得賜新衣官閒常似遊丹壑賦罷多堪獻
紫微徒使昔年同宦侶頻於清夜想音徽

家居贈別陳僉事約之

已甘蹤跡滯丘樊髮逐行麾思欲翻才薄最宜
明主棄身貧獨感故交存蒼苔掩徑誰相過芳草懷
人未敢言知君王事方鞅掌不記於陵長灌園

臨清十五夜柬陳太史約之

行人向月占消息一望雲端百感并南去關山猶未
半東升蟾兔已先盈乘槎且傍魚龍宿繞樹那堪烏
鵲驚憶與仙郎當此夜幾回聯珮侍承明

贈陳僉事約之生日

青春紛服餌神仙早歲爲郎霄漢邊問齒方知散騎
後論才已是洛陽前官遷栢府多推望經絕韋編不

待年衰病無能真自棄謾將犬馬愧君先

崔鎮道中晚望懷陳約之

郊原極目思依依楚水連天楚樹微遠澗潮生人獨往寒林風靜鳥雙歸泥塗自覺朋遊好日月偏催旅鬢稀念爾同為荊寓客烟波何事更相違

贈別義興林尹遷官

移家本為挾山薇茂宰風流更可依滿邑蓬蒿頻問訊開尊竹石幾忘歸高才豈得淹黃綬野性惟甘卧薜衣今日河梁送君後柴關車馬又應稀

次韻贈施道人

御氣曾聞老氏孫寄身偏愛水雲幽道書數卷只自註生計一錢常不留賣藥人間應是謫挂瓢樹下復何憂猶言妻子能相累自戴黃冠學遠遊

寄題顧東橋侍郎戴酒亭

後世還聞有子雲為耽寂寞卧江濱門前即是尋山路座上偏多載酒人禄位已非執戟賤文章真與太玄鄰欲比侯芭應自失不知何日望清塵

送樊醫歸南昌

山人自小愛遊方尚說懷歸意不忘別友因留隔歲藥還家試解百金裝澄江盡處聞鄉語暮雪深時到草堂願爾常如秋後鴈一年好是一來翔

贈張地官督賦江南

皇家財賦重江淮浮濟逾河歲歲來豈謂司農方告匱故煩節使遠相催舳艫接水通千里齒革盈筐備五材民力東南已如此因君一為獻蘭臺

贈南都吳工部于良夏至齋宿署中

萬乘親郊幸北宮千官齋拔兩都同靈光正想泥封上清夢遙依輦路通烟散玉爐知晝永星分銀燭坐宵中聞君已就汾陰賦猶向周南嘆不逢

送彭府倅進賀

聖節表

曾叨執戟侍楓宸猶記呼嵩拜舞辰獻壽頻將金鏡拂入班許覲玉顏真自憐拙疾辭明主因卧丘園作外臣今日送君何所道祝堯長比華封人

宜興舟中讀徐養齋詩稿因思舉別之久悵然有懷二首

清溪南望五湖連竹樹陰陰兩岸間桃李孤村春欲盡煙波遠水思俱閒散帙曲中驚白雪卷帷天末見青山故鄉共是栽簪客猶恨高蹤不可攀

昨歲相逢冰雪深忽看春色獨驚心清風每憶入如
玉嘉句堪言字比金四壁荒廬掛自老連洲芳草共
誰吟思君坐惜年華暮明月扁舟試一尋

覽徐養齋見懷毛古菴及小子之作有沒感懷

和韻

早歲曾陪屐杖遊進思墓木已三秋美人去後空閒
笛芳草歸時獨倚樓世上玉顏還易老山中石髓杳
難求却慚司馬頻相許擬向清湖共釣舟

和徐養齋移居二首

何年挂却侍中冠新築山居一畝寬種黍聊爲終歲

計移花應待早春看門依綠樹人稀到身謝紅塵夢
亦安更是謝家兄弟好長吟池草對江干
窮寃巖阿叢桂秋清谿一曲草堂幽荒園自向閒中
劚靈藥多從病裏收葉上題詩應滿樹沙邊載酒不
驚鷗莫道東山淹謝傳蒼生日夕待嘉謀

題贈施心菊醫士

聞道仙翁昔種菊君今對菊獨凄神蕭條三徑猶含
露悵望深秋似有人肘後傳方多已試囊中留藥不
嫌貧相從何日東籬下願乞餘香慰病身

贈江陰陳君

幽棲選地傍江濆高士風流宿所聞身着薜衣稱隱
吏園多橘樹比封君琴尊不厭丘中賞魚鳥堪爲物
外群怪爾眉間多道氣年來曾讀五千文

寄劉範東提學

不材因得返園廬窮巷猶存四壁餘生計十年思種
樹病身終歲強移書山僧白社容相往長者高車日
與疎嗟昔虛蒙國士待於今樽散更無如

題伯祖平樂守素齋翁像

國史已收循吏名蠻方猶憶使君清祀留桐縣如朱
邑文諭南夷比陸生（公有華夷解諭交趾）湘江又見棠花發（公曾

令零陵而余丈於公爲從孫又守永州）灘瀟還聞俎豆成清白傳家自
公始高門大纛豈爲榮

吾鄉自國初以來中科第爲達官者幾何人而以
名宦見錄於國志如平樂公者不數人焉何其難
也嗚呼非其誠心愛民潔己何以及此令其子孫
雖淡泊然清白吏子孫也固有餘榮焉使公當時
亦與衆同汙其子孫紈綺驕侈如他仕宦之家則
有之矣安能垂名徼日如今日也哉此孔子所以
致辨于齊景夷齊之間有志者必不以彼易此而
爲唐百世子孫所宜鑒也既題公祠因志所感於

後

和朱子學遷居

辛勤四十有此居生事蕭條只旻如行李隨身一長鋏琖藤挂壁數椽廬愧無厚祿堪助汝寔有高文能起予獨惜楊雄名位薄世人誰識太玄書

程副使輓詩 丙午年舜敎之父

帝里風烟幾度逢此行復與仙郎同傾城冠蓋通家後故國江山對酒中老懷舊遊經畫省閒尋芳草到禪宮亦知今日遊魂處多在清淮白露東

嘉靖丁酉秋余始見公於金陵公留余飲酒自言少時爲太學生始遊金陵後官於郎曹居此者十餘年自間居以來常思雨花牛首之勝輒爲之悵然已分此生且休矣今老且病誠不自意復能至此每過舊遊處歷歷如昨日事乃知江山長在而人命有極牛山之淚可復下乎語畢公掀髯而笑余亦歡飲盡醉別去至冬而公卒蓋別公後纔四月也嗟乎公而有知尚能復來金陵矣乎故予作詩以哀公叙金陵事特詳云

元夕詠冰燈

正憐火樹鬭春妍忽見清輝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

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爲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庚子歲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四首

此下係春坊時作

伐木張新燕拳拳憶往時重來散花處更是聚星期
玉佩皆鵷侶金河即鳳池獨憐丘壑質還復接芳儀

淨院早涼生佳賓四座傾花間重識面塔裏舊題名
對酒憐萍跡聞歌想鹿鳴十年還此會那得更無情

故遊趨綺陌初地入松扉可那看花伴年年漸覺稀
一鐘收宿雨雙樹帶餘暉若問龍池刼誰能不醉歸

梵宮鄰帝苑長此集儒紳檻外諸天界尊前四海人
星霜別後鬢花月向來春且共攄籌策雲臺早致身

得薛君所寄三游紀與刻中有揚方洲見懷之作蓋別去已十餘年矣撫卷慨然用韻奉答

昔抗鴻言疏還歸四壁居誰才應共惜顯懟更無如
顧爾猶嚴壑慚予濫石渠
聖明恩直諫早晚下徵書

送黃翠巖赴松江推官任

君本儒家子新詩更出奇自宜金馬署暫拜莫鴒司
海國收魚稻桑田賦繭絲南州饒土物勉爾一無私

送沈君守寧波

五馬去趨蹕孤城積水含地收蚶蛤稅人與龍蛇參
夷貢珠頻入僊書穴可探清貧君已慣海味不須甘

送陸舍人調邊府長史

十載紫薇郎長隨玉輦傍忽辭漢天子去謁諸侯王
夢渚陪游獵蘭臺佐羽觴子虛今在楚作賦有輝光

送王舍人往崑山爲顧相公營墓

明主欽耆老藏山借寵恩使臣出左掖秘器給東園
舊路吳中樹新碑海上原平津衆賓客試問幾人存

聞石屋彭君雷生棺有感爲賦四詩

青山結淨因四首跡俱陳司馬四壁宅榮期百歲身
文犧幸知免行蟻待相親試料還真後誰爲倚戶人

隱几嗒然安疑君是鶡冠道書肘後繫人世鏡中看
家本無千橘生常卧一棺不因茲下淚任爾雍門彈

苦欲龍藏跡歸來掩故園無過六百石只對五千言
倚樹看蜩化逢人笑舌存老龍且莫去爲我發狂論

吾與爾皆夢相看一笑時拘拘亦何惡役役尚如斯
蘇桂山中約枯槎海上期胡爲更羈紲有愧故人知

寺中訪後渠崔侍郎不遇次韻

爲訪高人館聯鑣出近坰並從金地入不見玉山形

榻尚留偲壓雲疑隔使星無人問奇字載酒只空亭

濟上別錢副使

木落村逾迴洲迴水更包亂泉春急㳄短日㵒寒郊問俗非吾土逢君似舊交笑談方此始何事又相拋

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

點蒼山十九峯峯峯巧削玉芙蓉炎天赤日雪不融峯頂湧出十九泉一峯一泉相縈纏流到峯前共一川雪花亂落綠波裏疊島連洲鏡中起是爲巨海名西洱蒙舍當年控百蠻山水中間鑿兩關一夫守此百不摯聖代垂裳九夷附此地千秋罷烽戍洱海行

人日夜渡剪除蓬藋蹴街衢歌鍾綺衣盈路隅昔日不毛今雄都山中雞犬散不取山下烏蠻種禾黍况乃儒風似鄒魯紛紛犀象走王庭㧓石亦具山水形盡筆中州作畫屏羨君結廬山之窟窓裏諸峯互出沒夜夜讀書常映雪十年簪笏綮朝班位高官要身不閒惟有清夢到故山余亦平生好奇者一說名山心若洒何時與君共坐雪峯下

李中麓文選藏書歌

中麓子最好奇平生苦心只自知破塚將尋姬氏籍鑿山欲出禹王碑鳥篆蝌文焚後字白雲黄竹删前

詩藏在陰厓及海窟神物守護誰得窺自從掇取歸君屋但聞胡山鬼夜哭汗牛詎止盈五車插駕應知滿萬軸開函几席生雲烟五色紛紛雜人目家中綫綺割截盡更剪朝衣作裝束中麓子幾歲讀書長閉門自信中郎能一目還輕左氏識三墳邇來下筆作詞賦絕似先年石鼓文却憶射策來京國此時才士紛如雲雕龍白馬爭先後一日逢君皆閉口試問鮑昺君已知解對黄熊誰更有共看飛騰邁等倫早排閶闔上麒麟遂令紈袴生嘆息公卿元是讀書人老大無聞予自憐論交多愧十年前可道壯心猶未已

時復從君乞一編

詹府讌集奉和上宰松皐公三首

祥光虹渚應玄蒼喜溢仙曹薦羽觴乞碧萬年徵子聖股肱一德見臣良袖携香霧東華上履曳星辰北斗旁共說疑丞歸大老競將禮樂贊靈昌

御苑先春萬木蒼宮雲梟梟度瑣緣鵷班並引金貂貴鴻羽全收玉署良分日傳經清禁裏罷朝起草紫宸旁恩波忝竊安能報願祝千秋寶曆昌

玉津晴望鬱蒼蒼環珮初臨試紫觴並向鳳池開勝會早從麟角識元良衣冠迥出𠫤巖上雨露徧承幼

海旁自愧承華箴未就謬将彤管奉明昌

送王翰林浙江兵備副使

同時詞客不如君一劍還將静海濆雞舌舊從香署吏虎符新領伏波軍帆檣萬里輸鮫織樓閣三秋吐蜃雲自笑馮郎將白首欲從幕下策奇勲

送鄒東郭掌南院

最憐江左風流地楚作周南太史公通籍總稱鴛掖吏分曹獨向鳳臺東香携漢署沾新綬花近秦淮轍故宫此去談經門下客幾人相對坐春風

贈吳山人歸自京師

山人不解機心事早歲藏珍學鹿門住傍巖崖惟四壁賦成金石幾千言偶遊卿相多懸榻歸去蓬蒿正滿園京洛豈無知己在看君終是厭煩喧

贈許太宰

卿家勲貴似諸袁兩世三登八座尊棲席貂蟬開甲第成陰桃李在公門身延白屋頻推哺官借青宫獨拜恩

天子行將問黄髮老臣何以贊嘉言

宿雙塔寺林東城羅念菴誤於郭外相尋不遇有作見寄用韻奉答

謾向金門學隱淪獨遊花院散凉氣諸天只在人間世孟馬誰尋野外雲白日金輪臨戶映香街筌管隔墻分化城本是迷來路莫訝幽人好避群

次韻贈湯將軍 將軍故中山侯之孫也

將軍妙筭古人同料敵常如在目中鉄騎連營寒映月樓船跨海夜乘風玉門烽火今猶急桂嶺珠璣久未通卻笑封侯應有種看君百戰立奇功

自述 此下係後家居時作

秪爲抽簪早歸來已四春本非食肉相猶是飯牛身負郭無新業灌園有舊鄰磯邊獨釣客隴上偶耕人

相見一相笑吾今罷問津

宿游塘書懷二首

脉脉常多病睢睢竟寡諧鷽鳩知分量槁木任形骸虫語喧清夜藤花媚小齋逃虛何足嘆心迹幸無乖

雨過草木好夜來池館清露虫疑燭影風樹答書聲似瓠甘無用爲犧厭有名且師河上叟毋使慮營營

題陳渡莊

經時不到此花落徧庭蕪閑館猶如客憑軒忽喪吾蝶飛看栩栩鳥喚聽烏烏便欲題丘壑於今總姓愚

岳亭過盆次韻

枕書覺已倦挺劒忽相求驚起游仙夢虛疑賈客舟
齎糧十日少載槖一身浮濟泊堪爲笑將何謝爾偷

病中試新茶

久不窺園圃多應徧落花生涯只本草歲月又新茶
婚嫁身多債詩書眼尚遮病來都忘却恰似老僧伽

泊舟郭外有感 時旱災甚

愁多番夜短村郭又雞鳴更聽鄰舟語行看海日生
新秋河漢影竟夕桔槔聲誰能訟風伯一使甘霖傾

同褚生滔徐生大復夜過城濠木樹作二首

出郭即山家孤亭更水涯人開池上酌蓮吐月中花

清籟微微至明河漸漸斜坐疑塵世隔雞犬亦無譁
祇堪成獨往詎意得同群柳色秋將近烏啼夜欲分
細吟西澗草閒誦北山文縱然逢醉尉不是故將軍

時居人有訶問者

游永慶寺示諸友

村墟正三月春服領春風飛鳥機心外青天佛眼中
觀心猶是障齊物亦非同何處參真訣顏生昔屢空

題金山寺付僧惠傑四首

何處尋龍藏停橈聽梵音中流一塔影遠樹萬家陰
僧定潮來去月明江淺深試將空水相堪比慧公心

隱隱帆檣外分明見法幢川光孤斷石井脉割寒江
折葦僧歸渡觀潮客倚窓一窺龍女偈坐使戰心降
憑虛聊騁望面面荻蘆秋坐據三生石心隨萬里流
黿鼉爭出沒樓館定沉浮向夕烟氛斂珠光似可求
法界元無著寥寥空水雲鐘聲潮外住佛相鏡中分
經爲魚龍說人將鸛鶴群慈航如可借不厭往來勤

宿荊溪上塘菴述懷余向曾游此匆匆十年矣

園令還多病東方更少徒尋山只獨往到寺即吾廬
酬答態居士衣冠謝鄙儒冥心偶有會木榻小跏趺
禪棲吾所好來往亦隨緣信宿還今夕支離又十年

病身寧禮束懶性已書捐興到成開口逢人更默然
海上倭方急雲中虜又侵纓冠本非分抱膝復何心
樹冷秋前寺篁聲雨後林此鄉非楚澤濯足亦成吟
委形堪落魄任性絕安排得失浮生夢閒忙造物差
平湖疎野樹微雨寂山齋欲證空王偈猶嫌落幾階
家園只百里幾月不知歸飯合山僧竈眠分漁父磯
貌衰非示病才拙似忘機雖然斷葷酒不惹獨醒譏
山房夜雨歇簷溜響空堦叔夜性貪聽榮趍又孰偕
廢櫛同祝髮厭肉類持齋轉覺人情隔岩僧却可儕

登常山山亭次壁間韻二首

闞通百粤會地帶上游雄車馬年年客塵埃滚滚中
憂時識喪狗逃世托冥鴻出处将誰是徒令懷古風
平生好奇士撫景氣還雄棧度盤蛇際難行磨蟻中
客心南北水世事去來鴻聞說仙山近泠然欲馭風

過清溪莊值主人不在

岸岸夾叢竹清溪幾許深君從城市隱余向碧山尋
翳翳孤村景刁刁衆木吟還看題壁字想見閉關心

題清溪莊三首贈顧副使

阮生常避俗平子正歸田種秫供生事爲樓佇列仙
沙行隨鷺跡湖泛趂漁船月下聞高咏應多感興篇

城郭往來久獨憐湖上居素封千樹橘白首一牀書
山客秋分蜜溪甿夜捕魚横金豈不貴此樂復何如
地即梁鴻宅溪連范蠡湖霜天荣橘柚秋水戲鷗凫
從官元非巧名丘亦是愚欣君逢始願還屋樹枌榆

答陳澄江僉事村居韻八首

番嫌結社鬧獨往築秋場已謝二千石何須八百桑
站站夕時鳥欣欣雨後秧感時聊一適不是阮生狂
昔歲理人術今朝種樹書太愚番是累非種亦須鋤
身老無栽藥家貧待畜魚求羊還愧我肯許叩精廬
酒隱君能慣青天白眼寬貌肥占道勝祿去易身安
爲跡携書對藤花倚樹看枋榆非不樂何用羨扶摶
君往愜幽意吾留厭市囂園廬本相接誼寂不同情
褊心違請謁病骨廢耘耕出處兩無着空慚大隱名
城市終當徙開軒向綠疇老知學稼好窮帶著書愁
野蔬登蚕箔山雉雊麥秋村甿無曲調出口自成謳
南國頻饑後今兹勝酪酥比閭雖麥熟盜賊尚萑蒲
闔室供餘餉分溝繞轆轤田家莫厭苦試看荷戈夫
樗散甘爲笑逢迎已覺迷漸能諳豕牧寧復舞雞啼
村居隣北郭野語學東齊此是潛夫宅吾將爲子題
茸屋繞支渝薪茅不用添風清田叟鼓雨應社神籤

野蔭炎還冷村醪酸亦甜高人方對卷晒麥也能蕪

贈王山人

自笑久碑緇還真已是遲偶尋赤松子更結白雲期
短褐身將老微言世莫知吾生同智北從此問無爲

贈山陰陳千戶病卧毘陵三首 陳故毘陵人也

問子來何處云從剡水陰越吟多病客吳語故鄉心
尺牘人爭羨一言余所欽由來絕絃意今日爲知音
到處能驚座知君是姓陳小言工作賦大隱不違親
倒篋酬寒士投書絕貴人吾將從汝去共醉若耶春
高牙將門子何事老蓬蒿坦蕩從吾好浮沉任所遭

行窮五名岳家住一漁舠尚覺雄心在逢人脫寶刀

周蓮渠以詩問病次韻

詩書能作祟齒髮自多愁且效漆園放還同蓮社投樗材非世用藥石拙身謀脉脉淹時序空貽知己憂

載疊前韻二首贈蓮渠

十年不入市一飲復何愁秘籙時堪展華簪久已投只有歸田賦曾無問舍謀營營憐俗子得失盡成憂

字許門生問詩從海上求養真人伴鶴寄傲屋如舟得夜驚蕉夢榮華覺梗浮邑中有耆舊應使俗回偷

憲副饒湖田見過陳渡草堂賦此為贈

皂帽棲遲日掩扉方淮園豈知繡斧客還過雀羅門綠蔥東南急羽書邊儌繁憂時在君輩野老復何言

贈郡倅綱運

之子從王事秋江曉問津泛舟千里役行篋一官貧淮海雄藩服埕琨貢國珍

聖明如有問正可繪流民（時江南旱甚）

送人赴真定幕

幕下繡鞍來滹沱氷未開股肱稱大郡帷幄選名才鴈起分秦塞雀棲辨魏臺雲山自可樂況得庾公陪

贈馮午山提學

吳俗今應變楚材昔共聞試看鑄人術豈尚雕蟲文驄馬迴江樹鉉歌散海雲史書徵德化更是一馮君（漢史大馮君小馮君政如魯衛德化均）

贈吳賓湖

幽棲謝俗客相對只清湖野服裁芳芰時蔬剪綠蒲行吟向漁父著論比潛夫前洲雙白鳥識得主人無

題徐君澗泉號

磊磊長鬚客人間久避名獨因南澗賞遂與北山盟流處玉琴響繞來茅屋清風流堪此地今古一徐生

贈王思東號王君祖為中舍

以茲百年感東望一欷歔氏族王孫後弓裘世澤餘時舉本上樹獨對務中書尚說傳奇字知君辯魯魚

贈熊南沙郡倅入賀

萬壽節三首

去去朝元使先年漢署郎遥將華封祝再惹御爐香近侍陳鴻寶仙人捧御床試看舊朋輩多在珥貂行

盡省何年別頻驚江上楓因茲萬國會還向五雲宮恩承天語潤班許近臣同自信真心在羞言藉子公

一朝辭寵辱終歲事沉冥只可群麋鹿那能出戶庭北胡頻候月南紀正占星（時火守斗）長策須君輩將何獻

帝庭

壬子陸生南陽褚生治赴試與之叙別不覺坐至夜分因作二首

茵長愧一日經傳在兩生摛衣常共席連茹亦同征夜露澄杯氣秋河濇月明忘言吾已久款款見深情

汨沒嗟來久前儒與後生爭矜腐鼠得誰逐冥鴻征默坐螢秋語窺書螢夜明舊游看籍湜應悉此時情韓子云籍湜輩屢指教能不叛去否

常山懷羅念菴

本為窮幽賞非因避世氛鄉心吳水盡客路粵山分

名姓休相問漁樵久作群忽思鸞掖侶日暮倚停雲

壽詩

早謝浮名絆生涯常寔如春來江上棹老去枕中書東郭閒居慣南榮[redacted]處踈看君足道貌自與俗人殊

董進齋壽詩

自愛懸車早經今十歲餘薄遊滄海客大隱市城居坐閱人間世時翻肘後書里中問耆舊羨爾更誰如

蔡南村壽詩蔡參伯里人謙之父

我識南村叟臞然一逸民卜居三讓里擊壤百年身城府入來少桑麻樂處真一經今有子環堵豈嫌貧之子門生秀傳經契獨深還因飲氷志更識和丸心

壽王生華母

貧供江水饌詩獻柏舟吟古來推善養尹母復如今

法慕菴六十躔之父

家世法真餘清名人不如高年推亥字大隱寄廛居逸客閒相過機心老更踈多君能教子餘慶在詩書

贈徐學琴六十大復之父

敗歲周正月推年絳老人山田新刈秫茅屋久藏珍白雪絃中意青彩物外身羸金亦何羨有子不爲貧

題孤山林隱居祠二首

孤山春欲半猶及見梅花笑踏王孫草言尋處士家壓心瑩水鏡野服映山霞岩壑長如此榮名豈足誇

碧水年年色幽人復此遊不因同所好那得獨相求山鳥矜春語湖烟淡夕流思君忽自笑信矣一生浮

岳將軍墓二首

國耻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劍難吾生非壯士於此髮衝冠

誰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真堪泣南枝空自榮國隨身共殞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吳江三忠祠祠在太湖東畔三忠伍太宰張惟陽岳武穆也

廟枕洞庭波招魂薦楚歌靈風飛雀避落日鹿麋過
東國終爲沼南兵不渡河江淮形勝地保障近如何
基積幾經秋興亡一鍔棲死應爲厲鬼生肯共金酋
吳越車書混江淮戰伐休幸逢全盛世此地弄扁舟

松關 在南雅詩爲吳碩山副使作

月出照松關松陰正滿地恐有山僧歸終夜不須閉

梅塢

層冰結平川積雪埋高樹無處寄幽情但到梅花塢

篔徑

面面隔深竹茅齋在何處逢聞犬吠聲試從此路去

石丈

自是太古人一身衣百草年年只在山憐爾亦枯槁

蒼翠亭

風來松濤生風去松濤罷雖非參禪客暫此學觀化

會遠樓

層樓對迴溪溪邊草新綠不是傷春人聊騁千里目

元陽洞

混沌遇儵忽誤被鑿一竅寄語談玄人此中可觀妙

小虹橋

採花與汲澗幽事俱在山朝向橋上去暮向橋上還

迎仙館

空齋寂無人草木自森蔚不因羽客遊安得有雲氣

種星臺

昔在明光宮日侍北斗傍此時卧空谷頻望北斗光

靈芬精舍

山人愛長生辟穀亦云久何以濟朝饑紫芝大如手

山田

從横亂峯裡忽此見平田不須抱甕汲自有峯頂泉

山池

百泉自奔注更不費疏鑿雨歇天氣清臨池看洗鶴

茅亭

孤亭簇群岫宴坐增悄然主人何所作多應草太玄

良友軒 竹

里中耆舊多談笑每相聚日暮各自歸此君獨不去

聽鶯閣

春催金谷晚一望百花齊不作遼西夢從渠着意啼

賀陳吏部父母榮贈二首

歲月生涯短詩書世澤長今看墓木拱猶自被恩光

翠鶴裁新服丹砂駐舊容爲問天書寵何如石窌封

己酉八月十八日觀潮作

秋空忽爾色黯黮萬竅怒號山震盪冥冥混沌一氣
來游人共指潮頭上初時映海色尚微及至推山力
漸壯澒洞吳越懼一壑幻戲人獸驚殊狀滿空烟霧
走玉龍萬里川源隘白象雷鼓轟轤馮夷舞日車出
沒鮫綃隸海神珍寶不自惜歲與江妃一相餉須臾
濺盡勢稍歇依然宇宙回清亮昔人說此已愈疾何
况臨流恣蹤放

賀金翁夫婦雙壽詩 翁舉人子韶庠生子麟之
父也

金家兄弟早空群倚馬便作萬言文玉樹輝輝照前

後弱冠英名在人口黌舍同遊愧我先相見每稱吾
小友曾說而翁好遊誼隱身西郭如鄉村一生受誦
遠公偈累歲不識縣令門夫婦齊年人共羨九月開
筵對歸鴈請看二子接翅飛好將文繡作斑衣

題贈喬僉事燕爲乃翁封君壽

使君昂藏關西客弱冠聲名已籍籍著書每欲準盤
誥作賦時能擲金石爲郎幾歲歷金華還聞建節度
褒斜錦水秋霜看避馬杜陵春草正思家君家住近
谷口東而翁亦有子眞風游宦勿言親舍遠金牛元
自接秦中

希周兄八十

三十年前事未違兄時鄉杖我垂髫豈識負劍從長
者惟解戲雞逐馬誇輕蹻三十年後事已更驚看鏡
裡白髭生問兄何爲却少壯應是黃金鑄已成

石湖王傳府觀拙集見贈長句二十三韻奉答
一首

少年文苑恣搜集每得異書心喜懌或時一日來東
閣輙覺無聊少顏色偶熟草木鳥獸經充貢王廷叨
簡廸眉目可醜非世用依然歸來事藿食荒廬四壁
皇嫌陋敝帚千金徒自嚇不能屈蠖事深藏尚爾雕

蟲餘故習苦思疾書寒燈伴微吟骨立長松側書語
能工詫鷄鶩心田耳織驚狐蜮已知壯夫決不爲况
有良朋相羽翼春陵無極只一語此是尼山眞血脈
汗背幾狂過一生焚棄筆硯甘守黑回頭可笑詎堪
覆後生謬謂玄非白張合篋笥掩瑕玷誰寓竹帛露
狂易雲間長史有古風三江五湖襟期隔下里因風
忽傳去幸逢知音寬我責謂余朋舊佳使書惷靦顏
比他山石百卅餘言拜嘉句坐令枯槁生潤澤夫君
清標遠俗姿矯矯忽向我前立轉覺側身感四愁何
時開徑延三益東海此日多君子有如塤篪遞戛擊

寄孱林莫兩楊君努力與世掃蘇塞

題偶耕書屋送謝右溪西歸兼柬左溪

長君昔挂西曹冠青風漠漠滄江寒少君復謝薇省吏身世飄飄忽如葉歸來對坐四壁居篋中一卷種樹書誰言丘壑足枯槁折腰昔日今何如五月黃梅兩茅屋麥苗滿田蠶上簇童稚欣欣笑相語但免饑寒百事足吳國得生少好游三仕無成感四休已道栖栖非我事將從沮溺問良謀

題夏中書畫竹

古來畫竹多少人葉葉枝枝轉成幅獨有中書似老

文解道胸中有成竹辛苦欲得此君意屢歲清齋斷葷肉偶然興到始一灑萬壑寒聲忽滿屋秋殺春生併一時幾株抽葉幾株秃披紛蛇蝮爭屈伸數寸已覺千尋足中書醉墨滿人間此幅風神更不俗勸君風雨好收拾萬陂恐與蛟龍逐

卓小仙草書歌

莆守寄我卓仙書北窓閒佇時玩展吳人本慣見龍蛇對此真形驚走轉環講東海黃公符蒼古太廟姬王琢由處素娥歌舞腰勁來壯夫掀猿鈍蘇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壓百鳥慎已覺人間出草聖却訝空中墮雲篆古來草書誰擅場酒旭僧素頗中選漏痕釵股那足奇脫帽露頂空漫行雖然奔放不可羈筆墨蹊徑未盡遺傳聞卓仙形貌異蓬頭濶口足爪跣胸中光怪秘不得漏洩機緘在此卷軒轅道士爲俗書寫出靈文世不辨卓仙作字不用手唐生識字亦非眼說到手眼兩忘處作者識者俱一笑幾時杖策入武夷試問仙郎叩金關

楊教師鎗歌

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軀棗紅面千里隨身丈八矛到處尋人鬪輕健謂余儒生頗好武一揮滚滚發

雄辨坐驚平地起波濤蟜蟜龍蛇手中現撥開雙龍分海嬉攢簇兩蛇合穴戰爭先儘教使機關縮退誰知賣破綻目上中看（左傳事）猶自哂綿中裹鐵那能見滿身護着不通風百步擲來激流電飛上落下九點九放去收回一條線問君何爲技至此使我馬軒神軀眩答言少小傳授時五步七步畫地蹤遍來操弄三十年渾身化作枯樹榦心却忘手手忘鎗眼前只見天花旋乃知熟處是通神解牛斫輪安足羨因君亦解草書訣君鎗豈讓公孫劍

古鏡歌（羅翰林求自汴西寺王孫寄此）

美人昔日開匣時兩面含嬌自矜戲一朝委世抛珠
玉獨殉此物不忍離埋沒土中幾何年大塊爲工再
鑪鞴砂精汞火日夜蒸噴作丹朱滿身瘢中疑一點
秋露珠宿世銅胎盡銷棄有如鍊骨老䑕仙血肉都
捐秪靈氣神物安能久藏匿化作白蜺躍出地銀鑄
細細髮髭縈瓜皮津津流水漬山人何處得此寶王
孫遠自東門寄良工爲我重開闢一鈎剖出千齡閟
初時混沌幡玄黃倏忽晦明分面背清輝逼人心髓
寒驚詑蟾蜍墮簷際却憶朝朝鏡裡人已謂衰容止
如是今朝覧鏡咄自驚短髮絲絲見炯㪔濕灰餘色

轉分明皺縠新紋大參鬅雲臺勳業已如夢名山著
書安可冀本欣始識眞面目回首壯心一憔悴照罷
還如未照時好醜依然都不記

峩嵋道人拳歌

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希有道人更自出新
奇乃是深山白猿授是日茆堂秋氣高霜薄風微靜
枯柳忽然豎髮一頓足崖石迸裂驚砂走去來星女
擲靈梭夭矯天魔翻翠袖翩然含沙鬼戲人鬃鬣磨
牙贊捕獸形人自詫我無形或將跟絓示之肘險中
呈巧衆盡驚拙裡藏機人莫究漢京尋撞未趫捷海
國眩人空抖擻番身直指日車停縮首斜鑽鍼眼透
百折連腰盡無骨一撒通身皆是手猶言技癢試賈
勇低蹲更作獅子吼與闌顧影却自惜肯使天機俱
洩漏餘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
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耦

日本刀歌

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鬚作靶青絲綆重重碧海浮渡
來身上龍文雜藻荇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
冏冏毛髮凛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聞道倭夷
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

氷鬬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樹顧兎應知避光景倭夷
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能整精靈長與刀相隨清
宵恍見夷鬼影逼來鞋粗頗驕驁昨夜三關又聞警
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頸古來神物用有
時且向囊中試韜穎

劍井行特有白氣屬天

仙人擲劍不記年至今光怪猶未歇薄蝕日月騰金
晶青天倒挂雙白蜺曾斬妖蛟帶腥氣寒泉滿甃誰
敢汲只恐仙人來故物但看水底飛霹靂

爲謝恭攷與槐題青白蓮畫

紛紛滿眼盡紅粧忽然見此青白色並挺孤標出倫類堂特中通并外直不緣太潔遭染汙自爾天然去雕飾西山賊夫斷煙火南州高士力稼穡對花疑是此二人良工託物象其德寫貞直欲空諸相詎肯輕著一點墨世人只將肉眼看道是紅粧正堪説金陵謝兄善識花每對此花再三嘆謝兄卓犖不俗狀已有聲名動藩輸願言永保金石心不負此花長作伴

悼僕鈕才

耶日裝書書滿箱恰如烏盡良弓藏臼中餘藥正在搗猶似平生事未了幻泡本是無常期咄哉一病不過時游塘風冷白楊樹堪記年年課租處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二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病中秋思八首

閒對江楓誦楚騷病容秋色偶相遭一身萎薾同衰葉雙鬢稀疎似毳毛衣冠已褫甘牛馬文字終捐是粕糟但使盡空諸所有不妨一醉笑如陶

宿生業血病來消掃室焚香意自超坐與蜻蜓俱歇午吟隨蟋蟀共鳴宵看雲秤放終踈散嗜酒揚雄只寂寥已覺閉關成僻性公車何處欲相招

法宮侍從昔承恩班列貂璫近 至尊宇辨豕魚讎帝典曾校實訓實錄筆廻星漢注詞源獻書閒閣三公第校射分朋七貴園侯罪江潭今幾歲清秋田首泰堦垣

塞垣萬里事防秋選將分兵出帝州白馬幽并游俠客金兜肺腑冠軍侯請纓曾挽迂儒志借筯誰當幃幄籌已酉年來堪竊憤翩翩胡騎入關游

液池梧月冷金沙戶縮天河織女家蘭麝氣氳知賜浴芙蓉撩亂覺分花龍舟習戰鐃中曲虎旅傳更馬上笳老去張騫皮骨在秋來猶憶舊時槎

學仙曾欲訪王喬中夜頻將一氣調杳杳洞房開禁鑰微微面目上清潮色濕灰時入冀識葵鈞天處語

難描悵望新秋蒲柳思塵緣猶絆鬢先凋
何年海上入妖氛滿地樓臺盡一焚刃露雪霜驚壯
士陣翻蛺蝶掃疲軍法夷有蛺蝶陣星河避影宵烽逼砧杵
停聲哭巷聞野老無能效籌策空彈長鋏對秋雲
遠游當日意何如楚越風烟一棹餘湖斬綠鯢 先
帝跡山圍龍虎異人居閒坐清豁談劍術深探古穴
訪仙書試問同行相憶否一秋多病閉茅廬

病中秋日作四首

葉衰華經歲半但秋風先自到江湖榮枯草色占鶗
鴂深淺潮頭候荻蘆吳地連年盡射虎野人何處覓

草鑪亦知不是獨醒客與世浮沉猶可醑
扁舟繫纜且休徂秋旱川流未灌湖衰齒病多諸品
藥貧家薪少半圩蘆稍能鄙事催孳豕偶戲仙方肴
鈎鑪自署醉侯常是醉君王不待賜恩餔
一身之外不知謀若道謀身病未瘳居並野僧方結
夏身隨稿葉又經秋肥猶似鬼臞何狀少不如人老
合休怨報吳門兵燹盡古來佳麗說南州
憑公本自拙于謀辯在烟霞兒未瘳蟬響蛩鳴分螢
夜寒灰槁木混春秋豈方百試增身病釜食終年與
世休責守一無聊自慰且忘倭寇過蘇州

有感

百步飛刀賊勢雄連城剗地泣途窮誰供秋稅咁農
盡將授寒衣杼柚空星孛仲尼書北斗兵交師曠許
南風六州節制憑元老會剪兇渠早奏功
道家人說道中語開口便是先天後天無極太極
兵亂中人說兵亂中語開口便是干戈搶攘之狀
蓋亦各會其所遭也使兵亂中人讀道人之詩則
雞狗殺戮之憤躍馬除兇之氣便當一笑灰冷使
道人讀兵亂中人之詩其亦有慨然而措眉勃然而扼腕者否耶

陳渡草堂二首

皂衣非復漢庭郎蔽縕深冬卧草堂貧薄不羞畜牸
計沉浮也逐閒雞行殘書閱盡經句病異味嘗來百
草香獨愧頑心猶未化十年學道幾亡羊
近市偏逢食有魚閉門不問出無車牛衣聊自對妻
子蜡酒時將洽里閭世網幸疏如野馬微名猶在愧
山樗亦知農圃真吾事春至頻繙種樹書

小樓宴坐二首

不入名山不世間嗒然隱几置遺編身名毛磯宜居
後人事蚊虻任過前抱樹蜕蟬同化運隔窗風竹發
真詮未登道域終難罷微管還須學測天

涉世已如入夢蝶居身未作脫韝鷹自疑戾契(戾契見韓文俗呼祓及)終為病欲學墨尿(墨尿見刑俗呼眉西)子又不能金老相逢知法器慈公頻許似禪僧牛乎馬也從人喚惟一迂儒是本稱

嘉興金道士三十年不下牀亦三十年不開口冬夏一絮被自擁余叩之以指畫卓許余入道慈舟者蘊之名僧也余見之不告以姓名渠深嘆異以余為頭陀相也

又疊前韻二首

到處迷陽不記年村中曆本逐時編寒烏滿野成禾

後社燕辭人落木前戒酒劉伶終酒性遣言摩詰亦言詮青天自是無逃處何事靈均更問天

譊合高低齊鷄鳳經過老少變鳩鷹屈伸禽戲憑何訣篆刻蟲雕誤謂能盡日閉關非酒聖(文中子傳對於古閉關人)廿年猜謎是番僧(余與番僧往來稱對者廿年)此身本自無觔兩月旦先生若麼稱

莊中作

帶郭頃田屋一尋歸畊自許力能任浮沉衰盡嗤驅狗廉儉王陽許化金貯麥舊庚將易穀行鞭新竹漸成林計然七策皆無用小試經綸底似今

自述

避人不敢厭高深逃影何如學息陰楚客又成蕉鹿夢漆園未了是非心紛紛世事看花發默默天機聽鳥吟可笑維摩真病在無言說處是金鍼

有相士謂余四十六歲且死者詩以自笑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此謂趁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苟不進道總是虛生修短何辨焉苟于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為大哉

本是癯然山澤士衰年況自不勝衣色常帶墨緣辭肉形或如灰似杜機雖千久謝偕來衆蹇拙何心知

我希世人莫詫方皋眼相馬由來失瘦肥

殤子彭聃誰夭壽百骸九竅孰疎親若過顏氏十四歲便了王孫一裸身三載儘叨金馬客幾人共坐綠紗春即今已似前生事何待他年跡始陳

人情世事古猶今寂寞空林寄此心賢聖不分聊中酒虧成忘盡一開琴有書終日只捲卷無病長年亦擁衿即使癯然似桑戶未違點也是知音

學道曾窺天壤意寒儒又是膝攣人只言蔡澤有限壽誰見壺丘不定身貴客懶迎長謝病薄田可飽敢稱貧後來不用問修短已占溪山四十春

囊瘧卧病作三首

節候經春日日陰寒衿獨擁閉門深終朝錬液非仙氣幾歲懸疣是雨淫焦火疑冰鑄瘦骨兒痴女長試灰心總緣病裏悲歌意不爲離鄉也越吟

春半忽驚狗馬疾年來似是龍蛇辰謝醫少錢長郤藥煖骨累裀聊借人味爲補虛一試肉事求如意屢生嗔正愁未了形骸外生老病苦只此身余平生無一厚嗜止一詩既薄且畝病骨覺今嗄不甚也乃從親人家措一嗜讀之平生有厚嗜與重嗜自今始而余素戒肉養病乃肉食

頻年喪我几堪隱到處逢人席任爭疣贅勿嫌能復性支離番笑足全生野蔬入口勝甘脆病骨先將卜雨晴苦訝道人長好懶如今懶病果相成濕入病骨覺與然則晴覺痛甦則陰雨至矣

瘧病作

跰躃柳肘盡欣然深隱烏皮也自便金冶由他不由我狼胡是病亦是天身先辭宦猶中熱衣未經秋已着綿炎涼反覆須臾事一疾番令悟世緣

小集爲人所刻

文學從來本不長隱居辭說半猖狂從今後世能疑孟柢覺前身似姓莊玄白何分終覆瓿穀臧與亊總亡羊從今已息掞天口只著農桑一兩章

靈芝寺同董元功宴坐

湖上高樓縱遠心復沿湖岸過東林身閒似帶烟霞氣地冷兼無鐘磬音冬杲寶珠應自信苑中靈草試相尋坐來忽散千峰雪對爾無言意轉深

登屠翰林仍臺作二首

太史仙臺多勝槩正臨耕李古城東五色雲生知海近四圍山遠覺天空閒居作賦青春後幾歲鳴絃明月中不是拔垣同宦侶閒開那許得相逢

一上高臺興不孤望中總總入虛無烟霏春變陰晴氣草樹天輪海岳圖對酒笑將花是伴銷憂誰問土非吾知君苦厭文園卧此地能令肺病蘇時屠久卧疾

次人憂旱作

歲歲吳儂事水耕朝朝占雨愁雲輕澤中不聞鳩語合田際但見龜文生野老祗糠猶自得書生炊桂亦何情東南生計已如此聞道山西又點兵

再遊清溪莊值主人不在次韻

桃樹臨溪思不禁扁舟重問草堂陰西湖水落黿鼉石南國霜清橘柚林荳際流泉宜稻性窓前過鹿解人心憶君剪徑相迎處今日逢蒿又已侵

至常熟陳中丞白訓導邀登福山看海二首
春旱湖山雨半晴有客邀我觀滄瀛澤國冥冥蒸海
氣石磯淺淺鬪江聲日月廻旋一島小金銀色相十
洲明微風向夕送清響應是仙人吹玉笙
久緣迫隘悲時俗海嶠春臨思若何地湧龍蛇爭起
陸天低星斗横翻波封疆坐覺華夷弃氣候常看霧
雨多才謝枚生能作賦觀潮恰對曲江阿
金澤寺中寄松江友人
澄湖昨夜雨初霽驟覺春彩寒意多遠浦草青送歸
鴈夕陽潮上生微波戲窺佛偈翻金字靜卧巖扉掩

綠蘿伊人只在蒹葭外獨對清尊柰爾何
松江金澤寺四首
東南巨浸五湖深古寺雄舟正夕陰客到山僧罷清
磬雀諠晴日下高林夾洲烟火三家市滿目蒹葭萬
里心徙倚不知餘興盡月明還擬聽龍吟
三江抱處勢如環野客探奇住不還一望樓臺疑海
上稍聞雞犬覺人間幸無漁父知名姓且與山僧共
閑關自笑歸來張季子春時蓴葉未堪攀
何年此地闢金刹宋代流傳直到今聽法石將山竹
幻護經龍與木增深爐烟裊裊知塵性栢樹青青見
佛心可是攀緣渾未盡天花猶自惹衣襟
水國餘寒芳草稀偶隨烟艇問山扉窗中惟石如人
立天際孤帆伴鳥飛高齋盡日逢僧語短褐經春換
客衣吳江亦是垂綸地笑指星文愧少微
天寧寺塵外樓四首
城郭樓臺誰共登偶携仙客對山僧林烟渺渺人家
盡暗日微微花氣蒸浮世間看飛鳥過機心不遣白
猿騰平生自笑支離甚散髮行歌此又曾
名山不用遠攀登暫借繩牀我亦僧幾樹鳴禽聊禪
寂一爇修竹散炎蒸拈花不盡心傳妙對塔空將口

說騰俛仰百年成滚滚乾坤隻眼更誰曾
金門十載笑重登歸去仍依白社僧虛館靜聽宵蟻
戰遠山時見夏雲蒸已甘散櫟終年計耻逐冥鴻萬
里騰為問洛城冠蓋侶鬓毛銷盡得閒曾
閒裏香臺盡日登嘿然一笑又逢僧衣裁野薜緇塵
淨飯試山精石髓蒸大士西方談實相仙人東海說
飛騰人間多少亡羊路一一行來也未曾
題湖上蘇寺二首
禪宮特枕清湖曲與客尋幽試共登獨樹春深初著
葢空山行遍不逢僧臺荒曾與巢烏食城化徒聞駐

鹿乘惟有松房明月影年年長似爲然燈

古寺無人盡日開陰廊寂寂長莓苔何年飛錫老僧云此度折梅任客來迸水作如聞梵樂疎松猶自繞香臺人間俛仰成今古何必昆明有刼灰

題龍池菴三首相傳伏虎禪僧開山處山頂有龍井蜥蜴見則雨

遠遊爲訪白雲巖轉盡孤峰路更南龍見小身時出井虎馴大士舊開菴禪心客思俱潭水古佛寒松共石龕坐對老僧無一事夜深相與說楞嚴

精廬原寄北山巖新築高齋過嶺南谷窈窕開逕窄樹石孤危處更虛菴聽經野鹿頻窺戶宴坐山僧不出龕客欲逃禪無可醉遠公於酒禁方嚴

霽後嵐光散曉巖望中佳麗盡東南三春蘭蕙堪成畹千里湖山併在菴馴鴿下時呈佛性飛鷹宿處見僧龕維摩今日還多病酬答誰將究妙嚴

贈菴中老僧僧解相人術少嘗遊歷江南晚歸菴中

早從祝髮事楞嚴爲禮名師每向南（用華嚴事）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寄茹菴廚遶引澗穿須汲松下翻經幾到龕若使焚香能證道前身應說是香嚴

嘉靖丁未春余以病客荆溪遂同杭子宣登龍池僧居嶽巖中如鳥巢掃其門以登値二老僧相對煨筍遂以筍供余二人因留宿與老僧坐至夜分談說楞嚴因緣事老僧意甚朴野可愛也明日曉起嵐氣滿山乾坤如混沌狀堦前竹栢亦在摩蕩中咫尺不可物色日且午始開霽則諸峰歷歷滄湖隱映樓觀草樹百里之外若在几前蓋宇宙間晦明不常若此既午出往石屑石屑兩山夾澗山高百餘仞而澗道僅闊四五十步人家緣澗以居惟亭午則見日色蓋其勝又與龍池異觀矣既午飯遂從西霞步入舟意與悠然如有得也嗚呼此豈可與沉酣聲利者道哉遂書以貽子宣使藏之

游宜與海會寺作

逕路緣溪不知遠忽然身已入峯腰深山恠石如懷寶暗谷懸泉訝聽潮僧比封君千頃竹人稀炭畝萬家樵遠公不厭疎狂客試結茅廬共寂寥

贈黄子晦（故黄教授子）

賢舍相逢憶聚星子慚入室爾趨庭子長能繼先人業王吉曾承博士經萬里風烟還命駕廿年蹤跡已如萍衰顏重感青衿日一笑尊前喜媿并

寄周臺官二首 (時余将往南都)

南臺分署休恩初官是時人世業餘龍吐珠璣天地轉星塗黃赤石甘書泰階平處曉雲闕玉漏清時直禁廬應有道人和關者試看紫氣近何如

文史元隨供奉間南都秘省更清嚴沙書暗譯西番曆草奏多陳南極占日下有雲朝紀瑞臺中無事著垂簾倘覩少微思處士漁樵巳判此生淹

家居喜袁芳洲相過賦此爲贈三首

相逢京國最情深休沐歸來每共尋異品對食呈海味道衣便坐解朝簪迂踈北闕上書日寂寞江潭俠

罪心巳分與君成契闊一杯還此幸同斟

憶昔曹同念菴子歲寒訪汝深雪逕別開閒館屏人語不解朝衣藉草眠琴意相傳中散後玄言每到漆園前正是江東暮雲處再逢携手一悽然

四十支離一老夫衰顔恰比列仙臞鑄金不驗身多病種樹無能圃半蕪長日閉關聊嘿嘿短衣迎客笑拘拘知君昔日探玄意定有真詮肯示予

次韻贈薛仲常

山林鐘鼎性俱安官舍寧非在澗槃此日心情真似水平生吳味本如蘭閱世方來誰牝牡認真除戶且

衣冠秪應黃馬(春泉 溪田)頻來往春日江楓共倚欄

歲暮有懷諸子

歲暮蕭條只自如南州高士久無書(達夫)樗材在野大何用種髮經年短不梳剡水驚心溪雪後(汝中)隴山飛夢嶺梅初(原仁)祠郎消息憑誰問萬里昆明是謫居(叔仁)

贈張穎州致仕還吳次達夫韻

田園舊在海東頭海上新歸張翰舟種菊不辭三徑晚採蓴將及五湖秋人情歷盡惟看奕世事忘來獨好樓剩有著書心尚在知君原不爲窮愁

贈宜興王丞次韻 (王滿州人)

官秉還能五斗無年來只是憶樵漁道知戰勝臞猶在詩爲身窮思獨殊耕稼吾非徐孺子才華爾亦阮元瑜他年更向龍門隱爲念江皐一腐儒

答宋刑部士南見寄

清齋假息謹園餘轉盡春禽又夏初對客不須妨嬾癖占年常自檢農書六經註腳吾焉敢五岳行踪或可如宣室正須公等在野人只合掩蓬廬

同萬鹿園宿王文菴次韻有贈

何處尋山不厭深淡烟歸鳥暮鐘音去家百里訝如客別爾經年尚此心寞坐清香滋夜氣閉門殘雪映

爽林相從一宿應堪覺幾事何須問漢陰

次葉師與諸生講書鍾樓寺聞鍾作

早歲傳經鬢已斑寄身精舍謝人寰苔邊屐跡堪盈
戶花外鍾聲正掩關驟覺海潮生靜夜却隨仙梵繞
空山先生嘿嘿隱几坐試問諸生醒夢間

養病道院忽張君見訪不值奉寄

生涯歲歲藥囊間已息交游亦未閒土木形骸真覺
稿蓬蒿庭院只常關偶隨道侶學禽戲忽枉高人題
鳳還此夕知君向何處多應弄月卧江灣

答贈胡栢泉

赤囊前日奏邊書皂帽何時悔故廬鳴劍豈知孤憤
切請纓爭笑少年疎白甘淡泊看松菊耻學浮沉逐
里閭春日黃鸝西澗草憶君歸去灌園初

送郭無錫擢南曹主事

郭侯夙昔推名士暫屈清才綰縣符折獄一言驚老
吏洗心終歲比冰壺南曹已應郎官宿東國常懷仙
令鳧野老殷勤何以贈益崇明德永嘉譽

贈督府張半洲兼東周中丞石崖四首

威名昔日動南荒斧鉞重分定海疆八鎮大臣承節
制六千君子備戎行若營內險無如海但練沙兵畧

用狼師老寇深爲日久佇看石畫一更張
壯猷元老舊文儒羽戚雍容禮樂餘吳起援枹休進
鼓羊祜對壘只肩輿撫士嚴冬挾重纊屏人半夜草
陰符後道降人爲我用三吳深雪正擒俘
無知醜虜恣鳥號誰識元戎廟畧饒七策謀臣陪後
乘三鏢蠻騎護前茅計窮處女深堅壁勢激驚雷迅
擣巢民夷連結禍未已上計由來是伐交
插羽飛書入建章帝親推轂任才良東南大畧輸公
墐尊俎奇謀仗子房人家半是焚燒後禾黍又成荊
棘場爲將先須固根本諸公深計在民瘡

尹洞山祭酒枉顧草堂有作見贈次韻二首

相思幾度夢中迷却望金門隔石谿騏驥合馳千里
足鷦鷯分老一枝棲門纔通水勞移棹篋尚藏書借
跛黎更羡君如逢祖席談玄一泒自關西
獨持鳴鐸啓群昏南北諸儒盡在門身繫蒼生人望
久道行世子國師尊過憂治世常如病宴笄真詮不
着言別後知公心事在每占台斗坐孤村

又壘二首

感時愁見海氛迷抱拙空知卧一谿秋晝龍蛇還起
陸月明烏鵲正驚棲儒冠本不閑軍旅肉食誰能念

藿藜對子杞憂方一寓明朝車馬又東西
榻散無能任醉昏蕭然帶索掩衡門荒庭久已無綦
履上客何期共酒樽籌國頻君三寸舌著書强我五
千言擁衾相對渾忘寢弦月微微上遠村
贈都督萬鹿園四首次思節韻
幾年枯寂學全真一握兵機運鬼神驕養義兒皆判
死灰心禪客亦捐身獨承利鏃生如剩徧散黃金家
益貧直欲填橋跨滄海先聲萬里走波臣
暫脫荷衣事鼓鼙從軍亦復有新詩犯難甘爲智士
笑還山肯顧道人期申胥自信知天定李廣何心計
數奇尊俎運籌今已就潢池跳躍欲奚爲
許國誰能似爾真每憂時變幾傷神試看養亂偷生
將共是腰金拖玉身杼軸千家愁命盡轉輸萬里嘆
師貧饑饉干戈今並急謨謀全仰二三臣
寒宵清嘯雜征鼙撫劍劉琨本善詩閒幕待降收死
力隔江遣諜刻還期功須因敗番成巧算恰當機不
見奇長子帥師今在爾道傍築室莫輕爲
詠俞虛江參將四首
將軍意氣更無倫感激寧辭血戰頻手搏鬼夷嘗百
種身騎鯨海歷三春掃空巢穴多深夜奪得舳艫秖

數人此日渠魁當授首策勳早見上麒麟
知君兵計原儒術儒術深明計轉工洞識天符非倏
氣妙窮火力不因風巨魚射處波神遁雄劍鳴時水
怪空却笑賊徒能負險幾人開閫劫灰中
昔破交夷尚少年秘經曾自白猿傳一軍盡署滄溟
裡百戰常居士卒先龍爲求群窺劍匣蜃因吐氣護
樓船尋常齒齒非無爲不盡三韓誓不旋
絕島諸蠻次第芟中宵蓐食理征衫艙通木井三年
水櫓轉銅爲萬里帆軍士稀鳴人莫犯身衣常解士
爭銜功成他日誰能頌海上磨崖大字嵌
送曹子恭自大理出守漳郡
兵戈南徼方多事佩印特煩良牧來千公治獄元無
枉孟綽持廉也有才山稅積荒勞撫字海甿負險費
招徠要使經營收異績未宜拘謫按常裁
萬思節以集中無名作詩見貽二首
學道頻年恭屢空支離猶墮語言中不是班生表人
物徒然楊子戲雕蟲書字書名吾豈敢得皮得髓子
應同他年郊時傳中說倘借名卿孰過公
鼻北三載愧儀刑學術那堪立戶庭顧我自知太玄
白如君本是出藍青老去門徒多謝遣病來意緒轉

沉寘高賢豈許無名籍十哲由來是俗稱

萬思節工於詩而近又學射次韻答之

衣鉢寂寥吾且老文章鍛鍊子能工一源已謂出天稷六義還須繼國風深窮別趣元關理力造奇言不露鋒便是詩家射雕手何須射藝又兼通

勉和原韻稍復着意亦竟不工豈造物者欲讓子出一頭地耶一笑往往來來多值婚嫁矛擒錦纈蒼頭盧兒照耀闤闠而吾內人與令愛衆一葉之舟可謂蕭然雖然若使吾與思節肯借力於有司及親戚富人奚啻與儋兒較一拳哉易所謂不

如其姊之袂良轉覺彼爲俗吾爲雅也雖然此猶有計量心在也各歸其家則路中冷煖雅俗俱渡川之橛矣俱忘之矣要之有求之便宜會盡而不求之志常在也世間大事小事一切何以異此然不知者其無謂我爲解嘲戲語乎書此以奉思節知思節之意與吾同也

次萬思節韻薾芝田二首

屠龍老已知無用一逕時難見術精粹就戈矛皆吐火幻成獅象總疑兵空中墮語人無跡地底藏雷賊不驚戰勝何心邀重賞由來只欲賭聲名

共說火攻爲上策秘方誰復似君能石飛陡使晴鳴雷機轉真疑夏造氷曾國雲梯猶自拙楚人燧象未須驚公廢倭鬼那堪算破虜橫行記昔曾

題王世新一枝窩三首

蕭然環堵傍湖坳半死參差半覆茅鐘鼎相傳精古字戶庭不出玩初爻紛華燕雀窺金屋空曠鷦鷯占海郊榮衣兩忘非所事一枝聊爾寄吾巢

自笑名場久厭羈斂廬歲歲理新茨試看繞樹空三匝何似巢林寄一枝閒行蓬藋孤飛處晏坐榆枋斂翼時寂寞漆園千載後心期應只許君知

希世從來謝不能虛閒每與道心增交游息處孤松對今昔忘來一几憑夜讀陰符羞說劍醉過白社偶同僧如君自以鵷鶵比借問何人是大鵬

夜歸陳渡草堂時新與諸子別去有懷二首

野夫也復到城市日暮還尋四壁虛螢響露餘將入戶人歸月裏又離居坐憑烏几都忘我起對流螢且廢書正憶青衿同舍子別來秋興各何如

自擬身名如鄭圃宮環半畝日長扃褐衣頗笑非懷玉茆屋何因卻聚星樹底蟬聲希鼓瑟燈前烏字一談經試言吾易將東去未識何人是姓丁

癸卯送仲弟正之赴試

偶因今日送行處尚憶當年聽鹿鳴馬氏白眉占仲子吳門霜鬢愧難兄秋來一雁寒江影天外三山古帝城此去騫騰非所羨期無溫飽負平生

己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

秋水芙蓉映綠衫殷勤送爾到江潭人能鳴世慙三鳳家有遺經是二南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遠游他日看之子下澤款段吾已堪

送諸從游應試二首

一壑謀身世所踈幾人相伴此間居月懸山館談經

處雪壓林巒宴坐餘向來衣鉢吾將付光華文章子孰如亦知雅志輕青紫好及明時早上書

幾年山澤共淹留今日公車且見求楊柳爲舟吳苑夕梧桐雙闕漢京秋淸時元不棄寒士白璧誰將笑暗投都下逢人說論語莫言師授是張侯

送馮子聲赴試

與君硯席昔周旋義理鑽絲每共研穎悟最居德祖後聲名愧出照鄰前身同槁木甘吾隱賦就凌雲奚稱賢莫道孫弘曾不遇漢庭推轂在茲年

送褚生滔赴試

久撤皋比絕來往褚生時復款柴門文有波瀾堪得髓座無笙管只清言客心落葉秋江繞別思平蕪夕鳥翻此去期君戰勝後歸來正對菊花尊

鄱陽別方道人

戶庭不出已多年千里隨君意豁然飲酢或歌還或泣髮逢疑鬼又疑仙詎知衰鳳堪爲笑且學金龜得自全今日別離何足恨終期共住白雲巔

中秋夜同陳澄江張夢麟城壕泛月

森爽秋逢三五中霜天雲物坐來空河灌百川還小艇寺藏荒野亦踈鐘客情忽聞清嘯隔月圓真訝吐

珠龍疑君與我皆仙骨身世何須更桂胸

和張尚書甬川新修池亭奉母登眺作

聖朝耆舊位登三綵服公餘樂更堪東洛撫師雙玉節西園奉母一羊蒼春暉映處花侵戶冬笋成時竹上簷聞道閒居新作賦承歡養性此能兼

贈蔣璞山封君主事宗龍之父

早游鄉校已知名曾與賓興聽鹿鳴修行明經爲博士夏弦春誦課諸生官無門食千鍾願老有鄉國十畝情更笑籯金何所用仙郎作吏比冰淸

贈張通政

五湖舟楫是家居篋裡惟携老氏書幾日陸沉門下省一生心跡海東漁賓常滿座嫌猶少行不齊糧任所如陽羨山靈相望久獨能無意命巾車

用韻自述

南村北郭任吾居懶散何心更著書小酌或能稱酒隱直鉤聊復事溪漁童時篆刻堪爲笑病後形骸漸不如若道猖狂今又甚窮途猶自未迴車

壽張通政

黍號玄寂謝塵氛身隱猶嫌名可聞自着道衣辭漢闕因尋仙籙禮茅君行隨勝跡曾無住歲向名山更

有文南國夜來占氣色少微渺渺動江雲

壽陸師愼齋七十

廿年不向市城行閒者桑麻自長成道貌肥來知戒勝儒冠挂後覺身輕比窓意味人千古西序聲名子一經砦嵐門生今白首稱觴還聽後堂笙

曹霜崖六十 曹生怙之父昔官御史

道人容色自臞然幾歲江皐躡紫烟謝氏家兒如玉樹周時柱史是神仙丹成靈藥方皆驗書貯名山世未傳懶散自憐蒲柳質相從擬欲學長年

司訓殷龍巖壽詩 文東之父

白頭博士早懸車鳩杖扶身八十餘甲子暗占絳老歲令文口授伏生書淸尊只許通門客隱几何心出里閭應笑贏金無所用仙郎才藻更誰如

楊醫士六十

衣裁鶴氅鶡爲冠數卷方書一草菴絳縣老人知幾歲太倉仙令卻多男不爲避人居郭外每因採藥到山南年來頗訝嬰兒色道術從知宿所探

楮怡間六十 治之父

古來仙客說長年今日雞翁亦是仙家近縣門不識令身居城郭亦耕田鳩形正可供扶杖亥字還看紀

歲年共羨高門將有侍賢郎文藻更翩翩

贈宜興閔翁八十壽詩

古貌脩然山澤臞力田還是漢人餘文語氾勝齊民術閒讀周侯風土書桑榆晼晼隨行徑弟子訢訢與燕居駟馬從來足憂患羨君身世更何如 周子陽有陽羨風土記

贈天竺寺僧八十

化城東畔駐三乘祝髮從師記昔曾頻着袈裟迎上客自分齋飯與遊僧讀經幾夜窓飛雨削杖先年手種藤因笑馬鳴身已老欲憑弟子爲傳燈

懷竹叔壽詩 叔善畫傳自乃翁

門傍清溪長自為陰陰蘩竹繞幽庭地偏南郭人堪隱秋盡東籬菊正馨笑傲百年惟稼圃風流兩世樫丹青不須海上求靈藥元是江邊老歲星

楊醫士壽詩

東亭先生當道術隱居城郭似江湖隨身長挾雙白鹿入市只懸一玉壺社中漸覺推前輩門外從教滿病夫予亦文園高卧客年來肺氣為君蘇

贈丹陽湯孺人壽詩

少年為婦舅姑前及見黃門正拜官喬木門前經幾世曾孫膝下且勝冠中廚封臠堪調膳永夜真心憶和丸聞道仙郎拜嘉慶沾恩新自五雲端

謁文敏楊太師墓次江提學韻

野徑三度扈王師諸將從公受指麾 賜解御裘冬覺煖詔裁密旨夜常隨前籌不數雞鳴力末命仍歸喉舌司萬里回鑾駕晏軍中未有一人知

北郭謁宋鄒道鄉文忠公墓

宋代已經三易世忠公遺墓尚崢嶸敢言有志成戇母（公母張欵公為諫官被國）逮罪何期及故人（公謫故友王回筆以祖公被罪）黃閣十年終貴主瘴烟萬里合投身已分此生堪容死

魂歸猶是故鄉春

讀東坡詩戲作 東坡卒於武進顧塘橋去余家數十步

公詩句句寫胸臆一滴水成大海藐方皋牝牡無定相更倩滑稽有至言掃除李杜為狗語出入鬼神僞偏門異代或疑後身在告終此地招其魂

刺淋翠峰老僧輓詩三首

枯木寒岩亦未真走盤珠子自精神三餐麥粃一生事（翠峯每食蔬與）屢歲齋僧幾萬人鑄冶金容瞻氣象圓通天眼悟根因（翠峯得師傳天眼訣）欲上伏牛心未了了心應待再來身

不事鑊頭不坐禪揚眉瞬目見雄談淨體髮鬢元不礙（翠峯不主頭髮）煉心妻妾宿曾縈（翠峯為僧後入俗言有妻妾者三年）嚴壓滄溟功九仞植開色相佛千龕（翠峯一生鑄佛造無數千清陀未成也）年年航海精誠在垂沒魂還到海南

自愧迂儒厭俗紛每游香室藉思薰別來常似一臂失（用莊子）話久寧容六耳聞人去忽驚函谷履錫飛無復海東雲憐君鑄佛經千億欲借餘銅一鑄君

錢心漁輓詩

心漁先生不可見尚憶吹簫別草堂垂綸老作江潭

客得姓元從吳越王貧病一生心自足雲山千里輿
難忘更聞治命真堪紀人世空矜石槨藏

雪詩和蘇韻十首

陰風吹隴麥芽纖歲晝玄冥令更嚴圂圂未春先綴
蕋乾坤如海欲生鹽不妨積庭堪高卧頂想晴來好
曝簷纔是未能堅作玉漸看氷柱已垂尖

大地文章散縞纖小堂風物倍清嚴灑來竹裡迷人
徑積向巖前訝虎蹲但使曉寒欺短褐獨宜夕影泛
虛簷瓊花柳絮皆無用誰擬新詞一鬭尖

寒江我亦弄纖纖豈是羊家人姓嚴屐履處幸不露足

趾喘餘真覺厭酸鹽紫雲黃竹千年調白屋朱門一
様簷高岫儘教遮盡畫物情元自礙孤尖

寒皐白草尚餘纖撲戶村村似戟巖飛舞千峯山吐
練粧成幾樹木深鹽（蜀有木鹽）有病多消渴宜調若老已
捎書莫映簷強欲搦毫追小謝（謝惠連有雪賦）詞鋒久避六
朝尖

宛轉素娥腰帶纖迴飈似應舞節嚴三冬惟有驚尋
客（古語蜀人不見雪）一夜凄風結解鹽（解池鹽遇風則結）厭說包羔
耿錦帳思分挾纊到郊廬擒胡此日堪乘便誰奪祈
連萬仞尖（李靖因雪擒頡利）

蕭蕭凍樹晚誼鵶門外誰來長者車入夜俄驚千里
月開簾相對滿空花東郭先生猶敝履西關遷客正
思家最憐漁父滄江畔閒倚孤舟獨挺又

一片寒原滿樹鵶幽人掩戶罷柴車聊憑濁酒延春
色試向踈梅問臘花草閣映來書幾卷江城積處月
千家此時忽憶荊溪道雲際雙峯聳玉又

初看朝來颭金鵶倏見玄雲隱日車恰似幻師能作
霧卻驚翳眼發生花細綿暫借簷前影銀闕常思夢
東家笑道非鹽亦非白禪機一指為君又

空城無粟噪饑鵶陌上紛紛正滿車積砌晴隨泉並

滴入簾應與筆爭花糴米騐高新歲價柴扉旋掃野
人家客來此日須沽酒梁上青錢那得又

巢風欲動始占鵶空裏愁翻百寶車葱嶺未消阿耨
水珠林忽散曼陀花故纏猶在能禁冷好客相尋懶
卧家且似瞿曇逃世網雪山跏坐足為又

家僮自野田携黃菊二株至軒中感而有作三
首

曠野陰陰萬木霜誰携數蕋到茆堂冷質本非堪競
秀閑情敢謂愛孤芳在野寧辭衆草掩入簾聊作滿
庭香自笑吾生花與少欣然對爾亦相忘（余素不好花見此不

覺有喜意豈真所謂花之隱逸者耶

已拚爽谷不須姝諫寵何嬌逝朶開花意幽閒當艷麗天心霜霰是栽培浮陽邊客曾騰醉姑射仙人綽約來寂寞於人誠少用試將服食制齡頹

不沾春色也穠纖小院疎籬秘龍嚴人比孤花清入聖天然真味淡非鹽未須採摘供調鼎爲嗅馨香買近簷落英好護餘根在來歲還看茁玉尖此首用坡公雪詩韻

瀑布架二首

皎皎亦知塵易染置身特在半虛空素娥罷浴仍餘濕靚女憑高欲御風淵翻埤練江掞上霧捲輕綃海

市中不向太陽蒙一縣剪裁誰使得成功

娟娟素質寄孤標出浴仙娥濕未銷弄影自知迎日早憑虛特覺去塵遥將乘顥氣騎氷背一任輕颸颺舞腰移向海傍堪望處錯疑鮫室挂寒綃

氊架二首

氄毛水打初成氊餘濕還應待日消絜冷何辭居下體負暄早已託高標似隨仙舄乘雲近未躡芳塵去地遥却許緣橦諸侲子倒投絶足試輕趫

氊材温厚剪羔群絨衲初匀濕未熏就日且須緣峻木凌波將不讓羅紋色迷玉磬齊懸處影伴仙鳧半入雲終屬美人施錦絲畫簷風起暫繽紛

病中食江魚作自海寇亂此魚不至者六年矣

腥風暫訖靜鮫潭石首新嘗到草菴常味番令食指動病身未覺水鮮甘試和芹子心仍在欲薦椿庭恨豈堪莫謂有無關口腹安危消息繫江南

弟兒次江魚詩韻深不稱意偶坐水榭無事再疊前韻教之

苦舶爽舟逝占潭変人忽爲榕米巷百船十死衆爭利一尾半金人買甘偶嘗貧士已知足數飽豪家亦未堪追憶金盤充貢處　九重嘗食念江南

次韻題王孟端春流出峽圖

錦江一泒自天開誰寫春流映翠臺萬木深中疑欲斷千崖裂處許還來蒸成暖浪魚翻尺繞向仙家客渡杯瀑挂玉龍如起鞭沫飛野馬似吹埃探源詎識臨河意乘木誰堪涉險才近水人家巢鶴遠山天際落莓苔趁流蜀賈田輕舸燒野巴僮墾廢萊萬里風烟真縮地丹青技盡至此哉

滿屋春流許眼開丹青彷彿見章臺曉經神女和雲度寒盡天山帶雪來合勢兩涯誰辨馬潛行一線僅勝杯戲喚魚龍恰不夜漱川花竹總無埃沿洄欲問

幽人住險絕堪矜蹈水才荊巫信有四時雨灔瀩全
銷一點苔祠識黃牛多古木城迷白帝半荒萊吾生
本是東吳客萬里西遊亦壯哉孔明送蜀使欲東

山居

槍榆徙海鵬鳩笑續短截長鳧鶴悲山翁未解稽生
癖垢面蓬頭也自宜

讀王遵巖所為拙集序文自嘲四首

哆哆妄意空千載設設安能蓋一鄉江東若問如卿
比車載還應更斗量

文章未出風土外人品猶纏習氣中只可清狂慣吳

語却令識字笑吳蒙

札也能輕千乘國蹈道無能早見譏公羊氏曰札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三十年來持戒意於今四十已知非

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老大漸知親灑
掃試將妙用此中參

紀夢

萬里歸心促曉雞滿巖寒月正街西道人又謝天台
夢也學劉郎一度迷

有司查腳色二首

道士原無鑑湖賜山人敢署醉侯封猶查腳色煩官
府陳渡橋邊一老農

逃名最喜稱無姓抱病還應厭有身說着宦游如一
夢不知猶是籍中人

滸塘候巡公四首

公門幾歲罷趨趨俯仰銜茅每晏如豈謂鬢毛蕭瑟
久尚隨疆吏路傍趨

沙堤月色曉朦朧曾向朱門候相公逢迎不意猶能
慣回首當年似夢中

樗散空知慕鑿坏柴關終歲更慵開今日偶成蝴蝶
夢也隨花氣過墻來

禰生狂態復如何一刺懷中半減磨縱令磬折謁官
長猶勝詩人詠荷戈

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

湯侯猿臂猛虎鬚少小曾窺玄女符　明主親頒手
中劒直交跨海斬天吳

紛紛盜竊爾何知岸上斫人水上嬉自咤一身都是
膽欲將巨海作潢池

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矢
滿纔驚漢將是飛來

水軍隊隊黃頭郎迎潮直上凌扶桑已知海若先清

道萬里滄波定不揚

海上秋高朝氣清營中賈勇競先鳴壘塹亂翻旌幟影驚濤盡作鼓鼙聲

沉船斬馘海爲赬渾底潛蛟噴血腥髑髏帶箭逐波去可道孫恩是水仙

錦紈愛子亦從軍長鬣蒼頭總策勳誰奪強王萬金首張前奔說小郎君

五千長戟下淮邳自是沙洲命盡時將軍欲罷平戎鼓須借鯨鯢腹下皮湯侯以渠賊王良皮鞔鼓

捷上彤庭寵數優詔分玉帶與名裘麾下偏裨盡稽首貂蟬笑看出兜年

南征歌十二首

五嶺烽烟久未平君王習戰幸昆明卻說將軍多勝算不須文士請長纓

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

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粵何知握一隅萬里出師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獨秉節鉞控南州親寵由來冠列侯昨夜輕寒生幕府賜衣初着紫貂裘

晴原羽騎簇油幢繡帽爭先蹴鞠場不惜千金收猛士欲將尺組繫名王

月明吹笛武陵川馬上行人望跕鳶莫怕炎洲饒毒霧一冬飛雪似胡天

軍書插羽速星奔卬僰夷王盡款門殺氣三秋清瘴海輕兵一夜襲昆崙

草木千山鼓角風將軍牧馬夜郎東靈臺向夕占星色已報欃搶墮海中

圍合孤城海氣昏紛紛失木泣窮猿何如銜璧歸天闕幸荷明王不死恩

將衙南去亂峰連滇海藤江一帶懸縱謂蠻封堪畫地不知漢將若從天

奏凱歸來拜冕旒霍家極祿更封侯因風爲報單于道漢關方梟越尉頭

千群椎髻競來王聲教南流盡越裳但使文犀通貢獻不將銅柱隔封疆

塞下曲贈翁東厓侍郎總制十八首

四月旌旗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須知水草軍無乏試辨風雲虜欲降

三晉連年苦被兵九重拊髀憶豪英詔書更不從中

御萬里長城一委卿
詩書禮樂古人風開闔機鈐又不窮得一胡兒如愛
子用三敗將立奇功
山前山後兵馬雄斧鉞衣裳在掌中狄士獻刀承賜
酒貴侯免冑爲趨風
赤氣氤氳夜指天旄頭落地如火然曉來西山一摩
戰奪得牛羊歸滿川
千金買士却何爲一間過於十萬師黠虜欲逃頭可
購名王未獵客先知
太師昔日定南荒親把長纓縶莫王寄語老胡須自
愛射飛休得近邊墻虜中謂大官爲太師
榜魅半緬哨臺高胡漢鄰家隔一壕數日虜中無動
靜吉囊東去戰黄毛
虎翼龍蟠大將旗逆驅流電走妖魑陣前捉得胡王
女賜與營中廝養兒
湟川冰盡水泱泱堡堡人家喚薛秧田中每得烏獸
骨云是胡王舊獵場
馬邑邊胡數被胡王黄叛漢更通胡帷中妙算能先
發奪得黄旗與繡襦
健兒白馬紫金鞦不向沙場便酒樓夜來一賭青錢

盡尚有囊中血髑髏
邊人大半能胡語胡騎年來亦漢裝誰向青紅氊帳
裏單身縛得不花王
少年意氣王千斤鐵棒曾穿萬虜群壯士從來不病
死孤兒今屬羽林軍
君侯生長在炎洲塞外層冰草木愁祇憐軍士猶寒
色臘盡轅門不御裘
畫戟森森清晝閒指揮只是笑談間叔將漢地教耕
夫捕得番酋命縱還
營平謀國最深忠每與公卿見不同但使湟中無寇
盜不須麾下有邊功
青青塞草羽書稀士女駢闐畜牧肥戲看侍兒呈舞
馬醉邀幕客對彈棊

偶感十一首

蓋屋曾無一把茅姑蘇城外盡荒郊行人欲識郵亭
處問是軍燒是賊燒
賊來窺戶正臨粧虜得吳娃似孟姜簫鼓滿船催送
酒大王今夜作新郎
毒藥本能攻毒病病瘳藥發更堪論借問苗兵誰駕
御遠觀元季近桃源

勝敗於今自可明不調琴瑟也須更滿地髑髏多杌
髮紛紛猶尚說僧兵
詎道狼兵能賈勇渾身裹鐵怯如何不似江東輕俊
子袒衣黃幘去揮戈
袒衣黃幘去揮戈一瀆奔騰湧血河滿目更無刀箭
孔背心攢簇似蜂窠
諸城連接控吳中群賊無知枉見攻誰識主人多勝
算關門閉得不通風
匹夫亦足關輕重好共軍門仔細論吳楚不知收劇
孟夏人逐解

欲驗藏錢用水澆挖開錢谷地無毛首插片旂紅的
的鄉人一一去挑包
看目粗頑髮指冠鄉人推作大王看鉄燒醋灌俱嘗
盡笑殺無髯是宦官
奸細紛紛徧群國丹陽奸細獲偏多舟人魚子應廻
避賈客胡商孰敢過

觀道士祈雨二首

星壇步處雲隨合里邑喧呼道士功四海正需霖雨
急卧龍何日起隆中
巫舞商陽古有之神靈風雨灌壇時陰陽燮理輸誰

力祗遣兒童頌法師

歸自金陵宿白土

長路緇塵欲上衣暫投客舘亦如歸不因野老來爭
席豈解山人久息機

酬徐養齋尚書見懷之作亦以少頌盛德并為
扣關先容云耳二首

卜居秪為謝塵緣三尺繩床亦穩眠縱是炎天非雪
夜終須乘興到前川
柴門長日閉青山薜荔衣裳氷雪顏愧我未能分半
榻藥囊書卷共消閒

送楊訓導擢曹州掌教二首

傳經之世久知名君作師儒更有聲已道江東桃李
徧春風還被魯諸生
卑比幾歲卧江城絳帳談經復此行廣文不厭青氊
冷京兆猶傳白雪聲（君先人尚書公嘗為京兆尹有清名為老所稱）

贈徐斐杏山人詩有序

壬寅秋七月余偶識山人于錫山山人善醫尤精
金瘡以為其父傳之異人也山人治病投一匕于
番絶無不應手愈余因思南史所載一人因斫蛇
而獲靈藥自是出入行陣金創被體以藥塗之盡

效相傳以爲奇雖然使其人當時得遇如山人者又何假于蟄蛇之餘也哉遡者戎馬蹂躪鳴鏑徧野邊人之橫罹于毒者何可勝數向使致山人於塞垣軍旅之間人且爭忍死而趨之以丐命焉者如織矣而乃漠然自老於江南無事百年不見兵革之墟則抱其技而寂寂焉固其理也諺云士視其所遇苟不在中流雖五石之瓠奚所用之噫豈獨醫哉會山人來求余詩而吾友靜思武陵二君皆介爲之請率爾賦此且序以見余意而詩次句用南史事云

一卷禁方誰與傳雙童持藥經幾年園中種杏今多少疑爾前身是董仙

題贈跂紫峰

仙人宿處紫烟孤一片峰陰散玉湖今日隱身城郭裏閑門常寫廬山圖

秋日書客董君見過賦此爲贈

有客扁舟問草廬窓前梧葉正蕭疎山人已得忘筌意不復從君乞異書

題陳推官羅江號二首

高臥曾分白鷺沙清谿深處採三花總爲徵書出空谷衣裳猶自染雲霞

三山江畔入雲齊紫氣千年鎖石堤便欲學仙從此去與君同聽夜猿啼

題寶華和尚卷

幻目由來見幻華飮光何事又拈華兩華畢似知華客爲有別差無別差

贈王和尚住菴卷

偃栢垂蘿古洞春上人飛錫此何因非關福地尋仙侶自向青山認法身

自述贈寫真毛君

津黑尚餘山澤氣委蛇又似列仙臞他年太史徵圖畫爲識乾坤一腐儒

贈曹星士一江號

春雨蘭陵江草生江流恰與道心淸門前車馬日來往閒坐江城說子平

自述并贈曹君

少讀陰符恥末工青山偃仰漸成翁人間炎冷都忘盡聽話流年一笑中

曉起觀猫捕鼠

起來隱几坐朝暾深謝當關早閉門簷角偶欣猫捕

尾反觀尚覺殺心存

題畫

山空夜静猿一鳴磴轉雲深鳥不度幽人何事長獨棲只爲此中有佳處

廉使廖東雩喪後開所惠地黃酒臨觴憭然

尺書滿篋故人情想像荒丘宿草生秪餘此日開尊意堪作山陽聽笛聲

贈儀真沙君

蕿荻蒼蒼水國秋高樓明月古揚州二十四橋雲霧裏看君騎鶴上天遊

贈史君漁沙號

問君何處挂漁簑予亦垂綸坐綠波他日相逢應一笑不知若箇得魚多

華補菴三度惠酒而此番所惠參酒者絕清冽可人雖味甚濃厚而置之杯中俟若無色可謂嘉品因劇飲至醉遂成口號奉謝三首

磁杯觸盡只疑空秋月寒潭意頗同隱几偶然成獨酌夜涼白露滿庭中

每日撐散惟須酒欲補虛羸却藉參療疾陶生兼好飲舉杯深見故人心淵明亦療疾

絕無色相傾明水只有馨香藉白茅此夕飲醇拚一醉恰如把臂與公交

食石首魚又得鯧勒二魚喜作口號向時石首每至郡鯧勒亦不至也非海氣漸息何以有此

昔年食首又成羹鯧勒相隨亦就烹應是鯨鯢先授首紛紛水族盡亡生

兜狀腹前排劍戟勒兜謀腹裡漲彭亨鯧二魚狀畧亦最可惡

師自有截江網性命惟堪一筯輕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三屯營閱兵薊鎮摠兵開府處（此下係職方併兩奉使作）

殷肱北平郡烽火度邊營特以郎官節來巡都護兵橐駝恭陣馬（虜中得三橐駝猶陣用之為衛）旂纛應軍鉦三令先庚後八門死地生妖星枉矢墮殺氣蓐收行彖綴吳都燧（營中火燧器具）羊分宋士羨生羌休近塞熱虜敢渝盟閱飛時登眺紅螺憶古城（紅螺山書大字都司）

喜峯口觀三衛貢馬

貢道走東胡開門控北都每逢金鏡節來獻玉驄駒嵩長花當後山川松漠紆天衣沾紵綉國馬出騊駼乞貢孫隨祖（大酋孝子孫十餘人討賞）尊兵婦代夫（有四五婦女領部落入貢）珥璫珠落錯襁褓錦氍毹槃舞呈鞮華侏言譯象胥白狼田右枉黑水作通衢（黑水[illegible]）明堂端拱日王會正堪圖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為海上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餘里

島夷頻不靜玉節遠何之誓清萬里寇敢憚一身危鬭卒精風候吳兒慣水嬉黃頭紛百隊白羽颭千旗擊鼓靈鼉應揮戈海若隨龍驚冬不蟄鮫畏晝停絲昨夜波瀾起中宵雲霧披天澄鏡光發風嫩縠紋漪鄒衍瀛洲數莊生秋水詞乾坤元莽闊人世自牽羈已傍漁山泊還尋馬跡期日昇看碧轉途變識針移雙嶼厓門險半洋礁石奇從來惟賊路今日有王師待獻經營績三山勒一碑（雙嶼港半洋礁皆海中）

謁夷齊廟二首

未訪箕山塚來經孤竹墟精光猶日月冠冕肯泥塗國合歸中子心元避獨夫千年北海濱還見盍歸乎

歸周仍避紂渭叟況同襟叩馬何饒舌採薇還苦吟當年諫武意昔日事殷心生死知音在明夷用獨深

叩馬之說不經見而詳於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與夫既已身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於不類此王臨川輩所以據孟氏以征史遷之誣也嘗思之而得其說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身事殷伯夷叩馬而諫然則始終與伯夷同心者文王也文武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

盡善於武則微意亦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於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於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爲誣哉

古北口觀降夷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古北有降夷十數家男婦可四五十人並湖河墻內居）

湖河北來幾千里夾岸穹廬雜軍壘傳聞漢官旌節至驚咄歡迎競羅跪抹額貂皮并紫腰胡婦赤脚胡兒履中有老胡能漢語辮髮一條銀鼠尾告言天煖弓力弱箭垜乞移三四尺（胡精於射而不能遠又弓解膠之時曉告移垜稍近盡褸寄賣也）蹲腰搦目滿彎弧箭箭齊奔月兒裏當軒賜與錦纏頭漢人喝采胡人喜自矜長技正未竭一躍上馬事馳突珠帽半仄賣敧邪鐵驄驕嘶弄鏁鞚可憐人馬如爭巧人藏馬腹馬人立蹴身倒卧馬背上馬尾鬅鬆亂人髮忽然馬去不聞聲一路驚塵向空沒滿眼流星透烟霧道是胡兒飛箭發想見天山射鵰時意氣雄豪誰可越騎歸人散悄無誼卸却牙旗捲秋月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萬里羣山盡海頭誰築關城控上游巨靈劈山鬼鞭石英雄作事與神謀（此關徐武寧築）水壓蛟龍蟄深窟陸斷

射虎潛遯隊司馬分符來作鎮坐銷奸究護神州夜半鳴難空獻計橐中置人仍被搜（翻用故事）深秋邀我觀海樓水滌初清海霧收風恬浪細魚鱗起隔岸隱隱見東牟百年海禁頗嚴密烟波莽闊無行舟聖明弛禁濟饑窘米船銜尾浮羣鷗（時遼人大飢免海禁載米）百船到岸一船覆大利小害誰能周遼人生不識舟楫雲帆錯指旗上遊午炊且飽盈瓶粟夜卧免唱量沙籌幾時醜虜忽東徙遼薊騷然關不休關外胡笳關內柝婦女乗障夫虔劉鵰蹲鉏食安可長瘡肉不剪成懸疣會須驅逐遠漠北安得猛士挺長矛昔人失却渝關險腥穢中華千古羞

盧龍行　詠田疇

公孫昔日據玄菟北連蹋頓驕狼顧曹公萬里勤征師到此沮洳不得渡田生義俠久知名駐車虛左親邀迎屏人慷慨談心腹兵家詭道先虛聲盧龍小路繞一騎佯言返旆潛度兵夜半遂斬名王首一矢不折鯨鯢清功成笑擲封侯印依然被褐返茅荊當時策士如雲擁奇謀却屬一書生山川寂歷霸圖歇薜蘿滿眼高蹤絕瀚海陰風鼓角悲燕山寒月挂旌旗秖餘今人守塞處猶似昔人出塞時俛仰乾坤一回

首贊達伏藏何不有不見華陰鶯巖生詎識平原壺
梁叟自憐局促畏簡書安得停車訪巖藪

卧病作二首

孤踪原自與時屯兩月郎官半閉門藥石蓄爲二豎笑精華秪覺百骸存曾門未慣爰居性楚客愁窺虎豹閽却憶扁舟秋泛處洞庭木葉水波翻

閒情已覺釣非釣末路久居才不才炳武本非食肉相無鹽亦被入宮猜雍容琢玉身難置馳騁兵戈心又灰擊劍讀書堪自笑昨非今是好歸來

至職方作余初釋褐補官武選主事今適三十年

畫省棲遲已卅年今來似有再生緣署郎馮叟何言晚薄宦東坡半是仙心事江湖思報主兵戈南北愧籌邊簿書若謂真成懶日晝先天幾箇圈

再官京師懷趙浚谷中丞

江潭詎意復修門舊侶京華許幾存跡比孤雲難有託心思公子欲何言太白幾時還避晝鬼方計日想構落李廣鴈門今罷守短衣獵騎正秋原

嚴介谿相公見示戊午紀年詩次韻四首奉贈

黃閣成功久宴然問齡纔及卜熊年俯躬忘却絲綸貴體貌真疑山澤仙賜直內庭頻守歲（公每歲除夕亦不休沐）獻謀前席幾回天更待風烟靜南北九重還見錫爰田

精神海鶴美翩然一入瀛洲五十年朝野共推黃髮老身名何必赤松仙經綸不廢煙霞味寢食常嚴咫尺天歲歲續成時政記豈同先輩錄歸田

老臣半度白髮然夾使趨朝竦望年帝劄不名多署字歲星應象或稱仙膝前款語驚忘食禁裏乘輿訝上天知公不忍庖厨意九野春田是寸田

共嘗侍食於公語及人與物同之說公慨然有遠庖厨之戒故云又黃庭經云寸田尺宅

游絲掖戶對悠然猶似鈐山靜卧年雅性好文兼好士修齡非藥又非仙夜調羽檄消多壘晝接龍光切九天自愧樗材虛汲引秪宜仍舊種瓜田

密雲閱兵作

亭徼逢秋鵰羽輕良家六郡試雄兵一夫天險盧龍塞萬炬星飛翼虎營清笳乍歇聞鳴鏑突騎繞迴見伏旌有道四夷方設守年年長此護神京

度潮河

流淺沙明自可憐未經秋漲轉澄然馬腹浮河仍飲

水甲光映日更搖川幾處穹廬移就草（有馬夷並河居）數家

既脫曲依泉沿堤猶見青楊柳秪覺南州鄉思懸

夜上石塘嶺關

白河入口石塘城上流元自古開平巖立星辰孤堕

影野清刁斗空傳聲戍樓倚月橫吹動虜帳燒腥遠

火明魏將殞身曾此地邊人語及尚沾纓（正德本鎮年參將戰殁於此）

石塘道中

高城落月鴈飛斜數畝沙田稻亦花路繞曲河十八

度人棲礁石兩三家墩烟山靄爭明滅戍笛秋聲并

慘嗟閒道松亭遣探騎時時愁被熱夷遮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寧之經畧也

諸城皆在山之麓此城冠山如鳥巢鼓角千峯虎旅

散漠胡一路犬牙交（薊鎮一道漢地與虜壘相交又如之字）熟夷生虜

邏番覆怪石崩川爭怒號到此令人思猛士天山萬

里縱鳴稍

宿黃崖營

棲棲終日旅邊城夜向黃崖問古營幾家戍鼓漁陽

摻聯騎鐃歌薊北行（漁陽摻薊北行皆樂名）峽束雨湫高怒水

山凹樹竅激秋聲躍馬壯年微志在不緣此地客心

驚（唐人鵲門詩云戲臺一去客心驚故反其言以為詩）

游遵化湯泉

絕塞逢秋已覺涼此中氣候訝非常流金每似臨三

伏晞髮真成向九陽山烟霧靄分朝潤草色青青斂

夜霜我亦臨流堪一笑稽生盥浴久相忘（余有稽康之癖不沐者矣卅年）

登喜峯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絕頂孤峯見廢關短衣落日試躋攀三秋豹旅方乘

障萬里龍媒正滿山候鴈似隨鄉思去寒花將送使

臣還籌邊迂濟真無補空望伊吾抵掌間

曉發喜峯

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疎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草

色初來戍卒是瓜期去鄉秪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

脊危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誦采薇詩

入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

秋色

漫漫嵐氣半晴陰摵摵庭柯葉亂吟始覺孟秋雲物

至固知要救旅情深孤鳶影貼寒巖草鳴蟈聲連野

戍砧戈甲滿山乘塞卒天驕何處欲相侵

月下小坐書懷

滿庭圓月坐孤松聊息塵機長道容任俠早知同盡
虎談兵晚更笑屠龍支離避疾猶分粟洴澼乘時亦
請封蕙帳故山應待久尚從長樂聽鳴鐘

寄姜白二子

日閱軍容夜馬蹄孤懷猶畏簡書稽眼中靚識皆夷
貊（處處多是夷狄）夢裏經營亦鼓鼙盡省薰香行載索石渠
校籍坐然藜寄語雍容鳴玉子可能相念到遼西

薊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伏櫪衰年久自甘爾兄迂闊爾偏諳心窺秘笄逢人
噤篋貯陰符向夜探犀渚青楓烟際棹（平湖金陵）近能沙

白草露中騎鴈行正笑難如鴈飛去飛來北又南
狗馬病多經絕塞棣華室遠隔南天每思原上聽鳴
鵲始訝山頭望跕鳶可以去乎仍戀祿無能為也更
籌邊頭顱長盡山林骨木食沙衣信有緣

還姜白二子衣

試整戎裝出漢宮解衣何意故人同野容聊免拔頳
倒命服堪將覯黲蔥孔陽為映朱旗色（借姜緋衣）稍散困
縷紫塞風今日還君篋笥裡依然提曳禁垣中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
稱為驍將

穿盧元以射雕稱一騎常先萬馬騰意氣肯甘胡地
老勳名終屬漢壇登斫殘右臂方揮刃殪盡追鋒未
釋氷歸自虜中還破虜古來名將亦誰曾

謁夷齊廟（方道長邀遊）

為仰風流百世希長歌招隱坐漁磯昔人何處尋糜
鹿此地深秋尚蕨薇征誅揖遜有今古餓顯祿隱無
是非但使斯人皆可侶不妨到處坐朝衣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闕一首時近
萬壽節四日也

幾時承遣出彤闈寒暑俄驚節候非霜隕塞門猶葛

絺風凄朔野亦絺衣 中秋誕
聖金鼎會百里瞻天紫氣團日與長安俱近處莫陪
鵷列轉依依

順義公館次壁間韻

虜入山前山後州控弦萬騎此屯留四郊壘壁猶餘
警十載瘡痍尚未收野長蒿萊仍課馬兵僉子弟更
防秋使臣多愧詢民瘼自詠小東誰為酬

登懷來城

塞下孤城古白檀半臨平野半依山秋來亭徼無淒
火官馬千家首蓿閑

小邑蕭條恰似村日中市井已扃門山田砂礫希禾
黍只有城西種果園

黃花鎮拜

聖誕

珥貂扨砌曾爲吏握節封疆又此行日近長安無百
里星迴
帝座正三更簫韶律應軍中樂羽衛光搖塞上旌廿
載違顏江海遠却因咫尺重含情

詩奉
命視師浙直介谿相公見贈次韻

不才黽勉從王事戎馬驅馳南北仍意氣本非投筆
客生涯聊似出山僧兵謀豈足窺韜豹國士猶慚賦
大鵬（李太白感司馬子微知遇作大鵬賦故引以爲況）頼有
廟謨曾密授海氛應見計時澄

月夜渡蛟門（海人相傳蛟門波浪最惡如江之峽也）

大洋萬里無拳石却見羣山豆海中忽然石壁開雙
峽坐覺樓船聳半空島以戶寬延滿月潮緣口窄弄
驕風誰能一矢穿蛟窟秪憶樅陽漢武雄（漢武射蛟樅陽江中）

三沙抱病夜坐東梅林督府

領軍韋敝本清羸藥裹常隨倚劍餘日御短衣巡壁
壘夜支佛體閲軍書莫愁深葦難搜雉試筭窮巢易
掃除虎將眼中誰可仗行間幕府策何如

和陳黃渾東歸一首

吾亦欲歸讓公早此行不異登仙好試看苦戰東海
壖何似高眠北窓曉宦情鳧鶴任短長世事鵲鳩誰
拙巧他年約訪祝融峯斕麥青精相對老

浙中流言王遊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 總督
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答并以志喜云耳（後聽督知王游擊喪兵之數止是九十四人也可爲一咲）

兵畧元非素所閑跡才多愧薦書勤自知薄相難成

事共咲狂謀易僨軍雄鬬豈堪分玉節岩扉秪合伴
松雲東山編斧深懸望佇看神機靜海氛

三沙病後夜起翫月書懷

軍中元不解衣裳夜倚危檣歌慨慷已慣羸軀常食
少從教短髮尚心長海能儘月空無水潮定期風颭
有鉎不爲督師經遠涉何由此地玩清光朝長落至
三分以上必起猛風一番每潮汐皆然蓋潮自生
風非關大塊噫氣與虎嘯而風冽一理此非久在
海上者不能知所以儒家未之言及惟潮與月與
風與陰類然則潮之應月又何疑也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兼血痰伏枕
瘦骨迂才堪痛哭豈能萬里事横行一身自試妖狐穴（三沙入賊巢與賊對西止隔一箭餘地）六月深驅瘴海兵陳湯擊痺緣西域章敵虛羸為壯征我愧古人無萬一却令二病偶然并

赴官揚州與左妹夫兩弟鶴兒白婿登金山坐禪房一首
衰顏久欲寄名山江國征師幾往還隔水空知戀桑梓紆籌豈足靜夷蠻誰天鶴唳軍聲壯海戍烏樓戢舸閒（時倭寇剽盡海氣暫息用左肯齋幕有烏故事）縱是維揚迎帥急道人且坐白雲關

題墻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參將府也
塞垣飽歷雪霜寒直上無枝只屈盤邊人自識將軍樹我來權喚大夫官

游湯泉四首
幽都自古號寒門重纊年年亦不溫信有燭龍銜地底亂泉噴出火珠纍（湯池肯泉古詩燭龍棲寒門）
坐看池底絢霞光疑是蓮花火裡藏借問幻師誰會此乾坤爐冶炭陰陽（用賈生賦語）
戎馬驅馳未息鞍春風沂曲一盤桓試憑活水洪鑪煖暫解儒生徹骨寒
萬樹不知霜信至兩崖時見火雲升一就薰蒸聊可喜久來還想玉壺冰

宿七家嶺驛次壁間韻
莽莽沙河水分流亦有涯瓶甖開小市蓬革擁寒沙去縣無百里依山僅七家偶然成一宿聊喜息紛華

食蒜
三飡虀粥猶嫌穢百味葷腥久不嘗頃來食蒜如飡嘗已換山中一副腸

題豐潤寺中古鐘
腹下已磨鳧氏銘頂間償屬禹王堆外國奇文翻不出山僧道是海中來

游鐵壁
一峯特竦如削鐵古松根透石紋裂我欲峯頭看八荒安得手中憑九節

銀山寺說法臺
秋山面面翠屏迴孤石支撐說法臺想見高僧開口處諸峯曾與點頭來

橫嶺
一畨石與一畨鐵懸絙千尋未及泉吹玉往時猶可

詫汲金此地更堪憐

七夕公館憶海上二首

牛女雙星隔水明一年一渡尚心驚天河風浪何如海海上征人晝夜行

一水盈盈幾許遥猶煩靈鵲爲填橋千年精衛空銜石漲海烟波只自饒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答顧東橋少宰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舉不聞婦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内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之賁飾以私於其好也況别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壹壹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内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琨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碔砆耳瓊瑰碔砆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自知其爲碔砆耳僕迂懶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脱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賢聖之述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

識而淑諸身又牵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益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專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

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忻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時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慄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污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雖祉其時以長

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赴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特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渥也謹拜教艸艸作載酒亭一詩用致鄉往之懷更希教之

答張甬川尚書

順之窳頑非畜德之器迂疎非適用之才徒以窳頑近乎質木迂疎類乎澹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

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開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閒靜中轉見種種欲根絕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

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日有愧嘆此豈明公之過爲避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强類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踈所以弊多積於循襲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

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也而實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而挽之禮義廉恥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也益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益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問書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僃諸惟台照不宣

又

曩承手教諄切皆道義肝膈之語感幸感幸至於所論學術之虛談與其毫釐之差則皆足以惑世而害道此切中當世學者之膏肓鄙人亦嘗深憂之而未

及面請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非君子之所急而況其誕者乎若羅兄則雖不知其近來所見與所論何如然其人平素篤行之士明公亦深知之矣承示大學小傳蓋發於涵養之真而多自得之說至於身心意之別以正心爲主靜之學雖或異於朱傳而實合乎濂洛之微旨矣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

異乎豈所謂凝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
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更願教之

寄劉南坦

自前年奉教後每切馳情去年獲奉手教再三捧誦
知愛僕之深望僕之厚未有如明公者亟欲過齊上
登長者之堂一扣謝且請益焉而未果也僕稟氣素
弱兼以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
者又不過保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閒其於古人性
命之學蓋殊未之有見也至如所謂心似蛛絲遊碧
落身如蜩甲化枯枝以耗散其精神於故紙閒不知

返者則日夜有之是以未老而病無病亦衰蓋明公
之所以爲僕慮者眞可謂先得我心矣年近四十疾
疢憂患之餘乃始稍見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
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又參之養生家言所
謂歸根復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數年來絕學捐
書息游嘿坐精神稍覺有收拾處然宅舍摧塌修補
爲難譬如敗家蕩子早年縱浪於聲色狗馬糜費百
端及至轉頭而囊篋樗然矣此老氏之德所以貴於
早服而重積也奈何雖然程叔子自言吾受氣甚弱
年四十而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問之則曰吾以忘

生徇欲爲深恥僕誠不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
公之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寶珠或者只恐不轉頭耳
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凝神聚氣喫緊處長者
固有經驗方容積誠面請也文從過常州僕以身居
荒村不及知知時則文從已往荊溪矣謹令人問候
得在容操履杖以從

與王龍溪郎中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
來者云及吾兄以佃寺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
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宜其人者

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嘆
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
吏欲汚蔑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
欲汚蔑善人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
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閒也
既又復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亢疑其異聞
孟子不見儲子而屋廬子以爲得閒古者師友之閒
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
者何也無乃故爲迂其問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
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問而可以有請安知兄

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元得三之善與屋廬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狥風水是世人之狥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與朗趣脫得之性成僕每竊嘆以為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絕非食烟火葷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真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闚兄之藩室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為是必有說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為形迹之防以包荒為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

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寺田出上官之予何必固卻以為潔風水有事機之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是闚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子惡行怪而惡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為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歟古人有放君而

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群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毋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聲色貨利之外也而祇曰不邇不殖眞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湯眞若與聲色貨利之相持然若何也以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祇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

硜硜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楪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跡之人則為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蓍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為玉碗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紿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疎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己日乃孚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為何如然

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卒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蓋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撫然而嘆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効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

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能戰是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於埜其血玄黃夫陰既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士大夫蓋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遇以僕爲知己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己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不深知己然竊有少怪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好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胸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解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或引蔓而拔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按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不可料者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

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為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其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鬬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為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為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夫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為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為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亦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

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殽市酒一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伦伦以程錙銖日夜若不足藉令此二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往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攀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往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為壄土化為瓦鑠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

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為言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

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為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為之又以為既樗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年之後或為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當托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

去兄既遠誰爲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
篇兄散無可採至如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
見巳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羡挈妻子以行
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為人師
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
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
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為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
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
何如而其為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
章句外亦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

或如鑽礦而不入僕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
之處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一人暫率五六
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於
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為兄慮也夫為此五六郡得
一良師孰與為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
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
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之力與三年之
間所得為也奈何家父言某縣某人者在京師百計
詆兄此甚可為勇於任事者笑也然在齊東得無亦
有如某者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為而已何較於彼

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之
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聞於人
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
熟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
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
自言也在菴兄過常不及一會殊為悒怏并以相白

答俞教諭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
學病於博雜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肓之証過承
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

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為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
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
為之所謂眾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
能自已者也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披羅
之心其於岩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
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
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
憫惜愛護之心而遠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岩穴
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岐拒之與憫惜本無
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

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眞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餙躬勵行以遐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誦與書也苟無爲己之心則弦誦禮書亦秪爲干祿之具苟眞有爲己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爲敎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敎澂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爲若不開此一

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爲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敎矣而猶瑣瑣爲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敎舉業未爲脫洒而向之敎舉業未爲粘帶也今之不敎舉業未必足以閑人之利塗而向之敎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僞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

蓋即此而鼓舞疑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麁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遊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德之辨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同聞云云者此道也羲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臯之刑名至於垂工和矢伯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皆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

道自處而以藝士談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臯以刑名自處而乃爲其君陳迪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敎胄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曆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五器張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羲和則曆象便爲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雜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

亦不敢以不明也盖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絶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絶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性命爲上一截色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汲且切矣今執事固有教人之責矣今之教以舉業欲廢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執事之

隱居修行僕聞之縣陽諸兄亦久矣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者已之路而嘿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嘿消其爭能務勝之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爲心病所爲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一毫不自遮救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感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以爲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與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答戚南玄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兄之惠我極厚極厚非言可爲謝也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个不得說作二个不得終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饒

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短之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即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答王生宗道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胸面目之詳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遍殊覺精神不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如德州接遇一事乃是據宗道口說故敘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若使前時宗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剛介之士其言亦自足以傳信不待予也既已為唐君作銘為之投筆三嘆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而老於郎署又年不滿六十其清修絕俗亦自足以

結裹此身而風沒世彼世間取高第為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為最得意然纔沒身便與奥腐糞土何異若此者其於唐君何如哉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于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最切切也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願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所轉乃是挺挺自作豪傑亦所以不負唐君衣鉢云耳勉之勉之

與唐一庵書

伏者來爭杜洞庭歸時乃見尊柬讀罷不覺悽然之甚吾兄盛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夭其嗣也我為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喪明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及東門吳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于此尋究真源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為中也

寄黎知州

辱來教云欲羨畔援之無也易意必固我之無也難

澹泊者無所愛而自甘高明者有所主而自執此意自前人未有發之者非吾兄真實體會不能了了至此僕謹聞教矣甚幸甚幸夫纖塵細塵總來一塵心是活物周流六虛本來如是意必固我安從生哉畢竟欲羨畔援潛根內伏有纖塵洗刷不盡處也既曰意必固我矣則未可語畔援之無也僕閒居自省情從前意向之未真覺一切妄念之為累近來工夫惟有嘿嘿知過而已兄所過獎令人赧然不敢當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道也東城篤行堅至在朋友中絕少于此頗僕也淺陋何足以發潛德之光謹據

狀恭以同遊時所見聞使實書之不敢為諛墓之詞亦所以體東城之志也中有疎略與不當處更望痛為抹削惟吾兄勿讓

與鄭淡泉文選

别兄久矣僕居閒無事時取晦菴先生之書讀之至答陳永嘉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不覺慨然發嘆以謂三代以下人材與三代以上劃然隔作兩截其隱微深錮之病只是如此然同甫亦是豪傑豈肯便自坐落利窠窟子裏去只緣差却些子其流遂至於此有志者其不可不慎於毫厘也試以請於兄兄試教之

答洪方洲主事

承示聞政謙然寬恤禮讓之意至於節用意商以身先之非吾兄雅志古道不能為此中間意有偏重處亦稍為指摘一二以復來命自嘆艸埜書生不能識知權竊事體終為目論耳萬不如吾兄身歷其地而斟酌之之為精也雖然山人所知者去科場中弊病猶易去心術中弊病則難昔人謂有意為不善與有意為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獲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吾兄向善甚篤持身甚嚴迥在流俗之外僕一見而知敬之如瓦石屑自是不能障兄第恐所謂金玉屑者不謂無一點半點尚着眼中耳二程全書近曾留意否冬來獨居思兄為切杭城多事僕恐不能來盍山人之道宜爾也俟面奉報

與王湛泉文選

兄之為文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張目吐氣以為三代直道復出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悵悵然失望僕於兄之為文選也則竊與海內之士同其慶喜而於兄之退也獨不與海內之士同其悵悵者何也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後之君子道德功業不如古人正坐積之不厚發之太驟耳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豈古人才力智慧不如今人益以厚積而薄試之也今兄去古人強仕之年猶未也願兄益自斂廓勿以三代以下功名為可足勿以古聖賢精一之學為不可至乘此山林多暇專精致神使反之於身心情性者益邃以精而究於古今成

敗理亂之故者益𧇊以熟積之於優游而發之於助勤所以任天下之重有餘裕矣豈止為今日第一文選而已哉此僕所以不暇為兄悵悵而敢為兄賀也海內同心如兄能幾自屏歸後以兄在文選嫌不敢奉書今兄既還山又吳粤南北相去且五六千里無由一相切磋耿耿如何僕也樗散無似自別兄後毫髮無所長進惟舊來面目兢兢不敢變壞此可用以少慰知己之懷耳至於驅馳當世非惟才有所不可抑亦性有所不宜也兄在文選時乃獨勤勤推轂故人之意則厚矣

與陳後岡參議

別後戀慕不捨與久病衰頹之狀大略具之葉紹興通判所寄書中令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為不深且懷愚昧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二三而鷁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者乎兄去闕幾不知復以何時為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為必棣用王覇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戛戛乎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勝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論議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湘清修之節剸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別雖然亦願兄毋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材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

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昧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閎大而無偏固不可謂無其人焉而非譊譊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閑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為我留意至

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世多散軼不存亦煩兄試博求之敍圑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辭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足以進此向已告處於兄矣兄毋更以此望我俟他日有持後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為痴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為快艸艸白

答唐漸山諭德

自聞兄有疾時以為懷夏間富生于德來學每因富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屠家稱缺陷世界故物忌於盈吾兄之才與其所享可謂完矣乘除消息天行則然吾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損虧焉而大受於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離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罹此疾疢則寂寞枯淡之中靜思默觀種種世界種種伎功無可恃不朽者必將於幻身之外別求所謂本來面目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以精而其所得於病者不既多乎此僕始為兄憂而竟為兄賀也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兄勿以為濶論如何弟年來奔走荊溪今歲始買小庄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有定居衣食稍能自給一身幸為天地間一閒人矣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業奈少有得焉以畢宿志而海內知交皆散在四方昔人取多聞而恨於獨學之難每以為嘆而知交如兄者則尤往來於懷也向嘗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來僕又不能往奈何今蹉跎又經歲矣後復如何使來承委令兄祠堂文字緣僕素病懶自鄉居以來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

宜以此為辭然後自念平生未獲請見於九峯先生既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為之叙論若深言之則近於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達於銘以稱美之義不滿於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去則又重以違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之所不遠數百里而託於不文之辭者蓋以迂戇之人不能為諛其言或可以信於後來者耳今以平生未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措乃囁嚅而為之言是無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欲相託之意也是以敢直心而辭於將命者且其人之

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既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亮之冬中南游必浮登兄之堂傾寫所懷不盡

與田巨山提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甚感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强起也病歸以來生平交遊一時雨散空山獨坐每每念之令人無以為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夕之摧不能解之于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於孤陋也奈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慰甚約之又言吾兄以好畫之故至欲手自摹搨則僕之迂滯

所不能解者然吾兄專凝純靜豈謂沉溺于此或者盈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為戲耳僕竊謂遊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別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弁之粗材與胥吏之末技是以戴記分為德藝上下之說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況又不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畫不過如鄭虔王維輩何足學也況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其一水一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僕嘗誦而笑之以為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為益有甚于書畫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畫秪足以麋費歲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竭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于聖賢之後尚懼枉却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屏去況更有費日剩力為此紙筆和墨之事乎然僕聞之畫家之說亦不以紙筆和墨者之為工而必解衣盤薄之為上乃知畫家不貴能畫正在能不畫耳若此者所以疑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畫品能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不乃為土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別後葬家至

陽羨謝去世事牽綴時時閉門默坐如知平日汲于多岐蕩精搖神之過每讀邵子勞多未有收功處路盡人間問路岐之語則惘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棋賦詩博聞强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經月不成一韵或數旬不展卷雖或為人所强與自强為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絕無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則荒落疎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為此其志亦欲發憤刋落收功一源而力必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

與二弟正之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

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滌徹此心或止遊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無益靡費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係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為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與薛方山郎中

為別甚久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俱集自惟年垂

四十已踏無聞之戒世間事既幸不復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竟是何事回頭一看不覺啞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徒盡已謝遣交遊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天地間一閑人不落閙攘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謂此身甘老朽尚無閒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為鬭亦從生徒交游之例盡謝遣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閙攘套子也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居城中如前所說欲効古人隱身壓市陸沉於俗者不識能乎否耳吾兄方為時樹策勳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閑事亦當傾耳以聽下風也

與張西磐尚書

伏惟明公清苦之節直方之氣蓋得之天稟而篤好學老而彌篤此海內後生之所慕望而興焉者也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不相似程叔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實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竊惟明公家居以來所以專精致神究極高明而深入古人之

閫奧者固益知非淺夫之敢窺矣北冀南吳何日得一奉教左右藉鍼砭以自訟耶某少頗不敢自棄今年且四十益覺進德之難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古人寡欲慎獨工夫真未敢少草論也奈何奈何承命少堂記久不敢虛長者數千里之托所愧文字疎陋不足以發揮道眼之所觀聊述平生自念此心通塞存救之機以就正焉而已幸望抹教之吾人在宇宙間不論進退隱顯自有事在成己與成物原非兩事明公之德風于鄉而信于天下久矣鄉里後輩中有可與言者時與提撕使趨正路此亦所以接

續天地間善人氣脉于無窮也何如何如風便惟不
靳遠教是望

與王體仁

體仁與吾别且三年知工夫當更有入細處至於世
路利鈍一切不足道也吾數年來日用標鍊中頗見
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
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
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
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却一生到底終無結果可
時時將忘食忘寢舊案參對便見得吾人今日工夫

較古人踈密何如也如鷄抱卵如龍養珠仙家煉幻
形者猶然況人爲眞性命者乎便間聊此致愛助之
意容相約過景陵一相切磋也

與王堯衢書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踈簡也春來卜
居陽羨此中山水絶清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
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
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弈諸問昔嘗强力
好之近始覺其芋棗昌歜之嗜不足饑飽千人非古
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

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
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
更無一兩句閒話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
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
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至束閣不肯觀
雖其苦心致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
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盡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
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
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且平生亦
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蹤人哭笑不敢以鴟鳶之所争

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
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
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脫耳當今之士
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
若干人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
落淹滯已十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
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
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事者所與則
僕得與此輩同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乞
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

必且棄去以爲髙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趍趍蹌需于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鄉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既不能爲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

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於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絶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啖之而投箸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憂我乎僕幸未

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敦行而不敢怠則于與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爲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尠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爲愛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敎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留妥之父遽毋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晩間曲爲寛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

心亦稍舒矣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爲宇宙中人其於塵俗奔走縛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涸擾而獨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眞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周約菴中丞

其自屏居以來自以辠謬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羨山間坐

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尚未能繼歸門之役以承欬語敘衷曲此其懶慢之罪僕猶自知況長者乎以為宜麾而棄之矣不謂過辱記錄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尚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捧書自媿竊感且嘆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尚以僕早年受知之故益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古人之尺寸焉而未知僕今憊焉㮣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適時加以弱冠徒仕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

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氣而試未成之學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怪哉猶幸免誅僇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疢三十以後齒髮衰委形既然志亦隨之即如讀書為文本是嗜好近或挾冊讀未數行輒眊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時或為之輒終日汗漫申紙舐筆竟不能成十數字而遂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之玩即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廢不比於人也可盡見矣此其意蓋欲槁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宇宙廣闊著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敢一

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嘗鄙所長亦何敢不自量而獲焉以為可幾乎且夫淮陰南陽其始皆匿其器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之勢如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臟也故其壇而拜焉廬而顧焉則以造次一二語而國王致伯之略遂以定況齷齪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如弋者以百發而繳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大拙之効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遊息機之後而自比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猱自鞭策固知其不類也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甚自愧

也雖然自平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既久之乃稍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為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竊耳目為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眾矣是以事功流而為權計技術流而為小道疑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㮣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伐功殞其軀以縧之才局於方技僅於舉馳未建平壁相為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

韁鎖已獲斬斷至於象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注心焉今盡以懶病廢竊以爲絕利於百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後過以異妆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爲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脉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抱膝高吟之儔則心不敢當謂僕爲今之腐儒鄙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

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辱愛之深故不敢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明主側席正豪傑展効之時爲社稷計維公輩一二耆舊隆中之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埜鄙人其盱而望之矣

答周七泉通判

僕自來家居多是謝却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胷中無事其寔種種欲根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着寔掃除益悠悠之爲患久矣近來乃於一切應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鍛鍊從此工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擇闠汩沒中能誤人也禪家之絕去塵緣一蒲團了却此生此所謂果我未之雖矣吾與羅兄近來工夫不得一面證奈何然此心清時未嘗不對二兄也

與兩湖書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而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駑下向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

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意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惮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已之間即古人所謂易撤臯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

反躬為已之說而磬欬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為以反躬為已之說而磬欬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於其舊之之為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已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虫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屑屑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遵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躰如尸如齊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躰如尸如齊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為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

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念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寐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牝非牡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以吾兄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否弟數年間頗夢寐於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之外亦無意矣會念菴兄弟煩道鄙懐漢書批抹約四五十傳亦頗盡之并奉迓以全信

寄黄士尚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遼海之瀕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

德夫身何待塞而後反德何待塞而後修蓋窮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為多也自歸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埃壒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塞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來作詩凡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鐃歌鼓

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横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是以溺心而偈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於枝葉無用之詞耶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脚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著工夫待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洗其埃壒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欺不為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異焉者也天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

朋將藉兄為助日日望之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賂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為應酬故也嘉繫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醫閭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士人亦可為旅中畜德之一助也

與項甌東郡守

索居既久益嘆朋友合并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為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間此時弟甚疎鹵不能有所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悖

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洒洒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費檢防然亦漸覺有洒洒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証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却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脚踏實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則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

窺則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蕭菲可以少貲於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稟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稟有餘於穀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為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皐陶論九德寬而能於栗直而能於溫沉潛能剛高明能柔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功也夫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由赤子之心擴而充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

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為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嬌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謫謫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

兄者尤少如弟昧劣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甚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翻人心目如處酆都之中舉眼皆酆都也酆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為先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為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間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叅語幸委曲一贊之

答江五坡提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游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為悵悵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註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頗詳竊以為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古今其功最多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兔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板譌謬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

兄之刻此學者可為幸矣而僕山埜之人頗先得之不尤為幸歟中路又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兄可贊之伏惟兄之莅閩且三年矣入閩之士固已丕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才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埽為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為提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子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聲矣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為可满而必以不如古人之善作

人者為可歎歟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長也人之性行寬柔暗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為剛中者又加少耳故皐陶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彊而義而箕子亦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强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收歛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中使剛者必塞而不近於露强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學而蓄之也容畊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人才風俗轉

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材力亦何難也蓋乎士之蕩於紛華兢於馳騖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勵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則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磯之也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磯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師而至于五百家為比比有師豈特教萬二阡硜者則賢哉被其教五百家者亦盡賢

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為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猥尾自卑嗜利無此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為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庶此竊願聞教焉曩與王道思書亦嘗及於提學之說大抵不出所請教於兄者矣僕今歲移家荊溪此中山水清絕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體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

性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歛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搖精魄之說此兄之甚愛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艸少白

答廖東雩提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深為空谷之慰又辱兩示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比肩僕蓋

皆獲與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岩言之以為東雩之文氣骨甚勝無一點纖靡懦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雩而已春間讀兄所為文視京師所見則加勝焉近復得讀兄所為文視春時所見又益加勝焉駸駸乎作者之堂矣頗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妄也雖然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究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為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學

利之欲薰塞宇宙日夜馳騖寡廉而鮮恥儒生習見以為當然其有以講學為事者又或崇意見而乖實際競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以甚異於所習見以為當然自非精一自信卓然不惑流俗之士則未可以異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兄輩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段干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槩今不知其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亦出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耶吾兄以身任作人之責兄之所以淑諸其身即其所以淑諸其人者

也篤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真血脈以淑諸身以淑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其責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來晉人所未見僕聞之存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大小雅何與於夷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人之際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為君子之陰夷狄為中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致陽其相銷也若鐵炭之不契其相致也若酸漿之感蠓蠛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即所以銷小人之氣長君子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即所以長中國之氣而夷狄之

氣銷故曰真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微矣此華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爲迂也今也觀之搢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如前所謂習見以爲當然者其爲陰爲陽與其銷長之幾亦略可覩矣夫揚旌沙漠之際而又組繫單于之頸此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誦其人使人洞然於陰陽消息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其責在兄矣僕自屏居以來牽於多病齒髮日衰非惟不敢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室所欲耿耿不忘者尚冀脩省補過以不負此心與不負海內

知己者而已

與應警菴郡守

僕迂戇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兼人之才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降色所以獎進禮遇於僕者皆出乎常格之外此雖古之高流如蓋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而況草茅迂戇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益無夾旬不相往來不相與從容盡談者此其形迹似爲煩瀆矣雖然非君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敢以是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亦已久矣豈特樗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相信之難耳惟在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之爲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住山中既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而縱其清遠閒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惟擇彼物累全我真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何如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

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于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趣見不如古人僕每觀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爲近世才傑而已乎意者必欲爲古人而後已乎如必欲爲古人則堅苦磨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多暇可以進養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頑鈍惟不敢惰窳以負相知然寸進或至退尺恐竟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宜早

出進退自是而遂此身既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
亦未為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南直隸廣西湖廣三
省地圖已付馮丞繕寫不識寄到否西洲今奏稿偶
檢出并奉上不宣

又時警菴為提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歸簿書請獄訟者則為賢有
司矣至於為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
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為好提學矣至
於為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丈之為守郡也
既已能為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訟獄為功

矣今之為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為學校根本之慮
而惟文字程課之為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
興起士習之至意顧責之人不若盡乎已蓋言聲色
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恭
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即是士
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諭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
不言道德何嘗不言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
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
躬之謂而所以為根本之慮也辱吾丈知愛竊敢以
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

者多不修於實行甚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
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繳之於文
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
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
發冢之譏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為低昂
輕重其權寔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
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為糊名所欺雖欲品
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
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時免於大
過罪今離索日久奈何年且四十益潑無聞見惡之

感頹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唐荊川文集卷之五

答馮午山提學

自聞文旌再臨在多士深幸於得師在僕輩深幸於得朋而又深以山林之蹤不能即時就見相與論證爲恨也讀來示志未堅貞學無透悟令人燃然有感然即此數言足以知吾丈堅貞之志矣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工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鶩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超無欲界然頭出頭

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論實功蓋爲自身痛痒不爲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撥盡也伏聞吾丈家居數年潛脩精進令僕輩聞風益羨慕之草節如僕者年迫四十齒髮漸衰自念此身竟未有安頓處正坐其初入頭元不是真根子若不以此時痛自懲創併歸一路重立樹根基則後來恐無日矣甚懼甚懼奈何吾丈又諭及東南士習此吾丈一體之心亦吾丈一體之責也嗟乎東南士習之壞也久矣近年以來其壞者竟不可返而其山鄉僻邑頗號馴朴者亦漸澆訛如僕輩雖念此痛痒相關不能無憫時病俗之意嗟乎亦安能以一簣障江河也哉蓋其紛華之誘已潑而其猥巧機利之習鼓煽又甚其植根也甚固其返之也實難韓退之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惟吾丈以自家真根子興起衆人真根子於政令所施章善癉惡明示好惡不遺餘力不貴近効不狥人情不爲文飾庶幾有一番變動耳如僕輩只求作一自了漢足矣人情進學一節本非大事但近年以來士夫以此請囑罔利

後生以此奔競忘恥風俗不美此其一端願吾丈始終杜塞此門蓋因吾文昔所已行之美而竊敢贊於始終者也

與王北涯蘇州

曩中秋玄都對月坐覺此心灑然别來時時興懷頗清風明月未始不常在宇宙間特人心不能常似此灑然耳兄試驗之簿書至冗之時爲是一箇光景爲是兩箇光景也適承來教深知志士之懷夫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于有聞

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爲心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刋落絶利一原則非所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試舉似于兄以爲何如

二

兄之不言而飲人以和每一見則眷眷不能别去既别去則忽忽若有所失而若將繼見之者辱來教知兄之念我則亦然也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爲肺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日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

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此兄心事峻深惜世人知之少其志所欲樹立于世又以早死不及自見獨生平喜爲詩其用心甚苦亦以早死不及究意以與古人作者爲徒也故其所可存者僅此若千首而已吾兄雅意憐才欲爲入梓垂乎死者有知其亦可以無恨于埋没矣乎更欲得兄一言冠諸其首則斯文終當頼兄以長價也僕亦謹拜兄之賜矣約之尚有文字一卷俟更查出寄上西原乃兄物故則其遺稿未及流傳人間者當益零落奈何西原集序文俟少從容須與到乃作之今未能也世事日新江湖之憂殊不可言何日更與兄一面談也然湛泉得此結裹不失爲好男子矣

三

請教之私積于隔歲會使節不在郡中我懐耿耿遂往候莊渠先生之疾不謂此翁捐館三日矣感慨平生可勝悲怛至於殄瘁之嘆則海内志士之所同也去年失一涇野今年失一莊渠海内若而人者有幾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其家以遺言見示敢奉兄覽竊惟吾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落而宦跡所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兩公立

心操行卓然共爲一世偉人其死而無後亦復相同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悉力經紀其後事有如骨肉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豈異西原哉聞之其家此翁且死亦自欲以後事面託之兄然兄之心豈以其嘗面託與未嘗面託爲異也遺言所載望吾兄爲之主張其間本朋友之情行之以官府之法以爲可久之計此不惟見先生之交其所以扶持吾類者意亦深矣諸淂欲面請者萬萬不能悉

與胡青崖同知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莅民事也又三四月矣不知一體之愛今日真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聰明不畀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真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二

閒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兄言虎丘之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常常有之即此數語深見吾兄用工之密至於滲漏

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僕尤宜深省者也雖然即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既凡入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接續不斷否頻復數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華亭職事無一點謫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僕之意頗以為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兜攬多耳此昔人所以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蚤亦沉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埽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為是言以請於兄所謂病人解說病也惟兄教之焚香拜悉常如奉明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答林鎮江巽峯

承示乞休一著本於當道之不能相體奈何既不能自遂則勢不得不且聽之大抵此心有礙則進退維谷此心無礙則進退皆宜前書所說冷熱自知可北則北可南則南可視事則視事可攝則攝亦何所固必也龍溪之說不知所指但衆口雌黃何所不至且不幸處嘵嘵之地則易缺固其勢然耳不計較毀譽

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吾丈於此固具隻眼久矣容細請教也自吾丈莅潤以來江鰣蒿筍楮筆不知幾番拜賜矣辭之則疑于自踈不辭則饕餮已甚今復勉顏登領此後一魚一筍不敢更煩使者尤見吾丈之知愛也

答茅知縣鹿門

兄始至邑而巽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于兩賢之不相厄故嘗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巽峯而復以上交

之說爲吾兄言之旣而同心共濟歡然無間則旣免于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旣睽之孤而又張之弧也若有鬼神焉交鬭其間奈何雖然在巽峰則不免爲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爲動心忍性之大助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爲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慮危委曲相濟爲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后美疢而益之爲卦益用凶事反勝于益之以十朋之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所能勸阻然願兄更忍

性其間而審處焉勿輕爲去就也不能得一面談耿耿何極

與裘剡溪推官書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尋命轉成兩字曰占恒何如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軒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

是也若使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答呂沃州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愯然甚幸甚慰兄云嘗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着工夫不能爲此言然兄自謂未得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

無欲種子則意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卧時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爲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心則可習忘

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辨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益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爲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與張本靜

冀春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夫精進殊以爲慰近承來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語識然識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臼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

足道能言真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腳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寔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庸利之鄉則爲尤矣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乎奈何今但於後輩中視其一二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賓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清苦淡薄使日

楷月磨庶有以牽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不知
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悃不能有以開發之
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自有
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
讀古儒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
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欵欵
秋間或得同舍弟至南都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
必也臨書馳情

二

得来書知執事為性命心益覺真切所云好話好事

只在名利關中打翻轉尤切中近来學者病痛近来
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夾帶
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鬬機鋒相似
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為
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
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真實力行一
路乃是一帖救急易方龍溪諸兄往江西借以此意
請教不知兄意云何也僕數年来終日在疾疢擾亂
之域平日清虛意見到此更無逃躲處然真景相逼
真機亦漸透露乃知外馳之與内主機括只在絲髮

間昔人所謂啞子喫苦瓜真是說不得耳

與薛長齋副使

使節歸自保定常得一奉清論然方以是為請教之
始至手中間委曲情切處所欲就正與鄙人膏肓痛
癢處所欲求鍼砭者皆未之及焉以為非得更奉周
旋三兩日則不盡也未幾而兄去留矣為之悵然兄
向所面論誠是玄妙使懇切下工夫處或少有疎漏
或自以從心所欲可不事檢防此則墮落高明人病
痛窠臼去了恐不可以上達也非實際也中庸曰極
高明而道中庸是以先儒以為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與說辨義利處太容易了所
以工夫不着實吃緊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于
有意為善皆利也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于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為皆義也然人此心至神
本無染著惟對境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
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弟願以此終身
而從事焉兄得無以為固滯之見乎

答洪方洲主事

別久殊勞我思近承刑部過草堂頗能道吾兄起居
為慰曩承手教諸凡所處事體比舊俱覺穩當是以

更不必細爲條荅而鄉居僻遠便者亦遅不至以是不及復書多罪兄言以前行事俱失于寛則僕前已略言之矣大率有意于爲寛與有意于爲嚴皆是中間有病根在昔虞廷之論既云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而又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隱微之間不可不深察也戚兄一節僕不能知其中事體如何大率吾兄清德則既自信而人亦信之矣其有未然則一番擊撞是一番工夫若覺因此稍有搖動則平生爲善之志猶是從世界上轉移而未可以言真心爲善者也然雖不因此稍有搖動而反身修德自懼自省

則又益精以密是物議之與其爲吾進德之助多矣且夫豪傑之士出頭幹事矯衆特立則多以招尤惟閉關括囊則可以無咎譽然君子不辭自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者將以自驗也僕輩幸在閒田地然悠悠過日德不加修未必不由乎此吾兄何以教之

與蔡白石郎中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剥落且盡雖誦人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剥落一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剥落一至此也豈不爲僕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絶世之資而消磨剥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兄以爲宇宙内事與吾分内事盡於風雲月露

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爲憃戇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二

曩承荅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於兄者淺也僕嘗謂學者非無痛痒之爲貴而以眞知痛痒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譔而藥之知痒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痒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痒縱使爬搔譔藥亦悠悠不得力也來書云詞

章爲聰明之害又云於苦土中覺得裊時醉夢流浪此是吾兄一口說著平生痛痒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超凡入道真根子也雖然昔人所謂舊習如落葉既掃復積兄試觀之旣覺得裊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来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浪否抑時有醉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旣覺得便能擺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擺轉得否即如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旣有喜心其於好醜贊毀種種

勝心能不萌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瞞過一些不得放過乃是真知痛痒旣真知痛痒即境界不論静閙工夫不論頓漸静閙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也兄以避北而就南含頓而即漸爲說夫閙處不得力即静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

亦未嘗不是也旣真用力則静閙頓漸不患其不一矣来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襲江左之寔是非頓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痒耳弟之不肖年来痛痒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是血氣之爲累血氣熏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来胸中弟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痒心切旣稍有知不敢不極力爬搔誅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来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

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灑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灑在辨之而已兄以爲脫灑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寔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寔而後能脫灑非二致也弟之不肖正程子所謂墮在沉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灑之未能也惟兄救之僕之所請教於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答皇甫百泉郎中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叅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劾之而又不能摹劾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兄此皆不爲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

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請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緒寫一兩篇奉以爲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淡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嘆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落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即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論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

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耒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之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損之之說也南沙兄被劾令人益有感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容若此其自爲計獨欠拂衣一往耳俟此兄反常時欲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

與與槐謝翰林

數辱書問且教誨拳拳如吾兄真能愛我以德者也感激感激所諭東城誌文中閒附載師友一節弟方

創稿時亦知此段議論多爲世所不喜而兄書示亦以爲所不喜也果然果然僕何敢以一人之獨論而干什百人之公喙哉但東城兄平生所尊若人也而爲之師所親若人也而爲之友意思懇懇真是如此寧使自己蹈世人所不喜而不忍不爲既死之友一寫心事此鄙人之意也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但性既褊狹又素羸瘠每入空山則不免仍有喜心每遇人事迎送紛擾踧踖從事則不免仍有厭心耳雖然兄真愛我以德者也敢不圖所以承教林

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然此兄尤怕厭事過我者又慨僕之謝労不能致此兄也僕多病之軀年入四十巳更衰落不覺塵心灰盡枯坐素食兀然一老瞿曇矣非學力使然蓋不得不然也宿負書債亦巳乞休兄向所示諸書不煩留意矣兄毋笑毋笑兄所示景仁書將多買僮爲稽頌之業其戲耶其誠然耶古来磊落奇崛之士多是歇手不下如范蠡本非俠徒亦非貨殖蓋自以計然之策不盡用于越而發之居積盈縮陰陽予奪之間以寄其馳騁不羈之氣與

其弛張不窮之能而巳是所謂技癢者耶趙子其亦然耶其戲耶雖然趙子其必能戲也雖然兄謂趙子之疑於俠而僕謂趙子之非俠也其爲技癢者也是吾兩人者亦戲也嘻如此解者宇宙間事孰爲戲耶孰爲非戲耶

答喻吳皐御史

執事之爲令也子惠乎于百姓爲御史也風采動于朝端至其發爲詞章則又與古之騷人墨士爭馳騁上下然竊覦執事之意皆不以是爲足而卓然有意于古人儒者性命之學蓋不造于精微不巳也紫陽子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僕竊爲執事望之承諭失職把剥之說深見閔時病俗之至意執事正色立朝側目者幾何直道君子神明扶持即使往復消長之幾未能盡如人意然周旋其間整頓得一分亦是宇宙間一分裨補大易所以小利貞也若夫事之有挫隨而身之有屈伸在君子自能與道委蛇而動靜不失其時耳讀所寄諸詩歌其調雅以古其氣雄以暢而慷慨許國攬轡請纓之氣復見于言語之外蓋不敢以詞人之詩目之也謝教謝教賦篇偉麗但摹擬選賦太似而真意或稍

不融暢耳僕過承知愛自顧迂疏褊陋素非適用之器惟兢兢自守庶幾少有所進以無負于本来面目顧年垂四十塵機與老態漸長道心與壯氣銷落蓋巳蹈無聞見惡之戒矣奈何奈何緬想海内同心何日得奉教語展心曲而相與切磋印證也向使節寓吳時殊欠一會至于抱悵無巳臨書重爲縺綣有便更賜教多幸

與李中溪知府

居閒每一思兄忽如隔世適奉手教又如聞隔世人語而神遊于崆峒雞姑之間也慰幸何可言不求復

性終坐流浪來教甚警切足徵吾兄近來所得僕自
四十外非特世事灰心向來一切詩文伎倆亦從掃
抹于閒靜中稍有窺見本來面目處惜道遠不得一
致之也楞嚴維摩圓覺諸經十年前亦曾看此若謂
從此悟入則于對面孔竅尚隔一層百遍誦持正落
理障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著處其病同也
不若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如何知
何好名爲病只是與性命心不切無足道者自惧自
耳兄與五岳久留意方外之學倘曾遇一二異人否
乎便中幸以示我

與胡栢泉參政

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戎狄之患然也愚夫知
其必有隱憂而恃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閒
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衆共惡之必擠去
之而後已嗟乎此禍機之所以成于壅蔽而志士之
所爲扼腕也山中偶得大疏時取讀之大覺太息雖
然進退時也于兄何有哉若兄之自爲計則願以康
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據寇手段用之懲忿窒
欲克己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兄之有
志于此亦久矣敢進一言以贊山中内修之策

與李少卿中麓

自呂竹嶼去後與兄遂如隔世每思京都舊歡可勝
耿耿今金攝山之在章丘也是竹嶼之在常彼此消
息之便甚慰甚慰昨得兄書知喪内之戚吾與兄與
南江同之悵然悵然又聞兄已得子及後娶復有孕
極爲兄喜一身輕萬事足兄兼得之矣復何所求於
世也哉弟數年來閉門鄉居謝遣業緣交游既簡鉛
槧亦疎暖暖虛里桑梓滿眼自是天壤間樂事時復
據小樓隱几兀坐一種枯木寒灰趣味更別乃知造
物者置我於此意良不淺且端居多暇更有丹丘羽

人之想聞牢山海島仙靈窟宅甚欲一往焉且將道
齊魯之間得與兄一劇談而老父高年勢難遠出會
稽禹穴之間龍門太史蹤迹所在兄倘亦有意乎兄
書中言章丘凋敝思得良牧攝山敝鄉最有志向之
士也律己清苦蒞民豈弟絃調亦以直道致其爲章
丘必有可觀且賴兄爲邑人當如古澹羽任棠之徒
上裨有司之見聞下以善道化誘鄉里非兄之責而
誰責也弟何能爲助哉

荅姪孫一麟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凝定一番從

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能寘精致神溺書冊義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湊泊處亦自不免暗路滿滿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錬一番使觀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針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特因學技而發耳既不因觀書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吾子雖久事于學至于學問

頭腦如先立其大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今在病中且只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面會更商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我觀書則意常閒閒自不欲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答洪方洲

僕囊癃臥病百餘日潰出濃水過多足髓流耗至今未能起立一步恐因此遂成癃軟作一文離活死人臥牀遂與世相隔絕亦未爲非幸也大率幻軀一切付之造化不復有所計較於其間矣病中幽閒每念吾兄且訝兄音信久疎而不知兄之病甚亦如我也適讀來書既駭且慰兄習讀過勞思索太苦願兄常教此心虛閒以完精神此病未可專委之血氣也神氣精一而爲三故有神病氣病精病病有三而神病爲重兄言夢寐飛揚正屬神不收攝多記若思正是神的對頭究家若終日用神而神不耗此非有道術者不能吾輩則在時時收攝而已僕之病亦坐此蓋久而稍有覺悟耳使者速來深感兄之念我枕上草草不盡欲言

答王龍溪郎中

伏枕中讀來教甚慰甚慰告子不可謂非力量此吾兄有見之言也大率種種疑懼由自心生由自心斷張弧脫弧盡從心造遇兩之吉群疑乃亡人須信得一生吉凶利鈍莫不有定命在則種種可疑可懼盡如空華無若我何此乃無意於却疾而實却疾之要藥也老莊家亦言大患有身金注成惑若於此處豁參不破則昔人所謂壁間蛇影足以生疑而致病蓋自以爲可疑可懼者未必能病吾身而終日自擾於虛疑虛懼之中乃真足以病吾身是非人能病我而我自病之也兄達人也於此可以一笑而解矣

與羅念菴脩撰

自與兄別後數年間齒髮日衰念來日之苦短而聞學之無成邇來省身自克性命一念儘切於往時居閒靜坐即常如見兄面目常見兄面目即常如寄書於兄也至如夢寐間亦往往見兄僕方訪蹤跡與兄太密而兄乃以我為踈乎一笑所示夏游記中間辨析精切深有憂於近世鹵莽之學力與破除可謂有益世教不小然以此驗兄近來所得則尚有論在蓋猶未免落於文義意見之間而自己真精神不盡見有灑然透露處豈兄對世人說法故然耶兄自謂此

物未得到手此是真實不誑語弟近来用力稍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矣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況在近世乎近偶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嘆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為其道者皆可假託混被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功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

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寥寥宇宙所望于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兄不得合并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若得天假之緣同處數年不假言說日夕以真精神相感發如此久之彼此皆可望於有成不然則徒抱此生耿耿而已奈何兄近有秋來九華之約兄之能來與不能來不可知而僕今秋則不能出門矣僕自春徂秋外腎癰瘍出膿今癰愈

矣因出膿水四五碗傷却筋髓足力尚軟未能起牀也若病體能復舊當為來春相晤之約耳一晤尚難況久處乎可悵可悵死生一事已一切任之無足深掛意者每聞兄亦時有小恙不知何恙也便中示之年來世事撓撓憂國一念未能弭忘而淺谷以一僉事當古北口之衝尤為此友憂之知兄亦同此懷也蔡可泉兄使人之便草草寄此言何能悉

與楊蕉山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偎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

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深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

答楊小竹

僕嘗聞於方洲而得執事之爲人以爲惇樸勵行篤信古道恬淡有守不樂仕進時則已心慕之每以無由得一奉教爲恨適枉千里書札益感同聲氣之義也甚幸甚幸但辱推獎過厚深非鄙陋所敢當又甚自愧耳所示後言已十閱其五六尤見高志遠識雖然中夜有得隨即劄記尚不免揣量摸索其與默而識之者意思自別此二程所以不滿于橫渠也若使急于立言以明道則是所謂有迫切發露之象而妨於沉潛涵蓄之實此又昔賢之所以致疵于文中也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滲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敬軒讀書錄康齋日記此兩公付已大節誠是後學師法若求真血脉路恐絲毫不容異同處更當別論竊願執事且將向來言語意見一切埽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裏直從無聲無臭處自家討箇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何如與今日所劄記更看有同異否宇宙寥寥其真志實付可望以寄斯文者絕爲難得此僕所以自忘其不肖而深欲致愛助於執事也亮之

與洪方洲郎中

遠涉一適轉覺求友之難每切思平日與兄臭味真不偶然邇來懷兄較切兄之念我亦然否耶胸中讀書作文擬少覺輕省否若精神尚只在此科臼中盤桓沿洄則是於本來面目未可謂真有見也近來講學多是游談至於爲已工夫入細處則其說頗長瞻望金陵奮飛未能歲云暮矣何日得與兄一研究之江湖衷曲亦無可披寫處又恨不得對兄一披寫也近來江山之間偶見一二方外異人漆園枯木寒灰

之語不圖眼前得之又見莆田小卓子字書及聞其言議風旨意其必爲磊落奇偉超脫不羈之士而俗人往往以能言楊搞奇之淺淺乎知之矣學士大夫間所謂人才者兄大略聞之矣而所謂磊落超脫者往往多出於黃冠草服之間豈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耶一笑

二

古者朋友散在四海九州則汲汲於欲相會之故者非專爲情好也有疑焉則欲相與決之有得焉則欲相與推而同之而已與兄相別三年知兄之學既已

無疑而有得焉久矣毫髮無所待朋友而決者獨不能與朋友推而同之乎往返兩邊皆可以來而不一來非所望於兄也南都縉紳所聚非山人可來來亦不敢見客僕有積疑待朋友而決者謹俟異日使節便道過此當一請教耳非敢自棄也所示濟南生文字黃口學語未成其見固然本無足論但使吾兄爲人所目擩此亦豈干饒舌之過也且崆峒強覡尚爾依草附木爲祟世間可發一笑耳文章之說其明不明無足關繫於世向固不喜吾兄之多言也孟子之所好辨是天地間何等語言此外豈足多辨哉

答殷生原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借謂佛子法王此大罪過也雖然亦足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竊痛世人汨于利欲迷失真種絶去天理自墮鬼域是以在群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遭侮招尤亦不爲悔至于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其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也敢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相從于湖海

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之機固已決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行本欲絶去言語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與吾友同行不免更展一番酬酢耳然來意不欲固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抵牾且勿尤人豪邁寇盜亦且勿尤人盜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今者只要心洗刷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既已深知吾友之意此後當益盡鄙言耳

與程松溪司成

蘇州之變兄之至痛亦通家之所痛也至今未能以

書奉弔既而聞令孫生於遺腹此兄之至慶亦通家之所慶也又未能以書奉賀以弟之素辱知愛而慶弔兩爲缺然若此多罪多歉奈何奈何兄近過敝邑又以僻處空谷不能奉一言之歡尤爲耿耿伏惟司成之擢知兄一不以爲喜而海內同志之士則莫不訢訢然以爲不失所望夫習俗之所以日薄生于正學之不明也正學之所以不明者生於師儒之非其人也古之所謂師云儒云者固所謂以賢得民與以道得民者也今之人心士習大略可覩矣靡靡然沉酣于富貴聲利之欲則既以道德仁義爲芻狗而有

能爲道德仁義之說者又往往口耳而不中於實用是以淪胥愈下至於廉恥教化之道喪而機利機械之俗成海內之賢人君子未嘗不思力挽而亟反之而況兄之居其位者乎數章教條既落言筌升堂規矩亦是常格惟兄等具教字轄務之實于躬行心得之間要必有在而弟之竊願聞其一二者也

與沈石山僉事

江皐一別奄忽過今歲月如馳不知各等所聞各行所知處竟何如深欲一合併請教未得也此學之無成病在脚根不實未有水寒火熱處耳惟兄溫雅近道之資實心爲善又弟所素信者雖然沉潛善矣何以又云剛克也狷者有所不爲善矣何以次之於狂也學問不極力振奮則不能大有所擺脫不能擺脫則雖爲寡過而病根習氣或有潛藏而未融化者耳故曰大人虎變愈變則愈得力如兄高志豈肯以今日兄在爲至哉故敢進其狂言耳弟駁雜甚多別兄四五年猶舊人也奈何

與劉寒泉通府

荒莊重辱枉駕緣病體就醫不及擁篲耿耿承委送太府先生文字以郡人頌郡公非特分所宜然抑亦

情不能已雖然鄙意有不敢不達之左右者僕少不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之所長徒以耽於所好而苦心疲力窮日夜而强爲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骨枯槁而不能補積病成衰年及四十尪羸卧牀巳成廢人此皆諸公所共覩見所共垂憫者僕平日傷生之事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爲累耳反之於心既非畜德之資求之於身又非所以爲養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蓋絕筆不敢爲文者四年於茲將以少緩餘生爲天地間一枯木朽株而巳方欲盡取前稿燒毀以銷宿愆不意爲人抄錄而無

錫卜易殊不相信謬行刋刻再三以書止之而不能
不知其何說也然亦賴有此刻可查平生無一篇文
字不在其中執事試考其年月皆四年以前胡說也
若今日復勉強承命則後來更不可復辭於人人矣
二三年間亦有一二府縣諸公索文者僕不敢為枝
辭相誑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為府縣及
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執事矣
今於諸公亦不敢為枝辭亦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
以後更有為郡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
日誠得罪於諸公亦誠得罪於太府矣伏惟諸公矜

而恕之

答王遵巖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為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
為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
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木腎為患痰火時作
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
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
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
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
節平生所劬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
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為道者亦竟如
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
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摋
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
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
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
睹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
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
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
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

道者絕嘆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
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
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
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
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
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
也是以痛為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
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
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
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愛我太深故特披露之

兄萬無演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
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
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旣不長又不能竭精
力以從事是以遂成殿賑鎚子所謂徙業者不窮其
蔵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絶塵而已矣近來自覩舊稿
文雖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旣不當文亦未工赧然
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蓋以
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幷卻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
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
以了此也旣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

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
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旣而
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
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
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
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
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絶是
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
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
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
前亦絶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
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
閒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
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
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
于鄧林莽莽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
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
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
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愧汗吳下自古來

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
游之文統旣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
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
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
而罷之意句句道卻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
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
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
板事旣已力止兄序遂亦實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聶雙江司馬

吾文講學之書僕於明友間窺見一二而念菴兄多

舉吾丈之說以相教僕獲聞之竊以爲幸乃今辱吾
丈盡以相示是悉所以教諸同志者而教僕也爲愛
何如爲幸何如承教愛之殷鄙懷有不敢不盡於左
右者僕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謂有志於學也自年
近四十則心益苦苦嘗叅之閉門靜坐之中叅之應
接紛擾之中叅來叅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
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
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
物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
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

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
所以爲寂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
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
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
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于感非真感矣聖
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關閉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
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
心也則不消幫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

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
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即天地萬物之心
而先儒以爲咸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
異於寂而幫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
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
以謂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其潛萌焉
所以爲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
乃害於感爲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吾丈與念菴又
謂心有定體而辨心無定體之說僕亦竊謂孔子嘗
言心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

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强把捉矣其向本無知
欲知其向則强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
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
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
向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向有時有向
則動也雖然僕於吾丈未嘗得面領秘密之旨也至
於念菴所以懇切用工與其懇切爲人惘時病俗之
深意則知之矣知念菴之心則知吾丈之心矣今之
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
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

無惡之說以覆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宰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宰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嘗有人問伊川無病何須服藥伊川云只為開眼即是病此語道盡學者膏肓處吾丈所舉程門靜坐與未發之前求中之說皆所謂頂門之針而膏肓之藥也雖至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味所以求之於

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着力也然學者用却有寂有感的工夫却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也譬如有人患積熱蘊結必假苓連諸冷藥以解其毒而復其元氣非以為冷氣即元氣亦非以為冷氣異元氣而不服藥之謂也僕自覺欲障纏縛之深而放逸之久矣方欲入空山枯坐蒲團兀然作一活死人如是者十餘年庶幾識得本來面目然則僕方且竊執事之教以自淑而其言乃若與執事相悟然者蓋以為不如是則不可以得問於長者而聞其教也

與姜編脩廷善

世人始入仕途便思肥家吾友厲志清脩非義不取鄉人之盜乃不求彼而求此可見義盜之少也一笑一笑雖然囊已罄矣盜之所得止於如是而吾友之清脩益彰吾友之盜不乃為王參元之火矣乎更有一說清脩者志也損益者數也以吾友之清脩而尚不能逃乎招損之數使更似他人作肥家之計其招損當何如矣此君子所以安于義命而益厲乎其志

也適自閩中歸聞吾友將行因疲於道路遂就荊溪山中棲息不及一別耿耿崇安建陽之間識是仙靈窟宅昔人蛻骨在在有之不特武夷一奇也吾儕居此中已有次弟即且移家遂往與世長辭陶潛所謂縱浪大化中會盡便須盡者此外更無所望矣京師相知故人偶尚有問我者只以此答之而已

與華郎中補菴

僕不能為義而竊好人之為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槖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善

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葢財生而心死爲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滌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請而余固樂爲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褒吾公奉酬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爲處耳生平未嘗敢受潤筆之資聊書此發吾文一笑

與陸五臺儀部

草堂枉駕山寺把袂兩番劇論辨難往復殊豁心曲即使朋友相聚每若此何患乎道術之不明也五臺亦以爲然乎雖然千言萬語與嘿然處是同是別若謂之別語從何起嘿從何止若謂之同何不相與嘿然而千言萬語當其譊然時若一句不可少者畢竟是同是別五臺試更參之別後會大洲公更有談論否又恨不得時時相與證法也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與季彭山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葢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將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於遺經又久之而竟未之得也偶游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於經闢竅開解掐擢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傳註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決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荊卿慷慨擊筑睥睨於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闘爭之域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瞿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椎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却意見以融真機則古聖賢之精將於是乎在而況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於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効愛助焉

答姪孫一麐

一麐聞衢州呼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綦

弒之人必有自見巳之為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弒君弒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為弒如州吁弒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恐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悍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

其竅穴則麻痹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于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于好名之人而不及于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于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

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惑更特而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處可深思之而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條也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逮道夫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

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覆蔽也只為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相沿代父為服之說是以其論紛紛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為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為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為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為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為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為之三年者則皆以為後之故為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

經固有爲曾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且爲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與然世者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篇中無此

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爲祖後者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蓋發見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支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謂父也爲其祖父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與無出而爲之服者固非其所出矣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祖母爲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討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喪但據後喪始日爲斷不據前喪滿日爲斷也假而前喪小祥遇後喪則兩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辭宜興諸友爲亡妻舉奠

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疎親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日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卜

牲刲割很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
而無餧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使生者靡費抑亦使
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
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為亡妻謝此業債族
戚朋友則既相信者多矣而一醊自宜與來乃聞諸
友復欲醵金為奠且殺牲靡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
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如
諸友以為情有未盡但至日臨葬此亦足矣即使吾
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為無情也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　國家彰癉大典非
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
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
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
三桓之有力皆當牽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
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
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
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
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
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
員餔啜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
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
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
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
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答學中書因得記其說
於後

與莫子良主事

日夕望吾子良之來得所寄書知會在閏月頗以為
慰富生遠來愧無以教之此生聚時讀書為文皆未

嘗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所近為之故其語意多漫
衍而乏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在然渠性亦
斂終當有悟也至於為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
示以立志必為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為
轉致意於令岳老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
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之馳騖於博雜也久矣近
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滅質之為病乃欲發憤而刊落
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
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
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

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
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
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别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
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
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
世清脩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
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
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倏面悟
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寄
投李報李得無爲笑乎閏月准望一來勿爽勿爽

荅茅鹿門知縣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劒閣金陵吳會之論
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
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劒閣之不如秦中而金
陵吳會之不如劒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
秀清淑環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劒閣
劒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
盡而發之遐陬僻絶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
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
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劒閣金陵吳會苟未嘗
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
有得於肉眼也而况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
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好處
耳雖然惟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二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
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
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
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
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
以文字絶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
别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
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
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
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
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
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
雖或疎鹵然絶無烟火酸饀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
絶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

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諭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祗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

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與洪方洲書

令弟過此不能相值有負兄命罪罪書中所言舉業

三十餘字法則平生無此活套㚭傳者誤也讀兄所寄如徐俟侍郎等諸文及諸詩皆雄渾有力勝於舊作足徵多蓄之効至送鹿園文字雖傍理路然似蹈襲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鑪錘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顧兄且將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完養神明將向來聞見一切掃抹胸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更無

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何如向曾作一書與鹿門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兄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好獨吾兄謬嘗以為可然僕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所託不絕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賛筆如策蹇驢耕石田轉覺苦澀復留羅去念債限久滿又無利息何時是了以是默然强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膚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呈於吾兄與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憒而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苟見吾文當相與一

噱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妄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受陽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矣既不自耕又不讀書為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人事自奉侍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說閒話之外悄然更無一事若不喚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癡贅廢物矣可為快然倘天與稗年得至五六十外此時于本根稍有一二見處或當寫出數百字以記余之拙若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寔在兄輩勗之勗之努抄道青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

即兄之教但其中多浪漫如緊要語絕少此後不必重煩吏人可且輟之至如丘長春語錄馬丹陽語錄人云別有刻本或于藏經中檢出則煩兄為留意也

又

近来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来作家如吹畫壺（小兒所吹泥鼓俗謂之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

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王遵巖參政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興耳近来有一僻見以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為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来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鍜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

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乎美而後為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為癡迂則吾近来事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偪人筆墨又廢然於兄終當果此約勿以又近拘之也

與楊朋石祠祭

向獲奉光儀滚知任道之毅更欲退處寂寞以深所養尤見高志後世學問所以小成者皆由積之不厚而輕用之也此舉切為執事願之所示諸文皆清新

紆徐有作者之意宜更渾雄以富之昌博以發之則古調可幾也僕迂陋非知文者文詞之技亦未敢為君子稱述聊一道之耳曾文奉覽所索鄙人近作因適寄至洪方洲所容取回寄上請教也

與萬思節主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脉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

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險中有至樂於安平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来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　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乗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為曆祖吾向来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為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来書乃知復有透曉如

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書之類歟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秖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旣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範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竿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旣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

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務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荅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緣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敎夫

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旣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

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伎守敬輩之所以爲敝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敎於大洲者

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為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為九為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

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於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精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曆書中語太初曆既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為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

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今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為羲和之遺則測候之規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圍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真贗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

曉了者亦少矣

與顧箬溪

奉違忽忽三年屢遣使致手教又復兩年而音問又疎於門下時抱耿耿伏惟明公山林高臥之日長而道義之樂益真聲利喧囂之境遠而塵俗之緣盡解通來胸次可想而知但不知充閒之兆今更何如耳其間居多暇亦時留意於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時為紬繹其於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處亦多有欣然意會處其意會處既恨不得即與明公相印證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為發蒙解

縛也竊以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昧於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泥於致遠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即其數而窮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於藝也游於藝則藝也者即所謂德成而上也頼先王六藝之教既寢而其書之傳於世往往出於曲藝之士之所為是以其數存而其義隱矣而藝士之著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為奇所謂立天元如一云爾積求之云爾者漫不省為何語其意蓋惟恐緘縢

之不密而金針之或洩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為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耆儒玩心神明之學而出其緒餘於藝數間明公之於數蓋古所謂進乎技而入於道以神遇而不以跡求者也且小午屏不勒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二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雖是為性命真機發此兩語其實百氏技術理數諸家之學精微緊要處悉在此矣竊覩明公演出測圓海鏡書自非明公細心絶識洞極神明之奥則不能剖破此混沌也欽服欽服然鄙見竊以為此書形下之數太詳而形上之義或略使覩之者尚不免有數可陳而義難知及示人以鴛鴦繡而不度與人以金針之疑僕意欲明公於緊要處提掇一二作法源頭出來使後世為數學者識其入者得其義識其小者得其數則此書尤更覺精采耳何如何如承以序文見屬僕於數學稍有一二窺測皆是明公指授此委豈敢以不文為辭但因久病早衰近年稍從事於攝形太心究意道家之説是以文墨之事久成廢閣雖然明公之託不論遲早終當有以相復也郭太史曆數疑

絶古今然其作法孔竅亦只有兩事其步日躔源頭在截矢求弦一法僕既作為孤矢論以請於明公而明公亦既演之為書矣其步月離源頭則在容孤直濶一法今亦偶然會意而得之并書其説以請益三百餘年絶學洞然明白即使郭太史復生亦自無疑悶處可為古今一快僕豈敢謂有神解惟明公指授之力為多也幸更覽而教之

與卜益泉知縣

僕支離床席已成廢人久不能一奉晤言殊深耿耿近敝邑一刻字人云執事欲刻鄙言雖或傳言之妄

然聞之殊不自安益歎執事與善之過雖淺陋言語猶不欲遺之此在執事則為盛心然本非立言之人而徒為覆瓿之用此在鄙人則甚可媿且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僕每為彼愧之而復自劾尤之乎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能得之此未易言也況僕平生本無立言以求不朽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强習世間綺語以才力滞鈍兼復懶病加以疎拙於身心而欲求工於筆札

竟不能工而罷閒中偶覩舊稿一二篇支離不經之言滿紙而是盡欲焚燒為快又自悔向來錯用心力而一無所成也若欲以此傳於人人則既以自誤又復誤人且昔人云人短於自見僕自知猶然人又將謂之何執事苟以為可而欲傳之是有累於執事之明苟不擇其可否而欲傳之是有傷於執事隱惡之義也承執事知愛敢布腹心萬望中止其事則執事之愛我更厚矣

荅華補菴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婿安平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為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沉水竟不見荅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為之刋刻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為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不能為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為可虛聲所集衆論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兢而名者造物之

最忌譬如支離佅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鬬偶習嬉戲揚眉搓目舞腕曳脚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槃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奬之以為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鬬已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佅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佅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法其亦何心與人鬬勝負哉奬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秖以不合簸弄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

之技經年東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爲快如侏儒觀前日嬉戲遊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吹噓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爲之刋刻行世以竪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謗既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巳之訐直豈惟心所不安其何以覥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爲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巳

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巳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巳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之必相諒也

答蔡可泉

別久不勝懷念每于士大夫往來間得聞兄政聲籍籍爲慰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瀕于死者三四巳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癰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爲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忽得遵巖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究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魔氣不能早自悔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于世間以爲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簾緝箔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

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徧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禪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論非苟爲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吾文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牕櫺塞瓶甕壓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

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幷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中有發明性眞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眞而示來學固絶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于言語文字此性眞所以益鑿而先輩之所以誤後學而眯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劃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燒筆于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可

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歛却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畜餘力亦尚可以他爲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眞所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于文而文猶未工況于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去此事付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信我此心必欲爲此業障以增糊壁間之一塵而後爲了事則與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絶矣竊錄多訛誠如兄言嘗欲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于家又自

以爲本無足關係于世訛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已多年既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奈何至如遵巖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爲比遵巖以絶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奥自北宋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卑刻此集足爲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獘正不必以吾疎庸之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與人不信而況敢不信于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困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爲完人必于今年寄奉也

與呂通竹嶼書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衆共知之而山人之知之也獨深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以拳拳于山人者亦深且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不能贐執事以財而繾綣之情不能自已聊具麄靴一雙奉將別意靴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用于世則爲羔羊素絲之風不用于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完人此其所

得較之壞名毀節以苟一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籥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荅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褎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雅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

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媵僕之用可也

與白伯倫主事

曩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顧向也忝趨朝於弱冠人已訝其垂帶悸兮今也廿五登於曩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塵匣而嘆仰思故人不衣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自珍則秖爲韞匱而藏若以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而君家通天滿籯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卿而還之於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甚失而楚得也以此既贈人之帶而儼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劍之雙離而雙合也況吾與子以通家之久契辱道誼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屢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人韋弦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而如見乎父師夾以立朝一矢心於忠孝

與萬思節僉事

萬子思節官江西而余適與之偕至廣信贈小甆瓶四枚爲別萬子職當外巡饒信饒公私莫題所出外巡溢焉而余乃以此爲贈可謂擔水河頭賣矣雖然

古有筆端溪不持一硯者吾將贈硯于端溪亦可也萬子蓋亦其人哉若溢饒則有莫瓷溢溯則有丹砂雌黃溢廣則有名香珎藥此士大夫以爲家皆茶飯官歛之所不貴而勵志之士之所愼也豈惟官箴之所不貴世之高明持達者聞此等言語亦以爲瑣屑而迂濶矣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要自至麤至微者而充之萬子素不吾迂也故吾言云耳

與董后峯主事

曩時横山忍吹之託賴吾執事週旋其間僕用是激

于公義不敢違命鄙人從締姻好我執事寔然是執事之能惠顧于王氏也今王氏孱然一綫之緒有甚于横山忍死之時而令姨殷勤之情豈異于横山忍死之託也僕不自揣竊敢以僕之所自爲者望之執事以執事高誼豈以曩時所以教僕者今日肯以身自諉之乎執事若不忘先大夫人姊妹之好照臨王氏而許之一言是執事之能曲庇王氏也而僕之所不能終事于王氏者其亦可以無憾矣惟執事亮之

與洪方洲主事

申卿通常時吾不及與會偶游蘇州見其以就醫在

焉此友病勢已亟多是鬼迫促人矣僕每見吾兄言申卿爲泉郡第一等篤行有廉恥之士令人對之愴然傷懷有人百其身之感且其橐篋將空問之止有銀五兩彼云歸資尚不足謝醫買藥一無所處僕探橐中得銀五錢送之且勸之往鎮江就醫與方洲相聞彼云歸心急不能北矣余曰南路有鄉里士夫乎彼云素寡交游余曰劉松江非君鄉里乎彼曰亦同年也余曰往依焉何如彼殊有難色曰素亦不甚相知余諭之曰此時尚守區區之孤介乎留得身子在宇宙間尚有許多好事可爲寧守區區之孤介乎懸諭再三始以余言爲然時門生蔡梁人同在坐僕與蔡生私語曰申卿極顛沛中亦不肯妄干人可見其平生也余是時作一書託富副使轉通之劉松江又不知劉君義氣何如耳特此遣人告吾兄兄可割俸銀一二兩并諜之同鄉士夫在南都有義氣者或得銀五六兩急遣衙門一的當人齎至松江與申卿若救得此人一命使彼得以餘生更努力做好人是宇宙間公共事倘遂不幸亦可使客途免於溝壑而已或南都無可處則兄更作一書并託之劉松江彼亦無難處者此事須速不然則挽西江以救涸轍也

與雷古和提學

執事仗節秉義當世之至不可干以私者也僕平生頗知守區區之孤介未嘗敢干人以私者也以平生不敢干人以私之人而輒干之於必不可干以私之上官而又未嘗有一面之識也雖愚者亦知其足以觸罪而無所得矣而僕乃不揣冒爲之則其情亦可察矣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東者鄙人生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欲爲之庇其後此鄙人之私也陳君自束髮即知苦學砥節其爲翰林不肯諂屈於權貴人遂爲奸讒所中而權貴人斥之外藩繼以夭殁今

其棺櫬浮寄客土歷十餘年而不能葬以四十餘歲之病妻撫十六七歲之弱子兩口一家僮僕無倚伶仃牢落行道所悲陳君歷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葬死後數百兩時金僕不得已爲之經營而歲還之息妻子生計如是而已且夫憫其以砥節遺寒而欲爲之庇其後此亦觀風者之責而天下之公也今其子漸能讀父書或廁之學校之中則庶可以不墜先人之業以僕愚昧豈不知奔競進學術中風俗之大蠹而執事之所最禁哉以爲好脩砥節陳君旣是善類而士大夫妻子流落又未有如陳君者倘執事能處其子於常格之外祗足以爲志士時人之勸而不足以爲請囑貪競之援例也此僕所以不敢干之他人而必干之執事以爲執事能直道於炙手炎炎之輩必能無憐於清寒牢落之家能必不爲世俗人之所爲必能爲世俗之所不爲也知我罪我惟執事敎之

荆川文集卷之七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答徐存齋相公

得來書三復感歎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拯有遺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不豫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識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平生固嘗以識與才合爲之兄矣願以不計利鈍鞠躬盡力之義苦心其間此同志之望也僕今年自耕數畝薄田始識稼穡滋味至於少日雄心不覺漸自灰冷或記及往事則已忽忽如夢中今讀兄書亦如閒人說夢中事今復饒舌奉答亦如夢中又自說夢也幸笑而置之漁石公諧達開朗一見而知其非今人遂不覺開口論世事然亦甚自笑宿昔老婆心有未盡抛卻處也別兄後多病廢學惟有閉關謝客一事只欲走還舊路此駕遂不可迴亦自念不免負兄拳拳相敎之意奈何嵇生所云性有所不可强也呂與叔大臨謝顯道良佐程門之選也呂有玉溪文集致版

在陝中謝有上蔡文集或版在河南煩兄一爲求之即使今世無版凡求之多藏書家亦或可淨繕以相寄爲山中讀書之助亦大惠也

二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識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　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識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識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少須臾焉以覩盛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一二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

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稀散閑曹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于每遠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于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敎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混俗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識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徽郡亦凜凜于鄙之震矣傳聞賊酋後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爲善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勿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之諸惟台照

荅翁東厓總制

自乙未歲奉別于京師十數年間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焉　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膺北伐玁狁之任是　天子以方叔召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召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

醜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計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將鼓則忘其身是閫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于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閫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

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托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托之以不御之權而亦不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為之在我者而已矣前時為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為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怵惕譏讒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為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為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計是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罪以

去蓋其所以畏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轟烈烈做却一場可則進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沉謀鷙扞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効期於群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與三關地圖欲求見寄為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為精密古之籌邊者虜之所從入

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積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為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

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儲粱按伏者卻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戍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山澤鄙人經年臥病百念灰盡承公舊愛不覺放言至此惶恐惶恐侯公

破虜功庶當以向時雕蟲末伎作爲鐃歌鼓吹曲以
继采芑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　天子任賢使能之
効公其許我乎

三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于塞垣鼓鼙之間而
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甚慰甚慰曩過特知愛偕有
陳述然以章句腐儒而敢與知金革之事以東南鄙
人而敢與知西北之備此如文雖琉攘臂于壯士之
間竊可自笑而吾丈乃不以爲迂曲賜教杳推是心
也則安有不能集衆思廣忠益而盡群策者乎伏惟

吾丈之氣既足以鞭撻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
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之權與紱弱翁所以主張
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盡望于廟堂但在吾丈則願
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
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跅弛不羈之才而樸樕謹細多
不可與度外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
至于活變宛轉則是失却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
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營平建屯田之
策璽書切責者再三　彼終不易其説而迄以成功況
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固之道須是以攻

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
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待可勝之虜如鼂生所謂
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
誰諉哉雲中久蓄癰疽今復有　宗室搆虜之變即
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募下効力亦會
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如何以吾丈斡旋宇宙手
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
而誘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
事而幸其一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機括所在
吾丈籌之熟矣山野鄙人每以爲韃靼不足慮而國

家可慮者乃在于此渡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荅曾石塘總制

使節涖東土兩辱惠書至山中深感遺誼之愛山人
于世故無所知然竊覵近事內則關中之變外則夷
狄之患推之天下事其可隱憂者多矣側聞去年虜
騎入上黨齊魯之民奔走逃匿賴吾兄百方鎮定始
安堵如故吾兄弭亂之略始試于遼左而緩輯之效
再見于山東者若此使繼此而進以秉鈞持軸則夫
不動聲色而坐銷天下之隱憂就使或及可憂而能
斷者其後以不至於甚壞者非兄輩之望而誰望乎

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後世道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知慧之所及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于一身功名之計而不本于忠誠愛國不能自已之情是以雖其所立甚偉而與三代以上作用夐隔絕矣兄之有志于道也久矣願益求之性情之間以培乎其根時覩古聖賢之所以本乎身而措之事業者以自鏡焉盛德大業豈遠乎哉素辱知愛敢以是致愛助之意弟自遝山以來懶病相成惟幸此心不敢自昧而新得殊未之能也有便更望時教督之

二

不奉光儀八年於茲朔雲邊月時爲馳望自來總帥往往以戰事委之麾下而自以擁兵閉城坐談爲得計是以動多敗衂獨吾丈擐甲仗鉞身自督戰出入塞垣戎馬間蹀血斬馘使黠虜名酋百年來至是始識大帥風采而介胄之士於是亦不敢謂文儒怯於冒矢石遠道聞之猶能使懦夫抵掌生氣而況在指麾之間乎旌旗鼓角改聽易觀固可知也射手胡宣回承惠手書及疏稿邊圖披圖誦書疏則朔方形勢既歷歷在目而雄略勝算又得竊聞一二柱以爲慰

承諭河套之役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爲時勢之非便蓋不惟醜虜未遁之前爲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不能無慮於此雖然至金城而上方略營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畫兵形陳湯固有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內料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虜人部落之離合敵勢之瑕堅不徒爲犂庭埽穴一時快意之功而必爲以全取勝百年善後之計使戎馬既不敢渡河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既弭近患又無遠憂則

社稷之福也適臥病草草伏惟垂亮

三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茲又承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衆面授而士馬騰躍旂幟精明之狀如使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鬬最是攻虜上策然非深得敵情

則不能用間非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詭詐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匿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爲難而今之所謂得敵情地形者秖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

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爲難而虜人既遁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於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爲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爲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創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驚嚇騷動之爲難故不難於攻而難於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於敵人而足虞於內境者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

敢竊陳迂闊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於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藉草於敵虜亦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砲亦有時而不達於用我恃火砲以攻虜而輜車絡繹於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結連套外之虜并聚於套

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於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爲險而於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遁我歸則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

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扼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猶
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虞出於意料之外者殊不
止此蓋寧可過為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
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石畫則於建議之初凡今
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
矣弟迂儒既不足以知兵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
嘗一見虜情雜合虜勢虛實而鑿空言之宜甚可笑
然以吾丈屈群策而立大功雖塞垣老卒竈下廝養
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計於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
其迂濶耳平涼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兵事自許吾

丈亦習一盡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
疏竊以萬全之算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頗渴
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倶
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
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銳之氣
矣

寄趙浚谷

別兄十餘年何能一時忘兄近舍親萬禮部寄兄書
知兄慷慨許　國之志自顧榆枋之棲不能為南溟
之翼少助一毛風力耳一笑一笑聞兄僉憲山東以

操練民兵為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方以備一
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不待贅也古云視卒如
愛子可與同死生此輩須寬處錢糧豐其犒給或別
異其軍中之豪傑機警者而優待之不然則不能結
其心不能結其心則威不可必行而緩急亦不可得
力但不知供軍之需可能勾得吾兄使用否雖然世
間可虞者不獨在夷狄而世間急務不獨在兵事而
已然此非兄職守之所及而亦非山人之所敢知也
但耿耿之愛則彼此同之耳弟三年為未賢所苦今
偶潰膝幾至殞生然向來所苦亦漸減盡頗趾出否

猶為幸也承兄分俸之惠逮及家君多謝多謝弟以
家君老年不能遠出不然則當訪兄於山東且得一
觀軍容矣老妓亦棄世可歎可歎趙道長過此尚在
伏枕草草不盡念菴兄家居後甚有進益此兄自是
脚踏實地一毫不肯放過的人眼前人物少見其比
者弟亦稍稍尋得一安身立命處山林終老當不盡
虛卻此生耳趙道長相知最深兄欲知我別後蹤跡
問之此兄如面相對也

適作此書欲寄而莫提學所寄兄書適至乃知養兵
之財甚不足緩急何以使人奈何

二

舍姪歸道兄起居即如見兄一番蘇慰蘇慰兄履危而後安處疑而獲信蓋天爲社稷也僕多病早衰年乘五十齒牙半已搖落每誦陶潛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之語輒爲一笑四十歲時此心已成灰冷及虜騎入京師激于臣子大義不覺熱中一番數年來此心又漸銷歇益不待世人棄我亦自知分量之所定矣康濟事業賴兄等在僕之不能從兄游者其亦數也兄爲張德遠有餘力異日僕亦可以無媿蘇雲卿也乎前年病幾危時耿耿此心獨以不得見兄與

念菴爲慽去年必欲到江西乃了會念菴心事獨未得見兄耳見兄之心無時忘之此非特朋游之私自以此身雖不與世事亦欲對兄一寫江湖之憂且欲劇談草野迂疎之見或可爲兄濟時少助而已但僕旣爲老親羈絆而念菴出門亦頗遲滯若今歲不果訪兄則須待三年五十歲之外作一游方道人見兄耳舍姪言兄氣象和平藹然可掬知兄進德非復昔時露英氣矣僕嘗迂論古稱伊呂伊尹將則將相則相渾然無跡可言至若老呂以鷹揚稱以發揚蹈厲稱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老呂不及老伊處也何如何如僕近來衆同一路儘有入門僕兄功成身退時相聚溪山中一談未晚也舍姪曾傳兄兩窽踵息之說僕亦已知之此非面論不能悉

與河南李中丞石疊

濠上一晤竊自附于海內相知之後自淮陰奉別忽忽十年餘非惟蹤跡曠不復接而音問亦遂疎濶每一念之令人耿耿即今時事多艱太原歲歲被虜鳴鏑及于上黨太行以外則撫相條衛盡當其衝即使虜騎必不能越太行而兵糧策應犄角相援河南是第一步吾兄以素望起而任磁鎮之計若太原再警

勢須鼓行而前不得閉境自守而已也書方因境急鄰輯民靖虜諸凡勝筭必有在矣不識山人亦可與聞其一二乎僕也樗散本非適用之器且多病早衰自屏居以來齒髮漸變非惟不敢復有當世之志至于詩詞末藝吾兄向以爲可敎者亦經年不復能措一字眞成一支離人矣每꽃行樹下誦康節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之語不覺自笑也因梁忽還家之便草率奉起居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遙足泥之皂櫪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

神溢出戛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難之嘆而時物色之學士大夫間類多樸樕拘謹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跅弛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變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爲大變而用兵數年人才大略見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出戛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爲屛廢之人雖遥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深愧僕少不自知駑鈍亦不知世間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爲國爲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遠年近五十衰病過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緩疎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事輒塞耳卻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

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慷慨悱惻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擡槊聊爲戲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鬃鬣躞蹀騰驤汗血自顧雖足蹩而不禁心癢亦蹴踏鼓欶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頹然如故向來激發惽惽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爲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從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磔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蓋駿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爲猶可相與並驅而不知其本櫪頹然艱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輈殺駟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又已爲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卽老死行將見執事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躍當世僕且嘖嘖心口相語以爲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間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

勤節其和鑾閑其輿衛日愼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
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徙官道
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
所欲請敎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
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與夫雖無德無力
而畜德畜力之方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爲執事言
之未必不可爲過都歷塊之小助也令姪廷言足稱
名駒何萬氏之多才也居喪言不文禮也念執事相
知故縷縷言之悒悒悵悵

與趙甬江司空

承欲爲鄙人脩葺先墓且感且愧有深不自安者不
敢不控情達于左右也先墓之葬乆矣苟有崩齧圮
毀在所必葺子孫非有貧乏不能自存也乃不能自
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爲忘本而不孝甚矣子孫
非甚貧乏而不爲先人葺墓則是先墓可不必葺也
可不必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爲瀆葺而妄費亦
甚矣夫葬者藏也期于人之不見而已上古不封不
樹非以爲薄也其用意深且遠矣中古封之樹之已
寖失此意矣今先人之墓問其封則旣穹如矣問其
樹則旣拱如矣若欲過爲之制綵以石垣崇以巨屋

儼然象生人之居明于始終之義者猶以爲踰禮示
侈而莫之爲也漢劉更生氏言之詳矣彼特爲王侯
言之也況匹夫乎然則子孫自爲之猶病其踰禮而
示侈乃以重煩上官其謂之何且公之勞苦兵間傾
公庫竭私財以激賞戰士常苦不給蓋一壺醪足以
慶息則一敝袴足以爲惜也今爲先人葺墓其費豈
特一壺醪一敝袴哉乃至使公輟賞戰士之財爲故
人葺私墓在公謂之過厚可也鄙人乃以先人私墓
之故至鑿發公之所以賞戰士之財其又謂之何然
則有費于公而有益于僕猶不可爲也今有費于公

而顧以彰僕不孝妄費示侈之三罪亦安用之然而
公之爲此則有說矣不過以鄙人厚交于公之故必
欲捐金以厚之然畀之以金則鄙人素不敢受惟以
葺先墓爲說則鄙人義不可辭而已此公之用意至
厚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
人未必感或與人以一飯而人終身德之此知心與
不知心之說也僕之與公竊敢附于心相知也乆矣
豈待于外物爲厚薄者哉向已託龍溪懇切轉辭尚
恐公之不信我也故復喋喋萬望即賜停罷庶使僕
異日尚可以來教耳不然是公非以厚之乃絕之也

徑情干瀆不勝悚仄

與商仰山巡按

某山澤鄙人雖未獲奉教於左右然於明公清德雅望未嘗不心知敬慕至於明公所以拳拳相愛之情亦未嘗不心知感激也兩辱手教更荷不遺其迂疎非濟用之才福狹非適時之秘向來從仕數遭廢黜罪皆自取況今綫經纔終衰病交迫衆之年過五十老醜盡見寒灰槁木久甘不齒於人擧來帶整冠豈宜再塵於仕路辱公高誼撫下郡縣過爲推轂且感且愧向領部檄亦知鄙人衰病程期頗寬俟來年春

病體何如當議行止耳若使赴官撤鄉去南都三舍而近道途之費不過數錢之銀則不敢煩驛人矣況敢借此籍明公重賜益增愧感謹此謝辭固知有道君子必能心亮也面奉有日不盡欲言

處漆園材與不材之間久甘散地辱古靈薦而又爲之章多愧虛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顧迂朽亦安能爲役過承推轂不敢使章謹予望後赴職尚圖面請不旣

與趙尋菴巡撫

古之義士有一言相信而千金不辭者矣公古人也亦以古人待僕者也百金之賜辭之豈足爲廉而受之豈足爲濫所以屢承命而不敢當者豈其與古異義哉鄙人固陋自中進士三十年不曾敢受常州府庫一分銀子今老且待盡矣不欲又破此戒此心事也故敢直言于公不然公未必不以僕爲自疎也僕與公以心相信久矣不在今日也又不在此物之受與辭也若公欲致相愛之意則一紵一絹遠以相寄僕當裁以爲衣常如見公可也冒瀆悚仄悚仄亦知公之必能見亮也餘情容前途更具

荅金前溪郡守

竊惟交際之間有于義雖無可不可而于心有不安然心之所安不安即義之所可不可也辭之與受于義宜無可不可者然而心之所不安則亦不敢不達于左右也春間承明公過厚賜以鹿豬羊三首于時謂偶一見賜不爲常格遂不敢固辭今復蒙賜如前僕既遠出不能面拜辭於使者老父之心亦甚不安于此而不可以代僕爲辭是以又復如春祭之受之也夫胙者昔人所謂飲福受胙者也明公神人之主也明公之盡力于神人者至矣牲體貴首牲貴鹿

壇廟之祭奉牲首以獻于祭主是神之所福也祭主熟而饗之以妥嘉福神人之心安焉顧僕何人乃偕食此非惟人病其褻餮而神亦且譴之自往時得與科第郡邑諸公以常例賜胙僕每赧然對之以爲身非陪祭何功何德可消受此然常例賜胙者不過三斅觔猪羊肉耳僕之心猶不安焉然而不敢辭者以爲與衆同之而于義又無甚不可不欲苟違衆以其矯激之議也賜同于衆者既不可辭矣賜異于衆者復偃然而受之此何說乎以此特布鄙懷于左右此後復以常例見賜所謂三斅觔猪羊肉者則必不敢辭當每歲兩饗飽焉以至没齒其深戴諸公之恩若常例之外更加毫末必不敢當冀安此心而謝神譴云耳

二

世有兩說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僕兩不然上無清修之行而下不敢爲無厭之徒是以曩時有田僅百畝口中未常言貧今則每對人輒曰家有薄田數且盈千田舍翁得此深過望矣至見之於詩曰薄田可飽敢稱貧今刻之小集人人見之可考也一笑一笑乃衆明府憐僕之貧爲之捐俸于齋憑之人夫齋憑之人宜與之多寡僕自有說非敢吝財若使有千畝之田而不能捐數兩之銀以償一齋憑之人至以累明府則其人平生之慳吝猥瑣無行大率可知矣謹此如數奉償千萬見亮明府固知不肯獨爲君子也

與曹子奉評事

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華無避之說聞之令人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爲躁妄若有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托之子奉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于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嫠守節養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恥則所謂暴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咨趄前却不肯即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即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爲維持風教保全人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素履亦必留意況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華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曾伯會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

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却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喪廢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乎此只當效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後 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但在苫中則必不可也必不能也

與嚴介谿相公

某不肖嘗辱與進焉而承一言之教於左右久矣適來不奉台光者且廿年矣然而不敢通一書於門下者非敢自疎也誠自度其最迂濶樗散無用不足以煩封館之記存也其誠自知其無用而相公誤以爲可用曲爲推轂拳拳引而致之於朝然知相公非私乎其人也相公之心恐一官之不任乎其職恐一士之不究乎其用固且爲官而擇士固且爲天下國家而用其人也某亦非敢私爲謝以瀆相公也相公爲天下國家而用乎其人其人宜爲天下國家謝相公也爲天下國家謝相公則莫如以身謝之以身謝之

則莫如致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以上稱相公以人事 主之素心而明相公得士之効于當世則庶乎可以爲謝而已其如某最迂濶樗散徒有蹈矩蹠墨之小節本無經時理物之長才自知寔不堪爲當世之用以累相公知人之哲而或以少損得士之効此某之所甚媿而甚懼也雖然以某之最迂濶無用而相公猶且拳拳引而致之則人將曰相公之急於求士而不責以備若此相公之恐失一士爲而包荒不遺乎遐若此相公之舉用無害於政府之士動如古人若此則是相公疇昔得士之効不因某一人之

迂濶無用而少有所損而相公急於求士之心乃更因某一人之迂濶無用而益以章矣此某之所以稍自解其媿且懼竊敢以不肖之身而仰承相公之高誼也頃奉 新命待罪南曹古云召不俟駕禮也況聖恩用之罪隸之餘豈敢次且以速大戾但以鳥獸跡蹄之慕甫及除狗馬疾疢之憂未離牀席形羸枯盡不齒人羣此亦相公之所憫念也恐稽 朝廷授官之成命且負廟堂推轂之盛舉謹布鄙懷伏惟俯賜教之

二

順之此行猥荷 國寵靈并承門下指教深惟不能稱
任使乃陵寢塞垣夙夜戎馬聞才有不及而力不敢
不盡也薊鎮主兵積敝久矣據閱過四區以十分為
率逃故居見在之四三其見在者老弱又居丁壯之
四三其丁壯者又多是未經訓練之人大率
明旨所謂專倚邊兵不練土兵者一言盡之為今之
計若欲求其速効非有如光弼至軍而旗幟一番變
色若欲責其遠功非有如抱真之在山西挈挈訓練
三年而後能變弱卒為雄兵則薊兵誠未見有可以
應敵之期而連戍之兵誠未見有息肩之日也王總

督自
明旨切責以來過為疑畏誠如尊諭適承懇語深知
明公鼓舞邊臣之至意欲其展布四體以盡力於防
秋重務也馬巡撫不日相見謹致尊教但王總督相
去已遠容更託的當人轉達尊教耳伏惟台照不宣

三

薊鎮主兵舊額所以逃亡數多者大率衛所官為逋
逃淵藪至於操充招募之軍只緣當時處置欠當將
東人補西軍而西人卻補東軍人情不便以至於逃
順之始行即開首逃之路今至馬蘭則首逃者麇至

兵草草并附揀柴

四

前託白郎中奉一書大略言薊兵積疲之餘因循日
久必有能練之才而又苦心勞力有必練之志而顧
望又時時從中督勵之乃可冀於成功不然又如往
年故事也此書不知已達門下否薊兵所以多逃一
由於營官之剝削一由於衛官利逃軍與餘丁之納
錢為之淵藪不肯解補其所以不練之故一誤於瞻
工歲不休歇無可練之時一誤於將官傳舍數易無
專練之人而當事者又因循而莫之處也若使衛官

不為逋逃淵藪營官不得剝削而在上之人又寬其
工役足其月糧以慰藉之則薊鎮兵額原自足充而
操集招募皆為第二義矣大虜尚未有的報也東關
已閱過六區惟一區未完也奉教有期先此起居不
宣

五

竊惟薊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譬如貨泉衛
所乃其出產而[redacted]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潛回
衛所則衛所又是淵藪 轉輸不足責之出產逋逃
不獲問之淵藪但自來邊關軍政已覺疎闊而衛所

經理尤更卤莽一衛欠逃軍不解者往往千名以上
順之輩昨歷邊關其缺軍之數官已量行責治今還
經衛所若不稍爲查理則邊上愈難勾軍矣是以到
處須稍停留蓋不敢避遲事之罪以干誤事之罪也
該鎮自督撫而下事權悉在各兵備道前時若得
勑内載却督同該道一語則事尤有統紀而易集今
竭蹷鈍於其間用力煩而見効少者則以不能督同
該道故也適已酉還至玉田矣途次草率奉候伏惟
合照不宣

六

竊惟薊鎮查閱一節軍數寔是多缺不敢妄謂之不
缺軍容寔是未練不堪以戰不敢妄謂之練而堪戰
若夫門下愛惜人材念邊材之尤難而代者之又難
其人矜其不及而責其後功則廟堂自有權衡而查
閱之臣只知據實以對而已至於補兵一節眼下便
要三萬五千人纔勾舊額頗費周折蓋邊關與腹裏
相持衡之勢一鎮之財與力止有此數舊額雖在積
弊寔滋難以毛舉不損邊關則損腹裏損邊關以寛
腹裏是謂捨急筭而就緩圖損腹裏以益邊關亦爲
空腸胃以奉肢體邊關空缺其慮在近腹裏耗竭其

慮在遠且如今年運三四萬米於遼東薊鎮州衛佻
車賃騾之費至賠賍銀六七萬兩又是抽却一番骨
髓而近來建議之臣因薊鎮兵數缺之無可爲處乃
有改州縣爲衛所與埰民爲兵之説改州縣爲衛所
則畿甸之間頓成荒塞埰民爲兵則無故而加之重
罪以憂其子孫二者既駭觀聽且非事體故順之之
意欲多方以圖使軍實既可足於邊關而財力不盡
殫於薊鎮所恨才不足以稱心詞不能以達意但以
承命悉心匪晝夙夜思惟技止此矣惟門下大經略
但一運掌間自當使腹與邊軍與民兩受其福也若

夫直從薊鎮根本上做得一著工夫細心緩圖如管
仲范蠡之謀國幾年作内政通鹽米輕重之權與十
年生聚以富邊境此則薊鎮長久之策然議者必以
爲此書生極迂濶語故未敢言而轉穀通水足食之
説亦稍發其端然亦頗不悖於救急之計并望賜教
也其練兵事宜與夷情一節繕寫未了容更請教

荅馬巡撫書

逃軍許其自首隨處收補一節向嘗請教於思質公
而公之論尤更明快直截僕輩亦同此意蓋與其逃
而無用不若就近補之猶得一軍之用也既而思之

深有未便者苦寒磽确之地人甚不樂居嚴法羈管嚴法清勾然往者多逃而逃者不復若逃軍即許改編則雖素不逃之軍亦孰不逃焉以冀改編樂地乎是今日逃軍之禍見役所以躁成異日見役者之作逃軍也竊恐利少而害多矣是以不敢便宜區處亦不敢遽有題請只將狀發與縣官而曰務須不失關務首逃之初意亦不墮舊軍規避之私心使具由上請等裁惟公一爲處分自當去其害而收其利也

與董後峯憲副

野人一入仕途百般悔吝禪家所謂掬㧐入布袋真可一笑也塞上風塵寒侵病骨遠懷姊夫坐享園池之樂何如何如不久亦當圖解脫鎖之計葢樓築至栽花種樹布滿園中雖不能與東鄰爭勝亦與公各適其適而時相過從也與言及此已覺神馳行至居廬小价回草草附此不盡

與李[redacted]兵備

義承問及民兵一節僕之原題雖以徵兵解銀而部之覆題則主於照舊徵兵僕別後一路思之解銀雖便於薊鎮而徵兵實便於山東葢山東兵額素定此背衣食於官久矣一旦欲徵銀以解邊既於人情不便尤恐緩急無濟且使薊鎮有銀而無兵山東出銀而缺兵則兩鎮亦皆不宜不若只照舊規遇有聲息徵兵入衛之爲便也且部堂江翁司張正郎皆山東人也彼必斟酌地方利害故其爲說如此不得以僕之說而廢彼之說也惟高明更恭以人情土俗之所宜而熟計之至於腹裏減存民壯則係嘉靖三十年鄭剑泉原題葢通腹裏地方言之不指山東也便中草草附復佳章承教并謝

與劉南垣尚書

翁之病非真病也不爲淨名之示疾則爲壺丘之杜德機也神光獨照真可想見一笑一笑某世網所攖南北奔走北出塞南踰海頗執殳之役分不敢辭軍旅未習柰何柰何回首故山可爲太息不久圖返初服奉侍藜杖當有日也園中秋訣大約略傳示以少潤枯朽否乎

與張龍坪兵備

彼侍同途又復侍同舟日夕奉教皆出邂逅非素所期然公久乘念於僕而僕未之知僕亦久欲晤公而公未之知則又不可謂非素所期也維揚班荆自此奉晤下邳分襟自此奉別長川舉杯同於歡笑驚風

折檻同於險阨數日之間而聚散驚喜之不可常世事大率如此達人觀之可一解頤也別後承遣伻致手書殊感相念茲遇臨清使者蕭繼先王清等還附謝伏惟垂照

與羅念菴

當路必欲以兵事相處使人不顧所不能僕亦不得已而効支離疏之攘臂不暇自顧其所不能而強承之徒使山洞高臥之士袖手旁觀不知如何發笑也海上事稍閒仍欲如今春故事更約兄於饒郡或信郡兩處親便有便人可先寄數字當特遣人奉約知

兄亦不欲已於情也非不知兄石洞之安閒而道路跋涉亦苦但弟自入京師病胛骨立扶病往薊門兩月間登馳絕徼峭壁三數千里之途閱過鐵靴銅面之輩十萬餘人一一欲辨其弱強腥風鼓鼻驚沙撲面歸來席未暖也又復將荷戈渡海冒驚波而闞鬼爽兄盍使我獨苦而不能爲我分一些苦耶并書此以發山中人一笑當路欲用凌谷甚切行將及矣

答王鑑川兵備

伏讀所寄澄江后峯諸君書諭及鄙人罪過知公之愛我以德而責我以禮也已而奉所寄鄙人書又知公之愛人無已而不輕於絕人也語云人不幸不聞過僕何幸得此於公哉其迂疎木戇但知分在草莽固守古人不見諸侯及今時不入公門之戒執泥不通遂至得罪於門下若此然於公之高節行誼未嘗不知慕于公之盡心保障未嘗不知戴也此僕之于公心非敢相疎也公提兵出入居郡之日少矣某自葬先人後即屏居荊溪還郡之日少矣此所以每不相值也公枉駕垂弔在先人窀穸既畢之後公遣使遠歸適鄙人荊溪卧病之餘此又所以不相值也此僕于公心非敢相疎而跡又非相避也公亦可以相

亮矣知我罪我惟公裁之僕年過五十頰毛種種一身百病待盡有期即且携家遠去尋一人跡不到之山結裹此身世間一切是非毀譽不惟不敢計亦不暇計矣樗材頑石斤削何施殊自悼也殊自笑也惟公盛年宏才行當爲時樹勳公位益高僕入山益深衰病益迫雲泥相隔負荊無日故敢一陳鄙懷異日若天假之緣得浮一面晤出于望外所欲請教者未敢悉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跡若相背而道則相成者矣繆公能容泄柳之閉門不貶繆公之賢文侯不責段干木之踰垣益顯文侯之義兩諸侯不嫌人之慢已而

布衣不自嫌于慢人此所謂古之道所以相成也漢時大將軍尊重公卿見者皆拜黯獨揖或以請黯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人皆謂黯能重大將軍大將軍能自重以相成也公專制一道凡屬吏鄉宦承憐乞寵奔走伺候摩肩側足于門牆而不得見者旦夕幾何人使如僕一布衣老翁奔走伺候其間雖九牛增一毛豈足加重惟以公之威望無人不趨有一不奔走伺候之老布衣是公之所以爲古人也然則僕之奔走公不足爲敬公重公而固陋自守乃所以敬公重公也公以我爲驕豈

惟不亮僕尋乃異乎古之道也

寄內閣及本兵諸老書

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今剋淨來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論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其毒殺一賊是止于一賊而已若殺却來賊一人是全了幾個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部中題覆打來船真倭首級雖不能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亦可量增銀五七兩則人人爭奮打來船者益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與

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兵財孱弱而成法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海寇猝起事屬于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于支吾取辦一切未慮經久其大者臂指相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辦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贅時穎倩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發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于民而軍人告

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往往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也　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于振舊弊東南海備莫急于定新規此其大較也然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倒藤協濟之後而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著救急望曲成之以幸東南其經久之策容共商處奉聞也

與胡梅林總督

山中雲臥遥聽麋戟不勝馳情海氛清淨東南賴以

無虞乘此閒暇恰好汲汲料理彌縫纖密使百十年間海隅內外更無一罅可乘知公此時必有長算不徒所謂救頭救脚之說而已古人經綸手大率忙時閒做閒時忙做知公亦默也不示麻門所欽勸僕本末具悉公之運籌所委拙文向已相許不敢復辭謹候大祥後也兩度承公惠茶深見氣味之同多謝多謝

二

伏聞遺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盡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比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

灘山游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壁勝何及益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勦爲意賊迫近島樸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于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諱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與言及此祇有爽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晝戰一番若賊仍在灘游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勦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即星馳待教左右爲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虜情尚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卧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勦一着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爲言者故不得不爲翁言也

三

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擬盧

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鏜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皆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已江北了賊後即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落難合伏公神算更觀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幷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遺命至地方半年並未有一題奏今欲幷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

四

書生操未嘗一日將循之兵領入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真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威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倭無從者衝鋒則烏銃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兇狡猥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賊後鎮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疎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

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耳戳步步紮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見弟以造下竹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紮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弟所造行營當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當一笑耳

五

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微 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賊盡此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弟區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如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爭將往閩中乎幸示教克舜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兩日一報今將半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瀛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柵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間鏖戰也張空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爲難著令

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復

六

竊料此賊若待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使流劫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栢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勦意欲借麾下梁守將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壁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七

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黄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
者黄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
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
洋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數皮一時
提掇他不動便成悞事如何爲處弟今日認真幹事
替將官替有司全賴 朝廷委任新 勑書尚未見
到不知齎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痢病頓
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
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
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首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

八顆乃知攻巢之難也

八

昨差人具三沙節略奉報適叔委曲垂示并齎至賞
功銀正應急用廟灣賊累挫之餘據巢不敢出討不
走則剿矣公奏稱可速進也然無處不是公之妙略
而公乃歸功于僕甚愧甚愧刪之何如太平又有此
一捷更爲公賀也盧總兵不復遣往北護如尊教閫
中事體以收人心爲要機非 公大經略不能爲此言
恐非弟亦不能領略此意也弟處三沙後當細承指
授或更爲公南中一行耳蘇 松之兵全不堪陸戰誠

然誠然高湜張空等兵已隨弟到此王遊擊兵已到
太倉未渡海也李恍兵未見消息計此時只好到蘇
州耳弟病痢數日幸而遂愈更可督戰矣公勞心經
畫道體又復小恙聞之深覺縣情幸公自愛勿太勞
心可也布袋已領亦甚切時用弟異日還山竟作一
布袋和尚可也并一笑卽刻上沙督戰草甚草甚

九

昨因大汛料賊必於潮滿時放小船搶我船急促將
官半夜候之港口則賊已放八隻小叭喇烏船將出
港沙耆等船皆昏睡若不先遣候使彼小船得衝上

我船則禍不可言弟與兵備船亦謹與賊對港夜間
儘費力防守也進大兵只在數日間更不可緩矣但
與賊壹地對壘非木城不可因造木城及收拾火藥
未得便完且各枝兵未齊今諸事皆已有次第可進
兵矣

十

僕所用之財皆公之財所賞之人及他用處皆稟公
之命弟如牙行只是爲兩邊過財與已原無交涉若
論事體只須各有司自解至軍門而軍門另發至弟
處弟各項用過後與軍門算一細帳明白便了今布

政司吏必欽取僕印信收管批迴附卷則僕原非領
用錢糧之官布政司只見一千兩銀子解到僕處不
相照會何從勾銷也第非是尚舜酉奎子遠避嫌疑
畧事體當如此耳幸公笑而教之

十一

前有書瀆門下言浙直福祐未丈
聖明自有裁斷適得公所示何其暗合也快甚快甚
尸祝食肉之說當發千古之一笑矣又過承公慰諭
以爲僕欲窮討三沙餘孽智慮深遠弟當時竊畧筭
勢賊心未饜必不肯干休勢必拚命跳上老岸以爲

宜必戰而不宜不戰宜速戰而不宜緩戰若使緩攻
遠圍決守不住今日猶是江北代江南受災人強馬
壯漸就殲夷若使一千倭子跳上老岸蘇松城下今
何如矣今將官不免失事僕亦具　奏自劾然賊之
突走僕雖以此取誚于流俗亦竟以此見諒於豪傑
苟心事見諒於豪傑足矣利鈍成毀不計也弟至江
北後四五次奉書門下及走報賊情不識俱已達否
克齋辭援兵甚力渠已自移咨門下不得不爲止之
況今歲餘賊不止一半殘虜之餘沿海潛踪已至廟
灣勢窮數極不敕必走只在數日間援兵亦趕不上

也公觀潮可預增我一席此時便得奉教

十二

胛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
死半活人也春汛遠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當陣血
戰今遣虺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遠
承書問兼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
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謝攝港守
備王樞專望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

十三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遍則江北又是一

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
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於徵調
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賊曹沂各
兵亦儘驍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於往歲
克齋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幾許今無一二百兩
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銀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
消息不知四五萬軍糧眾何處乞米兼之江北風俗
素無宿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
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分精神只留
得三分精神禦倭雖以高才處之猶恐甚難況迂膚

如僕者爭望公題奏間稍爲一援手也向所借鳥銃手盔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尚禮一枝公所必須原且勿遣俟急更借也倘已即路則遂遣之耳聞戚繼光有禦鳥銃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銃而珍閟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真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子之時自來無撫巡到其地土人見之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却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

與王芳湖中丞

正與梅林公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土兵數千自隨至閩中効麾下一隊之用且海上經略必待面請於公而後有所藉手以復命蓋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第一義誠如來教況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敢以職守所不及而忘共濟之義哉議既有定不謂北洋之賊忽然猖獗淮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艘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僕適至崇明嚴督諸將海備江南目下暫再無虞後來尚未可料也即與梅林公計北援淮揚南備蘇松上陣下海皆不敢辭僕誠不自量其跡才小官僅如螳臂之當車與盡其力之所至而已矣是以未能即走奉教南望不勝耿耿秋來定當躬賀麾下平寇此時閩與浙直妖氛掃蕩與公鶴散舉觴杯酒談笑于武夷九曲之間又是一番光景也其自南役以來涉海者凡三乃得形格勢禁之大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堤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庶邑固枝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愚意方欲經營而來教適及此豈古謂所見略同者乎曾參將荷督府國士之知可勉樹奇功以酬素志見時爲道僕意努力努力蜀扇佩劍來意過厚不敢當但扇以示九夏驅氛劍以示萬里誅妖僕非其人而雅意不敢不承也多謝多謝

與陳黃潭巡撫

僕本山人一宜歸衰殘多病二宜歸才無所用于世三宜歸三宜歸莫如僕者而乃爲公所先愧羨愧羨公東南福星東南正不可無公公不宜歸而竟抗疏

求歸況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時雖仗公餘威足了此賊然願公少駐以待事寧以終惠東南何如此不過遲公十數日山中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公昔東漢愛諒不忍遽去也至望至望來書見教具悉雅意軍旅所羈不能面候并祈台照

與米嵩菴巡按

奉別後承手教嘉惠久未及面候且謝時抱耿耿適往吳淞南望旌節殊切馳情即今海氛頗惡賊復猖獗江南江北海洋一帶盡是賊船軍志云擊蛇者先擊其首東南利害只在海中邀擊一着縱之上岸則

毒禍必如往年甚難措手矣某謹馳至吳淞催督諸將官海戰伏煩門下督責劉顯儘力把截金山陸路一帶使賊不得登岸可也黃譚公以明公同心共濟之義欲乞明公少助糧賞備言及之事急矣非此不能鼓舞人盡死力也僕原奉　勅書亦有軍門糧賞狀之聽爾與總督胡某計議措處便宜而行之文謹預告案下事若更急亦當於州縣量有所處也大率今日用得一錢而有功勝如賊上岸後用得百錢而無益總不免費財顧先後看何如耳惟高明自有裁度勿罪瑣瑣吳淞事稍閒即過松江面領教言也

與翁見海中丞

近得邸報見兵部覆翁疏已得旨不勝欣躍之至益聖明遠鑒廟堂主張信公之深而委公之專也東南真可謂有福者使公稍稍動則奸賊得計東南之禍將來更不可言僕之拳拳而不能忘于懷偶深見地方利害如此非為公也病體荷公垂念更感同心乎生真自笑一付賤骨頭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于躍馬先登耳箭手劉希孟等久叨廪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狼山欲度福山約公一

會或奉攀旌節一同度江共登狼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候能戒行即當馳報

答萬思節參政

近得書知吾友為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有未然者如書中所言益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為非而無見于自牖乎巷者之為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為是而無見于匏繫不食者之為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柁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為之助其

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擱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于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于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二

日夜望思節之歸冀得被傷東曲適得來書始知到任消息悵然悵然平生心事竢暇自知自古豪傑皆是忘其身以爲世亦忘其身者毀譽利害一切盡忘

之謂也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若此也刻書事其說亦長然思節既信吾之大者則其細者亦可以不疑也偶荅喻吳阜一書稍發此意及諸書皆關心事特抄寄一覽但切不可示人也論及麻陽土兵及領兵官之說領兵官嗜利無行本是常事而蠻夷官長爲尤甚雖無功而多罪昔人所謂簡節而疎目似亦不必窮治之也經略海防頗得細一香見報所差百戶欲其頻頻往來以通彼此之信特與一火牌回往諸事儘力支持但病覺日深此身一切付之 國家壽命亦一切付之數也

與楊朋石祠祭

朋石往京師有許多要面與商論處僕在海上而朋石待我於蘇州而不相接竟成悵望僕往來海上辛苦艱難頗謂備嘗心則不敢不盡而迂儒本相原非經略手段才則竟不能強著冒鹽潮冷熱積勞久之吐血幾至殞生然則所謂心之不敢不盡者秖足自損壽命之源而才之竟不可强者於地方淺無絲毫之補似此拙人不早求閒真可自笑宜其不免於紛

紛之譏也然誤國家
恩拔擢只得又強所不能且向前擔卻一肩擔子待防過一番春汛庶幾陽羨山水之間可仍舊作一閒散人耳人便草率布情惟亮之伯倫想日夕相議論之也

與白伯倫儀部

吾才質本迂骨相又薄非惟力不能與人爭榮進之途素心亦甚恥與人爭榮進之途天日可鑒也入官以來特以諸相知之意逡巡半年不敢求歸因求外補求外不得因而求差求輕差不得乃得重差皆非

素心所望也近承吾友及可泉見示皆言有欲以兵備相玉成之意此蓋不欲强其力之所不堪不欲乖其志之所不便可謂相體相愛之至也古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必以好官相處而後爲厚哉因思去年冒暑入京内則飲食之違其常外則人事之苦其形吐瀉交作遂發脾疾脇突腹脹惡症盡見衆謂必成傒倖得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若使其時奄然客死雖家人亦未必不歸怨吾友之不能保全至親也自入鄉園水土便習病雖暫愈脇突未消飲食尚減如病瘧之人寒熱有歇病根終在若仍復冒暑入

京則去年之病安知不復發乎今日令廟堂既有玉成外官之意願吾友乘此機會並爲一處不拘遠近得過暑月勉强赴官使衰病之身得保餘生皆吾友賜之也不然徒欲使之强力以待好官縱得好官何身受享昔人所謂非甚仇疾則不至此情切詞迫惟吾友亮之早處而密圖之吾友平生道誼至愛骨肉至情在此一舉此外更不敢有他望也元翁處今且不敢通書俟得外補後當遣人奉謝也若以差上不可轉官人復作難則巡按巡鹽審錄監兌等官差上轉官者多矣只在吾友爲我盡心而已更有一說向

時僕之跪人深非得已既免入京跪人則雲貴僉事亦不敢辭此亦至情苦情也平生迂僻之性不能委曲處人雖有一二相知而卒無以免于群猜衆怒是以深自隱避不特保全病軀亦以少避入宮之妬耳此尤不能盡言之苦情也一身之便不便既如彼人情之宜不宜又如此吾友亦可以爲吾擇處矣

二

三沙之賊千二三百人不曾擄得中國一些財帛皆如餓虎若防守稍不嚴一登岸禍豈可言吾自家親到賊巢邊滿牆倭子只隔一箭地吾與兵備兩

隻船經月在海洋中嚴督水陸將士日夜防守僅圍得住千餘倭子在一塊沙上至于擒巢之舉則以賊在死地我兵素怯見賊便走苗兵狼兵亦復如是是以雖曾獲有首級二十四顆而殺傷奔走之餘士氣益不振當別選勁兵伺隙圖之此事不知是難是易向所示江北避難之說吾去江北時江北之賊勢已摧敗又已擒有船隻包裹勢不擒則走矣吾之去江北而來江南乃去易就難非去難就易也一笑一笑平生不自量吃虧處正是欲揀難事做　朝廷原用我做視軍情官我是看人幹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

以或蘇州今日一道文書江北督總兵明日一道文
書江南督兵備誰論得我者矢石馳驟風波漂蕩豈
是人情所樂今日惹出許多議論皆吾之好難非起
于吾之 避難也自出山以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箇
武子之愚聖人此一句議論千古少不得也至如三
沙之役尤有不得已者撫公告病候代巡公丁憂巡
江自五月交代至今未至蘇松皆缺正官江南無一
上司吾若又推脫擔子賊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賊登
老岸人却又責不得我我非守一處地方官也此等
使乖處五十歲外老人豈便智不能及此念平昔素

是愚人只幹愚人事耳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調兵無
益而有損費盡江南幾萬錢糧竟不能得其一戰之
用而去至于地方騷擾幾如寇至此深可以爲創而
不忍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歲江南旱荒數十
年所無民命將益不堪奈何幸吾友千萬爲生靈留
念此大陰德也

三

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
許多搖撼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搖撼不動所謂可
富可貴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亂也今日在淮
揚爲建牙開府只是這光景明日還常州山中衣木
葉茹草根亦只是這光景人爲我豪傑只這個人謂
我盜跖亦只是這個人何有於我哉眞不足以發達
者之一笑也獨念蒙 恩拔擢縱欲康濟此身亦關
口不得若人言必不相容驅逐使去乃是與我一條
好路不亦可乎條陳事誠見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
期百姓骨髓漸漸抽盡不無隱憂故言之縷縷所恨
辭不能達意惟吾友議之請兵請糧事亦甚緊急不
得已知吾友之爲我委曲也鄙事之累吾友費心多
矣道義之愛至親之情且以大家了却宇宙一番公

事故不敢以言爲謝吾友能亮之

與陳鎔山職方

東南視師一年自知絲毫無補違次轉官違次受賞
捫心可愧叨添荷知已居中調護之力也條陳事自
從經歷海上審究病源知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
而民間膏髓漸抽漸盡恐生出別病故言之縷縷殊
愧詞不能達意也吾丈素先天下之憂者況身當其
事乎幸賜裁酌而節取之江北請兵請糧亦甚緊急
不得已至于狼狽將領參部中只見其報功而不知
其爲哀庸闒懦一籌莫展之人也使當春汛必大誤

事雖韓范為督帥亦當坐累況弟之庸才乎故不得已而極言之望吾丈速為換一善戰驍將見賊身輕的漢子蓋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非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近得一重病精氣甚損以蒙
恩拔擢未敢言病奈何奈何伏枕草率裁書仰惟台
照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謝中軍至辱手書嘉惠而謝中軍又口傳雅意委曲非道義之知則不及此淮揚重地非錦力所堪督府要官非迂才所及過辱吹噓不虞其將不勝任以至

顛蹶也奈何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歲歲防倭民間膏髓暗裏抽盡若欲斷絕賊路則亦渺無長策一年推過一年畢竟有推不過日子公先天下之憂而憂浙西又是桑梓之鄉仰仗經略使閒臣得有所籍手焉切望切望明歲江北倭患既未可料而流莩滿野深恐嘯聚生盜然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用處愧僕非其人耳然不敢不努力也適重病之餘伏枕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二

謹濆班軍漸漸屯聚飢民漸漸餓死海寇漸漸蕃息

賑荒供軍之費一無所出江北軍需正額地方所供計十六萬克齊在此上年年終已催得八九萬今無一二萬解到者某州來討預處軍餉銀三萬某縣來討預處兵餉五萬而三千五千亦無以應之事之窘急未有難于此時某自到維揚後更不得京中一信兩次差人入京兩月間亦無一人回報者誠不知所為處也素辱門下知愛敢一道之伏惟台照

與何總兵梧村

晉周子隱為副帥討氐齊萬年萬年料之曰周府君文武全材若專制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於人祇速

禍敗耳後子隱果及禍敗如萬年言公之為將於江南也不專制而受制然保全功名以還西蜀免於子隱之禍敗所得多矣西還之後兩川復有長城公亦角巾私第徘徊浣花之曲自有餘樂可知也因後峯舍親之便草率奉起居伏惟垂照不宣

與俞總兵虛江

僕迂愚人也屏廢以來機緣盡息惟寤寐海內才賢一念猶未盡泯及東南遭倭變以來備見生靈塗炭之苦日夜痛心奔告無所欲亟圖見敵愾戡亂之人既乃聞執事忠足以盡瘁智足以決勝則其人也心

竊慕之曾作四詩以寄嚮往之懷然嫌于無交而相瀆非山林之士所以自處之義遂不敢奉呈而心又不能已也乃託之孫兵憲先生轉達去年冬以先人行狀之故會王南江于武夷備述執事平生忠義機略之詳且知執事素嚴意於鄙人亦不減於鄙人之慕執事也於是而通一書則不為無交而瀆矣梅林公今世豪傑又得執事勠力其間不徒以一時戰勝為功而相與圖百年善後之策東南更得安枕知可望也僕濡先人服後且復移家武夷作終老之計彼時或當過寧波圖一奉晤以遂夙心伏惟亮之

二

每欲見虛江寤寐為期前月已發家人往麾下而又中止竟為來書所先真謂先施之未能也今前書并往聊見積誠而已通誦來書推奬過厚非所敢當但聲氣之同則不敢辭耳僕雖未獲奉教於虛江自謂頗足以知虛江者竊窺虛江之立心制行與用兵方略蓋深有得于橫渠既見范公以後之中庸而非所謂橫渠未見范公以前之談兵者僕向詩中所稱儒術深明計轉工也數月前得讀續武經總要知虛江兵家授受本之河洛夫中庸無聲無臭之宗旨實圖書五居中之道也則中庸之旨虛江已深得之而措之用矣而猶歉然以為未足益其篤于求道之心若是異日相晤當盡鄙儒迂濶之說求一商確也僕少不自量嘗妄意于古之所謂不朽者是欲為　國家効毛錐之用奈何樸樕拘謭之才既不足以濟時禍狹野拙之性又不堪于虎俗況多病蚤衰今年過五十短髮種種牙齒半脫槁木形骸老醜盡見武夷結廬將畢此生若夫為　國家出氣力擔當大任有虛江輩在山人可以安枕矣適病餘草草奉伏惟亮之

與李石麓少宰

向居京師辱明公念舊僚之誼委曲垂愛臨行又辱寵餞自南役以來奔走海上日無寧居又疏候問于門下然鳴鵠宵馭時倚海艦望玉衡泰階諸星想玉堂於天上則未嘗不如視清光也東南倭患一歲一來如燕鴻之不失其信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脂稾抽盡明公憂先天下又是桑梓之鄉不知何以為計也幸教之淮揚軍旅重寄非迂儒所堪恐不勝任以至顛蹶辱在知愛并惟垂教適重病之餘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與吳筠泉宗伯

其居京師一年雖不能時候起居數奉教語至于明
公拳拳道義之愛則心獨知之南役以來跋涉海上
奔走行間又不能數通候問于門下惟有瞻望台階
時切馳慕耳東南年年禦倭茫然未有了期即使戰
而常勝主客兵糧首級之費江北江南浙江三鎮一
年丟却二百萬餘銀子民間膏髓暗暗抽盡深恐生
出別病若欲斷盡倭賊來路則又湯無長策或以爲
十年一貢自是 祖宗故事貢路若通國王或有禁
戢屬夷之理今三十八年恰是日本十年貢期去年
山口豐後不宜貢而求貢既已阻回而日本國王該

依期入貢者却又不見求貢此其故皆不可曉故冒
昧開此一欵以備明公之裁奪幸恕其迂愚而教之

與楊虞坡司馬

己丑同榜中多爲國家宣力者其尤著者若公北門
鎖鑰方溪公樞府調度弟至迂疎亦忝戎行海壖經
畫每懼貽二公之羞心則不敢以不盡而才竟有所
不逮也柰何柰何風便幸公出其緒餘遠賜教之蘇
州土兵怯弱不減江南推險拒虜殊無足倚況傷殘
之餘振起爲難所賴李光頭一至軍中而旌旗變色
即時轉弱爲強公自有妙手耳弟嘗從事薊門夷情
軍情亦頗知之身雖在南敢忘北門根本之慮哉三
衛夷情正古所謂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
詐作敵公自有操也風濤兵戈倥偬中因差人入京
謝恩謹託候職方轉候門下伏惟台照

二

伏惟門下簡在
帝心勲階峻秩遠邇聞之深爲 國家慶也江北將
領絕無可靠兩番苦詞借瀆門下討巳蒙垂察矣短
中之長僅有一楊縉如丁寶物又奪之往浙西而揚
港泗州二守備一沿海一腹裏皆緊極緊要之官至

今尚未有補者狼山之總鹽城之參皆全不可托不
得已止論狼山之總亦殊未見處分消息也春汛將
動近獲一二真正奸細則海賊內侵之期計亦不遠
財與將無一可恃者弟不敢自惜若江南百萬生靈
何哉昔人所謂情隘詞迫搪突門下多罪多罪伏惟
矜而恕之

荅喻吳皋中丞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
公者每于朋友間得公請雕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
于僕其亦然乎惟公華實兼茂資望並深嘗輸注心

寄以北門鎖鑰僕亦何言足重輕於公過衆相推見
公謙德之至而僕甚不敢安也承示出處一節深荷
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
惜富貴為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為大
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此一段學問淺
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
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
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
其狂愚耳不敢為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
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

候不盡欲言惟台照

與王稚川少卿

某辱公道義之愛最深昨歲南來擬得一奉教於棲
霞牛首之間以新耳目之見聞而海上南北奔走更
無寧日殊弗始望乃辱書惠遠及奬進過厚非所克
堪愧謝愧謝縉紳及同志皆言翰苑中惟公宏才大
略素抱經濟之長內外重寄無所不宜仍使之迴翔
於佩玉雍容間袖手以觀當世之劻勷於吏治戎務
間而力不逮者然使公之深扃邃蓄正以大發於溶
物綵綸之地也某才本疏濶至于軍旅一未有聞强

所不能如支離疏之攘臂竟洲本相可自笑也吾丈
過為奬進而不敢背以所不及非所望於吾丈也

與李克齋侍郎

從人回數承手教深感兄丈于文忠告之至意及為
淮揚留去後之澤也今歲淮揚災傷特異幸賴兄大
早請發得折兌十五萬石民命稍得蘇醒但該部責
巡撫以賑濟使發倉粟及多方設法今倉粟所在空
虛又不知如何設法至于軍需一節尤更難處淮揚
軍需自來止靠丁田銀于更無別途承兄丈留下揚
州庫銀萬兩歲終已不敷止靠今歲新催丁田銀如

懸鼓待椎之不可緩然百姓方望我賑濟而我方催
并軍需國家方照分免荒而軍需必欲全徵無大勢
如錐鑿奈何奈何不知十數萬饑人三五萬戍卒如
何打發往時淮陽救荒動發內帑二三十萬截留運
米二三十萬今僕所請銀甚少亦不知得賜准行否
也惟兄丈為朋友計為地方計百凡方略不吝詳悉
示教感愛多矣

與章陽華中丞

姜判回領公答教不覺感涕公去矣吾又將安歸乎
山中二三十年心事公所素悉吾豈戀戀一官者哉

亦知時世多虞後來且日艱一日庶幾竭股肱之力
以圖少有所濟而已此迂愚不自量之志也然公去
矣吾又將安歸乎恐竟當從公于三茅五湖之間耳
留先事正欲請教而手札先之僕題稿原定淮揚地
方而部覆奉
欽依亦專言江北淮江北為便江南他處則有許多
不便者折兌自腳價輕齎解部之外尚有些餘米可
算所以寧出銀七錢亦以為利今若以江南運米充
數則餘米一粒亦無部中欲解七錢銀子反是吃虧
不若不折之為便耳且賑飢軍餉兩事皆在燃眉而

江南運米何日可到諺語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也必
得四萬石盡在揚州截留則窮民與窮軍皆受公之
惠不淺矣若不然只可分得一萬石在淮安其揚州
必得三萬石可也千萬台照即如裁卹一節有司百
方破調不肯奉行此常事耳況欲為出格之事乎奈
何奈何

與萬兩溪少卿

適以進漕兵從瓜洲至儀真與公相望一水不能渡
江至龍潭棲霞之間相與一談笑為快漕兵始末具
之啓稿中此事若以智士處之則塞其西突之路縱

其趨海之路趨海則蹤跡易泯西突則流毒著聞僕
之愚計竊不然之以為下海則罪人稍得遠出西奔
則縱使流毒一處而罪人必不得脫是以寧自被罪
而不敢使
國家失罪人也至於不血刃而事濟則誠出僥幸耳
大率此輩不知紀律久矣往年用鏡打兒兵部家丁
川兵十許人者即此輩也僕雖被劫一番苦楚自此
紀律有可施之地所謂頻趾出否耳承公知愛敢一
道之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答夏桂洲相公

順之至愚極鄙在畎畝蒙恩召用繼以狂瞽蒙恩罷歸皆在明公秉鈞之時則是其進也蓋辱明公之節取而汲引其退也蓋辱明公之委曲以保全雖明公陶鑄庶類本不私于一物而糠材滓此則竊自愧幸以為過分顧迂狂成性動自罹咎其始既無以副節取汲引之心矣尚幸有犬馬餘生山林精力竊誦讀書竊古人而冀白渉則所以報明公保全之厚者或在乎此而不敢不勉也順之竊聞古之大臣進也以道所以濟時而亦所以正志退也以道所以正志而亦所以濟時顧進則濟時之功顯而退則濟時之意微伏惟明公去相之微意所以勵不可奪之節立天下廉恥之坊而有裨于聖明之治者蓋亦多矣易有之漸于逵之上六不居其位者也其繇曰其羽可用為儀固不獨自潔其身而已人皆謂明公進而當軸以濟時也其謂明公退而高尚以濟時也雖然明公與國為體恐未能忘江湖之憂而聖主眷懷耆舊亦恐不能淂久遂東山之卧耳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問於陰谷寒門披拔幽滯如龔龍所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僻輩多謂之鄙儒而局踽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為國士收于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為用遂淂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為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嚬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寀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絶不以言于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堅葵藿之心縱使委棄于時則永以堅澹薄之素期少殫頑鈍之罷庶不貽冰鑑之差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二

僕樗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効明公國士之知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静處其

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于世嘗毀譽得失之衡織欲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于家而多不勉壞之于庭者況僕之所以修之于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坊牌一事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蓋以此生苟不至於飢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于世庶幾仗禮詩人之所謂耳承明公欲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

於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焉者乃爲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爲利而更欲以是爲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

與郭似菴巡按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餘光者久矣近聞使轍下府過雅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僕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既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近世牌坊之製蓋做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

善而人迺勸所癉必惡而人迺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澆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大於誣詞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辠也僕嘗厠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夙罹疢疾不能效官荷天子明聖不戮瘝曠俾奉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旌表閥閱且不爲僕隱人則深林窮谷杜門棲經擧木石麋豕且不爲陋況僕含毅積垢以此終世惟

應好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庶幾不詒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燿之飾忘廢黜之後貪冀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執事持憲江左于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縉紳間咸稱誦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衆爲

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友僕豈浮以交游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該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節捐實費無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桑梓已過矣已丑與第時曾蒙倒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旣有牌坊直矣又爲僕建牌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寔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徼遜讓之名重獲罪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答舒雲川巡按

使節之莅于南土也且訖事而還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于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爰愛于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旣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辱賜牌坊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諸公按于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于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疏遠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于諸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于編氓之後其爲瀆冒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於使人厚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爲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二[illegible]

執事之使於江南也輶車所至風裁凜然順之心竊慕焉久矣然不敢一拜下風者益守編氓之分不敢自齒於縉紳往來之禮也側聞薦章猥及鄙陋顧某迂戇無能人也硜硜自守雖僅不失繩墨豈敢謂有聖賢之志至於樗散抱病雖康濟一身猶且不足豈

敢謂有經時之策而執事過采不虞之論未暇察其不肖遂以列於薦剡縱僕不自知愧其若左右知人何哉是以深用祇懼雖然左右之薦賢以爲國也而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卽此舉動已足以勵恬退之節而激貪競之士其所以繫世風者不少矣顧僕非其人焉是無以成左右之盛美耳雖然不敢不勉也所謂經時之策非山人所敢出位以思然聖賢之學則嘗聞之於載籍而講之於師友之間矣尚當以山中餘日竭此駑鈍及身克己以淑諸其身而免於大不韙焉則所以報答知己者亦將於是乎在敢布

鄙衷吳越密邇又容翹首再覩激揚之政如何如何

與陳遯齋巡按

其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報尚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久矣且使節往敝邑而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

爲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奔走自効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疎狂當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爲民人也諸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既非所以僭於縉紳之交稼穡之論亦非所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九年來其於公門未嘗敢一窺焉蓋非敢自爲倨蹇誠不敢以瀆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某多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而足痿痺臥不能起纔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屏跡村莊少藉藥物支持

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顧又不及摳趨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私又牽於病之所不能自致惟有抱心慊歉而已念無以自達於左右故敢以書上并以爲謝幸垂亮焉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弟迂疎無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則荅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

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仲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姑奉荅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遣屬書以誤左右之聽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囑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有一字相囑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囑于千里之外亦可笑矣且弟纖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于之既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于信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所遣屬書發下一覽感感

荅李中谿御史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每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

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寥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

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頓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驗而問其人爲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

者矣嘗驗而問其人爲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

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嬌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

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利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致陸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媿知媿茲恭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寔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寔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知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

以為人而不為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為之明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復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明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薦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郡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秪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秪

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悪積為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强於為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褰褰奉職則其為郡守不肯闒茸亦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則其在郡不肯自汚亦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鑒也明公之黜喬而不擧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也不然何為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絶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為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與魏立峯憲司論呂提擧

曩僕與兄同事吏曹且辱兄意氣相許顧來別十四五年而不獲一晤又十四五年間不能以一字通殷勤乃今輒有言於左右者亦恃兄之能以意氣相信我也敝鄕人提擧呂朋以吏人事獲罪上官雖其一時踈虞或不能免而其平生心事則固可亮東南風俗鮮識廉恥而朋自少獨刻苦植立厲一介之操又恬靜不妄干進惟其刻苦自立是以歷官十七年而家無一椽一畝之增惟其恬靜不求是以受推薦者十餘而竟回翔于州縣冗散之間此其平生心事信於鄕人而尤見信於鄙人父子間者也蓋世俗所謂矜激修飾之過則有之而謂其忍於自汙或未然也小心怕事之過則有之而謂其敢於黷法或未然也其所以或致踈虞者則亦有說蓋廉靜之士多短於才而周防曲慮似非朋之所長耳夫綱之以跡而不必信乎其心上官之所以行法也在朋亦何辭之有矜其所長而宥其所短上官之所以曲成也在朋亦或可以自雪矣此兩者皆在吾兄而已或曰吾兄則知朋矣如上官之不相信何夫秋厓公古道人也僕雖未識其人而知其為人也吾兄古道人也古道如吾兄宜無不見信於秋厓公朋之區區清苦宜無不見信於吾兄然則矜下吏之長而貽上官曲成之美是在吾兄而已朋迍邅世途亦久無宦情但惜其見幾不早而已去官居官無足論者以事關名節不得

不一爲之白耳僕向備員京師不能稍引此人每用以爲愧今其在難不得不一爲之白耳然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僕於執事可以此言進也不然則朋爲賄吏而僕亦爲受賄人黨罪者矣知我罪我亦惟兄而已冒瀆不任悚悚

與葉東園御史

王照磨還稍能道兄初政所設施則已凜凜風裁矣而來書猶以未能行一事爲詘蓋昔人云施爲欲似千鈞努言其不輕發也兄之慎重不肯倉卒此幹大事者自宜如是耳然巡按體要本無瑣瑣其要緊只

在激揚一著而激揚大體亦不專在任滿舉劾一疏但隨所巡歷明示好惡其候熱承迎者雖善于集事而不加喜其直抗倔彊者雖近于迂鈍而在所詔其矯詭欺誕者雖在大吏而有所必懲其忠實爲民者雖在小吏而無所激惹虛己無我以臨之訪酌民言以盡之則風裁所在自足以操轉人心矣何如青州鎗手賸勇趫捷誠勁兵也居常固之以恩而齊之以軍律雖蹈湯火可矣但勞此兩人遠來甚艱苦前有書止之而不及也

與徐少初縣尹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閒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爲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懼益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于爲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執事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辭幣帛果酒爲說則悖于其實欲以辭銀爲說則悖于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乎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爲禮此其實則既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瀆

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恥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寔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隸也賜之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蓋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爲嘵嘵者竊懼名寔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某山野鄙人于當道諸公辱顧訊不敢不答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向曾奉瀆乞命吏人于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

豈未蒙亮察耶恃在知愛乞如前所賚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肯

二

讀清獄申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慎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于無窮也更承示匠處牌坊銀事往時所辭諸牌坊銀只爲未有所處還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著落且于風教有補焉甚善甚善但中間稱奬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其常以爲今日吾輩之病太率在於實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闕域不務而門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節多爲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眞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摘以爲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爲者也況如僕者極疎且陋何敢當此乞于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下至儆始以居數句及因以橂鼓請講學一句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于名浮之恥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答符松巖郡守

讀沃洲公論船隻事緖理精密最是得策更賴公洞色而行之可以無遺恥恐憲矣業田請教地圖一節此法可以檢田畝可以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乎據而知焉者也然明公亦既行之矣更望于田畝多寡地理險易襟喉處再加詳註而明公自精核之不得只憑里胥之文具而已更望明公于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則自此以後興徭作賦設備遣胥不知省卻幾多氣力絶卻幾多弊端然此惟明公之實心爲民與明公之精力能行之故僕敢以爲說不然則徒作一番騷擾而後日尤委之故識無用也昨承教以因革之說當時草草泛及他事未及悉心以請此事不嫌于遲遲懇思審處在明公必能爲百姓長久之慮不徒以一時興利去弊爲功吝日更闡緖論也前所與輩已陳于沃洲公者及備邊疏中論兵民事皆蒙　賜教幸幸

與呂沃洲巡按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卽今苗未盡稿遇雨之言尚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

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尚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孑遺焉然莩死疫死亦既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飢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盖承兩年大飢之後而又飢焉故按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飢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飢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況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李之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

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真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惻而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飪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爲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尚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

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間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採而行之與採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

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糶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

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者五六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糶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糶三數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爲之請也

至於有司所請遠糶一節甚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閭延見吏民身親其利害而曲爲之處且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答曹巡營

僕迂踈固陋之士也惟山澤屛跡則其所宜不謂過辱左右之知未及傾蓋而先惠以教音勤之以下問此古者觀風之使不憚身先施之義盛自養之士則可矣顧僕豈其人哉雖然由是足以知左右之急於獎善不暇擇乎其人切於好問故不暇擇乎其言也竊奉下風感慰感慰今吾鄕爲饑村墟之間鷄狗無聲草根樹皮亦憂其不繼矣流乞露處所在如積天心仁愛不知竟何以善其後伏惟左右雖不在撫巡之責而同於觀風之任者也君子一體萬物固不論於職守之所及與所不及也而况在觀風之任哉幸

而今之司國計者皆牽守令力舉荒政以全活溝中之瘠益不徒阜財足謀通惠恤寬爲於職守之所及而孜孜體綏瘦人深計 國家根本之慮以爲職守之所不及以盡吾一體之心固知左右之有意久矣辱厚意之殺敢布悉悃

與李龍岡邑令

歲凶民莩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外

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内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

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償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

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蔑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

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

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貯糶之困此正今日
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益深有利於國而將
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
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
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
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
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
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
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
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

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六分每石折銀七錢改
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
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
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
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
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
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
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
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
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

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
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嗇於例外之恩者
也此
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豈特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
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為溝中瘠者誠哉
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徐養齋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皦皦嶢嶢昔人有
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

任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　矣周時數五典授兆民
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飢自冬徂春
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郊行露骴滿目為之不能
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征散積悉力其間
不然民其無孑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
朝霖雨二麥之腐爛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征之額若
欲於麥內取盈則恐民不堪命奈何且二麥無收之
處雖征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
目前之飢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
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征之

惠乃爲今日急征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可缺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糧内帶徵則有司省却一番催科閭閻省却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堪而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爲有始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旱晩之間耳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承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人論旱荒

蘇松常鎭並爲鄰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勢之淺深迥

然不同或遇水荒則蘇松特甚而常鎭尚可或遇旱荒則常鎭爲劇而蘇松得利試以運河測之則常州水止尺許而蘇松尚有至于丈餘者此其地利水勢顯然可見恐明公以爲蘇松未嘗告荒而常州獨若嘵嘵然者不以民之饒倖于免税則以爲有司之私于其民而其實旱與不旱有不同也是以蘇松荒而得常州以相補常州荒而得蘇松以相補民實國稅兩相消息造化者亦有栽成之意云耳

與呂沃洲巡按

同心之誼悵然遠别以兄之不能忘情于僕亦知僕之不能忘情于兄也江皐遠送尚有瞻望弗及之感趨而避之豈人情哉顧事體有所不可者僕自兩度廢罷歸来前此巡公如趙舒周諸公皆未嘗有一面之識雖同年如徐何陳諸公亦未之敢見豈特循狹之性以此自守兼亦山澤之分不敢踰越且省事省勞亦病夫之所便至於吾兄則有不然平日於兄既辱道義兄弟之愛而兄之来也又以同心之故拳拳相求僕亦欲如故事引避深覺於情有甚不自安者然初意止謂一見可矣繼而再見三見四見焉日不足而繼之以夜焉然在兄無私於故人之誼在僕無

奔走形勢之嫌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好事者不疑其干請被罪者不猜其毁言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所謂惟吾與兄可也夫兄行部之日既已破格相與矣而兄去部之日乃獨不能破格相送哉所謂事體有所不可者何也正恐見之者以爲僕之與兄綢繆若此也不知出於故舊必不容已之情而槩以爲山人所以事上官之常禮則送故者必不可以不迎新新故相仍息肩何日若夫一賢一否則昔人所謂爲罪滋大者也欲稍自息機以遂初服不得不自兄始之矣近龍溪相過與之盤

桓山中數日別去已訂他年之約若兄有便還山則
奉教之日長在今日且割遠別之情以為山人自便
之圖其亦可也

荅施武陵

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盖田有肥瘠
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
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
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
畝此為定畝起賦之準亦審觀國初折畝定稅之
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若不先

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
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
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兄自明此意乃可付
之下人為之庶無弊也痛楚中略具梗槩奉荅筆生
所刻書則兄已見之如更查得有書容續奉耳

與鄭戶部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宣
里閭相慶益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斂裒聚為功而
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
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初
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
冠盖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拳扯而逼迫良民代為之
償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
椎膚剝髓鬻妻賣子之苦已波毒於窮簷無告之小
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執事仁人也
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幸希亮之

與王北厓郡守

東南州郡彫靡日長而虛耗亦日甚譬如病人之人
顏色澤然而血氣槁矣吾北厓以古人之節清化源
以古人之政撫綏此朞月則既效矣惟率是道而終
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僅通部使者
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
毒痛不忍言北厓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
欺之奸猾其貲可也拏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衆
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為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逼而
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部使者方以括財為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為事則勢
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為難惟執事悉心以慮之多方
以圖之國與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
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謂迂濶則可與林鎮江共

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秀才宗書鄙作僕於詩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斂精神會性情之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嘗書舊作數首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疎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散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覩西原公所著甚勤使中孚述之奉教未期臨書但有馳情

荅王北厓郡守論均徭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槩有五大戶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

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為之名也使其甲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詭為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詭為之名遍其真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當蠲免之數如某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擡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彊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覬額外濫免況詭寄乎至於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

役不宜於賦役主戶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便民之推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便官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縮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役法

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鬼名以移絶有而就絶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欲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獘則繫乎

令長之彊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獘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爲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爲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之獘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糧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卻不就舊法中調停裒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爲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重受其病今之萬口

訩訩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田院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爲率往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爲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核籌而算之差易辦縱有獘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爲數頗濶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爲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詳而後

之長令多闒冗也其繁簡濶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十兩爲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五兩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裒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之爲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戶褻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

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
皆彊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
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聚之法歲總納銀一兩
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
納少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
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
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
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一兩之
銀一過赴官守候交納一過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
時公人一過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

年則是為一錢之銀亦一過赴官守候交納一過往
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過下鄉需索是今
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
淫於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為
坊郭之豪民耶其為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為病不可
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
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粮帶徵之說既格於復除之無
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
甲諸獘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
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

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
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為之括其欺隱以補黃
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獘乎則徑
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獘乎則為之十段
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
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
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
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
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
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
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二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荊溪兄以提調當來可
得一面晤也均徭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
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為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
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大率十年一
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顧此人之
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習聞
人言胡虜愚蠢只怕鞭朴更不怕敲益零零星星痛
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

讀衍義補論均徭負米之喻亦深以其說爲然及今日下老實行之乃見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眞不可使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力主變顧爲差而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爲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僕屏居草莽于民所便所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爲之區處宜以生平未嘗親在裏邊經歷雖以爲常之民曾于十段冊之利而其中委曲尚未能悉知又何以爲蘇人謀也承兄下問草率奉對眞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惟賦役之最煩而敝最多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悲惻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沉潛善思精於處事者無如兄必能剔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如僕者之贅之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際極是難事即如曩時有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是愛民眞心而講之不詳則其獘已效於今日矣今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窮之敝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大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已也昔荊公論顧役以爲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

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此耳至於利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素曾作獘之人而拒之者民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再三斟酌使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君志在民者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敝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而不相掩或因其役法而并訾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部司文書督過甚急則楊給事之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區畫奈何奈何

答蔡可泉判官

白下本非有約顧承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有約矣謂必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差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然兄既絆於領簿不能來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洞且得遲違

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遑兹役乃知名山勝遊非特牽縈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漫散如僕者亦若有所繫而不可必遂矣奈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篤於向道以此爲政必能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故或病於疎文藻雅逸之士多不奈煩至以簿書獄訟爲溷褻故或病於華而無實而謫官遷客鮮不怨尤又往往以簡曠不事事爲得體故或病于情疎而苟祿此三事雖號爲賢士大夫者或不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兄不使毫髮

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縝密即是學問縝密一有脫漏即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心誠求之孔子曰無勸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亦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苟幸從薄官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才器駑鈍亦庶幾興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少償所願焉及竊祿于朝浮沉郎署數年竟不能一獲素心雖已罷官閒居猶用此爲歉兄初亦署郎也不請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之兄之志豈與僕異耶則今日之謫固天所以拓兄之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故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之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黠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黠悍益不可勝留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操切之效然每每能使人回心而率化乃知漢吏馭惡馬者利其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信也兄意云何或能了大洞之約卷意請教當在此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吳峻伯縣尹

前使者冒進瞽言自分必且見絕於吾友矣適會陳戶曹過及吾友欲相顧是吾友舊愛之深不遽以瞽言爲辠也即令人往候使節於白氏則已行矣悵惘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昔之體異乎州縣凡憲之職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怨而不敢言則雖一時或能收整頓操切之效而其所斲喪者多矣書高明柔克可者也向孫文卿在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兄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即

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真心便是明明德兄試自者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卿應曰此意却似有之僕當時不以為然曰兄得無太容易說了又之詢其所以莅民果無甚愧乎其言僕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於事上而圖於撫下是以難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舉之者之多也眼中亦嘗見一人為江陰使百姓膝行而前俯伏戰慄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哉吾友淸才雅志僕何用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說為高明者發耳傳曰善人受盡言僕素以豪傑望吾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懸兼不遣人持書入府縣中今特遣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之知我也此後有持名到貴治者必偽無疑預言之

與金攝山縣尹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捘新焉於舊牧之圉試其熟牧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雖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凜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丘也是再牧馬也吾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丘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不競競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為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丘凋獘甚須得良吏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為在攝山斟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

中庸輯畧序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辯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甯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

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爲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辨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

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畧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撰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如此則為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為以敬直內如此則為集義不如此則為義襲如此則為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為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為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為敬以直內者耶其為以敬直內者耶其為非力以

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抹其要畧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為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畧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岐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乎而豢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

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嬌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

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

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誣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

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爲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詠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

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與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與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廣廷周廟而不知肯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與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與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廣廷周廟而不知肯理血衇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

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為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本非末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文為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為之說曰盡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為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為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

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為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群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顯顯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散也且夫滯經之散淺而著離經之散深而微滯

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鬭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鬭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聲嘲諧詼諧於其

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覡佛媼爲之張皇神鬼指微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鬭則嘲諧詼謔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禨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禨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鬭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禨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衕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愼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實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慈室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郤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觀其深到其駁焉而飾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猜忿鬭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

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棋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警

敉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奕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奕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

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為八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覩鼓擊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畮租覩錢貫絲縷豉合醬甖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

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菌簵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纖絲而畧之而

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覲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庭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譏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而枕江之衝為藩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畫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贊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減獲之奸良與夫鐍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賾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許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

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危蚳秋毫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中之也為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為人文大率峭拔

清慧能以文章勳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往能俶儻瓌琦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鈐諸書尤工於風角烏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撫髯譚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撼貴璫老將而出其槖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來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翺翔吳會與娓娓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桒下廡晝卧人不識其有雄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

碧厓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時藏火候以為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閱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為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為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為之慮者雖不可為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

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奕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

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與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别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乇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

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其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書亦贅矣然而書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書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奥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

所貴者三而籩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屎溺其說靡矣儒者頗有取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與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爲賾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繁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爲之者也以爲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

也故名之曰雜編

福建鄉試錄後序代作

竊聞化之隆也候於遠治之衰也候於近周文王壽考作人而汝墳江沱之間至於田野武夫皆可為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溱洧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墮壞士人挑闥而缺於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兎罝子衿並列于風豈非以遠近為候與今閩粵去數旬最遠乃士人蔚然有章採禮樂之華服仁義之精其經術直與鄒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謂候諸遠者乎盍自我

高皇帝取閩時曾不血刃而入郡嚮風山珍海錯海外奇寶方執而走於中國下至蠻貉蛋蜑皆得琛去桴鼓之警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

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漓煦沫冒于海隅是其人文之化嚮於古而盛於今有不然與說者謂文王國於岐豐而江沱汝墳正直其南故詩人歌之謂之二南言王化自北而究於南今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艮維閩粵當巽維亦直其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張之宿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于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必以閩粵之盛為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繫之一方之開塞也夫多士者不啻古兎罝野人之倫也既與山珍海錯並輸於

天子豈不有魁梧瑰偉之器可以當干城腹心如兎罝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

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粵為二南矣多士則永有聞於世矣乎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蹈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為柔婉如優伶之相閧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鬬之

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切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羇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辭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貫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進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徒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雪沙塞莊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偏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羇旅之士其力足以郵懸車束馬之棧度路鳥桂猱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達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番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峨巫青城之窈冥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齧棧水則阨以驚江急峽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羇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志其爲勝於是羇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宜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冥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羇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瑰

嗟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入所謂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烟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闓政理譏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

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歆歔慄慄而如墮其叙勝也又可以使人豎與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官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達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臝體以君長於蠻夷倨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勢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繫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

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求而官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沖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橐乞其身有老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髫歲即知慕公

公為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陞陛之門而晉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然嘘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窮水廻老屋數椽皆前爲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遊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為工者也而其清逸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黙然乎其淵藏瑩乎其全寫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為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烏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斬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嘗

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為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因為之題其首

劒泉奏議集序

劒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

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為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為奸利士大夫以為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衆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六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閘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侔利往往飛語搖之公始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相

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為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廣州

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爲人敏銳洞達熟於世務而圓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鍔捷露評功策效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不足爲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一刃不當肯綮乃爲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聚公在御史時又嘗爲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當爲國家鞭笞韃靼鎖吉囊㹫㺅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負其方畧氣力有足辨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脫聲利晚乃刋落華葉游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樂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息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

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者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皆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與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

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莊其尚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為書讀其所為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是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為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吴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程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為之詩詩之與

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距人殊勳絶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闥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釆葛髡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多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野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絶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略小詩主于闡幽探賾其為教一而其為體則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為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榮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吴君敬夫之母吴孺人既沒而士大夫為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咨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如男女有四方之事功徳炳炳可以托于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為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闥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繫以草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于序詩為宜故推本詩之榮乎女史者而為之序

鈐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兎罝之好逑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槃之逝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為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聲闢塞而

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廬而公獨引身鈐山之陝堅苦績學以遂其所當如是者十有餘年故其為詩多道岩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僚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為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

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

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晉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與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往往自為詩以紀其盛至于一時人才公所獎拔而布列者亦彬然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院稿使郢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為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杜少陵一老拾遺僅塞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為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為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　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為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為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衆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既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為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於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為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

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音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為鈐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為公之詩鈐山深著之力也夫

董中丞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為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為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為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為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為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為神有賤工者見

夫善為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為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戞戞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

餖飣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侰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峯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

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凉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為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石屋山志序

凡情攖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丧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攖于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絶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

然有失知遷客之思其故鄉冐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喪性命之情以攖於物而丧失其所樂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為樂也知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水而後為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為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于水知者之于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為拙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為圖若干卷凡巖洞之欹崟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霞夕霏之變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于此不離乎軒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君信可謂能樂于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軒裳圭組之為累而欲自逃于此歟或悵然于懷而不能自已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寓于此歟君若

志好學而從事于仁知不欲為亢世高蹈之士而欲為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攖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水而後為樂矣因叙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已必能為人也歟余從搢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嘗幾人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

黷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淺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又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黃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

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屋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已而其仕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某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為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

節而及於儒者為已為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為宜興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廷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

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驁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非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粮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士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

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民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責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刼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鋭蹈瑕而動

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傅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致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
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覘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遠乎其親其致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盡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勸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

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微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羇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冐而歷者或絶棧嵝波瘴毒霧虺蜮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群而麇者或侏儒侏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挾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靳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制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爲

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絶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捍交人之背內理敉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資于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因知君非久滯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勲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

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然有羡于去者以其絶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爽爽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宮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

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靡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蘄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煢煢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歷官清遠閒散翛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

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為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贈竹嶼呂通判遷郡序

今之為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

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税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額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乎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偏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于

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囷者虛也注之私囷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為司者也君撫馭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嚼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吳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

分如暴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暴時耶呂君以督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撫綏乎貧富于牽跡其艱苦而綏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逮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為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間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

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

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耻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牽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刓於無所不投氣竭於無所不慨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捕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刓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

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刓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于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其賞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豬異獸柿栗茶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遠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衺之人而自老於岩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戇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郛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既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官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既無以異於大

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叱往往遁險以逃稅或擊鏁聚群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詰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薄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棺從荊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龍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弊變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

大率在長吏矣於今適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潔己而抱人未嘗取辦於鼓朴鉤撻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

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為此詩流聞士大夫聞其士大夫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愨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為鷹鸇者是不受錢者其舉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為邑僅踰年耳侯為人悃愊不皦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汲汲于求知也至是侯之為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于其初者則益以精明于其後其守之不可緇于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于其終于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奬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于其薦而奬之者哉而余獨喜為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奬者御史巡江

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華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奬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為鷹鸇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于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為言也近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為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華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為有加于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于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于

耳剽邑人之于其令也朝夕而熏焉則多得之于目
注故悶悶之政可以乎乎其上未必可以獲乎其上
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悉乎其邑之人
然則較吏治于上人之口宜不若巷庭街談之口尤
為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
于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
為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爲
而奬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
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
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

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為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
者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
靜與簡之為逸而惲乎囂與煩之為勞也靜則可以
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
以待其有為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辦易不云
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
勃磎今之言治者何其轇轕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
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

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為之役而令以一身
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
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
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
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晝夜飭厨傳戒廩餼走
而侯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
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於北以為得罪幸
其無呵望憧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監執而驛
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譴
畏讁之困其心雖有强幹之資剸割之才且耗然而

眊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
為俗吏之所必為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斐
斐然為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為者
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遠賓
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
而尊又其人山棲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
也非有确瘠呰窳剪爪及膚之艱其俗推朴而尚親
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
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
訟獄盗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為

君子之所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驁於最劇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况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剸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𨂍𨃃以覲宜興之政矣

送柯僉事之楚序

承天故郢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荊鄂之喉自古爲巨鎮今

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爲湯沐邑且

先帝寢陵所在天子既肇建國邑備規制金椎之歲焜燿山石將與紫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昔尤重于是撫按之臣請于　上曰承天故荊南巡屬地遼濶守巡吏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爲一道割沔陽隸之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爲荊西道鑄印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遂之自戶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　敕往巡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爲荊西得人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蓋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龎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爲選用強察能治劇吏以附循而艾雜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呰窳無積聚以剽悍相鼓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　顯陵之工爲費鉅矣去年楚大饑流人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僵者日幾何人立壚之間刲而市其肉可謂廪廪矣以杼軸既空之後而歛之以日滋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赴期就對之役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况于呰窳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

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爲廉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跌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絕望嫳然志銷而

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鍥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為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刻意為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錐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

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為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為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裀則寢乃安紵裀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

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室人交謫乎是益知侯之為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袁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為侯贈夫侯之廉人既已盡知之而奚俟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為守則猶在上者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送邑令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為戶部者疑有司之緩于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于是蠲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綱密李侯為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為戶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為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戶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為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為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為貸而曲全乎有司為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

可據法率例以為請而無逆於戶部然而有司常責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斷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于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為之計於是日夜披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戶部支運折兌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為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戶部戶部果以為便不

終歲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為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戶部主事夫李侯之為有司也既已能辦戶部之事為戶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為有司也能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為之計為戶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乎韓退之以為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為其自同者始於氣脉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脉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寔受法焉安有為有司

而不能通戶部之情司徒斂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為戶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救一官寔周旋于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惠焉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脉恒相通惟司救焉是賴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為郡守縣令入為戶部郎則猶有遺驗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于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倘尚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為之周旋其間也

贈訓導丘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謁之庭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越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

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執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難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干責矣于于然飽且眠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

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盎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操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操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

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當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當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縮於利于今之敼敼皷皷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之隆汙

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敼皷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厭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為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

也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恠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偁校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為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爲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恠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爲勾稽廪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於官為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為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弁剌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删詩定其中聲得三

百篇皆被之莞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問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為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與鄉飲酒學官命弟

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嘵嘵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楨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為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為說

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發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靡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鞺鞳騄發而驟作夫聲豈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為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常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緣路闊百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蹊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

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斂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為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搖師數蹶事人人以為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跛縮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徙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裕安史方張之鋒而有餘及與

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為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拊髀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贈張方士序

儒者詆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旨遂亦不傳於世於是修之而為名檢氣節文之而為辭章經術雖華實不同其失聖人之旨均矣竊疑二氏專求之靜虛縱不能無毫釐之差其去聖學要之較世儒為近於是讀其書問其說於其徒則往往旁門曲見拘象執有蓋亦失所謂老與佛之旨矣非特儒者為然也已而因西蠡蔣侯部以會蜀人張方士自言常遇異人於襄陽叩其所傳一以無為為宗得其神氣出入之門而守之以至於坐忘而後為妙

參之陰符道德無不脗合可謂得老氏之髓其於楞嚴圓覺諸佛氏言亦若符契然則為二氏學者蓋未嘗無人也吾聖人無聲無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是以贈之以言使為老氏學者其無疑於張君之說而學聖人者其尚求所謂不傳之密旨而毋徒安於名節文辭之學也

送茅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

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為著而為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為苦海以解脫為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弟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弟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

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為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宮墻然可目量而趾接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為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接之間彼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誘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精令弟始者不為彼而為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奚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挽弟之行而迴其轅于孔氏也第姑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弟矣

葉包菴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諗於衆曰蓋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說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為家法又各自以其師說轉相授受雖支泒分擘莫不繩然以世迭諸生徒

之盛一家或至千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肯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顯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者立為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動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為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為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其古所謂經為人師者非耶先生行修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

尤攻于詩先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註為宗然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泝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于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生之出邑子以詩為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為學者説詩絲聯髮比開竅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慤自信故其宦不達順之碌碌在弟子中進不能張大先生之教以行于世退復不能推衍先生之説以淑于人顧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且多顯者若夫精于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

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為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説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于年齒間不其末歟衆曰然請以為先生壽

薛翁八十壽序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烝烝然皆勸之于善而况于其子弟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于善者而况于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偏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其為愛一而其所以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又不足以悦其父兄之心則將盃怠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牽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悦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鋭而堅盖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為與其父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已而圖南游學

于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説於鄒東郭先生于是惕然有悟快然如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剥落枝葉歸其本根既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為此而不為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所以教其子者之非也于是惟恐其子之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已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于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于今之人者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壽翁而問其

說於余余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已且薛氏父子既有闞於仁義道德之說夫則較修短于彭聃殤子之間豈足以為翁壽而稱觴曲膝饋漿酳爵亦何足以壽其親也哉薛氏居夫椒山夫椒耶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稠其富人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為胥史以機變巧訟為常故其所爭不能錐匕而骨肉且反目夫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于今之人尚不為難其能自拔于其所居尤足多也夫風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是也吾不知其初孰為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與圖南之所以自為者繼此而必底於成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安知不有感而與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漿而酳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袒焉見焉而為之天子事老者踧踧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衎衎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為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于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必始于孝弟而孝弟之行于下非自上率之不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殺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洙泗禮義之鄉至于斷斷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于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于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于鄉蓋其勢之使然歟老者于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尚不能不隨世為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器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歟此君子所為深嘆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既已不盡然在後

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既不尊于朝又不尊于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今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酬之間其爲禮至末也然而爲子弟者曰吾父若兄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爲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尚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間而其俗猶有近古者歟歙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樊溪羅君而余不靳爲之言者以爲是尚齒之遺風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

轍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不交及其晚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蓋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親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鯁祝噎之列也歟柰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李封君七十序代人作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蹜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

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甸甸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虓雄之士鞭笞深箐絕崗鳥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峙而嶽峙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芾韝而鞠腰獻漿而酳舞偃僂而候起居款密而承色語宛轉嬉戲於尊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勳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爲蜀人蓋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

峨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槩不妄進取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爲得於秦公之教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郎署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逡巡出就方鎮其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平見乎色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寬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掊撫刻峭爲能及爲副使則益鎮

以清静數千里内吏承宇一之化民荷𠜾愊之仁單戴帑績之賜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序儆之外然則侯之行已涖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禄位之同不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于是封君年七十有二余父與侯為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𠻳倘余得走賀堂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踽踽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陳封君六十壽序　員外崇慶之父

封君年六十而王君懋中為説以贈之其論黄冶變化非老子事信矣至以老子為長生久視之學而謂其與吾儒不類則亦未為得老子之精者吾以為老子之書其為旨也閎而奥其象于物也曲而賾故讀之者卒未能解然世多稱老子為養生家則不過以其玄牝嬰兒之説為魏葛諸人所勦襲而云耳若是則以奇用兵國當屬之兵家而翕張予取又當為縱横家耶然則老子之言其亦罷矣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絶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于古之道術又絶不及長生吐納事明老子彭祖各自為一家不相入也黄冶變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久視亦豈盡老子之精也哉蓋孔子西遊而見老聃有猶龍之嘆而聃之言曰良賈若虚盛徳若愚以是參之其所著書多相貫穿出入乃知老子之旨固在於此至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為天道之所虧盈人道之所好惡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福禍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其於老子亦有同乎否耶老氏長生久視之學余不能信而其謙虚不争持滿守柔以遠禍邀福則老氏之所長而儒者不能易也故嘗以耳目所及質之大易老氏所稱吉凶禍福真若執左券以要于後者夸詡之子一旦逢機藉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獲取淪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僕僮騎狼藉閭巷閭巷之人畏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汗不暇然曾未幾而景響銷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且將徘徊乎其高臺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以予耳目所及若此者幾何人矣豈其倚伏乘除之數物理固然而不可逃歟其無乃驕汰盈溢犯大易老氏之戒然後至于此歟余觀封君其貌侻然而敦其氣藹然而温其稟坦然而無所營豈所謂君子終吉而持滿有道

者耶老子長生久視之學余雖未知封君之有得焉與否而其謙虛守柔則竊疑其出於老子封君其以余言為然耶為不然耶

陸慎齋先生壽序

走曩以童子侍先生先生授之書課之文字觀其進止動靜往往奨嘆以為遠器是時先生方日夜治經史綜百家之言期以奮乎身而措之事業然竟齟齬而走也竊先生之口說數年遂以經中第為翰林未幾而拙疾罷歸時先生尚留滯庠序中比走起為春坊再罷歸而先生亦已去其業而老于家既獲拜先生于環堵間因復思童子從游時事奄忽二十餘年則先生既颯然成翁而走亦且髮種種矣先生既齟齬以老走亦旅進旅退於是既為先生抱井渫之惻而又深以自媿有負乎先生國士之期也雖然古所謂鄉先生者非其祿與位之謂也古者耆年道藝之士尊則為三老五更以為王侯之師下不失為閭胥族師以教誘化誨其鄉人是以雖居無位之地而各有以致于用先生志行愊實其取與有狷士之節今年益高行益修而益以信乎其鄉縱不得為老與更其所以式是鄉人宜不在古閭胥族師之後然則先

生之自致於用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夫世固有嚴顯赫之位而身妾婦之行瞿瞿然終日伺人面目為吾歲至於腰膂傴僂老且疲矣而不知止先生少而讀書老而投閒遯然自足於谿畝而一無所俯仰于其外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即走雖駑拙無所樹立于世尚幸以山中餘力因先生早歲之說以上泝古人為學之大方冀洗滌宿愆而因淑其身然則所以報國士之期者固亦將在彼而不在此也先生年六十其子維新來請文維新好學能繼先生之志者也遂次其說以授維新使持以為先生壽而因以自勗又以勗維新云爾

書水西集

華師曾刻其父水西君所為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為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虜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赤囊幾入尚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註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

毫釐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壽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為詩文蓋君為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鋭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蘄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縣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蘄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為是足以盡君也故為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祿位能動人者也即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及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已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為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書錢遇齋高尚卷

予自為緝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屋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閭立登遨遊讌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為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挂仕籍不赴官即解去遇齋辭官既先于諸君子而年又最高于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為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羨于遇齋而歎然以為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羨于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于功名之門而逍遙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為謀則其不皆自以為快意然至謀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為顛躓可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于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于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傴僂趑趄日疲乎其形寵辱舉毀日鬪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于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沒于驚濤駭浪之中既抵于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自笑其耽溺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羨于遇齋而已歟

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于終不能同之于始者也易不云乎壯趾則凶遯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于後退而息機者利于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既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遯尾者莫如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于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于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

諸君子相從于泉石之間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樗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書地理鶴岡兄君卷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

發而奇中揣希覬之心與摩揣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扶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脉以寧死者而賛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骼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孫章銑鍼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

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竊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兄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寔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閒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書王氏傳家錄後

文皇起北藩靖內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既皆裂土而王矣其斬馘自一級以上至于執殳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

文皇于藩至其子彥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寔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贊于遵晦之日者不及乎鏃燕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

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為勞也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為重

文皇之意其或在于此歟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孫飽祿而驕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祿之族驕驕則舉其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隳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已而王氏子孫讀書好從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望而東齋公以能文官至太常卿東皋公克世其學不墜厥聲其來者猶未艾也然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

文皇之所以報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于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錄蓋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鄴侯家傳侯遇肅宗于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幹帷幄謀臣然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于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事至今獨著于世者則以家傳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其在茲錄矣乎

此稷之所為纂也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
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
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
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衆
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絃匏搏拊笙磬雅頌歆
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歆擊詠歌其音鏗
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

徧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
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
滞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
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疏傲戾之氣其
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鞮譯象寄之語言
至於射御操縵襍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
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疏之習蓋其磨揉
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
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
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初於
書編之誦記而思慮敝於俳詞之剽竊夫士者之爲
世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
而況聲利之鋑薰心炫目又襍然而日出以非可樂
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
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
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
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
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

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
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汾陽焦君希程來署縣
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
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
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
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
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
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
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汩於百家傳

註之類其㮣丈也畫手已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説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逹而去之矣宜興溪壑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益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綉之所不衡大賈重集之所不輳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敎督而從焉者亦無不命于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敎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翩翩禮樂徒能習其經術鼓舞而絶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敎授于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益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汲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耆衰武卒莫不受經然秖以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

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畢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騖文詞之博而秖以為溺心賊貨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秖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于岩居燕處之間先

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積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于斯焉涇于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圮壞不葺午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業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于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鶯于是戟門辟池筍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艧黼黻儼而高居覩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夭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

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于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嗶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馴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摩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于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于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嘉為之記以告于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于某月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為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求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為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為未盡也夫天地無為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

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為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為之禋為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為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為也惟天地之生成

百穀雖一猫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爲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放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爲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溪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猫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靈無功於水乎祀猫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

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獨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顧頼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悉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鐃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

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投之以肝胆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卓犖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為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

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宜不可以得志意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為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為伏劍死綏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勳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勳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歇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慕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為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為山西慓悍而好氣而慷慨敢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瞫藺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水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瞫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慓悍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為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仗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擾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動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為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于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于常州俟之廟成于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擊國吳不宜

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為知侯之心與鬼神之
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為漢賊不知孫權
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
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為吳可與為援而
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為嫌惟侯忿然
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為漢
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
之資必不為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
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
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

滅吳豈有所私讐于吳哉誠不忍以冠裳禮樂之民困
于奸雄亂賊之手方欲拯之于鼎沸之中而濯之
使吳民一日尚困于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
侯非讐吳讐其為亂賊于吳者也讐其為亂賊于吳
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于賊
賫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于吳民矣由此言之
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為
亂賊于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
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
加冀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

未可以為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
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
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
軍帳者蕪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封以
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造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
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強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
戟手若神恭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
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
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
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竭竭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
七將皆殪匪曰稜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
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隲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沐
天墮妖星島酋海宄兇逆再生兢為長蛇薦食我吳
侯靈在焉詎無怒乎爽刀如雪手彎不展渠魁係强
悉就烹鬻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寔微侯福
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巽隅
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騑蟠天陰身舞長刀大旗
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么麼小醜
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踊躍歡喜兢如赴敵强跳弱起

誰鼓舞之使有生氣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橐鞬用讐之圖而我有俘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乘事有可濟則選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殷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橐鞬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

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害逼於是乘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閫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讋精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捲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辨矣故當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遽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棄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總挍陳君蕙詗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捲讐人之胸而

後爲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爲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

於册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爲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册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獉獷之所滯

苗傜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諜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嘆因複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鷙狡乘令之威排毒吾民者亦幸而

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歎乎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乎石以著乎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嘸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靳以自盡乎其心物豈有意身後之名

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噫其可懼也已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官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濬生來請爲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

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為深宜為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為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蘄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為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為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為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渤海也以弭劇盗書膠東也以增户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

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庶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欿然不以為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為足而州之人乃欲為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黄潁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為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勤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為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譏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為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為州人處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為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齗齗不可理以柔道於是一切爭為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為非刻深不可治廣德孟州人之蒙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

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為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為之書以示後之為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為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為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萑蒲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太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窒而爭獄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為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讐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鬭甚者攜亡命挺刃猾陰賊公鬭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

十人官司逮捕報反覆解脫獄案滿篋篋積十數年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着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休於心畜為癰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廚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甫田林侯既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諗於衆曰吾欲祛兩害以與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

今權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廪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啓奸而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為敝邑利也而又何病乎衆讙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緣湖田為豪民所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

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勾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茅君而礱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新歲

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之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歲其羨以待歲狀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賑凶飢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討籍具存林侯名華字廷份篤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寧為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湖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岸堠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當武關東扼江淮北綰河洛南限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來諸費蝟轄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上雜砂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歲輕剽敚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捐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斐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吾專焉可也亟請於參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程其事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遁稅以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坡池林麓廨宇鋪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

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畸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從而行旅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為

鼓匿貧弱抑勸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衆事時裕人亦多訕訕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廼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為裕多善政兹不書重均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于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為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

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諗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為主而相與以貧富為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于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為人吾知之有衆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與君鎮之為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國僑致譏川梁壞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于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阽苦則瞀瞀而莫

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為而彼或為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其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

波之經緯縈灌於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臃腫羸之之處是以衆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猒膩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

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為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飢乃割近郭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冑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樓瘞給各有差㬎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惟視其窶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樓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大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洿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使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洿以匯水其沙漲洿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降不陂棄為曠土又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洿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洿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測水以準而疆焉遂請於官募民與工民攜老弱就

役者壁王君環堤而麥爲以界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雜救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甑列合相接翁然如虞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捄者汲者爨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洊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外更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半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洊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洊之恭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讙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其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洊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蘙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圖讀各効其職以宜地產萑葦既去生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蔴豆綠堤陰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蝲

蠃蠃生生不浛於是即其地立爲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洊曰救荒洊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益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救州相賙以通其羸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潴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彌逢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卹於閭里不見收卹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潴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疎闊不講又無古鄉保之義以嬀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莩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有主之誼而潴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

者其不為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
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
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
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飢渴者以是知君之為尤
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
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
力而有感於吏君乃樂為之記吏君名際嘉靖壬辰
進士磊落多才畧嘗為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
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
草堂者曰願子為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
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為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
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
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
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
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
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
觀蓋得乎心而寓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
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皆

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
能即而登焉以覩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
觀而又惡能為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
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
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
鳴而潛泳烟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
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
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動焉而有闘於是而心
逐逐焉而目睽睽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
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闘解而機

息乃始逐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烟雲魚鳥向
之烟雲魚鳥也於是為之憮然而一笑曉乎嗜欲有
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
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坱漭鴻
虛之域亦宜然若無觀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
通宇宙而為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
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
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
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為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
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衝處西原𠞰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徹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瀰漫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為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倜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瀨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聳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蓊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非收河南南繫交趾之類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款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觸擊砰硑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殽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啼鳴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巧於其拙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俟而蠖屈俟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

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絶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囿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絶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艶綽約不如花孑孑然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絶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

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鴈宕之怪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蓊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執以永嘉山水物產為第一宗喬以為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於是種橘數十本於洲上遊而樂焉因以為號曰橘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間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美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絶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撫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爲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為之頌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

為之頌者其於橘也特為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賢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氏門子之道翩然有遁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竊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慕人之意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憨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橘藪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吳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而白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誇誕然跡其料穰惡節贏縮權取予亦有道焉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遂不敢言治產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民俗庶人勤膂力盡山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廢而儒生欲駢以一說則過矣吾鄉吳翁東所指為朴忠長者然翁自少工治產累數十年遂以甘椎邑中觀翁所為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予之為取能擇人而任時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不能營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別業於徐湖之上穿池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地為葬所雜植材木翁然塋竅羨道室廬門垣既周以園朝夕往遊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苦其心神勞憂逆數動輒為門戶千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睹而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已見而尚持籌操綸勾較米鹽斤斤如不及不自度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

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產者恒態吳翁乃於生時預為葬地其營擴也如營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壠之間不為之悽愴悲懷而顧以為適頗似能視死為歸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者其與汲汲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可數畝材木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若干畝帶墓左右以翁之力能自侈其墳墓而所為僅若此此又可為世之破產厚葬虛地上以實地下者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與嶽求余記其

墓余不能辭也為之書若其世系發歷子孫之詳則銘誌具存而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事儒生所不窺故皆不書

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故雖好古執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墓在某地于墓左个有廬若干楹歲時上冢則血牲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陳君萬秀推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鈞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與余父游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詣余請記且寓以書

曰嗚呼萬秀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朽然子孫兢兢之志竊願徼惠於君子錄其一二事可記者而鑱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人其無忘乎按狀鈞軒翁名師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之休寧其里曰滕谿若干世又自滕谿徙宣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有為翰林學士者勝國時儒人定宇先生櫟寔生其族載在譜諜翁為人倜儻好義歙人多賈而翁故亦以賈業翁在儕輩中岸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間嵩源姚賊群起流劫徽郡以旁近賊故徽民為兵

守險阸鋒翁與在行間師克捷翁以功多有司給銀牌一為實章己歲

今上即位迎

母后於藩遣江徽富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擇郡民為衆信者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且憊觸熱旦暮馳至大洪嶺病死郡守愍然遣人舁其棺還之家休寧令給銀為埋具以旌之翁以旼庶凡兩從王之役然桃源之役縱橫鋒鏑間去死隣耳翁竟生歸且受實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間絶非險阸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

某日年幾十有幾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徽之俗類攢善飼小睚眦則囊然徙而相擊然用之於義亦往往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春秋之義以王事出疆而死則為之加等此固為有判於朝者言也其亦可以通之庶人矣乎余既哀陳翁死役之義而矜萬秀之志故為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理萬秀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郡南五里益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頃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

峽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呑琢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為奇于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甃而曲之以為池間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為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掛之以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為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未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疑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今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適代而不厭于斯之時孰不以為此樂未極而公則已焦焦然亟為身後之圖培塿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

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嘯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為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氣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為人剛直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為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為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駢驊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于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雞卵穀芽五色線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傳以新阡記為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于公矣

胡賀棺記

書傭胡賀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賀少乏貲不能賈而以善鉗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賀使裁焉始

或篇而雜之或句而雜之甚者或字而雜之其既也篇而離之句而離之又字而離之或離而復雜雜而復離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淸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賈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要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委蘇牛毛之萬一而賈所爲則委蘇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賈則予事無與成然賈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賈平生無他

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以問酒能饜否賈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瓷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類若此宜其天寂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揹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餘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也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賈雖尚以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賈之相與始終可以樊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

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賈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役事久也亦以一棺界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固以不沒而賈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賈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賈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傑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賈之碎碎勤苦從事於剞劂雜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叙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韓指揮使時未盡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殫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擁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披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雜頸寸而過弩著於鐙鐙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悔失弩倭而手杵上山公又射之中背既逮蹤三酋後騎至我

其首公以二首讓役騎而裹斷頰者自為功餘賊棄
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髀盡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起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其隘閒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兩閒隘而入巢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
以丁嶺之賊告逸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閒隘
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
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

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溺
而迷竄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
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
公則賊追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
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
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蚊龍滑石兩灘各數
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窄
緣而濟雖衆可薄也蚊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
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
擣竿而編篾以為旗刻頃成數百旗揷之蚊龍灘令

羸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蚊龍趨
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艇載勁卒數十伏蔽葦
中賊營於中洲以謀濟濟且半公以艇乘瀧急衝之
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從鏢當艇公舍艇跳
水斬鏢首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
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蚊龍灘以濟洲賊孤艇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
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
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
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

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
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取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
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覬合耳公復密語督府
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
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
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
也猛雖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
得不廻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
不能歸矣猛安得不廻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
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

兵盡在工尧諸將死諫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
工尧去工尧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
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
僅有自齎家粮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絕
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
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
兵攻工尧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
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
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統出
工尧背揷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

戰賊殊死鬬我軍卻麾而進又卻公親斬卻者一人
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
登山揷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
助猛守工尧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
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駡曰天兵得工尧矣潰而
卻猛軍見後陣卻亦駡而卻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
於陣中積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
田州猛聞工尧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誑
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揣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
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

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悅猛困
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
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歷
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甕
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酔
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
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
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怠田州復
然而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

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
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
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
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
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
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
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
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
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
知府鄧鋐閒出城弩中其脾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

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恭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横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菱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横鬬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菱而以勝

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郴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滕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滕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郴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閒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閒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

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譁始知郴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郴州郴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縣吏民多爲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閭閻動色情性賊在谿峝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雖剿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

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喪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鼠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贓本若試爲我詗賊巢感諳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欸

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絶棧深箐販者
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輙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
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絶不得聞至期鳴鉦者
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
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
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
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
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潜寇則公軍
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

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儥買游嬉城中無禁
諸猺時入府見公公皃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
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輙報公
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
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
六人来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
簪其頭又命諸妾婢讙之以酒人散大碗窸羣婦中
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
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
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

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跟蹌舞手出
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
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
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
得珍果美物詫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
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
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
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
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
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

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
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内老弱婦女牛畜無
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
里還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為劇賊家
婦女牛畜者収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
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為往時
官軍入巢見人輙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
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為賊時得脱或保挈貲汝輩雖
不為賊時見殺或挈貲為虜自今我輩乃有顔面詈
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

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須之擒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
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瞯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
而門瞯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
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瞯者所獲剿賊多不殺刵兩目
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遣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
不遣兵而用刵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
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
而刵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
者而以其余給刵目者刵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

而為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刵
目七人其六人皆為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寥寥
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
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為吾治文書吾
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
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
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
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
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
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
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
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
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踣血殭以死或餓磔崖谷公
又每以甚雨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
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栽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發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
上山頂兒啼女號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
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
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承

銃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
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
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
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
益怪駭曰昨發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
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為好猺
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
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
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
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牌者也究猾甚先

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
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
又已與三層賊往刦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
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
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
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犇犇入室恐諸婦女作
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
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
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
妻子矣諸猺四五人来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

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既公吾為狼兵
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
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
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
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
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
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
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户與巡
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

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
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覺可遣吾妻
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
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
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戮諸猺諸猺於
公曰吾献扶諫懼嘗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
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
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

汝妻子盡矜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
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
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
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
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
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
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
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
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

公勞苦之命汝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
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
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恩恩岑金
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
二人徐五韋貴為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
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
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敗岑濬時調兵鎮安
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妖因
訛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
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

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主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
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
諸夷多欲為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
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為打手
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從金以遲時公
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諸往
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
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
煽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駭
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始

色好語謂留曰汝弟往我業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
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
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
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
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
人劫城若殺人劫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
以狀詐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
花紵方帽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
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
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

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
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
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知公
言金大喜眞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
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趣馬曰
金非賊奈何不內規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
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
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階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
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
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

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衷情未業一語睫眹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詩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

倘暗背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撣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客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擊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斬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椽吏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

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己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蹙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肆甚恐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後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又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

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

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
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
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尒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
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
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
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迄賓州飲食起居無
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
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
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

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
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盡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
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送公又杖之行百餘里金又
欲送公曰汝獨送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
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
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
墮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
扶之五六人皆病劇卧然尚以公愛金故彼扶不赦
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令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

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
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太酋其五六人既病扶
卧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
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
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
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
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
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
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持左右立留與其黨
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

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
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
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誰
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
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
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
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
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
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日夜
踊跡為備奔歸項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

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而客相鬬而主受其斃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詣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

公丁公丁奉羊至得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爝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嶠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

乃拾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叅將千人乃不知沈叅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叅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胆勇机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賄賂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官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刃穿手矛剚股鈎刺脊縶鐵鎖我之痛毒諸軀皆

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祈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益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軀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與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齪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說

晉齋說并敘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
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
乎障塞而梃乎高明此非強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
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
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
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歛而
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

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爲而發之以果決有
所必爲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
矣華子師曾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
而謙其所畜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
深沉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
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爲之說

師曾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
余爲之說也亦水西實爲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
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曾之
意否也水西讀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
乎其志式敘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爲
師曾勗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
天文左爲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坐主
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
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爲之字龍曰左
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爲仁其在人也
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爲不仁觀於此義而
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爲之字麟曰趾卿鸞

爲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
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爲之
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
者仁之謂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
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
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爲之字之
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
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

真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旣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内輯外捍合睽爲

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天子歆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爲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爲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掾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多慓悖喜鬪而史稱北平爲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寔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

無足恠而吳君豈弟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諒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青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爲隙遂以私忿隳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宷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磋爲擲髪乃理處不才鑒於此

鏡銘

吾柱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是爲心則維膝與眊維眸與墨宜鑒於茲其永無忒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

落又安知其不復爲兎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喟然有感於物化也

冎硯銘

嗟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餗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并序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礲而爲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礲而璧之出其璞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舍其垢也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爲石與墨矣而爲能辨石之與墨

宛山石硯銘小引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於鉅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爲碓碨磨砌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碓碨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於俗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刓於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嶷然利以居小者窳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户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與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或蟄其中忽然躍出雲猶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為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為凶門之揮吾疑乎其才形則尤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樂此有樂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樂之為一而卷舒之無辨也吾詒女具隻眼

誄

王御史敎齋誄

余讀敎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于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抵公於衆正棄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柰何獨罪奄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為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為其媒忽焉為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為國妖識公為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闕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為防噬臍何益黨錮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狺狺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欲甚

再加之罪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貸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即誅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曁劉及謝木齋東山次且其行竟終牖下槩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為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煽虐宄胥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迨奄既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虐猶尚可逭彼奸之毒其誰能抗嗚呼草狐竄鼠何世茂有天燮日晶潛形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為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陰陽經綸再拜誄公我心孔疚

贊

隋司徒毘陵陳侯像贊

嗚呼奸雄欲發必先所忌其始或同終則必異文若于曹演芬于李雖暫相託卒繼以死法興初起寔附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沈是同維隋之故忽圖不軌中道乖悟一賊一臣勢豈兩並非沈殺侯則侯誅沈究數未盡侯卒就屠其身則亡義氣炳然雲頭墜矢聖所不言杜伯之事理蓋有焉維侯精爽千載勿渝後有奸者視侯陰誅

杭中丞雙溪像贊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黙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爲詞人之宗也惟其吶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後吏山孺惟見公悃愊眞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都政像賛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龐眉作尉或惜其遲然細也既沈身于郎署而誼也竟墮譏于湘湄則遷官者不遠通顯而登遇者亦或數奇先生重厚長者聽于文辭蓋自少傅經已顯然而爲人師乃淹蹇次且至于年

五十矣則始釋屩揭而闒闒是披然自是揚歷樹績出入乎郎曹藩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以遨嬉此則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逢其時者哉

古菴毛先生像賛

順之昔以通家子弟日侍於公也蓋嘗見公貌古而氣清偶披圖而載拜驚面目之如生究公所立自堪不朽豈必恃此而後能又惟忠信以爲基而繩尺之是守善積於生前譽光乎身後將使嗣子篤其孝思而鄉人望之如斗則雖有像無像或像之似與不似其何足以繫公之存與否然而有慨乎老成之不可作者則未嘗不快然於典刑之尚有嗚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公其人歟公其人歟

弘齋黄先生像賛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爲人溫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爲威雷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黄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予冏寔從後二十餘年冏復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冏如復見公也而冏屬余爲

公賛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爲之賛而以勸夫爲儒師者曰偕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人維何色笑相與舍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或肆之毒其稍不饜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爲圜獄不有覺者孰顯公德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賛

人亦其以貲起家則以爲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爲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摸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適

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胄之餘也氷雪而婥約者其山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爲逸也詩書禮法者其所以自檢而爲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者世胄而無紈綺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吳生桀父）

衆競鋒刀以貨易心誰能爲讓市有遺金終日執簪夜苦不足誰能爲逸庭有象岡其讓也遠于歟 其逸也近于 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吳生桀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埒克厥家匱以腴不自纖割其餘藥與粥及囹圄舟于河登溺徒贊南洲視南圃徵叔銘我非諛

運使黃慎齋像贊（戶部憲卿之祖）

嗚呼丞倅宦歸珍貝滿屋公二千石廩不羸果鄉吏跑哮亦猛于虎公官四品斂若處女倚勢浚蹢沒身則止門衰祚薄亦有餘恥公歿卅年清風未已誰克嗣之不在孫子

敖教官石城像贊

入舉不第而貢於庠一官不試而歸於鄉胡爲乎其進之逡巡其所不能必者人胡爲乎退之銳果其所可必者我逡巡其進非才之病銳果其退維志之遂蓋我之可必者終不以易乎人之不可必者也

某教官像贊

爲隱士不如爲校官爲校官不如爲顯宦世人之論則然而君去彼而取此者豈其數奇則然蓋君之心則亦以爲高牙大纛之榮不足以易其詩書庠序之樂詩書庠序之樂又不足以易其清泉白石之適也耶是君之所以去彼而取此也歟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鍾毓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罔委遡源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𥚪禮允興必公爲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于泮之水儒林有燁素襟咸嘉器用幣薦惟一初來格

來歆用其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繁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瑰偉而技別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遂其要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

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摸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木能庶幾乎公之遇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睇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寔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紱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疎鹵豈足稱公屏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窮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食相逢忽焉日昳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

心豈不遇其地則遼遠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劇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纊以前神氣清明顧謂二子事渠有了荊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怍不敢負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窀穸在茲舉我觴奠叙往悵命公其我鑒

祭萬希菴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

原而孝申嗟惟君之爲儒宿誦習乎禮經在節哀以
順變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訃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
始三日而絶漿遂五月而云亡固秉情之獨感不自
知其何因雖俯就之有違亦仁可以殺身繄啣哀而
入冑諒雖死而不化命綵絰以爲歛見先君於地下
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弔君於由土覺形
神之頓異余旣已爲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竟氣
苟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規
我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數日月之
有期從先君以即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臣鄉推世冑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紈綺
之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
是究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
亦鍾王其步驟故白氏自尚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內
而公少年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衆已
謂其屈久歷春曹與青宮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玦而
遂投何奇數之見遭幾逡巡乎州郡復郎署之入又
晩稍遷乎璽卿近
龍光於密宥謂天衢之既亨痛長駕之中廢惟令子
兮承芳可謂死而不朽憶先給事之與尚書中丞兩
公實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紫先人之業復與公仕
途而相邂逅禁門鍾漏幾迴聯珮而追隨鄉園花月
累歲慇懃乎杯酒茲就賓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
覲邇寄詞于一哀薦特牢以爲侑惟公其鑒之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潤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
人之處㯶䊷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
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
大者競旂常之勳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箏舌

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勵勤於吊慶酒餔款
𢙣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踽然四
顧幾成怪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
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
旦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唠或我嘲而子噱
或談鋒競起或閒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
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
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
其撒髮而箕踞睥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
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

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廁聲利之塗鮎腥染膏終日
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冰終
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
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爲猶是心也余以
疏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
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
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
絕進取然子重廉恥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
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
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

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
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
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殺而
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
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爲是也余近
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
不知子尚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
或訑以事最忠信可伏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
心事裏子不得閒者子曰吾恨不爲浣沙女余笑曰
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

一人焉自子之歿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千乘庖也
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
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
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祭楊細林文 禮部諸孫之文

禮經有兄弟越在他國而生不相識死則爲位而哭
之之禮同年之誼比於兄弟惟僕與公辱同登於戊
子而未嘗展寅階之儀未嘗通束修之問聞公死而
哀之亦可比於兄弟不相識而哭之之禮矣乎僕雖
不獲奉教於公而交於公之子祠部君祠部君尚友

四方之士而尤綣綣於余蓋公家庭議論不鄙夷余
之故祠部君嘗自南都歸公刻期而望之過期而不
至則公形之夢曰吾子留唐君所也已而果然夫公
意其子之留吾所而至於形諸夢祠部君果留吾所
而至於符公之夢則公父子之於余可知矣然則公
之知余非特以同年之故而余之哀公蓋亦不專於
以同年之故矣公博雅爲儒宜其可以俯拾青紫而
竟蹶於南宮之試廉敏爲吏宜其可以坐致通顯而
卒困於州郡之職蓋所謂厚積而薄發以遺其諸後
宜乎禮部君之蔚爲聞人而諸子之克世其家學也

然則公其可以無憾矣余之文非特以哀公其亦以
慰公也夫

祭孫南野太僕文 代有懷翁作

公之先人以侯樹勲侯雖不嗣猶大其門數世之後
遂以儒顯顯惟邁跡亨衢是踐人皆謂公出自紈袴
公之居官一如寒窶馬羸衣敝何履之素約已奉法
繩地而步問公之官囊無餘蓄問公之家亦有夏屋
公瘠於官不繫其家晏嬰鉅族亘無掩猳公裕於家
不繫其官子荆居室苟合而完刑曹郡守外臺大僕
孰云宦成節則愈確公無渝節衆有好醜一忤於世

自反何疚欣然歸來燕居恂恂室無姬侍庭無雜賓
尤避名勢逍遥角巾鄉人見之不知貴人余辱於公
爰締婚媾婚媾則新交誼則舊兩家相望里閈之間
匪朝伊夕載往載還余厭紛囂公耽恬寂真率之會
兩心莫逆方期與公共保歲寒胡奪之速忽焉蓋棺
公之云亡論在鄉評請祭於社曰鄉先生死而不朽
公則何憾老失良朋能不我嘆表公之墓豈足彰公
庶無愧詞僉言實同春還隴樹公窆有期陳此薄奠
文以侑之

祭胡評事省齋文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
膏肓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
之瓠輕於敝箒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戴白
老儀不識兜鍪及戟爲何物搢紳學士相與弄筆墨
婉孌嬉游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横韜鈐之變
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真若旗鼓相對霆雹交擊何
其壯也然持三年之艾而費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
金之瓠而衒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濶聽
者厭其強聒一旦盜駭海隅毒滿郡國上官諸公乃
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頽乎老且病矣公既死海氛益

張謀夫喑啞于是向之婉孌嬉游目公爲迂濶者皆
㮚㮚愁不保其孥相與注心聚耳冀公之一強聒而
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肓亟矣而適喪其蓄艾
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
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亘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
乎家庭韜鈐之説則夫效三年之用而収千金之賞
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某因祭公而叙公之存没繋
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畧也惟公享之

祭有懷府君文

順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顔色臨病不能

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殁終天之痛無所復言每一哀至恨不即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年門戸付托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頗無富貴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内外兩承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三月間赴京顧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有可為不敢不竭駑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順之之所以自立者也

祭祖廟文

伏惟我祖宗世以忠厚傳家永嗣至我先考克繼世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事先考見其孜孜惻怛雖一螻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　敎命視師浙直顧生殺誅宥有　天命　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一脉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已功名至于不得已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昭鑒

祭弓矢文

天實生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顧明昏之異用則或替而或興惟及遠而鋼堅尤弓矢之為利有事則以戰勝無事用諧禮義匡四方之宿心竊有冀乎斯技少多疾而未能深自惕於游藝屬園田之再返幸旅力之既閒謝冠簪于北闕學馳撚於南山審機括於心兵獲縱送於口傳既耽玩而忘倦遂拈弄以經年賴明靈之默賛似有牖乎余衷時絃鵠之應聲若迅叫于順風兹歲終而告成薦明靈以徼福雙有適于力巧一無誤于手目尚進藝於德途中此心而為鵠惟明靈其享之

祭六纛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

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閫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為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照鑒

祭刀文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　朝命給有旗牌令殺亂兵是為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照鑒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志銘

僉事孫公墓志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峯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儲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然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　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寛厚持重内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户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户反怛怛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然亦未遽詬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

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寄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請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廪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靳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廵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縶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恚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劾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劾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絶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

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諜者與其黨十餘人　敕旌其功晋以僉事奉　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盗哨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又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孑怙跳踯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

大同畫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　賜金白爲令即力薦大家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盗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弊衣見廵按廵按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又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

世至其請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間餽寶帶鈎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廵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

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家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臀嗚呼占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張公諱惟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
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
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
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
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
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
於不累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
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
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

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
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
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
溷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賂之二十金公謝卻
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
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
鄖鄖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
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
一惟公能致鄖之出惟鄖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
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豨鬬間頑獷不可

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
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苴苴
贖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
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
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
去自是賢聲著聞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
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
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
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
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

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
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
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
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
盎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
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穴入其室發篋空無所
得怏怏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
疑千鎰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
事評螟蛉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

不仕而公父櫕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塽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儁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世下而趨然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値閹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觥觥獨信遂與世乇既沓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敝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紛華滿前公一不好愕然空匱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澆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惆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

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値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共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

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絶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旋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隷偃師　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　曰鑑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坐之次而緘其遺書請　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辛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柄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紛紛末學枝葉日繁豈不充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繇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

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謹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恆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祗故不爲要眇浮潤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其父諱宏母林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閎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

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林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窶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青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貸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共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

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亦自翔挾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昕出部則徧走剌答諸賓客或雖致諸賓客講學意炁炁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

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惛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壹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

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
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卧君謝病
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
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
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
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
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
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
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

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
守某黜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趑趄
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黜則罷主事遂以其人
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
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
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
爲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爲其廉靜懇乞留之
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
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
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

篇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率其職然事有曳掣
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
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
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
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
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
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競競砥
行遭黜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
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
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

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懇
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
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
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樑而材
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
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
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
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
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
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

且唾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遜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觭大心之寤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棲臺廄關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畜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志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

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芋君又賻之錢爲葬具芋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爲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爲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株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之叙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斬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糲苐以

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既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

縣數年告訐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
鎮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
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
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辭勢詾甚奴叱諸
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
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挺身當之先是君命從
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
吾與若諸錢所受錄乃引之旁舍中拊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迄以
辦始君受命上官衷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

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
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遠去而君乃受旌君
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臧否其爲吏尤悃
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鍔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
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卒空槖以歸
及　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槖以行以是著節聲
亦以是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
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
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
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

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謐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未名
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
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厲節琢一時君爲補齋入室
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
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
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
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爲之經
紀其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
人爲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溫溫悃愊凡人於鄉貞
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
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

在有司考終誄美太史則宜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
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秉
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
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
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
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
能　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

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暫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

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閒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

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湎世而不能去者有矣

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閒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飯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貲于身者薄故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少矣而況于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

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于予予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阜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儀孫男四人開闔闢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于

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襟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志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父羌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跡吾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説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説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賍敗因私於君曰君脱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爲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爲人悃愊質訥葸葸細謹世俗一切鈎距撒擊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嚴邑非摯摶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空課後空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空居人之不爲空者至君蠲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實絶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絶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絶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乾濕歲久浥爛輒繫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欵欵戒語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

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
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務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爲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爲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敝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志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問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貴爲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惠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爲文章及年五十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素疎散不喜爲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公磊犖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呫呫不休意所蓄藏如唾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婾婀以久于官亦不能沉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衆中嘑罵之恐其不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爲推官時值猺酋放橫上官以公口辨遣入谿峒中諭酋酋爲之愧屈剽掠一息性喜爲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錄粵南紀游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爲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產蓮酒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爲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懲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蕭然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所謂諱死者此騃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

自誑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人者耶公父諱應爲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公未有子因子漸于是尚龔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渙矣後夭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爲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不相爲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

義以立宗故袒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況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蓋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于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又未能爲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人嫁龔因余與漸雅善雖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人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頼之君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勒幽石

松陽知縣胡君墓志銘

君既卒而余往弔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遒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纊三日也及屬纊露請訣

無他言第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幸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侯余君悄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而君之爲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而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乎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觀君所

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先生之後自海陵徙無錫大父諱韓父諱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儇稍長習舉子業爲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

日對卷常懷赴考時弟霽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霽有三子接而殤也霽挈君爲之處於額露展君爲之解於順君之病也霽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僮於水又屬開鑛居人爭駭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枝以鑛事至者又競欲虐劾咸君以沒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嗾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君又素廉撫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識曰毋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甚騷君尤爲

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衙如氷我輩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夷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爲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毋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爲毋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則女可蕃女可蕃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漸育然去官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之事白矣然竟以誤　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微頗槁

於人不能苟合其爲令尤不肯睹章歡法務在惷齊弱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既歸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既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爲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嘗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爲小池石爲嵌以臨深字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矣于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生也如偶倩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頹其靈君之生也趄趄踽踽不能爲巧逮其卒也垂絕

之言一何了了不遺於生而妥於死益咎人有言豈
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志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卞孺人實先公卒至
是合焉子顯信等詣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
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
事璟璟娶於陳為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
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憶於文詞自為諸生及與
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
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

事公有連公既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
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
獨邅廻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為太學生則公
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呰窳
而興國負山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頑黠逋租戲獄
為常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釱從事猶不能集公
獨淡隱之為弛其禁戢時自割俸代之償興國人往
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
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
間不肯與齷齪輩遊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詰讓至

其涖官行法乃更悃愊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
獎之然以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
好奕既歸閒則益以奕飲為樂或浪跡山水間閒則
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
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卞孺人父謨謨娶於
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媲德於公少公一
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
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
豐期無累隤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迷諸厥志考終
兼德石以識

信豐訓導殷君墓志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若無錫人也殷氏之先
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
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
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
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撑拄門戶為事而翁居其間尤
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
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
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
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

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與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别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卒五鼓起以硫黄藥火然燭至旦爲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敎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媕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絶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

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紘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殆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觴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閉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魏偉少壯岸偶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岩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教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阨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曰陡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丹父諱觀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巨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復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叙修女女壻太學生邵棻庠生曹悰太學生徐華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註官然君章章句句晝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木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纔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槖之不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而穫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梍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

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
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口鄙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惜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爲狀請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汲汲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緣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驂後乘於鴈池

茀茇之間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畧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祿者
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

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氣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勝畧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二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髀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礌中其顱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叅將帶鎮佩符箐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劇小刼大掠燒城掊庫無月不有廉靖爲難爲雄據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劇專人怒獸顧黨鬪讐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獞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獲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

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殲之則公之所以殲綠里也土酋慮其鼓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犖七山疊應諸谿尚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誡或誅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鼾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

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
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
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
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恭將嘗奏言於
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
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
然也狼兵地隷之土官而猺獞地隷之流官土官法
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
地分隷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
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

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
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
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
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
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
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
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
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彞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
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

既連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恭將數以病告製
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
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塋竁臥而飲酒此山澤自
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
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迸射兩
顴頳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譚笑殺獲
與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嘗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
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
應機腹裏谿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誚公譎公

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
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賢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
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潯里北睇龍山左黔右
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
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
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
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盖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
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
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勳殊閥則上之
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
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有勳閥則亦歸美于其先
而爲之銘于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匜之銘而
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
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
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
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

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
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
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
襄武以故人從
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爲佐命
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擢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
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
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
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
餉運廩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

政正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
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
僇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
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
聽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師謀勇紀律整
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redacted]
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
擬推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
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
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

還欲自裁公爲貸産完之劉馬荘賊起公與千戶張
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爲虎信地公即脫所被
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
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
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紿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
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
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爲清狂者相類若
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爲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
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爲人己亥歲余赴京師過邳
都督飲余沂水之由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

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辛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于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爲不負其志也傷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

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爲小宗發弧大纛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帥愕貽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追逐文墨牖下以終紫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真遂殄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豬海上諸城晝閉不通　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始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志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配　隆中縣主薨　賜葬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月日合葬焉自公卒至葬

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請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爲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敷曾祖瑋祖顯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　遼沅陵昭安王以

高皇帝曾孫　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壻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　奏授公亞中大夫爲儀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爲　王族館甥又清以簡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馬馳騁凡諸紈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閑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翱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說皆能陟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爲人有集若干卷嗚

吁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輙與卒多爲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輙與如初故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爲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爲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爲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爲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爲今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皆爲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爲士人妻初　隆中縣主

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爲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爲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請門雖盛覲選亦以材梭嘉李公少敏而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歷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怪視履考祥太史銘在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志銘

封知府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諡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大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

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其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

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櫬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己意畧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内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晦以爲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使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强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官也亦往往多齟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

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慽公亦訢訢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慽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墡塢之北遷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爲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爲之叙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雄青禹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余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山澤之癯恥封自天有子則然著其墓者以爲此梧

州之阡

封知縣張公墓志銘

翁姓張氏諱猷可字廷謙號東涯世爲無錫人給事中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爲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曆堪輿佛老諸家之説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家又無錢可行束修於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也咸樂爲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

師説已而援筆爲文輙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群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温温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令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真節蓋翁之所以成就之

者爲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　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若毋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

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輿廝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下後爲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爲耆者而翁益欣欣煦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者棺畫

圖於紙爲圖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圖者亦一期盡始圖之數而續圖焉傭丐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爲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炙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爲粥以食餓者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也食貧貲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骼誰胔羸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構我棺水免鼈魚野避烏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

事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公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為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柰何

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慈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

事後食為戒益欵欵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為諂祕媕婀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跲也相與搆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搆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屬

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為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為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耻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間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

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為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亏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遺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泝源以為翁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為青陽知縣數月有處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為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携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

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為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為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住處以為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趑趄且吾欲往游即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為狀來請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為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槩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為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

以錐毛恡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耽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絶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閒嘗語坤曰即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路宋元間以治賦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碗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欝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栽兮亦城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秋野殷公墓志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爲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 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已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貸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還者蹤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因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還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女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柰何以瑣瑣故絶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投拭客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爲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即局中高獄地繕軍器爲備衆久役疾作人相枕翁乃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鍑煮藥以徧飲

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
而披拂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
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爲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
子應試　南京過毘陵驛讐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
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
子與之力鬭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躍鬭者
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
人謝固不肯受兢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
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
之翁父病疾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

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疑不祥甚明日藹有
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刺
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
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竒
文皇帝而其後遂爲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
之叔季子姓多爲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
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
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錫
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
始翁配三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爲

志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
老請爲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
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嶫峢山葬以嘉靖年
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
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

蕭孺人墓志銘

嘉靖巳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危從
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劾御史罪狀自
辨
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

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
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
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
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
能忍則欸欸爲好語解之且曰毋驟瑣生事爲也已
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褁囚服而襲豸服以聽
竟事從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
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
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
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黄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

其歸於黄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余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决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𩑶頗欲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温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弇舉女弇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

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慧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娓娓於其國妻之娓娓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恥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

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遇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從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今

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籍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御史故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曰謂嫂之生兮處深閨兮心矣所思遼水之湄兮謂嫂之死兮閟幽室兮魂矣所遊遼水之側兮

盛孺人墓志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疏答於　闕下謫爲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

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既字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爲童婦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娩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拊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爨飧滌瀡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聯騎而道病既至家強

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愁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以幾吏山人然者其姑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若有鬼物噫戶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爲動或怵曰事叵測柰何

可發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爲動山人卑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敝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爲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爲慼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嗟嘻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興女一許聘陸

某故冢宰公孫基在大倉新安鄉樹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嵬匪夫之故胡爲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闔闢而來闔闢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積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楝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與教化美風俗爲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

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

寔諒其志遂絶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婣寔好絶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滌溫凊至於穢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溺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爲而不遂以待其後者盖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强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生曰寅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櫝昧死奏

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惪奏臣櫝言不妄禮部臣覆奏　制報曰如令于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請余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

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黄霸傳霸爲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淫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詐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　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黄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孝子

順孫有一於此　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　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惪對守言不妄維　帝曰咨朕心所既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志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携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爲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蓋徵

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爲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恠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决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爲某形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其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人不語恠若此者何説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齔也孺人恐墜門戶

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斬斬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爲粥以食餧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爲敘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

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欽錀鎬銳鑰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爲武昌令銳切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命汝弟安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母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會無臧否後銳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頗故銳數爲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既許之銘又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

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甚也山鬼護門辟魍魅也氣如春温君子慰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也

蔡母鄒孺人墓志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殁且葬也僅于斂形無以厚其終而恔于心此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柰何既而曰吾母雖辭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

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生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于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叙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貧故貧君又倜儻不事畜藏裘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悛壞其業而卒獲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

華孺人既殁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己子女同也孺人之爲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鳲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爲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可臧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志銘 代父作

孫孺人者大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葬于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塲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勉之女又妻于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况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爲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

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娩克姬厥美蓋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于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没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己子不曰吾

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畧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夭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

厥䰟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志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謐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壙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櫬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戢戢遺兩喪哀慟積瘁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瘁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餽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餽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異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釐家務井臼蚕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餽給也

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爲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餽遺問訊之使其數與跡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既稀闊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携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于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䘏其葬沒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

汝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鉞鏊鑄鉄也鏊太學生鑄鉄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琯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壻琯既爲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寔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

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志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頗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稗官小說輒携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嗚呼使孺人不爲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爲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檢身不爲矯飾然子女僕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褻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饘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爲解其於族里雖甚穢褻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甚幾世之遠姻歲時束栗服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輙欷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

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殺烝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祲避寇城郭病疾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曾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

而孺人亦死蓋有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
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
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
藏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
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
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
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紃組字
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曰惜女不為丈夫子

而有懷翁亦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
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
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
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
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
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
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
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
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
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

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
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搏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
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
妾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
人朱安人愿儒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
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
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飭孺人揣
其意所往輒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
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臾其間是以懋
中每自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

中而北也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朱安
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
懋中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憒
矣索杯藥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蓋猶
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
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
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
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
卒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
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

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玆

封孺人莊氏墓志銘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感於悴庚子冬余以狂謬候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寐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

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瘠則不復肉矣未幾母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盖醫家悲動肺之證也每淋輒暈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腹腫瘕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爲女縱得所歸而已旦暮死不能終其奩具禍帨之事以爲悴悴雖其病必不起而其憂之也則若以是然者蓋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已

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禾州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爲編修以

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謂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爲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爲之綜理也余最迂僻寡合入門則欣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

父母之菜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禮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廿餘年之歡未嘗一日輟其母子之戀其所爲父母家計者黽黽焉惡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也其教二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予其封十五六年余未嘗爲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諠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屢

于其夫有官之累然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常則然也孺人卒於雞鳴時屬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囑囑余者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篋中衣以歸二女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者又不獨其疾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葬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大致以見孺人之平生子一人鶴徵聘蔣氏禮部主事思節

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臬則卒之前一月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姑任宜人之墓而先一年則余弟婦窆焉孺人事姑六年而姑卒其妯娌間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誌中矣故於孺人之葬也爲之辭以慰之曰姑於是只娌于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

弟婦王氏墓志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襞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常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嬸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服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夫而必以語之姆嬸間者

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

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媢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幾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爲

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雅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縱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諉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夾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乂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告家人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月樓唐翁武進人也諱世美字某月樓其號大父封寺副諱某者生五子仲子復爲大理寺副從守平樂有宦績載在國志封寺副之少子贈給事中諱某號友蘭翁生四子長子爲給事中翁其第三子翁貌魁

岸爲人倜儻負氣嘗從伯兄給事公指受章句能涉獵記誦然家故産薄而友蘭翁又病痿卧米鹽鬻藥婚嫁百費叢於伯兄伯兄又方日夜治經史聚徒而教之其勢不相給也翁以故廢其學而營於家翁雖已不治經然不輟文墨其間時則作爲草書遂窮極奇變闔闢閃縮上逼懷素詩歌有唐人風骨是時翁伯兄既以文雄於當世而季弟竹窓翁善畫尤以草蟲名一時言文章字畫歸唐氏云伯兄爲給事中値敬皇帝在位言官甚見親幸有權給事公素小心慎事屢爲書與翁大要教之謙下毋輒入州縣門即入

必俚僕不得騎閭巷往來戢族屬僮奴不得鬧街市中翁遵其說而行之是以唐氏雖世宦然未嘗有子弟爲鄉里所苦者後三十餘年嘉靖某甲子翁年七十餘郡太守請與蜡賓後若干年　詔賜天下老人粟帛八十以上冠帶翁於是始冠帶然始一服之後不更服也嘗一與蜡賓後太守速歲以故事請然亦不更往其好省事如此始翁壯時唐氏以給事公故方盛給事公自爲庠生有名聲已能盡致數邑客後爲給事賓客益輳翁家居則應接賓客出則從親朋隣里遨諸酒殽之會投壺陸博遨遊宴笑之歡碌碌

不絕翁每所過輒爲上客議論常推其一座人以是人益親之後翁既老兄弟物故盡平生故人多不存存者亦衰且病不能相往來矣翁又失其壯子獨攜二幼孫以居雖門外終歲率不一出甘脆滫滑所以輔老之具亦不能豐也時時有一二族子問起居翁據牀坐與之道說故事叻遺歲時而已人謂翁由喧熱至落莫不能無介介翁獨脩然自得也然自翁而上友蘭翁年至四十有幾翁伯兄仲兄亦皆不及五十而卒竹窓翁卒以五十而翁在父子兄弟中獨爲然老壽至於八十有三其所得可不謂厚也歟翁配

云云葬以卒後三月某甲子在黃塘祖塋之次於是一之圖所以不朽翁而欲請銘於立言君子乃謂順之述其事略順之於翁爲姪孫而給事公之孫云

程少君行狀

程少君者新安岑川里人也諱楷字良式遺拙其號也新安程氏之先名靈洗者仕蕭梁時有功封侯死諡忠壯公凡新安之程皆本忠壯公而徙岑川者則自誠始誠四世孫瑞瑞生沵沵以子官封御史自忠壯公至封御史君文沵散別移徙毋常居然世次則可謂云封御史君娶曹氏而生三子長君名相仲君

名材爲御史而少君最少子少君幼樸魯人以爲不慧大父瑞獨心奇之曰是兒類我我少嘗如是少君稍長益踈散不喜事獨常之沼上觀所蓄魚爲樂封御史君弗善也然心念大父言欲試之乃使之應鄉中役以微觀其能已而鄉中役稱辦鄉人以爲少君不苛而事辦則始相與推擇少君而封御史君亦始喜少君之能任事也後封御史君老驥仲君官長君且多疾家事一決于少君少君有所規畫無弗當封御史君意封御史君又益喜新安土磽狹田蓄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閒閱家不憚爲賈而程長君少君亦

閒出爲賈他賈人爭妻皷重錢心計極毫釐然占所
進貲頗或反溥少君兄弟長者大度勦弄計嘗東賈
吳北賈嘗遍吳會人皆辨與少君兄弟游益就之故
程氏賈行吳會間占所進貲更多他賈人長君賈張
秋又人或言巳死是時少君罷賈休家間之亟往訊
長君則長君故無恙大驚喜竟與俱歸長君歸而後
復賈清泉少君則又從長君居清泉初仲君爲御史
時句撿內帑財籍至是仲君死內帑財物失關出入
事覺主者窮本坐程御史事下歙縣案御史罪狀而
御史已前死法當原有司誤論程御史家坐徙邊悉

逮繫程御史家於歙縣獄鞫之而少君時在吳吳人
欲誅匿少君毋往俱繫爲也少君曰父兄在吾焉所
匿且我家故無辜適有司謬論之我左右營救可竟
白也即不白我何愛一死以狥父兄亟馳歸抵家會
事以前解少君即面數有司有司不能難其慤直如
此少君之居清泉也病痺歸且愈矣後繼往復病痺
歸歸益病不治竟死少君死於嘉靖甲申五月十六
日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少君爲人淳質無所猜對人
輙見肝膈人或愚之終不爲變諸嘗與人言事忘意
語無隱人陰屬之曰君毋泄我語乃君竟泄其語用

是觸人忌諱人亦厭少君無他腸不深疾之而少君
亦不以語波故迷自懲閉口也他事又忘意語無隱
如故而人乃益推少君性直云閭官氏子弟矜權者
則曰唉我兄爲御史時我常恐人謂我御史弟指目
我我適深自避匿適今何爲詡詡然若揚錦而招於
市者吾羞之家僮嘗病瘵或請禳少君怒曰瘵無鬼
即禳何益使瘵有鬼吾且刃之遂不禳瘵亦竟止少
君雖游于賈中然喜文雅自爲兒子受論孟小學書
於塾師誦熟之及游吳時慕張君東海之爲人也張
君者松江人善詩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學張君字至

或罷眠食居常以手畫腹及堵間作鉤剔狀即又學
張君所爲詩諷詠之其妻宋安人誚曰君字當作老
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謂必作博士始事詩書耶少君
死後四年有子曰烈始舉進事爲工部主事會
天子加恩海內遍贈程少君爲工部主事如其子官
云始烈少而材少君教之書烈性剛負氣少君教之
曰汝治汝性即不治汝性讀書奚益故烈爲工部有
聲少君之教也少君子三人熙烈黔一女妻某人孫
男三人應耖應陽應彩少君既得贈官烈乃涕泣而
言曰嗟乎先人卒烈幼賤不能以有章顯也適今蒙

先人餘業與從縉紳先生之後又幸徼
天子恩澤光我先人而又隳先人之懿行不載罪莫
大焉於是搜戢往事口授其友人唐某某受而書之
如右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儁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平於情敏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勳

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條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肉踈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
院編修頃之丁毋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
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
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　東朝建君拜左春坊
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
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
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
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
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束出爲按察僉事
是年編修山陽虞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

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
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
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
庶吉士兩塗而已今
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得來碩士遂改其制癸巳
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
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
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
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
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

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
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于草野者
不少乃其閒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彬然自見
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
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萬
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難而
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惜才者之所嘆與故
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

八人者得群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
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閒得相聚京師者率不
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
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
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
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
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
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
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遂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
之閒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

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
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為
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為之歡
然以喜其散也則為之慨然以悽其罷而去也則或
為之悵然以咨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為之欷噓流
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七此
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
達有樸茂愿愨之質有務為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
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
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

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為悲歟彼區區聚
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岑
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
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
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衆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
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為富人事其為
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榷
校諸司章奏皆精核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
其叔青田翁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
家之筦鑰一總于青田而君不知為君出入必稟于

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
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
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
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為之綱紀于外
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
也久矣而君父敬山公既舉于鄉又不顯以死至君
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彔癸巳之歲
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
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
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為

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為可與者蓋君于余
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
墓志行狀既自屬于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
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于予蓋君未嘗有言而
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
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
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
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

以長子贇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鎧字國和號類樗山人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

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奉匕筯不出蔬豆之外惟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扶掖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

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無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悃愊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褎衣矩

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躋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為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日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寓館於君余性褊且戇在鄉曲孑孑不能與人為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于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為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

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益知君之為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閈姻戚之人君縱強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疎而遠之其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雅其疎而遠之也然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為長者余既居宜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　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居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絕不往也始君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為文有矩矱為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蹬試不利後為太學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鄒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深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為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既試北畿又不利於是始有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

艴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莅官吾縱不能似柰何以此為吾父吾叔羞竟不肯於是選普安州判官歸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自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謫為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眤眤不能別且謂余曰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溪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為敘始終游從之故與君為人之大畧而書之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

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槩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爲碑文則自以爲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余兩爲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默檢前後所爲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爲無錫之閭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志慰請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爲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爲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爲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謹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爲愧辭也乎故余敘所以不敢輕爲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爲文而授之志慰使鑱諸墓上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爲戶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爲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所爲余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丘

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余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為富人而以子貴為封官諸富人率陰陽子奪多其網絡以力爭錐刀其貴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已而豐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買田宅從其羸歛租息從其朒衣食人也從其羸自衣食也從其朒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郗鄒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為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

門入則傴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塞竇自蔵在余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于利而疏于勢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諸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余山翁所自營也翁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沒翁遂去其故居而老于余乃自為塋塚因山而壘植一木必其材甃一石必其無沥費可若千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蟄利腐鼠也形骸委蜕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恔情於其一乃若不能不恔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就之不置其亦未可以為達歟或曰唐司空生嘗為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為塋塚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西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鵝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為巨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為識而翁始墓於余翁配云云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為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為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輒卧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懌然後跪為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為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為擊壤詩故其平生

遇欺愉窮窘悲愁死生之變以為是數也嗒然絶不
以逆順生心少喪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
父喪窶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斂衣質屋以供含
襚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滌濯襦緼之奉有豐
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櫛事
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井汲竈爨器滌衣
澣棗栗挑剔家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
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
復有煦濡翕訿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
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

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窮乏
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即以不忘滿堂自勵嘗
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
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
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
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為
耻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
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
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
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別余

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即死瞑矣華發鎮
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惝怡
且笑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
天子以為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
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為民以歸華于道遣其弟華
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
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
將為遽篨戚施嚘咿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
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
人以惡名將為矯世厲俗損私奉公嶄崖猜嫌之行

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
甚者為世戮辱以憂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
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
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
得免僇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為譴訶憎疾者所快
蓋非
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為紀之以
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壞抉其身必發
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讒疾
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為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

必無補云

彭舉若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智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為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為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為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為之書

者蓋郡推君之儕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為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為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按狀處士諱顯遊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于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于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為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為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

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為其父母之子者先於所以為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為儒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飢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為余言郡推君之為人緬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為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

父以知郡推公因郡推公以知處士而為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為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以為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即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于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

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構別業於城北龍溪之滸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自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為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云

傳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彥居者以閭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為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於公為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

於公為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為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為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為榮公之始為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為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為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為人闊達磐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　武廟數游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蠹於冗食公言京粮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横道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為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為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奄寺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為仇不旦暮死則

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為太僕公魁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耗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

家橐匱空虛子弟臧獲瘐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曾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既素豁達不拘譾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懊戢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授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窮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

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甃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躑躅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懽呼叩頭退

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恚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

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慰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閒城晏閉邊甿緩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荊捦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恭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摘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

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
訟冤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
巡撫為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寮長也公本通達不務
為崖異立硜硜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茍為婾婀
此盖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
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為謗然公自如也
丙申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肯由江而諸議行大臣至儀
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
恇慴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

通狀且奉　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
聖情閔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
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鉄絙
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
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
有力焉及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
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
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為詩歌羽檄倥
傯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
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

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
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遇待以為國器及入仕途
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
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既已
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賓客
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
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
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
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為都督府都
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暘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為醫始公之高祖肇父
寅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
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
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
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
若與証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餘奇疾尤効也弘治
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
而儀觀磊落濶達善談說頹然見鋒鍔于是諸公卿
爭迎致為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

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為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數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之

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為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領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　上卧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

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為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還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爾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

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擁虛宄為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脉已篤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為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殺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既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偏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布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布魯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為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復為人治

病而親戚故人有奇症或病危甚衆醫所不治者乃
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閒誦老莊氏書益
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暘谷谷
者谷神也或曰暘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
人雅歌彈碁飲酒為樂酒酣數語及穀皇時事出所
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為廣信知府
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謂得丹訣
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
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
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

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
先生而及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為傳而敘公
在穀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
技者有考云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
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
雄生政政有弟盛為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
萬氏於是為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諱吉字克修為
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為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為

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益亦喜公類己公為學以為
非有廉隅牆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
古人為師讀書覩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
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屨
食飲之節畫綫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
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躧足箕踞跛倚之小
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
節深心敬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為常
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絕病尫然骨立
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劇至

沒齒劬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
寢至老身長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
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柔柔雅飭規行
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娣姒雍睦自姻
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詐語嘻嘻之聲其諸子
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
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
溫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
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
禮款曲即素妬嫉多見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來

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畫古器伎藝之翫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握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藉亦其素性於財利疏闊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歉歲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嘆息者久之族人有緩急既自罄其貲與力其所不及則藉其閭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族中待公飽煖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

急排難為豪舉其平生𡒄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廪賜予可以収族其所為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嘆推引以為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為之屈服及引義爭是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復必伸已說不少婉婀以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已也其有欲為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

亦欵欵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為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為苟簡在學中凡八試於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輙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為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為厚交潘君跡夷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

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黙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為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為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欛柄為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為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説歸而以語公力縱臾之公以其説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華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過不至如余之迂蹇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

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以貢為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陋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為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為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餽遺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為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

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為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為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為諸生地方利害休戚壅塞為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為天下賀或聞進一縮朒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為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

閱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劘益切又邀余訪卷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卷齋公誌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毀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為述其先人副使斐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為之慨然而嘆蓋嘆吏之瀆於墨而瀆其防也然而潔志好脩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

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沓而耽於
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
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鉾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
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
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内有采蘋
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内有交徧之讁則外有終窶
之慫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脩剛而不惑
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
河雙泉産故寠而旅中益無以為資宜人匍匐憔悴
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

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
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
穀重裝大賈之輳多見可欲以是吏于茲者潔志好
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為多與所謂窺鉾而陰
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為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
之公橐則饜於窺鉾之私賂矣雙泉為此兩郡守其
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
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帰宜人篋
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為兵曹郎是時奄
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嗾之數使人伺雙泉

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帰而宜人獨擁
戶嬰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
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
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
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
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
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袿
釧金纍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為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瞿
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安得聞此言諸寮婦因竊

嗤笑已而女騐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
也宜人痛呵絶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
赧然以賂為耻焉嗚呼使為吏人妻者盡知宜人則
安有所謂牀第之言與窺鉾以敗其夫者即有然者
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耻如諸寮婦
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勳之女帰雙
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
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
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黍妮自婿於宜人宜
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害宜人然弗為較也第拊心

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
之宜人曲為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
兩人宜人曲為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為奇然亦人
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為之傳余於交
游中雅慕洪先洪先魁重醇慤其志必欲為古人而
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
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
之所感云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

行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
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為準日誦不
及六千字不寢于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
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為文博雅尤工騷選然冲澹不
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
受句讀於翁翁以為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
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
乃慨然而嘆曰惜乎使汝不為女子章氏文獻當在
汝矣蓋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恚其無子可屬然者孺
人既婦於呂其夫為芝山君芝山有祖母章與母

趙母張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姒婦比屋居孺人
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姒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
孺人同族亦謂為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
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姒
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即喜有賓祭賓饋之事
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
兩姑退又謀之諸姒以故諸姒欵欵益和兩姑亦喜
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悅也孺人與諸姒居
欵欵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即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
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為非婦人事也惟見

芝山夜讀史間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于是芝
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
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
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為芝山
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淚
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演生又明年泌
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演泌也後洵又病恒
愛而憐之然歷歷不為姑息居常啖兒粱果勿與粱
肉即與皆大人餕羞之餘未嘗為兒烹一雛其所與
襦袴皆浣衣為之不為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

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烰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隣舍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于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慍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輙自懟爲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輙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

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爲諸生嘗就寀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禄養也汝能績學修行繼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即鍾鳴鼎重亦何足道于是洵強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爲美談至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于洵強學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爲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蓋人知孺人之爲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爲孝也余故爲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浙之新昌人子三人光洵光演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爲御史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王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鈿之母也鈿生

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鈿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覩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輙籌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爲常披服食飲令毋得擇所欲毋得詈人出惡語言有過輙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爲掩故鈿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歿而二子且長矣則使某業農以給而使鈿專業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爲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士若鈿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群居講

學鈿悅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騖于功利雖薦
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說或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
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
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為人愿而善藏
其居衆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為既訓
導於常亦闇闇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于先生長
者一兩端為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
孺人以鈿之能惠于諸士也則又益喜鈿為訓導幾
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為孺人
傳余既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

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
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
之以正者顧其為教也止于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
也止于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
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
子以身為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並其所以風
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
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家雋有氣槩游於
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
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為傳始容菴之賈於揚也
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無子與婦之役容菴
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
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輦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
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
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
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
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皆窳浮麗男子游手末
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為假髻佯袖綠履之飾母

獨纖於治生蚤起育雞食豕釀酒造醯煎羹滌器縈
縫湅絲僕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器飾輒閉目
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貿遷之故也母
雖以纖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揜胔
縱解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
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澗為之立後
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別室
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
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
三百餘指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為得也其教諸子有

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賺書數百金以上澗能為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怠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為善今吾散金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雍則遣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澗請於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為狀而盛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澗澗澄江漢而澗最知名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蓋余讀

鄒東郭先生所為母阡表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被號為衣冠士子群咻衆信乃不及一女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然余以謂尹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焞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穎敏才辯者幾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則焞為第一是真能以善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澗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澗也自是篤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為焞者則所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其所以盡乎已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已反躬之闇然者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

鴈詶

執徐之歲有鴈集于顧舍人第舍人弦之得小過爲其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雖華公子在焉公子詔先生曰鄙人聞之入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弗盩而能若符罔聞詔而弗彰盖昔者玄鳥集戰黃雀投環游龜像紐隆鵲化印斯瑞耿乎顯哉然猶鴈紳動色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畀秘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廼今欽翩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爲願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推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摭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隔秦秦累吳樓芬馨狠藉穰穰滿滕爾乃呼儔命侶喚喋蹴踐一飽恒餘群唱每歷此盖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奠內饔割肉大官滑脆腥臊溢腹盈飡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粢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豢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厭閑其他

先生曰文獸駁皮珍禽辨羽爾乃披黼黻敝純緣雜綴纖裊似翼涅氈方緋甑燬翎是翱翔差池渾泠波以修容颺輕飈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匯恒理之所寬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鷫鷞羞綠山雞讓錦此盖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番黃錯以絺藻頓步流鞸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特以秩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爲侈榮極觀也且今聞被躬安事文繡哉

先生曰鷽楚茂林平皋廣澤尉羅無所安施矰繳爾廼頡之頏之翔而後集翺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鶡鴨蹌蹌乎榆枋鸛鶴卑棲于簾廡者哉此盖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閤栖遲雲陛偃仰華榱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爲快也且夫東方朔陸沉金馬奚足道哉

先生曰神頡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觀其隊嬌朋騫翕䟔斜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捲蝌蚪之奇形奪螭蜓之巧篆此盖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籀是摹鍾王爲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敝穎成塚固已勤矣無廼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泬漻金波皎晶川原穽窱百籟収聲爾
迺揚吭鼓頰載飛載鳴喁哳嗑嚌嘹嚦呷軋或趁群
而響駃或候侶而聲遅或雙呼而雝雝或單嗷而悽
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于是鶤鶴爲之罷
唳鵁鶄爲之噤舌羇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
邑此盖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汎下里
之煩吟擲篇捉句鏘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
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剌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先生曰積石草腓交河凍合峨峨層氷皚皚疊雪爾
迺審圓方之閭闔謝坎維而向離服匪舞翅于寒門

奮翮羽于暘谷異往來于玄鳥頻屈伸于尺蠖此盖
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爲豹隱吳門迺今遑休除目
連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
子迺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
有六德焉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剤而不
爽者信也御蘆以避弋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群
者仁也群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偕婷嫁真襲華振肴
奮發六德協于楨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
然而嘆曰噫吁休哉夫聯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
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屢幾莫如譏諷
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
來鴈之爲瑞也盖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闊哉
彼篩圖測諜以覬璽者末矣于是舍人再拜謝先生
先生乃去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
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
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
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
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

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
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
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
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
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
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
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
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
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
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

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惡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懐譲有借以説於大國有爲强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殺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絶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

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爲可也説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説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矣不早辨也説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禍於陪臣

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禍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絶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濁衆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刼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

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衰春秋收既衰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攻於中國者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莽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歷於大夫矣盟湨梁盟宋而天下之權歷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會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

名見者夫赦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湨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湨梁雞澤是矣不繫乎

大夫雖主師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欒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

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竊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

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巳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侔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

二小邦而巳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巳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巳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猖斥中夏又

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巳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

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謫巳甚桓之末年儼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告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

王蒙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
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
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
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
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
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
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
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
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蹈踔之勢已兆
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

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
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火于厥貉此
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
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
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誅之十
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
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
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
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
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

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
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
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
而楚益橫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
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晉之雄耳
而遠交秦已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
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
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
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
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

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
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
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
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
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
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
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
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
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
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

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鶻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妾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

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書河圖洛書

卦未畫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為木鬯達者必堅凝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土者沖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沖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沖氣也洛書縱橫皆十五一沖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沖氣也沖氣也者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數其起于此乎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于此乎員為天而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為地而陰隅陽

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員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遇久矣故曰易逆數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在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

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鍾律言則元聲潛萌于黃鍾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乎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而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

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為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敞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鬬則瘁技於稽歌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益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瀞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諸生

書王明齋卷

王君明齋精史籀氏之學博通諸家於易尤多所自得嘗以古文書六十四卦名以還科斗之舊而稍為之訓注使讀者觀於卦名即卦爻之義了然益不待觀象而後思過半也余見而悅之君因書一紙遺余而索余為之草書舊詩於册用以相報君始以欲學余論易故攜所注易自姑蘇來寓天寧僧舍者半閱歲余雖頗竭鄙陋以請於君君所注易與余之說兩人或相印可或不相印可或始不相印可而卒相印可或始卒竟不相印可然率余得之君者為多而余

自知竟不能少稗君也至於詩歌蓋昔人所謂雕虫末伎宜為談經者所不道而草書出東漢芝象以後昌黎氏鄙之以為俗書逞姿媚者也況余於此兩者又素不工哉且夫君以經易教余余竟技之以雕虫之技君惠我以科斗頡氏大古之書而余乃報之以效近俗姿媚之書其不相稱甚矣然不知君又何所取也漫書以歸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丁生耕從予遊出其大父近齋翁家教之語凡二紙其一教之以勤讀書取科第蓋世俗教子弟之常其一教之以決擇於君子小人兩儒之間則固以古道望之而有世間家人語之所不及者矣然翁所教耕以勤讀書寔舉子為況蓋余之少也或然其後年既長大則已知記誦佔俾詞章之習非所以反身而崇德況今益衰且病精力日減於是經年束書不一觀與絶不為文者亦往往有之則是余之壯且老也既已與翁所責耕少時懶散廢書之狀幾無以異矣其尚足以為耕之所取法而無愧於翁之所稱述者哉然至於君子之儒則未嘗不竊有志焉而願與耕共勉焉其可也

書王龍溪致知議畧

世間茅葛議論已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王老於其間又甾案倒曰又撰出一種馭氣攝靈一息一息等語又是一塲華怪且三教之說正吉分也分不清曰其息深深曰反息還虛曰向晦入宴息扯來扯去又却攙做一團精此等語言自謂淺却单傳秘蔵却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晏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入佛今且病其推儒入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蹤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屢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為此

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題大管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為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為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為強合乎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管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為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已既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為之急於其父如侯者亦

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爲心何如也宜侯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故在永州侯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爲是州乃勒之而因并侯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侯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常爲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

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兄殺者三人其兩人即時死婦尚喘息未絶始其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割其口婦忍死齒刃賊以手推刃至齒根骨乃止刃前後所椓其不絶者一線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爲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徐君素有神劾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激於義舉遂欣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也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鏽上下肉合頸肉起如啗嘗狀徐君曰生矣始余迎徐君至時余兩弟及親友劉宗堯左升甫徐子初輩聞之亦喜甚曰是吾輩之心也至是徐君告歸諸友請醵錢爲贈不約而合者若干人得銀二兩有奇徐君曰非吾所爲來意也余強之曰固知非君意也雖然願少抑君之意以成諸君之義可乎徐君乃不能固辭嗟乎此可以觀人心矣徐君慨然不遠百里而來也其何所爲哉諸君之慨然醵錢以贈婦也其何所爲哉方徐君欲行時其妻適及月產子且徐君坐市肆可計日得厚糈君乃舍其妻之急而徇乎人之妻之急舍其有所利

於市肆之間而奔走其無所利於百里之外亦何心哉鄉鄰之鬪雖聖賢亦謂可以無救而簞食之費雖好名者亦所必惜以必惜之費而捄之可以無捄之鬪至於不約而響應者有所踴躍而不能已者亦何心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其機在乎通與塞耳塞則骨肉胡越通則四海我闥或謂今人之非古人之心吾不信也遂書之以貽徐君而且以風世之好義者則古昔相保相愛相卹相周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瘞河壖枯骨誌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髀髖骿骭脊脇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豬鳥鳶所厭飽與夫日炙雙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速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河壖父之雖古昔時過飢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瓠稍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

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雨骿我股甲脊乙脇縈于一坎若蘘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紀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草芽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後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嗽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褚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見也偶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斁乎此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壖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已而朋輩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褚生父怡閒又以河壖地卑濕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某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

日水嚙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怵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為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趨之若是者哉君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說云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古今能知康節之詩者玉臺翁一人而已雖然所謂別傳者則康節所自得而少陵之詩法康節未嘗不深入其奥也康節可謂兼乎二妙者也南

江王子深于詩法者也問以余言質於南江南江曰然龍溪王子蓋有得乎別傳之意者而亦未嘗不深於詩法也索予筆草余為舉似擊壤集數首龍溪蓋素以余論詩為然者也雖然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字亦詩也其亦有別傳乎有草聖之法乎而余兩無得也龍溪亦何取乎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

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嘗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叅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筆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為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播皋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鋸解鑢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亦云譬如筌筏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老氏書漢世謂之老易言老與易並也而後世儒者

紬之史所記孔子問禮與所稱猶龍之說雖未可盡信然老氏書絕去枝葉還歸太樸之意則與易上白賁象論從先進之旨同其說固不可廢也學者以其見紬於儒先遂不暇盡心焉余婿白伯望買得邑人卞氏所藏趙松雪書老氏道經四十二章松雪字書精絕為儒家所寶玩而此卷尤得意之書則學者以其所寶玩而因以讀其所不暇盡心昔人謂買櫝而還珠今因櫝而得珠未可知也為之書其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怪既欲

往觀之則巳火矣巳而麟陽趙邑侯購得墓本余始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顛危峯休目愁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東郭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騁其趣之所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顛素之奔放狂譎比之此書猶為拘學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反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大而墓本亦絕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既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數論六篇

勾股測望論

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實歲一勾一股之實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因勾弦而得股三者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

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勾股容方圓論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勾股容圓準於勾股容方假令勾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整方均齊無較之勾股其容方徑該得勾之半蓋容方積得勾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勾股分在兩廉則勾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勾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勾股為縱一廉得十為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勾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勾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勾積在下而為

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勾者則以勾股之數均也若勾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勾矣故大半為股積小半為勾積其始橫列時勾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勾積截長以為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為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勾積股積者徒容方徑與勾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勾股自之而倍其數以勾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循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

比則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勾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勾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勾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勾股為法而用一勾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勾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勾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勾股矣假令一勾股得十倍勾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勾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勾股倍積而止用勾股本

積則宜用勾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勾股并為廉不除亦得或用勾股倍積用兩勾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勾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勾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叅伍叅伍起於畸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勾五齊數之勾股則勾股冪倍之即得弦冪蓋兩勾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勾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冪惟以一勾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

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蓋勾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勾股之差積愈多故勾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輳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弧矢論

凡弧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藏之矢冪與徑相除之中倍矢冪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冪者方眼也自乘之數必方故謂之冪假令徑十寸截矢一寸一寸隅無開方即以一寸為矢冪而

以十寸之徑除之該得一分是半背弦差一分若二寸矢開方得四寸是為一寸者四半背弦差得四分三寸矢開方得九是為一寸者九半背弦差得九分皆準之於十寸之徑故一寸之冪而差一分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又假令徑十三寸矢冪一寸則以十三寸之徑與一寸相除每寸該差七釐七毫弱以為半背弦差若二寸矢開方得四該四箇七釐七毫併之得三分八毫以為二寸矢半背弦差此準之十三寸之徑亦遞而上之視其冪以為差之多少蓋徑長則背弦之差減故一寸矢而差止七釐有奇徑短則背弦之差增故一寸矢而差及一分雖其數有增減而準之於一寸之冪與徑相除而以漸開之每得一寸則得元差而相併以為背弦之差則其法之一定不可易者也背徑求矢矢背求徑諸法消息皆於是矣至於徑積求矢一法古法以倍截積自乘為實四因截積為上廉四因直徑為下廉五為負隅與矢相乘以減下廉而以上下廉與矢除實今立一法但以截積自乘為實而遂以截積為上廉直徑為下廉每一寸矢帶二分五釐二寸矢則帶五分四分而增其一以減徑其倍積四因之法悉去不用頗

為簡捷蓋徑積求矢準於矢徑之差矢徑差者矢徑互為升降也矢一寸則該減徑一寸二分五釐矢二寸則該減徑二寸五分而矢徑之差起於積數之不足且夫圓準於方而畸零之圓又準於均齊之圓以方為率徑十寸矢一寸則積必是十寸矢二寸則積必是二十寸但得積為實只約矢與徑為徒平方開之足矣蓋方無虛隅也又以整圓為率徑十寸矢五寸則圓積必居方積四分之三而以四之一為虛隅足矣蓋雖有虛隅而其數易準也惟是矢以漸而短則積以漸而減有不能及四分之三虛隅以漸而加

有不止於四分之一者矣於是平方法與四分而一為虛隅之法皆不可用惟自乘平方之積為三乘而以四分之矢減五分之徑則不問矢之長短積與虛隅之多寡而其數皆至此而均齊猶之平方之法數有多寡而減來減去必得一均齊之數以為準而後不齊者皆齊此天然之妙也夫積自乘而為三乘方之實則一整方耳而矢數藏焉及立法求矢則分為上下兩廉而矢數著焉蓋整方所以聚積而分廉所以散積補短截長而方圓斜直通融為一此亦天然之妙也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該三寸五分自乘該

十二寸二分五釐上廉三寸五分下廉十寸以三乘方開之而一寸無開方則上下廉如元數共得十三寸五分為廉法與一寸矢相乘除實恰少一寸二分五釐是為負隅之數所以用每矢一寸則帶二分五釐為準以減徑然後法實相當也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該十寸自乘該百寸上廉十寸下廉亦十寸以三乘方開之則須以矢數乘上廉上廉該得二十寸蓋長十寸而高二寸之數以矢數自乘得四而乘下廉下廉該得四十寸蓋高十寸而濶四寸之數上下廉共得六十寸又以矢二寸為方面與上下廉相乘

除實共二箇六十寸該得一百二十寸其數乃足而元數止得百寸恰少積二十寸所以用二寸五分以除下廉則該止得七十寸五分為下廉其下廉減去高二寸五分中濶該四十寸則四箇二寸五分該得十寸方面二寸與十寸相乘共二十寸恰勾負隅之數所以二寸矢則用二寸五分減法也遞而上之每寸以二分五釐為準蓋雖徑有極長極短而一寸寸矢帶二分五釐減徑之法則定數也徑積求矢矢積求徑矢求積諸法消息管於是矣然此二法者背弦之差則隨徑而不隨矢所以均為一寸之矢而其差則

有多寡之不齊矢徑之差則隨矢而不隨徑所以但得一寸之矢則不問徑之長短而一例為差此二法之異也若以今法與舊法相通今法不倍積所以不用四因四因者生於倍積也古法之五為負隅即今之一寸帶二分五釐也蓋以五乘之矢除四因之徑則亦一寸矢而減一寸二分五釐之徑也然有廉而無方隅者蓋截積止得廉數也即此二法可見截弧截積之法皆從邊起而準之於邊以漸消息之矣既得一寸之定差則雖倍蓰十伯錯綜變化而皆不能出乎範圍之外此天然之妙也故曰握其機而萬事

理矣其弦矢求徑法半弦自乘為實而以矢除之加矢得徑是徑之數藏於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中也今環而通之以為背弦求矢諸法背弦求矢其半背冪中藏一箇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藏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矢一寸半背弦差一分半背數三寸一分自乘得九寸六分一釐其九寸為弦冪所謂中藏半弦冪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其六分一釐乃是兩半背冪而空其一差亦名差與半背相開方之數即以與其差一分相

乘之數所謂一箇矢冪以徑數相除為背弦差之數也二數消息以盡背冪而法可立矣其背矢求弦法若背矢先求出徑而後以矢徑求弦則為簡捷蓋半背冪中所藏弦冪與背弦差冪今以矢冪約徑而以徑除矢冪為背弦差又以矢截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二數消息恰得半背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弦在其中矣其矢弦求背亦須先得徑而後得背蓋半弦冪為實乃以矢約徑以矢減之以矢乘之恰得半弦冪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背在其中矣假令矢一寸半弦三寸自乘九寸為半弦冪為實以矢約

徑得十寸以矢一寸減之得九寸以矢一寸乘之得九寸恰與半弦冪相同則為徑十寸矣此背弦矢徑四者相乘除錯綜無窮之妙也至於徑積求矢則既然矣因而通之積矢求徑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乃以原積三寸五分為上廉一寸之矢為下廉以除自乘之積餘數得八寸七分五釐加矢帶數一寸二分五釐則為徑十寸矣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十寸自乘十寸百為實矢乘積得二十寸為上廉再矢自乘得八為下廉以二乘上廉消積四十以八消餘積六十得七寸五分加

入矢帶數二寸五分則徑十寸矣徑積求矢則積為上廉而徑為下廉矢積求徑則亦積為上廉而矢為下廉此其縱橫往來相通之妙而一乘上廉再乘下廉則三乘開方之定法也積矢求弦則倍其積以矢除積而減矢弦矢求積則并矢於弦以矢乘積而半其積蓋矢弦并之為長以矢乘之而得兩積故半之而積可見也倍之則為矢弦相併之積以矢除之而得矢弦相併之本數除矢而弦可見也徑矢求積則先得弦而後得積蓋以矢減徑以矢乘之四因得數而弦冪藏於其中平方開之得弦乃以矢自乘以矢

與弦相乘合二數而半之則得積弐此又積矢徑弦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其徑背求矢法則以半背自乘為實而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而平方開之以減背其減餘之數恰與矢之背弦差數相當則矢數見矣蓋半背數中藏一半弦數藏一背弦差數故合二數而消息之也徑十寸矢一寸半背三寸一分十寸之徑每一寸矢該差二分二寸矢該差四分為定差今約矢一寸以減徑得九寸以矢乘亦得九寸平方開之得三寸為半弦以除半背而餘一分恰勾一寸差數則矢之為一寸也無疑矣又

如徑十寸半背四寸四分約得矢二寸以減徑餘八寸以矢乘得十六寸為弦冪平方開之為四寸以減半背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之為二寸也無疑矣又法半背冪自乘為實中藏一箇半弦自乘之數一箇背弦差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相乘之數亦名背弦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以此兩數與實相消而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半背三寸一分其半背冪該九寸六分一釐約矢一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九寸以除實九寸而以一寸之差一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六寸一分與上差一分

相乘得六分一釐并二數九寸六分一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一寸也又如半背四寸四分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為實約矢二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十六寸以除十六寸而以二寸之差四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八寸四分與上差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併二數十九寸三分六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為二寸也此其法亦始於先得定差而約矢與徑兩相消息以得矢也其徑數有長短差數有多寡亦率此法而通之也在先得定差而已又法半徑自乘為徑冪半背自乘為背冪二冪相

乘為實乃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為半弦冪與徑冪相乘以除實又以徑冪除其餘實恰得矢數之定差則矢可得矣蓋二冪相乘中藏一箇徑冪與弦冪相乘之數藏一箇徑冪與半背弦差冪相乘之數而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假令徑十寸矢二寸背差八分半徑自乘得二十五寸半背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相乘得四百八十四寸為實及約矢得二十寸以減徑而乘之得十六寸為弦冪與徑冪相乘得四百以除實餘八十四寸又以徑冪除之得三寸三分六釐恰與二十寸矢之定差相合然二十寸矢之定差四分而

乃有三寸三分六釐者盖始求背冪之時以兩背數
相乘則四分寓其間恰得此數所謂差與背相開方
之數也以四分與八寸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
故定差四分而其積則三寸三分六釐也以八寸四
分除之則定差本數也夫背弦差者矢之所歲也以
差立法古未有之而實求矢之大機也差徑求矢以
差與徑相乘平方開之得矢差矢求徑矢自乘以差
為從平方開之得徑而差與弦亦可以求矢徑半弦
之冪矢除徑而矢乘徑之數也差者矢冪而徑除之
之數也先約徑矢數與弦冪相同而又以徑除矢冪

與差數同則得矢徑差與背求矢徑減差則得弦即
差弦求矢徑也積者矢與弦并以矢除而半之之數
也積弦求矢倍積為實約矢而加之於弦為從方以
矢為法除之則得矢也矢積求弦矢自乘而置虛積
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冪而以矢除其虛
積與元積之并則得弦也假令矢一寸積三寸五分
矢自乘得寸添積二寸五分乃與元積相當然後減
去矢自乘之寸餘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六寸也矢二
寸積十寸矢自乘得四寸加虛積六寸與元積相當
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十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八寸也

如不以矢徑求弦得積而遂以矢徑求積則矢每寸
截徑寸二分五釐而以矢自乘再乘以乘截餘之徑
為徑積然後以徑約積而以積與矢自乘之數相乘
添入徑積合為積冪而復以約積自乘亦與前積冪
同數則積亦可得矣然不如得弦而後得積之為簡
捷也至於殘周與弦求矢則亦用半弦自乘為實而
約出矢數以除半弦冪而加矢為徑乃以徑補出全
周之數而以半背數除半弦數餘為半背弦差恰得
矢之定差則矢可得矣假令弦六寸殘周二十三寸
八分則以半弦自乘得九為實而約出矢一寸以除

實而加之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
背三寸一分除半弦三寸而餘一分恰得一寸矢之
定差則矢一寸也又如弦八寸殘周二十一寸二分
半弦自乘得十六為實約出矢二寸以除實而加之
得十寸為徑該周三十寸除殘周數得半背四寸四
分除半弦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
二寸也數雖如是而起算極周折惟求之弦矢徑三
相權則其數可準盖徑矢求弦則以矢減徑以矢乘
之為半弦冪徑弦求矢則以半弦自乘為實而以徑
為益方以矢減益方而相乘除實亦是以矢減徑以

矢乘之而得半弦冪也弦矢求徑則以半弦自乘以矢除之加矢而得徑由是三者輾轉求之則是半弦冪中減却以矢減徑以矢乘之之定數以是約出矢徑而因徑以為周減其殘周而得背以半背與半弦相較而得差恰與矢之定差相同則矢數無所失矣其有不合則更約之此數雖若渺茫然畢之於以矢減徑即以矢乘必須與半弦冪相當則亦未嘗無繩墨也此意玄之又玄非至神莫知也積也矢也徑也弦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為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圈而中含錯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

分法論

差分方程盈朒粟米總是一分法也物有多寡價有貴賤兩物相形巳知物之孰貴孰賤各有定價矣若使兩物總共若干兩價亦總共若干則兩物混雜雖則兩物混雜而總價固相差也於是以價權物則因價之貴賤而差之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兩物相叅伍之總價若使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則兩價混雜而物數固相形也於是以物權價則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之貴賤謂之方程方程者言物價相檢括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朒盈者有餘朒者不足盈朒者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雜不可見之數以撥末顯而窺全錐也假令物共若干兩價共若干兩物混雜而法有不盡於差分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總是貴物則原揔價不足若干總是賤物則原總價有餘若干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不足之數乘賤物以有餘之數乘貴物兩物各得其所乘之數以為實而并有餘不足之數以為法而各歸之則物之多寡可得矣此差分之

盈朒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兩價混雜而法有不盡於方程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此賤若干彼貴若干則原總價有餘幾何此貴若干彼賤若干則原總價不足幾何於是維乘以齊其數以有餘乘此貴彼賤亦以不足乘彼貴此賤令兩賤自相減而貴自相減為實有餘不足亦自相減為法則價之貴賤可得矣此方程之盈朒也差分以價權物方程以物權價差分露價而混物方程露物而混價露價而混物故以價相轄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

盈朒通乎其間矣至於物有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以粟易米則以粟率乘以米率除以米易粟則以米率乘以粟率除以貴物易賤物則以貴率乘以賤率除以賤物易貴物則以賤率乘以貴率除以賤物易皆以本率乘以所易之率除謂之粟米者因粟米以名諸物也

六分論

數欲以繁而從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也於是有約分之法則以子減母以母減子至於等而

後止等數者母子之數所共止齊也必相減而後得之所謂減損求原也然後以等約母以等約子而繁者簡矣數有以少而合多以聚其零散亦有以少而減多以較其多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合而減也於是有合分課分之法分母不同分子亦異於是母互乘子以齊其數假令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相乘二分之母數本少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為四則雖少而多三分之母數本多也與子之數相乘而為三則雖多而少一互乘而衰多益寡之義著矣諸分皆母互乘子而合分則相併以為實所以為合也

課分則相減以為實所以為減也其實有相乘相減之異而其法則皆以母相乘蓋其始皆母互乘子以為實則其母亦互相乘以為法也合分覩其所總而聚散著矣課分覩其所餘而多寡著矣數有多寡損益以取平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數平也於是有平分之法亦母互乘子而副置之其一相併以為平實其不相併而據諸分之位數凡幾謂之列數名以列數乘其不相併之分子以為列元是三位相併則以三為列數原是四位相併則亦以四為列數以三數乘不相併則亦與三數相併相當矣以四數乘不

相併則亦與四數相併相當矣但相併則諸分總得其相乘之數不相併則諸分各得其相乘之數耳以各較總而有餘不足見矣故平實者總也列實者各也非總無以準各非各無以自準有總有各而有餘不足見矣列實有餘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減數列實不足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益數減有餘之列實益不足之列實皆齊于平實而後止是若齊於總也於是以諸母相乘猶之母互乘子也亦以列數乘諸母之相乘者猶之列數乘諸分子也則分母恰與分子相當以為法以命平實而諸分平矣乘分者乘法

之有分者也除分者除法之有分者也共乘分除分皆用通分法假如有銀十兩三分兩之二則無分之全數與有分之零數相碍而不相通於是以分母三乘全兩其十兩得三十分帶分子二共三十二分所謂分母乘其全分子從之也通分則全數與零數均為一法而不相碍通分之後乘分則以各通分相乘為實分母相乘為法除分則以實分母乘法以法分母乘實而法與實之數始相當而無偏亦所謂變而通也筭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法之為難然必精於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

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

天地之間聚散分合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地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而天地判合則氣發洩於其外判則氣凝結於其中其分所以為合也兵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分不分謂之縻軍聚不聚謂之孤旅然聚易而分難其分所以為聚也韓信多多益辦兵家以為分數明也數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聚小以為大謂之乘散大以為小謂之除聚小以為大則無畸零不盡之數散大以為小則多有畸零不盡之數矣是以乘法省而除法繁乘法易而除法難也可知矣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目録

卷之一

策誥議表

廷試策一道　　工部侍郎顧璘誥辭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奉　敕視軍情陞通政司右通政謝表

謝　賜銀幣表　　謝　陞巡撫表

謝　賜銀幣表

卷之二

奏

告病疏　　請　皇太子受朝疏

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　　條陳水運事宜

閲視軍情首疏　　三沙報捷疏

海賊分道侵突疏　　三沙賊遯疏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乞留餘塩疏

鳳陽等處灾傷疏　　清逛兵疏

擒獲潰兵及奸細事疏

卷之三

公移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目録畢

廷試策一道

御批 條論精詳殆盡

臣唐順之

臣對臣聞保民所以格天也正百官所以保民也振紀綱所以正百官也何則君者代天理物者也百官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以共亮天工者也百官弗正則下有倒懸之危而莫爲之恤上有子惠之仁而莫爲之施而欲民之安也不可得矣紀綱弗振則憸邪者或以矯飾取容循良者或以朴魯見黜任者不必賢賢者不必任而欲百官之正也不可得矣故曰君得臣而萬化行言安民在乎能官人也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言官人在乎振紀綱也立法以任人任人以安民則人心和而天地之和亦應矣于此見上下交修之責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蓋自古帝王敬天勤民以致天下之治者其要端在乎此而不可易也我
皇帝陛下上畏

天變下究民隱
臨軒一詔于知人安民二者拳拳焉臣知
陛下此心即殷湯桑林自責之心也即
高皇帝仲夏不雨席藁露坐之心也臣雖至愚其于官吏賢不肖與夫民生利病之原則草茅之下嘗有感於中久矣况當
清問之勤敢不悉心以對乎臣謹稽之洪範徵之春秋大抵政善民安則嘉祥生政荒民困則災沴作天降災祥在德吉凶不僭在人
陛下敬一以昭事中和以立極宜乎休徵至而六沴消矣而顧有不可以常理測者蓋雖
天心仁愛欲以助
陛下宵旰之憂而隆嘉靖之治意者民之危苦無聊所以感傷和氣者亦容有之乎
陛下蠲租以阜民財賑貸以周民急恤刑以蘇民命天下之至仁也其爲安民計者至矣親賢去奸以別取舍行久任之法以圖治效天下之至明也其爲官人計者至矣而民未必皆安官未必皆得其人者意者賢否倒置授任失宜勸懲未著知

聖策所慮者亦容有之乎則夫振紀綱以正百官以
安萬民信不容緩也臣觀知人安民之謨始自
虞廷發之臯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分之以
三德六德皆以廣知人之旨也詳之以惇典庸
禮皆以廣安民之旨也要之官得其人則善政
行而天下蒙其福官匪其人則横政行而天下
受其害約而言之非二致也哲也者成其惠者
也知人非哲弗能知人而至於能官人則非紀
綱之振亦弗能也紀綱也者濟其哲者也雖哲

如堯舜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内則九官
十六相以爲岳牧之倡外則四岳十二牧以任
總領之責規爲精密斯哲有所寄而其爲哲也
大矣哲大而惠斯大矣仁急親賢知急先務此
之謂也勲格上下治底平成由此其致也是故
陛下欲弭災沴則莫若安民矣欲安民則莫若正百
官矣欲正百官則莫若振紀綱矣紀綱之所以
振者臣雖不能悉擧請得以其槩言之其一曰
精監司以察守令臣按永樂中
大宗皇帝諭蹇義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

吏部選授皆出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所行
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
官到任半歲之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
聞臣願
陛下先昭大訓精擇監司或得於群臣之公舉或得
於
睿鑑之獨照必其風采素著秉節剛烈者而後任
之其旣也果能激濁揚清不畏強禦者量加旌
奬其徇私容奸及蔽賢不擧者量行黜責不但
以得官吏之賢否而因以爲監司之殿最監司

憚憲典之嚴孰敢不竭力於旬宣官吏恃監司
之公孰敢不勞心於撫字監司賢而守令亦賢
矣其二曰清銓法以彰黜陟臣按成化中大學
士丘濬議曰
朝制三年天下官吏賫册來朝六部都察院查其
行事未完報者劾奏之以行黜陟後因選調積
滯設法疏通之術憑巡按考語不復稽其實迹
録其罪狀立爲貪暴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
祖宗初意况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素行不謹不
知何所指名何以厭服其心哉臣願

陛下修復舊典申戒銓司核功過勿循資譽量才能
以責名實曰貪暴必指其爲貪暴者何如曰不
謹必指其爲不謹者何如則人不得飾名以求
功而亦不得巧文以避罪矣其三曰信賞罰以
激人心臣聞之有官而無賞罰是無官也有賞
罰而不足以奔走天下是無賞罰也今也循資
而擢之累勞而進之人將曰我資我勞固宜然
也富貴爵祿皆若其身之所自致而效報之心
薄矣奸吏浚財大刻於民而恒幸其不敢露也
不幸而敗露也則止以罷免而幸其不及於戮

辱也則僥幸之心滋而莫知懲創矣臣願
陛下離照旁通乾剛獨斷政績顯著雖待以不次之
位而不嫌於躐等貪汙有狀雖加以五刑之誅
而不嫌於傷恩或璽書勑勵如漢家故事以收
其全功或戴罪供職如
大誥中所以處置朝臣者以責其後效用不測之刑
用不測之賞以奔走天下而後可也其四曰信
命令以敦實惠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易曰
渙汗其大號臣竊謂
陛下有卹民之美意而有司奉行者之未至也

陛下嘗下詔曰蠲租矣賑貸矣卹刑矣然有司之於
民也則徵催之苦極矣民之斃於饑斃於刑者
過半矣上德隱而靡宣下情迫而莫救凡以此
也臣願
陛下嚴慢令之戒重沮格之罪限某日至某所于某
日蠲租于某日賑貸慢違者必坐以罪而不少
姑息焉則庶乎不爲虛文而民皆霑實惠也此
四者皆以振紀綱而盡官人之道以爲安民之
本者也若夫除盜賊禦夷狄固爲安民者之所
當務臣以爲其要亦在於得人而已夫民之爲

盜賊者豈其本心哉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知
耳故曰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化也
陛下得良吏如龔遂如虞詡者而任之威信所孚則
足以折其氣仁恩所被則足以結其心勸相有
方則足以安其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天子
有遺守在四夷今之諸夷乘間竊發侵擾我邊
陲虔劉我民人信可患也臣則謂所患者不在
夷狄而在我中國之無將耳蓋今之所謂將者
取諸世胄取諸武舉非不可得人也惟紈綺之
習或未熟於經畧弓馬記誦之材或未足於奇

正之變也臣請
陛下行蘊淘之說令大臣各舉所知勇而有謀可以
出入險阻者然後賞之以治兵寄之以邊障養
其望專其任而良將可得矣將良則士練而邊
備飭矣至於財充而食足此亦百官有司之事
耳百官得其人則經理有道儲畜有方而邦之
財可充斂散得宜補助以時而民之食可足要
不足以煩
陛下也以此言之紀綱克振百官之所以正者此也
民之所以安者此也

天心之所助順而反災為祥者亦此也抑臣猶有
獻焉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則人國立政之
本而身尤取人之本也朱熹曰紀綱不能以自
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則心者尤立紀綱之本也
臣伏讀
陛下敬一之箴則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而為知
人安民之要機者固自有在矣惟
陛下始終此心弗以隱顯異其功弗以久暫易其守
弗以宴安荒其志必講學以涵養此心必親近
君子以維持此心由是心純而賢才輔己正而
物自正將不待於黜陟之及其身而風聲
氣習之所加衆正遂彙征之願群邪沮竄睨之
心亦其勢之必至者矣故以之知人則其知如
神者也以之安民則其仁如天者也以之除盜
賊則如舜之玄德在上而寇賊奸宄者自消也
以之禦夷狄則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王
慎德四夷咸賓而禦戎之上策在乎此也即董
仲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遠近一于正而罔有邪氣干其

間者也即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而天地之和應者也即劉向所謂衆賢和於
朝萬物和於野而和氣致祥者也由是而三光
全寒暑時天地位萬物育天不愛其道地不愛
其寶諸福之物畢致而王道終矣則夫知人安
民以臻盛治又在
陛下此心轉移間耳臣不勝拳拳忠愛之至幸
陛下垂聽焉臣謹對
誥
工部侍郎顧琇誥辭

朕祇承二聖懋建寢陵雖徙邑置園已擴藩維之舊而豐碑大隧未崇無上之規義取必誠朕不敢儉顧式昭軌物裁自朕心而董課章程須資石畫爾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顧璘以宏才素勁逸氣望于江東通者伏節寨帷奠茲南服飭吏事以文學衆論久歸借小宰於司空朕心簡在昔瀕上之役僅及因山不墳而曲亭之營至于糜夫夜作或靡而不就或約而難遵惟爾節羸縮以輸材量簡繁而作衆遂使三泉下錮倏若鬼工百雉外環屹爲天險嗚呼豐沛湯沐之邑昔賴底綏嵩湖斂鬯之藏茲惟鞏固恪勤屢著報賚用彰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爾尚底於厥績慰朕孝思經營告成爰効股肱之力大僚有報益輸夾輔之勲往惟欽哉

父

昔詩人美召虎宣力江漢之間本之文武而當時策勲懋賞亦上及召祖著於大雅以爲美談朕嘗嘉悅此道今工部左侍郎璘爲朕經營顯陵是璘有勞于我二聖也爾封吏部主事某則璘之父朕不忘詩人召祖之義是用有以報爾惟爾含章可貞積善是宜不當其身發之于子翊我國家特贈爾通議大夫云爾其有知尚欽承朕命

母

惟爾封安人楊氏乃某官某之母嫺于內則以有人子　朕累著祔安　慈聖懋建　寢園傳不云乎帝王親以及親以廣孝也矧璘寔董茲役懋著勞績慈聖之靈亦昭鑒爾是用推及其母贈爾楊氏爲淑人錫類之恩惟璘亦有劬勞之報時乃休哉

祖

傳不云乎積厚者流光高門之祥效於三世爾顧誠乃某官某之祖楙行鄉閭不求聞達亦既有孫服勞王家朕茲贈爾爲工部某云嗚呼積善之慶豈惟其身是圖惟其子孫之紹匪躬之勤豈惟其國是爲惟其祖先之光爾尚服茲休命

祖母

令甲自三品而上得推恩其祖父母以優勞臣廣孝道也爾陸氏乃某之祖母陰德克脩高年令終列鼎之養沾於生前彤管之褒久而無斁茲特贈爾爲淑人尚歆承之

妻

昔在周時諸侯累功積行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

有之鵲巢之詩所爲作也爾某官某之妻某氏婉德君子閑於厥家有雞鳴解佩之誼朕用嘉爾茲封爲淑人嗚呼闕狄之錫既彰爾賢石　之賢尚期于後

議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議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説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

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謙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顔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

有在所否者矣而况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董之疏而未醇者乎然且群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説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肯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　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

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雖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　朝理學之一關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証也而國又自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証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

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
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證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
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
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
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　明興且二百
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璧宮
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
彰　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
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
之苟為聖人之徒者猶宜授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真

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
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
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假然於累代群儒之
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為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
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
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
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為師者之證也其釁器舍
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齊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
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
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

國時許衡實為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
者莫如衡而我　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
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
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
從祀臣竊以為不然夫聖人所為作經者何也以摹
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
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
心絕不肯為六經註腳者莫如陸九淵
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　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
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為功矣況瑄所著

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
也其為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
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瑄
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
又以為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
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群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
授受故其興起為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
立為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
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
能昴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嘒然而見微顯闡

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倒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
典者也故臣以為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論臣愚
昧死謹言

表

奉
敕視軍情陞通政司右通政謝表
經畧海隅外則爪牙之寄出納
帝命内雖喉舌之司愧以微才叨茲重任竊念島夷
為寇海邦荐驚庚戌戊午首尾垂及十年南粤
東齊繹騷且亘萬里數戰數勝我雖已獲百全

之謀一歲一來賊竟未有終身之創相機剿撫
秖謂權宜大計兵財莫如經制向非識時務而
可致諸用何能佐督府而克成厥功臣頃以兵
戎起於罪謫薊門閱武未封松谷之關冊山視
師莫繫島酋之頸介胄兩窺敵壘作士氣之衰
騰樓船五涉驚波窮賊蹤之來去雖不敢愛身
而辱
命亦安能決策以除殘顧賊尚揉於三沙功未收於
一鼓罪戾是懼任使奚堪悉中機宜誤督臣之
特薦同經兵務銜
聖筆之親題峻其階資俾之展布在古文臣建閫或
以權任經筵而儐師大將臨戎或以章奏墾隔
而敗事臣任同總師官係納言　錫命俯頒董
熊羆之入校軼門仰矚通虎豹之　九關戎衣
真插侍中之貂　朝位已厠諸卿之棘慮益非
據　恩則逾涯茲蓋伏遇
皇上并包華夷如
天地之能容庶類旁招俊乂如江海之不擇細流經
營四方有臣曰虎儐宣　九命任官惟龍詎意
樗材亦塵器使臣敢不仰體

聖明之異眷期與督師而同心勉竭短才共圖長筭
土著可練不用徵兵於四方倉粟有儲亦免饋
糧於千里百艘萬隊永清東海之波三島十洲
並獻
南山之壽建牙責重敢忘枕甲於師中懸
閼情深猶冀鳴環於門下

謝　賜銀幣表

簡書將命慚江海之無功　御府賜珍忽帑詞之兼
至謹服用而勿替示將士以為榮臣感激感激
頓首頓首恭惟

皇上模範兩儀文明六合行健不息乾坤垂黃帝之
裳挺命無疆法象式禹王之門四夷酋長咸襲
衣冠九牧荒遐舉修職貢蠢玆島寇竊敢弄兵
上釐
廟堂亦爲旰食裸身突髮毒我東南者十年濡首焚
舟殲之海隅者百級是皆
帝謨之丕冒日出豈云人力之敢貪
天功況於微臣尤居末品廿年丘壑已甘衣白之夫
一旦遭逢猥被橫金之　寵分符閫外兩轄鉞
臺　錫命師中三章赤芾誓清豕突幾涉鯨波

方圖稍效於涓埃詎意仰承乎濡露顧將士之
勳可紀臣則安有微勞督撫之賜有差臣亦濫
叨一
上賞褭蹏出職金之篋非布非枲羼補分司服之歲
載緋載綠頓增中戶三家之產且適窮海四時
之溫昔漢帝寵帷幄謀臣徒誇金溢宋祖賜征
南將帥祇羨貂衣獨以庸流叨承
寵賚遂使散金酬士不藉私財衣繡臨戎爭看命服
臣竊愧
恩深力淺任重才疎敢忘伏戕益思敵愾金常在槖

與貞心百鍊而弗移服不離身恍
天威咫天而如見至於捐貲購敵挾纊撫軍奮不爲
家今日未敢出賜金而買宅服以拜賜他時尚
當肅容觀以趨朝

謝　賜銀幣表

馳南驚北微勞未效於涓埃函一襲三
恩賜特昭乎法象身雖遠　闕忽承咫尺之
天頒祿已浮人載頒服用於
御府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竊惟蠢玆島寇敢肆狂
圖幾年構亂於東南今歲寔繁於淮海雖師武

臣力卒就殄殲而豕突鯨奔已深荼毒民之穡
組爲賊累包民之貨錢充賊囊槖臣奉　簡書
而視軍情同總督而理兵事未能爲百姓保穡
組而乃　賜服於司衣未能爲百姓護貨錢而
乃　賜金於　內帑加以幄中勝算閫外擒戎
則總督宗憲之遣援應機提督李遂之臨陣決
策顧臣何力之有亦叨克咸厥功感不勝慙勞
豈堪錄玆蓋伏遇
皇上　包天地以爲度使人不求備於寸長　體堯
舜而用中勸功特致重於疑賞凡在曾援枹之

列均獲不踰時之
恩六幣相承本出染人之朱綠一鎰有半叨分土貢
於荆揚貯以滿篋既生壯士之顏色服以耀武
弐增繡使之威容臣敢不賦無衣而脩戈矛夙
夜不忘乎敵愾懸重價以収策責群力畢屈於
紆籌集諸將校射而分金尚恐輟乎
天賜逖三軍深寒而挾纊或能賡乎
聖恩伏願　陶鑄華夷黃河帶而泰山礪　彌綸造
化玉衡正而台階平
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謝表
溫綸溶錫歳敢冀於三遷椎鎮特分官遂叨於
獨座仰思
恩賚之深厚益懼才力之迂踈臣感激感激頓首頓
首竊惟
國家託重而恃力要在撫臣人臣緯武而經文更如
提督但事體一同所職而建置各有攸司浙福
兩臺本非為盜而祗以禦夷鄭贛二閫無與于
夷而專以弭盜特承兼
勅維是此官加以　陵寢尊嚴　畿輔要害二山

狼福分南北惟今海賊咽喉兩州徐宿亘東西
自古姦雄窟穴非得熊羆不二心之士曷堪鎖
鑰膂千里之邦臣樗櫟散材策非韜虎韋縫寒
士力不傳雞秖綠兵事而起家遂欲行間以自
效義同解鬬寧辭被髮而纓冠楨切除兇恨不
寢皮而食肉敢謂過家門而忘入徒然對郊壘
以多慚視師無功顧臣自知其罪轉官太驟惟
皇上入聖克優勤民愈切無外之治既守四夷有征
之師不忘一怒特聽鼓鼙而思將帥遂
賜節鉞以寵儒臣臣敢不益竭愚忠上酬　殊遇

但以閩閫之杼軸已盡恐桴鼓之易鳴島嶼之
氣祲未銷懼海波之再沸終歲急捍夷之備百
方塞致盜之源受午羊而求牧芻敢云立視其
斃戮鯨鯢以為京觀更耻與之俱生撫順摧強
誓竭股肱之力清河宴海冀寛　宵旰之憂錦
繡名城拱極常瞻乎
京闕鬱葱佳氣周廬永護於　寢園
謝　賜銀幣表
神功點運醜類雖既遁而復擒
天賚寵頒臣子獲記功而宥過對　賜函而感涕摔

在笥以驚惷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伏念臣鉛
刀微器機線短才謬承韋弁之司忝厠金戈之
役南沙逸賊雖云帥臣之失律而臣則厥罪惟
均劉莊破巢實維驍將之先登而臣則何功之
有僅免鑠黃金於衆口秖堪褫鞶帶於一朝忽
荷璽書之洊加禮先諸將兼承金帶之三錫數
並督臣襃號出御府之珍永以為寶另繡炫天
孫之錦豈曰無衣用飾軍容敢希方叔之命服
以收諜間詎比陳平之賜金幸免不衷更慙浮
食茲蓋伏遇

皇上垂衣衍有道之長疑冏弘無外之治皮服卉服
悉是隸臣荊金揚金咸修禹貢獨此倭夷之倡
亂特厪淵衷俯念文武之宣勞式頒
大賚遂令末品亦荷
殊恩臣敢不仰戴　鴻慈益圖涓報懷金勵志縱
百鍊而不渝挾纊推仁雖一寒而必稹冀膺功
之可奏豈憚衽金僕暮齒之未衰尚期衆華伏
願鑾夷戎狄盡歸神化之鑪錘禮樂文章益廣
聲明之衣被

新刊荊川先生外集卷之一

新刊荊川先生外集卷之二

奏

告病疏

翰林院編脩臣唐某謹奏為久病乞恩放歸調理
以圖補報事臣聞人主度能而官人人臣量力而
任職是故上無虛授而下無曠事臣某本樗櫟粗
材過蒙
陛下甄錄使得待罪翰林此寵榮之至極而臣子所
宜悉意委身以效報稱之日也不幸臣有狗馬之
疾往年秋冬之交觸冒霜露始自皮毛轉客臟胃

浸淫關膂壅而不散痰火怔忡胸脅諸證時時有
之此時臣方奉隆旨與從史館讐校之後故不敢
遽以病為解迺不意沉痾日甚漸不自支臣嘗究
醫家之說大率言人身惟精氣神為主心動極則
神馳神馳則精搖精搖則氣耗損迺至客邪干隙
而入之百病作矣故云上醫醫未病若臣所坐病
根抵深矣居嘗自念恐一旦顛仆上負
聖朝奬養拔擢厚德故敢以微軀乞于　陛下如蒙
敕下吏部憐臣病狀容臣歸家稍就醫藥萬一仰
徼天恩復得齒于完人則臣固當再覲清光竭奔

走之力以効涓涘之報如遂廢不可復用臣亦得
沒齒隴畝死無所恨臣冒瀆
天威死罪死罪臣不勝㲀㲀願望之至為此具本
請　皇太子受朝疏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
有臨莅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
伏惟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
儲二之位以繫宇内之心者貳載於茲矣褒以
儲躬　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歳時　令節及　千

秋慶　賀皆令進　箋内庭此蓋禮出從權時將
有待今　皇天廸保　睿算日昌雖　龍德尚韜
而　麟姿益茂至於來歳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
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　天都懽欣交通於萬
國咸思望　元良濬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
曲成範圍之大徳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　文華
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
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荅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
願
陛下俯鑒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敕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
鑾輿麾伏一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豊美以
飾釆章而聳觀聽共　青宮内外侍從禁衛一應
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専羽翼而資保
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
應律之候群臣詣　奉天殿朝　賀禮成即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　離明之照盛於兩作前星之曜增輝紫
極而内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
覩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
對揚

聖天子詒謀燕翼之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臣愚不
勝惓惓祈望之至
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陛下洞鑒邊臣玩弛之弊欲補兵練兵為邊境久長
之計甚盛舉也臣愚昧踈闊不足以備使令夙夜
祗懼不敢自寧臣謹會同山海關巡關御史王漸
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嶺馬蘭谷又東過
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
者非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

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
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
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爲區者叁查得原
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
十五名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
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
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又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
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
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三枝共九千名其各區原
額見在逃亡老弱花名細數容臣等造冊 奏繳

外臣竊惟致弊之端兵之缺額之故易以見而兵
之不練之故難以尋至於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
練兵則難故臣竊以兵之不練與練兵顛末爲
陛下陳之臣嘗讀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以
至於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唐人
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薊兵稱雄其來
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悷筋骨綿綫靡
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鬪之力士
健馬什纔二三銑戈弱弓往往而是其於方圓牡
牝五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短長

之用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尚不及戰
則豈堪其間伉壯可選者惟各關寨夜不收千餘
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巡撫標下民
兵射手數百人而已臣嘗竊惟之所謂漁陽突騎慷
慨而沉鷙者今又安在也自 國家定都燕京而
薊鎮在甸服之内百餘年來雖熱夷時有小警無
大兵革荷戈之夫含哺垂白故豢養偷惰之習日
以成而激烈踔厲之氣日以銷逮庚戌年間北虜
諸酋合謀入寇又仰賴
聖明主斷

廟堂贊議深惟北門管鑰之地
山陵
宮闕至慎至重不欲以寄於疲夫懦卒之手遂乃近
檄宣遼遠徵延固十萬之師雲排輻輳先聲所震
醜虜喙息雖則甲胄蟣虱於道途杼軸匱竭於轉
輸亦其時之不得不然也邇年寬佃流河之寇遂
兵禦之猶不能遏其鋒竟至深入往年土墙之寇
賴延綏之兵極力抵塞虜纔遁去若以鎮兵當之
誠不知其勢之所至矣然而事出從宜本非經制
練主殲客

聖諭久頒不謂自是之後邊兵徵發歲以為常而督
撫諸臣因循襲玩遂使鎮兵置而不理其居常秪
以充運灰搬石築墻之役而未嘗教之坐作擊刺
之節其有急秪以供守墩坐寨擺邊之用而未嘗
責之臨陣禦敵之事八九年間為督撫者亦幾何
人中間以練兵為説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
見總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已非一日
之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所謂專倚邊兵不練
上兵者誠如
明旨不敢飾虛竊以為目今權時之宜且可責鎮兵

以為守量調客兵幾枝以為戰待鎮兵練得一枝
精鋭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軍盡練得精
鋭士爭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不退懾屹然
足為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則望實不失
而經權兩得也軍額之曠缺既如彼練法之疏闊
又如此副參遊擊表正等至千總提調以下俱合
有罪但人之來去不常任之久近不一合無
勑下兵部備查前後諸臣在任日月分別輕重具奏
至於督撫總兵諸臣職在總領關係尤重自嘉靖
三十年以後曾奉

明旨者俱屬誤事其去任諸臣合
勑兵部查奏竊照今任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
馬佩等既承
明旨却昧壯猷但知番戍遠調足辦目前不思蒐乘
詰兵用圖久計一卒不練
聖鑒甚明三萬缺籍與守安在逆使徵兵給餉役費
無已勞師匱帑誰任其咎以上諸臣歷任則有淺
深誤事俱屬有罪但近奉
明旨今防秋已近責限王忬歐陽安等刻期嚴督操
練防禦惟俟防秋之後

聖明自有定奪臣不敢擅議緣係遵舊規
請明調遣以重防秋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壞則易而補綴則難故
敘補兵之説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
築墻工食及邊粮之説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閱軍薊鎮究軍所以多逃

亡之故皆曰邊墻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頬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賠販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時旬撫月賞悉出窮軍將官侵尅毛蓬剝削文吏盤黙番增漁援窮軍生計止是月粮斗剖升除而月粮得入軍腹者幾何矣至如召募之軍多非土著不緣身迫窮窘誰肯自同罪謫衣粮既不滿望工作又盡其力勢如鳥徙亦何足惟兼以石塘古北本號苦寒地既虜衝土尤磽确哨守之勞已甚資生之計畫無原與逸肥之軍一切衣粮不異是以募軍之逃尤甚於他軍而石塘古北之逃又甚於他處也竊惟　國家恩爪士以冀死力豈欲縮其口食以饜餓豕之私朿而又奪其生計以佐設險之公費乎且國家歲出築邊銀數十萬兩而又令窮軍賠貱歲給撫夷銀三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説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墻工自須别議至於撫夷之費合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　國家歲給殺用則已不殺則請於
朝廷别為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粮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於苦寒之輩緣軍士衣粮普天同

例縱欲加厚其道無由臣思得一説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薊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盖因本鎮米賤權為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糴之貴賤因地腹瘠假如腹裡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柰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户部量地均筭自薊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　國計則本分之外毫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援此為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横嶺事例每年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恤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攖以徽纆循難保其不掊鎖而夜走也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薊鎮之兵自内地衛所抽往邊關營之泉貨衛所乃其出産而邊關是其轉輸處其逃邊關而潜回衛所則衛所實淵藪之區轉輸有缺責之出産逋逃不獲問之淵藪然而逃軍往往不補者盖是營衛互相推調營官則曰衛所窩逃軍納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營官剥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柰何也營衛本為一

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
兼制營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
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
勑一通以補軍責之兵備其營官之剋削與衛官之
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
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
官補軍之多少與營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為兵備
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
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
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

正軍於勾補之中寓操充之法大率務如原額而
止然缺之於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太急則人情
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
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責之其亦可也
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邊緣旁
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操簒遠軍當時操若迫於
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
所營房亦無見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
所此輩往往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遣既久
及瓜之代無期齎送屢空衣鞋莫繼始於潛逃馴

致久逃捴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
隨逃逃解相仍徒滋煩擾近者督撫開移遠就近
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
見其情矣臣以為不與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
若與改編則又恐狃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
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為兩班一班備春一班
備秋或并為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
向之終身逃竄孰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
終歲浮寄孰與得半鄉之閒既可稍近人情又不
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

食焼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
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顧募半軍待
本處募軍足數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五
百里之內及舊額之軍不係以後操募者自補原
戍處所絕不得援此為例
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為功則民不困
而事易成今薊鎮民力亦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
薊鎮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也查得永平府志書
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
二千五百名可見徵甸民兵原為被虜而設也即

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爲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分爲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督之兵備而隷於巡撫閒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粮而已此爲官不增粮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名原爲薊鎮而設今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而徵其功食以爲本鎮就近顧募之用則山東民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萬餘兩就近可顧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

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爲本鎮募兵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顧募三千人此亦爲粮不增於官帑賦不加於薊民而坐得兵萬餘人也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兌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不必給薊薊鎮之馬免於解京互相抵兌兩爲便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而事易成者也

一處班兵竊聞聚兵者先料其食薊鎮主兵若足原額將及十萬即使月粮一半折銀亦須本色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該支行粮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粮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粮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主客之馬費亦如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爲增費在薊鎮則爲省費也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爲省費在

薊鎮則爲增費也今欲米不增於薊鎮兵不煩於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得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於班軍原衛抽補餘丁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閒時則於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即與僉補此其粮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邊工費自來邊墻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練所謂墻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頗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墻二丈每墻二丈又該官給塩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穀築墻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墻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墻十四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槩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墻獲早完彼

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之間而其利如此

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薊州倉粮遮洋總二十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錢以為九錢一石徵銀而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與軍皆有羸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法曾不慮及歲有豐歉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饉一石折色不足以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今况自古轉餉以人權米以米權銀必三相稱乃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虜聚兵甚少故歲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得巳則究運京師脚價轉多驛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復本色為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貴難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於造船漕卒諸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即是今日欲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牘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年給軍之外餘粮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

加折盖嘗覽史記貨殖傳載諸富家多積金帛而任氏獨窖倉粟遇歲饑諸富家金帛盡折而入於任氏趙充國亦言湟中糴米三十萬斛諸羌不敢動矣諺曰小可喻大田舍翁作家與老將籌邊未嘗不以多積粟為先務慮至深也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粮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粮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剝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墻軍

遠出支糧嗒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為邊
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
而卒莫有為之處者戶部重惜脚價也臣竊計之
灤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
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脚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脚
價可六千餘兩而足 國家歲為薊鎮費銀百餘
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訴又使虜得
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
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脚價六千
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

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戍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脚
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灤東等處大率十
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州而
糴米三萬於永平本處則脚價亦自不用即以減
存脚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五
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即以此
脚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糶收其羨利還充脚
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出於
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則是
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

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薊邊安危薊邊安危係畿
甸利害非可容易且夫薊鎮猶之家也以兵為墻
垣而以屬夷為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為爪牙而以
屬夷為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共九條臣欽
奉
敕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迂闊書生軍旅未學豈足
仰承
聖意亦效愚者之一慮而已伏惟

聖明裁擇
一責大帥以主練夫軍旅之事非可以人人而能
也至於變疲卒為強兵卒能以積弱之餘雄冠一
時者自古以來其人亦僅僅可數何者其規模闊
大必有廓舉驅駕之氣其工夫精細必有沉鷙縝
密之處所謂精神折衝者而後可以語此耳薊鎮
之兵積疲久矣自庚戌虜寇以來所恃者邊兵而
已鎮兵止以充擺牆守垛之數如偶人之持挺耳
今
陛下責鎮臣曰練兵鎮臣亦唯唯曰練兵倘或異時

邊兵既散虜患卒至而後知鎮兵之僨事也亦已
晚矣是則今日邊臣易以任其責而異時稱罔誰
與同其患雖重罪邊臣其何益之有與其懲既往
之躭誤孰若慎將來之責成請
陛下聖明洞視督撫諸臣與
廟堂再三斟酌其人必足以任此而後以付之使其
人亦自以先責之言陳於
上曰幾年而後鎮兵可精幾年而後邊兵可罷而
陛下因以考其成則所謂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
者也

一定匯帥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彊國之臣
尤更不可數易臣至薊鎮問其㕘將則曰到任纔
數日也問其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
防秋竊以為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
僨事難矣况欲練兵為長久計乎請以防秋之後
督撫諸臣遍閱㕘遊等官匯別具　奏其不才者
而黜之其宜於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
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
人以聞而內地選愞未嘗見虜之輩與油猾鑽刺
之人一不得與其間

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匯各定㕘遊一人以為匯帥是
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但得邊將庶幾練
鎮兵為邊兵也其人既定約以三年為率不許陞
調非有大罪不得輕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亦
即於本處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
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關寨等官亦准此為例如此
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於練士其
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
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明賞罰以勵士夫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為

戲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
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
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
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
而無不如志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畧可見也請於
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
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
軍令所謂鞭扶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
之以示威或聯為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
自肅至其臨陣庶幾畏我而不畏敵矣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婢者也今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綏遊兵則勢未能遽罷虜人所憚惟綏兵耳宜及綏兵之未罷雜之薊兵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綏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綏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綏兵下營走陣遏虜鏖戰之法至於號衣語言無一不效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綏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懾則異時邊兵雖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憚綏兵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衣語言無一不與綏兵同使布滿薊邊者皆爲綏兵一旦奪其所易而讐之以其所憚此亦攻心之一奇也

一備選鋒夫諸軍雖是一般教練而力有勇怯心有靈蠢不能一律而強同故必有軼材異能爲衆所服者兵家亦有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者聚爲一卒援距伸鉤洞遠貫堅聚爲一卒詗辨機巧能移人意者聚爲一卒等類其能既爲衆所服人自不敢望與之同而將官亦每厚遇之糇糧之外時有給賞解衣推食亦不自惜乎居則以倡率同輩踴躍起功臨戰則以先登陷陣出奇破敵此軍中鼓舞駕馭之術也昔李德裕爲劍南節度使建籌邊樓選異能之士取弓人於河中取弩手於宣潤一弓弩之技不憚數千里而致之此又在帥臣識量何如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於　中國者火器也　國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朗機子母砲快槍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肩鼻無不着者捷於神槍而準於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於中國而　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造數百管其鍊鑄既苦惡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爲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放者數人至京師
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閲法夫營寨官練成營寨兵而閲之匪帥匪
帥練成匪兵而閲之督撫其亦可矣乎未也臣竊
觀
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平之後武備寖弛以
啓戎心而定為
御前閲試之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閲而
嚴賞罰之載於會典者可考也薊鎮近在 輦轂
下耳請於塞垣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
京師 令大臣於教場閲視其果練與否而
明詔嚴賞罰之其機發於堂陛之間而風震於塞垣

之外其帥臣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教練其士卒常如
天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於演習無有敢肆欺於
聖鑒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
御百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統之以邊兵雜而教
之其亦可以為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
安知其不怯而却也宜遴二鎮與薊本相脣齒薊
鎮有事則宜遴自宜戍薊異日薊鎮無事而宜遴
有事請抽調灤東兵一枝兩枝戍遴灤西兵一枝

兩枝戍宜居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
亦雜之戰兵之間而與為犄角既嘗搏虎不畏負
隅後與虜遇自然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
薊兵戍邊是練兵之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
必鬪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用三衛為前鋒所謂以夷攻夷是以
所向如意而
文皇帝亦豐金帛厚犒之至於
累朝亦僅為不侵不叛之臣每盗北虜之馬以獻而

時時為 中國陰詗北虜
累朝亦豐金帛厚犒之後來邊臣與之力爭一馬一
紵之利以失其心是以寇盗竊發至於攻城堡殺
殺將而邊臣又不分逆順往往樸殺誘殺之是以
激而導北虜殘 中國皆邊臣不知大計不識
祖宗羈縻畜養之深意啟之變生以馴至此極也由
此言之北虜得三衛則足以蔽 中國之耳目而
資其鄉導以窺 中國中國得三衛則足以奪北
虜之鄉導而更為 中國陰詗北虜蠢茲小醜宜
無足論而邊境安危之機亦畧可見矣

陛下於貢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兩與薊鎮為撫
夷費此
聖明并包夷夏
神謨英畧同符
成祖者也今三衛雖資北虜結婚之勢而亦戀
中國歲賚之利雖或被脅而鄉導北虜以攻為寇
賊亦每效順而送哨　中國以私求貨賄雖或利
北虜之內侵而拾其棄餘亦殊苦北虜之經過而
殘其聚落所謂赤子蝎蛇勢未有定且我之邊備
三衛纖悉必知而北虜信使無日不至三衛每夜

不收到三衛首帳中無一次不見北虜使在其間
此其事誠不可不深長思也誠使督撫諸臣震兵
威以奪其心損財帛以結其心時用秘計以構其
交縱不能使之以夷攻夷亦可使必為我耳目而
不為賊鄉導此在邊臣知大計者方畧何如耳御
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又臣竊見始者北虜
寇秋今寇春以至無時不寇往年之寬佃谷三月
則寇前年之黑谷關正月則寇昨年之河流口三
月則又寇嘗竊怪之以為北虜在沙漠之外又春
月馬弱之時縱是疾馳不應至此及至薊鎮始得

其說盖把都兒打來孫二虜自嘉靖二十九年以
後牧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穴遼薊閒為路不入
九日而至牆下而屬夷一二不逞者又為之偵候
鄉導是以邊之前屯薊之灤東其患日尋而不息
也夫　中國之與夷狄譬如大家與盜賊為鄰不
處其強而慮其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
隙又使河流寬佃之失可鑑也合令督撫諸臣詳
議何計可以斷屬夷北虜之交何計可以隔遠北
虜使不得非時入寇務求長筭毋辦目前庶邊境
有金城之安而免於無時不備之困矣

條陳水運事宜
一通水運以便轉漕照得水運之費比陸運六分
而減五　國初運道自登萊達於遼東自直沽達
於山海永平薊州一運至五六十萬石今永平西
門之外濱於灤河寔通漕舟故蹟猶在而舊倉亦
多後因遼薊本處米賤而轉漕一石之費足糴本
處三四石是以本色往往為折色變本色為折色
是以海運遂無所用而罷不盡緣畏風波之故也
然海運雖罷而民間之泛海輸貨於豐閏諸縣者
則未嘗絕本猶小海不係大洋今歲夏間

聖明念遼人之飢弛海禁運米賑之
恩德甚厚遼東海運既通則薊鎮已包在內永平故
運之復寔惟其時但薊遼之人素不習海一遇蹉
跌遂做創請以厚直募東南海濱之人與直沽乂
慣海商造為海船人慣船牢自然利涉又薊鎮東
西無處不有巨川上通關塞下流通海而未嘗有
一葉之舟問之土人則曰淺灘峻石怒水暴漲蓋
臣嘗往閩浙見閩浙人舟行石罅間屈曲無碍或
掟舟碎石之上亦不畏淺也至於水之漲緩有時
水漲停運水緩通漕亦何不可前人未暇經理者

特以地在窮荒不欲費財力於無用而已非果不
可行舟之故也今密雲古北喜峯諸口皆屯重兵
則聚糧不得不多聚糧多則咽喉不得不利河運
之通亦惟其時縱不能通潮河於古北通灤河於
喜峯而潮河可通密雲省陸運五十里則先時總
制楊博疏稿具存經理亦密灤河自永平可通遷
陽營省陸運一百五十里則戶部郎中羅廷紳嘗
謂臣言之且水運一步亦省陸運一步腳價即以
異日腳價所省扣為今日疏鑿所費募閩浙之人
造閩浙之船以教其土人河功一成蓋有四利遼

城積粟豐凶有備士嬉馬騰此一利也官漕既通
商舟亦集昔時荒野遂成貿區此二利也穿渠溉
田磽瘠之地淤為沃壤此三利也渠澮滿野因成
水匱制限胡騎不得突越此四利也不然則鄴水
在旁而不知引此西門豹之所以為笑於史起也

閱視軍情首疏

題為議處倭寇懇乞
天恩差官共圖安攘以保萬世治安事臣於嘉靖三
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欽奉
敕該兵部題稱浙江舟山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

水陸兵將不肯協心効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
官閱視催督進兵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
憲及嚴督總副叅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
餘寇赳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有偏拗怠玩阻
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即指名具實叅奏治
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著宗憲多方訪拏
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及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
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
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
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以

柙東南安攘大計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欽此臣受
命驚惕不敢自寧星馳前往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至浙江省城會同總督胡宗憲行據總督軍門
中軍署都指揮僉事戴冲霄呈報於十一月十四
日官軍攻逼賊巢各賊畏懼棄巢奔舟倉皇潛遁
去訖巢中已無一賊等因到臣除攻巢節次及賊
遁蹤跡該總督總兵諸臣自行
奏報外其用兵以來文武職官功罪容臣查勘的
實及一應海防事宜容臣遵奉
勅書嚴督總副叅將兵備等官詳細區畫俱另行具

題外為此今將到浙日期并前項緣由理合具本
題知

三沙報捷疏

題為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屢戰克獲奇功事臣原奉
敕書會同總督胡宗憲督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
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畧海防臣至浙江
舟山賊以先遁謹具
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畧亦漸知
要領正欲起程復

命間忽得海上警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即趨嘉
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畧又趨吳淞所會同
巡撫陳錠亦面議方畧以為非禦之於海則不能
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
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
玩愒賊鋒方銳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命
謹遵
勅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尚英邵應魁
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參奏從重治罪及與
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能打破賊船一隻連人

船拏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賞其斬
獲首級數多或一船至三十顆以上真正倭賊首
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隻以上當以
奇功論為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臨文官下海督
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鋒不肯出洋邀擊適
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沙諸將擁兵觀望賊
得逸去往江北登岸臣知事急即從吳淞江口泛
海至崇明縣洲沙洪時巡撫陳錠即遣主簿郝壁
齎懸賞銀二千兩隨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
官軍諸官軍色動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

貼助賞功銀一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
江御史江北亦按刷贓罰助軍兵備僉事熊梓解
到月粮火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
間江北連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
李遂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
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惕懼負委任遂以海事
付托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楊尚英泊三沙洪
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即馳往杭州會
同宗憲前後討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亦從後
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報照得本

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尚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
初九日哨至三爿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
幷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
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督
勇齊進舉放佛狼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
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
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
溺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慌張隨潮沿灘收入三
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剿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
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

方幸無賊豈堪此賊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
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
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實以分殺賊勢於
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來海中獲功
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貲又滿人
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不
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啗人而人殺虎虎
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啗人而人殺虎人
不傷而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
者僅往年朱家尖之捷與今日三爿沙之捷而已

此實
聖明玄威廣運
廟堂成筭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也
臣謬蒙任使適會成功
皇上命臣爲視軍情官理合題
知上寬
聖慮其有功官員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梓都司楊尚
英把總鄧應魁楚瀛陳文髈指揮濮大有鎮撫包
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具
奏外又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

格人不知勸伏望
勅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委與擊賊之去雖易不同
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伐謀之上策再照
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
勅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成功况應援之兵四面
輳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軍門犒賞果係缺
乏容臣遵照
勅書査有漕運衙門積下輕齎銀兩巡鹽衙門積下
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碍銀兩會同巡撫李遂便
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一面具本題

知外緣係仰仗
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獲奇功事理爲此具本
謹題請
旨

海賊分道侵突疏

題爲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
散事照得江北賊勢奔突始由狼山副總兵鄧城
等不能嚴督兵船遠哨防禦以致登岸既而鄧城
及守備楊縉等又不能設策剿捕致賊屯聚散刼
及遊擊丘陞等斬獲堵截俱經總督及撫按諸臣
節次具
題外臣連得警報從崇明海上趨往浙江省城會
同總督胡宗憲計議深惟畿甸重地
陵寢密邇星馳赴援不敢寧居前後計發援兵萬餘
先是宗憲會同臣題奉
欽依用銀一萬兩分遣都司何本源把總指揮邢鎮
募山東兵三千名防守江南及是尤恐江北事急
援兵未到宗憲與臣各行文書將前兵截駐江北
聽巡撫李遂調遣殺賊四月十四日臣督發援兵
至揚州得淮揚叅將曹克新報本月十四日奉提

督軍門李都御史鈞票內開大夥倭賊已過鹽城
必趨廟灣仰職前赴聽調會同各路兵馬夾攻等
因於十八日行至地名姚家蕩與賊相近劄營十
九日辰時大夥倭賊約二千餘突衝前來本職帶
領弓箭家丁親身首先衝鋒迎敵奮勇齊進對陣
斬殺賊首二百零三顆指揮倪鎮梅三錫部下共
斬首級一百零八顆等因又據把總指揮邢鎮報
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
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充左
哨盡力夾攻部兵斬獲首級八十五顆等因又據

原差募兵都司何本源報蒙總督胡軍門鈞牌及本部鈞票着令暫駐江北聽調殺賊行至淮安適會賊至蒙李軍門調充右哨盡力夾攻部兵斬獲首級五十七顆等因臣竊照廟灣之捷由都御史李遂分布得宜成此駿功振甲臨戎盡敵而返至於左右兩哨官兵實由總督胡宗憲移江南之募以應江北之急先期發機寔合符節此寔

皇上玄威廣運

廟堂成筭本兵調度督撫同心協力之所致也又據淮揚兵備副使劉景韶報四月十六日如皋縣報續到倭寇三十餘船十六日早已到白蒲鎮約寇二千有餘竊照今歲倭寇先到者尚未剿盡後來者又復深入且賊勢更大官兵俱困等因又據劉景韶報續到倭寇十九日辰時毛兵交戰不利殺傷官兵百餘陣亡趙千户被賊越過海安鎮意西向鋒不可當本道見得事勢危迫督令進擊丘陞把總貫勇夾攻毛兵止許劄營不得浪戰去後續據報稱各營從間道復又繞出賊前大戰數合斬獲首級四顆賊復退回海安屯聚等因臣竊照江北之賊北路散入廟灣者殺戮幾盡南路流刼海

安者屯聚未散其先時失事及近日獲功官軍容臣查寔的實及未散餘賊方在併力會剿另行具題外緣係海賊分道侵突一枝斬獲幾盡一枝盤據未散事理為此具本謹具題

知

三沙賊遁疏

題為巢賊遁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照得三沙軍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錠

會

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住太倉州打發湖廣土兵三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僉事熊桴呈據遊兵都司楊尚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窮遁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躍港地方往北洋遁走去訖等因到臣臣即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至鎮江府據鎮江衛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淮吕四場報本月十七日餘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刼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

新紙牌朱提督李軍門鈞牌備仰副總兵官督同
里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停泊修理仍
分撥小船遠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
回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
用其北岸信守已諭兵備熊僉事將邵把總部下
兵船分有堵截外里職仍選便利沙裝等船十條
隻親督在西沙背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
面蹲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承管信地臣又查
得先擽盧鏜劉顯等稟稱賊已用居民車箱板造
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
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絶知賊
走江北陸將亦絶知賊到總稱風雨晦霧不虞突
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
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參照總兵官盧鏜
副總兵官劉顯遊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守
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
之功又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
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
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汛掣船入港賊出巢不能
知賊登岸不能躡致使匣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

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
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為貽禍之始鄰國為壑
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
近三沙海路不及百里于鄰之震不為不切又方
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為不深既非猝然之寇
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參
將丘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
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略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
渡海如出無人之境海賊上岸如入無人之境則
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
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
其兼總三沙之役臣與兵備熊桴日夜波濤中者
月餘自擐甲臨陣中者凡二親叩賊巢者凡一亦
欲以身激將士敵愾之氣殲此朝食以報
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為故態以縱賊為常套
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以督勵諸將有孤
委任罪合首坐伏惟
聖明矜察臣於二十一日星馳至瓜洲會同巡撫都
御史李遂撥督曹克新丘陞進兵剿賊及催督劉
顯楊尚英過江截殺外其總兵官盧鏜劉顯曹克

新等乞
敕該部論擬罪名從重處治惟復
聖明俯念尚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江
北事寧一併論
奏內邵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同總督胡宗
憲先行拏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遯走將官失誤
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條陳海防經畧事疏

題為條陳海防經畧事臣前任兵部職方清吏司
署郎中事主事奉
命差往浙直地方視軍情官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二
十五日節該欽奉
勅書內開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
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行事外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准吏部照會該本
部題奉
聖旨是唐順之陞右通政著會同胡宗憲經畫兵務
欽此備照到臣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又節奉
敕書內開如逆賊奔散地方稍寧更宜訓練土著之

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
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欽此欽遵外臣
兩奉
敕書令臣條奏臣原籍常州府人也自待罪編民目
擊倭賊之害海上事情亦頗得其大畧而未敢自
信也奉
命以來經歷海洋跋履行陣老卒退校亦徧咨訪以
所聞所見會同督撫胡宗憲等參酌議論至如臣
近奉
敕書訓練土兵臣已行文各兵備有司令其著實舉
行又如葺城堡繕器械等項係督撫之臣從宜自
為者今皆不敢瑣瑣謹據所知見條為九事以答
揚
休命之萬一今歲東南頼
皇上威德
廟堂藎議督撫運謀師臣戮力醜類盡殲惟福建尚
有賊蟠據外至於浙直沿海數千里水陸之間已
無一賊巢穴盡空海民晏然蓋十數年所未有然
來歲春汛之防不可不預經久之計不可不圖伏
惟

聖明矜臣之愚亮其心之不敢不盡而恕其詞之不
能達意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緣係條陳海防經
畧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孫山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禦海洋賊得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於
海而竟罕有能禦之於海者何也文臣無下海者
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
之小校水卒則亦艤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
不來來則登岸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

將旁觀矣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聯絡
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遏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
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 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
意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無春汛緊急
時月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或海道內推
擇一人暫駐舟山而總兵副總兵常居海中嚴督
各總分定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
遠哨必至洋山馬蹟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
者該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總兵
又罪及兵備海道而止至於海中擊賊初至將領

以奇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
臣先具 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
首級一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
級一顆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五
兩已足使水卒感恩懷利盡死擊賊再照臣案
聖恩遣視軍情臣雖不肖而此官之設切中機宜臣
往來海中奉揚 國威諸將不敢退縮近港旋有
三司之捷今臣雖轉任伏乞
敕下吏兵二部詳議此官續設與否在京師諸官中
差此一員官不足多少在海上加此一員官則甚

有關係伏乞
聖裁
一固海岸照得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
為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飢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
延入內地縱盡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
莫不以據城觀望幸賊空過謂可免罪而不顧內
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
沿海今卻不然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
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
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

又如密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寧紹登岸寧紹
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
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只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
却不然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
連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
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準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
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戶常扃
堂奧自安矣伏乞
聖裁
一圖海外臣所謂圖海外者如招　撫逋逃　宣

諭日本二事既屢奉
明旨平倭事例亦已開載矣而臣復申之逋逃不特
如王鐵李華山洪迪珍等有名賊首力能搆倭為
亂者而已以臣所親見三沙千餘倭子起自瓜洲
一被虜人馮三喉其揚州取寶遂至鬨然遠來馮
三之在　中國不曾一蟻虱及在島中却作此一
番風浪雖旋就誅殛而流毒已多矣然則逋逃不
歸東南讖未可以息有也至於　宣諭日本則浙
江軍門亦嘗請　命遣使矣竟不能盡得其要領
使者坐罪而其事遂罷嘗考平倭畧所載洪武永

樂間　遣使日本者不一而足
高皇帝又嘗與劉基議以倭國重佛　特遣僧往諭
古之王者於四夷之不貢不臣則有威讓之令文
告之辭兵交使在其間以深得敵情而處之切中
其機也然自葉宗滿之坐重罪而逋逃欲自歸者
不免自疑自蔣洲之得罪而人以使絕域為諱或
宜赦宗滿之罪以示信於逋逃之徒寬蔣洲之獄
以留使絕域詗敵情之一路臣又據總兵官盧鏜
手本內一欵撫處夷情以尊　國體開稱
祖宗以來給與日本金印勘合十年一　貢船不得

過三隻人不得過百名既申遠夷慕義之情遠夷
亦得交易　中國之貨以為利而　中國亦以羈
縻遠夷使常馴服不為冦賊百餘年來自嘉靖二
年宗設宋素卿等爭　貢讐殺貽害地方因而絕
貢至嘉靖十八年正使碩鼎等齎　獻貢物并進
表文伏罪荷蒙
皇上擴天地之仁雖非　貢期復　准入貢嘉靖二
十六年正使周良等坐船四隻復　貢議者討方
九年之期有違事例徑自阻回從此　貢路不通
倭夷素性貪詐利我　中國之貨既不與　貢則

無復望矣因此遂被姦徒勾引同利為寇不止則
以偶蹉一年 貢期阻回之故也為今之計乞題
請
聖裁行令各衙門遵照今後夷人復來求 貢果有
真正 表印勘合別無詐偽姑不計其限例就與
奏
請起送赴京譯審來寇之端
敕彼國王令其查治惡逆歛戢屬夷使不敢再犯則
倭夷知有 貢路之可通而詭計自銷黨類自携
勾引之徒亦可暫縛矣鏜老將也三十餘年在海

上熟曉夷情其言當不甚妄乞
敕該部查議可行與否臣又聞先時陝西總制王瓊
論西夷事以謂能絕其入 貢之路不能絕其入
寇之路今亦可借以為喻也伏乞
聖裁
一定軍制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為不定盖以
濟變未遑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忽應募
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
借倩之人主人不得而羈之安得而練之至於遠
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鹵掠羣然麇至在此

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由督撫之遣發坐費粮
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
兵為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
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鋭安得不調如前
時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
其鋒則何所底矣為今之計合以練兵為實事以
募兵為權宜以調兵為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
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鋭
者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鋭應募者
亦須土人保任使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

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
門歲調麻兵立為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為
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
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
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練有成
然後募調俱罷伏乞
聖裁
一足軍食照得東南水陸兵粮往往有缺至三四
月不給者軍士萬里捐生日望數升之米而已而
又不時給之生心顛語亦何足恠此有故矣浙江

軍餉銀四十七萬兩江南五十餘萬兩江北一十
六萬兩其初皆算兵而賦民原無贏餘若民間拖
欠十數兩則缺却一軍之食萬軍不能一軍空腹
而萬兩不能銖兩無欠加之民賦有災傷減免而
軍餉無贏餘處補宜其不能時給而生怨讟也古
者軍興之費不盡仰於民多取之山澤鼓鑄筦榷
商賈之利故前史稱不加賦而用足今民間搜括
已盡無可處補而軍門亦無所謂山澤筦榷之利
稍可處者惟有鹽法而已試舉一端如前時浙江
巡鹽御史鄢懋卿小票事例歲亦可得銀數萬兩

此皆不取之　國與商而坐收贏利者也合無
勑下戶部轉行督撫等官會同淮浙巡鹽御史委曲
計議多方區處但使江北江南浙江每處得七八
萬兩民賦若足則別儲之一有逋欠即以處補此
亦　國民兩便之策也又各衙門原為
大工緊急解進贓罰多寡不等伏惟
聖明軫念東南兵荒相繼萬狀艱苦
勑下工部查得
大工銀兩漸穀乞暫將嘉靖三十九年浙直兩處贓
罰照數解與各軍門聽其處補軍餉以後年分自

行解京如故此外山澤筦榷之利有可興者合聽
軍門從宜區處再照供給軍餉係有司職掌有司
自以不與軍事之罰往往視為不干已事始則催
徵不力繼則給發不時失誤軍機多由於此此後
若有仍前怠玩者自布政總司管粮道及知府以
下聽督撫諸臣從重參劾治罪庶幾有司各知干
已不敢誤事伏乞
聖裁
一鼓軍氣臣聞戰陣之所以精明與　中國之所
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　國家承平

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保而寶身閒雅雍
容之習成而慷慨果銳之氣亦寖銷矣南倭北虜
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餒以取之者毅
皇上天縱
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師皆躬
自驍戎有兜鍪趕赴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
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
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
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
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

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矣如此而望其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礱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小校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師武將臨陣督戰問取潰校逃卒遵奉 旗牌事例百萬軍中怒然斬却一

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也李光弼治軍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

伏乞

聖裁

一復

舊制照得 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 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於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移置海岸聞老將言雙嶼烈港峿嶼諸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

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 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此一事與臣所謂禦海洋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一也 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糧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別用者可悉還之原衛所使

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此一事與臣所謂定軍制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二也 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冊故在宜按圖照冊僉數查出辦納屯粮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墾為屯田設所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粮此一事與臣所謂足軍食者相關

舊制之當復者三也 國初浙福廣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者專為日本入 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者則西洋番船之輳許其交易而抽分

之若福建既不通貢又不通船而　國初設立市
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
礦洞驅斥礦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　國收其
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
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澳
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
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　國初設立
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此一事與
臣所謂圖海外者相關古制之當復者四也因舊
時之寨因舊時之兵因舊時之糧因舊時之市舶

一切紛紛之議可以省矣然其事重大壞之已甚
復之則難若能復之則經久之策也乞
勅該部詳議轉行督撫諸臣選差有才力憲司一員
專管四事數年之後必有成功伏乞
聖裁
一別人才臣聞為政以人才為先至於兵事尤急
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
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
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兇夷之筭賈勇
足以汗懦將之類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

力已與臣同推巡撫不敢更舉外又訪得浙江巡
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賊與我軍
見聞実勝今歲浙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蘇松兵
備僉事熊桴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一歲不在
兵間忠實練事沉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
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資望可為
巡撫即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
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
軍功待堯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
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

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黃大節貪黷有跡
昏耗無能政成黠吏賄滿私橐所宜亟為罷黜者
也又訪得浙直總兵官盧鏜老練善謀副總兵官
劉顯驍雄善戰臣嘗以三沙賊走劾其失事畢竟
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功者
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善戰而果於自
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革任寧紹參將戚
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參將黑
孟陽遺蹤悔過尚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
也狼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狼

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見其人酖溺酒色常如昏瞶謀勇俱無精氣已銷設有警急憑何决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叅解克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城所當亟投閑散以全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事終養徐九皐老成練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事為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殷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者也乞
敕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訪分别用舍則舉錯明而海

備飭矣伏乞
聖裁
一定　廟謨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矣東南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積至幾萬矣今年寇江北寇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傳聞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為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砂磧之地從古以來原有韃子腹裏膏腴之地二十年前原無倭子今口外尚有一年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為內虞古云兵火則變生近者吳淞定

海之間水寨呼糧扶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慈城人素怯弱而游冶子弟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裹外合應幸早發之猶尚燒官寺劫獄囚鬨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者謂倭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繇也伏惟
聖明敕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及
敕督撫諸臣偏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

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為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為遲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為浪戰伏乞
聖裁

乞留餘塩疏

題為懇乞
聖恩給發餘塩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近淮戶

部咨該巡撫都御史李遂巡按御史陳志各題稱
盧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各所屬州縣旱災乞
行勘實分數蠲免錢粮及將兌軍漕粮改折積年
拖欠等項暫且停徵及災傷極重及被倭地方給
發 內帑
欽遣大臣給賑該本部覆議即今銀庫十分匱竭無
從給發而各該巡撫本係大臣任專責專尤得便
宜行事若復再遣大臣祇恐滋擾無益合行各該
撫按行令各府州衛卯工官備查在倉預備粮米
及庫貯無礙官銀候冬春之時如果飢饉難存即
行勘實酌量銀米選委廉能正官分投相兼賑濟
如或不敷多方區處務使窮户均霑實惠等因題
奉
欽依備咨到臣照得今歲淮揚等處災傷委的十分
重大百姓委的飢饉難存已經先任巡撫都御史
李遂巡按御史陳志詳細具 題伏蒙
聖恩既免租稅又 賜賑濟臣不敢瑣瑣
瀆陳外但李遂原請
欽遣大臣給發 內帑該户部題奉
欽依 內帑匱乏無從給發該臣備查各府州倉內

積穀及庫內無礙官銀備賑緣自連年倭患以來
窘急搜括倉庫處處空虛今 內帑既不敢望而
倉庫之積又極不敷賑濟委實難處臣又照得淮
揚軍餉更無別途止靠民間田畝稅粮內帶徵銀
十二萬兩儘數徵足尚且不敷給發今各處稅粮
聖恩已在照數蠲免之例則地方軍餉必無盡數取
盈之理查得揚州府庫軍餉銀止有萬兩臣到已
發三千餘兩見在庫內幾殼年終支用近時李遂
請給餘鹽銀四萬五千兩補還揚州府借用銀二萬
四千六百二十四兩零及補還淮安府借用銀一
萬兩給與首級銀一萬三百七十五兩零支銷已
盡亦無餘剩若是來歲春汛將動各處官軍一齊
上班民間催徵不前軍士皇皇待哺更覺兩難臣
蒙
聖明拔擢任使撫綏凋瘵料理軍機敢不夙夜竭盡
犬馬之力少圖報效至於錢粮實是窘迫無處伏
望
聖恩憫念江淮重地賑飢餉軍皆是極緊要事
敕下户部從長議處將餘鹽銀十萬兩
特發濟急其七萬兩以補軍餉之不足其三萬兩以

備賑濟之用則溝中之瘠獲更生之望荷戈之士
奮敵愾之氣江淮閫鎮軍民皆歌舞
聖德於無窮矣緣係懇乞
聖恩給發餘鹽銀兩以備賑濟以補軍餉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鳳陽等處災傷疏

題為地方災傷重大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呈稱照
得江北地方今歲既遭重大倭患復罹異常旱災

以致遠近農畒失収到處米價騰貴卽今飢寒之
民充斥道路嗷嗷望賑查得近棠撫按具
題欲行請發　內帑
欽遣大臣前來賑濟該戶部以銀庫匱竭無從給發
若遣大臣恐滋勞擾議行本處巡撫賑濟除候勘
合至日嚴督有司查審及將應行事宜另行條議
詳報外及照江北今歲災傷十分重大各處飢民
無慮數萬前在秋末尚有草子木實可賴充飢今
值隆冬雖草木亦無可食強壯者則相聚為盜老
弱者則棄賣妻孥有司無日無盜刼之申地方無
處無離散之苦溝壑莩屍還目成悲道路啼號觸
耳可慘言及於斯稍有人心者鮮不惻愴況為民
上者哉揆度事勢將來若非通行博賑恐江北赤
子不免悉化為溝渠之鬼潢池之盜矣查得嘉靖
二年江北災荒該撫按衙門　奏行戶部議留漕
粮二十萬石以賑四府飢民嘉靖三十三年又復
裁留揚州等府起運漕粮數萬以賑淮北是時江
淮之民實賴存活今當兵戈擾攘災傷異常尤宜
比例設處伏望本院再加裁酌如果可行仍乞早
為具　題將起運粮米比照嘉靖二年事例裁留

十數萬石委官分投賑濟其所欠額運之數於臨
德二倉照支運納如此庶飢民有更生之望重地
無意外之虞矣等因到臣據此臣查得舊卷嘉靖
三十三年裁留漕粮淮揚二府共是三萬七千八
百石三十六年裁留漕粮淮揚二府共是六萬五
百九十餘石零彼時止緣軍乏粮餉非關歲有凶
飢況今兵荒相繼民命不堪流莩滿路傷心怵目
溝壑既所不忍噍類不無可虞誠有如副使劉景
韶之所云者臣前
請餘鹽銀十萬兩內七萬兩以補軍餉三萬兩以備

賑濟儀蒙
聖恩盡數給發籍計被災廣闊三萬兩銀子不敷四
府三州飢民一月之賑且江北人家素無積蓄今
歲原是子粒不收起運京糧多從遠處糴買致之
甚艱若不得十數萬石米留貯地方不惟飢民無
路求活加以來年春汛官軍一齊上班米價必太
騰貴軍士日持二三分銀子亦不能勾糴米度日
深為不便是以劉景韶不得已有截留漕糧之請
臣又查得舊卷嘉靖三年江淮大飢
欽遣侍郎席書賑濟稅糧不拘起存盡數蠲免給與

內帑銀二十萬兩彼時府縣倉庫尚多儲蓄而又
多發　內帑席書因得大為展布極貧鬻粥次貧
給與銀米凡所全活二十餘萬人江淮至今歌舞
聖德今歲凶災頗不減於彼時又連年用兵倉庫在
在空虛今　內帑既不敢望而起運錢糧又升合
分毫不敢丐免惟有截留漕糧係是近年事例然
今方在　國儲缺乏之時臣亦何敢容易開口伏
乞
勑下戶部俯念民艱從長計議或照嘉靖三十三年
三十六年事例截留淮揚運米七八萬石或五六

萬石又恐以為虧損　國儲則乞照折兌事例江
北原額運米三十二萬餘石近已蒙
恩折錄十五萬石其餘運米或盡與折銀或量折一
半九萬餘石則銀歸　內帑不失原額米留地方
足支賑濟又恐以為折兌已定不得再折則臣不
敢言留亦不敢言折但容臣暫借淮揚漕米五六
萬石待臣防過春汛半年之後收拾餘銀多方糴
買運還京倉此只遲五六萬石半年之運臣必不
敢虧誤凡此數說臣之
請乞則愈下而愈少臣之用心則益苦而益切蓋上

念　國儲之重不敢輕易有
請下念民窮之甚不敢隱蔽不
請孟軻氏所謂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臣備
員撫臣近又奉
命賑濟臣若不言是不惟上負
聖明矜憫元元之深意而溝中之瘠真自臣推而納
之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緣係地方災傷重大
懇乞
聖恩留米備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請遊兵疏

題為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據海防兵備副使劉
景韶呈稱查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內該兵部題
奉
欽依調山西遊擊丘陞領兵三千名跟隨提督軍務
侍郎江東前到淮揚地方剿倭至九月內掣兵回
京該侍郎江東題該本部覆議
准發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二千名彼處照例
給與安家衣裝銀兩并盔甲器械於嘉靖三十七

年前到揚州防過春汛回還訖又該前任巡撫都
御史李遂題
准亦調山西邊兵一千名保河民兵一千名於嘉靖
三十八年前到揚州又行防過春汛回還訖接連
三年依期赴調外照得江北海防形勢固為險要
地利多堪騎戰其土著之兵雖經選練頗精但用
之設伏出奇邀擊擣巢馳逐於沮洳葭葦之地固
其所長若平原廣野摧鋒陷陣挫折其初至方張
之銳非西北馬兵無以取利故江北今歲収功克
捷

陵寢免於震驚運道不致梗阻倭奴輒為喪膽者寔
賴此一枝兵前驅折衝之力即今冬令已深漸去
春汛不遠所據前項兵馬雖奉
欽依議定專官統領征倭之數但恐攝屬隔別挑選
間非勁銳託言窵遠在途稍有遲緩則重地所恃
者虛矣應合預先催調如期前來防守及查邊兵
一千名內止三百六十員名彼處原給有馬其餘
俱係步卒故今歲破賊雖見成效然各兵長技猶
未盡展必須邊兵一千之內得給邊馬六百匹前
來待敵當益著偉績等因具呈到臣據此卷查先

准兵部咨該山西巡撫都御史葛縉題內一欵免
征調以備重鎮該本部覆議看得本官欲將入援
薊鎮民兵三千征倭遊兵一千俱免征調存留本
鎮防守似宜悉從所
請但薊鎮之兵補練未成東南之倭警報未息前項
各兵遽難輕議合候
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官在薊鎮者俟主兵練成即將
山西民兵先行減調在浙直者候海防寧謐將山
西遊兵即為掣放回還本鎮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准兵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查得

山西征倭遊擊員缺推舉署都指揮僉事申紹祖
堪任題奉
欽依行令本官前來統領遊擊丘陞原領邊民兵二
千名在於揚州等處戰守至八月中旬風汛已過
前兵掣回外今據前因照得江北自有倭患以來
往往深入地方殘破先該提督侍郎江東建議
請發老營堡邊兵及保河兵一枝前來充作征倭遊
兵至今調用已經三備連年屢戰所向成功倭賊
見之喪膽我兵倚之增氣此實
聖明軫念

陵寢畿甸之重
廟堂大臣及本兵處置得宜之所致也近該兵部題
覆山西巡撫之奏特留此一枝兵聽候海上消息
必待海防寧謐而舉免不得以倭警未息而輕議
又推補統領遊兵專官使之及春汛而來罷春汛
而去該部所處已為曲盡無容再議即今倭冦警
報尚爾未息春汛之期轉眼便是賊若登岸全在
打頭一戰誠恐前兵雖來緩不及事乞
敕該部查照前議早為題覆
命下之後即便馬上差人齎文星馳付山西保定二

巡撫處令其挑選精銳多給馬匹仍照例給與各
兵安家衣裝銀兩并盔甲器械差委的當官員押
督前來庶不誤事再照今歲淮揚地方災傷重大
深恐盜賊生發兼臣所管宿亳等處切近河南地
方白蓮賊黨驅散未盡風聲氣習易相鼓扇若得
此一枝勁兵前來駐劄誠足鎮壓盜賊暗銷不逞
之心縱有竊發撲滅不難又所謂制變於無形者
也緣係遵照舊規催
請遊兵以防春汛以保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謹題請

旨

為擒獲潰兵及奸細事
竊照東南之兵平素不知紀律至如盧相所管鳥
銃一枝往年曾用銃打死南京兵部所遣川兵十
餘人盧相已被參劾一次今之各兵偶以爭銀縱
酒之故遂至持刀斫傷總甲脇衆鼓行搶船下海
江北許多兵船斷其東奔之路賊知路窮束手就
縛臣以反仄未安人心觀望謹遂奉敕書許行軍
法及處決叛軍律條斬其首惡二人蕭清林三以
肅軍政而定衆志餘黨憐其被脇既已投降悉從

輕典理合
題知再照海上之患起於中國奸民以倭賊爲爪牙倭賊以奸民爲耳目合爲一體釀成古今未有之變至於倭賊所使中國之人爲奸細者結成死黨牢不可破寔負中國不肯負倭夷伏惟
聖明洞燭此弊臣前奏
命丹山爲視軍情官
敕書内開載其有内逆與賊交通着宗憲多方訪拏斬首示衆今廣先等奸兇特甚若不速誅無以示警且恐生變而臣今奏

敕書内開載未明臣不敢專擅伏乞
敕下該部查照臣先奉
敕書着宗憲事理其有通賊及爲向導奸細者令臣多方訪拏斬首示衆庶幾斷絶禍本倭賊失却耳目之助自然不敢深入再照盧相鈐束不嚴本合有罪旋就擒降亦合准贖至如投降人汪林本係倭賊所使一夥奸細乃能誘其黨類挺身自首更爲中國擒賊若不量加旌賞無以爲効順之勸伏乞一并　敕下該部議處臣不勝云云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二

新刊荆川先生外集卷之三

公移

咨總督都御史胡

照得江北賊勢始因副總兵鄧城等諸將官不能禦之於海延賊登岸總因諸將官不能遏之海岸延入内地四散猖獗前後積至六七千人巡撫李因見賊勢重大移咨　貴院及移書本司請發援兵一日再至比時本司巡歷崇明海沙方督諸兵船出洋打賊聞報驚惕馳詣浙省會同
貴院計議深惟

陵寢留都之重稍有震驚不敢辭罪先是　貴院會同本司具題用銀一萬兩募山東兵三千名至江南防禦比因江北事急蒙　貴院及本司各遣牌與原募沂州兵都司何本源青州兵把總邢鎮即令統兵駐劄惟揚聽巡撫李　調遣殺賊隨發守備高涅澉浦兵五百名贊畫沈還桂汝舉鳥銃手五百名周衛箭手一百名鎗手二十名葉燦處州兵三百名總參指揮彭鶴年土指揮張空等鎮溪兵一萬二千名四月十四日牌遣副總兵盧鏜統領諸軍往江北應援　貴院以抱恙初愈不及自

行本司監督以往比十六日至嘉興忽得巡撫李　止發援兵牌面土兵萬餘陸續已到崇德等處俱各驅回　貴院深恐賊情難定止將張空等七千名調發台温殺賊而令彭鶴年一枝仍舊往江北應援盧鏜以圖賊於崇明三沙不及依期赴調本司遂將諸兵以行二十日馳至揚州是時賊分南北兩枝其北枝蟠據廟灣場其南枝蟠據如皋其北枝直衝淮安巡撫李　躬督官兵分為三哨參將曹克新領巡撫中軍為中哨沂兵為左哨青兵為右哨大敗賊於姚家蕩共斬真從倭首千餘級

餘賊尚據廟灣巢四面流切者又復竄入巢中是時南枝賊勢張甚殺趕千户韓鎮撫及毛葫蘆兵殺傷頗多海防副使劉景韶屢屢告急巡撫李　即回揚州本司亦適至相與會議南北分擊本司擊如皋之賊而巡撫李　擊廟灣之賊二十三日本司行過灣頭十餘里北得報廟灣賊復張殺蕭千户蘓百户官軍亦多被殺傷巡撫李　即移書邀本司同往廟灣擊賊而以南賊付之劉海防二十九日巡撫李　與本司發淮安駐馬邏去賊巢七十里而軍五月初一日巡撫李　以主客兵付

本司而身駐馬邏調發兵食本司移營至新溝東去賊巢十五里而軍露宿何本源營先是何本源及淮揚中軍指揮倪祿別領沂州班兵千户王皋及南京兵部尚書張　所遣家丁白虎等四十名已營新溝參將朱仁千總苗騰與廟灣賊巢及諸軍隔河而營高堤沈遷桂汝攀葉燦周衛等五軍及邢鎮所部青州兵則隨本司往營明日午時本司率諸軍覘賊零賊適往北路刼掠而歸諸軍奮勇入巢鳥銃手先縱潋滷處州兵繼之主客馬軍鎗箭左右翼巢賊多中鉛彈馳被賊拖入巢不能

得首級遂抽軍還營是時廟灣之巢墻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三里深房曲巷險如設阱皆平時塩場富商所築以禦寇往年及今賊皆據之以禦我軍賊又燒絕外屋止留空墻以防火攻其背據大河搶船五十餘隻聯營浮橋通南北走路本司遂與巡撫李　約會曹莊村計議非南北水陸夾攻不可打船破墻非火器不可巡撫李　又與本司會議賞格有能破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本司還至營部署諸軍所從入高堤何本源等五枝客兵及主兵倪祿等由西大路填溝而入朱仁苗騰

由南路入仁素細為賊揑故惟怯又督發千總沈儒馬兵一百八十名潜師度河貼仁與苗勝戰又夜遣健士潜舁大毋砲二子砲三十使詣朱仁營隔河擊賊船密票令朱仁埋木樁於下流淺狹處以斷賊船走海之路又以廟灣北通雲梯關賊走要路令邢鎮率青州兵一枝當北路邀賊令管火藥周霈廝將軍砲子毋砲佛郎機等火器以俟部署既定黎明諸軍移營本司自擐甲胄通巢而營諸軍既為本司激發又貪重賞爭先鬬巢沈邊領鳥銃先入漵浦兵踐賊栅而入處州兵繼之所舁

將軍砲等器亦至巢而健士亦已舁砲至朱仁營兩河大砲與鳥銃務發聲殷原野墻毀船摧賊中鉛丸死者尸疊墻壁間頃之賊出街陣被銃打背射回回而復衝者頃刻十餘合驍賊四人升樓頂而望一鉛丸落其一人餘賊滚雷而下賊益奪氣先是覘之賊伏兵於北路林木中俟戰合將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志本司恐青州兵不能獨當貼以鳥銃手四十名丁有德白虎等馬兵九十餘騎搜林木出賊不意賊駭奔巢官兵邀之斬首獨多日過午戰益酣賊盡銳突出青州兵小却塵起

軍斧本司擐鞍整衆而歸賊不能躡是役也諸軍共得首級四十六顆内從倭三顆而已南北共燒擊船沉者十三隻鳥銃手漵浦處州兵以戰於巢中沂州兵以翼入巢兵後故皆不能多得首級而驍兵爲賊死傷者獨多青州兵及馬軍以搜林戰野故多得首級而死傷獨少沈儒故驍將從南路入水手燒賊船賊鉛彈中死明日將休兵復戰會江南兵備熊桴報至言崇明沙賊將有變本司身兼江南北之責且料廟灣賊已無能為不旦暮擒則走耳適會彭鶴年所領鎮溪兵五千名新到淮

安遂并留青沂兵共八千名與主兵同聽廵撫李調度攻巢都司李忱所募土兵五千亦奉　貴院牌遣駐儀真以待本司又檄守備盧相領海舠五十餘艘自雲梯關東下備賊走海邀擊本司身率高湜等軍十二百名往崇明先是本司攻巢而通泰捷報亦至兵備副使劉景韶身督遊擊丘陞等兵沿路逐賊日夜鏖戰賊遂大敗凡得首級三百六十餘顆其詳具劉景韶揭帖中茲不煩述竊謂本司素書生未經軍旅驅未嘗一日狎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以攻據巢死鬬之賊

幸有小捷此皆仰仗　貴院面授方畧千里决勝之筭與巡撫李　調度兵食運籌之力也本司南北奔走深愧無功其廟灣留兵攻巢後事及崇明賊情處置容續具外理合先咨　貴院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行總督軍門胡手本

為軍情事照得倭賊從海入寇至崇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尚英於四月十一日海上邀擊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于時職應援江北之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四十六顆俱經具

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蘓松兵備熊枓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沙剿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即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飢疲營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鳩粮立柵為堅持計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即督盧鏜與叅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備高濅等兵五枝及土官

張空所部鎮溪兵亦續至聯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為懸賞二十一日黎明合兵盧鏜率鳥銃先逼巢賊多被彈傷不能得首級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戍車梁等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兵逼巢者多為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苦戰亦多殺死盧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濅等尚戰于巢門項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駐後各營鏊選鋒付劉顯是時蘓松巡撫陳　以告病候代於蘓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朱　以憂去巡江江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枓從事海中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四面起土墻障箭銃墻內鎗森立賊衆時出環墻而趨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刃而還是時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援又遣都司李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六日會兵合戰劉顯將前鋒與王應岐等

分路入而盧鏜劉老營在後盧鏜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哨王應岐兵賛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多殺傷者應岐子光祖棄馬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主帥而先潰右哨張寄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逺躡而潰兵得徐還營劉顯亦収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為四千實不及二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粮賞大率如此衆議初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為銃打死蜂擁出張寄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銃自打潰兵亦不能定賊數戰頗

輕易我兵徑追至諸營勢甚張盧鏜營舉放發熕佛狼機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銃擊賊賊纔退歸各營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攻南湾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将可仗又

國家方用以為總兵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桴居老營督戰至是知諸将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為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選鋒與張寄兵左右綴為副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盧鏜扎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兵左右翼以防賊東西衝陣既定職擐甲徧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伏兵賊甚狡先為四層木巢以覘我軍一動静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時賊且出矣顯謬言軍飢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飢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収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三箭遠不能惹賊又畀大器至巢邊欠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

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鰟魚港去巢二箭盧鏜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柰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将惟有自往死鬪耳二将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戳頗得我鳥銃手至是穴墻以通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使彈土兵土兵一人死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有三扎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卧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鳥合不同

心之將雖勇怯不齊之兵怯者先潰勇者不能支
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為營遠尚
畏賊劫柰何近之又為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
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攻之故亦
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黑潮滿
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
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
熊將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潮則福
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久之船將盡壞誰
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苗稿死聚兵

太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粮行粮火藥諸費不下
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職才
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
尚緩
天誅負罪負罪除一面候新降
敕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為此合用手
本前去
貴部院煩為查照施行
照得本部欽奉
敕命欲圖長策須得兵粮數月詳細查算除各參將

所管細數已經具呈外至於一鎮總數未及併帰
一處仰中軍官即行查照要見該鎮主兵之數水
兵共是幾何陸兵共是幾何歲用軍需幾何其軍
需原用何項錢粮措辦船隻共是幾何原打造用
銀幾何每年修理用銀幾何各具大數回報不必
細開花名至於客兵雖無常數及難預定但以每
年通計之亦可見其大畧仰查自倭寇以來某年
調過客兵幾枝某年减調或添調客兵幾枝其客
兵或係徵調或係招募及每年用過募兵銀幾何
供給客兵錢粮幾何今年該調客兵幾何度用錢

粮幾何逐欵查報以憑本部會同巡撫李　斟酌
區處畫一奏　請此係緊急軍情且本部復
命在邇毋得稽遲誤事一通行各屬
行巡江御史手本
為飛報賊情事本年四月初一日丑時據管理楊
山港把總陳文麟呈本年三月二十八日辰時據
本港右哨武舉生王桂飛報本月二十七日未時
據沙船耆民王敬棠稱武舉生王燿哨至料角嘴
外洋遇見賊船二隻係乍浦捕盜吴邦興水天源
說伊十九日在洴山寄船遇見倭船八隻梁船一

隻白艕船一隻共十隻亦灣在滸山果見真倭五百餘人上山至二十二日被乍浦把總李希賢攜領兵船前來攻剿圍在滸山恐得滸山逼近吳淞誠恐半夜脫走乘潮駕風瞬息可到合就呈報伏乞轉行各港隄防仍乞添船益兵運粮并火藥前來協勦施行等因具呈到部據此切照自來禦倭之策無人不言禦之於海則易禦之於陸則難是以海上會哨會剿事例甚嚴所以圖難於易也滸山去乍浦金山吳淞江三處各是一潮道里適均係會哨所在今乍浦李希賢自二十二日圍賊滸

山甚好機會除金山原不泊船外而吳淞江坐陽一潮遷延八日不發一船一兵策應又希圖掩飾不早申報合干上司不知吳淞設許多將官許多兵船何用若使希賢孤軍獨克猶尚可說萬一船寡力弱被賊脫走或日久復有賊船繼至裡外合勢使希賢獨陷虎口致前賊逸出登岸禍不忍言則是吳淞諸將官之罪不容於死計今已失機會本部冀望或尚可為星夜奔馳前往吳淞親督兵船下海策剿用清燎原之禍於燔火之間緣本部才疎任微自恐無能為力伏望旌節俯臨前地督率官軍乘機殲賊不使茲蔓地方幸甚本部幸甚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咨南京兵部尚書張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海中餘賊蟠據三沙官軍圍賊已經兩月本司自江北應援還至沙上日夜風濤矢石間者亦將一月本司才迂智短諸將怯賊連戰止得首級二十四顆未見成功誠恐前賊併命奔突四出則江南江北貽患不小本司前在廟灣督戰親見貴部家丁白虎李廷玉等四十名驍勇善戰每陣衝鋒獲有首級數多除已為給賞題

奏外貴部保釐南都視江南江北原同一體三沙地乎亦須馬軍乞遣白虎等前來應援立有奇功自當從重給賞又江南素少馬匹有馬亦甚不堪戰仍煩貴部多方區處借撥太僕寺種馬或動支馬價銀買馬四十匹給與騎坐前來事完還官此皆貴部軫念地方同心共濟之義亮所不辭也事在緊要為此具咨其白虎等除江北巡撫李　給有重賞及算首級給銀外本司分給與衛鋒銀四十兩令淮安府轉解不知已到否須至咨者

咨鳳陽巡撫都御史李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海中餘賊𦂳據三沙官軍攻
圍已經兩月本司自江北應援還至沙上日夜風
濤矢石間者亦將一月本司才迂智短諸將怯賊
連戰止得首級二十四顆未見成功誠恐前賊併
奔突四出貽患不小江北江南事例互相應援況
南北共海賊若捨船上岸不寇江南則寇江北是
江北之援江南亦自援也若不會兵殲之於海中
何以獨力禦之於岸上除貴院已遣盧相領水兵
防禦外其貴院原調遊擊丘陞邊兵頗分遣一千
過江南至崇明截殺設使邊兵已還或勢有不便

則頗遣義勇官丁有德等馬軍百名連人馬前來
及苗騰陳忠等驍鋭步兵四百名至崇明應援在
江南則為䘏憐救急之義在江北則為先事預防
之圖寔為兩便事在緊急千萬速發須至咨者

牌

示仰舟山倭夷人等爾輩竊據彈丸一隅之地若
朝廷動調大兵即時盪滅何足為難縱不殺死盡
了日長月久亦當餓死盡了何處可逃得死但朝
廷至仁矜念爾輩此來原非做賊只是各齎本錢
欲做買賣但是不奉王命私通買賣此則爾輩之

罪然終是與尋常做賊倭子大段不同又有一起
原是求貢之人又與做買賣的倭子不同又有一
起係是中國人偶與倭子私通買賣被其刼制剃
光頭髮一同做賊又有一起係是我兵為彼虜去
亦被刼制做賊凡此數等雖情狀不同皆是原非
有意做賊只是事勢激成至于負固險阻敵殺官
兵罪惡雖重情非得已外國既合求生無路本職
本無才能未練兵事只是平昔慈悲心重二十年
守不殺生之戒雖一蟻螻蟲豸亦不忍傷況于人
命不論吾人賊人苟有一線可與求生之路豈肯

輕有殺戮爾輩亦多直隸浙江沿海人在其間豈
不知我平生為人伏惟
玄天好生皇帝好生所以不違他人特遣本職非為
其能殺人正為其能生人也本職出京已稟廟算
爾輩若能舉衆束手自歸本職當力請于朝貸其
死命係倭國人該送還者便與送還本國該安插
者便與安插好處係中國人發還本鄉與父母妻
子完聚天日在上吾不爾欺出死得生豈不快活
若復不信吾言錯此機會執迷不悟魚游釜中謂
可長久爾輩雖愚不應至此則是我雖盡心為爾

求生尒乃自甘必死我亦無如尒何朝廷必將動
調邊兵苗兵狼兵各處勁兵前來焚巢盪穴不留
一人乃巳尒輩亦何利焉宜深思吾言無貽後悔

牌

為緊急軍情事訪得烏沙門洋山一帶海中處處
巳有賊船中軍官因何不行早報且福蒼等船布
滿各港各哨平時養兵正欲得其一日之用若以
守港為辭互相觀望不肯開洋邀擊坐失機會延
寇登岸致令縱橫罪將何諉除本部親往吳淞江
督戰即往定海巡歷閱視外謹遵

敕書嚴督之文為此牌仰中軍官即呈俞總兵督率
各哨跡賊所在相機撃勦乃見本官平生義氣將
畧勉之勉之各哨諸將官有逡巡避難不肯用命
者可密切轉呈以憑遵
敕恭奏從重處治庶幾威克厥愛功可速成及據報
到譚副使催督傳應嘉等象山殺賊功次乃緣譚
副使素習韜畧練兵有方俾應嘉亦克用命成此
陸戰之功深可嘉尚但報內不開賊船元從何港
突入及稱王家磯登岸係是源泒何官兵巡哨把
守及斬首未經查數有碍題　奏仰中軍官即便

查明回報一行總兵官中軍官傳應嘉
為緊急賊情事除本部謹遵
敕書嚴督之文即日親往吳淞督戰外本官速催各
哨諸將官即時開洋跡賊所在合力勦除毋得以
虛文應故事自取失機重罪具職名船隻并開港
日期回報及據本官稟稱各哨兵粮自正月到今
未給薪菜無措而火藥鉛彈之類俱各缺乏照得
兵粮火藥各有司存倘若海上失事將官坐罪有
司亦不得辭其責但打賊如救焚不得於此時尚
以兵粮不足火藥缺少為推諉也本部即會同提

督軍門陳　計議兵粮自當速處火藥不俱所有
多少亦當速發本官即催督各哨向前殺賊若得
一船軍門自有重賞本部即當題　奏功次其或
遷延觀望坐失事機以致上岸滋蔓本部决不敢
雷同隱蔽一行副總兵盧鏜
為緊急賊情事賊船接至事勢可虞從來說禦之
於水猶易禦之於陸甚難此時各兵船不盡力撃
賊豈欲待其登岸乎都司楊尚英素稱才將總領
遊兵一帶海防干係甚重若能打破賊船數隻本
部當以奇功論薦其失事本部亦不敢隱蔽努力

努力其打破賊船賞格提督軍門已有定議可激
勵各哨儘力向前兵書云追賊如求亡子毋得賊
東躲西賊西躲東至賊上岸貽害不小此時莫謂
水將可以避罪而專罪陸將也事急矣特盡苦言
一行統領遊都司楊尚英
為緊急賊情出格給賞事照得本部會議　軍門
賞格即今營前沙灣泊賊船二隻各官兵船有能
打破一隻連人船拏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
鋒船加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至三十顆以上真
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賞銀見在必不踰時為

此牌仰本官即出告示通行曉諭各將領兵船人
等知悉務期盡力向前毋失機會一牌仰統領遊
兵都司楊尚英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本部親往崇明巡歷督戰見
得倭船前後六十餘隻連檣接艦盡往江北去訖
江南自吳淞江以北至福山一帶本部親督盧副
總兵官及都司楊尚英等密布福蒼等船截港哨
海晝夜隄備庶可無虞惟吳淞以南至金山一帶
沿海兵船難泊巡哨或疎深恐賊人乘隙登岸此
宜責之陸兵本部會同總督軍門陳　將浦東至

金山一帶專責參將劉顯同知羅拱辰分地截殺
照得劉參將驍勇智畧素稱才將羅同知又立軍
功素稱儒將仰本官將金山柘林青村川沙南匯
一帶海塘嚴設隄備哨得賊船一到須乘其新至
飢勞整兵邀擊大挫其鋒專以截住海塘為責若
使賊人越過海塘一步以致流劫內地滋蔓無已
豈惟本官自損威名本部定以失機從重參論若
兵力不足可即申呈總督軍門及本部量議添兵
相助毋得延緩誤事至緊至緊一行參將劉顯同
知羅拱辰

奏敘賞功事據盧副總兵官報稱海賊泊崇明縣三
爿沙船至二十餘隻人至二千甚是緊急本官統
領遊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等運謀設策諸
船賈勇拏船至七隻斬獲真倭首級至百餘若使
此賊登岸不知流毒多少地方殺掠多少百姓糜
費多少財用保障江南在此一舉成功甚奇本部
愛其能助除即為錄功題　奏外仰太倉州作速
動支海防銀十五兩其七兩買辦花紅羊酒送盧
副總兵處其五兩買辦花紅羊酒送楊尚英處其
三兩買辦花紅羊酒送邵應魁處少見本部同心

共濟之義且以激勵後來本部原奉
敕軍門糧賞聽與總督胡計議措處便宜而行有司即時奉行毋得遲誤不便取回呈并繳一行太倉州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平倭事例江南江北互相應援本部原奉
欽依會同總督軍門江南江北督撫軍門經理海防即令江北賊情緊急理合督兵赴援仰吳江縣速撥水兵一百名給文差的當頭目押送跟隨本部前往江北殺賊毋得遲誤自取重罪一行吳江縣

為軍務事照得自來海中打賊只打去船不打來船習成常套貽患地方久矣今盧副總兵督率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等觸冒風潮之險殲銳賊於大洋成此駿功從來未有予本部幾番下海之意甚有光焉除具本奏功及以禮旌奬外又據報崇明沙上有續到賊船十六隻登岸燒劫乃是天心助順使此賊送死轅成諸將全功也本部以江北事緊提兵往援不得親閱諸將破賊盧副總兵可嚴督諸將銜鋒策應各要盡力向前毋使此賊更得下海以致貽患別處地方若是功上加功
朝廷自有重賞若一蹤虜是隳前功而招後罪也努力努力一行副總兵盧鏜

為軍務事照得昔人言諸侯之守在于四隣今春汛時月倭患雖熾然禦之於海禦之於江又禦之於海塘禦之于江岸豈至盡是無策
國家平時養兵設官將何用之而稍聞警報只有塞城門塞水關風縫不通委城外於虎口遂為奇策甚至不論有害無害輕易將城外房屋折毀除塞城塞門任從有司自行本部不敢干預外其近城房屋苟非倭患逼近及與城垣委實干礙不許輕

易折毀使民無所棲若因不折屋以致失事本部自任其罪不以累有司一行各屬

為攻圍殘寇事照得崇明舊縣沙上打殘遺賊千餘人此係窮寇即使未能速縛四面皆海船隻焚盡亦斷無從容逸去之理若得逸去不上北岸必上南岸貽患不小為此遵照
敕書遣指揮楊杞賫牌嚴督盧副總兵兵備道轉督各該會勦官員晝夜隄備相機戰守毋致蹤虜一應兵糧火藥應時急需等項作速查給毋得違錯未使一牌行浙直盧副總兵蘇松兵備道

為軍務事照得賞功一節須參衆論乃協人情提
督軍門李　原會同本司出示賞格有能衝鋒向
前打破賊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此賞只以入巢
為重當時本司在營中理合會同提督軍門聚衆
集將查係是何將官部下何軍首先入巢衆論難
掩則一舉而事定今本司既辭提督軍門南去崇
明勦賊而官軍十數枝亦分為兩處前銀乃獨解
至本司還何斟酌衆情歸於一與理合送還軍門
以俟巡撫都御史李　細訪衆論歸一自行給散
仰府轉呈都御史李　處查照施行一行淮安府

為軍務事照得本司原奉
勅書會同總督及江南江北巡撫經理海防江北賊
情緊急理合應援行至淮揚等處地方除巡按御
史陳　行海防道已給賞過土兵頭目銀六十兩
外漕運都御史傅　齎發助軍米一百石巡鹽御
史李　齎發助軍銀六十二兩本司若欲辭之則
非所以承其同心共濟之美意若欲受之則本司
於錢粮毫髮原不經手理合轉發軍前給餉同知
党淳即呈提督軍門李　收作軍前給賞支銷則
軍士皆荷諸　上司投醪之惠而本司亦受賜多

矣一行淮安府同知党淳
為軍務事照得倭夷作孽自干天誅一戰於姚蕩
而斬首千級再戰於廟灣而巢穴震盪賊膽已破
勝勢可乘仰諸營將士各宜環繞賊巢築立堅柵
第一斷其寇鈔之路第二截其走海之路相機合
擊務期殄滅以收全功毋得疏虞致賊脫走本司
督往江南區處軍需即星馳至營中會同提督軍
門李　嚴督諸將剪滅此賊諸營將士宜悉此意
為此牌仰中軍倪祿即便傳遍各營將士一体遵
守施行一行各將領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官軍逼賊巢立營隔上套港
東西四營須要互相策應賊犯西營則東營策應
東營則西營策應其策應兵以三分為率二分過
港截殺一分伏賊歸路邀擊遇夜尤須緊防每近
夜諸營各定暗號為約賊發舉號則策應兵速進
開號不行策應者依軍法又訪得賊人一半在老
巢一半在蘆葦儘着我兵札營儘着我兵放火毫
釐聲色不動此其中必有謀士其事必有深機夜
中緊防各營須遣驍兵埋伏要路毋墮賊計一行
盧總兵參將劉顯劉堂守備高逞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陸兵即已上岸剳營進逼賊巢水軍恃陸兵上岸則衆心必懈賊計以陸兵上岸則水防必踈勢必乘夜用小船衝突水兵諸船仰水上諸將遇夜尤須嚴備其緊防時候昨已遣牌慎之慎之毋墮賊計內中邵應魁陳文麟分守老鸛嘴南北二角尤是賊小船必衝之處更緊更緊一行鄧總兵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陳文麟鎮撫包守正

為緊急軍務事仰太倉州遇進勦王應岐兵到支十日行粮定要都給與本色米以便食用不許折與銀子柴蔬亦要給與一半本色一半折色不許全給折色如違以失誤軍機論罪一票行太倉州

為緊急軍務事即據太倉州哨探人回報李恍吳州同所領土兵並無消息縱使極快計非十日不能到此今據參將劉顯所呈諸將所議此不過將官共作推延之　計而已賊已開港通老鸛嘴此必乘昏夜連綜小船衝出或搶奪福蒼等船或上老岸事勢在旦夕之急而欲待合兵于十日之外不知一有踈虞獨使水將任其咎乎抑陸將亦分其罪也除已經票行外仰本官稟盧副總兵督同諸將再加詳議事機遲速回報一票行參將劉顯

示倭夷人等汝等肯逆
天道侵犯　天朝
皇天震怒送汝死地今
朝廷命大將統兵十萬剿滅汝等陸續抽換先遣一萬上沙殺汝等一番抽回再換一萬上沙換了十遍汝等不殺盡了何處逃死近日小小一戰汝等頭領一箇已被我殺了汝等殺了一箇便是一箇我兵朝添暮換無有盡時我兵火銃千萬管火藥千百擔不盡殺汝決不肯罷汝等已在必殺之地

不消我兵上陣殺汝但四面遶遠守住汝等粮食勾得幾時雖不殺死亦當餓死盡了况汝等倭夷今年盡遭厄運江北浙東今年被我大將統兵俱殺盡了一箇不曾逃得汝等豈不聞知今大將憐憫汝等雖是惡氣亦是天地間並生並育之物特為汝等開一條生路汝等肯聽吾言各自求活第一盡數送出中國被擄人口第二將內中作惡的倭子斬却首級二百顆來獻其首級須要箇箇真倭不許將被擄人充數吾自認得汝等依得吾言然後許汝進誓狀永不敢侵犯

天朝放汝回去以彰
聖朝逾覆至仁汝若不聽吾言必有後悔再三思之
作速來報

為軍務事照得賞功惟當亦貴帷均據淮安府呈
巡撫都御史李　批詞深見該院謙不自居以主
讓客之美意但賞功之典係一軍耳目衆情勸沮
不得妄爭亦不得妄讓巡撫李所定入巢功次以
沈遷桂汝攀鳥銃為第一高湜兵次之葉燦兵又
次之據當時實事誠亦如此但諸將得言入巢不
得言破巢既無全功豈宜全賞況馬軍擁護入巢

之兵豈得槩謂無功而何本源沂兵以護入巢兵
後死傷獨多皆宜量與分賞今沈遷桂汝攀高湜
葉燦等兵共一千四百餘名領銀七百兩挨次分
給以成巡撫李　功疑惟重賞不踰時之義其馬
軍白虎李廷玉等驍銳不羣衝鋒有素當時擱韓
迭退之兵尤為有力合分銀六十兩每人給銀一
兩伍錢丁有德等馬軍五十六名居白虎等之次
濮奇領馬軍四十騎擁護本司亦為有勞每人各
分與銀五錢丁有德濮奇各一兩共銀五十兩何
本源頭目將繼先等給與銀二十兩其七兩稟巡
撫李　分給中軍倪祿等與各營馬軍則賞功當
而且均矣已上共銀二百兩其一百兩合歸之軍
庫以待巡撫李　賞後次有功人役共該發回銀
三百兩俱付原差吏收領并仰該府轉呈巡撫李
知會如白虎等已回南京該府即將前銀六十兩
轉解南京兵部尚書張處分給黑夜拿洇水之人
不管是兵是賊也深見本官督率勤敏部兵効力
除巡夜官并捕盜量與給賞外今給賞本官銀牌
一面少見嘉奬之意可更加意隄防也票行把總
邵應魁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盧副總兵叅將劉顯等已刻
期六月初一日統率各營兵萬餘進剿賊巢懸賞
銀亦已發訖二千兩至期又以待遊擊王應岐官
兵部司李恍土兵會齊合勦為詞若待兩枝兵會
齊合勦不知又是幾時今圍賊已經月餘事勢緊
急據走回被擄人口皆稱賊已造有小船七八十
隻賊人自知必死勢必冒死求生若乘月黑潮滿
之夜駕船衝出港門及扛船隨處下海或搶奪我
福蒼等船或徑上平洋等處老岸是謂縱虎出匣
禍豈勝言今盧副總兵已陞浙直總兵劉叅將已

陞副總兵均有地方水陸之責不知二總兵能保
必無蹂虜乎請具連名押字結狀回繳一行牌差
健步沈元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明日合戰攻賊守備盧相兵
從北路入仰盧副總兵分撥麾下選鋒二百名協
助其把總陳習領兵三百名與盧相會合并仰盧
相與南路兵將約齊同進臨時以號砲火箭等為
信毋得先後誤事一分派各將領進兵
為緊急軍情事照得都司李恍督領土千戶吳九
韶等土兵四千四百名驍勁精悍素冠諸軍李恍

自請獨當一戰鋭志可尚仰盧副總兵多方調度
其原駐札各營自行照舊聯合進兵不許逗遛觀
望外待李恍督兵進攻之日諸營自駐營中遥為
聲援不得混亂同進爭功其土兵若能鼓勇掃空
巢穴殲盡醜類依提督軍門原定賞格銀一萬兩
首級獲多另并其都司李恍本司當以奇功論薦
若或逗遛退縮失機誤事罪亦有歸決不輕貸
硃筆批李恍進兵之日恐鄉導無中用者仰生員
顧國帶領周文昂及家丁等聽候本官土兵分路
進攻其鳥銃手用些與否李恍自禀盧副總兵計

較
為嚴督水將防賊事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陳
文麟千戶濮大有鎮撫包守正等四月間水戰擒
賊本司已將奇功論奏及議增水戰擊來賊加於
筭去賊銀已奉
旨下兵部題覆外今賊在三沙欲駕小船乘潮奔突
勢甚急危仍是楊尚英等督船防守須念本司不
敢負諸將之功諸將亦宜不敢負本司一段苦心
晝夜巡邏毋致蹂虜一或致賊奔突生禍是隳前
功而招後罪也努力努力毋怠毋怠

為懸賞以激立功事除提督軍門陳　另自懸賞
外今差千戶李錫指揮董華發去總督軍門胡
差官齎到銀五百兩付盧總兵營內以為懸賞之
用當即同都司李恍會齊官吳九韶等傳示仍收
盧副總兵營內待土兵立有奇功即行給賞仰州
縣照依發去木城式樣作速造完聽候取用毋得
遲悞常熟長洲縣吳縣崑山縣吳江縣嘉定縣太
倉州俱一百架華亭縣二百架上海縣一百五十
架仰盧副總兵劉副總兵只除各營守老營兵不
開外即具各營選鋒及隨征兵數并諜官兵分諜

路進攻限即時回報各營官軍有能協力進攻焼盡賊巢一座不留者雖無首級賞銀三千兩均分若止是焼毀一𠁅兩𠁅三處大賊巢與給賞不在此例其有能掃蕩巢穴殺盡賊衆除首級一一另算外仍賞銀一萬兩的不虛示官兵臨陣退縮者斬兵官搶奪首級者先割耳記號後行軍法處斬本司因接　勅暫至大倉州仰盧副總兵督同叅將劉顯等整飭官兵固守緊要毋致疎虞責有所歸一牌差百户趙恩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守備高還等兵跟隨本司南

北策應已經兩月理合休息況已離營入船暫撤至太倉州養其銳氣聽候本司即調殺賊外常鎮叅將劉堂昨具呈請撤兵回江陰遊擊王應岐兵五千亦宜漸次撤回但一兵撤動人人各思休息止靠盧副總兵叅將劉顯主兵二枝誰與共防剿賊若不量爲撤減則又供餉艱難且暑月聚衆疾病易生仰盧副總兵𥡴松劉叅將會同𥡴松兵備道詳細計議先將吳九韶張寀麻兵二枝指揮朱尚禮銃手三百四十名量給牛酒令其與主兵協力固守務期破巢成功外其劉堂兵該撤與否王應岐兵該撤幾何定下該撤之數一面發遣一面呈繳本司不拂人情不誤兵機乃爲允當本司一面區處新兵過沙其劉顯馬兵八十及海防同知羅拱辰尚有廣兵在上海各宜陸續取至沙上以待併力合勦毋違一行盧副總兵

三沙之賊造有船隻勢將突走諸將莫謂如舟山廟灣賊逃也罷了不知三沙局面正與廟灣舟山不同舟山之賊富賊也廟灣之賊飽賊也又搶得造得有好船隻所以一逃就出大洋去了三沙之賊窮飢甚不特巢中並無數兩銀子飯米亦不敷

還鄉且造有小船亦甚不堪出洋所以一逃必拚死搶我船隻突上老岸如饑虎出檻必不肯掉尾去了勢必噬人以飽我若不預先說破諸將慮不及此恐錯做舟山廟灣看了悔之無及仔仔細細一行示諸將官密語　再三沉思制賊小船衝突之說灘淺處多釘暗樁薄皮船遇之必碎此一說也昨已奉告矣先發制人一着惟有望斗上做工夫然必須以利使人惜不得銀子每夜揚都司鄧把總盧守備等各水軍編定福船十隻每一隻望斗人一夜給與銀一兩使一夜常有人坐在斗上

看賊動静雖月黑之夜賊若撬船撑船來必無一
把兩把火光我船便可做手脚不患於大船趕賊
不上也月明之夜則斗上纖悉必見正與彼四層
望樓是對手本事至如小船叭喇唬入槳船宜多
置銃手既不戰亦宜量與給賞多布之八槳叭喇
唬中火礮既多賊來便死打又有望斗內人先報
賊動静不患於小船制賊不下也一隻船望斗人
每夜與銀一兩毫釐不可少就是一月浪費銀三
百兩亦說不得支得一月賊必擒矣恐公惜費誤
了大事今先遣牌在太倉州將我原寄銀先支一
百兩用之一笑一笑望斗人若報賊的當水軍因
以成功則望斗人即當給與銜鋒重賞若有誤事
定以軍法斬首蓋賞重則罰亦重也每夜與銀一
兩分毫不可與頭目人尅落必使望斗人一一得
實惠至囑至囑江南楊尚英等船定八隻或七隻
或江北盧相等船定二隻或三隻一體給賞此事
并與盧總兵議之[redacted]行各將領論三沙賊勢
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暇割首級其賞與餘軍
照數分給假如百人為率或鳥銃手十名餘軍九
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

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
銀三兩或鳥銃手五十名餘軍五十名鳥銃手居
餘軍二分之一餘軍得一首級則鳥銃手亦得銀
二分之一共分銀十五兩人數搭得多寡分銀數
多寡率照此例筭照得三沙巢賊於七月十六日
夜間潰走而本司已於六月十二日咨督撫軍門
李云若不會兵殲之於海中何以獨力禦之于岸
上賊一突走江北江南必兩受其害若必知有今
日之事者屢有牌調丘陸過江會勦既推調不赴
及有牌催曹克新挍營會國兵船又不赴今賊竟
突走公然上岸深入刼寨更無攔阻若使江南將
官能禦之于海則賊不得渡江北將官能禦之於
岸則賊不得上今江南將官失機之罪已萬無所
辭江北將官若不能竭力堵截致使四散衝突罪
又何逃又聞廟灣一帶仍有賊船若兩賊合夥寇
不可言本司謹遵
敕書嚴飭總副參將巡海兵備守巡等官已至揚州
督戰為此牌仰副總兵曹克新嚴督備倭把總等
官將餘東倭上巢殺截不許西過通州一步及遏
斷兩賊不得合夥如違定以失機從重參奏

仰副總兵劉顯上緊領兵至揚州截殺立功贖罪
毋得時刻遲誤
仰盧總兵駐劄鎮江以遏南北之衝毋得遲悞
為軍務事照得三沙賊情緊急于時巡撫陳　以
告病候代於丹揚巡按朱　以憂去巡江文代未
至蘇松無上司本司以地方保障于係不自揣分
僭承人乏謹遵
敕書進勦機宜而行欽此牌仰原領兵生員茫士清
耆民嚴峦嚴大年等選募驍兵三百人以備衝鋒
之用當時並不曾給有顧募銀兩止令太倉州給

與半月口粮共銀一百八十兩今賊去而兵無所
用原兵住劄蘇州半塘寺本司又方在我躬不閱
遑卹我後之時仰該道即便呈　巡撫都御史翁
欽依南北會哨事例况屬貴院與本院同心并力各
請嚴督三處領水兵官整倫船艦晝夜緊守三門
勤勤會哨以防春汛毋得一時懈怠則門户既固
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
兩岸斯為下策與無策矣為此理合移咨貴院煩
為查照施行并乞為咨須至咨者
仰蒙

聖恩給發餘塩銀賑濟飢饉撫臣若不能奉宣
德意着實舉行豈惟上負
聖恩抑亦得罪百姓溝壑之推誠自已致除前已行
文府州縣着令先儘在倉米穀多方逼處賑飢煮
粥及近又行措捧事例外今本院特發餘塩銀散
給各府從公轉發極災次灾州縣揚州先發二千
五百兩淮安先發二千八百兩鳳陽二千兩廬州
一千三百兩滁州六百兩徐州四百兩和州四百
兩此銀或給本色或糴米煮粥務使毫釐絲忽一
一盡到飢民身上若有州縣官忍心害理逆天妬

民那移别用侵尅入已豈惟憲典所不容抑亦鬼
神所不恕陽誅陰譴理無可逃本院本欲到處巡
歷務察奸弊以行實惠即今卧病沉重無可柰何
為此特託四府良有司上前兵或仍留用或即行
散遣或令劉副總兵帶至江北截殺一候巡撫翁
明文准上毋得遲誤一行蘇松兵備道
據劉副總兵差人來報提督巡撫李手本前去淮
安殺賊已悉即令陰雨連綿陸地成澤若奔走泥
淖是賊所長我兵兵馬步俱難着力况劉副總兵
江北道路險要未曾熟諳進兵之時宜自仔細慎

重須問本處兵偹官討精熟地理好鄉導仍自斟酌若料賊所必走之路預發一枝勁兵遣一小將夜伏進擊可成奇功蓋賊必謂我雨夜無人防禦他亦是出其不意也百凡仔細仔細務弃萬全無得輕敵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係從寶應撓船過埧水路自清溝喻口進攻則兵勢既便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則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况今雨水連綿馬邏陸路必成沮洳則從水攻之似無可疑但兵難過埧賊據

多變巡撫軍門李既調劉副總兵與本道同事本道又在地方熟知地理險要諳練賊情宜何處邀截何處設伏仔細與劉副總兵協心計較共期成功豈不美歟其精熟地理鄉導夜不收人等可選七八人付劉總兵

為緊急事照得前賊既被官軍摧拉困蹙沿海潛蹤勢必搶船開洋仰本道嚴行各該沿海守禦將官務要先將各港民船盡數抽開毋為冦資沮洳之場設伏邀擊水火并攻期盡殲之非止殄目下之兇黨兼絕將來之垂涎如昔人所謂除惡務本

殄殲乃他者事在垂成可不勉歟本司亦定以奇功論不敢負也耶本司督副總兵劉顯領兵過江會勦參軍門李已調往廟灣等處一應兵機有該彼此策應去處仰本道徑自約會夾勦務期協心戮力無分彼此其丘參將原領兵馬交承之間擇人須謹不知今係何人管領可具名回報一行淮揚海防道

照得賊為江北官兵殺敗沿海逃命勢必搶船開洋但兵家有窮冦難追困獸死鬬之說况沮洳之場尤須擇地本總毋得自恃驍將貪進輕敵一應

設伏邀擊務求萬全不墮賊詐且本司近得巡撫翁書陳山報有賊船金山一帶不無可虞若賊已渡淮北出或下海開洋本總即便撥兵南歸毋得失誤兵機至囑至囑

照得本司新奉
敕書專以訓練土兵為重而訓練土兵之官莫要於巡海兵偹守巡况即今已及秋半轉眼又是明年春汛若不及時訓練有警何以待敵為此牌仰按察司轉行各巡海兵偹分巡遵照
敕書事理將見在水陸土兵造成二冊其一冊開具

各兵年貌籍貫每年工食銀若干其一冊須要從
新簡閱分為上中下三等編為隊伍每二十五人
為一隊立一隊長百人立一百長千人為一哨立
一哨長務要強強有辨體統相聯及至臨戰庶不
誤事造成二冊後秉此秋冬間隊各該道親自下
場操練毋得轉委卷尊操練兩月之後本司陸續
調操及巡歷各地方閱視其有仍前虛應故事不
堪應敵者本司决不敢姑息不待臨戰事敗先行
從重叅　奏其二冊俱限半月以裡送本司查審
毋得遲悞

一本司原籍武進人去杭城僅四百餘里本司職
掌皆係兵馬機密尤不得不嚴為關防況近來鎮
江拿使雕刻本司關防罪犯係是蔑常之人雖自
干重法旋即抵罪然人情易於詐偽大畧可見本
司原籍止有二弟一子俱係生員家人宗族亦並
無人出外經商買賣敢有指稱本司家人鄉里親
識在於地方肆行詐偽誆騙財物者應捕人役即
便擒拿送司審問得實依軍律治罪捕人重賞其
有通同容隱及容留之家一体治罪不饒
一本司平素未習柴牘然不敢不盡心焉雖軍書
旁午之時一牌一票悉是自行起稿吏書人等止
是謄寫抄録並無一字干與及一應聽斷悉是本
司自行主張並無採問左右之言所屬文武職官
宜各相信若有窺伺間隙交通內外漏洩軍情者
訪出依軍律從重治罪
據該道報稱劉莊一塲将次成巢賊雖摧殘已甚
而踹蹋可虞若巢穴一成則四突之勢在彼劉莊
去興化百里而遠西路之防不可不嚴仰該道並
展奇畧一面把截要路一面嚴督諸将相機進勦
火攻夜擊皆所必用務在早平殘賊以靖地方仍

行劉副總兵知會
為奬勵効勞将官事照得原任守備高遷西楚南
吴千里報効浙東江北數歲横行斜我同袍修我
戈矛癎湾險巢而争進撫義旅均其醪纊淑浦久
戍而忘婦罪本可原功亦足録分給與江北巡撫
李　解到入巢銀二十兩見本司優奬之意
為專委任省繁文以省繁費事照得各衙門倒換
循環勾稽錢粮本是巡撫職掌但事体則須自上
而下該道治目本院治綱乃為得体今各道既有

循環簿倒換本院又有循環簿倒換至各上司及本府又各有循環簿倒換文移雜沓遞使書手敗筆成塚無非為謄寫循環之故公差往返如織無不是倒換循環之人紙札盤纏使用不知一年費却幾多銀兩且海防兵備等官國家託以一道户刑兵馬之重豈有本院不可託以查考數本循環之理為此仰各道轉行所屬衙門以前造循環三副一送本院一送各道者今止造一副并送該道一季通完之後止開具一手本某衙門循字簿一扇錢粮收放共若干某月某日到道倒換訖某衙門環字簿一扇錢粮收放共若干某月某日到道倒換訖每季差人送院以憑查究則是一張紙抵却百十本簿子一次差人抵却百十次差人事体既悉從簡便而奸弊亦未嘗不革豈不痛快

為照潰兵之亂止因三四兇徒縱酒斫傷隊長遂至畏罪脇衆奔突搶擄兵船勢頗猖獗本院恐其將東下海則罪人難得且沿海兵船多其黨類萬一鼓衆事未可知是以本院密布下江兵船及行南北兩岸并力夾勦又身至瓜洲斷其海路賊知勢窮爭縛首惡餘黨束身投降一人不逸此皆將士之力地方之福也本院不能弭亂幾先自知愧罪理合移咨

一各道餘塩銀子及截粮事不蒙准行終不然任從數十萬生靈餓死只得别有區處須預筭下難靠臨期

一通州屯下重兵若有寇則又有客兵屯聚計筭通州所出粮穀得兵喫否恐臨期不免騰貴則通州該何路糴買或是先將軍餉銀上江糴米從江路運至通州積下若米價騰貴則銀米兼支與軍家為便何如柴薪亦須預處

一飢民煮粥須要各處開場官不敎用該用何官料理

一佃户飢餓責在本田主身上稍稍借貸度日有收之年送還田主諺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亦免其流移荒白田土田土佃户俱便何如

一查各道及所屬犯罪有力之家情有可矜與力能出穀百石以上者議免罪名量准穀贖所謂失一人之不經以全百人之命何如

一贓罰原為糴穀備賑今三院贓罰齊出賑飢上年已有事例今年之飢比上年不知幾倍三院

贓罰不知便可議處給散或仍用題本否
一總兵卧病通州屯下七八千重兵控扼最險江
海之冲眼下何人可以權攝攝官與真官不同
須得才望可鎮壓者何處尋來不然誤事不小
一總兵部下官目平日稍有幹才可託得一臂之
力者水陸是何人
一萬一飢民嘯聚本鎮西北不免盜起東南又有
倭子則兩頭俱動其緩急輕重機宜雖在臨期
斟酌應之然有須預筭者西北盜起用何將何
兵支當倭賊起全靠何将何兵支當

一若倭賊早發平時所恃制倭者馬軍耳山西馬
軍既不得來頼曹馬軍亦調未到步兵亦未整
齊船未修舩彼先發制人我如何支當
一江北保伍之法前院經畧深合古人節制之意
但行軍須預選鋒一隊或抽去三五人則不免
折動保伍之法或選鋒之後重編保伍則又急
促而煩擾然則選鋒與保伍相碍如何為處
一泗州守備居鳳　二府之中本院欲駐劲兵一
枝所謂以無用為用也原有一千人必須沙汰
疲弱增補精壮至於更欲添兵一千不知合誠

何處補足若就近招募則恐人情難托若用客
兵則守備管不下合作何處
一各處只見今年馬兵取勝紛紛討馬不知馬兵
只是兵家一奇且本院費盡氣力止買得二百
匹馬亦不知得完與未就使得完亦不敷補上
年虧欠之數馬還是該添與不該添若是該添
何處取馬如塩城參將呈請添馬二百匹從何
取給若添二百或别用騎將或不别用
一今年大旱百姓受了苦官兵討了便宜倭子失
了利若明年雨水調匀則江北江南十日半月

下雨亦是常事今年燥地盡作沮茹若使如此
不特馬兵且高闊起步兵亦無處措手倭子如
老鼠一步噴進一步乘雨漸漸深入作何區處
一有其勢必然難屯軍馬守望官兵所必躲而其
处又極險要賊人所必登如丁美舍是其一處
他處多有類此者既靠不得人守作何區處
照得調兵必有勘合過關必有文引今山東無藉
之徒假以投軍為名或詐稱係是浙江江北軍門
調遣既無統領又無文驗少則三四十多則二三
百鬨然成群各執長鎗短棍閑時則安行徐步伺

便則搶擄刧掠到各處軍門投做軍若災之則
來者紛紛不已若拒之則去者沿路愈肆刧掠或
潜躲地方一意為盜近來江北獲住大夥強賊多
係此輩盖山東皆然而青州為甚近有山東兩司
的當士夫過此極言青州素係耕田之民今盡拋
荒田地皆往東南投軍亦無意殺賊只在擄得一
飽而歸耳如此不已釀成禍亂不言可知為此合
咨貴部院出給榜文嚴行禁止張挂山東江北界
上徐沛之間及移咨山東巡撫一同禁約非有明
文調發不許擅出百里之外違者從重究治庶幾

軍政以肅禍本潜消

為第一緊急軍務南北會哨事照得江海之防除
海洋巡哨外其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綮
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濶一百四五十里
為第一重門户狼山福山相對江面濶一百二十
里為第二重門户周家橋與圌山相對周家橋北
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濶六七里順江
洲至新洲夾江而約濶七八里新洲夾至圌山南
岸江面約濶十四五里為第三重門户謹遵奉
欽依南北會哨事例况屬貴院與本院同心并力各

請嚴督三處領水兵官整飭船艦晝夜緊守三門
勤勤會哨以防春汛毋得一時懈怠則門户既固
堂奥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
兩岸斯為下策與無策矣為此理合移咨貴院煩
為查照施行并乞為咨須至咨者

仰棠

聖恩給發餘塩銀賑濟飢饉撫臣若不能奉宣
德意着實舉行豈惟上負
聖恩抑亦得罪百姓溝壑之推誠自巳致除前巳行
文府州縣着令先儘在倉米穀多方遍處賑飢煮

粥及近又行捐俸事例外今本院特發餘塩銀散
給各府從公轉發極災次災州縣揚州先發二千
五百兩淮安先發二千八百兩鳳陽二千兩廬州
一千三百兩滁州六百兩徐州四百兩和州四百
兩此銀或給本色或糴米煮粥務使毫釐絲忽一
一盡到飢民身上若有州縣官忍心害理逆天嚚
民那移别用侵尅入巳豈惟憲典所不容抑亦鬼
神所不赦陽誅陰譴理無可逃本院本欲到處巡
歴務察奸弊以行實惠即今卧病沉重無可柰何
為此特託四府良有司上體

朝廷矜恤窮民之意下體本院不得已之情務察奸
弊以行實惠先具派到各州縣銀數繳來
為賑濟事據整飭淮揚海兵備按察使劉　呈
議賑粥活民事宜到院又該本院覆議詳悉合行
刋刻仰各有司及委官查照着實遵奉施行毋得
違錯
計開
一作粥之法第一便者必窮餓之甚方肯赴食若
能自營壹食者决不甘此故荒政非壹首先此
焉

一活民以粥財寡而經費有節民衆而赴食有限
事簡而姦偽難容壹舉而數善具焉今若散錢
遣歸即如此舉巧計者伸手可得歸鄉者食盡
何倚此苟應目前非始終全活之計也
一救荒者救其不死而已今賑以粥正欲死者得
不死焉
一作粥宜散不宜聚聚則人衆而患生散則人少
而患免往因處之無術布之不廣或傳染瘟疫
或轉加凍餓死者愈多且生他患以致一二大
家欲施捨而不敢賢能有司將擔戴而未能今

散布諸縣保無他虞
一設粥州縣有大小不同合議小縣每縣設粥八
處中縣每縣設粥一十二處大縣每縣設粥一
十六處
一設粥處所每一日早晚二飡一人每飡該米三
合二飡六合一日二升四合可給四人二石四
斗可給四百人中間若有才力知州知縣雖無
官銀亦能自處况今尚有官銀此法之行特易
易耳
一將萬人如使一人分數明白耳今計宜賑州縣

實該幾處合用錢粮總該若干一縣得好官一
人一人選用十人舉此無難矣
一三等縣分設粥處所或擬八處或十二處或十
六處每處每日計米二石四斗此其大槩如此
中間每縣或减二三或增一二每日每一處用
米儘人多寡或日二石以上或日二石以下各
該有司聽各酌處施行
一設粥處所若集人衆所賑之粥未免冷熱不等
給散不均今議每厰不過五六百人薪水易辦
照管自周人人得所矣

一各縣設粥處所宜編天地玄黃等字號名曰天
字粥廠或玄字粥廠
一食粥廠內先要定立規矩編排次第席地而坐
坐東者面西坐西者面東不許動移縱有官府
巡視亦不許令起身免其搶亂每二十五人一
竈一鍋一桶每一鍋用米七升五合可給二十
五人每百人四鍋四百人十六鍋每日該時分
入廠坐定不須逐一過數起眼之間即知爲若
干人計用若干竈多則加竈少則減竈晚食亦
同至該時分東邊頭一行放出次放西邊頭一

行其二行三行次第魚貫而出
一本州縣置文簿二扇一付管事人一付在官人
每日公同查該本日內食粥人若干用過米若
干眼同登寫附簿每五日十日揭呈本縣立案
在官事畢造冊繳報查考每日止寫某處某里
男婦總若干不必逐寫以致繁擾
一每早食於辰巳之交晚食於申未之交早食限
於辰初即入巳時方出晚食限於未初即入申
後方出每日少受拘束使能營食者不肯混入
一起首作粥須同一日使人不得偏聚

一處各廠每日二食俱同時刻使飢民不得既食
於此又顧之他
一合用鍋水桶木盆俱在本鄉村借用附寄簿籍
事畢給還碗筯各人隨帶
一設粥廠分遇有下雨之日如或房舍褊淺分布
三四處擺列成行挨次大口給米五合小口三
合各歸自食無雨之日仍舊設粥聽各管事人
隨便宜處之
一作粥之米務要碾簸得所淘洗極淨汲取清水
煮令濃熟毋致生冷汙穢切不可臨時加水致

生疾病縣官丁寧管事人如待自生子女每日
不拘某鍋內取一碗先食巡視官員至此亦取
自食以驗可否
一飢民有餓死尫羸或有時疾者令其别坐一處
無致傳染諸人內有死者責令地方理瘞
一起首食粥三四日間久飢之人乍食乍飽未免
多有死亡不可因而驚怕疑阻過十日後自然
無死者
一餓損之人初食止許給粥半碗次食一碗以後
漸加可免死亡

一擬作粥州縣普濟窮飢之人不專為本縣而設其半荒州縣若有窮飢之人聽各隨便移食設粥州縣

一不設粥州縣正官若有才力處置設粥三二處將境內境外窮餓之人給賑一足以見仁民之政一足以見有為之才本院自當旌奬

一管粥之人不拘在城在鄉或僧或道素有行止善施憐貧富實長者或一人二人分理一處

一設粥處所或於寺觀教場馬厰及各寬閒之處各要門户關欄若在寺觀就令僧官住持管理

一麥粥柴薪用官銀買辦事定之日或令飢民少壯者各令採柴草一束

一飢民出外不許作踏田禾搶奪柴草摘取蔬果若有一二喇虎強徒或在厰為首搶食或出外搶物管事人就便拿送本縣用大枷號令厰門外三四箇月每日照數給粥滿日不死疎放庶可止亂不得姑息

一外來趂食之人各於神廟寺觀寄宿如寺觀難容每人家各安插二人三人令於房簷或門樓下各得草薦一條或稻草亂草上卧下盖以免寒凍如有死者地方眼同看視深埋不許刁徒騙賴寄住之家

一得過之家不許縱令家下厮養之徒入內與飢民一槩混食有此之人聽管事之人責治逐出

一本鄉社有積粮之家許臨期照依時價出米就在本鄉社作粥

一各縣或有一二富貴之家願施食者或一人自設一處或二人朋設一處州縣具名先申本院知會事畢以禮奬勸以勵為善之心

一府州縣官賑濟有方所活民衆事畢之日具

奏旌舉

一各厰委用全在得人苟非其人或至僨事謂之法不善者誤矣

一設粥時月正係汛候萬一奸細乘機混入作孽豈能逆料合行各該州縣每厰務要擇選能幹官一員嚴督里老執事人役留心識辯以防奸偽不得疎虞

新刊荊川先生外集卷之三　畢